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七九冊目次

宗子相集十五卷（明）宗臣撰 附一卷 明嘉靖三十九年林朝聘等刻本 〇〇一

小辨齋偶存八卷（明）顧允成撰 事定錄三卷 明萬曆四十一年顧與演刻本 二九〇

檀園集十二卷（明）李流芳撰 明崇禎刻清康熙二十八年陸廷燦重修嘉定四先生集本 四二〇

宗子相集十五卷

（明）宗臣撰

附一卷

明嘉靖三十九年林朝聘等刻本

宗子相集十五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宗臣撰。臣字子相，揚州興化人。嘉靖庚戌進士。除刑部主事，移吏部文選司，進稽勳司員外郎。以購楊繼盛，忤嚴嵩，出爲福建參議。遷提學副使，卒於官。年僅三十有六。明史文苑傳附載李攀龍傳中。蓋攀龍、徐中行、吳國倫、梁有譽及臣，有前五子之稱也。朱彝尊明詩綜稱臣所著有方城集，而此本實題宗子相集，其卷目與明史藝文志相合。王世貞志臣墓，稱其寢瘵疾，亟門人稍次生平著述凡十餘卷梓之。則其集乃臣未沒時所訂定也。臣嘗與吳國倫論詩不勝，歸而精思累日月，卒能卓然成家，爲嘉靖七子之一。其詩跌宕俊逸，頗能取法青蓮。而意境未深，間傷淺俗。靜志居詩話謂使其不遇王、李，充之不難與昌穀、蘇門伯仲。自入七子之社，漸染習氣，日以窘弱，最可惋惜。所言誠切中其病。然天才婉秀，吐屬風流，究無剽劉塡砌之習，本質猶未盡漓也。惟竹間諸篇，體近纖仄，未免汩沒於時趨耳。至其西門、西征諸記，指陳時弊，反覆詳明。蓋臣官閩中時，禦倭具有方略，故言之親切如是，是又不可以文字論矣。

序宗子相集

皇明賜進士第文林郎巡按福建監察御史[illegible]山吳[illegible]撰

予稽往籍竊嘆文人多不幸豈獨遇不幸哉冒嫉觸忌命數復奇則尤可嘆也已邈才自班馬而下無論王楊盧駱即李杜韓柳未可言遇也嗟乎天分有限人稟雖齊造化若厚薄於其間弗忍論矣予束髮時

嘗聞學士大夫多稱李何二氏作者時得李何二集讀之則沾沾喜已竊謂李何寡儔也逮入仕寓京邸有謝處士者與予遊間持宗子相所為詩文示予予讀之則大喜竊謂子相好古惜未盡覩子相所長也予按畿南時有過客語予曰子相狂士不近人予銜

其言時猶未識子相意子
相不免以才蒙忌也嘉靖
三十六年秋予奉
命按閩適子相以吏部郎還
閩藩參議子與子相同行

部延邵間延邵故多山寇
民困財匱奸弊叢積子相
廉其狀輒語予以救濟之
術予即條其事以屬子相
而子相幹劇有緒民乃帖

然頌子相矣予時心異子
相子相輒以閩中大事語
予予亦不自知其不餘而
以閩事自試子相實助我
也越歲島夷大至客兵日

擾當事者既去予乃從戈
矛中密與子相議戰守而
子相亦以身任其事蓋毅
然偉丈夫矣亡何寇退兵
去予遂與子相同試壬戌

閣凡有論著子相多援筆立就及分帙夜讀而子相所得士尤稱高等既而子相秉文衡益勵躬範諸生去飭諸生誦法聖賢及稱

古豪傑所事事而諸生咸悚服頌吾師云予覩子相修雅然意氣多激昂不能諧俗獨信其心淡然忘致譽也吏嘗告子過客

多持粱肥獨子相臨郡縣時衣衣步除阻糲飯蔬食惟携書數篋耳有司餽之供具多受即一楮不妥受也惟覩民疾苦則語

肫肫不能已已復戚然嘆無弗動協民恩者居嘗披簡毀若每吟哦四顧蕭然立風日下出則整衣肅歷過濁吏愀慙目去之然後

已嗟乎鄒吏能道子相之實至此而子相之心獨未見知於世予與子相同事幾三載則知子相之心者非予哉予觀世人負才多不羈或政事非其所長而子相之才識政術兼之蓋今之奇傑士矣但李何傳也予意天將厚子相乃不幸子相沒矣時年三十有

六耳無論其所遇乃其數止此悲哉悲哉時諸生請祀子相予從諸生言乃移檄郡縣崇子相祀焉既而裒子相所遺

詩文類次成集不惟子相之才名足稱千古而慷慨特達之氣忠義廉正之操又可槩見襯歸之日其尊君儼菴公以子知子相最

親遂馳使函書告予曰丘兒不幸又不幸無嗣獨幸有斯集在也願公一言以俾斯集不朽顧予不文又安能以其不文之言重予相哉獨念予相之秉心持行予既從閩中獨知之而世人之不知予相者將取證於予言不獨以其文章為足以傳世也若惟以文章知予相則世之交予相者咸能道之斯又奚待於予言

嘉靖三十九年歲次庚申九月望日

斗山公揭子相遺詩傳
嘗聞仙人丁對鶴化時有詩云懶散六十
三妙用無人識白雲歸去來虛空鎖長寂
又至今異之今子相所遺三詩視對鶴尤
異哉或曰子相儒宗也奚爲對鶴哉獨臨
逝時匆刺刺爲兒女悲而[illegible][illegible]起曠殆遠
人矣然哉然哉予往同子相遊武夷而子
相數對予談仙事已而登天遊觀上接笋
峯予與子相相攀援若履空子相輒語予

飛騰之志予時氣喘不能步子相輒先躋
其巔衣翩翩焉遂有凌雲之心異之相無如
子相者也今讀子相遺詩誠有求乎其言
之也奚寄遠者之作哉蓋直子相爲謫
仙之流其逝而去也安知他日不鶴而歸
也孰謂子相亡哉予持此以告子相弟從
揭其詩於武夷止止庵中俾後人慕子相
者稱奇觀云

子相遺詩

其一

長嘯一聲歸去來玉龍騎駕彩雲迴獨留
明月詩千首萬古寒光燭上台

其二

一謫人間四九年青山萬里兩蒼烟子今
更返華陽洞手掬桃花待舉鞭

其三　留別知己

四海相逢盡卧龍清江夜夜採芙蓉我今
先跨驄虹去遙爾崆峒第一峰

斗山公送子相入名宦祠移文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樊　爲祀名宦以彰
風化事照得按察司提學宗副使才識高
明德器純粹文章[illegible][illegible]按乎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專文學
於民望肅揚備節貞敎維風皆本院所素
知而心服者嘗其守式平而度務咸佐允
敦節愛司臬纂而群𧷤率刷懸若精賢跡
其素履誠一世之名士寔將來之軌範也
今不幸齎志而沒切用哀痛更稽諸士論

興情相應崇祀為此案仰本司呈堂照依

事理即便備行後開府縣文到之日各掌

印官即製木主并具牲儀香幣率同僚屬

官吏師生里老尊請本官神靈付該學名

宦祠崇祀各具行過日期并奠文稿繳查

勿致違錯抄案依准呈來

一木主式

爵存日官銜

一木主後實錄

公諱居孚字[illegible]號[illegible]友[illegible]西[illegible]州府興化縣人嘉

靖戊戌進士由吏部司務[illegible]郎三十六年自陞福

建布政司左參議分守武平兼管汀州三十八年春

陞本省提學副使年三十六歲卒於嘉靖三十九年

二月十六日亥時文章政行卓然時望於本年三月

初一日入祀

方城先生小像

方城先生小像贊

嗟哉先生　世仰才名

稀覩厥容　載覩其容

[illegible]識厥心　一心有寄

千古為盟　嗟[illegible]先生

士林偉範　藝圃楷程

門人蕭時中頓首百拜撰

一卷 賦
鈞臺　嘆逝
二卷 古調歌
池上寄諸子二首　昔君別
今夕歌四解　招隱詞四解
昔思君　送將歸
白頭吟三解　車遙篇
萱草詞四章
三卷 古樂府
雉子班　戰城南
君馬黃　巫山高
上陵　有所思
朱鷺　臨高臺
聖人出　思悲翁
長歌行二首　艾如張
上之回　出塞曲
長相思　孤鳳篇

鳳笙曲　江南曲
龍笛曲　採蓮曲
採菱曲　遊女曲
朝雲曲　趙瑟曲
秦箏曲　陽春曲
關山月　出塞
寄遠曲二首　自君之出矣二首
江南曲四首　寄衣曲
採蓮曲　相逢行
清夜曲　梅雪曲
月下曲　水中月四首
採蓮曲　江上曲
長相思　江南弄
江南曲　春閨曲
楚陽曲　賣花曲
子夜吳歌九解贈李順德于鱗
四卷 五言選詩
省中　秋夜省直

雜詩二首　擬古二首
崇慕　五子詩
簡吳明卿舍人　寄江卿舊好
楊氏園亭餞別謝榛二首　留別京洛諸游三首
還至別業五首　寄李順德于鱗二首
[illegible]王元美二首　山中與陸長庚
得吳明卿書　懷謝山人茂秦
寄子與　七哀詩為伊氏作
送客　夏日池上坐

聞錢惟重[illegible]　李伯章部歸來訪
贈孫子升文學　又得明卿書
秋夜　秋夜寄陸子和
寓湖上東高子明徐泰浩　雜詩
出郊訪貢山人　留別子培舍弟
湖上送徐子與　渡淮
淮上雜詩三首　贈黃戶部
贈伊文學　贈施司封二首
牛渚望謝眺青山二首　紫陽山

寄人　夜坐
江門有懷[illegible]　過顏憲司公署
黃田驛夜泊　嵊峽夜泊有懷顏使君
贈顏氏二首　分水嶺
大安驛二首　贏昌公署
芋原　江上七夕二首
水口夜泊　立秋夜燕顏使君延亭
夜至三華公館　王華雨中同顏使君[illegible]
王華送徐子[illegible]北上四首　飲張參戎

閏月七夕[illegible]江上　寄魏子與四首
夜過高木嶽　同省顏使君追送
秋夜[illegible]　江上遇曾使君
溪上夜懷　芳草
江夜　不寐
五卷七言古詩
水頭遇雨　秋夜吟
明卿夜過各賦長句　二華篇有序
春日姚園同德甫明卿元美賦[illegible]分下字

秋塞曲　送王松州
金山篇送徐子與　薊門春望
同峻伯助甫賦得秋月　古劍篇有序
送白明府之汝南　歸興
寒夜同過吳峻伯諸吳山中詩篇分賦
瀛山歌寄贈吳明卿府以黃門謫守州
湖上幽樓二首　武陵歌有序
伯倫席上邀峻伯不至戲贈
送施子之豫章

寒夜黃助甫集方德甫邸中各賦歌
張園同高伯宗諸君餞宋主客子价
再餞宋主客　長安行寄人
元美將之青州書來約會已乃徑去
假燕席上賦此得寒字
小除夕偕馬太史吳駕部集助甫宅
分得源字席上賦
除夕放歌行同助甫賦
新春二日同助甫過峻伯夜酌

湖上行　桃源古賦
何侍御談山東海之勝　五月歌
江上　山中夜坐
登江門諸山　江上訪朱氏
白氏園亭別袁卿　江門別歌
吳關吟　江上行
夜歌　湖上遇子與酌夜
酌洞口　讀白桐
江上送胡國子　上亭夜讌

既別子與憶之　白鷺洲夕泛
燕子磯　登方山
牛渚歌　新安道中
山中夜行　浙溪曉起
嚴州山行　月夜
湖上行　立春夜飲
六卷五言律詩
寄懷鄉園游好五首　送蘇生南歸
諸子有約未得赴　病中荅明卿

有寄　贈別吳子
同于鱗郊行 二首　送張明府謫湖州
與錢惟重步月　歲暮
送王判　除夕荅謝徐見贈
送張簿之上饒　寄遠曲
問元美病 二首　寄陸子
同李司封蘇文選遊聖禪寺
送周先生之海寧　荅袁子
遠思　夜過王元美

夜讌　三月
天寧寺餞梁公實 二首　送人
夜過元美　皇甫別駕夜集
寄黃山人　追送謝山人不及
月夜聞笛　懷顧二丈
寄書　寄元美 二首
夜集懷茂秦 二首　寄黃先生 二首
對雪有懷　再得元美書
贈黃山人　過陸子和草堂 四首

過將寺 訪袁子敬 三　荅周府
訪陸長庚別業　元美有約未得赴 三首
小園花開獨酌　有客
白馬湖泛舟 三首　寄吳人元美
雨夜沈二丈至 二首　不盡
中秋有懷茂秦　進艇
夜　人日寄吳明卿
陸長庚夜至　別袁使君
席上贈東麓　送馮尉

即事六首　寄子與明卿元美
寄真州張子 二首　元美見訪百花洲 四首
送徐山人還吳 三首　秋夜集謝二丈 二首
得徐子與書　簡陸子和 二首
中秋遣騎迎沈丈　中秋無月 二首
秋夜泛湖　黃山人夜坐
聞鴈　無月
山陵陪祀 二首　客夜
山陵道中　過明卿

憶弟　得子鱗書二首
吳舍人得子　八弟公實十首
初夏夜遊園亭五首　寄懷子與二首
再遊張園五首　問德甫病二首
立秋夜集二首　荅明卿給事
集明卿宅　諸子夜過舍中
聞子培又下第　九月驟寒二首
雪夜訪明卿二首　集明卿宅席上賦
賦得席上菊　九日

秋風　爲東皐賦四首
得子與消息　懷李伯章
簡陳使君　送別于鱗席上賦
得元美書　同金山篇寄子與
同峻伯夜過甫功　發京
鄉游既別憶之　渡江
渡江得子與書　句曲七夕大雨
聞明卿移南康二首　燕子磯
荅五岳山人　南陵道中聞闖寇

七卷　七言律詩

春日　送人還楚
寄趙山人　晉樓春集
午日諸子同集　送施明府之蕭山
秋日寄袁二丈　二月三日二首
寄許殿卿　寄沈二丈
寄懷子培舍弟　省中齋居貽諸子
送熊守之太倉　吳明卿席上賦
望蜀　送胃明府謫教杭州
得黄山人書　送方行人還蜀
寄馬明府　客舍新遷有賦
送陳君還苑　寄陸子和
送陳生南還　送李虞部之杭州
旅懷二首　除前錢惟重夜至
寄陸長庚　常氏池亭賦四首
寄陳使君　送王參軍之揚州
西來　諸子夜集
雨中得家書　再寄袁二丈

人日寄揚子
寄懷趙子臨
送人歸淮南
春興八首
江村
寄顧純一
寄袁二丈二首
同子與登文游臺
趙山人至
贈凌文學
拱極臺
萬里
待元美不至二首
真州
寄茂秦
送人南歸
贈吳子
寄李于鱗
暮春
送江進京洛舊好
寄袁三子幾
茅宇
二月五日
懶流二山人
送太史公遊
錢一丈夜集
懷公實
席上贈劉一丈
過揚州二首
早春寄明卿還楚
春日
真州謁文丞相祠
得元美書
冬至夜集諸子
懷余德甫兵部
諸子夜集寄長庚

七夕
寄錢惟重還吳
得方山人書
子與約訪待之
病起
頻年
得明卿還京消息
袁二丈夜訪山館
孫子升過訪
蜀道
渡河
舟夜夢顧一丈
登景山落霞寺二首
南旺湖夜泊

八卷七言律詩

諸子夜集明卿
天壽山
送劉武庫使陝
送黃先生之江西
寄贈子培赴試
七夕同諸子飲吳園
送嚴衛之浙
同元美夜集明卿
送張肖甫調粵二首
答明卿齋居
寄于鱗
與明卿對月
送許先生
送人之河南
送朱邑博
徐子與夜集
再集子與
寄贈姜使君二首
送卞從事
送唐參政之山西

諸子夜集德甫　送玄陽山人歸吳
同諸子別于鱗　送王比部之呂梁
送趙子隆下第　同明卿送孫子升
送李僉事入浙　送別明卿給事
携酒視元美　夜過况吉夫膳部
答方棃藩見贈　山陵陪祀二首
送萬公子南歸　大雪張助甫同賦
和朱主客題　寄贈王侍郎
待元美不至　吉夫席上別諸君

答子與見贈二首　上巳夜留別諸君
得袁二丈書　得袁三子敬書
與徐養浩泛湖二首　贈陳隱士
曲句道中值雨二首　積翠亭子與晚酌
同子與登茅山　既別子與憶之
登觀音山　登倚江亭
過涇訪王九江二首　聞于鱗謝病以下闕[illegible]
懷元美兵憲　寄峻伯督學
寄李吏部二元　送曹使君北上

寄李司勳謝病　偕子與答朝斗歲
碧雲洞同子與　同顏使君飲張戊參
秋夜有懷明卿　歲暮再飲顏使君署
寄劉南康　立春夜飲顏使君
九日余德甫席上　贈徐比部
登玉華懷于鱗　得趙太僕滁陽書
明卿再補寄謝二首　舟中望武夷
酬斗酉見贈　寄羅龍泓草堂

九卷五言排律

人日諸子偕集　聞家君赴蜀
傷春四首　同茂秦南溪泛舟
病中二首　送沈儀部
送宗郎中使浙　午日同于鱗宗子相天寧寺
病中茂秦見過　賦得邊馬有歸心
寄魏山人　聞陸子携家金陵
送王中丞巡撫山東　送宗四道士入南歸
送胡比部　喜雨
湖上晨起　過山人再訪溪南

冬夜集芙蓉館　別顧國子
訪長庚不遇　同何侍御遊大雲寺
送萬彥和僉憲　省中夜直
德甫明卿夜至　秋夜寓張園
夜過明卿　秋夜集諸子
別吳峻伯[illegible]　立春日讌紫微堂
送周大參北上　飲顏使君池亭

十卷五言絕句

題畫四首　春望

送吳山人　聞鴈憶子培弟
雪山　聽笛
寄陸子　郊行六首
贈人之河汾　送人之江南
湖上雜言二首　得余德甫書
古意簡伯章　懷馬子明
夜立　屠養浩不至
寒夜見盆草四首　席上送朱生客[illegible]四首
餞朱主客南還　夜月席上賦四首

伯仲席上賦[illegible]　贈吳張三子
茶洋聽泉[illegible]　九曲夜舟
再宿武夷宮　武夷對月懷德甫
建陽夜過洛州　北望曲
延平公署對梅　石盂水
又宿茶洋驛二首　秋江五絕[illegible]
九鯉湖院　夜渡

十一卷七言絕句

送王比部元美[illegible]　塞上歌十首

再送王元美四首　贈余德甫四首
得德甫洛陽書四首　送葉令之蒲圻
送葉令之滎州　寄陸長庚
得明卿書二首　酬朱丈得蘺字
酬峻伯得屋字　相逢曲
酬助甫二首　題方愁落邸中[illegible]
明月曲四首　新春贈李司封二首
夜月懷明卿　同助甫過李子藩
得子與書寄[illegible]四首　寄贈方[illegible]六首

峽伯夜過谷賦〔五首〕　月夜再別諸子〔二首〕
華陽明月曲〔六首〕　華陽道中別子與
蕪湖遇陳山人〔三首〕　過采石懷李白〔二首〕
懷海樵山人　聞張山人在蕪湖
涇縣望桃花潭　仙人石
王子夜半有贈　夜召明卿〔二首〕
人日大雪〔四首〕　席上酬玠甫
玠甫宅見盆梅〔二首〕　白雲樵者
青霞樵者〔以下闕稿未刻〕　延平道中
貸富嶺懷子與　酬子與龍灘見懷
三華館　白蓮驛遇雪
順昌道中　西征曲〔十首有序〕
石牛驛懷子與〔二首〕　懷仙館

附錄

五子述　五子詩〔凡五首〕
四懷詩〔凡四首〕　七子篇

十二卷文部上

袁尹傳　王夫人傳

宜修城隍廟碑　刻文訓敘
贈沈太醫敘　贈董先生之孝城
杏莊贈言錄敘　贈顧母八袠
送許簿之海寧　贈趙公敘
贈曾公敘　陽山王公傳
房隱丈傳　何孺人傳
贈陳大夫之〔太平〕　贈查大夫報績
桐鄉縣城記　遊燕子磯記
武進白公集敘　長庚母夫人敘
跋文義公手帖　贈徐文徵授良醫
劉一丈像贊　贈金丈序
贈陶令之封川　贈鮮公倍壽序
送顧職司之〔任肇〕　縉雲令王公志

十三卷文部下

睢寧令胡公碑　西門記
七月西征記　九月西征記
遊滴水巖記　登平遠臺記
二曾夜談記　東皋徐公墓志銘

吳叟傳
福建鄉試錄序
福建武舉錄序
福建貢士錄序
刋藝圃擷華序
讀太史杜李二書序
重刋中庸一助序
贈督臺王公序 浙江
贈周憲長入粵
贈楊方伯之廣東
贈劉大參之浙江
贈趙方伯入計
贈徐子與入計
贈巡臺樊公序 雲南
胡公生祠記
贈袁憲長之雲南
移郡邑學文 二首
又總約 八篇

十四卷書部上

報阮督學
報張範中 二首
報王元美 二首
報梁公實
報元美
報袁二丈
報徐子與
報顧國子
報唐丈
報姜使君 二首
報徐子與
報何侍御 二首
報吳明卿
報徐子與
報何侍御
報陳駕部
報李于鱗
報劉一丈
報徐丈
報陳丈
簡沈丈
報沈二丈
簡袁二丈
報袁子敬
報袁四子隆
報袁文學
報唐丈
報唐子晋
報徐二丈
報趙子隆
報解應坚
報解應儒
報陸子和
報陸長庚
報李伯章
報高子明
報徐養浩
報顧二丈
報顧絅二
報舒惟弘
報許性之
報房舜隆
報楊國子
報盧子明
報姚子南
報潘子欽
報陸從周
報張子韶
報卜子定
報胡文學
報王子仁
報成國子

報沈潤甫　報鄒翊明
報李翊文　報王二丈
報王先生　報徐中丞
報趙山人　報李于鱗
報鄭侍御　報陶明府
報王侍郎　報朱職方
報鮑山人　報王保定
報王侍郎　報沈二丈
報朱職方　報萬按察
報孫子升　報陸長庚
報劉按察　報顧國子
報凌文學　報管明府
報趙山人　報惲按察
報劉按察　再報孫子升
報陸子和　報宗丈
報陳使君　報于鱗
報顧丈　報于鱗
報劉明府　報袁使君

報鄒中父老　報王司馬
報沈二丈　報陸子和
報高子明　報顧純一
報李伯章　報于鱗四三
報王司馬　報元美四三
報王司馬　報于鱗四三
報元美　報明卿
報黎惟敬　報子與
再報明卿　報元美
報于鱗四三　報元美
報王司馬　報元美四四

十五卷書部下

報肖甫　報子與
報元美四三　報姜使君
報子與　報明卿
報吳峻伯　報張助甫
報伯倫　報高伯宗
報白伯倫　報元美

報白伯倫　報施負外
報顧一丈 卆三　報子與
報元美　報李子藩
報徐中丞　報子與 卆三
報明卿　報子與
報曾明府　報明卿
報子與　報阮中丞
報子與 卆三　報太僕黄公
報李于鱗　報吳督學
報王元美　報李吏部一元
報子與 九二　報顏使君
報子與　報黄黄門
報阮中丞　報顏使君 九二
報查大常　報汪水部
報諸吏部　報李明府
報學士李公　報學士董公
報余德甫　報方武庫
報何中丞　報顏使君 九二

報子與　報薛刑部
報子與 卆二　報周憲長
報尤憲長　報德甫
報方武庫　報莊吏部
報白伯倫　報子與
報周憲長　報顏使君
報子與　報黄光祿
報趙太僕　報明卿
報方駕部　報謝山人
報子與　報泉州諸公
報德甫 九一

附

傳

公舉鄉賢呈移

墓誌

宗子相集賦卷之一

門人 林朝聘 黃才敏 汪望棟 黃中 朱應心 謝符 同校刊 趙日新 陳以揚 鄭克曾

釣臺賦有序

余聞嚴子釣臺舊矣丁巳秋余以叅藩赴閩取道兩越始登厥臺裴回馬髙風西來萬山颯搖我心傷悲爰申厥詞把酒放歌白雲莽互豈君之聞歌而來哉

恭承帝命以南邁兮弭吾節於富春條微霜之隕百草兮何芳杜猶菲菲其襲人睇嚴陵之舊里兮釣臺鬱而嶙峋屯飄風其相薄兮吹石瀨之磷磷宿莽摇落而變衰兮余又安得問夫白蘋余將懔掇㕕而噭臆兮蹇吾馬之逡巡而不前豈以沉淪之俗羈兮乃不得以拚高士而執鞭唯炎德之中天而與兮紛衆芳之雜糅以比肩何佳人之夸姣以抗行兮乃獨抱孤貞白全兗冕黼黻之玄以章兮蓀獨愛夫羊裘焱鴻鵠之髙翔兮聊寄吾跡於汀洲昔傅岩之坂築兮武丁肖形以資厥猷非熊之協帝夢兮渭叟起而佐周何帝之手詔以忬悰兮羗獨偃蹇而爽猶故人之不念舊惟兮情恍惚而至乎帝庭何帝腹邊以足加兮太史奏之客星咄咄子陵之不肯為理兮帝何獨惜夫沉冥蓀何髙蹈而不顧兮乃長揖以謝夫天子朝發軔於漢宮兮夕稅駕於江沚有君如此其忍負兮蓀豈亡覩于厥旨痛韓彭之竟以烹醢兮勒何辜而卒不免乎羑里念威名奇績之不可以善終兮是用忍情而惜此蘭芷鳳凰之回翔而不肯下兮豈網羅之所能施彼蛟龍可得而常服兮又何以畀牛馬而下之睎江河之趨下兮嘐高風日逝而不可追憮故迹而連蜷兮悵吾生之獨後時往者既已不可復兮攬來者之猶可為爰余

琊之陸離兮掛吾冠於南斗之墟韓長虹
以為衣兮拾青露以爲琚托微誠於浮雲
兮蕤其攬珠華而遑予望美人而不見兮
羌獨立以踟躕亂曰維江有蘭美人植兮
白雲茫茫歸何晏兮予攀落日怨青楓兮
歸來乎山中吾與汝嬉以遊兮

嘆逝賦 代作

嗟天命之浩蕩兮總萬品而爲型唯一蒸
以回薄兮旣靈華之不可以討停睨衆卉
之峻茂兮芳草紛而獨馨何微霜之未隕
兮而馨遠其先零君燁燁其必揚兮握赤
珠而馳騖朝飲馬于文苑兮夕弭節於玄
圃旣謁 帝之閶闔兮儼天門而廣步振
瓊英之雜佩兮散瑤華於中路奄分符以
南邁兮宰蒼生於東越遵邵杜之遺則兮
民蒸蒸其無虺鴻頌轟其上聞兮爰降命
于北闕司寇之典刑禁兮惟女庶幾其慎
罰何君之蹇蹇以忠厲兮珩鳴佩於上宮

迓初服之江蘺兮尋舊侶之桂叢志士不
能忘君兮念國事之倥偬羌重入乎承明
兮陪謨謀之從容銛帝章之璀璨兮統神
人而旁達爰申命于金馬兮日垂紳于紫
闥儼夔龍於天上兮攬芙蓉於池末艶球
琳之可拾兮紛組纓之可掇富貴之易以
蠱情兮君獨守乎故常奉星辰之晨華兮
依日月之隆光當青鬓之盛年兮奄乘雲
以歸帝鄕悲回風之搖落兮攬木葉而露
哀豈厭世之溷薄兮乃投情於幽渚將逐
吳雲以南征兮或戀燕都而北止或上而
獨駕乎玄螭兮將下而隨流乎赤鯉幽明
聚散之永隔兮余誠不知其故今名之蕉
壽考兮自古以爲難期回憲之不得不盜
兮千祀之所共悲余獨惜此芳草兮乃不
得與衆卉而共萎陳一詞以託浮雲兮聊
寄余之遥思

宗子相集古調歌卷之三

門人 林朝聘 黄才敏 杜望棟
黄中 朱應遇 謝一符 同校刊
趙日新 陳汝揚 鄒克昌

池上歌二首寄諸子

芙蕖搖落兮鷺素秋簫鼓殷殷兮泛中流瞻彼滄洲兮狎白鷗美人不見兮使我愁安得與美人相逢兮採萱草以忘憂

蒹葭蒼蒼兮露為霜秋風颯颯兮明月光四顧天地兮何微茫美人不見兮使心傷

安得與美人相將兮折桂枝而徜徉

昔君別

昔君別我兮春草萋萋今我思君兮秋雨霏霏春秋既已改序兮君胡為兮不歸昔君別我兮江月陰陰今我思君兮海日深深日月忽其不停兮君胡為兮無音

今夕歌

今夕何夕兮星稀月明今夕何夕兮得與美人同行蟋蟀在床兮凄凄則鳴江水浩浩兮泠泠其聲何接美人之慇懃兮乃使我惆悵而愴情

今夕何夕兮露下庭荷今夕何夕兮得與美人同歌山有木兮木有柯水有鳥兮鳥有羅何接美人之慷慨兮乃使我泪下而滂沱

今夕何夕兮日居月諸今夕何夕兮得與美人同車前有溪兮溪有魚後有園兮園有蔬何接美人之珮璨兮乃使我氣結而

欷歔

今夕何夕兮飛鳥鳴禽今夕何夕兮得與美人同斟春清醴兮彈素琴薦上珍兮揚華音何接美人之周旋兮乃使我情結而霑襟

招隱詞

歸來乎山中他鄉莫久滯君莫慮無衣山中有蘿薜　一解

歸來乎山中他鄉莫久繫君豈慮無舟山

中有蘭桂 二解
歸來乎山中他鄉莫久延君豈慮無飲山
中有甘泉 三解
歸來乎山中他鄉莫久羈君豈慮無飧山
中有紫芝 四解

昔思君

昔君與我兮同心結髮今君與我兮參商
胡越昔君與我兮鴛鴦同池今君與我兮
南北異枝昔君與我兮月明星燦今君與

我兮風流雨散

送將歸

客子遠役兮駟馬馳驚言長往兮適郊圻
念我同心兮悵有違送君河橋兮牽君衣
問君去兮何時歸恨無羽翼兮同君飛
暮不歸兮當誰依

白頭吟

君從何處來遺我明月珠明珠亦何為可
以照光儀光儀君不顧照之令心悲 一解
君從何處來遺我綠約 聲亦何為可
以揚芳音芳音君不聽彈之傷我心 二解
君從何處來遺我紫鸞笙鸞笙亦何為可
以揚清聲清聲君不聆吹之感我情 三解

車遙遙篇

車遙遙兮馬騤騤送君行兮河之陰望而
不見兮傷我心車遙遙兮馬蕭蕭送君行
兮河之橋望而不見兮俾魂消車遙遙兮
馬翩翩送君行兮山之巔望而不見兮涕

留連車遙遙兮馬騑騑送君行兮江之磯
望而不見兮淚沾衣

萱草詞四章為伊母夫人賦

萱草離離兮山之陽采為衣兮靑為裳嗟
彼秋風兮起大荒俾其花日飄泊而不可
見兮何以慰此心之彷徨

其二

萱草菲菲兮山之曲曳紫霞兮綴紅玉嗟
彼秋風兮振庭綠俾其桒日凋零而不可

尋兮何以慰此心之躑躅

其三

萱草芬芬兮山之側對芳芷兮遠叢棘嗟彼秋風兮還以仆俾其枝日偃蹇而不可起兮何以慰此心之嘆息

其四

萱草萋萋兮山之隅雜亥芝兮間綠蕪嗟彼秋風兮遽以枯俾其根日蕭索而不可保兮何以慰此心之踟躕

宗子相集古樂府卷之三

門人 林朝聘 貝才敏 汪望棟 黃中 朱應遇 謝符 趙日新 陳汝揚 鄭克肖 同校刊

雉子斑

雉子斑斑乃游水湍朝游水北暮游水南五色其羽文何翩翩嗟彼王孫來游江干貝史盼之忽焉見殘雉子向言有鳥在天爾胡我殘有鴻在沼爾胡我殃嗟稚子爾無言爾懼我殘爾懼我殃誰令爾斑

君馬黃

君馬黃臣馬青二馬並進臣馬停臣馬停君馬行飛塵走雹過龍庭一鞭胡騎驚再鞭胡塵平錦泥玉障垂勳名吁嗟乎荊蘇滿山山路黑君王未可馳八極

戰戰南

戰城南望城北城北陣雲紅城南陣雲黑生當封侯死當廟食一戰天門青再戰天門赤揮金戈擁雕戟馬走轠人失魄白翦

熊羆亡時仆歸來麟閣名觀者坐大息戰城南塹城北

上陵

上陵何所見但見栢與松栢枝一何盛松枝一何青白楊在其上秋風蕭蕭鳴金為關玉為楹石為馬銅為龍重泉一以閉萬古不可磷悟彼泉下仙喟然動中情今日樂且樂延年萬壽春

巫山高

巫山高上摩千層之青天下瞰萬丈巫峽之重淵雲胡為乎生其巔朝飛去暮來旋登山步雲令人神飛白日可摩玄龍可騎下視浮世千萬里蒼茫浩蕩空煙水

朱鷺

朱鷺朱鷺不在天不在渚飛君堂爲君鼓倡君歌起君舞玉戟升朱矛舉燕明堂躍神兵享有道征不庭棲鳳羽布龍城一人慶四海寧

有所思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海路一何長海水一何寒迢迢千萬里上有蓬萊山山中有真人顏色如渥丹青霞為君衣紫霞為君驂桂枝夾道旁上長青琅玕群仙三五人游戲青雲端赤螭為前驅蒼龍護其關月下散瑤步玉聲何珊珊我欲往從之道路阻且難中心悵有違慷慨起長嘆

思悲翁

思悲翁悲何極朝相思暮相憶今者華昔者黑白日難東黃河難北思悲翁悲何極

臨高臺

臨高臺高臺何崔嵬南望羅浮東望蓬萊恒岳與泰華颯颯雄風來一顧青雲飛再顧白日摧三顧天門忽以開仙人三五華冉冉霓宮廻仙人向我言君胡來君胡來

聖人出

聖人出應昌期龍來游鳳來儀天地並日

月齊統六合化九夷產朱草芬玄芝延年
壽萬歲期肯謝許由與巢父及今否出待
何時

艾如張

艾如張張而羅羅在山鳥則罹之羅在地
鴻則罹之翩翩者鳳萬里一去千年来過
艾如張張而羅柰此鳳者何

上之回

上之回駕雲車格皇心踏帝閫上之回来

甘泉仁聖德萬邦傳上之回臨三關走九
夷服八蠻上之回歸明光千萬年樂無疆

長歌行二首

秋風蕭索百草斑黃沙飄颻青海灣良人
昔從征西班一去十載不知還驚塵傳檄
雲霄間胡塵渺浩難重攀昨日寄我雙玉
環萬里相將道路艱我欲為君變雙鬟空
閨顏頹摧朱顏心如車輪不暫閒不覺涕
淚衣孀爛征人一一歸故山爾獨何辜阻

玉關

秋山搖落秋夜長皋蘭寂寞被凝霜中夜
起視明月光蟪蛄蟋蟀鳴我房良人遠遊
在他方道路一望阻且長聞君有期歸故
鄉為君旭日修新粧鏘鏘珮環曳鳴璫盈
盈移步来中堂望君不見心彷徨不覺淚
下霑衣裳忽見雲間雙鳳凰長天萬里同
飛翔安得羽翼同頡頏延頸悲鳴到君傍

出塞曲

壯士懷慷慨高義貫長虹甘心報國讐自
矢忘厥躬遠望邊塵起萬里揚悲風拔劍
出門去驅馳遠從戎昔為千人英今為萬
夫雄單于来接戰殺氣衝蒼穹黃塵不可
見白日忽以蒙一戰偃塞清再戰龍庭空
歸来報天子献捷甘泉宮

長相思

涼飈起高閣凝露被華滋庭前有玉樹冉
冉寒風吹搖落愴中懷芬芳難獨持嗟彼

陰陽迭嘆此相異棄攬衣起太息惆悵含
心悲君心妾不見妾心君詎知尺書不我
將何以慰別離俯仰清川流仰視白日馳
顏隨白日景照君見光儀

飛鳳篇

紫庭有丹鳳羽翮何翩翩朝游華山雲暮
宿蒼梧煙一朝失其凰嗟我相棄捐彷徨
四海求何當待參旋采采琅玕實顧影徙
遙延豈無鴻鵠群而非情所憐悲鳴入赤

霄翱翔不計年千載覽德輝來儀聖明前

鳳笙曲

翠管參差明月弄高臺忽起雙飛鳳彩雲
縹緲華山洞華山洞華山磯朝同出暮同
歸

江南曲

碧草萋萋蘼蕪煙蘭橈桂楫清江邊吳歌
越吹太可憐太可憐復可憐飄深紅曳輕
素

龍笛曲

高樓縹緲流玉音梅花零落寒江深江中
隱隱雙龍吟雙龍吟吟未已朝霞紅暮霞
紫

採蓮曲

紅粧翠袖歌採蓮三三兩兩鬧嬋娟欲行
不行落金鈿落金鈿垂玉指發青蘋照綠
水

採菱曲

湖上菱花落復開蘭舟荏楫去復來妖童
豔女行和催行和催不可住羅衣寒碧水
綠

遊女曲

翠鬟玉珮遊春風百花拂袖來湖東朱顏
灼灼鶯飛鴻驚飛鴻耀明月人不見心如
結

朝雲曲

朱雲縹緲來神霄人間天上俱迢遥欲來

不来巫山高巫山高高無極夢和見晝相
憶

趙瑟曲

邯鄲美女顏似玉翠袖朱絃理新曲寒月
泠泠江水綠江水綠江雲停誰為此湘妃
靈

秦箏曲

翻翻羅襪明珠光抱得秦聲上高堂調絃
促柱移清商移清商翻翠袖[illegible]斟曲曲

奏

陽春曲

春華爍灼春月明朱唇玉頰揚泉聲淒淒
切切動君情動君情得君悅流青雲飛白
雪

關山月

良人一別妾長劍遠從戎涕淚青樓裡音
書絕塞東關河秋色動機杼月華空亦看
寒衣在年年望北鴻

出塞

青海傳烽燧黃沙入鼓鼙單于屯塞北大
將出遼西落日胡笳慘悲風漢馬迷燕將
有奇石勒筆待君題

寄遠曲

春深君投筆辭家妾倚關為書何寂寞龍
劍秦艱難烽燧春華慕琵琶曉淚寒自知
容色落不忍對花看

其二

青海風煙迥黃沙
細空夜月顰
顰任春衣漢將
來解圍近來
常涕淚不獨為郎掃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消息因風烟嶺花頻落瑜

關月自圓

其二

自君之出矣幾度寄春衣春色年年老良
人歸不歸

江南曲四首

瑟瑟江上風寥寥山前雨風雨莫少停留
得郎舟住

其二

春江君自去春閨儂自愁儂心似江水日
夜伴郎舟

其三

綠窓春鳥聲思君淚如雨人來淚不收却
道思家苦

其四

歡比堤上絮如泥亦如雪儂比鏡中花可
見不可折

寄衣曲

征人夜度遼寒衣今去洛妾恐如寒衣春
來不堪着

採蓮曲

蓮花比妾貌妾貌花不如蓮子比妾心妾
心應更苦

相逢行

昔與汝相逢今與汝相別相逢萬山雲相
別千山雪

清夜曲

明月期故人相對坐清夜濯纓綠水前散
髮青松下

梅雪曲

山上雪如梅山下梅如雪寂寞對空山幽
香共誰折

月下曲

月下吹紫簫雲間整玉珮顧見鴛鴦鳥一
一自成對

水中月四首

嫦娥三五月玉露千萬秋久居天上苦暫
向水中遊

其二

孃孃青山雲湛湛清江水中天落玉鉤魚
龍驚不止

其三

雲歛波還淨雲開影自隨綠萍與青荇相
傍作花枝

其四

南山亦有羅北山亦有羅玉兎滄波裏羅
兮奈爾何

採蓮曲

採蓮莫採蒂蓮蒂絲難吐採蓮莫採子蓮
子心中苦

江上曲

青波遠泛舟碧石朝逢雨不見江上人惟
見江上樹

長相思

昔與汝相思今與汝相見相見已秋鴻相
思又春燕

江南弄

簾櫳上夜珠闌干倚寒玉客子在天涯相
思春草綠

江南曲

客去悲江左書來滯隴西相思若春草無
路不萋萋

春閨曲

華枕為誰施華衾為誰卷芰腸非道路日
夜車輪轉

楚腸曲

官府一開倉含情向兒女公者猶可遲叔
者不可已

東村有客到相留問烹雞婦言且莫烹狙
吏到河西

昨者聚新婦市語止兩稽狙吏呼與禾婦
在窓前泣

賣花曲

長安買花者數揉千萬錢道傍有識者一
錢不相捎

子夜吳歌九解贈李順德于鱗

于鱗上計上都余以職事亂皆中九

冉易朔不得通一言輙為之賦時命

侍子歌之以通其悵悵焉

出門望所歡零雪忽盈尺豈曰沾吾衣畏此雪上跡一解

良君生別離三年參與商誰謂三年久不如茲夜長二解

夜半倚梧桐明月何歷歷梧子在其上可見不可摘三解

芳草五驊騮熠熠朝元者不分黃金鞭出入依君馬四解

自勿能採蓮蘭拂蕩前渚如何蓮子心于今更覺苦五解

聞君有瑤琴來自崑崙域雖未聽其聲時時白雲色六解

玉樹抽新條炎炎困赤土日望天上雲不得階前雨七解

自與君相別剪刀日夜利君有雲錦裳吾當為君製八解

手中珊瑚枝光華掩白日恐君一見之疑作君家物九解

宗子相集五言選詩卷之四

門人 林朝聘 黄才敏 詹望淙

黄中 朱應選 謝禮

趙日新 陳汝揚 鄭克胄 同校刊

省中

鳴珂下紫霄巖嚴府中趨冠蓋燦以繁羣吏肅前隅晨風振遠樞宿鳥鳴高梧起步忽不愜寞此中懷孤楊雄草太玄相如奏子虛執戟亦云賤遊梁意何迂西京有七貴黄金步天衢朝擢決卓馬夕燕紛笙竽富貴詎可常為樂亦須臾嗟彼榮華觀聽此寂寞塗取舍一何夾志各有所須烈士多苦心斯言良不誣

秋夜省直

羈馬叩高扃秉燭照清池冉冉見芙蓉白露被華滋仰見明月光三星爍以垂蟋蟀鳴重階螿聲一何悲感之長嘆息嗟此陰陽移鹿鳴思野草宿鳥懷故枝人生貴適志羈栖亦何為行行返舊服去去溯江湄此意良未申空令達士嗤

雜詩二首

結髮事明主忠義諒獨持出門遠眺望荊棘生路歧路岐阻且深惆悵何所之中心既不回鄭莭何足辭不暇恤其躬安能顧所私譬彼東流川九折常如茲昔為志士歎今為壯士規寸心明白日比德于園葵

其二

灼灼園中葵結根高樹林綠葉發紫芬芳華人所欽白日豈不照高林蔽其陰中懷抱赤衷誰為見予心予心何足惜惜此日西頹白日如可待高林有時摧

擬古二首

冉冉江上蘭英英江中沚我友遠行役駕言遵江汜江汜波浪深嘆息從中起昔別春卉敷今思涼颷發遊子不旋歸浮雲日千里

其二

凝東事行游嚴畔見芳草芳草綠以萋採
之遺所好徘徊歲云晏悠然傷我抱不畏
芳草歇畏此關山道關山阻且長客子行
將老

歲暮

歲事聿已暮百卉何摧殘驅車臨長河悲
飈激飛湍欲濟無方舟行路一何難陶潛
恥折腰貢禹彈其冠出處各有性焉能違
所安不見飧霞子飄飄青雲端

五子詩

謝山人榛

謝生隱者流偃蹇來京國朝遊燕山東暮
遊燕山北悲歌慨以慷驚飈奮孫翼興詞
日百篇一一作者則嗟彼雕蟲子不得施
顏色常褐以掩形藜藿不充食榮華煒人
世匪其心所感處生徬世網掛之一何拘
卒能脫其患言者長嘆息非君策高蹤斯
義久荊棘

李郎中攀龍

大雅久寂寥作者徒縱橫之子起海嶽吾
道維其盟中心寡所諧長揖謝羣英眷言
二三子斗酒懽相迎冥思何可測奇語頻
自驚仰面雲霞翔俯與江河傾高冥墜白
日非君誰與擎搖筆一以出紛紛出時名
譬彼韶護奏哇音空爾鳴功名亦垂世無
乃非其情

徐比部中行

律哉麟鳳不婉彼蘭蕙質含英雖獨持芳
華耀朝日策馬入金閨聲名從此溢冠蓋
豈不榮而獨執著述結藻何翩翩札札弄
緗帙鴛言發藝林彷徨求侶此隻言不中
諧悵望如有失璨爛繁星垂名篇諒非一
律呂聞淒鏘響彼清廟瑟詞賦千載謀斯
人已入室

梁比部有譽

譪彼飧霞子萬里來羅浮結束長安陌

以寄薄遊中懷既不開不坐生羈愁俛仰
一世間苟促何所求鬱鬱遂成篇燦燦雲
霞流凌厲起高唱作者徒悠悠人生易奄
忽焉得無深謀黃庭一以悟萬事良蜉蝣
振衣馭天風長逝不可留咄咄迷途客栖
遑良足羞

王比部世貞

天地亦寥寥斯人懷苦心務冠厲高羽翮
翱翔藝林玄構入幽眇龍淵浚其深拂鬱

神氣動萬象俱蕭森閉門一停思白日常
陰陰雄視百代間豈復論古今高歌以慷
慨頓將酬知音不測心所之世人空追尋
富貴亦云樂而非情所欽寄謝當途子無
徒耀華簪

簡吳明卿舍人

巖巖京洛間天門儼九重中有纓弁客翼
翼從飛龍朝聽北里竽夕聽南鄰鐘嗟哉
楊馬才斯人不見容偃蹇以薄遊朝發夕
不俟抽翰燦春華揚藻凌高峰昔爲一時
重今爲萬世宗作者豈無傳誰能攖其鋒
寄謝同心人斯理諒可從

寄江鄉舊好

故人渺天末江湖阻書告忽接瓊瑤音綿
綿來遠道言探既上闌用以遠相報豈無
他物貽將投君所好

楊氏園亭餞別謝榛二首

名園闢綺酌芳樹停軒車飛蓋凌青雲冉

冉振華裾尊酒以斟酌豐饌若中廚秦箏
奏我旁吳歌慘不舒借問遠行子離思竟
何如從此燕山遊去彼漳河居南北各萬
里佇望沾裳衣

其二

離思忽超越逍遙事行邁散步過華池芙
蓉夾芳流悲哉蟪蛄鳴懷切動我愁凝霜
莽零落明月澹飛樓感此歲華暮秋耿生
百憂居者不可去行者不可留去留兩不

悵何以慰綢繆

留別京洛諸游三首

回飈振蘭皐秋氣何蕭森神龍思遠波猛
虎戀茂林嗟言返故鄉念子思難任握手
不能別淚下沾衣襟四顧何茫茫誰為相
知音一為鴻鵠吟道遠內傷心

其二

與君結交心世人非所窺如何金石誌忽
忽生別離雖娛不可再沉思令心悲君還

處金閶予將天一涯江湖渺浩蕩會面詎
無期行人從此去彷徨亦何為各其愛玉
體慰我長渴飢

其三

天風西北來蕭蕭動高樓搖落愴中懷何
以慰離憂念我平生親涕淚不能收豈不
惇徃路為君暫淹留執手對長河情思亦
悠悠願言俱努力千載崇良謀

還至別業五首

游子倦行役歲暮返舊疆舊疆蓊壘壘覲
者嗟道旁入門見所親涕下各霑裳束髮
[illegible]家因骨肉參以商山川阻悠邈一別未
相望何晤今茲夕還復登高堂兄弟列中
廚堂上羅酒漿酒中阿母言見汝重彷徨
汝今幸來歸汝父在何方聞之盃隕淚四
座莫不傷

其二

父老聞我旋走書來相存長者韞貂蔽幼
者春衣白盤飧多豐腆絡繹來吾門倉皇
出蕭客具我平生親長揖失欢節各各叙
寒温坐中起相勞行路多風塵如何客于
顏反若先陽春自汝遠行游鄉邑薦具陳
尉庯滿路衢白日愁行人朝督穮與藿夕
則無安食飢寒且不保骨肉令苦辛父老
重起詞方與子所云子其勿語人恐令長
吏嗔

其三

結髮游藝林翩翩二三子聞我返田廬亦復來相視我哉切雲冠璐璐東郭履入門將我衣嘆息傷情理長跽前謝客故人心乃爾昔者遠行邁悠悠三千里寒暑忽以流眷念桑與梓況我同心者愴悽何能已客請勿復嘆主人聊唯唯堂上列旨酒堂下薦嘉鯉今日樂且樂懽娛從此始

其四

驅車出郭門遠望陌與阡四顧以彷徨我馬忽不前別家僮俯仰所歷何非遷爲墟或爲池崇岡或爲田墟里千百家蕭條無人煙壯者日以衰老者長相捐紛紛少年子白馬鳴華鞭旦夕成老醜短褐不被肩昔者人所欽今者太可憐見之感我心泪下如流泉

其五

駕言俯長河行行至南浦荊棘一何深汲我舊時渡三年滯行旅今日返其素階上蘭蕙花是我昔所樹植淙蕭叉旁芬香日以故洲諸鬱蒼蒼瞻彼鷗與鷺若或見其儔翩翩翔且顧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悟行矣事春耕乘朱射晨霧寄謝道逢子與鄰謝中路

寄李順德子鮮

聞君出帝關手控五馬符朝發廬龍滿夕息涿鹿途白玉掛君衣黃金耀君軀志意殊揚揚千騎爲前驅旌旃滿四隅英名照八區觀者擁長路皆言使君殊使君自有志豈爲功名圖一麾乃出守悲哉吾道孤

其二

煌煌京洛游四顧浮雲色興詞摛雄藻千載無終極悲風起中天奄忽乖羽翼伊予歸舊疆之子　相去萬餘里愴惻動心腑登高遠眺望惟見荊與棘日落豺虎吟依徑循道側願保金石軀慰我長相憶

贈王元美二首

送子上河梁悲風下天荒右顧渺太華左
顧迷扶桑振衣千仞巔風塵杳微茫爾獨
事远役駕言還帝鄉對酒不能飲慷慨情
內傷送君日以遠思君日以長安得凌風
翼與子共翺翔

其二

執手重行行步出城南隅飛蓋凌青雲良
馬躍長衢行人不可留中心欝以紆子如
雲中鴻予如汀際鳧浮沉既異勢羽翼何
時俱努力事功名宏此壯士圖願言使嘉
譽慰我心區區

山中與陸長庚

秋日事行游游此清江湄俯視青鳥翻仰
見白日馳人生寄一世風塵豈足羈貧賤
安其常富貴令身危浮雲起西北帝鄉不
可期甘此茂陵渴愧彼首陽飢商山有同
調行行歌紫芝

得吳明卿書

瞻彼雙飛鴻羽翼何參差哀鳴下前庭素
書忽見貽開函長跪讀一一故人詞相違
日已遠猶能憶吾私忽思疇昔容惆悵使
心悲受君雙文綺報君雙桂枝此物未為
貴聊結山中期

懷謝山人茂秦一首

驚飈動四野白露下前除攬衣起四顧悠
然懷所思所思亦何在乃在漳南居朝謁
穆生醴夕曳鄒陽裾西園事行游飛蓋列

應徐近者日以親遠者日以疏不念同心
人所須在音書音書不一寄何以慰躊躇
三復游燕篇躊躇聊以舒

寄子與

清晨發東郊蘭蕙何灼灼採之遺我友我
友在京洛道路邈以修羽翼誰能托但恐
霜露至馨香日零落

七哀詩為伊氏作

䬒飈動高林荊榛迷路岐中有愁思婦哀
嘆一何悲借問悲何為乃為良人思良人
一以逝十載守空帷十載何足言千秋常
若斯風波一朝起骨肉以相疑生者不可
訴死者不可追寧使妾身捐豈使妾行虧
痛哭廻白日慘黷黃雲垂青山一憤絕重
泉以為期寄謝朱顏者貪生良足嗤

送客

客子向何方車馬朝日馳執手野彷徨送
君清江湄江水一何長悠悠繫我思出門
有岐路世情多嶮巇黃塵摧人顏玄霜凋
人飢去去勿復陳願君愛光儀

夏日池上坐

朱華發清漪庭草凄已綠歲月忽以馳流
光傷局促古人亦有言夜游當秉燭感此
傷我心前修以自勖逍遙放情志胡為自
躑躅結廬在崇門種瓠滄浪曲朝游濯吾
纓夕游濯吾足自知非至理聊以從所欲

聞錢惟貞使楚寄贈

清夜事行游去上西山址百卉何腓腓荊
榛被廣路明月照我懷浮雲莽不比對此
感我思嗟彼遠游子遠游在何方乃在瀟
湘裏道路阻且修相去萬餘里願騰雙飛
鴻眷言未能已

季伯章歸自鄱來訪

秋颷厲長空鴻翼已高翥諸蕙日夜零庭
皐被白露攬衣起長望同心忽相顧入門
見顏色慰我遑思慕我有一尊酒聊以結
歡娛君其勿遽行豺虎滿中路

贈孫子升文學

故人何處來車馬忽東騖別後鬢空短花
前首重聚送君江上舟從倚江上樹江闊
正風波君且未可渡

又得明卿書

秋色滿天地悲風動高臺浮雲慘不舒白
日忽已摧遠念客游子鼓楫瀟湘回北顧

金馬門東逃滄海隈不念舊所懽棄置如
瘞疾傷我尸素言拙拘空徘徊歷歷天上
榆冉冉庭前梅相思難重陳嘆息生餘哀

秋夜

秋風起高閣明月照芳池俯視清波漾仰
見羣星垂翩翩池上鳥羽翼何參差攬衣
起四顧白露被華滋冉冉青桂叢采采梅
花枝鳳凰久寂寞紫簫空自吹

秋夜寄陸子和

攬衣步前除白露被高桐枝葉蒔零落大
地同悲風明月起夕愁東壁鳴寒蟲四時
一何速天地無終窮嗟彼客游子終歲常
飄蓬十月無寒衣薇藿殷不充何事不歸
來孤此青桂叢欲寄尺素書不見雙飛鴻

游湖上東高子明徐養浩

伊予好幽棲江湖任所適風起鷗波驚日
落千山寂悠然命朋好中流移畫鷁紫石
亂蕪葭明月散蘆荻散髮事遨遊停觴恣

探歷山上落梅花坐中翻玉笛誰共續郢
子世路任艱戚

雜詩

古來有志士壯心驚自奇仗劍倚天外蕭
颯雄風吹遠望一世間荊棘塞路岐不若
泉之夫身世交相遺南山可採薇北山可
採芝誰知向風塵悄哉爾空為援輿歌衰
鳳莊周畏為犧 予有至意可為達上規

出郊訪黃山人

驚言發北郊芳草蔓已碧晨風叩石門聽
得稷霞客翩翩倚杖迎蹉扎髮何白携手
入中洲四顧感疇昔君着東郭履我着東
山屐行採山上芝坐倚山中石客有一尊
酒相揖終日夕醉來白盡觴君其勿相迫

留別子垺余第七首

驅車上河梁顧瞻舊鄉國倉卒骨肉親彷
徨動顏色子亦竟以南予亦竟以北本是
雙龍居胡為乖羽翼送子從此歸涕下不
能食子其從遠適慰我長相憶
相憶在何所乃在河中洲結廬倚曲沼芙
蓉夾清流飛蓋凌朱霞逍遥事行游白鷺
翔我側鴛鴦戀其儔為言遊遠後嘉會難
再留引領内感傷行行懷百憂
百憂何殷殷坐令發懷抱況乃歲云暮霜
雪被長道遠學何蕭條疾風摧百草當此
別離情況思令人老歲月不相待所欽在

[illegible]詠雲霄行遐路致身胡不早登堂占所
處是途慎自保
自保良不易致身詎獨難對兜在人群平
居有波瀾躑躅欲四顧終歲歎燕歡君子
慎厥趨取舍從所安芝蘭滿中路涉江多
芳蘭不見採蘭者萬古起長嘆
長嘆何終極咸此人生累貧賤俗所輕富
貴俗所忌豈知達者心志各有所寄冠蓋
五陵豪朱紱朝露墜俛仰一世間修談起
遐思文章以經國千載無終始去去勿復
陳真此青雲器
青雲絡四極仁翁明月光高臺一以眺遠
思從茲生鴻鵠在中澤豈為謀稻粱神哉
蛟龍志尺蠖寧終藏丈夫志四海寥廓相
翱翔朝遊過崑崙夕游暑扶桑無學兒女
仁白首戀故鄉
故鄉不可望錦江向此深東西漸無極
傷此遠別心寒風下庭樹宿鳥棲高樹對

酒不能酌爲子鳴瑶琴琴聲一何悲泪下
誰能任慰此骨肉懷款誠惠我音

湖上送徐子與使君

别君金馬門逢君大河陽相看動惆悵涕
淚沾衣裳斗酒且爲樂清歌夜未央念子
遠行役道路一何長嚴冬萬木落白露爲
玄霜揺落愴中懷起視明月光携手復行
行南北各一方風波不自保天地迸相望
念此傷我心對酒不盡觴願爲雙黄鵠與
子共翱翔

渡淮

白日下大川飄颻御方舟波浪漫浩浩簫
鼓發中流中流振天風魚龍莽沉浮恍惚
對混沌源曳適於觴黄河天上來奔潮下
可留萬古起寒色浮雲黯不收范生思擊
楫仲尼嘆乘桴寥寥千載後壯志徒此將

淮上雜詩三首

攬轡登崇岡車馬何繁擁王侯有第宅長
衢耀飛纓堂上列吳謳堂下鳴秦筝豪華
竟何在今古惟狄生都尉豈足數爲郎亦
何榮俛仰一世間長揖傲公卿獨負詞賦
才千載垂芳名對此長太息聊以舒鬱情

其二

寂寞韓侯居奕奕韓侯祠晨風動高楸落
葉何紛披侯也未遇時偃蹇何足奇伏劍
進真主百萬貔熊羆英畧照中原雄心挾
四維措我壯士規乃爲兒女欺楚漢分鼎
立侯也胡其疑英雄偶失策萬古有餘悲

其三

世人重結交紛紜騁路衢貴者日以近賤
者日以疎豈我漂母心乃與世人殊壯士
困風塵誰爲識雄圖況乃飢寒色一飯直
相呼一飯何足言感此心區區千金以相
贈華名照四隅何世無英雄按劍疑投珠
瞻彼遊綸者泪下沾衣裾

贈黄户部

主人敬愛客招我清江湄悲風起天末白
鶴羽參差方舟揚素波簫鼓傳山陂中厨
出豐膳華筵列芳卮秦箏奮新聲凄凄一
何悲歌者歌自苦知音竟為誰推樂不可
常去去從此辭風塵滄中懷令德以相期

贈伊文學

故人亦何在乃在青山東山家何寂寞高
桐来天風翱衆目以枚龍劍何其雄下可
制巨鰲上可斷長虹風雲起一朝寧復避

遒窮去去重相思寄言雙飛鴻

贈施司封三首

涉江見芳草春華被遠岑薄言採其華將
以貽所欽顧念客游子分符越江潯江水
東南流波浪阻且深深淵擢百丹孫芳孰
能任置之在懷袖無令歲寒侵日月忽以
遒馨香紛至今非若無末顧誰能識予心

其二

晉君守南服伊予遷舊職沉浮既異勢嗜

吉乖以違袖中有尺素遲彼雙鴻飛雙鴻
不可見嘆息霑裳衣思子忽若渴望子忽
若飢豈以負薪累甘始伐木譏中心諒無
他願君察其微

其三

清夜良燕會零霜下前除堂上羅酒漿堂
下薦嘉魚鳴琴雜清商音響一何舒酒中
客起言責我愚且疎主人前謝客茲夕且
惟娛金石昔所教蘭芷昔所貽中心既以

諧豈為形迹拘古来重箴交終始貴不渝
無紳戒朝夕君言宜重書

午渚望謝眺青山二首

歲暮遠行役聽此清江湄顧瞻江上峰白
雲何葳蕤伊人昔結宇英詞光陸離歲月
不相待高踪邈何之悉来山上蘭燁燁山
下芝芳菲未終夕自然忽已滋江流漫浩
浩佳人歸何遲山川能終極人生會有時
願言崇遠業千載與子期

與子期何之延佇青山址白石何磷磷照
此澄江水下山傾江華上山尋石髓高風
一以逝浮雲日千里荊棘滿山陽巖洞日
凋毀玄夜啼猿狸白日行豺兕我欲往瀟
湘採彼蕙與芷孫之欲遺誰之子不可起
慇然傷我心嘆息滿江汜

紫陽山

驅車上崇岡紫陽何崔嵬石壁倚萬尺悲
風日夕來吹彼蘭蕙花馨香蕣以摧哲人

昔遁世結茅茲山隈微言破萬象精靈遍
九垓山鬼夜不至天門白日開玄風忽已
邈流光照高臺不見松與梓唯見蒿與萊
浮雲翳以寂泠泠山泉迴俯仰長太息千
載有餘哀寄謝山中人漱石掃莓苔他日
息吾軫晞髮信悠哉

寄人一首

浮飈動廣野白日慘無色之子在萬里山
川渺難極豺狼滿路衢況復荊與棘我欲
往從之惜無晨風翼因風寄瑤華歲事日
云夕去往渺惟悰撫膺長嘆息

夜坐一首

燁燁江上蘭冉冉山中桂春風發華滋淇
以結吾佩如何蕭與艾忽然滿中路徘徊
不可問潸焉空隕涕

江門有懷

婞彼青瑣闥還予紫石磯駕言遠行邁晨
曦淒以微如何金石交一旦阻音徽江山

脩以邈寸心詎能違南山亦有蕨北山亦
有薇不見夷齊子嘆息將安歸

宗子相集七言古詩卷之五

門人 趙秉忠 鄭應齡 謝[illegible]
王同讚 蔣時中 魏廷[illegible] 同校刊
陳[illegible][illegible] 畫其暉 王[illegible]

水頭遇雨

滄海何年[illegible]萬[illegible]芳草[illegible][illegible]綠[illegible][illegible]我[illegible]
春色帝城來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擊[illegible]鼓青山拂[illegible]
玄猿呼白波搖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片落[illegible]
孤馬上行人怨風雨

秋夜吟

烱烱晨星稀復稀明月滿天垂紫薇靈瑟
風生帝女至金莖露冷仙人歸漢庭朱鴈
去已遠昆池碧鷄竟誰依仰天長嘯好自
去十年吾負山中衣

明卿夜過各賦長句

胡飈亂捲星如雨子歸淮南君去楚明月
浸冷廣陵船綠蘋愁絕瀟湘渚尺書在袖
數鴈鴻美人中夜怨砧杵乾坤日遠欲問
誰閶闔天高重遇欠一嘆浮雲墮青天五

斗金莖聽白雪萬片龍鱗涯上來爲爾直
取天河裴共向天門騎白蟾背向人間問
腐鼠醉來高卧北斗旁無數松篁月下語

二華篇 有序

嘉靖丙辰九月濟南李君攀龍由順
德守擢爲陝西提學副使余爲之賦
二華之篇夫二華西北巨鎮也往歲
秦地大震山鈌河溢壞廬什人二千
里人煙幾絕則二華之故乎君往矣
即二華猶有不若者君何辭焉

我聞西極之精忽墮地化爲巨石如天長
孤根倒挿黃河底奇峰直聳天門旁天門
牛女不敢渡斗域羲龍那得翔上帝聞之
惡其彊擘爲二華遙相望大者在西少者
東千崖萬嶺盤晴虹東來不得數泰岱西
去那復誇崆峒中有紫髯白皙三五公手
持綠玉披芙蓉有時踏天跨白鹿鎮日韄
石揮青龍零露不斷仙人掌古雪常吹玉

女峰忽見悲風萬里来蒼螭赤蛟何雄武
金鱗乍開似飛電怒角並開如斧雷驚沙
飄忽天柱動狂飈迅急坤軸摧玉女散髮
亂峽走仙人赤脚滄海回地顫山愁千萬
里奇峰片片下沉水黄河直上峰頭坐忽
散人家室屋裡往往屋上遊赤鯉千門萬
户半作鬼蜃蜃高宫盡成土白日不聞父
老哭青天惟見魍魎舞二華二華誰能主
我聞李侯仰玄珠截日飛霸天下無侯令

躍馬函關去豐隆招揺為前驅千峰明月
亂相逐萬里白雲鶩且呼侯之往矣何為
乎為我停車華山偶手挈蛟螭山下趍使
劍一一數其辜山之摧者㱿其立黄河在
手如持盂山上芙蓉色不枯仙人玉女復
來吹玉竿侯也與之長相須千秋萬歲司
歡娛侯向二華去聽予二華歌二華未到
歌先到石走龍吟侯柰何

春日姚園同徳甫明卿元美謙集分

賦下字

帝遣春風来薊門吹芹蘼蕪緑遍野我本
商山采薇客過尔瀟湘佩蘭若鞭龍直上
碣石宫披雲高卧崑崙下袖裏珠華寒不
開洞口新松翠可把一酌滄江破几筵片
語青山願杯舉君不見長安意氣五陵豪
咲殺文園病司馬

秋塞曲

塞雲垂天胡草肥胡兒牧馬向金微赤城

刀斗日夜急黄沙將掠之復飛漢皇立下
明光詔將軍起拔金翎之燕羆百萬夜出
塞驃騎尋常郭解圍捷書一日走千里試
問三軍歸未歸

送王判之潞州

使者金羈佩紫貂髙楊繫馬寒無條勸君
為我且停盃朔雲滿地西風驕與君結交
非一朝君方緑髮予垂髫父子兩世共蘭
芷英雄二十猶漁樵山中蘿薜日携酒江

上美啓夜放梳惕子已上長楊奏今君亦結河陽綬浮雲四首有谿通丈夫得志無先後只今南北講戈砮至使瘡痍盈宇宙東吳未見淨江氛中原且復憂山寇為今之計惟民牧知君久抱青雲志乘時即把蒼生扶憶君先子大夫才每每逢予青眼開冀北聲名昔無比劍南父老今猶衰青天白日同崔嵬君之往矣何愧哉富貴秖如天外雲功名應比庭中槐循良漢詔下蓬萊遲君躍馬黃金臺

金山篇送徐子與奉使江南

昔日秦王鞭石過東海大者並立小者卧東風一夜拔扶桑片石忽走江中坐千年海若呼不回一線滄江從此破滄江之水何處來瀟湘洞庭蒼梧開驚濤巨浪幾萬里排空拍斗如奔雷吁嗟此山何雄哉白日不動天崔嵬下攬吳越荊楚之秋色上摽鍾山渤海之朝虹奇峰三百倒懸水[illegible]楓碧樹搖玲瓏金刹瓊宇不知數一一飛栖馮夷宮有時黿鼉逐麋鹿鎮日魚鱉追鶱鴻忽然相遇不相識莫不駭訝很藉號天風白日滾滾去不窮明月復爾臨高空萬頃珊瑚碎江水鮫人龍女紛然起以手捉之不可得嫣然一咲滄江底雄龍忽上崖頭舞似聽山僧讀禪語龍珠上與月華爭明月不得復為主當時赤手縛龍珠夜半空江驟風雨一自此龍失其珠日日江

頭怒且呼金山晝夜叫猿鶴丹陽南北愁菰蒲徐卿使節往三吳渡江先上金山途江中雄龍遠相避山前明月高自孤妙高亭上千江秋千江直與天門浮峰頭明月能我留與卿同為汗漫遊上令星辰不敢收下令江海不敢流龍兮龍兮遁去不知幾萬里即有明珠還自投金山金山慎莫愁

薊門春望

薊門春望春冥冥黄鸝交坐啼不醒尊前楊柳洒人緑江上蘼蕪愁自青楚人瑶瑟怨湘雨漢室漁竿無客星誰其採藥向滄溟遅我巖前紫石屏

同峻伯助甫賦得春月 席上賦

瑶天霜白絳雲歛東風吹出海門月紫微仙人酔相逢摘米挂在黄金闕千頃琉璃散萬家直從燕趙望呉越白榆浸濕雲孫衣蒼梧泣泠湘君髮玉兎高啼鶩夜烏青桂低無碍春蕨何當提爾泛滇渤夜夜老龍哭深窟

古劍篇 有序

嘉靖丙辰十月呉郡王君世貞由比部郎中出為山東副使督戎青州其友人廣陵宗臣贈以蜀衣一襲腰帯一束古劍一口又為之賦古劍以道之其詞曰

赤堇使者昆吾子碧眼炯炯雌雄紫手持雙劍下山麓上有蛟龍蟠其齒道上相逢忽相贈作雲悲風生席几胡僧為製珊瑚鞘南海琅玕襲其裡佩之朝夕不離身並遊燕趙南江汜汀上秋風倚劍行波濤上沸如山峙老鮫毒螭数千尺金甲火鼎中流起刺来一一烹其髓歛人終夜泣瑜珥兇復山中豹與兕又为人間鹿與豕自吾佩此二十年處處江山平戎壘明時不得抱鼓旗腐儒空復談箧篋國讐未報壯士恥永夜高歌常拊髀劍乎劍乎吾負汝吾今有友呉郡生紫髯朱纓乘驪青天開府泰山巔落日飲馬蓬莱沚吾將一劍贈生去星辰亂落莽不止生乎生乎吾語汝左挾圖書右弓矢豺狼只在大道傍魑魅豈必深山裡生乎此劍一柱揺上天入地任君使只恐風雷日日生海上千閙盡掩耳天呉海若但遠徙真宰聞之或吞聲鳴呼古来神物有離合斗間紫氣無終始

日中原倘相遇雙劍雌雄各相砥與汝並
驅千萬里世上風塵空復爾

送白明府之汝南

昨日逢君薊門東千家楊柳春雲碧今日
送君薊門西匹馬翩翩夏雲白白雲一去
二千里君亦隨之渡汝水汝水照人明月
寒君家心事亦如此聞君昔綰瀟湘符風
流文雅寄蒼梧黃金燕市大如斗遲尓雲
霄雙玉舄

寒夜偶過吳峻伯讀其山中諸篇分
得天字 席上賦

北風吹折西山巔長安有酒斗十千下馬
逢君輙床醉北斗倒挿闌干前主人為我
開瑤編讀之一一山中篇滿地龍蛇走白
石四壁紛紜行紫煙天日之峰幾千萬忽
然並揖金華袠冷冷屋上鳴飛泉滾滾盃
中注百川使我對此心詫然當時我有百
花洲垂楊十里滄江邊織女為我裁白榆
太乙為我裁青蓮狂時上抱明月舞醉来
忽枕浮雲眠有時赤腳踏龍淵鼓龍窟宅
時時遷只今一別三四年風塵車馬徒相
牽梅花歲歲怨其主芳草日日私自憐欲
歸不歸誰之愆何時與君同上江門船二
十四橋歌嬋娟直從白波尋青天千秋萬
載凌飛仙

歸嘆

薊門春盡雲陰陰倚杖出門愁暮禽千金

裘馬只自好萬里江湖誰復尋武陵一別
桃花深欲歸不歸傷我心青楓未老楚月
白吾將長嘯投吾簪

廬山歌寄贈吳明卿時以黃門謫豫
章從事

南斗日夜敲太白化為五老八萬尺並跨
古螭下九江猛風吹作倚天壁千懸石鏡
照天門日月東西羅列射香爐之峰掃其
南星辰燒作珊瑚赤青天忽墜金芙蓉。

十九峰破江碧峰頭白鹿啣紫雲紫雲片
片大如席石梁瀑布天上來百折寒濤瀉
琥珀玉虹雙夾孤電翔急雷長閙銀河奔
佛手巖前石鼓鳴有時擊鼓天鳥號三五
仙人驚且起東方先生騎紫鸞帝前太醉
黃姑髻傍向瑤池竊三桃手把雙枝雲中
翱下視八荒如秋毫帝也聞之惡其豪一
朝謫下廬山去九華之冠赤霜袍腰間雜
佩金錯刀彩霞捲地飄組練蒼烟控馬排

旌旄直上峰頭吁五老五老却立呼其曹
客來餐之白鳳膏醉持龍角如持蠡江閒
古龍聲嘈嘈倒鞭白鹿滿山走白鹿夜夜
哭且吼赤松不敢與之遊黃石不敢與之
友樹杪九江如一綫織女抽來紉吾綬東
折扶桑爇天潢酌露金莖日五斗西方之
彗摘為箒掃盡閶闔萬古之浮雲攬盡瀟
湘萬里之秋色一一掛之千楊柳我欲白
日借羽翰尋爾彭蠡之左鄱陽之右不然

爾騎白鹿來北極又恐封狐嚙君前椎凶
跳君後我亦竟不去爾亦竟不來袖中彩
繩十萬里亘縈廬山入酒杯奇峰峻嶺收
崔嵬白鹿暫卧玄圃臺與爾共醉三萬六
千日池上蟠桃十度開五老隨之日日哀
長跽求歸日百廻然後放爾廬山大江去
東方先生還蓬萊共駕燭龍遍九垓他日
倘過廬山側江頭拳石何有哉

湖上幽棲四章為沈二丈賦

王結屋楚江曲身被薜荔坐空谷青天
雙眼望鴻鵠春風一夜開石門萬里蘼蕪
散新綠
白雲莽莽行山阿北窓疎篁萬枝多赤泉
紅塵將奈何天風忽送千江雨為尔巖頭
洗薜蘿
瑤天露白彩雲沒細掃青松烹紫蕨中庭
星華濕秋髮波間古龍怨啾啾人極滄溟
弄明月

三五幽人踏月華湖南湖北尋梅花相逢
疑到赤松家中流一曲寒江笛吹落崑崙
萬片霞

武陵歌 有序

武陵者顏子別業也顏子讀書溪上
二十載今歲始薦于鄉鄉書至時余
夜借諸省郎直省中也一覩顏子名
則頓足起命侍子舉白援筆成篇時
嘉靖乙卯冬十月望日

武陵倒捭西湖邊明河吹碎瑪瑙圓桃花
千樹墜紅雨垂楊十里排蒼煙中有紫髯
白皙之神仙手抱明月湖上眠玉華樵者
時送酒綠蘿漁子歌采蓮檻外星辰大如
石床頭蛟龍細似蝉秋風吹出赤霞去赤
手駕鸞滄江前忽向月中拔青桂千枝萬
枝泣嫦娥三五仙人騎古雲北斗錯落衣
翩翩坐令相揖不敢先捷書一夜飛天門
漢家天子坐甘泉朱衣侍者人一編叔得

聞之心茫然武陵之月二十年昔者何為
與世遺今者何為與世憐十月冰霜塞大
川長安美酒斗十千黃金駱馬白玉鞭遲
君鳴珮共朝天只恐武陵春色怨其主落
花千尺啼曉鶴令君欲歸歸不得楚江楓
冷釣漁船明月來移北山篇

伯倫席上遲峻伯不至戲贈

銀河凍裂明月哭君胡獨抱浮雲宿我遣
明月坐君屋屋下浮雲亂相逐縱有仙人
渡銀河明月不出君奈何為君呼月還上

天君胡不來愁嫦娥

送施子之豫章

我聞李白遊江海所愛匡廬眾九華九十
九峰江上青五老香爐飛紫霞今君家在
九華住時與仙人歎落花一日拂袖起為
吏復得廬山對官舍人生出處貴適意區
區軒蓋何足誇惟得名山共朝暮翠屏錦
障天之涯豫章之墳紛如麻君兵理之勿

怨嗟只今海中之衆數百萬日日江門喧鼓笳西皇豫章傑士也一別可以飛浮槎象緯群貴美蓉夕梁共豫言勿復惜九華危處動顏色

寒夜偕劉南集方懋齋郎中各賦放歌分得陽字

驚風吹破明月光璘璘庀庀成胡霜胡霜落地幾千尺白虹亂走凍且僵今夕何夕登高堂入張孝石裂崑崙搖星勺不謝瀟湘相逢意氣何飛揚為君呼明月生君床吐白虹飲君觴床頭魑魅不敢哭天邊甲江海波顛狂三五仙人歌春陽然下不下愁霓裳忽然夜半叫鵝鸛洗旋天外趨鳳凰明來欲落三石梁奔龍飛電鳴下將明月不肯往白虹且欲藏君將直跨白虹去青天手抱明月翔他時訪我天河旁與汝散髮相扶桑

張園同高伯宗諸君餞別朱主客子价得山字

君陞瑤華朱天關天淵夾龍振金環擲鼻大呼夾龍走星辰亂落供奏班金莖拔倒仙人掌零落吹亂玉女鬟手持北斗時闖翹足踏銀河身渡淺河邊白榆不敢登海上青鳥那得關君手胡為忽歸去胡霜日夜彫朱顏惟有明月可贈君隨君直到江門山江門之山千萬峰春風吹出百草斑白草那比青枝千秋萬載誰能攀君乎君乎何時還至今方翔遊人間

再餞朱主客得動字

北風倒天天河凍長安萬户走虹蝀使君且莫據雕鞍主人復開金甕四嶽同懸平子愁五餌久抱賈生慟謁帝聯與千鸞翔乘雲誰把群龍控杯外星辰寒不收江南楊柳春先動我有泰時白玉簫仙人寄我華陽洞仙人一別幾千里今日臨岐為君送君去清江時一弄為君白日下雙鳳

鳳兮鳳兮胡不來白雲愁殺金陵臺

長安行寄人

長安客子傷春情出門愁聽朝啼鶯關山作客胡不去梅柳向人春又生江頭蘿荔裊楚佩帝上蔓誰憩漢纓胡馬至今日夜急塞鴻何事東南征人生去住不得意愧尓山中餐石英

元美將之青州書來約會已乃徑去悵然席上賦此得寒字

天風吹落九塞寒使者高標切雲冠夜半騎馬如跨龍白玉之鞭黃金鞍馬首明珠聲珊珊赤幘綠眼光走電提戈百萬俱材官忽然紫氣逼長安聞君已到使君灘望而不見空長嘆朝趁碣石暮邯鄲何當白日生羽翰尋爾直上青雲端雲中吹簫美紫鸞仙人授我金液丹洗之天河吹波瀾波瀾一洗天河乾支機之石日夜纖有女媧不得歸手持明月如奏九下照人間于琅玕人間天上長交歡永無離別摧心肝君不見雙劍精靈千萬丈至今人向斗牛看

小除夕借馬太史吳駕部集助甫宅分得源字 席上賦

自吾高歌踏紫垣胡霜朔雪愁天門玄冥走天衢上帝帝遣青皇下雲根放爾霜雪歸故山手携春色來乾坤寒雲尺尺即相

別春風已坐千門喧人生三萬六千日日日催人白髮繁青皇暫且停高軒吾將乘槎上河源天河在手星辰翻夜半雲間沆雲孫九烏不敢上扶桑六龍空復愁崑崙主人今夜開金樽樽中北斗明黃昏來朝柏葉不須辨遠天椒花那足發春風苦意不相放吾其遲爾桃花園不然待爾楊柳村楊柳擘人舞桃花作人言願君留春似留寒千山萬山啼曉猿

除夕放歌行同助甫賦

北斗沉天海雲黑群星亂落化為飈萬丈寒光忽相逼碧眼小兒驚且惑胡霜朔雪高如山入門長跪泪沾臆一自逢君坐天門夜夜為我生顏色今夕辭君歸故國何以贈之寄相憶翡翠屋五十石留君箧詩充君食令我聞之長太息床頭雲白天地開青春已驚變龍翼吁嗟東風一何力一夜吹破扶桑國是天直把青春縛携之懷袖光如抗蘼蕪叱向孤前生楊柳只在手中植翻翻春衣雲錦章吁蜀雲孫為予織明月為車玉為軾駕之可以遊八極何問江南與冀北

新春二日同助甫過竣伯夜酌共賦洽字 席上賦

青皇日與青春俚酒星夜勸青皇洽斟袍金烏日觀歌例騁王鰲天柱壓下視九合主何狹斗柄為卿笄為鍾楊柳萬樹天河拂風吹新葉落人間織女為我裁春袷着來與扇上崆峒何人不許蒼龍甲

湖上行

湖南湖北雲陰陰石門曉開千樹林日月雙推綠鬟短江湖猶與青春深楊柳垂絲為誰結蘼蕪千里傷予心落花流水去不返武陵桃源何處尋遺路只今亂赤羽乾坤何處滯黃金日暮聊為楚澤吟慨慷涕露衣襟

桃源古城

桃源城頭萬木秋桃源渡口黃河流黃河一去不復返天風萬里吹古愁荒郊蒼蒿走狐兔石棟肉屈盤龍虬天下英雄曾冥劉虎臣矯矯何所謀中原未復壯士去至今精靈耿耿光神州千秋桃花不復發卧龍何處聲啾啾秦人到此不須住野深夜夜吹枯樹

何侍御為予談泰山蓬萊東海之勝

令我飛動輒賦長篇
三年不見余門客走馬相見清源陌自言
前上泰山顛東海逆來皆所歷人傳泰山
高比天層崖幽嶮路轉窄振衣直山最高
頭恍然一嘯天門白天門東西相對開星
十勢騎落吾額悲風振落吹骨寒雖着重
裘似絺綌三峰都入片雲中嶢磊突兀倚
天壁日觀峰頭望晨日晨日沉沉起深澤
須臾忽上如奔馬天地四方俱色赤破竹

裂木不可當恍惚半空飛霹靂杖策携壺
行復立一一詢玆今古迹漢皇尚留封禪
碑秦人猶剩紀功石蓮花桃花千百峰隱
隱四出如列戟南望吳越西望芥萬里青
天起寒色迴駕又登蓬萊山蓬萊迺在東
海側東海一去何終窮浩蕩微茫湛空碧
仙人共把珊瑚枝白日觀潮夜視汐忽然
長風振天末兩儀不辨海雲黑驚波巨浪
排空來怪石奇巖怒且激蛟龍奮起不可

制神魚動尾幾千尺左右大呼東西走令
我欲歸不可得廣陵狂客心頗雄聞此意
氣涌胸臆長劍欲摧玉女峰短鈞直下鮫
人宅海中魚龍手可搏山中虎豹力能射
何時拂袖謝塵世與君散髮英天極坐看
萬古乾坤自開闢

五月歌

五月淮南尋舊廬百花洲上楊柳踈故人
朝對白蘋渚徒見忽傳赤羽書千山烽燧

照蘆荻滿地干戈盡稚漁張舟江海欲何
之雙眼乾坤空泪子東南半作豺虎窟悶
關恐使蛟蜃居蒼生之血準水英雄鬪將
軍意何如

江上行

浮雲歷地烏夜啼家家人聽竹天鷄王孫
何事復遠遊江南芳草春萋萋隨分亦有
五柳宅奉人常憶桃花蹊英雄經幾何不
如顏色一宵為時人低君前服夜樹達者詩

似江流不肯西

山中夜坐

溯風亂掃江雲飛山人爲予開石扉一斗胡麻黄未熟散髮上峰歌采薇吳江楓落客已遠楚塞伏深鴻未歸明月隨地白如水濕爾巖頭蘿薜衣

登江門訪山

山頭日白雲英英千峰倒插千江明千把芙蓉立石壁蒼翠亂射徒鳥驚羅其雲外

吹紫笙欲來不來空復情天風吹作鳳簫琴恍疑身在崑崙行

江上訪米氏

黄雲隨地秋離離西風捲落千楊枝白蘋已老暮汀遠滿目丹楓胡歷迷孤舟一夜相思發寒江明月吹參差天末佳人猶未歸江頭解佩欲遺誰

白氏園亭別表戶郎

石門斗酒開夕楚村花欲開秋蘿薜岩岩

片碣插根底滄溟勺水流尊前落日千江送蜃氣高樓百尺摻寒煙今夜共醉廣陵月明朝又上丹陽船人生聚散若萍梗相思寄我停雲篇

江門別歌

千山白雲吹暮晴江間古龍啾啾鳴山人乘虹出石屋贈我蒹葭秋菊英令我餐之骨塵清何以答之千花蘅風塵半世滿鬢髮愧爾煙霞之太清長波東去有萬里吾

欲乘風從之綴

吳閶吟

孤槎昨夜叩吳閶天風吹度荒臺灣人生聚散忽如雨典留千鍾秋雲間山中細草綠於髮江上驚波高似山使人對此愁朱顏勸君何事不早還君不見赤城明月白可掃夜夜仙人吹鳳環況有瑤草可同攀君胡自令雙鬢斑

江上行

陽子江頭春雨晚黄陵廟外暮潮寒美人
不見空惆悵極浦迷茫誰采蘭山中碧芷
有何意江上梅花只自有一片孤帆掛河
漢直須尋爾洞庭灣

夜歌

萬片浮雲瞪江白江上青楓愁楚客天風
忽送明月來為我山中歸蘿石醉把長簫
石上吹散盡長空只一碧

湖上遇子與舟中夜酌放歌

射陽湖上逢徐卿陽逢走馬來江城袖中
慷慨出新詩異氣擲地金石鏗海內交游
別離久一一感嘆詢其名為言謝生白奚
甚李生慘淡遠世情梁鴻尚滯羅浮南王
吳馬儵馳西京西南忽有一二千世人往
往傳先聲文章不朽之盛事肯使此竿自
時偶屈缶紛紜塞天地英雄須慨何時平
徐卿徐卿且莫嘆與君今夜開金罍一斗
百篇不足數嘈唿叱咤雄風生長空日落

波浪黑匣中神劍錚錚鳴忽然一躍太湖
去天門日月雙珠明倉卒波底走毒龍須
臾天外飛長鯨絲絲曳幾千尺搏來一
一蕉作歲徐卿徐卿去可行東吳戰鬬動
天兵閶闔擬上貫詢策轅門欲請終軍纓
男兒苟不封侯食萬戶區區富貴何足榮
不若與爾西去坊長庚精扶搖萬里來
蓬瀛詩時一沃若狂來一齋華山顛
更須吐耿天河水洗盡紅塵千古清徐卿
徐卿勿忘斯盟嗚呼徐卿慎勿忘斯盟

酌洞口

華陽洞前秋如霞華陽洞裏光走電閟道
寒雲深復深石壁一竅細如線吾來大呼
石壁開緑眼仙人夜相見留之三月不出
門因盡桃花千萬片

貞白祠

華陽山前貞白祠貞白先生騎赤螭白雲
茫茫去不返天門秋冷雙虹垂吾來山頭

尋家芝紫芝蕲家令人飢出門白石爛如
泥切來好煑青松枝與君大餐各五斗千
山萬山隨所之

江上送別胡國子月上

建業城南江草綠柳子渡頭江兩白青山
受辰曉逢君明月飲版夜作客英雄四十
因燕漁於今謁子承明廬燕市黃金大如
斗袖中一片賈生書

上亭夜讌放歌

仙人好乘白鹿車相逢要我飯胡麻石髓
千尋掃落花落花萬片下人世一一疑諸
為紫霞只今已到赤松家山頭瑤草如蕪
葭來之兩袖白如雪須臾五色生天葩袁
滚床頭走白沙為我種棗大如瓜銀河千
尺隨几席取之石鼎煮為茶門外蛟龍時
一吟恍若春江憶鴻蛇醉來乞走滿山頭
吸盡瑤天明月華激衝天漢走仙槎

既別子與懷之一首

白鷺洲夕泛

楚客扁舟擬何適千峰萬峰秋欲滴一尊
落日望歸鴻萬片斷紅隨暮鷗美人何處
摘蘭苕白鷺千行起蘆荻明月偏思廣陵
簫梅花又落江城笛與君一醉大江頭醒

從天河耕來遊

燕子磯

燕子一去滄江濱燕子之磯石磷磷滿江
波浪近愁客永日蛟龍常傍人白雲對酒
不知醒高尊盈酌今幾春洲邊芳杜還憶
楚洞口桃花未識秦吾將買爾磯頭一片
石歲歲孤舟垂釣綸

登方山

短策匹馬迎天風千山萬山江之東秋颷

一夜起大塹白雲無數決情空幽人不貽
贈瑶草楚臣江上愁青楓高歌明月聽湘
瑟斗酒胡霜飛塞鴻王孫何事不歸去搖
落淮南芳桂叢

竹渚歌

禾石殘頭問竹渚渚上虬螭作人語賣鹽
歲歲泣鮫人弄珠夜夜悲龍女太真一去
雲雜雜至今秋色天門垂我行亦有赤壁
在明月照君君不知

新安道中

天風吹落千楊柳晴虹萬丈垂鵝首水中
亂石怒且待大者虬螭小蝌蚪六尺撈人
雙胡聲直掛孤帆石上走長風破浪勢若
彈崑崙碣石繫兩肘何當觸此去八溟直
至蓬萊酌南斗

山中夜行

明月在天明星稀仙人夜半歌紫薇黃鶴
一去無消息崑崙玄圃將安歸四夜寒光
透人肌千山蒼翠濕吾衣下山忽遇天風
起一一化作浮雲飛

浙溪曉起

天門不關飛半霜晶晶水底浮日光水面
芙蓉濕不起魚龍吹沫穿石梁波間石首
冰枕吳泉泉深之千尺長微風千里湛空
碧孤槎疑是來瀟湘

嚴州山行

處處青山雲萬重山前駐馬春茸茸手持

芳草不知晚踏破嚴州千萬峰峰頭新月
起長笛洞口流泉隨短節吾欲金華訪赤
松與爾雲外騎雙龍

月夜

嚴州城南秋雨繁嚴州城外波濤喧兩岸
人家住楓橘千門秋色分廬蘇楚臣香霙
薜荔佩秦人莫愛桃花源相逢今夜照斗
酌千山蒼翠流空樽醉來高卧明月裏幾
行白雲來候門

山行

大江以南山作野客子況復愛山者日日山巔弄流泉百尺銀河向人瀉蒼龍翠虬滿山立近之廻是梧與槓惟石千尋聳欲墮往往游人下駐馬

真州夜泊

江頭明月白浩浩江上行人怨芳草長波風急龍卧遲遠塞霜飛鴻到早誰家砧杵衣正單十里芙蓉秋未老王人吹簫向何處扁舟愁絕廣陵道

寄懷長安舊游

殘春四馬辭建章天南莫北遥相望游子衣裳滯江雨故人劍珮鏘胡霜王程忽訝芳草暮客心有似浮雲長安得雙鴻起天際相思寄尔明月璫

期黃山人不至

誰其蘭佩三十秋華髮蕭然卧滄洲晴霞常護釣者石明月買斷長江流白露冷冷下梧楸美人不来生我愁一曲樵歌起天末白雲搖落萬山頭

湖上行

湖上人家閒夕陽湖南漁者歌滄浪蒹葭一雨遠江白楊柳千條秋浦長松還夜掃避幽客石門高啓流玄霜天末浮雲蔽不止慎勿蔽此明月光

宗子相集五言律詩卷之六

閩人　趙秉忠讚　鄒迪光　謝肇淛
陳學麟　蕭時中　姚廷言
黃其瓛　王焱　同校刊

寄懷鄉園游好五首

浮雲日萬里，空復滞燕臺。舊好寧相負，音書自不來。吾儕歌鳳侶，君等用龍才。悵望青山裏，薔薇幾度開。

最憶論心處，乾坤一草廬。開尊銷夜燭，聽雨長春蔬。作客殊寒暑，憑誰共起居。翩翩北來雁，似有故人書。

邛堪千日別，直使寸心違。望極頻藜杖，情深自布衣。偶看長路草，勢繫故山薇。客思將江水，春來滿釣磯。

即有鴻書去，其如鳥道長。春來楊柳徑，日憶芰荷裳。鷗鷺應無色，田園豈盡荒。雞豚尊酒意，一聽楚歌狂。

貧賤有情在，風塵一病深。向人歌白雪，畏路失黃金。閉草甘雲卧，吾生肯陸沉。故園松菊在，早晚問投簪。

送蘇生南歸

短髮不堪數，孤舟何太頻。客登空歲月，江國有絲綸。劍在倜干花日成更上秦。敝裘曾季子，莫問卜織人。

四月一日十謝子與元美約南溪之游偶以事羈不赴有感

殘春已昨夜，初夏自流年。朝謁誰能倦，松蘿雨畫偏。孤舟凌細雨，積水下寒煙。遥憶臨溪者，何人不可憐。

解佩豈朝客，持竿遂釣徒。年華過燕雀，春色尚蘼蕪。赤水心須切，紅塵爾自拘。茲遊且不得，何更問江湖。

不分林塘好，偏令雨中遊。花枝晴自動，草色暮堪愁。俯仰聊停騎，行藏且狎鷗。芳菲心共折，何處是滄洲。

病中答吳明卿見贈

一病秋能抱，孤吟夜可惑。抒悲吾未得，視

草爾其難瑶瑟人間思金莖露下看廣陵
濤足賦江色不勝寒
其二
伏枕花頻改登樓月乍圓宦情疎病後世
事得愁光才已金門隱名非白雪傳新
酬復篸三嘆慕雲前
有寄
憶爾辭燕甸逢人賦楚騷芙蓉千水碧薛
荔萬峰高秋月驚紋翳寒雲落布袍愁心

不可問孤鴈滞江皐
贈别吴升
問尔何年至還能幾日留尊開秋鴈夕心
折紫萸秋歳月餘孫登關山任汝衆漁竿
如可餝遲我狎江鷗
同于麟子與元美郊行二首
誰識冠纓者常扶水石間春風吹大道紫
氣照西山松徑荒難度楊枝亂可攀相逢
勿遽返世路正推顔

去去春難好行行兩寒路迷頻勒馬雁
起一揮冠究轉溪風出依稀江路看兩嘆
情不愜無處問漁竿
送張明府謫蕪湖州
自古悲行路于今更畏途才名收倚馬宦
計失飛鳧白日晴開越青山亂入吴傳經
稍欲然咫尺對西湖
與錢惟重步月下
秋風何處起孤夕倍堪嗟不見碧雲色難

禁孤月華客愁驚遶郷思忽蒹葭誰謂
天河遠翻翻漢使槎
歳暮
霜雪不堪暮陰陽今自過狭偏兒女靄情
為歳華多留帶非吾意凄凉柰爾何寸心
無可折落日滿庭柯
送王判
可嘆日為别無之歳欲發青袍今作吏白
髮已盈冠鴻鴈千門夕梅花一騎寒風塵

好自愛行路古來難

除夕荅謝茂秦徐子與見贈

今夜為誰永清尊只自持歲華明日異旅
思故人知坐待青春色行傳白雪詞梅花
空復好愁絕楚江枝

送張簿之上饒

送君燕市北作客楚江西日月千山潤星
辰一劍低馬蹄仍遠道鳳翼且卑棲芳草
天涯綠相思秪杖藜

寄遠曲

秦塞一投筆章臺日倚欄鴈書何寂寞龍
劍有艱難烽燧春華暮琵琶曉淚寒自知
容色落不忍對花看
青海人頻去黃河信轉稀徘徊空夜月顦
顇任春衣漢將頻營壘胡兵未解圍近來
常涕淚不獨為君揮

問元美病二首

倦遊吾未敢抱病爾何心萬里蘼蕪色秋
風一夜深長嘯還不待悲歌直至今茂陵
消渴日還疏白頭吟
爾已青雲滿誰具白眼偏一身詩作僻萬
事酒相看撫節跡秋兩江山隔暮煙登樓
知有賦莫向衆人傳

寄陸子

何時重把袂茲意有沾巾春去悲遊子書
來見故人風塵虛倚劍日月負垂綸一別
清江上年華幾白蘋

同李司封蘇文選遊聖禪寺一首

有寺焚香在何人結駟來靈花如雨落貝
葉不春開聽法龍依水窺禪鳥下臺塵心
忽到此那得遽如灰

送周先生之海寧

彩筆時難見青瑣爾白尊一官聊日月雙
鬢自乾坤雪後西山賦風前北海尊因君
寄鄉思好去過江門

荅袁

別思將春起鄉心與日推已經三載別猶
肯一書來我愧思鱸者君誠倚馬才黃金
似芳草又滿郭生臺

遠思

歸期不可問客思坐紛紜白髮兩鄉隔青
猿何處聞日推蜀道險雲逐楚江分尺素
背鴻鴈高秋或一群

同李于鱗徐子與梁公實夜過王元
美

一尊那忍負永夜坐堪酬鳳豈吹簫落人
疑鼓瑟遊江湖青桂暮關塞白榆秋明月
無南北冷然萬里愁

夜嘆

纖月稍稍起寒霾細細分窮途惟白雪與
路是青雲豈作鷦鷯侶難期麋豕羣平生
霄漢思泪沒向時氛

三月

三月忽云暮一年空見春不堪悲柳色似
與春愁新慘淡時名棄迂疏長吏嗔清江
有鷗鳥惟爾未歸人

天寧寺同于鱗子與元美餞別公實
各賦二首

逐臣辭上國匹馬自秋風樹影僧窺日鐘
聲客到門江湖難寓目天地易銷魂行念
中心約相思且勿論

分襟即此地握手更何年詞賦吾甘後煙
霞爾最先世情頻按劍生事欲逃禪今夜

南樓月淒涼空自圓

送人

歲暮豈不苦離愁那可銷僅辭燕市酒已
犯浙江潮明月常鄉滿梅花客路遙豈能
因五斗楚澤負漁樵

于鱗子與元美夜過時元美將有江
南之役矣

今夕復何夕相看又此亭金樽隨明月銀
漢倒繁星吾已甘多病君今棄不羈胡笳

中夜起凄惻若為聽
亭花新乍落砌竹迸生陰砧杵秋城急煙
霞故國深不堪惆悵色無入別離心去住
傷萍梗茲期未易尋

皇甫别駕初至夜集得歸字

君自何方至憐才意久違朔雲停暮展漢
月照春衣江左時名重人間雪調稀燈前
出瑤草坐客不能歸

寄黄山人

巳厭時人目翻生古道悲洲中鸚鵡賦臺
上鳳凰詩風雨客多病江湖鬓有絲長途
且萬里無夢寄相思

追送謝山人不及

白髮久為客青春忽與歸馬銜燕雪盡心
逐塞雲飛天地飄蓬甚河橋折柳遠離情
堪涕淚此際倍沾衣

月夜聞笛

暮雨浮天去寒雲歸峽遲青山饒遠色紫

翦把新枝何處風前笛頻停月下危闌同
巳搖落故向客愁吹

懷顧二丈

客久春如失愁深夜不開眼看鴻鴈去書
對白雲裁叢桂迷淮甸長楊識漢才江東
秋色好消息幾時來

寄書

別已三年久情堪萬里餘常勞燕塞鴈不
到蜀江魚浩蕩心中事遷廻紙上書白頭

還好在一泪滿朝裾

寄元美二首

念爾行搖落何心堪寂寞淩風雙鬢短畏
路一身遥薜荔亂江雨魚龍犯夜潮廣陵
明月好曾聽玉人簫

客久非吾意愁來獨爾思寸心今已折尽
素忍教遲風雨相如病江山宋玉悲淮南
行落日惆悵桂枝詞

夜集懷茂秦二首

得爾漳南信愁予冀北天蹉跎春事晚暇
慢世情捐日落黃河遠秋驚白髮先狂歌
對明月莫受衆人憐
聽雨詩仍在開尊事已遥以予愁劍佩嘆
爾得漁樵意浮生失何時客淚消淮南
行結隱不待楚詞招

寄黃先生二首

憶與先生別乾坤各泛萍可憐雙吳綠僅
對一罇青雲落仙人洞天寒吏隱亭相思

若江水日夜向南溟
塵路一知己浮名遂此生嶺南天共遠冀
北日為情苜蓿春堪長芙蓉夜與清尺書
那不寄白鴈滿江城

對雪有懷于鱗子與明卿元美四子

暮雪一何急玄雲莽欲垂誰為黃竹詠千
載有餘悲鴻鴈猶疑羽關河驟失岐蘭梅
寒入酒尊共故人持

再得元美書

近日吾家到吳門使者來書纔片紙讀淚
已萬行摧佩有蘭堪贈衣知薜共栽梅花
江路滿一酌向誰開

贈黃山人

羨爾逃名者蕭然卧遠阜綠綸江艇闊蘿
薜石門高白已殘雙吳青猶戀一袍不堪
揺落後重讀楚人騷

出郊過陸子和草堂同太史李公文
學碩夫

進艇吾能遠携尊客許同青天開萬象白
浪失千鴻蓂莢細堪數蘼蕪寒幾叢漁歌
稍稍起知在石湖東
並入無斯好相逢況故園看山嶺紫翠在
野易黃昏柳折風前笛蘭開月下樽起来
望北斗歷歷見天門
張燈深入坐稚子遠相看月動前江白星
垂大澤寒魚枯終有鉄鵰散不辭冠嘿爾
屠龍者清時只釣竿

清夜豈堪別長愁欲盡消梅花春未折叢桂賦還招白鷺晴鷗拂青藜危度橋月華散蘆荻寒思莽蕭蕭

過肘寺效來三子數

向客春鴻起逢僧夜磬齋爲雲垂大地慧月暗諸天酒至堪浮白吾來獨問玄孤亭入儆雨似欲長青蓮

答周明府

相望一江暮難期對月明青山移病遠白鴈繫書輕天地看喬易兵戈阻漢纓秋風散廉磨憶屬闔閭城

春夕同舒手旁子手培訪陸長庚別業

瞑色戎戎亂春陰慘慘生孤村流水夜一酌故人情雪積天愈白江寒月較明綸竿吾欲把頗怯楚湍驚

元美有江上之約未得遂赴悵然有懷

亦自悲春暮居然負所期金山一柱立滄海萬波隨征鴈群群急浮雲日日吹海留吾有待吾愛桂花枝

上路惟楊柳吾衣洗薜蘿如何明月夜不作片帆過紫氣星辰動青天吳楚多尊鱸秋正好知爾醉漁蓑

小園花開悠然獨酌

延世誠何意爲閒信有才陰晴三月暮遠近百花開春訝林塘邁時愁風雨來酒杯吾共文日日好登臺

有客

豈亦沉淪者頻來問釣磯青天雙鳥去白髮一漁歸忽雨新楓稍如雲長蕨薇山花似留客隨處傍人衣

白馬湖泛舟

究究春湖入紛紛上客從湖今蕩白馬在恐碍遊龍折柳晴相細携尊日可重君舉卞水外已自長芙蓉

何限人同在心知我獨來孤峯雲不薄萬
象日頻開稼穡山中許鸕鷀水上杯桃花
忽如雨勢鼻到天台
青蘿堪作服白鹿遂為群江樹低從客溪
流曲更分停盃生桂月掃石起松雲徙倚
悲歌去翩翩向紫氛
吳中兵亂海上徵援感事賦懷因寄
元美
也變忽如此天心那可知蛟螭江欲裂戎
馬地堪支當日銷金甲斯人遂赤眉群奴

把蘆管應向闔閭吹
獨吟心欲折南望首頻搔鼓角鯨如立樓
船蜃自高青天失戰馬落日慘征袍稍幸
王開府臨戎有佩刀
傳檄紛天地徵兵到薜蘿愁來失俯仰書
去畏江河痛哭千村暮橫行萬騎多洽洲
狂客在應悔罷鳴珂
不盡黃塵起重鶯亦羽馳無書問消息有
淚到瘡痍家國愁無入行藏事可疑濟生
司遠近斟酌向鵷鷄
雨夜沈二丈至
謂有何人下君能此夜過寒蟬吳客賦衰
鳳楚狂歌雨氣千江入秋聲萬木多明朝
寒浦望搖落有漁蓑
樹色迷寒渚江流沒石梁鷺風孤雁下聽
雨一燈長蟋蟀夜堪賦薜蘿秋可賞相看
愛客髮將序有新霜

不盡
不盡梅花落其如桂樹叢天高片雲紫不
落萬山空砧杵自秋華關河有塞鴻何人
抱瑤瑟今夜月明中
中秋有懷茂秦
日落寒江上尊開北斗前高秋中夜减孤
月兩鄉園人隔黃河遠書無白雁傳謝莊
應有賦何得問嬋娟
進艇

白苧聞歌好滄波進艇遲暮雲殘薜荔秋
水失鷓鴣日落中原紫天高北斗垂梅花
已零亂玉笛莫頻吹

夜

明月有如此况從湖上看鷺鷥秋雁起杷
酒暮鐘殘楊柳垂垂暗龍蛇去去寒夜來
新水闊吾欲餙漁竿

人日寄吳明卿舍人

只素不相寄孤鴻那可聽瀟湘秋水曲何

處白雲停滄海又人日金門自歲星鳳凰
池上草應只為君青

陸長庚夜至

戎馬暗江國君從何處來門驚芳草遍尊
對早梅開雨雪春衣短魚龍夜笛哀中宵
撫長劍惜爾陸雲才

別袁使君

久應郎官宿猶乘使客槎宦情推郡縣幽
路恭龍蛇海外珠含呂天南梅正花杜遊

千萬里且莫問煙霞
鸞鶴殊方路聽猿故國情關河同泪遠楊
柳共愁生攬轡江雲暮停車嶺月明冷冷
雁湖水人比使君清

席上贈東麓山人

茫茫飄素髮曲曲到寒飛亂石蘼蕪徑殘
春薜荔衣一尊青鳥去雙袖白雲歸九十
猶能賦如君世更稀

送馮尉

一尉爾何有孤槎路最便關山寒食後風
雨暮笳前入夜江看月行春路拂煙青蓮
幕下客來往日翩翩

即事六首

詎知烽火色亦到海門東九市旌旄立千
家杼軸空漁樵新授甲都護縣徐戎寂寞
江天上鷩看一劍雄

白日頻搔首青山一杖藜星屏千騎入風
雨萬家迷有路難舟楫中天急鼓鼙愁心

與芳草江上共萋萋
赤羽遥傳越黃羅近接吳爽歌分鼓吹野
哭散蘼蕪日落江流急天高海氣孤中原
有廡頗爾華敢長驅
萬騎縱横甚將軍轉鬬頻兩間迸白晝萬
象失黃塵江海遂流血弓裘豈著身招魂
誰與賦洒淚寄青蘋時王洪二將軍戰死
尋夏翻連寇江淮遂苦兵鯨鯢楊子渡日
月棘門營俠氣荆卿劍雄心漢吏纓爾曾

何足慮流涕此蒼生
坐嘆兵機失兼憂國計存干戈在淮海消
息已乾坤投鉞曾諸將宵衣獨
至尊定知哀痛詔早晚下江門

寄子與明卿元美三子

同心久相失羈思近何如星出窺龍劍天
長阻鴈書滿江紛甲鼓落日泣樵漁去住
情無苦奚方定卜居
豈之青雲侶其如白雪盟一分燕楚闊三

見柳梅生眼底簪袍悲計身前詞賦名放歌
當落日的的為誰明

寄真州張子

世路艱投壁君才類握珠談經深歲月垂
釣任江湖落日千峰紫長天一劍孤凌風
有羽翼與爾立相須
一望隋堤草孤吟楚岸花賦成似班馬身
在只煙霞夜月懷朋夢秋風進漢槎斗間
垂氣色吾欲問張華

元美訪我百花洲上夜集四首

君來何節鉞秋到正江湖斗室群星聚天
門二曜孤古人窮抱玉吾道忌投珠歲晚
魚龍寂臨流未可呼
終日不得醉花看獨奈何狂心知爾甚青
眼向人多屠尸移星月衣猶掛薜蘿與來
歌楚調雪色滿江河
坐對百花落孤登萬里樓醉聞吳楚色狂
失鳳麟愁握手青燈少論心白日浮相思

曾往昔洄逐大江流
雙眼人何白孤懷爾獨長相看鴻鵠志不
厭芰荷裳黃菊紛垂露丹楓莽下霜湖南
江明月影鼎對瀟湘

送徐山人還吳

問君何處去一騎大湖邊久客青春暮多
愁白髮先征衣裁薜荔長劍倚風煙江上
波濤急新詩莫浪傳
去住悲生事乾坤總畏途梅開春到楚柳
折曉歸吳倚棹江雲亂傳書海月孤知君
號雅思早晚著潛夫

秋夜顧二丈來集二首

少別已殘暑相看失舊容秋衣下風露夕
草亂芙蓉世故尊前盡鄉愁雨後重徘徊
望北斗明月照千峯
一徑陰陰入孤煙去去斜江亭頻載酒巖
桂正逢花吹笛籌黃鶴持竿前赤霞看君
靈氣甚早晚問仙槎

得徐子與書

不分黃塵色猶聞白鴈音傳書燕塞遠落
日楚江深戎馬乾坤內豺狼道路心開君
拜漢節松下擬抽簪

簡陸子和二首

歲月仍吾病風塵奈爾何青天應自問白
雪向誰歌夜立殘砧村園行久薛蘿相逢
恨咫尺光乃隔江河
握手朱明還驚心白露漙江平低鴈翼湖
落進漁竿野色蘼蕪淨秋聲蟋蟀寒相思
對新月耕社異鄉看

中秋遣騎迎沈二丈比莊

遙聞滄海上獨對白鷗群客自芬方到秋
看此夜分凌風孤騎遠掃徑一鴻聞明月
湖南早君應待暮雲

中秋無月呈席上諸公

翩翩攜杖至愛此河中洲不見關山月空
分天地秋魚龍潭水黑松桂石門幽瑟

何人抱湘靈叅易求
寂寞自松逕蒼茫任草廬高雲莽不止明
月竟何如席上頻窺酒盤中徑辨蔬天風
如可馭吾欲摸蟾蜍

秋夜同李伯章高子明徐養浩泛湖
高沙廻白鷺遠水到青天棹恐群星亂盃
嫌孤月圓秋聲來薜荔夜色淨嬋娟玉笛
君能把吾從弄紫煙

黄山人夜坐

日散千峯紫煙收萬樹青高雲去莽莽孫
月寒寞寞歲序已新鴈江沙空亂叅叅霞
真愧波徒復問黄庭

聞鴈
一抵何能得長愁至不禁魚龍殘夜笛風
雨急秋砧天入蕭森氣人兼去住心湖南
有新鴈作意送悲音

無月
可惜清秋月難看永夜輝蟾蜍高不落烏

鵲暗能飛迷徑頻乎擕驚寒驟問衣群公
未應去雲色漸霏微

客夜
歲暮青山遠天空白鴈殘孤舟凌夜發長
劍共誰看鼓角高城急星辰大地寒中宵
起遶思倉卒負漁竿

山陵陪祀 二首
閶闔門重啓星辰地一隅寂寥群籟動慘
淡百靈趨劍佩當風亂松楸上月孤他年

神武氣或恐未荒蕪
石馬鳴何日金鳧起別宮關山不改色天
地自相雄惆悵君臣禮淒涼歲序同
泰陵千古泪一灑翠華東

山陵道中四首
處處春雲色相逢上翠微紛紛何人發鴻
鴈背天飛列騎松為蓋群峰霧作衣歲華
空浩蕩難問故山薇
吾愛天門近何妨日馭斜 悠遊歸燕雀 意

不避龍蛇不辨冒崖樹難逢三月花向來
羽騎入滿路散悲笳
路迷人屢問石險騎常停祈柳新能綠看
山近失青峰萬丈瓦泉細月冷冷何處
無春色吾今愛地靈
爲避揄柳徑人指鷺鴻班諸　帝留弓劍
千官肅佩環風雲同紫塞日月滿青山王
氣中天在朝朝護漢關

過明御

頻來春騎遠最苦夜吞傳深語江河在雄
心日月前千秋難白定萬事竟誰先豈作
巴渝客常騎白雪篇

得于鱗書二首

重來擊筑飲偏憶和歌人明月漳河夕落
花碣石春愁縈千里破情到尺書眞誰不
疑斯道君當愛此身
舊侶滄漳水新詩寄漢關鴈鳴千古色鶴
露衆人班易側乾坤日寧閒寒時頹寒[illegible]

猶有賦落日大行山

憶弟

忽是青春別難堪白日移江山一弟遠鴻
鴈尺書遲湖上久芳草淮南多桂枝辿塘
學酒夜知爾重相思

吳舍人得子

許我百年意嘗君一日情入門麟趾必迎
上鳳毛生北發燕山色珠來合浦明他時
弄孫語應令楚妃驚

哭梁公實十首

當日梁鴻去青山弃紫煙形容疑好在消
息是誰傳鵬鳥豈來舍龍蛇眞値年倉皇
不可問隕涕五噫篇
使者春江到傳君隔歲書開函生氣色感
字慰躊躇日月猶今失河山一病虛皇天
深忌汝竟不惠燕泥
徘徊南斗下歷歷少微星一夜因風隕高
人遂不醒孤雲無際淡萬象變沉冥莫問

西薫村千秋空復青
羅浮不可望鎮日紫霞封爾把金光草行
吟第一峰驚飆發薜荔驟雨泣芙蓉恐逐
仙人去青天跨白龍
汝去亦何速人生良已浮蒼梧一灑淚亦
石萬峰愁才或雲霞妬名非劍佩收知無
封禪草漢使不須求
五子中原得千秋僅一塵壯心何遠折吾
道盡堪悲大海東南去天風日夜吹獨留

龍劍在紫氣干間垂
長安曾落日爲爾抱瑶琴一鼓秋雲白滿
湘寒色深斯人遂不見是物可無音坐憶
龍門曲潸然淚滿襟
少別即成古相逢豈在今黄河難止注白
日似東沉天地冥鴻志文章逐鹿心悲風
吹大壑夜夜助蕭森
漢省空題柱文園早閉關生難看白髮死
豈負青山天柱浮雲色茫茫去不還背思

黄石俗萬一到人間
浮世誰能免如君獨可哀荒榛滿天地王
謝莽塵埃裘馬偏窮路江山不盡才更憐
擊筑者蕭索薊門臺

初夏夜同明卿元美遊張氏園亭

塵途忽到此世事頓相違月色輕隨馬松
枝亂拂衣相逢青滿眼丞坐綠成圍便作
幽棲得何須問釣磯
倏爾過山雨蕭然對石欄雙衣絺綌薄五

月薜蘿寒高竹翠難把新松秀可餐吳歌
况在耳真作故園看
一逕杳然入參差絶可憐古臺荒自出石
磴曲相懸林密難窺月枝高易破天誰能
吹玉笛吾欲弄蒼煙
太虛何必問一壑坐相收綺袖山形古藤
蘿石壁幽盃疑天外把人似月中遊莫作
還家曲翩翩不可留
夜色亂相射幽人那可禁天流孤月白庭

落大槪陰愁起千秋思能空萬里心長吟
一汗漫纖露下衣襟
聞島夷將逼湖州寄懷子與
吳已蒼生苦書仍赤羽愁風吹遠海立湖
壓太湖流鼓角天應裂鯨鯢日不收桃花
蘆荻色愼莫問漁舟
八桂登天月春來似綠林荊榛黃鉞入烽
遠白雲深百戰江山色千家隴畝心當年
一七首應或作龍吟

同余德甫吳明卿王元美再遊張園
爲愛林塘好頻從駟馬來僅戈三日別複
作一尊開橋憶寒衣草庭思待月梅昔心
還自許此夜重徘徊
畏客雙尊在船人一翻還浮雲去萬里明
涓更嬋娟細柳風成碧新榴夜失妍無能
永落夕心折薜蘿前
不盡山靈僻難持幽思潤星辰菰照鳥
雀一何喧竹葉傳金甕松花落石門危峰

一長嘯易蒲是崑崙
何處陽春調來同此夕歌地能燕市有人
狎楚狂多把盞青天墜題詩紫石磨一呼
去鶴題片語即江河
巫霧隔金掌長天轉玉繩夜驚群象遠狂
得寸心憑高樹歌能立危巖暗可登何當
謝塵綱日日白雲層
問余德甫病二首
浩蕩俱燕市蕭條自馬卿茂陵拾瑤草消

渴望金莖夕晏裁詩短秋雲伏枕生南樓
今夜月故向客愁明
獨擁青桂侶高臥白雲樓見爾能稱病何
人肯倦遊星河雙杵夕風雨七陵秋且莫
歌芝曲商山不易求
立秋夜明卿元美來集
塵心不自好歲序萃相催風起千門亂秋
隨二客來締衣雲共白紈扇月同開且莫
悲搖落吾慙作賦才

酒壬期晨漏風来破夕堦星辰盡戶小戀
好語庭深白服千年恩青天一夜心併隨
秋色動四顧起蕭齋

答明卿給事

世事憑誰問浮生得爾同有心俱欲折無
路不歸窮戰伐乾坤色安危將相功君看
鳴玉者楚楚日華東
蕭然雙鬢短莽矣百憂新白雪孤調世黃
金巧識人勢塵駭積羽心或急批鱗逐恐

風塵色難圖蘿薜身

明卿宅分得宮字

翩翩傲世者馬上落青楓把酒長安月殘
秋碣石鴻玄芝紛下蔡白羽急西戎向夜
寒起　漢宮

德甫明卿元美肯甫夜過時肯甫待
有使命矣得来字

借問此何夕秋高冀北臺浮雲萬里去明
月幾時来莫惜黃金盡其如綠髮摧悄逢

不成醉鼓角道途哀

聞子培又下第賦此寄之

憐汝不得意上書今又回秋風江色暮愁
見菊花開抱玉時堪泣投珠夜更哀薊門
看白鴈曾否故園来

九月驟寒二首

頗怪雷仍起還驚雪乍飛陰陽曾世變順
逆總天威白馬紛傳檄黃龍正合圍北風
休更急漢卒夜無衣

搖落一何甚西風起大荒黃霾吹欲立白
鴈急分行倚檻深看雨懸燈數問觴流離
滿天地茲夜不堪長

雪夜訪明卿病時有客因簡元美

伏枕寒仍亟傳杯深可停雪吹天地白山
擁薜蘿青耳目予今病浮沉爾非醒客言
能鼓瑟或恐是湘靈
夜色流燕樹寒霾失薊門予難歌白雪靈
豈妬清尊日月憑雙眼乾坤阻片言坐来

心萬里忽欲問崑崙

明卿宅同元美分賦得席上箏

一月破雲根千行碧玉新湘痕知有日孟浪豈茲辰酒對殊方夕盤留故國春吾將付風雨片片作龍鱗

賦得席上菊

一枝吾在把不必向籬東秋色近相媚寒香夜可憐酒來疑泛白燭滅似愁紅爲携懷袖玄霜下遠空

九日

九日吾家會逢憐骨肉歡一身懷橘子群弟把茱萸蜀道向愁險楚江今更寒白雲空在苒可得故園看

秋風

秋風吹萬里一夜遶扶桑落葉碎難掃孤鴻高自翔登樓來朔雨倚劍下胡霜關道榆關使飛書入建章

東皐隱居爲子與尊人賦

一逕斜臨水長汀曲抱沙古來鴻鵠侶雲上白雲家種橘開新溜尋芝藪落霞武陵溪不遠石壁有桃花

八月三千尺高樓第一峰瀑來飛萬馬石削起雙龍白日江華細朱霞海色封行歌秋更好散髮弄芙蓉

亦抱托人念其如茗水幽手携青玉杖坐老白蘋洲萬象秋如滴群峰日飲派太湖三百頃處處不驚鷗

避世亦何甚空山一釣臺幽人瑶瑟至雅子石門開白髮照秋水青天落夜盃近雲常五色或恐漢庭來

得子與離家消息

使者發湖干千山搖歲寒漁樵心或負烽煙鬢應殘青雀凌風立黃河落木霜貂裘須早御朔雪滿長安

懷李伯章

故園棲隱處何待爾爲[illegible]携手[illegible]翱向論

心到暮雲江湖變髮短日月兩秋分豈有同心者令予不念君

簡陳使君

父老書頻至瘡痍嘆未醒長懷閩日白雖照楚山青野兒猶離室河魚更入庖怨歌滿天地不遣使君聽

同明卿子與送別于韓元美席上得天字

春色何堪問關尊是別筵中原送二子北斗散高天薊日愁難緩吳歌泪與傳千山分馬首那忍遂揚鞭

得元美書

展看春何在吾徒日轉孤屢書心盡折一字眼堪枯未測皇天意其如壯士圖自知寒色甚不敢怨明珠

既賦金山篇寄子與復系之此詩

寄尔金山賦登山莫白歌恐驚明月去其奈白雲何夜棹鯨波急秋衣蜃氣多憑誰

憑撼落滿吳江河

同峨伯夜過助甫得鐘簫二字

以我天涯泪洒君寞下松寸心燕市筑雙鬢薊門鐘明月還依馬浮雲欲作龍相思如有贈慎莫問芙蓉

萬柳催吾別孤槎去國遥 主恩還劍珮春色豈蘭苕白雪寧誰和黃金任爾驕美人從此隔忍聽廣陵簫

發京

十載侍青瑣殘春出薊門浮沉原宦計遠述德 君恩芳草愁邊綠燕花泪共繁孤心似列宿常傍太微垣

長庚純一亭隆既別憶之

一別不自意茫然空復愁孤舟仍盜賊多病已春秋明月一江遠故人何處樓風塵雙泪眼為我寄滄洲

渡江

秋風高不極破浪片帆輕鴻鴈銜沙起蛟

龍傍檻鳴愁人芳草遠落日一江明十載
風波事茫然空復情

渡江得子輿書

亦有華陽在誰其汗漫遊書傳天目雨客
到秣陵秋江遠芙蓉細山低蟋蟀幽懷
吾不淺直欲醉卅立

句曲七夕大雨不得子輿消息怪之

七夕憑誰問雙星奈爾何刼來行暮雨早
已失天河不見停梭去寧知乞巧多盈盈

一水者人世更蹉跎

江上聞明卿量移南康二首

復得南康信匡廬遂爾徑詩仍官長罵名
或簿書強暮雨湘潭近秋風楚塞長江流
如可返為我到潯陽

西望楚天碧茫然空暮霞寸心隔江海雙
淚滿蒹葭白鹿誰為客青山尔即家武陵
溪尚在不必種桃花

燕子磯

解珮推蘿薜函關凌紫氣乾坤雙眼盡南
北一江分糜鹿依秋草牛羊下夕雲瑤華
如可拾即此好遺君

答五岳山人見寄

片雲何處至為爾獨依依寄我青山賦悲
愁乐石磯九華明月在五岳幾時歸蕭索
長途客玄霜未授衣

南陵道中聞閩寇

到處蒼生淚那堪白羽驚寸心折淮海群
盜駐延平客有杞人抱誰其溪吏纓百年

雙眼在可得見休兵

門人 林朝聘 黃才敏 莊望棟
黃中 朱應遇 謝□符 同校刊
趙日新 陳汝揚 劉克曾

春日

帝里頻看柳色新，那能金馬坐沉淪。誰家羌笛吹明月，無數梅花落早春。群盜烽烟騎更急，五陵冠蓋相親。故園歲寧滄江上，腸斷孤舟起釣綸。

送人還楚

薊門搖落朔雲秋，兩去千山落日愁。白髮行藏孤劍在，青楓舟楫大江流。楚人昔有懷沙怨，湘水今還鼓瑟留。念我好傳鴻鴈曲，月明應醉庾公樓。

寄趙山人

別來音書何太稀，寒內月日秋鴻飛。青山一去誰消息，白髮雙垂今是非。歲月稱窮詞客路，薜蘿難負楚人衣。故園剩有滄浪水，寒雨江楓吾賦歸。

省樓春集

朝來鳴珮散長安，漢署千花覆石欄。把酒逢君歌北鴈，上書有客佐南冠。萬家芳草悲春暮，三月高松過雨殘。欲寄愁心與白日，浮雲滿不勝寒。

午日同于鱗子與集公實時值雷雨

薊門芳草逐人來，午日新蒲對酒開。沉陸揔為方朔侶，懷沙獨惜楚臣才。人間魍魎雷堪走，海上蛟龍雨不回。夜半浮雲難去女，更堪孤角鳳城哀。

秋日寄袁二丈

清秋何處問吾廬，落日他鄉淚滿裾。胡馬頻年為客計，塞鴻八月故人書。白蘋江上共誰把，紫蕨山中好自鉏。只恐凌雲稱賦者，漢家久矣待相如。

送施明府之蕭山

馬上秋風吹綬纓，送君千里越中行。芙蓉落日微誰語，楊柳寒江非世情。群從刑書

仍北向頻年將相議南征何雲孜年今看
女莫問飛鳧向　帝京

二月三首

二月春華滿鳳城萬家楊柳共愁生烽高
紫塞愁都護詔下甘泉議北征昨日羈縻
胡市馬西風蕭瑟漢臣纓環衣玉札殊恩
深早把勳勞答　聖明
劍門芳草滿長灣是處黃金不可無西入
羽書三輔急北方龍氣七陵孤　天王按

劍思臨塞大將觀兵豈係胡報主發時今
更勿敢將心寄問江湖
聞道元戎出帝畿斯看遼邏羅軍威漢金
百萬朝通使胡騎三千夜解圍遙上烽煙
何日定山中麋鹿討余非肉來天遠高舉
問徒自燕雲滯客衣

寄許殿卿

聲名歷下共平何海岱秋雲幾度過燕市
黃金圖駿少齊人白石飯牛多山中夜賦

深風雨醉後春衣泣薜蘿　聖世才賢俱
近幸碧池芳草待鳴珂

寄沈二丈

長劍短鬢近何如湖北湖南定卜居琴裏
茂孤中散曲池邊風雨右軍書秋來雙遷
誰憐菊月下清尊自摘蔬舊日綸竿還好
在豈能終負楚江漁

寄懷子培舍弟

故園春草日依依別後池塘今是非明月

江樓頻憶弟清秋塞雁一沾衣病多客枕
餘芝术書去名山問蔽薇闈道露洲蘅水
潤可憐鷗鷺滿漁磯

省中齋居貽于鱗子與公實元美四

北部

向夕停珂省閣幽吏人猶自進奏案蓬萊
雙闕金莖遠閶闔千門紫氣流明月在天
麾命駕白雲垂户好登樓明朝獻賦甘泉
者漢時秦祠非昔遊

送熊守之太倉因使省覲
羨爾新分刺史符南方千騎亂平蕪瀟湘
天闊春歸楚震澤風高曉入吳父老幾年
憂戰伐使君到日問樵蘇薊門舊侶能相

憶八月雙鴻起太湖
吳明卿席上有賦
陌上黃金俠者遊薊門春草暮堪留一尊
破爾青山夢萬里懷人落日愁鷓鴣昔悲
湘客賦鷫鸘初典漢臣裘酒闌忽聽孤笳
起腸斷胡雲出塞秋
望蜀
華髮蕭然寄一官于今蜀道更艱難北來
戎馬應看劍南去蓴鱸好掛冠楊柳豈堪

巫峽暮蘼蕪空對錦江寒東山舊日饒書
札夜夜燈前拭淚看
送胥明府謫潡杭州
匹馬天風聽暮笳論歸尚醉故園花尺書
在袖逢江鴈萬里揚帆似漢槎帳下談經
餘背蓊湖中對客半蕉菖錢塘歲歲春堪
卧莫憶漁竿送玉華
送方行人使曾還蜀
仙吏朱衣下紫霄天書親捧翠微遙梅

花一夜飛羌笛明月千山護使軺魯甸王
程逢鴈盡劍門鄉思聽鷄銷送君雙淚悲
游子白髮清江正寂寥
得黃山人書
昨日傳書到漢京幾年為客向江城懷人
夜雨孤尊在聞爾秋霜兩鬢生半世行蹤
頻倚劍各天消息一談纓何時共逐華陽
侶手把芙蓉對月明
寄馬明府

秋雲何處寄相思華髮知君滿面垂去國
柴桑陶令醉還家薏苡漢臣悲竟無尺素
傳朱鯉或與仙人種紫芝一自滄江分析
柳十年搖落鹿門期

客舍新遷有賦

如何一別淮南桂竟日淹留冀北花九塞
烽煙仍抱病三年京洛屢移家人間歲事
催黄鳥江上春衣阻赤霞骨肉音書常不
斷白雲依舊是天涯

送陳使君還楚

使君匹馬向河梁此去江鄉即帝鄉楚客
多才見鷄起漢旌何日渡瀟湘山中杜若
迎新綬渚上芙蓉念衆京洛交游俱近
幸遲君秋色賦長揚

寄陸子和

江門一別又秋分何處風煙不憶君人客
衣裳鶴自結舊游尺素鴈為群十年世路
彫青鬢三嘆斯人臥白雲羽翼南溟最相
近未須重勒北山文

送陳生南還因寄江鄉游好

薊北秋高趣夕烽送君南去楚雲重市中
五斗新豐酒醉後三千長樂鐘耕隴未須
悲燕雀涉江何處採芙蓉寄言舊日煙霞
侶曾不天台訪赤松

送李虞部之杭州

一尊晨散帝城游萬里江雲擁去舟楚國
芳荃難汝別薊門朝雨為誰留萬家烽燧
胡纓夕八月蒹葭海戍秋使者無須頻北
顧浮雲何處不堪愁

除前錢惟重夜至

朔雪千門擁騎過西風積落罷鳴珂愁邊
鴻鴈中原去眼底龍蛇異路多閱歷豈無
胡馬策江湖真負楚漁歌衣簑歲暮吾將
換好與青山長辟離

旅懷二首

邊塞風高鼓角哀浮雲終日去燕臺百年

月鴻書隔歲來錦水即從
巫峽出青山定向劍門開獨傷人事多留
滯萬里俳　裴廻
客計年來尚卜居楚江漁父意何如茂陵
肺病長卿賦漢帝心知賈誼書天地一身
惟淚　烽烟雙眼正愁予秋風萬里吹南
國叢桂花開滿故廬

寄陸長庚

天涯一自失論文豈有同心不憶君孤客

逢秋悲薊草尺書經歲阻江雲清時易別
煙霞路明月難隨鹿豕羣使欲投簪滄海
去兵戈消息不堪聞

韋氏池亭四首同于鱗子與元美賦

城上春山並騎來曲池芳草好傳盃鬱碧
水淨窺人立燕雀風高逐岸回
玄草在帝京三見紫薇開吾儕
賦惟爾臨岐候吏催
洞過林塘花正飛高松細石俯漁磯扁舟

明月堪長往萬里滄江胡不歸猿鳥經秋
分客淚薜蘿他日只吾衣相逢未可輕相
負一到紅塵事事違
東來常曲解春濡碣石華陽望不孤萬里
天風吹短髮千家涼雨颯高梧青山抵負
漁樵問玄鳥深知日月徂一醉殘邊濯吾
足却疑身世郎江湖
出門駐馬飲平川爲爾徘徊下夕煙捎珮
不堪芳草暮沾衣吾得紫霞篇漁陽戍鼓

東何急易水悲歌昔所憐更欲開尊待新
月浮雲容易妬嬋娟

寄陳使君

春日春風太可憐憂懷別緒俱茫茫江南
滯淚望松梓冀北花鳥空雲煙鶯鶯聲解
仙子珮蓼莪應憂門人霜袖中尺素向誰
寄不見雙鴻飛暮天

西來

西來秋色滿燕山昨夜平胡使者還白羽

寳黄 竹班竟何漢

辛屯青海難信班生老玉關聞説單于頻
出獵相逢馬上看刀環

送王參軍之横州

中原落日怨離群萬里關山路又分亂後
誰為驃騎使征南吾憶伏波軍湘妃班竹
行秋雨帝者蒼梧起暮雲銅柱高標猶在
眼好將勳業答明君

諸子夜集

鳴珮朝來散紫宮相逢意氣為誰雄一尊
醉憶江湖上三月春殘風雨中消渴文園
臥司馬題書碣石問寘鴻青山南北晉將
往背向人間泣路窮

雨中得家書

走馬歸來稍自寛愁邊蕭索漢庭冠葵搖
不落竹枝净風雨頻牛六月寒客到庭階
驚自出書傳兄弟淚難看兩鄉白髮關河
阻日日江鴻愧羽翰

再寄朱二丈

高秋搖落薊門城萬里相思對月明人在
蕪蔞歌白苧病中風雨望金莖關山尺素
時堪寄南北孤鴻暮不征聞説子雲能獻
賦長楊羽獵古今名

人日東揚子

游子頻年棲漢庭又看春事落階蓂乾坤
雙眼逢人日江海無從逐客星病起鬢毛
知汝白愁邊楊柳為誰青風烟況復音書
隔向夕征鴻不可聽

寄懐趙子除

當日相携十二橋寒江東接廣陵潮青雲
客許龍門策明月誰家鳳女簫々別書來
愁鴈鶩故園秋盡憶蘭苕長安新柳黄金
色遲爾看花匹馬驕

送人歸淮南

燕市六月芳草班落日忽驚游子顏騎發
邯鄲逢趙璧雨來桐柏近淮山黄河日落

士仍急滄海東南浩不還秋到正逢叢桂
色王門諸客共誰攀

春興八首

往歲含香紫禁東千官環珮散天風茂陵
病逐樵人去淮海春殘桂樹叢宦計雲霄
惟散馬　主恩日月在冥鴻簡書使者江
亭滿可得相逢問漢宮

滄洲生事起無綸蜀使西來淚滿巾萬里
書傳巫峽雨幾時歸倘楚江蘋青猿知在
關山聽白髮應催日夜新人世百年堪俯
仰薊門一別五經春

遙傳塞上又徵兵使者飛書入漢京邊馬
不歸青海戍朔雲常斷玉關纓七陵松檜
令開府三輔河山夜勤營自是群公能策
虜即看赤羽莫深驚

建業春雲咫尺看雲中宮闕舊長安　壽
陵只在鍾山上紫氣遙憑白日寒劍珮千
秋還夙吹關河四顧自龍蟠至今父老談
神武匹馬倚書定契丹

石門草色度春稀愁裡春花滿舊廬計吏
徵求那太急蒼生頓頓竟何如黃河北注
魚龍泣赤壤終年稼穡虛天上近傳優恤
詔可能一夕起樵漁

中原五子送將歸十二峰頭拾紫薇別後
何人鸚鵡筆書來念我薜蘿衣邗溝明月
行將鴻鵠天風高自飛南北歧途兩無
賴江門烽火照漁磯

高楊亂石把雕弧有客頻過問杜圖落日
中原停萬騎悲風萬里下三吳臺前麋鹿
秋相泣海上鯨鯢夜自呼聞道中丞新授
命急將戎馬救姑蘇

司馬提兵夜渡河羽林諸將擁雕戈吉山
一戰殘華鼓落日千家泣綺羅盜賊似聞
能漢語東南何地不吏歌浮生轉覺江湖
窄難把衣裳任芰荷

江村

西風朝散漢臣班萬里江村一夜還題柱
聲名空盡省掖芝歲月有青山烟開曲水
鮮垂釣日用茶梧不掩閣直欲天台拾瑶
草何人避我白雲間

寄顧継一時客于揚

白君去矣湖之濱日夜湖南生白蘋江雨
千家任伏枕滄雲白尺堪垂綸書傳孤鴈
正明月病起空山愁暮春飛花流水可避
世武陵樵者今何人

寄袁二丈

孤鴻不到海門煙別後音書動隔年江上
暮雲空復好湖南新月爲誰圓懷人竟負
看梅曲卧病長歌采蕨篇咫尺山陰飛早
雪可能一卜剡溪船
九月寒花照客盃故人何處獨登臺霜前
好與青楓落秋色能照白鴈催鼓角孤城
猶自急干戈雙眼共誰開知君近有江南
賦千古淵知庾信哀

同子與使君登文游臺臺在高郵

何處星槎使者廻孤城寒吹共登臺湖間
明月雙珠出雨後青山萬井開錦石汝從
天上到觀濤誰更廣陵來越吟楚曲俱搖
落江左新聲鼓角哀

趙山人至

千汀垂柳暗江村江上何人到石門倚杖
年華垂素髮登樓雨色滿清尊驟雷似有
蛟龍怒落日愁聞豹虎喧只此無兵堪結
侶未須楚水問桃源

贈凌文學

有客問予青鸞洲當年遇汝滿城秋一尊
樓閣短簫發十里芙蓉片片留別後音書
不肯寄袖中白璧何所投明朝江路嘆遊
子莫遣霜華盈敝裘

拱極臺

高臺岧　眺中原臺上空驚夜色繁人生
千峰明月裏天垂列宿紫微尊秋衣薜荔

真吾計千歲漁樵亦　主恩即欲尋仙向

五岳烽烟猶岂滿江門

萬里

萬里青楓迷素秋千門風急楚雲派江南

涕泪重城急海上親朋暮角愁西入戰烽

迷漢騎年來漁父失江鷗寄言諸將須深

策早把新軍駐石頭

待元美不至

書來有意問滄波穿赵榮門撫舊柯孤楫

中流楊子暮白雲西去秣陵多雙龍一別

冬風雨五十相逢今蘚蘿苔語湖邊袁勁

者好尋蝦菜待君過

誰傳消息到湖西欲來不來空杖藜昨日

石門開枳橋早時孤艇散鳧鷖愁人坐草

戎戎短帳客清夜夜揚二十四橋今寂

寞不應重為王簫迷

真州

十月秋城鼓角哀悲風搖落此登臺山形

岧嶢千虹立濤色東驅萬雷開日下白雲

鐘阜起江南紫氣漢陵來臨流推爾鯨人

語一夜乘潮能百迴

寄茂秦

與君秋別薊門鐘每見秋雲不可從雜佩

相貽紉蕙芷美人一水隔芙蓉月明江上

歌梁甫病卧山中擬蜀龍盡道漳河成獨

往十年高咏在青松

送人南歸

楚天搖落欲何之把酒青門泪悲漢署

昔題金馬賦淮南秋問桂花遂家客夢

寒蟬急去國君恩白髮知歲晚衣裳仍好

製扁舟隨處有江蘺

贈吳子

廣陵城西江可憐廣陵城北草芊芊余嘗

泊鴈歌明月爾客昆崙今幾年湖上一篙

開橘柚人間雙泪墮蟬娟相逢總是淮海

侶莫負秋風桂樹篇

寄李順德于鱗

憶爾狂歌滿帝京春來紫綬寄專城漢庭
詔下二千石良吏人傳卓魯名日落盧龍
塞朔騎風高涿鹿斷胡纓寨帷定有江門
思碣石青天是舊盟

暮春

莫向桃花又問津只今已是武陵人經旬
芝朮還歌枕細雨林塘不住春一入青山
踈故舊千秋素業在沉淪湖邊似有漁舟

路急與秋風長綠蘋

江上秋高有懷京洛舊好李王南北
梁謝飄零獨予與明卿在焉俯仰傷
情賦此寄遲

荆高一去燕市虛獨留爾輩空躊躇黄金
之首今安在聲節悲歌今自陳千古英雄
堪俯仰一朝聚散有樵漁江山南北秋華
澗腸斷孤鴻八月書

寄袁三子敬

去年握別楚江流一夜新霜擁去舟人隔
蒹葭滄海暮書來風雨白蘋愁茂陵消渴
還稱賦明月聽砧銷倚樓知爾詞華千氣
象于今莫厭鹿門遊

雨中聞島夷消息太劇

一雨滄江起杖藜愁邊芳草正萋萋天門
石裂雙雷下海國烽高萬象迷百戰蒼生
鮫室裏頻年赤羽鳳城西謝安莫爲東山
望昨日徵書到會稽

二月五日

今年春事何太遲二月五日寒如綠細雨
忽見芳草色猜雲猶護梅花枝鼓吹長江
日夜急羽書巡馬東西馳天騎人事且如
此忍向青山歌紫芝

送太史李公還朝

楚江二月送朱輪江上千家長白蘋宮錦
尚留叢桂色仙舟不住廣陵春雲間鵷鷺
含香入日下夔龍佩玉新一自周南歸太

夾石渠視草更何人

北去樓船向紫垣長途芳草日開樽漢房秋門仙人掌方朔才高金馬門群盜兵戈無上策蒼生傾額潙中原安危將相須公等宵肝于今獨　至尊

酬沈二山人

夜夜西風吹客纓江湖咫尺有離情高秋伏枕黄柑盡明月懷人白髮生兩後桑麻頻入寇年來畎畝只談兵亦知已作滄浪伴未必深山好避名

顧一夫夜集

江上草堂開夕陽寒波十里即滄浪西湖客到霜卅雨故國鴻歸昨夜霜一別莫殘胡馬後兩秋書隔楚雲長相逢斗酒且沉醉草

懷公實

梁鴻一疏向燕漁予亦歸來掃敝廬青笠孤舟空自遠黄金大槊竟何如桂發誰海

秋移病草碧蘿浮夜若　青三十六峰明月裏相逢亦有紫霞杯

席上贈劉一丈舜石

滿目甚蘼青不收別人月日問群鷗尊前細雨千峰暮天外明星萬樹流歲月豈能殘楚佩行藏且莫問吳鈎憐君空抱蒼生策一別江門四十秋

早春寄明卿舍人時以使事還楚

胡南湖北春氣鮮渚鷗沙鷺何翩翩梅花千嶂暮不落芳草雙江寒可憐漢使近持金馬節楚漁難別洞庭船醉來偃蹇三湘裏更是何人白雪篇

過揚州

湖上行吟落日邊　蕭索倍凄然燕城舊識參軍賦玉樹　帝者篇隋苑雲殘楊柳色邗江夜斷荻蘆烟可憐白舫青裳者尚有漁歌似昔年

青楓滿目生悲涼二十四橋空石梁明月

正簫何處聽寒江秋草爲誰長西雲獨照
豈翁谿古道頻吹北若杳世故谷愁那有
極欲憑尊酒問無楊

真州謁文丞相祠

文相祠前楓樹丹真州城外淡波瀾千秋
不盡中原淚此地眞成故國看一自燕雲
孤騎入至今龍氣大江寒客游莫聽汀笳
趂白日青天處處殘

春日

春風冉冉吹山亭春日娟娟迴翠屏涯崗
又見桂枝發江洲重入蘼蕪青落花流水
去杳杳石泉飛雨寒泠泠愁來昔卧茂陵
病寂寞雲霄空客星

冬至夜高子明陸子和子培舍弟集

小館

孤夜羣星聚此筵寒梅細石晚相鮮兩儀
消息還長日雙鋏追隨自昔年人世歲華
空鬢髮江門戎事正風煙哀時詞客無今

古久矣吾悲庾信篇

得元美書

江上孤樣憶送君薊門消息阻秋分驚風
萬里吹胡鴈錦字千行墮楚雲近極頻須
龍武詔東吳新出伏波軍漁樵舊業無須
問處處青山泣紫氛

懷余德甫北部

一別垂楊秋又分楚材原自豫章聞七陵
寒吹歌明月列署秋衣生白雲病乞薜蘿
空復遂日看麋鹿遂爲群尺書未報燕南
使何處聽鴻不憶君

諸子夜集因寄長庚

萬里西風吹急湍薊堂幽事起憑欄客尋
玄草頻捐佩醉倚青松不著冠漁父暮歸
雙艇急鮫人夜語一江寒聞君已作滄霞
侶石上瑤華只自看

七夕

今年七夕又山家散髮孤吟到暮霞天上

簇星罷織杵湖南斗酒出燕殷白雲中夜
来江色紫薇清秋長石弄萬里天河寒在
兜河人只尺問仙槎

寄錢惟重時以使事還吳

又為持節滿湘回三吳消息愈堪哀蛟螭
盡飲太湖水麋鹿又上姑蘇臺組練微兵
迷百戰艱危報主須群才君看戰底紛紛
者躍馬卧龍安在哉

得方山人書

憶昔同登冀北臺黃金議爾入燕才三秋
消息胡雲斷十月音書楚使來落日中原
猶作客扁舟滄海負停盃青楓莽莽孤鴻
暮何處臨高首重回

予與枝書約訪山中賦此以待

聞君遠別薊門樓錦纜牙檣漢使舟昨日
書来桐柏水西風病月廣陵秋霜前鴻落
帶相問江上龍歸空復愁昔者淮南招隱
後幾人能問桂枝幽

病起

病起蕭然一鶡冠年年春事鹿門看長堤
芳草愁邊綠落日梅花笛裏寒吳使傳書
多戰伐楚人貽佩只椒蘭武陵稍隔滄浪
水遲爾秋風把釣竿

頻年

頻年客淚滿蓬蒿是處生涯一羽旄漢詔
北来戎馬急楚江南去陣雲高三軍歲晚
遮蘆角諸將秋深損戰袍百計艱危君莫
問賓衣此日聖躬勞

袁二丈夜訪山館劉一丈偕集二首

湖北湖南落日斜靜来題竹野人家自言
海上多秦石始信河邊有漢槎且酒共聽
今夜雨江梅曾對十年花別来玄草今人
似容易秋風老歲華

石門寒雨永孩宵多病文園起寂寥也分
白頭仍進履相逢青眼自垂髫時来蕭艾
徧多色歲晚魚龍何太驕偃蹇揚雄終寂

賦西風莫問赤城樵

得明卿還京消息却寄

憶向孤帆落日遥洞庭秋色莽蕭條幽蘭雜佩湘君贈蒼雨高唐楚客驕方朔已歸金馬詔枚乘空賦廣陵潮悲歌舊侶相逢日何處胡姬醉紫貂

孫子非過訪

四海賓朋舊不疎可憐蹤跡斷樵漁白蘋客到秋江雨赤鴈吾愁隔歲書湖上一尊停夕吹山中十日把寒裾知君即草明光賦空有相思到敝廬

蜀道

蜀道之難自古今豈令華髮獨能仕思家多少玄猿淚觧綬徘徊赤子心秋落舟航巫峽險人言風雪錦江深坐來萬里誰消息明月關山處處砧

渡河

孤舟東望淮水潯長空搖落千樹林關塞蕭條紫極遠魚龍寂寞黃河深中流䲭鼓起還色萬里天風吹夕陰懷抱鬱鬱復為客白石浩江違寸心

舟夜夢覲一丈

呂梁之水青石礎中天寒月何霏微梅花寂寞有誰賦芳草飄零胡不歸江海故人忽入夢英雄白首空霑衣明朝襟袖有天素安得雙鴻雲際飛

登景山落霞亭

雲後登山落木繁朱霞猶自出天根奇峰斷石頻停馬絶壁枯枝亂掛猿花樹千秋懷舊國浮雲何處望中原蓬萊東去青為遠吾欲乘風叩日門

搖落青楓此上臺石門雙璧倚崔嵬河流南注崑崙折龍氣西肴芒碭推十月木棠寒杵急孤城睥睨暮笳哀故山麋鹿還誰主楚水淮雲首重回

南北湖夜泊

落日孤舟下石梁蒹葭寒色起蒼茫青天
忽墮大湖水明月長涵萬里光中夜鷓鴣
迥朔氣南來鴻鴈亂胡霜他鄉歲暮悲游
子淚灑時時滿客裳

宗子相集七言律詩卷之六

門人 林朝聘 黃中鸞 黃才敏 朱應湖 莊望棟 謝符 同校刊

同余德甫王元美夜集明卿得何字

長安花落奈春何夜夜春亭載酒過駿去
難逢燕市骨鳳衰重聽楚狂歌青天短髮
垂今古明月孤筇散薜蘿醉後莫言歸騎
晚浮雲猶自滿關河

天壽山一首

匹馬千峰曉度關相逢俱是紫宸班帝
宮閶闔開今日天柱華夷見此山萬里鴻
七言律詩六
歸滄海路七陵龍護白雲間漢家原廟松
楸古夜夜西風吹珮環

送劉武庫使雲中便道還楚

使君西問王關道關吏應知紫氣流三晉
塞雲停漢節七陵斜日覆吳鈎馬廻塞北
青楓老人到湘南紫橘秋一醉洞庭明月
裏可能不動薊門愁

送黃先生之江西

帝城楊柳何陰陰送客城南傷客心片帆
斜掛九江碧明月一曉三楚深叔度西遊
竟何意梁甫日暮空苦吟高原忽憶美人
遠愁見滿山楓樹林

寄贈子培赴試

秣陵佳氣即蓬萊湖上孫忱幾日開謝草
常生康樂賦吳雲重見士龍才鵷鸖新翼
江風起鴻鴈天書秋色來萬里風烟頻極
目遅君匹馬郭生臺

張肖甫初至七夕同諸子酌之張園

細雨林塘花氣流長安片碣即丹丘羣公
解佩山雲起七夕開尊桂樹幽匕杵聲殘
河漢語紫簫吹落薊門秋乾坤此會誰能
負吳楚兵戈日日愁

同元美夜集明卿値雨

秋雲此日滿長安祁肖相逢不夜闌風雨
驟隨雙騎到薜蘿況對一尊寒愁心獨有
中原在俠氣君從北斗看戎馬關山餘涕

淚十年空負漢庭冠

送嚴博之浙

憐爾頻年任金人攜雙屐下江湖向人
白髮將折短作客青山夜夜孤賦裡秋雲
廻鴈蕩愁邊明月失龍珠燃藜起草聲名
在未許嚴陵問釣徒

送張肖甫奉 命督租閩粵

高天落日照中原匹馬凌風出薊門赤羽
頻年荒稼穡蒼生何處問雞豚七閩雨雪

王程急百粵樓船 帝使尊長孺不妨仍
矯詔寬租曾識漢庭恩

武夷西望即羅浮南斗雙垂寒不收使者
珮環青桂色山家鐘磬赤霞流投鞭滄海
龍堪赴掃石天門鹿並游知汝未能深結
隱乾坤烽燧使入愁

答明卿齋居見贈

紫微夜禁建章開 聖上親祠太乙迴禁
月仙門龍馭肅宫雲五色鳳笙來金莖秋

洛仙人李白雪歌殘楚客才莫謂汾陰能
獻賦漢皇當日問蓬萊

寄于鱗

請郡當年意若何使君猶自滯關河客游
五馬黃金餡書占盧龍白雪多千堞戰烽
迷碣石萬山落木下滹沱建章凝爾朝天
者芳草春雲聽玉珂

與明卿對月得山字

與君共拾長安月照我千秋壯士顏中夜
玄猿猶自泣西遊黃鵠幾時還玉關戍客
仍刀斗石室仙人空珮環便欲乘風凌汗
漫浮雲何處是天山

送許先生之任

南去孤帆逐塞鴻一尊寒雨薊門東鄒
鄒客明珠在作賦梁園白雪工日落瀟湘
舜太岳秋高荊楚過新豐長沙不必嗟留
滯賈傳聲名自漢宮

送人之河南

匹馬翩翩不可留乘楊醉色滿神州千年
詞賦人遊洛十月關山雪滿裘翠壁天開
中嶽色黃龍日抱大河流知君萬里中原
思不到長安舊酒樓

送宋邑博之滎陽

當年赤帝困滎陽使者黃金討獨長一自
關山盟白馬千秋楚漢只乘楊君今忽向
大河曲懷古行歌明月光華髮傳經知不
恨相如詞賦重遊梁

徐子與至京夜集

去年握別贈江蘺今日相逢又桂枝越使
樓船聲盜出漢家簪紱五陵悲關山烽起
秋仍急鳩鵲雲寒夜不垂莫向天門歌白
雪人間楚曲正堪疑

再集子與得山字

匕首胡霜照客顏相逢俠氣滿燕關荊軻
西去此其華易水東流不可還天地只今
飛赤羽江湖何處問青山悲歌忽憶行歲

討為爾雲霄慰珮環

寄贈姜使君二首

搖落西風舊紫貂一朝歸去遶山樵郡中旌旆愁相失道上豺狼任自驕三楚白雲停滯泪九江秋月引蘭苕北來父老頻相問或有徵書自　聖朝

徵史當年罷節旄西風卧病廣陵濤空亭獨對開名酒落日相看贈佩刀彭澤千秋樵徑在匡廬卧夜客星高尓家最近瀟湘

渚莫為時人著楚騷

送卞從事之廣東

長安落日照胡纓君去才高從事名匹馬關山衡薊雪五羊人吏識江旌署中夜牖芙蓉暮海上春衣翡翠明驛使廣陵如可到梅花今滿粤王城

送唐參政之山西

搖落西風舊漢冠當年奏草近琅玕朝辭燕甸胡霜闊春到龍門朔雪殘行省紫微

靡定夕嚴關亦越萬峰巢使君頻擁旌旄出多少磨援夾道旁

同諸子夜集德甫

華陽之館雲參差誰其召我金屈卮出門寒月一何白握手明星薄欲垂有客自夏鷓鴣筆為君獨把珊瑚枝相逢今夕且意氣世路風塵安可期

送玄陽山人歸吳

高楓搖落薊門遊把酒青天夜倒流世路

百年孤鳳曲霜華十月滿貂裘去燕寧為黃金盡過趙誰能白璧留君到故園春草碧姑蘇麋鹿正堪愁

同子與明卿元美席上賦別于鱗得雲字

使者衣冠凌紫氛五陵春色坐紛紜中原獨洒燕茂泪落日相逢緤鶴群求夜列星無薊野西方千騎郡胡雲太行咫尺愁風雨何處晴虹可贈君

送王比部之呂梁

南望黃河亦北注呂梁之水如奔雷飛流萬里崑崙下急峽千峰日夜摧漢署君為滄水使徐方人識濟川才登臨莫作觀濤賦恐有魚龍處處哀

席上同明卿送孫子升得春字

二月逢君帝里塵一尊且為駐征輪長卿白璧誰留趙李子黃金又上秦短劍不開閶闔雨孤舟猶及廣陵春江門十里垂楊色莫把特名負釣綸

送趙子隆下第南歸

閶闔天高急暮笳一尊芳草又天涯短衣孤劍且辭國駐馬聽鴻日憶家淮浦當年曾桂樹楚江三月正桃花君歸好擬長楊賦豈向西風問釣槎

送李僉事入浙

送別都門金孱扈使君去矣問青驪劍分紫氣星辰在裘上霜華日夜吹南北何書

猶未息中原豺豹爾何為江頭諸將勞詔訊百戰勲名孰肯垂

席上同子與德甫伯倫送別明卿給事赴謫豫章得書字席上賦

柳色千門照別袍片帆西去是匡廬洞中日鹿知誰待醉後青雲任爾疎落日蕪葭三楚客高秋風雨九江書漢庭多少夔龍在獨有文園負子虛

元美自塞上歸暫駐城西攜酒出視

重來握手薊門城落日悲歌淚滿纓使者關山愁綠草人家霜雪暗金莖尊開片石雙蛟下電走長松萬馬鳴此夕相看不成醉明朝白髮為誰生

同李伯承比部夜過況吉夫膳部得真字席上賦

陌上鳴珂散紫宸相逢意氣轉相親清缺字細菊堪銷夜走馬傳書易隔旬九月衣裳同在客千江烽燧遠愁人憑君莫灑憂時

淚無數秋風白髮新

荅方懋藩見贈

十年來馬薊門烟一日逢君北斗邊念我遥傳秋夜曲開函半是白雲篇歲寒蘭芷猶堪結雪後琅玕倍可憐開說詞臣俱近幸楊雄何日賦甘泉

九日陪祀

山陵二首

九日山陵木葉丹北来秋色抱長安天開紫極羣龍起月照蒼梧萬騎寒總壁正當胡馬路西風不落漢臣冠青黄黄菊年年事誰擬今從北斗看

捫蘿直上最高頭萬里蒼茫生客愁白露衣袍千嶂夕紫微環珮七陵秋月明遠塞知胡道風急長楊恐 帝遊天末彩雲如有意至今常傍翠華流

大雪張助甫席上同子畏賦得胡字

一夜西風吹大都相逢朔雪滿長衢衙泥匹馬時時立入座寒雲片片孤萬里長途驚白髮千山一望斷蒼梧可憐漢卒無衣者猶自持戈夜備胡

送萬公子歸豐城

青袍綠鬢藏琅玕歲晏趨庭去住難 帝里佩聲天外盡豐城劍氣斗間看尊前明月雙鳬暮江上梅花一騎寒共說甘泉能獻賦春風明日滿長安

和宋主客冬至雪後早朝

茲年茲夕又春陽千騎朝天總建章金馬旌搖蒼佩入銅龍高傍紫微翔斗間雲氣垂鳷鵲池上星華滿鸕鶿何處詞臣歌白雪知君此曲自三湘

寄贈王侍郎時總戎薊鎮

相國提兵驅紫氣年來羽檄罷紛紜千峰夜戟吹胡雪萬里秋笳斷薊雲驃騎長呼遼左戍單于三折漠南軍麒麟錯落尚書省青鬢歸來奉 聖君

待元美不至同吳峻伯席上賦

塞上音書胡不傳遲君明月嬋娟袖中芳草寒相負馬首梅花春自憐孤角千家滄海戍故人雙鬢薊門煙塞惟莫訝星辰亂知我行吟入斗邊

况吉夫席上留別高伯宗吳峻伯江正叔李伯承張子畏諸君得西字

相逢春草忽萋萋何限離情落大堤楚客朝來歌白雪胡奴星下問青驄一尊明月愁環珮孤禕積雲入鼓鼙縱有武夷秋可寄天風不到薊門西

上巳夜汪正叔宅留別諸君得寒字

三月三日開春盤入門解珮聲珊珊晉人曲水空芳草楚客征衣自澤蘭明月萬家沉鼓角銀河千尺墮闌干酒酣莫遣離歌歇滿目江湖颯雨寒

答子與見贈

徒汀烟雨怨春芬即有梅花難寄君客討賦悲玄草亂後江山斷白雲莫羨慢亭霞

歎危羣盜在　主恩流落七閩分古來詞

不曉恐應先駐伏波軍

扁舟憶爾阻江濤江上憑誰問楚騷碣石字雖雙鬢短武夷曾憶片雲高芙蓉歲暮堪垂縱嬾遍山深有佩刀聞說烽烟今滿眼可能一慰　聖躬勞

夏日得袁二丈書

浮雲望斷滄海邊尺書西來誰與傳眼前盜賊至今日賦裏江山非昔年清世何人洗兵馬孤城有客愁烽煙紫芋黃蒻漫消息秋風欲上湖東船

又得袁三子敬書

別君已是三載餘歲歲梅花空眉子千江盜賊偶傳驕六月鼓鼙還寄書窮途青眼憶阮籍茂陵病肺愁相如天時人事且盃酒他年遲爾承明廬

與徐養浩湖汜

湖上扁舟今又歸湖南生事日且微白蘋
盈把客攜酒青薜滿山吾製衣烽燧秋高
淮海路兵戈天急射陽閑淤江何限垂綸
者搖落西風舊釣磯
短笛長簫何處船草堂只在大湖邊蒹葭
十里吹晴雪蘆荻千村生紫煙世路關心
羣盗在茂陵多病一尊前子雲自有長楊
賦肯向青山獨草玄

贈陳隱君

有客有客歌采薇六十翻然華髮稀桃花
千世憶秦水薜蘿滿山栽楚衣石上黄精
歲歲長爐中白雪時時飛崑崙玄圃好同
往鴻鵠天風歸未歸

句曲道中值雨時赴子與之約

垂楊孫騎出江門西望鍾山　帶欝蒼萬
里浮雲推短劍千峰秋色起中原及時風
雨一何急入夜蛟龍任自翻不分齊州條
孺子華陽三日獨開樽

少文自昔耽閒遊徐卿東來何所求穿雲
嵌石不知暑碧草青蘿今始秋大風欲拔
衆山去驟雨如決千江流明日峰頭吹笛
者高歌能不生我愁

積翠亭子與晚酌

平陽風雨晝冥冥一日登山秋滿亭洞口
高松垂地陰尊前古壁揷天青千巖積雪
照吾酒萬片浮雲吹客醒莫惜烟霞莽搖
落峰頭今夜見雙星

與子與登茅山絕頂風雨驟至

並騎華陽踏紫氛振衣今日謁茅君石門
曲閉仙人掌天柱高留帝女雲萬里江湖
秋不斷二儀風雨晝難分山中瑶草如堪
問吾欲常隨鹿豕羣

既別子與憶之

華陽十日醉不醒華陽一別天冥冥眼底
烟雲失萬象向來風雨迷千靈捫蘿到處
坐石壁走馬忽然開翠屏江國美人去已

遠誰與玩此芳草青

登觀音山

一上孤峰破大荒吳山楚水共蒼茫雲間棟宇與天渚江上飈罷吹石梁絕壁畫開風雨色斷虹秋掛薜蘿長吾將從此尋瑶草黄鵠天風好共翔

登俯江亭

帝城秋色逐人來吳楚東南首重回風起大江龍抱石日高天柱客登臺一尊芳草晴相媚十里芙蓉秋未開酒罷忽歌湘水曲渟雲何處不堪哀

過涇訪王九江二首

二十年前讀子虛茂陵今得謁相如秋來黄菊頻携酒病起江山獨著書四海蒼生憂戰伐中原高士困樵漁武夷有約休相負歳晚芙蓉日夜疎

一尊秋色起蒹葭涇水東流走白沙黑髮孤臣悲去國青雲兩世見通家幾人江上

贈芳草九月山中間桂花步到淮南賦招隱與君終日美烟霞

宗子相集五言排律卷之九

門人 趙秉忠 劉應鰲 胡琛 王同軌 蔣將小 吳從言 陸學詩 黃其暉 王淦 同校刊

人日謝茂秦李于鱗徐子與梁公實王元美偕集席上口占得風字

雪霽燕山北海殘漢家東客星閒夕燕人日聽春鴻縹鬢愁堪短青雲計未工年華雙鳥去歲事一尊同湖海烽煙秉乾坤聚散中金花遥對月玉樹逈含風筆共江淹俊途俱阮籍窮中原搆寂子去矣上崆峒

樓中閒望家君報已赴蜀矣即依然有賦焉

登高心易折望遠思難窮萬柳風新碧千花雨較紅亂山吹夕燧絕壁蹲晴虹蜀道西南入荊門灩澦通獨將離墳意長嘆謫江中抱玉頻并拙辭金久失歡情推白眼歸思滿青楓早晚音書到關心碣石鴻

傷春四首

歲華何在萍芳草又參差雲斷關河色烽連楊柳枝羽書千里急鼓角萬山悲紫陌紛相問黃塵失所之羯胡頻聚散大將總安危多少關心事空將涕泗垂

隔塞燒焚後孤城水旱餘蕭條自戎馬戰伐止鬪閧赤子瘡痍滿黃金貢賦虛星辰開將纛風雨急軍儲　聖上憂方切羣公計莫踈振衣空太息慙愧賈生書

北闕平臨漢西山迥接秦風塵偏作吏梅柳異逢春盜賊滄江起征輸赤縣頻生涯俱浩蕩世路正艱辛日月餘愁鬢乾坤有病身何能遂倚劍紙自失齒論

野潤時仍烏山寒晝不花旅憐蒼旻容何事管絃家馳馬去朝日登樓起暮霞青門懸萬里白髮阻三巴天地方戎服江湖况使槎獨將留滯色惆悵對春華

同茂秦于鱗南溪泛舟

昔賢悲曲水今日倚長河路險難車馬橋

荒先薛蘿亂青来澗草新綠散渠荷千峰
置中落孤槎天上過醉餘燕市酒猶識楚
人歌鴻雁飛何急琵琶恨更多雲陽仙客
履日落野漁蓑風雨蕭然至吾如幽思何

送沈儀部子文之留都

送君春雨後把袂暮雲前綠鬢同禁日青
袍共往年人言能拾紫吾意在談玄漢苑
長楊賦吳門沂楫篇才名時輩重世俗宦
情偏梓里今垂綬花巖昔問禪橋從烏鵲
入臺是鳳凰傳早晚貽瑶草雙鴻遲北燕

病中二首

浮世豈非昔長愁直至今風塵將子病襄
草故人心白日銷危坐青山入苦吟蕭規
新竹細臺惜落花深畏路難名恐浮生半
陸沉獨將酬主念久矣負投簪
茂陵消渴夜漢園倦遊年日月愁中惜形
骸病後憐鄉心腸爲新客淚晚與縣人老
猶西蜀春歸尚北燕音書蹉白雁歲序怪

黃鸝獨無窮事徘徊玉漏前

送朱郎中使浙

鳳書天上至龍節日邊催兩越乘槎使三
吳作賦才路經芳樹斷心逐暮江迴綠水
樵人宅青蘋釣客臺山寒金粟落巖靜玉
笋開月照方窮谷春深已劫灰觀風尋禹
穴題石向天台多少長安伯看君奏草来

午日同李子鮮游天寧寺

得爾逃名者今辰又少林山高楊柳細路
險薜蘿深古塔已凋翠祇園曾布金談經
群鳥下聽法一龍吟舍利光靜微菩提跡
豈沉空虛能悟性清淨不依心雲竹窺運
相風篁度梵音僧来肴果結酒至對蒲莖
世事形骸苦浮生日月侵慈航如可渡同
此謝朝簪

賦得邊馬有歸心

萬騎下青海三軍赴紫荆浮雲朝出塞細
柳夜歸營漢劍縈星墜胡笳落月驚千金

投筆吏百戰棄繻生骰骨涉烽火雄心老
中兵長堤遍芳草何處識咸京

病中茂泰見過

病只文園病千門落葉聲客能携杖至誰
漫到衣迎日月朱顏失行藏短鬢生芙蓉
消渴採蟋蟀向慈鳴几上分芝朮江間憶
杜蘅青編妨吏事白雪損時名久臥知朋
好何才荅　聖明未應滄海路終負野鷗
盟

寄魏山人

誰識忘機者當年削跡人羊裘寧負漢龍
劍不游秦明月青藜杖秋風白鷺巾江華
能自主世故久相賓玄鬢三千丈浮生六
十春少微久寂寞今復在垂綸

聞陸子携家之金陵感而有賦

聞君棲海上何意赴江東況復青袍舊其
如白髮窮龍蟠天府杜鳳去古臺空日月
悲歌裡關山涕泪中賦成三楚遠名並雨

郡推書已留懷袖春難問鴈鴻相思南去
苦多難向來同漢苑摛詞者看君慰轉蓬

送王中丞巡撫山東

聖主開皇極明公翊帝謨朱衣持節苦紫
詔錫恩殊涕淚思酬國艱難在倚胡兵戈
千嶺急保障一身孤豹略雄三輔鴻聲照
八區燕幽方鞏衛齊魯復長驅地入關河
迥春廻草木枯雲霄迎劍舄日月擁師徒
臺靜惟聞烏山空不見狐功名懷呂尚道

術隨夷吾海外寧干羽天邊望斗樞還看
麟閣上早晚列新圖

送宗四道士南歸

如何避世者踏此薊門煙賈誼浮湘日長
卿授簡年畏途殊慘淡末路逐迍邅曾莫
莽壺白孫悰惟問玄逍遙疑悟道請凈類
逃禪跡豈漁樵隱名將鹿豕全紫霞隨意
好明月向人圓不得從君去羈愁倍可憐

送胡比部之留都

吾憶同游日君今獨往悲朱華聿云暮綠
淚不堪持雙劍看星動孤槎盼雨逢才名
青瑣客吏隱白雲司鳳去仙臺古龍蟠帝
宅垂三山天浩蕩六代草參差　張衡
賦澄江謝脁詞芳蘭如可折千里寄相思

湖上晨起

碧石高成削江流直浸園鷓鴣猶諸宿烏
雀已枝喧北斗青天墜東濱白日翻秋聲
起橘柚曉色出雞豚玉露凄松逕高霞落
石門漁舟忽停棹髣髴是桃源

喜雨劉沈許李四丈借集

千家迷曉日萬壑下秋陰地迥浮雲直亭
高驟雨侵羣飈寒白立一水坐能深波動
魚龍氣天流鴻鴈音榮枯芳草色憂喜故
園心長嘯無賓主高談失古今開尊憐阮
籍作賦見陳琳豈竹喬霽望聊為梁父吟

趙山人再訪溪南

思鱸來釣者題鳳向山家棲入千村樹池
開六月花停盃去只鳥掃石散朱霞白髮
便幽事青袍駐歲華病惟求杞菊語必及
桑麻江水秋方濶還期泛夕槎

冬夜沈李陸禹盧潘諸文學同徐山
人集芝渠館分得前字

客到孤城暮亭開萬水邊晴虹標野渡殘
雪動平川吾愛滄浪曲誰聽白石篇群鷗
驚落木孤鴈下新煙楚澤樵漁在吳雲浮
泪漏一尊聊永夕雙鬢任摧年春入寒衣
後歌停夜漏前出門看嶺月任爾妬嬋娟

通州顧國子訪山中臨別成篇

相思曾漢苑相見此江城楊柳春山細蘼
蕪夜雨生夙題今日宇龍卧昔人名世事
孤心在霜華兩鬓驚艱危吾抱病流落尓

何情作賦看霞墜開尊坐月明雙鴻眄睨
暮尺牘廣陵行莫忌滄浪水紅塵滿客纓

出訪陸長庚不遇

出郊頻繫舫築室不依山樵者千林下人
家一水間巖花春更碧渚草夕仍斑汝謂
長逃世吾將共閉關豈乘黃鶴去何意白
雲還龍劍手邊占漁竿石上閑玄芝應自
摘叢桂好誰攀惆悵當年語丹書次第刪

同何侍御遊大雲寺十二韻 寺在清源

駝騎中原下昭畏絶域邊黃金原布地青
石正參天齊倚停盃外蓬萊落鴈前沙平
僧閣直路僻手牛偏法有玄猿聽經知白
馬傳慈雲千嶺合慧日萬家懸樹結空中
果池開定後蓮晨鐘飄積雪夕梵度輕煙
章鳥頻窺衛雙龍欲護禪陰陽悲芙砌今
古慨桑田佔色東無盡河流西可憐問君
迷苦海何似賦甘泉

送萬彥和僉憲之廣東

為郎依北斗作賦重西京雲裹金莖詔愁
邊滄海行星文開鳳節秋色動羊城桂槳
雙旌轉梅花列戟迎按章孤島入攬轡曲
江平紫氣朝看劍蒼梧夜勒兵迴風五嶺
振飛雨百蠻驚潮起魚龍偃珠來日月明
群浮萬可立濱渤遠能清吳楚干戈泪乾
坤竹帛名縱橫粵王壘慷慨漢臣纓萬里
還相憶寥寥今古情

省中夜直

亂蔽朝散署丘珮夜分曹明月天河向背
雲漢闕高春知摧英歎寒未知衣袍羽檄
心恒折關河首重搔世余趨水火兵氣散
蓬蒿流血滄江滿興衆亦縣勞誰人甘馬
革諸將豈龍韜嗟爾平夷署空予賦楚騷

余德甫吳明卿夜至賦得虛字

羡爾翔高輩頻年燕市居悲歌人不問擊
筑意何如愁得尊前緩春從柳上舒庭飛
梁苑雪吾憶楚江漁寂寞思玄賦蕭條諫
獵書誰其鴻鵠志俗已鳳麟疎兵革中原
滿星辰北斗虛相看千古色涕泪滿長裾

秋夜張園遇談玄者有贈

萬里秋雲下雙峰夜月初空梁寒蟋蟀向
沼亂芙蕖仙路青芝隔玄亭古木疎浮生
俱客計斯意久吾廬白雪爐中藥黃庭石
上書蕭聲何處起髣髴紫霞裾

夜過明卿遲元美不至得今字

楚客如看昔燕歌遂至今尋情宜鹵莽斯
意轉蕭森狂甚憐吾在愁來獨爾尋雙珠
明月動一酌暮鐘沉天地逢人少冠裳避
世深窮途惟白雪失計自黃金詞賦偏生
色風塵易折心不知王子晉何處夜抽簪

秋夜高伯宗徐汝思李伯承汪正叔
張子畏況吉夫來集賦得難字

群公何處至鳴珮各珊珊繫馬秋雲落張
[illegible]夕吹殘賓筵推首着客贈有琅玕月照
千門白星垂九塞寒雙鴻迷碣石斗酒自
邯鄲岩菊今逢紫江楓昨憶舟誰家龍出
笛吾計鵾為別蟋蟀尊前度芙蓉句裏看
吏情同去住世路異悲歡他日思瑤草氣
坤此會難

將發京夜別峻伯得湖字席上賦

握手殊不盡論心日轉紆更誰憐鳳鳥為
爾繫驪駒明月憐相照浮雲寒不徂冷滄
從浩蕩帝里只須臾豈為蒼生出寧言壯
士圖安危群貴在去住二人俱君莫嗟齊

惡吾將丁楚巫椒蘭徙白結魍魎作人妬
漁父何方去靈均未可吁宦情餘棘棘生
計久菰蒲黑髮從今變黃金自昔孤散袞
辭北斗短棹入西湖倘過桃秋色悲歌問
玉壺

宗子相集五言絶句卷之十

門人 趙秉忠 郭應登 謝肇淛
王同讚 胡將中 魏廷言 同校刊
陳學娳 黃其曜 生萃

題畫四首

山徑度青波石門尋白日客到不披衣春
風理瑤瑟

暮嶂遠含青春江空帶碧細掃風前花拋
書枕蘿石

冥冥沙上鷗潔潔雲間鶴秋風厲羽飛空
山鷲寂寞

雨落千山南月照千山北山上把芙蓉蒼
蒼動秋色

春望

聞道春可憐春今竟何許石竹幾家煙海
棠三月雨

送吳山人

黃菊故人杯青山游子路匹馬向燕趙日
昏燕雲暮

聞鴈憶子培弟

秋雨千峰散寒雲萬里開不知天際鴈幾日故園来

雪山

急雪冥冥至玄雲黯黯垂青山亦白髮莫往鬢成絲

聽笛

客有羌中笛十月吹楊柳楊柳不可見春色在君手

寄陸子

白鷺三洲遠青山萬樹低相思惟夢到夜夜鳳臺西

郊行六首

匹騎出孤城揚鞭一相語楊柳遍春山應從何處去

去去城南路我馬忽以停知爾不行意春原芳草青

不識南溪路借問道傍子荅言從此去桃花隔春水

昔聞南溪名今識南溪路去城不十里今我来何暮

溪上有雙橋一一龍鱗石白髮倚春風愧爾攜人色

高柳與新松鬱鬱滿前渡故園春不見見此故園樹

贈人之河汾

烏道下層雲龍門倚積石太平上書者曾是布衣客

送人還江南

行歲新白髮歲月舊青袍又向江門去秋風荔薜高

湖上雜言二十首

冥冥江雨飛冉冉江雲細何處見春華靡
靡滿幽砌

人自湖南肘春還湖上看桃花千樹落紛
紛萬家寒

白髮持竿者江華坐長日垂釣勿太深恐
落蛟龍窟

白雲有樵者携酒至山家春風好同來為
吾掃落花

散步至西園草莽充庭際藉子好為除恐
有草中蕙

荷芰滿橫塘出水一何長風雨莫大驟吾
欲製吾裳

熠熠草間螢穿楊復入柳誰取向山房照
辰四壁光

赤日涸大江家家泣禾黍如何千峰雲不
作千峰雨

百花耀朝日日中常五色君看向日黃唯
有葵心赤

清風下瀉洲泠然六月秋錯莪白石走乃
是夜行鷗

山前摘松子山頭拾桂花月明聞玉笛秋
色在誰家

漁人夜不收松下倚寒石秋月落江潭千
里湛空碧

千澗起秋陰萬山驚夕瞑松風何處來悠
悠飄夜磬

明月下大川孤鴻依淺浦不見舟中人但
聞舟中語

秋江一夜雨鱸魚處處多漁人走相約晨
日理青簑

秋雲下斷鴻暮雨鳴叢竹湖上一尊酒共
酌寒波綠

風起萬林寒月出千峰白門外蒼松影疑
是卧龍跡

寒飈時夕林中夜忽以明晨起開石門雪

花人如掌
冉冉山上梅皎皎山中月月下摘梅花幽
香滿肌骨
白雲滿湖村夜深仍出門湖邊千樹林一
一下龍蹲
得余德甫書
使者自南來授書報江渚把讀滄波上蛟
龍作人語
白紵好裁衣長短與身稱豈無舊所寄貴

自故人贈
古意簡伯章
美人隔江洲咫尺不得渡不畏石上霜但
畏草間露
懷高子明
作客清江遠傳書白鴈還山中有芳草遲
爾把春卮
夜立
秋風天外聲明月江中影幽人把桂枝露

下衣裳冷
遲養浩不至
山中白日遲澗上青春早美人不我期誰
與玩芳草
寒夜同助甫訪子畏見盆草有歲寒
之感焉遂人賦之
長安十丈雪葵色滿荆榛雅君只天地留
得故園春
十月見蘼蕪青青似春浦豈子歎陽春春

色不敢去
百卉皆零落如何爾獨存豈無冰雪苦一
意遲王孫
自與美人期芳草門轉碧今日歲寒者豈
獨松與栢
已訝雲中在况逢燈下看酒闌相把贈授
是翠琅玕
席上送朱主客得蕭春青酒四字
朔雪尊前亂西風馬上驕胡笳中夜起不

似廣陵簫
孫所邪堪夜垂楊不肯春白雲何處至吾
欲贈歸人
雙搊行壯斗十一騎望南星春色隨君去靡
蕪日夜青
君到滄江上桃花亂江歸相思知有路明
月薊門西

張助南席上同吳峻伯白伯倫再餞
朱生客館還賦得江飛競渡日暮見

踏青心十韻 席上賦詩成三更矣
爲惜美人去看梅到曉窓明河忽倒地疑
朔雪寒無賴胡雲凍不飛海門波浪急莫
已入滄江
使近春衣
夜夜歌陽春青皇失其柄君撈瑶草歸靡
蕪孰敢競
君來楚水寒君去燕關暮黄河十丈冰難
搓木可渡

郢客何方來爲君鼓瑤瑟席上走楚雲孟
中落湘日
孤鴻碣石西匹馬長安道王孫及早歸綠
遍江門草
寒飈晝相憶悲歌夜相見斗室豈天台落
盡桃花片
停杯問明月明月不能答相隨下江潭夜
把蒼龍踏
一酌寒仍綠千峰夜失青逢君能幾日摘

盡薊門星
壯風送君去吹我故園心直掛廣陵樹春
來亂鳴禽

臘月十七夜月同峻伯勛南席上賦
胡霜日夜驕吹破薊門月月色幾時圓待
爾照春髮 得月字
西風裂天荒銀河翻巨浪殘月東海頭至
今不敢上 得上字
寒飈蕩月華桂樹漸無葉一葉落入間變

作階前芙蓉得草字

既喜明月來復惜明月去吾欲破青雲坐

爾月行處 得去字

[illegible]

白伯倫儀部移居夜偕助甫司封訪

之席上賦得卜居亦甲遷居新兩見

巫山楚水春十四韻 席上賦登卷扁下三鼓矣

客子騎明月主人開石屋銀河即爾家宜

待夜鄰卜

卧君白雲床讀書紫霞書桃花亂墜酒疑

是武陵居

童子摘松枝敲冰煑白石萬里天風來吹

作珊瑚赤

龍劍削芙蓉千載閉其匣壯士為爾開涵

地定鱗甲

醉爾華陽館如登崑崙巔白雲一長嘯青

山日夜遷

嘗試採玄草吾能把素書問哥頻載酒真

作子雲居

朔雪不肯去客衣何處新尊前歌綠草愁

殺薊門春

聞君佩玄珠明月中夜朗莫作江湖遊白

日愁風雨

美人隔江干只尺不相見終日望秋鴻忽

巴來春燕

客言湘水至綠雨泣蒼梧恐是懷沙泪費

盍問大巫

夜吟洞庭君明月破三楚開門拾楚雲片

片作人語

問君何所愛庭户涵西山夜夜仙人至時

時拾珮環

主人出家醖千斛葡萄熟不問江南人知

是江南水

落月頻催酒群星低送人句中楊柳色一不

是五陵春

贈吳張二子

望君白雲邊逢君明月下明月豈銀鞍去住隨君馬

自我違明月終夜照君座嬋娟未辭情只在階前宿

宗子相集七言絕句卷之十一

門人 趙秉忠 王同謙 陳學麟 鄧應齡 蕭時中 黃且梓 謝瑠 魏廷言 工葵 同校刊

送王比部元美使江南六首

薊門秋草萬山青送爾天風下渤海紫氣從今蔽南斗何人更識使臣星

千門羽檄正紛紜搖落西風此送君匹馬關山秋色裏胡笳吹斷萬峰雲

北斗天門高自看銀河錯落滿闌干何當折贈秋江去白露青楓夜夜寒

使者金羈控紫騮月明琵琶共登樓酒酣一鼓湘靈曲天外星辰忽倒流

袖中雙劍削芙蓉到處秋雲幾萬重南去不須頻出視恐令白日下蛟龍

大江中斷是金山山上瑤華屬獨攀明月天高秋萬里何人不作美珠還

塞上歌十首送王侍郎赴薊鎮

司馬頻年西破戎詔書又下九華宮親提

萬卒如風雨一夜來屯紫塞東

塞南塞北盡烽煙胡騎縱橫二十年報道
今秋須遠徙漢庭司馬日行邊

千里關山擁帝京萬村烽火照連營天高
玉塞朝催戰日落黃河夜劫兵

榆關北望陣雲高五月天風吹戟袍共說
總戎王相國十年身佩舊虔刀

揚旌出塞擊樓蘭把劍胡天萬里寒紫氣
繞陵邊月色雨聲驚傍斗牛看

躍馬提戈佩紫貂漢關那數霍嫖姚護軍
飛將龍庭滿縛得名王不敢驕

塞外群山落日登黃沙綠繳白雲層天連
睥睨盤三輔地坼龍蛇奠七陵

悲風搖落大荒迷白草黃雲散鼓聲直遣
漢南無隻騎燕然不羨漢臣題

白羽親成露布文滿天愁色結寒雲三軍
盡賞葡萄酒九塞傳歌虎豹群

山前漢使尺書飛山外胡兒匹馬稀鼙鼓
吹笳醉邊月今年無事着戎衣

再送王元美四絕

漢使朱衣塞上行燕關落日照長纓酒酣
忽嘯青天色水使浮雲不敢征

吳鈎錯落白如霜腰下龍珠夜月光今日
贈君春草去一天風雨下漁陽

春風千隊簇芙蓉白馬長驅似白龍君到
榆關歌出塞萬家明月泣胡烽

太行斜壓萬峰低北斗天門咫尺迷爾去

高歌逢五馬白虹雙掛石羿西

送秉令之蒲圻

錦水曾傳茂宰名分符又向武昌城瀟湘
春色隨君到千里蘼蕪一夜生

停車無限楚山青芳草春雲接洞庭縱有
瑤琴君莫鼓萬家風雨失湘靈

贈余德甫參使兩浙四首

天風匹馬向西湖明月千家醉白榆莫上
釣臺聽夜笛霜飛吹破客星孤

赤城霞起是天台明月簫聲落早梅昔日
胡麻君莫問桃花不放石門開
秋雲鳴珮入金華綠眼仙人掃落花無數
石羊餐古雪知君已到赤松家
鴈蕩千峰插斗墟彩雲終夜護丹書月華
萬片寒相逐拾得天人白玉裙

得顧洛陽書却寄四首

長安風雨怨離群何處看梅不憶君使者
青函天外至開書片片落嵩雲

七月垂纓出建章薊門秋草怨胡霜相思
化作長堤柳一夕春風遍洛陽
洛陽城北春雲稠洛陽城南伊水流伊水
冷冷去不返千山萬山明月愁
青天直渡大河津河上傳經莫白鱗田一畝
千峰桃李色知君愁殺武陵春顧子別業在武陵溪上

送袁令之夔州

送君何處折梅花南去關山多暮霞漢上
由來能化蜀馬前春色動二巴

春風二月到瞿塘白帝城邊春草長不必
桃花滿千樹他年人亦比河陽

寄陸長庚

江上茆堂倚石泓清尊叅菊歲相呼別來
千里看鴻鴈明月愁心落五湖

得明卿書却寄二首

逐臣西去楚雲長猶有音書到帝鄉莫訝
開函龍氣滿知君六月過濠梁
憶爾秋風滿敝裘計程應醉百花洲如何

徑作瀟湘去洲上芙蓉日夜愁

酬宋大得蘇字

射陽湖上春水多射陽湖北長青蘇君歸
莫向湖中卧恐有蛟龍不得過

酬峻伯得屋字

山人十載出山屋手把瑤枝騎白鹿風雷
一日走千里雙龍夜夜愁天目

酬助甫得送字

白雲忽向黃河送黃河至今不敢凍盡道

河中走蜀龍只今席上行秦鳳

相逢曲

仆躋東来紫蚩生西風吹雪滿胡纓將軍
孔莫干恩澤聞道單于未罷兵

酬助甫二首得楚圻二字

君昔驅龍下三楚湘妃漢女愁江渚豈有
高歌散白雲至今老樹作人語
赤珠射斗牛欲圻相逢疑是鮫人宅忽然
洒酒作江湖明月長吹千里碧

題方懋藩邸中小石

仙人鞭石過滄溟片碣千秋落此亭昨夜
白龍驅不去天風吹出武夷青

明月曲同峽伯助甫席上賦得深字

飛來明月掛千林滿地霜華吹客心故國
魚龍何處卧白雲愁倚楚江深

得歌字

露下金莖吾自歌與君中夜踏天河可憐
一片長安月曾向江門照薜蘿

得書字

吾欲驅龍走太虛為君赤手摘蟾蜍天莒
三十六峰裡何限仙人把素書

得虹字

薊門朔雪亂天風風落千家走白虹馬上
月明揮不去知吾夜夜醉新豊

新春贈李司封子潘用助甫韻

李白逍遥供奉班高歌白雪向人間家須
採作長安曲恐有青春不入關

綠玉仙人截海過石梁千尺駕黿鼉相逢
贈我金光草處處青山愁薜蘿
鳴環踏月拾娉婷雙劍驚逢北斗前紫氣
朝来垂馬首何人不作五陵煙
海南巨浪抱群星海上愁雲日夜停豈謂
芙蓉春不度短簫吹破萬峰青
春風走馬玉華東腰下明珠浸碧空疑是
羅浮山上月為君縱目挂長虹

夜月懷明卿

逐客音書久不聞天風吹斷楚江雲相思
惟有長安月拾得嬋娟難寄君
處處青楓急暮砧萬山秋色怨瑶琴美人
只隔湘江水江上浮雲愁我心
正月十二日夜同助甫過李子潘賦
得湖西二字
石中明月辭歷濟南去晴雲夜可呼閶道
五陵歌玉樹家家拾得紫珊瑚
紫簫吹散夜烏棲萬户春星濕馬蹄玉女

窺窗知有曲春風莫到帝城西
得子與書寄贈四首時子與駐節句
毗
聞君遲住三茅峰峰上傳書遺白龍携得
江南春色到開函飛出紫芙蓉
春雲控馬入華陽千尺晴虹跨石梁倘遇
赤松歌夜月知君十日醉玄霜
何處高歌踏紫氛袖中瑶草白紛紛夜深
忽弄崑崙笛驚破仙人五色雲

貞白祠前掃赤霞大江明月走晴沙天風
吹落陽春曲散作千門楊樹花
寄贈方隱君六首
隱君家在九華山夜夜春風吹佩環雙袖
白雲留不止化為龍氣滿天關
碧溪之上何者磯銀河倒夾青天飛中流
短笛弄明月驚起玉簫無處歸
日日騎雲向武夷芙蓉千尺掛天池池邊
白鹿春無數叱向高巖耕紫芝

山中高卧六十霜青雲為珮霞為裳南滇
六月赤虹起群仙跨之来翱翔
九鯉湖邊黃石家安期之棗大如瓜割来
釀作崑崙酒醉殺桃源萬樹花
洞簫吹破嶺雲高玉女峰前拜碧桃三十
六天風露冷臨行辭贈赤霜袍
峻伯夜過遲助甫不至各賦嘲之
胡雲片片亂胡霜匹馬東吹明月光何處
美人期不至漢家歌舞在平陽

席上留別高伯宗四首分韻

仙人掌上別金莖露冷千家醉月明天外
武夷君莫問春風無限薊門情

萬里江花拂石橋孤槎去泝廣陵潮雲中
倘遇崑崙子寄爾秦時碧玉簫

大江南去片帆輕江上浮雲日夜征回首
帝鄉春色遠萬家楊柳為誰生

振策天風下七閩當歌慨爾楚江人夜深
忽鼓湘靈瑟處處梅花愁遠春

月夜再別諸君二首

何處簫聲墜月明天風吹亂武夷情嬋娟
萬里秋如水吾欲乘槎問太清

露下金莖鳷鵲愁銀河倒逐綵雲流携君
一片長安月去醉千江白鷺秋

華陽明月曲同予與賦

月滿空山青不流仙人來贈紫雲裘一尊
高卧藤蘿上醉發華陽萬里秋

百尺銀河化作橋看予直度赤城標雲中
雙鳳翩翩下秦女何方弄玉簫

無數星辰檻外看月中環珮近珊瑚天風
忽送霓裳曲揉落千峰翡翠寒

青天倒挿石門高夜半仙人獻碧桃萬項
烟霞蕩松檜為君山上起江濤

玉露清秋啼夜烏高空明月萬山孤嬋娟
忽墜珊瑚影處處幽人尋白榆

月華萬片散天門拾得清光滿客尊醉契
白雲如可駕吾將乘此去崑崙

華陽道中再別予與

三日高峰坐碧梧西風明發問驪駒袖中
一片華陽月贈爾揚帆過太湖

共持瑤草下天關萬里秋風吹別顏馬上
白雲猶不散知君到處問青山

蕪湖遇陳山人鶴席上分韻贈之

江雲萬片落坐床斗酒高吟明月光一自
逢君出玄草滿天霜色似華陽得陽字

白雁青楓楚客悲相逢猶及桂花枝萬山

明月孤帆色送爾江湖隨所之 得悲字

相逢秋色起燕闕明月千峰未可還莫掛征衣霞氣滿知君家在會稽山 得還字

過采石懷李白十首

閶闔天門夜不関酒星何日謫人間為君五斗金壺露醉發江南千萬山

憶君乘月下金陵何處吳山不夜登一曲瀟湘秋萬里至今疑在白雲層

楚水秋風蘚蕩高千帆明月大江濤娥眉

亭下芙蓉色猶似當年宮錦袍

夜夜銀河倒不流長虹西掛彩雲愁醉来江底抱明月鷺落天門萬片秋

到處孤槎秋萬重滄江終夜卧魚龍天風驅盡瀟湘色秖為仙人破醉容

秋山萬仞落秋潭無限青娥好駐驂君踏長鯨去不返獨留明月照江南

采石磯頭坐白雲歸来琛芊龍紛紛夜深吹笛江亭上明月窺人恐是君

楚江南折是天門江上蛟龍日夜喧為爾片帆開葉雨至今秋色鎖雲根

短笻踏破楚山青日日蒼梧醉洞庭何事淹留姑孰水千秋風雨怨湘靈

西望匡廬接九華當年醉色傲煙霞可憐一片寒江月猶為千峰護落花

聞張山人在蕪湖不得見懷之

采石磯頭秋雨晴蕪湖城外暮潮生美人只在江波上十里芙蓉愁月明

懷海樵山人

海樵山人雙紫髯道上相逢開石函贈我芙蓉千萬片至今秋色滿江南

涇縣望桃花潭 即李白題詩贈汪倫處

桃花潭水近陵陽潭上春風滿石梁流水不隨仙客去秦人何必渡三湘

仙人石

秋風夜渡仙人石百尺奇峰掃天碧我欲捫蘿枕石眠明月偏醉廣陵客

王予夜半來過席間有贈走筆相答
秋雷一動蛟龍走王生夜半尋五斗把酒
向天天忽開星辰錯落亂吾手
夜召明卿報言病目畏燈火走筆戲
簡二絕
秋雲落盡瀟湘曲更有何人抱寒玉堂前
銀燭豈黃塵相逢不肯開君目
昨日見君雙眼青今日見君雙眼赤江南
百戰天地摧豈應欲化萇弘碧
人日大雪唆伯助甫來過賦得揄愁
門陽四字
七月之春春可呼相逢斗酒歸屠蘇却疑

金膀天門隨把向階前成白榆
已知青帝坐青陽玄冥使者猶飛揚不是
春風吹不去知吾欲跨白虹翔
春色尚閑楊柳園楊花柳絮何翩翩胡奴
繫馬庭前樹疑是王龍來叩門
東雲裂破青春流天門牛女爭春愁剪碎
銀河幾萬片一宵白盡青山頭
席上贈助甫
檻外春雲擁紫騮腰間明月吟吳鈎酒酣
把贈天風起吹作湘江白鷺秋
助甫宅見盆梅同予賦之得東愁
二字
徑尺蒼虬墜碧空天風吹作玉玲瓏尊前
明月爭相拾恐逐仙人過海東
斗室梅花玉當愁相逢疑在赤城頭何當
踏爾瀟湘去處處鮫人驚白鷗
白雲樵者
赤城花落掃春氣夜夜仙人下白雲雜佩

幽蘭何處得洞庭明月問湘君

十日峰頭擁白雲月華相逐夜繽紛曉來
片片晴虹氣忽是仙人素練裙

壽寧熙若贈助甫

何處凭人拾古沙石門風雨閒桃花相逢
為製秋江[illegible]盡峰頭[illegible]彼

附錄

五子述　　　　姑蘇俞允文

山東李子鱗憲副名攀龍為文刻意尚古不樂
貴任一曰輒自稱病免出杜門自脩不詭于
時有耿介之操

吳興徐子與太守名中行夷度醞藉製清融得
共蒸蔚之漾洋洋靡見乏源尤喜為篤厚之
行而不自蹷滿元美云子與性味如醍醐無
處不入余每謂之知言

荊楚吳明可給事名國倫負不羈之才好自為
愓世雖廢遷抑歆而奇簡彌出抑亦亭伯之
流也

廣陵宗子相學副名臣倜儻閎懌擬管與文殆
無留思當之者辟之小巫而見大巫便欲神
氣俱盡

吳郡王元美憲副名世貞神儀俊朗雄志邁倫
令組聯緗帙其所長其意以為兩司馬而下
勿論也假令嗣其才力豈可量哉

右五子者皆當世名士也余始與五子之徒元美友善而明可時以中舍請京師道經吳郡見余所為贈元美詩遂乘扁舟訪余不遇而去時有縣令要之不得而余亦不知明可之嘗至至今未得接識明可也後三年而子與以比部郎中錄囚按縣遂屏枉車騎述敘高旨有加平生之歡比子與又云子相在閩中每相念之明可亦秋時請京師當復方舟而來也今獨子鱗抗志屏跡山川阻脩元美

在青州以家難亦輒自免去淪漂燕齊之間足悅惜耳初五子同官京師以不能苟合取容相繼遷轉咸離隔遠至數千里或終歲乃得問焉而余負疾遂室蹐踏而處往往徒以聲氣相吹噓而令人歎慕深也竊又以為人之趣舍異塗雖結髮以至白首而不相知情意氣懸合則窮山極海儻有聞焉誰能間之是以大井沃泉而鄰烈靈鍾應霜而自鳴氣之感也豈以其跡之相比哉是余與五子不必盡識也撰五子述

五子詩

謝山人榛　李攀龍

謝生吾黨彥轗軻京洛陌不惜黃金去但傷朱顏鄉常言豈盡愚吡嗟名士籍握手金閨人中情多所適目若營儔匹鄉踽難自釋脫屣公卿前將歸坐其席冠蓋壓長衢染翰日相索遂令清廟音乃在褐衣客一出遊燕篇流俗忽復易還顧皇鹿門嬌嬌青雲翮

徐比部中行

徐生一何佼本自青雲姿十年住天目合意多素辭既聞風雅音三歎文在茲矯矯顧尚書聘脉惠前綏念爲理清曲高言唱者誰鄉踽流俗間攜手不相疑時髦滿要路各謂中心私世人豈同好吾道欲委蛇貨金買大藥未顏庶可持物理本如此和光難獨窺

梁比部有譽

梁生起高海負氣何倜儻北交中原士排徊得

吾黨髙名豈宿著一朝奮鴻響時俗旣清濁振
衣念獨往禮法難爲工苟從向天壤王喬可等
期服食理非枉引領遥羅浮頸言税塵鞅俯視
大河流逶迤浮雲上盛衰隨物化世情自鹵莽
吾意當告誰黄金如偃仰

宗考功臣

姚姚維揚士早歲絶人識結撰有至思先民乃
遺則時俗徒嗷嗷此物知者得鬱鬱獨往心百
折江河方披覩他自媚我意安所測言念携手
好榮名與令德浩蕩陰陽移吾道相終極語及
千載事慷慨動顔色中懷誰可諭文章亦經國
一爲麟鳳言三歎加餐食

王比部世貞

元美何翩翩夙昔東靈異京洛多冠蓋操觚各
自媚所遇無此物識曲聽其偽大雅久沉遯時
清作者至俛仰知音稀含姿未伸意但坐奮逸
響側身向天地虚名善誤人依依千載事浮雲
相攬持白日一髙視四顧命儔匹中懷誰可致

以臘予長孫文章山未墜

謝山人榛　徐中行

落落滄海客髙視翰墨林披褐登燕臺悲風吹
我襟躑躅冠蓋間四顧誓知音遥思搆篇章一
一郢中吟交李道益廣救盧義何深中懷皎白
日末俗徒黄金妻子且不問況乃腥腐侵食膳
豈不苦斯文故難任茫茫四海内獨用千古心
不學蓬蒿士悠悠空陸沉

李郎中攀龍

此物孕靈造顥晦洵有神舜冥漢魏後邈焉挺
斯人矯矯乘孤尚流俗誰相因直視千載前識
曲辯其真昌運幸中啓群英咸來臻玄夜升海
日照灼開迷津衆星何歷歷周環隨北辰遂今
同心者周旋若一身白日發髙唱青天氣益振
側身望泰華可以表嶙峋

梁比部有譽

梁生南海彦早歲握明珠滔蕩東大節深湛思
獨殊獻賦聊薄遊偶與同好俱揚推得宜益清

響喬天衢大雅一以振巴人坐濫竽獨世多苟
促中懷慘不舒振衣謝塵網逝將還舊廬聊城
與羅浮儂人可等期伊余薄世戀風昔同王趙
安得凌風翼與爾長相須

宗考功臣

吏部信瑋傑洞識一何早岩廊豈不達藝苑從
所好佳時美攜遨清飈灑蘭藻攜手時髦前論
心感同調矩矱懷先民努力肆探討嘆息白日
馳鍵翮凌風矯探珠萬仞淵倏忽得至寶傷彼
擊缶徒悠悠亦空老音爲金石盟海内存此道
時難交彌敦歲寒共相保

王比部世貞

元美自名家弱齡騁高步黯陽尚書省滌棄托
詞賦雅鄭難爲聽聾俗多所誤寥寥韶頀音師
涓獨早悟卓犖李中郎攜手即廣路騏驥意服
驤千里不及顧高歌送浮雲陰陽莽回互調咲
天地間爲知中所慕千載亦須臾寧論貴與賤
惟有瓊瑤篇可以垂竹素

謝山人榛　　梁有譽

矯矯被褐者江海自淪跡貧賤心所安頗領豈
權柳用拙不求知憂在騷雅熄窮來抱影居滄
詞蘊古色耿耿烈士心更著排難力恩衛越石
從友道不荆棘恥貸監河粟甘從於陵食倪首
問妻子汝胡饑寒逼蹈海廻何人長嘯吾自得
富貴與榮名松菌同殊域燕石誠可唾口珠書
堪蠹今古自一時鴻冥詎能弋

李郎中攀龍

大雅日已遠斯文競馳騖如何捨周邵澳溺賣
康歎李生奮東海孤標託臺素凌厲百代前詞
源盡傾慕智用脩綆汲道由斲輪悟繁聲盡指
歸至樂在韶頀刻商雜流徵寥耳信驚聽悠悠
後何言那鄭謗其步浮沉將安之歲月不我顧
漢署共遨遊相期保中路瓊珮紛偃蹇美人恐
遲暮八極自揮斥先民有遺度

徐比部中行

徐子負逸氣本自吳會奇蹤近協心許在昔未

遐時風有鬆霞情空抱世網悲揆余秉微尚湛
魚傷慕知握手白高吟一一金石辭賦客盡傾
倒珠光炫陸離詞圖豈泯名作者見於斯立言
兮苦心河清詎可期荃蕙化為茅陳詞欲訴誰
漂渠賦已遠執戟志仍疲感彼同懷人愧無雜
佩貽飽執体明德歲寒良不欺

宗考功臣

吏部擅慨人早歲就著作所得皆經奇鬱鬱濟
世略高視凌千載詞賦悼寂寞結藻燦國章著
論羅冊纔感府賦長楊菁華燦昭愉燭龍耀天
街爵屋徒螢燐復古力何雄慨才意不落末俗
振風騷平生重然諾莫逆今昔希詞盟欣有託
古來賢達士道在從龍蠖蟠彼肅肅羽萬里翔
寥廓郎生空業徽懷恩向丘壑

王比部世貞

籍甚天下士王生名日振玄成有世業江左挺
斯人早窺竹素園作賦揚馬倫新篇和哀郢激
烈此鬼神泣後雅吳詠俠氣陵高旻傲倪天地

間誰知肝膽親詞人久衰謝栢梁徒塵埃生也
抗高義斯道不緇磷冉鉉期後功揚聲天路津
豈學蓮蔦子白首徒苦辛余慚梧臺石君邁連
城珍用舍固殊轍感贈以書紳

謝山人榛　王世貞

脫屣平原客振衣燕昭臺吾人定龍矯白日天
崔嵬慶陵奏清商悲風四垂來俯仰狎世觀一
二當中懷拯溺不顧知中介有餘請觀者無愧
覩排笞任其排蕭索一帚宋傲睨千古才擾擾
冠蓋徒零落青門埃

李郎中攀龍

纖阿出溟渤皓魄中天發列宿豈不顯否然精
靈攝家蜀甫也神遐奇自為代斯豈一世尊流
行神不沒夫子揚嘉聲千載馭飈軌思排入淵
嘖象成自昭晰至理中所賞朗然見時悅夫子
乃沉淪紛紛亦奄忽六合慘淡間微生借虛揣
並肅倚崆峒蒼蒼極秋色上有三危露芝菌芳
樛結攀英啜其滋虹霞動靈芘却哄羨門者長

乍等湖沫

徐比部中行

譪譪洵吉士產秀自天目泠泠徐風披青陽振
亭馥調氣說時人幽懷彼商曲藉甚揚瑚璉離
哉思鴻鵠諧予既以遘為歎數代燭柔條沃嘉
霖鏘罷中所欲良璞困𨮻錯連城謝其琢異志
理無渓頓言重相易

梁比部有譽

大滇湛珊瑚陸離灼叢條龍伯何神舉弱綿連

六藝之子為國經含英吞清朝洗瀾先民蘊眷
念首陽椒內神形俱斂匪戰理自超崇賤或千
鈞青若等逝颺羅浮七十二一一摩層霄王笈
子長往金徽予罷操

宗考功臣

伊人播輿齊履戚無嬰躬豈鮮盈門軌匪其徑
寸裏遐塞外服食發古乃謙沖斯道苟不蕪耕
衛當誰功沉淪知夜光鴻鵠高天風枉矢射彭
城逸勁飲石羿誰謂漢武廣果餘航扶桑竦息

太華頑峯逸杳茫茫

四懷詩

懷元美

瑯琊山上越王臺秋色高臨海色開莫向中原
看落日浮雲萬里為君來

懷明卿

豫章西望彩雲間九派長江九疊山高卧不須
窺石鏡秋風憔悴侍臣顏

懷子相

越王城上黯銷魂萬里秋風動薊門君自平生
稱國士南遷豈負信陵恩

懷子輿

青山忽送七閩秋大海遥連百粵流落日孤城
風雨至褰帷何處不堪愁

懷子鱗

渭水秦關天上迴使君持節馭風雷不妨萬里
無書寄紫氣常從西極來

懷元美

六月提兵大海東書生亦作萬夫雄匣中雙劍
無顏色倒吸天河吐白虹

懐子相

九曲溪流繞幔亭峰前海色畫真真故人無限
中原思撫劍歌来祇自聽

懐子與

風塵策馬路俱迷尒得汀江似武溪花落案頭
無一事尋仙時過玉華西

懐于鱗

黄鵠秋翔太華顛坐攀僊掌撲青天樂風忽傍
東溟轉矯首扶桑帝日懸

懐明卿

鴻歸重柱豫章書不向鈞天夢帝居若使朋公
誇東帯便携妻子入匡廬

懐子相

越王山擁七閩秋天入東南大海收雨後虹霓
初不見何人截作釣鼇鈎

懐子與

武平之山勝武夷汀江如巴學字移但道江山
多氣色不知新著謝公詩

七子小像篇

大雅芳踪寧易追龔林寥寂人其誰一時七子
集華躅清韻珍珍萃鳳池瑯琊自晉簪纓久元
美尤稱作者手天才卓秀駕長虹武庫充充高
北斗茂秦邁迹自歸清短槩孤鋏入燕京吐咳
成珠動青紫敢持頳石擅詞盟太湖佳氣鍾琳
琅徐君子與冠西浙振藻新腴膾人口歷指邊
瑤云奇絶子相江淮一卧龍玄珠在握王笑蓼
異手傍骨嗣仙釆七閩函今法鉅宗歷下人豪
冒東一代有名流緯堪数持立于麟擬六山僊
然共戴一詞主梁君少小似璉瑚挾策看看蔗
俊圖南海月明珠有淚婥娟夜夜泣羅浮更有
鍾山碩格才明卿鳴鳳闢門薹清紅敵世出塵
伍伯介羣公喻快哉吁嗟乎匕子兮繼追嘗年
綰嘉會文章節氣都爲瑞忘者倫齋作者驕風
聯頓起憑升墜信古高標率轍軒憎兹多口柰

人何春秋忽漫成往跡條慨同心發浩歌歌誰
爲爲憐名況傳人世此册青册青易落名不落
炳炳中原萬古標

䕫陵宗原子培甫撰

宗子相集文部卷之廿六

門人　林朝卿　黃中　趙日新　黃才敵　朱應遇　陳汝揚　徐登瀛　胡行　鄭克肖　同校刊

袁尹傳

袁君名濵字與之別號海東人則稱海東子云尹之先有稱成甫者自大梁徙泰元季宇內兵起倉卒避兵於通遂為通人傳四世至榆岡有隱行貲宇江干縱心泉石性忠義祭寒鋪餕即不自給亦給人有司高峻其行具冠服迎之謝[illegible]叩[illegible]不顧曰我何娖娖拘志來形哉年四十子叔即尹尹生而慧殊恆兒人不敢兒畜之從髫遂儒業年十七乃下帷授戴氏禮補州弟子員督學者試輒上第又綜其行又輒上第於是學士大夫嘆曰此為報榆岡哉尹有濟世才往年江寇寇通有司策尹卒用尹策走江寇比部郎朱君謫戍通見尹文亟亟讀曰鄉書即舉一子必舉袁子也既而尹果舉庚子捷來於是朱文孟喜甚[illegible]上春官罷歸愈益肆志於學顧數大奇至庚

戊午巳上春官々不第於是怒投策起曰丈夫
結髮受書即下得一第豈顧亡可行吾志哉必
躋翻擢登再諸上國斯華髮翩翩已且又何以
慰吾竟謁選授寧寧客有策馬過尹若恍惜尹
十資尹正襟端坐曰君以今之嵗濺結綬高揖
青雲皆豈皆有余於蒼生亂使令一邑而有念
於蒼生則不以此易彼甚明也於是謝客晉章
而去撫寧者故邊卒邑父老子弟日採之候屬
尹至則下令曰父老子弟且休矣於是擇驍勇

人畀戟矛倉窖其癃則又浮集鰥餉以待猝變
又其俗近胡多禁少暴行識舍丑纆以法於是
野無私鬬者與和綠病即須納亡不竭糒糧六
閱月而持節當途者凡四下檄以獎衆勞予勞
苦秋八月胡兵斯闌入瑪撫寧撫寧人惶急走
莫知委命尹亦驚姑曰毋懼毋懼於是率眾城
望盡召城外人內之城中又親持繁不輩戎馬民
城三匝民猶惴惴懼也尹則自邸黃前庭叢回
仰天嘆曰夫撫寧一邑耳即陷亡入係而京

者天下之根本帝王豪傑之所總萃也今急矣
獨柰何於是鍛甲砥劍累車疊轅決策內鄉報
天子我事亡何虜遁尹以病病五日疽矣當是
時撫寧人家號巷哭擧樹望庭　訇大呼曰天
乎天乎胡喪我君即虜再來又胡得我君坐城
上拒虜不懼我也許予通通之學士大夫聞不
蘇蘇隕涕曰非翁偷閒德也即海東子若抑何
長厚也仕而令令而且死此何說焉尹性至孝
友榆岡公疾再逾寒燠恒冠衣侍前醫來立與

參處診陰陽定乃製劑顧又手持盂盆泣淚未
嘗不簽簽落盂盆中也既而執匙以嘗謁進凡
席上退則檢讀古方書日夜過榆岡公愈乃顧
不愈比卒毀哀骨立若不欲生者彊爲母媼起
既事毋媼又孟孝即死惟獨念毋媼老在堂也
鄉人誦其語悲傷之尹兄弟四人而尹居中處
友愛每聞輒陳樽俎共坐笑樂召諸子諸從子
來東西鄉立訓誡之顧其太外和內實耿介立
節操自家食時有司以不敢有遺筐篚見當見

大賈謝不與通即諸邑季咸聲聲厚儲持梁刺
肥炳誇里閭而尹食芋衣敝閉門著書洋洋然
樂也為撫寧時愈益晉勵篆畢鑰爲內外肅肅
至所需蔬米久貽書報家人治米邑中老人相
謂曰自老人為兒時固希覯此君矣海內經生
往往畏戴氏禮難讀乃尹則更易讀更得其邃
者至勒成一書及仲尼鄒軻參伋諸書又各各
有說說成付其門人子弟

王夫人傳

濯纓王子以詞賦才馳聲人人重王子又因以
重王子母而口王夫人王夫人云盖鴻臚公既
壯而不舉子名再娉于顧得夫人人謂孫夫人
于夫人兼也顧不兼反獨為女視夫人夫人事
孫夫人愈益謹又其性至孝敬侍其姑夫人疾
凡九月不歸室易衣姑夫人為孫夫人言顧婦
事我勤也比逝則祔前婦又特哀以此人輒稱
夫人孝云夫人未舉女孫夫人即取女女之已

何濯纓子生孫夫人意夫人自子也乃夫人不
自子輒又請子于孫夫人孫夫人喜曰吾固當
作是兒母當是時鴻臚公出為河西令治裝且
行而孫夫人適病病革乃抱濯纓子而執夫人
手流涕言曰是兒王六代宗子鄉不文子者懼
女少也今我不能待是兒成是兒在女乃泣夫
人亦泣泣數行下比孫夫人逝則夫人悲痛若
姑夫人濯纓子稍長人或謂君母顧母也請于
大人夫人曰兒已須問第已忘兒孫母恩每歲

時蒸嘗萁則夫人祝曰孫夫人兒今被儒服供
蒸嘗矣於是濯纓子亦涕下沾衣曰何鴻臚公
謝事歸他室門彼絹綺整環佩曳金玉鏘鏘行
而夫人一簪一綫不得著膚髮相室者忿曰夫
人柰何而辱若是夫人笑曰我辱我我辱我我
得賢哥矣意蓋謂濯纓子云乃濯纓子則欲甘
心於其人而夫人輒牽裾止之曰兒其柰何為
母而傷父之志濯纓子負異才鄉人日冀其第
也乃累舉累不第夫人輒慰之曰自古高才之

士往往不偶于時兒之才所竊造化者多矣兒
寧之顧安知不雲蒸龍變哉又濯纓子性至孝
即困必日謀甘膳膳夫人說其心即夫人亦已
其手困而夫人八十時濯纓子百拜奉觴為壽
夫人前夫人大喜已乃顧顧曰自我結髮事女
父以至白首艱困累千苦環戟而立豈知今日
得稱八十老婦又見女顯出才又見女金家婦
抱兒也彼其綺紈環珮金玉鏘鏘行將安在哉
於是罷酒宗子曰嗟乎以余觀于世人知然皆

母之間則益嘆夫人之難焉彼其上以分猜下
以子挾相怨相謀終其身不解者天下一室也
乃夫人獨不以有子挾其上又恐其下夫古今
以閨行著聞炳蔚史冊者要之不離乎處常非
若夫以身介二者之間之危變也乃夫人善
處其變又能成其子可然則夫人者誠難哉誠
難哉

重修城隍廟碑

夫城隍之義其之往牘郡邑之守崇祀赫然稱靈其所由來長遠矣興邑舊宇在邑之西積南歲積日就圮蓋其堂故室直即又重檻其前有司月旦謁檻下役胥焚楮上香輒通神衣又其門鑰損即博徒市豎往往羣嬉其側守宇黃冠且眾道堂上出入無察視若通塗矣兩廡故列諸鬼神幽怪之象象又損缺金碧土木日籔籔下羣嬉者時過而易之會后洲陳君以駕部郎謫與謁神則裴回四顧大息曰嗟乎天神道貴嚴嚴斯畏畏斯感堂中謂堂中走何畏何感哉於是下令度材鳩工新其堂又鑰其扃而移其重檻于堂之前開一道以通守宇者出入兩廡諸鬼神率新其亡不而金碧之於是使謁者率于檻下仰視之若有神者在焉徒市豎既不得羣嬉堂上即視其旁又皆嬉然怒目如視其人輒心悚色動閉目久走斯其于神道至嚴矣已何陳君遷太平遂南未及勒石紀斯役

堘泉曾君拜與令至與睹茲新宇大喜已乃詰吏奈何無石吏言狀則曰是責在我於是周視宇中增所未備因命記于宗子宗子曰嗟乎二君勤心于斯役者誠當哉誠當哉夫明則禮樂幽則鬼神昔談尚之矣二者相濟然後可以常行于世世人固有肆然於禮樂之化者顧其於鬼神又何其悚悚獨著也世人機詐相命一事稍屈其志輒仰天大呼具稽散髮蒲伏百拜詰神宇訴其人其人即亦皇擢戰慄氣結汗流不敢出一語而山民野嫗歲時行游神宇中相顧驚嘆誦說曰某善應某惡應輒歸語其鄉之人鄉之人有為不善者則相恐誡曰亟止亟止毋遂為諸鬼神所苦也斯見匹夫匹婦之心哉夫匹夫匹婦其畏人畏神者紛紛一情也顧其畏人以貌而其畏神以心臨民者真其誘吾日加其人顧其欺孟甚神無一言以告即至殺抗者猶不敢欺何故哉豈非在神者有所不可測往人者猶有所可入乎即其不可測趨善避惡以

不說于禮樂則神道者固所以濟人道之所不
及也小人覩其象以思其理君子欲存其理不
得不崇諸象二君斯役其于幽明之際深乎深
乎計士自嘉靖壬子正月至甲寅三月曾君名
梅癸丑進士泰和人陳君名時霖辛丑進士長
樂人

刻文訓敘

臣未發則家君已遣從塾師游矣每暮歸侍家
君家君稍心器之於是謝去塾師日坐草堂中
編出所藏古先聖人諸書命讀讀三載乃益以
今時所稱舉子文即已知時時竊擬構焉最後
構一日置家君几上起自避空室中家君歸詰
侍子誰為侍子云郎君於是顧侍子呼郎君來
下臣則益慚自犛不敢仰視家君家君則起以
手撫背笑曰兒何避兒所作者文可教也語

臣母大喜於是日試三日至几日七日後有可請
稍以文見知家君更日校視有成立於是之日一
二同志與舍弟原月凡六試亡日每先期一日
家君自擬目或授臣中夜起獨髮整衣坐草堂
候家君來命侍子侍鑰附門啓函示目禁不得
共一語日中擬草滿下二三已畢書家君始起
還內明晨召侍詳加評騭既而曰文章大困
矣可少休於是治酹燕譚語日始罷當是時最
後讀司馬遷莊周所為文訓往往發之篇章空

硃芥蕩家君大患之於是作文訓文訓成日諷
夕維漸悟淨華悱惻精與矣癸丙相繼罷歸家
君太息曰嗟乎母論汝曹即余安所用訓哉明
年丁未家君已瓦乙奈官竟不第愈益歇怒其
文遂謁選分符車十而去臣以巳庚兩歲溥告
有司後役風塵時檢舊笥得文訓而讀焉輒獨
立裴回喟然長嘆夫家君健以文傳一令即臣
又復不大售於有司何言文也相與有感於家
君之教子者深也抱痾商遂夏子希從游日以
文請不得已則以文訓授之既而請梓以公其
傳所不能辭者匪欲公其傳也　見人世父子
之情焉

贈沈太醫敘

余鄉最以為盛德長者則孰逾沈公哉公以今
年七十鄉中人轉相騰說無不人人喜也於是
鄉大夫學士先生類徵幣謀詞雲縟星繁矣顧
余獨有感於公之所為心者厚也余少時謁公
公之庭庭中負痲者曲膂而坐公束帶走出人
脈而人劑之即人又來即公又人脈而人劑之
庭空無人始得剛他啓語乃此心何心哉公姓
沈長者又其業甚精江淮間地足千里近公者
率頓首蘄公至其家家人大恐公之不至也公
輒至則喜公言毋懼則又大喜竟瘳且繳辭即
不得致公亦致其人於公之家其多人日竟務
望行望沈先生一言以慰也乃請歸當時者又
往往下檄郡邑命有司整輿飭饗迎公公至又
輒起則嘆曰若先生者誠難哉誠難哉以故公
之名遂大重於世云公性孝友厚倫義鄉父老
閒居則具言公少時事其兄至恭謹終其身不
又言若今時所稱兄弟者公失配僅壯即有子

不再聘入使內一二媵婢受條理櫛盥侍飲乃與不內遂空帷半世語具胡桂史所爲公義夫傳中公姪東孫若舉壬午刺史莒州行誼政書於諸金石公視之猶公子也而莒州亦多事公公又遣方石君遊太學結內天下士人言即公出其殊矣公二子長者太學次即杏田君杏田君通籍太醫業公業並公縉紳先生類愛之而互爲言詞贈之公諸孫俱英秀玉立衣冠門第甲於江海而公益以忠厚和祥遠倡豐培即今

合食六世矣傳稱張公藝以忍合九世即公後豈論九世哉余於是益有感於公之所爲心着厚也公雖老髮僅華勾類仁後潤好强冠即容步翩翩然舉不重而斯神氣蓄而精意不滲縈此以至百年矣然焉昔人有以身係天下安危三四十年者言其人所急也江淮人以安危託公計時且久謀廣狹雖殊其爲人所急鈞也人人思其所急則無不願其長久以成吾私即公百年豈厭人望哉鄉大夫學士先生徵祝于余

余則請以天之望公者以爲公祝諸大夫學士先生起席曰信可祝哉於是命書之以俟拜公上堂而觴斝以進焉

贈董先生之考城序

余嘗從歲計偕經河道時則猶及見先生驅二僕擁氈策馬翩翩然自西北來也一接先生語輒心自念曰先生者誠師哉誠師哉後時時治書報余長安邸中余喜其書輒遺書先生謝先生書乃余以抱疴還則先生猶儼然在官舍察其色不大恨第曰幸偃蹇不去得待先生來無何考城命下人人為先生喜乃先生未之喜也顧曰即考城奚殊輿矣又奚擢也余稍詰其語會

先生門人徐劉王胡諸君以陶李二先生命來徵別言則問曰先生之不遷不慼遷不喜何故哉於是諸君相視言曰君不識先生之心乎先生性既長者又慷慨負奇氣日起燕坐堂中召門人弟子侍商榷文藻闡揚性命隆恩篤義流于衆心稍稍涉事端不厭其意則忿然振色推席起曰某直某曲某非某是豈得徇乎所私而以汝決事哉或事關覺序大者則持之更急抗言峻議不少遜其人人以為言輒撫掌大笑

曰子以擁氈策馬為仙游乎歸藝松雜一觴一詠吾志也子休矣吾已所以異于人矣先生性頗又喜賓客客至輒留客輒大觴客即無客即亦與酒自觴浮杯問月中夜露盡盡下始命罷酒斯東方朔陶潛者流也豈欣戚于遷不遷哉余乃太息曰嗟乎鄉睹先生之容茲識其心矣考城去大梁不百里先生時過大梁登夷門弔信陵公子侯生故實賭宋遺宮俱散為荒榛野草也徘徊俯仰擊節悲歌愈益長其寥廓之思則考城固愈于輿哉先生又何得亡喜也先生聞之更歎歎曰即考城為喜矣奈何去公吾儕奈何去吾門人弟子先生第是任蜀在興人更亡歲蓋始擢令官

杏莊贈言錄敘

杏莊贈言錄者錄諸君子所爲贈杏莊公之言也公抱德精藝積春累秋博滛隱係該于纖巨乃其壯不甬騁焉夫姊存亡之心則猶足振頹淳澆賛翊人紀爰有休祥徵諸草木語具李太史所爲嘉瓜記中是時胡柱史誦盛來大義公遂爲公勒義夫傳海內縉紳先生每讀義夫傳每綴數語函以報公而公之六十七十時邑之學士大夫靡不譔詞奉觴上壽七十時視六十

時加多焉於是諸君子之言充笥溢篋累秦盈聚彬彬煒煒備矣公則日探篋笥而環揭中堂每登公堂者率倚柱停盃四顧讀咨焉嘅焉低回焉往往至道上猶憶公堂中語即不能憶其語即又自悔責不能再讀語也於是公之姪若子聚譚曰亡論不能以一日盡揭諸君子之言即能以一日盡揭諸君子之言獨柰何使客倚柱停盃四顧讀或不能憶其讀爲客病也且諸君子之言豈卒亡楮凋墨湮沒哉即公之義所賴

以述餘類梓而人世之而因世藏之而以其序屬宗子宗子則取讀諸君子之言已畢讀迺投筆起曰嗟乎嗟乎君子之贈人以言與人之受言於君子豈輕哉酒人贈言茲恢則重嘆公之難爲夫閭里者近矣邇者人遠而千里又遠而萬里未嘗與公接盃酒通殷勤之驩斯何比於公也則亦爲之言則亦詳爲之言統觀其言雖言人人殊要之數揚盛美而歸總倫彝罔若聯几秉筆合構合源也何故哉何故哉余聞之名不

虛立士不虛俯諸君子竭精馳說麼所嘶嘅于公者是自公之大義感悚其心矣鄉使公僅如世俗抱咫尺之善不能感悚其心即日要諸君子而祈其一言又胡可得也天下後世讀諸君子之言以見公且求其亡愧于公則公之風不與江河並遠哉先是邑大夫類以義表其第且議以狀上聞而公輒翼翼遂遜儼容卻席固起辭曰何有于我何有於我杖藜種杏其斯爲已斯言也又敦實遺名者也吁茲益見公盛吁茲益見哉

寅氏公則命予寅氏八商而予心氏者公又命之
儒視予隆予公既撫大家已又予隆予顯即朋
戚者靡不分華割棼以自夸于人曰某朋某戚
乃公愈益遜谷孫慶謙萬其身非歲時伏臘未
嘗被華衣列㷀管名賓客每每誡家人毋得以
門第迕人以此鄉父老閒居具言鄉之有貴子
弟而色不驕如公者豈易哉公以今年齒六十
矣邑之縉紳學士先生羣不展杀上壽余亦得
以隨縉紳學士先生後拜公于庭輒自嘆曰異
哉即余少時從予隆予游睹公容今奚殊也世
人年未及公往往顛星髮霜者此又何說焉客
曰人情嗜不重年而貴有子公得年矣又見其
子才且顯又煦煦膝上弄孫也公樂哉余曰何
哉斯言予隆予負金馬才出而結授珽纓亡佐
明主取封章以報公公於是華詔爲冠被錦對
客且斋固金石爵祿莫侵飛仁揚義頌聲通宇
斯公之樂哉中播卷珍諧言予聞余言則起曰
予之言予之言也余倦言則請以予言爲祝以介予子隆子

贈顧母宋孺人八袠序

余登楚陽望西湖其上蓋有武陵溪云溪上人
往往好讀書被儒服代有聞名文華之士雄峙
其間又皆顧姓大奇矣余友純一子讀書溪上
時從溪上過余夜與擁衾道家園事往往及其
大母宋孺人賢余輒太息曰嗟乎君之才獨藉
溪哉蓋顧子大父述菴公性朴茂良直人人稱
長者顧不問家人生產及孺人歸公公謂孺人
佳質也乃孺人有丈夫才輒謂公曰公長者第
安坐吾當爲公作家顧故業農孺人即理農事
至脫釧鞶廬易穀闢畝日勑羣庸負耜雜作畝
上又孺人性智善防人秋中稼穗盈畦即夜佃
不敢竊一穗即竊一穗輒自恐栗去曰亡乃孺
人知也孺人又時時勑羣庸下湖中舉網負鍤
取魚鳩蔬蒲日致之家以此嗇藏雄溪上矣亡
何舉二子長即西莊公公稍長大類孺人才則
孺人喜曰吾苦女父長者今得女見女勃勃然
哥志也後數年述菴公逝孺人泣謂西莊公曰

女父不女待吾且寡女其亡忘吾志哉於是丙莊公愈益勤心拓業見腴畝豐陂輒增其直或倍其直又高其宮室奕奕稱大家而孺人居常嘆曰家慶世農恨亡稱儒者純一子生早慧孺人喜拊其背曰儒乃在是兒使就則遣從經師游每暮歸則孺人張燈手自績紡伴純一子讀稍倦輒命婢烹茗若果夜半冪休輒又呼起坐把書讀至旦也以此純一子工文輯纂卒為時雋儒而純一子弟純佐氏者孺人又命之讀視

純一子亡何丙莊公又逝孺人撫純一子泣曰吾哭女祖撫女父吾復撫女哭女父也孺人身撫三世而處其慈即廣畝高居一一皆孺人耳目手足所及又兩傷夫子苦慘其情宜早耗也乃孺人以今年齒八十傳稱八十曰耄余意孺人耄矣而純一子則謂余曰余秋中蓋搆一堂云然皆稟命大母大母則以杖畫地曰某楹某階而羣土持斧斤鳩集堂上大母輒晨起呼婢作糜人餟之或人酒之即夜亦秉燭至工所叩

視恐工竊不以去也余曰嗟乎八十而猶不耄又健視事如孺人者豈易哉昔李密慮其祖母劉耄不及養遂上表陳情古今稱孝焉是時劉甫七十耳且其創業詒慈者或又不及孺人勞也純一子兄弟貧辭州府出而受知
明主則若之年尚未及密而孺人之勞且壽又過于劉其念于報孺人者宜何如哉純一子聞余言則仰天嘆曰宗子之言命我矣

贈許簿之海寧

予少侍家君家君每言鄉長老必曰許先生云蓋家君自束髮已從先生游先生年長家君數歲而家君兄事之後予彼服游士大夫間始得見先生每見每嘆先生誠長者也而鄉中人又往往重敬先生歲壬午予爰予為郎司功而先生適躡屐執策來謁選予迎謂先生曰丈者芒然乃遠至此甚勞矣先生曰予往歲遊學太學待大司成凡二歲長安塵久已上衣袍矣今來乃更大快吾志何勞哉後時時過我則為治醑滴疏酌先生先生故不喜酌顧侍予侍酌惟啖果蔌饋弄匙盂道家園疇昔事款款至不能休更與步庭下裴回待月而去秋予抱痾散髮枕上先生更時時問我坐浸語無所不及予特稱先生善儉先生曰天生財非私一人安敢侈泰持其身所著青緇謂予曰予衣此衣十年矣疆前視之僅減新緲焉乃太息曰此愈鍼予病哉後予疏歸問醫而先生以今年六月授寧海簿道

使還家攜家予為祖道道上把先生袂曰先生行哉吾知不難於寧海矣寥曰言何易言何易夫簿秩泰卑即出一令且折節請其堂尹監司御史旄旌行縣即稍尊省之僨急許定蒲伏跽謁稍不當即大怒數責伏庭階免冠頓首嬉惕不持莫敢出一語矣論薄也奚云不難哉予曰嗟乎嗟乎豈官負人顧人負官也予見世所稱有司者初謁選即切切有冀善地心選家揭名於朝者博帶高冠洋洋道路其所與游亟持酒賀曰此行萬金可致也乃不得善者至饒言吁氣舍見向人而人亦姑慰之曰縱不得萬金數百金可必何至作淒惻狀哉此已不能洗滌其心甫至則日攝篋能厚薄而口捬摩之左右闞其意旨輒以賂進矣於是日夜籌筍金色驕妻子乃妻子又益日夜相與謀攫金之策稍不稱則撈笞其人至糜爛無可擊者家忿人怒不顧也斯即尊官大郡獨柰何不畏怵人哉先生家故饒至都下客亦有風先生如世俗內賄求

也者先生整襟危坐謝客曰予非力不能内顧吾耻不為也所見先生之心哉且先生一衣十載聰何貴多金先生性又慈仁長者即使稅訟最急施笞朴且慘目怵心矣況借刑據金哉即監司御史擁旌行縣先生且恭容儼貌翱翔行何畏焉而監司御史者將曰是夫也必其廉愛者也先生且自足翹舉矣又安在其為難也先生起揖謝曰亦甚矣宗予知予哉於是長揖謝謝客棄焉而去

贈房隱君敘

予束髮時則識房子舜隆於武陵之墟心竊嘆其長者後也後時時與舜隆氏游舜隆氏繩履矩蹈每事必曰家居戒我乃隱君者方栖翔震外畏與士大夫交往歲始得揖君子道中因太息曰此舜隆氏所為兢惕念戒者哉君之先有稱永寧者敢以積緒雄一邑傳至遺安公稍習君為遺安公長子生而朴茂少即急于農事每語家人曰此吾家世所自殖者即不棄其苦

獨柰何不念吾父祖累積貽謀之心乎於是闢畦隴夜慶沐夾飧不倦于勞上豊極腴烟雲相雜歲課出入視永寧時頗反振矣乃君性益檢束即勘需于財者亦必重念曰得毋以侈蕩財也君弟三人咸業君業君孝友天植待諸弟可準其被者凡大家勢難萃合君總百口異同咸翕然推服君退已戾語君外遜内直侃侃切切不作佞色里有忿者亟里子子君君立數言不假多岐捜窬各愧解去至持牛酒相勞曰不得

隱君我華何得如是君必無子人人慮君君逾
壯乃舉舜隆氏稍長則立之庭以手摩其背訓
之曰汝毋負予言予不得從士大夫游其計無
以近之耳丈夫當雲蒸龍變豈以桑麻薛枯
其心迹哉僅登則只竊疏沿楮帙請學名儒乃
舜隆氏愈孟綜辭詞章亡間凉燠聲名蔚起與
一時穎耀之士游縞並驅人或以誇慰君君長
揖不顧乃更自號漁隱子云無所冀于世也春
秋積序以今年年高七袠矣舜隆屢乘上壽卮
繽紛紜舜龍氏王之庭階蘂騤几席他日纓
結駟取封章以報君若且耳目聰明白髮蕭散
洋洋灑灑自得也斯不翅大樂事哉諸君微祝
言于予予何所祝君而特三嘆于房氏之盛焉

贈趙公敍

余束髮出遊外傳蓋與子隆子同舍云傳嚴視
諸子諸子尚羈時時嬉驩子隆子嬉乃子隆子
不之嬉也獨抱書危坐終日讀摩詰則太息曰
嗟乎余獨嚴師哉蓋有嚴君焉當是時文橋公
方壯歲精于料第于諸子中獨奇子隆子才曰
是可備竟儒子隆子子隆子每暮歸謁公公輒
命侍詰朝所綴輯者幾已乃命燭已燭輒讀夜
半倦休枕上甫寐則侍子已持燧叩門聽雞鳴
輒又整衣把卷起矣子隆子既才又公速成矣
才遂以其文雄視一世亡何與余同舉南畿已
酉子隆子歸踪進鄉書于公拜公公大喜曰斯
不負十年勤訓哉公性至孝友勤儉蚤歲失怙
恃已乃其兄氏又逝即守立顧率治生產與時
發縮牲牲當于時又其性朴直不設為然諾浮
譎傑巧之徒懼公不見公即公召之輒反走文
公者得公一語如持符握璽云以此家計用饒
旋守區畝星羅雲列赫赫盛矣子隆子弟為子

贈曾公敘

余讀漢書所稱循吏傳未嘗不投翰而嘆也曰嗟乎斯不負民哉以今皆于近事則古今亦何殊焉輿在揚稱州乃數十年稱大困蓋其地東亢西汙歲一値水旱則耕者委耒平長蓬蒿穎又供稅內租修役夏楚於是壞垣負釜攜妻子去至野虛無人於是邑之父老子弟日夜焚香告天願早得仁人君子來拯茲水火乃曾君以名進士拜令輿則邑父老子弟又顒日夜焚香告天以爲果得仁人君子來拯茲水火也癸丑十月君至邑父老子弟除道擁於道君車至市中市中人從戶窺君靡不灑然相喜相顧嘆息曰誠我君哉誠我君哉蓋自是可安食寢矣君則下令曰吾聞弊不剔則利不興於是收一二慓猾于法邑人大喜是歲饑吳中丞下檄郡邑賑郡邑饑人君則下令餘里胥毋得報籍濫名以要雞酒又毋得俾村饑人攜老幼匍伏行百里來城中至益困也於是以身親就諸饑人

村舍中每至村則召諸饑人來前面覈狀有狀者給之狀甚者厚給之里胥踞侍莫不出一語於是諸饑人負糈于背竊相語曰大恩大恩當是時島夷寇海上海上人倉皇攜家西來傳言夷且西來君曰是可亡備哉乃閉關謹糴勒邑子弟勇有力者日坐武亭較射角牙士咸奮然有鬭志夜則誡邑兵嚴刁斗環城大呼人言即寇至何虞也甲寅春二月至夏五月不雨邑人大恐君曰毋恐吾當爲父老子弟取雨君於是齋三日率僚備禮樂恭禱百神前夜則甚冠束帶焚香于庭再拜以萬民請命于皇天越二日不雨君繞柱彷徨行自念曰何不雨也頃之雨又二日又大雨邑人驩說曰即歲有穡非公賜哉凡此皆君精意于民視其利病若在肌體間也先是吳中丞廉君政嗟嗟異焉亡何總憲南臺去則下檄褒采勞君而彰大夫治水淮南則亦下縣勞君如吳中丞檄也於是君之僚請言于宗子宗子則采輯君之答民望者以見二公

所以勞君之意焉客曰邑之困頹公以蘇顧顛頹流離尚充充然盈塗若是所望于公者更多也宗子曰嗟乎夫兵荒者繫之天者也繫之天者誰不委之天乃君獨任之身防禦感格有成蹟焉即其取必於已可以解民困者其于民又何愛也子毋言其滌慮以竢可矣

何孺人傳

余讀古所稱列女傳至一敦節立孤者未嘗不竦意動容也曰嗟乎茲其性靈卓粹有偉丈夫識者易談哉易談哉乃鄉父老間居論閨節必曰何孺人何孺人余從孺人子惟忠氏游則又聞孺人許則又嘆孺人之難也孺人蚤歸淳菴公無論淳菴公稱孺人賢即舅姑下至臧獲又靡不人人稱孺人賢亡何淳菴公逝孺人毀至欲淳菴公復殭為二三子起口豈不能偕地下人哉誠不忍二三子煢煢在見便地下人復恨也於是盡謝去絲縠綺綃惟閨戶無晝日夜望二三子有成立乃惟忠氏稍知學則具衛帙遣就學經師每暮歸則孺人已治殺秉燭俟堂上已飧輒命讀朝所讀書孺人又手自績紡率女紅　惟忠氏讀也嘗太息曰兒毋歇若吾其不然者恃兒二三子也兒即厥苦獨柰何不念兒毋哉於是惟忠氏愈益攻文輯藻卒爲時名謂其心又恭謹不以才自負靡不人人愛重又

雁不人人稱孺人善教子也曰即寮父哲呆曰臨其子弟豈及孺人耈而惟忠弟氏三人者孺人則不命之儒命之農命之商也即又善于農商歲課租入閭閈稱材焉乃孺人者愈益勤儉口戒家人毋得以侈病財至崇蒸嘗秩賓客廸並筐筥危盂踰移則又事事處潔中禮也惟忠氏及其弟既才之至孝友每日孺人坐上坐而四子者東西鄉立上膳問衣道家庭今昔事不忍離歸室而諸孫總角者又循蹤續膝行也於是孺人大喜已喜復彷徨曰即吾所自期豈知今日哉恨不令汝父見也孺人以今年二月年六十矣惟忠氏及其弟具章服百拜上壽孺人前而宗黨戚友咸喜孺人壽咸祝孺人更壽也於是諸君乃徵予所以祝孺人者余惟孺人敦節立孤夫所以動壽無疆轉也惟忠氏抱異才他日策名天路以報孺人俾孺人翠翹霞帔表其節于天下後世豈非孺人願乎哉請以祝孺人諸君亦曰請以祝孺人遂稍綴其事作祝語

贈陳大夫之太平敘

陳大夫以駕部郎左遷興邑者三年不得調人或謂大夫困大夫不困也乃癸丑冬始調節推太平大夫已聞命即裝為去興邑之民難於去大夫也於是邑薦紳學士先生儼然造余徵別詞焉余曰邑之不忍去大夫者何也則相顧而嘆宣言曰若大夫者去誠不可忍哉今世所稱士大夫類抑外崇中或以事外移則負慈含恚快快出語忿道路甚則高臥稱遷不一至其地

即至其地卯又視其地如郵也日對賓客弄琵盂投壺理局吏入恐請視篆輙怒目攝之郭遂巡去矣即去且不識其民民何不忍於大夫者起進士拜官中書舍人調夏官司駕困爽爽頤矣縣適與人異不敢仰視士大夫而大夫則頤怡貌恭容日束帶坐庭中視事數數進父老子弟問勞疾苦當是時河決餘波浸興歲稿大寇市靡稽粒民至空腹環城大呼即富有稽粒者故不糶於是大夫下令曰有不糶者吾得以法

中之富人懼始糴民大害大夫又坐視糴又自平其直民又益大害邑故給需驛傳不以人給也特當道者議以人給而屬軍稅者時更稱意當道者日夜使使來督内稅大夫亦日夜使使報父老子弟勞懼勞内稅也於是立起以身請當道者前具言與民大貧不可給稅狀至免冠頓首當道者大感其言兩報罷之即萬民所繫命矣故章從科以簿薄箴日理催則里胥設入量内之又加稍粒量之上大溢始報曰可内胥兀兀怒不敢發一語也大夫至則曰是弊豈細哉則定一量以準出内又槩其量不加稍粒焉至於均役易里收殭抑豪又毅行之毋忌撓也於是邑之父老子弟家傳巷誦驩頌更生無朔則焚香膝行望庭下拜曰非明公安有今日哉今大夫乃舍吾民去矣父老子弟聞大夫去靡不顧妻子感嘻嗟靡不涕簌簌下也顧獨奈何去大夫哉余因太息曰嗟乎吾邑之不忍去大夫者是欲以一邑私大夫之才也顧大夫者

天下才也方今西北有匈奴之憂而中原之民困於征輸盜賊

主上歷心宵旰徵異登奇則太平當不得久留大夫況一邑乎太平之民日夜幸大夫至豈知吾民以大夫去太平為悲也大夫思慰其幸又不忍其悲則大夫之情亦難矣諸儒紳學士先生愈不能釋然於大夫則命余綴斯語以志不忍去大夫之意焉

贈查大夫報績敘

皇制凡外內臣工服官三載則上功考功考功
考其第進之宰以進于
天子而加黜陟焉甚盛典也查大夫以庚戌夏
奉除書守郵至今年秋七月乃三移紀曆矣於
是大夫請其事於當塗者當塗者輒報曰大夫
牧茲土三年蓋大勤苦其令身自上功
闕廷於是大夫進州之父老子弟轉相驩說若
更新觀旌旄矣大夫共案事者高君黃君楊君
從事蔡君使使祈言于楚陽宗子宗子曰嗟乎
余於是盡嘆息大夫之難也夫言治者豈以郵
為易易哉夫郵南江北淮舟輿津要又其俗墬
中華外即窶人下產無無辰之業亦庭宇相襲
楚飾可觀以故談地江淮間者必曰郵云郵云
纓弁之徒執符秉傳郵書前騶有司治稟整從
迎謁道左稍稍不稱即大出怨語曰郵豈他比
哉而慢我若是取道者亡論宵晝雨晴遝至迭
居舍無停軌有司幸謁容畢馳歸坐堂中召里
萌計徒吏來又一二語而騂史持書奮皇彝入
訶又束帶躍馬去矣乃當塗者或論報稍失期
則又讓之曰豈可以彝走而忘厥事事哉以故
世之君子定病為往歲予初客長安謁大夫王
中丞所上破服陳詞心竊嘆長者問其官氏則
曰新除郵牧余即拜之大夫答拜余既而庖組
酬酢甚驩相與嘆息郵之難也大夫既至郵則
展采宣猷亟於長吏失發髮沐殆無勌色厭容
又大夫性簡直不撓即勢族名家一羅于憲則
持之更急人或言大夫宜少狥時人情大夫謝
不顧也自信者傲乃大夫愈益嚴和協度不失
往來尊官貴人心即當塗者又莫不嗟嗟亟稱
大夫善為理也侍御黃君成君歲上疏論推而
　撽勸崇者紛紛于路古稱獲上治民觀之大
夫誠有味乎其言也乃今三年報績上考矣
予為郎考功蓋與大夫仲氏同舍云夫危論殿
最者論其功不論其至與不至也其不至者顧
多有茂異之政不可一日去於其官故不至者

允異焉
主上北憂狂虜思得茂才大夫以功上聞徵書
且旦夕下綰章垂紱從容廟謨斯稱報守鄭之
勞弍四君毋今賀行將詠別大夫矣

桐鄉縣城記 代作

余讀秦漢以下諸書未嘗不嘆戎狄之為中國
害至長也乃東西諸夷錯居海島中亦足自給
其稱持戈內嚮者則世未覩焉我
皇祖神聖慮周千古既北逐胡元走之已又慮
群夷萬一有他志於是詔沿海諸群邑悉置戍
設也分遣諸所有功為後世食其地提精鋭防
之至密矣
列聖道化隆洽垂二百年吳越之間家綺戶繡
洪于華縟無論萌庶即號稱戎籍者亦日弄危
蒲博至終其身不識干戈識治者恒淵焉嘉靖
壬子群島乃大舉侵寇吳越父老子弟猝驚起
懷急四走雖竄蒲葦葭中茹藻僅活稍後首輒
魚肉之而群夷日據高室大宇擊鼓吹竽唉大
肉美酒相顧咲樂以為入寇晚於是益肆志焚
掠吳越遂大亂當是時都御史毛公御史趙君
藩臬某某相與仰天長呼其几而謀曰嗟乎古
稱高城深池國可以守寇之所為肆志亦由城

缺備弛何泚焉於是檄諸郡議築城事嘉興守
劉君亦以是請遂大計諸郡邑凡缺城者城之而
桐鄉令金君初至既奉諸公檄則下令曰城貴
高貴深貴堅貴質不者否不能保此父老子弟
於是以甲寅秋九月始事而尹日策馬環赤見
下者稍怠輒怒曰若不急力寇至若且為虜越
明年乙卯正月城成城週一千二百丈高二丈
八尺厚二丈六尺塹廣六丈深一丈五尺城門
八水四陸四門各有樓敵臺八窩鋪四十二閏

翼翼山峙矣而城工之費則二萬九千有奇云
尹廼登城四顧太息曰即寇至何虞哉明年丙
辰五月寇徑薄城下日夜攻城急而都御史阮
公提孤軍入援遂入城閉門拒寇寇幾二萬眾
城而壘凡四十餘日最後架樓船礮大木數徑
城城堅故不可壞而父老子弟亦日夜負石云
飛擊寇寇知城卒不可拔遂各解去於是父老
子弟焚香呼天匍匐稽首望尹之庭而泣曰吾
屬之不即魚肉者疇功哉疇功哉已又寓書于

遊燕子磯記

余讀金陵諸紀貝東北蓋有燕子磯云今年丁
巳家君入為南北部郎余出參閩省道金陵展
謁大將龍君則肯來家君觴之邸中因談佳山
水及道及磯家君曰沈君有意哉兒其從焉則
以明日並轡而北蓋二十里至觀音門門者列
戟已出稍北道市橋又折而西登清江道既少
憩院入啟凌霄亭候祠由右廡入至水雲亭亭
揭天空海闊蓋前尚書湛公筆云已而俯攔則

長江浸檻矣又北登祠謁侯裴曰漢曰此地非
此君誰當哉稍北則所謂燕子磯者在焉磯上
有亭更上又有亭揭曰俯江亭中峯聳出其內
風悪之輙走與沈君解衣坐磯上是日西風稍
稍微矣白雲掃空萬里一碧西眺荊楚而不望海
門蒼茫我把酒臨流相顧太息時有談靡靡冠
者突過磯下因呼訊焉對數語稍稍解命坐酒之
因言大府之桀雖人元地元天元外是者悉荊
榛邪亂也余曰三者同乎曰得人得地得地得

余祈記余惟桐鄉嘉湖之上游也桐鄉不守二郡且為之後何者形勢順也幾既不得于桐鄉則勢阻勢阻則狞從者且曰以解散是二郡之不被冦者寔桐鄉為之障也豈惟父老子弟賴之抑予亦有言諸大夫之為諸父老子弟謀者至矣而父老子弟有不恃梃鴻刀以守此城以為諸大夫憂則亦非余之所敢聞也余鄉人也故敢以告鄉之人且以示後之守茲土者又當有以結民之心焉是役也都御史胡公御史李

君趙君王君藩臬潘君鈞君郭君謝君陳君孫君董君劉君凌君王君劉君李君咸先後下議而同知張君同判林君知縣蔣君亦與有勞云

天何以得之曰卽何以遇之曰分非分非師何言仙乎余大恠其語曰嗟乎斯何異陸生譚執焉長爽與余語未嘗不嘆息斯言也又酒之遺以答核投之囊長揖而去汴君曰公誤矣天下豈有仙人哉唯當氣蓄精遊遨林壑酒翰賦詩闡奈脩墅所翩翩令樂已公見夫駕雲乘龍者何人哉余因仰天嘆曰仙乎仙乎吾將詰女且卽女乎侍者進餐已餐各披衣起由木雲亭出祠下稍南至河册子操艇渡之旣入洞步峻沿

江至弘濟寺寺凡三門後益峻最後大宮面江背山盡卽所謂觀音山云稍南有亭焉懸江而構下臨不測仰視其背則絕壁萬仞勢若倒垂人過其下動渴驚骨斯天下之偉觀也是日秋氣若人復憩大宮宮峻深暑氣稍霽各困劇欲華枕下僧僧貸俾且二枕無籌堂設有席焉待客謂者余命侍子倒屛施席沈君則展大帨卧馬既蘇沈君求沐僧以盆還嘆曰貧甚貧甚詰僧我曰下二何業曰有田二十畝共之且耗且苦

僊洞余嘆曰鬬者奕僧今乃若是　已又開酌
與人告暮公等且休矣於是披衣沿洞出既登
輿問曰梅花水安在曰越此五里暮難至矣徵
其狀曰有池有亭有梅花乎曰無之余顧沈君
笑曰梅哉梅哉何取於水也既入城余留沈君
家君郎中不可遂別去太醫名露與余髫好又
且謂嫻其人深沈好讀書精岐黃已又工書工
詩將以韓駕部召問疾漫道行下

武進白公集叙

余惜往憤抑鬱于社皆寸尉才未嘗不喟然太
息也昔所稱在馬李杜者無庸談已即如我
明李何徐鄭王康者流亦不翛然英聲龍翔鳳
舉也延卒流落偃蹇不諧于世以死即使後世
誦其言而欣艷之何貴哉宗子曰余讀白公所
為文詞則吟哦嗟焉夫白公者世之所謂儒人
也太保之孫中丞之子又能以其才致青雲要
案庭周旋天下之士雖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即
諸賢豪長者亦靡不繫意于公公雖翱翔文史
乎顧獨喜談天下大事每及兵戎輒振纓高論
勃勃英氣逼人人無不悚容而起者至晚年更
喜騎射馳騁上下志在萬里此豈可與曲士道
也使稍稍大用之則上之對揚
帝謨下之經綸世業必有雲流霞布素書可目
者顧延累謚累信卒汶汶悶悶以沒也斯亦忘
不可傷心流涕哉君子所謂才者非徒崇華其
言將以經世而表業也勳業未彰並華而垂空

文以自見此其生與投筆之嘆而阮籍有窮途之
之哭也天乎天乎既畀之才復厄之乎公之子
祠部君與余同舉進士當是時九三謁公會公
病竟不得覲公公既卒而祠部君復與余談藝
長安邸中則日覲其以公所譔述者余章章讀
已章章嘆也誠傷之矣誠傷之矣祠部君因函
帙歸余余命余精焉而叙之以傳播間輙盡發其
所為詞類稍之得賦

首五言古詩　首七言古詩　首五言律詩
首五言排律　首七言律詩　首五七言絕句
首序記贊跋頌銘共　首叢言古殊矣繇之詩
不雜唐五言者最乎序記淡唐之軌也啓類左
國者數矣靈雲諸賦則亦幾哉與梁園並雜也
嗟乎公之所傳于世如此哉

陸長庚別夫人叙

余往在齊則與長庚同時共余治博士家語
顧非其好也輙太息能六朝獨亟稱司馬子長
杜少陵當是時聞其言若相與共目笑之而
獨嗟嗟異焉於是時時過長庚草堂長庚輙與
余几而談細剖深語已命侍子摘園蔬飯余或
酒余不夜不別即別復相與握手竟談塗中常
是時余貧長庚更大貧至不能張燭啓塗往往
錯足溝瀆不恨也而太夫人張頗怪長庚暮歸
輙問曰兒所從朝夕者誰子哉而殷殷亟亟焉
長庚跽進曰兒讀天下之書見天下之士者至
衆矣乃亡逾斯人者淵停岳峙矣非兒不能交
之亡何又與二三子共談藝事則太夫人又時
時出酒肴佐談長庚得以翱翔文史馳騁今昔
雖自其雄才乎要太孺人賢有教矣后長庚與
余次第應有司辟已乃次第罷歸則仰天嘆息
曰嗟乎余豪士豈困一第哉顧獨念母夫人教
我者勤也且何以慰先君子地下盖長庚尊君

以易學名世卒乃躓茘其身以老以故長庚之
念宗馬余先長庚舉進士為郎無何以病免歸
長庚時時挺挺來訊佇立叟悵抗志霞表
然未嘗不中夜而嘆余曰何嘆則嘆母夫人老
在堂也後數年余以參藩過里長庚允五觴余
舘舍時島寇急人倉皇走長庚獨　嘆曰天
乎天乎即不念其家獨奈何不念吾母哉俄而
寇遁而太夫人以今年六袠矣太夫人雖蕭然
荆布乎顧長庚者天下才也用之則夔龍稷契
不用則班馬杜李辟之雲焉即乘烟羽郎結郎
霞終日而徧乎宇內豹之炳然大觀也余又聞
夫人中年約之謀詩餘書餘書又能精岐黃家
言余未交其人知其豪也斯何陽燧乘矣后世
覩機雲者於艶其子孰不念其親哉當時頗約
又何論也即使太夫人翟冠翬服錫帔曳㳫終
日聽絲竽而夫金玉非不燦然樂也乃其子或
不足振藻清時流采千祀則浮世榮華辟之飄
風落葉倏起倏滅也太夫人宜何取焉長庚聞

余言躍然起曰即微子言吾終不能以世俗事
吾母長庚故喜為文言更余言言終夜不罷去
說知其言則嘆桃飣芝錬形久視長庚又有別
學其母者也余則安能知我余則安能知我

跋高文義公與顧氏手帖

嗟乎與文義爲其兄弟丐塾師於顧氏帖也當是時公蓋待講備員顯矣乃不能庇一兄弟讐從村中子弟丐稍我而公之言曰歳不有秋嗟乎即歳不有秋奈何囷一貴人兄弟吾觀世人見其父兄稍稍貴顯輙策堅剌肥千金袤馬日以意氣凌其鄉人其鄉之人即素與游者羨欽食以日之猶恨不得也乃顧肯從村中子弟丐稍我無論公賢即公之兄弟不媿公矣而邑父老至謂公是時蓋親作贊傳於村中云其歳特伏臘而謁之家其主人輙具雞米稻秫以歸之公即亦受其雞米稻秫以歸而不辭也嗟乎公爲天子之貴臣使稍稍念其我而頻謁其有可卯有司孰不怵怵共命者乃公寧丐雞米稻秫於村中子弟而不有司謁也斯古人所難矣是時公蓋奉其母夫人諱以歸且一年矣而頒公兄弟又素與之游乃不一謁公公之詩曰芙蓉秋水隔長隄盖言近也近而不謁又素與之游無論

公及公之兄弟賢即顧公者可少哉

贈徐文徵授良醫序

徐子既以其醫名一國矣迺時時被儒衣而游于學士大夫間即學士大夫亦無不願內交徐子自顧徐子愈益謹斯稱彬彬君子哉會有詔凡精岐黄業不售者得内貲為官比于藩王邸中良醫有遂為良醫者聽於是徐子之游諷徐子徐子廼上貲稱良醫云先是徐子儒者衣也乃今遂冠其冠衣其華服垂大帶于要又躡優其舄也楚楚翼翼顒顒儼儼称官者流矣學士大夫好徐子者見徐子輙沾沾喜拊掌曰美哉鄉也儒今也官故嘗所從徐子焉瘉者則瞿然驚已怵然畏也相顧言曰嗟徐先生官矣即有病又何可從官人焉瘉也乃徐子則籲時時儒其衣不官其衣非歲時伏臘展謁長老不冠不帶不華履也於是學士大夫愈益稱徐子徐子云宗子之南過里也蓋徐子冠履謁焉而學士大夫陸子徐子荀子張子子培因徵言以贈徐子嗟乎徐子於余父子兄弟之間深矣往余母夫人病脾日在長安意忡忡憂也則治書報弟請藥徐子及徐子子培書來報太夫人亡恙輙大喜而家夫人比部公亦一指十年矣周游於會剡曾之墟輙藥輙木則亦移書徐子致劑焉又余妊娠時被病所為動徐子手足耳目者至數也徐子等人于書無所不讀以精業聞里中今老矣白髮技業循時時過閭巷閭巷人則稱壽泉先生云徐子蓋從其父所授書也業既精又其心多長者其所從療治即至微賤不足往徐子輙往即大雪雨暑寒又在半夜余卧也輙亦往斯徐子之行已余何以　徐子哉余嘗精意神仙之學同余好者僅得長史陸子已又得徐子徐子之與余談丹也蓋累夕累危云又大夏夜侍子揮天扇至困失寐不去也徐子誠不負斯談哉余將與子登岱嶽躡扶桑看九華之冠披赤霜之袍曳雲和之複攜綠玉之杖乘青雲而去紫霞翩翩丹丹樂也若徒高冠大帶華服鮮履焉則何贈哉則何贈哉

埢石劉夫像贊并序

夫劉夫者豈不彬彬君子哉既洽六經矣又多所博覩百家者言矣之文詞秦漢韓柳者類也乃其人又仁蹈義履敦禮而哲其視人善若渴覩之棐而飢覯之鋪也蓋與家大人比部公亡十年游矣余之孩也夫置之膝矣焉輒嘆曰是兒勃勃英氣將長親余詞則又以國士顧余時時為人誦說宗生宗生云后余幸遭時屬下大夫之列廼夫猶儼然岩棲也今覩夫之像蓋翩翩儒而隱者嗟乎天下國家不可以無才也有才如夫廼顧使之儒而隱哉若是余之贊以俟肖形而至者焉

於維先生翼翼厥容玉立山停肅肅厥心日白天青孰不有文維公則經孰不有行維公則醇胡然而服薜荔其衣鳳佇鵠昇知我者希胡窮則戚匪達則嬉或憂之眉蒼生之思慎乎維言維章誐彼有善雖長恐弗揚若己之惟恐弗臧弗臧弗揚厥心嗟其身何以恭拯溺扶危足之蹈之中矩中規誰謂劉欽紀公平之議謂漢廣羅公濟之大哉厥詞如上如亭我儀圖之為龍為光合則鴻舉用則蛟翔胡不效蟬系之草堂

贈金君序

余嘗往來齊魯燕薊之墟及眺舊疆歷阡陌采故老事實則龐眉黃髮嬬嬬者接畛而語也然其人率皆戴笠負耜飯牛牧豕舉網拾薪者流至貧苦矣而世之人有乘堅策肥據高宇大廈徵絲竹挾妓樂出則放鷹逐犬為樂者迺不得永年稱老也此其故何哉余聞盈虛消息維天之經損益盛衰維人之紀貧苦而長年者補其所不足者也富逸而不長其年者奪其所有餘

者也故夫不貧而長年者罕矣即不貧矣長年矣乃其子或不肖放蕩佚肆以隳墜其家聲鄉之人日指其人而竊罵之即使富而長年未嘗不咄咄悲也何樂焉故夫不貧而長年而又有子者尤罕矣乃今睹於里閭所稱金公者則何說焉公年且七十矣余誠未見其人而獨見其弟靜菴公靜菴公盡若志焉與者云竟得貢遊太學具章服歸稍稍貴矣迺愈益畏謹足槃槃如退里人稱長者必曰金先生金先生云而長者具言長公之與次公不殊也余再展謁桑梓也父老長者咸裌服而辱之而公竟不余覿豈真靜菴其人哉公不甚富頗倉庾實矣公之子若某耕商雜作益用不匱子姪如子艮者以儒起家歲時伏臘具卮酒上壽而公亦得以抱孫而嬉若實有子也或曰貧富壽夭子之賢不肖天矣乃生財之道立命之學義方之訓又何聖人亹亹談之而著之經也曰噫乎此又盡人而聽之天者也金公者安知其不盡人哉假使公

不長者而又不勤不儉不教其子即不貧而長年何述焉王子之於余至戚也而與公之子某婣婭事因徵言以祝公夫即使齊魯燕薊之墟有如公者余猶函稱道之也矧吾邑矧又在下戚於是為之言以貽王子而因以贈公亦使覩之者務盡人以聽天而毋徒欣艷于公之盛焉

贈陶先生之封川令叙

余讀漢書所稱循吏傳至動天子璽書讚誦錫
采章擧當是時天下之人靡不瞿然驚已洒然
喜也此其人必有英風殊畧表著耳目之外者
何至所狀卓魯諸臣汶汶闇闇哉曰嗟乎余於
是知古道之所以興隆也世曆彌降學士大夫
不譚隆古一結綬臨民則壹志刑名期會而綏
衆民圖其下則更武遇其民日魚肉之即家咨
人吁餘藻不給迺其索余雖不嵬然隆高迎斯

何稱吏治哉采峰先生視與庠三年矣今年夏
擢為封川令以去余讀粵紀其邑盖多猺患
云猺故盤錯嶺巖特負戈書游大掠邑人吏惧
不敢問家大人往視其郡未嘗不深意動容
焉而先生又為余具言兹地去家廬踈眾甚遥
也羣猺往往伏莽道左俟有過觸輒格殺之即
尊官貴人擁荒行亦必提精鋭持干矛操數十
艇周環四顧迺敢問渡不爾者危也則封川之
難先生盖已孰計之余聞猺之為害粵中歲杷
綿延矣總戎貴臣時督大兵糜百萬進勦稍輯
復叛何問一令哉惟令施德宣惠撫我元元俾
內治敦龐恊于至理則尺挺可撻外侮何惧焉
哉
明御世久遠寰宇恬熙頭者島夷肆殘大寇吳
越已又冠揚揚人久不覩兵猝言寇至輒大呼
惶急走如覩神鬼魍魎也乃猺固封川所習者
封川即難不甚于與矣先生負異才又其性明
闓朗邑在興三載大著作人功當塗者咸翕然

嗟異下檄褒焉且又目攝與政也先生行矣則
余所謂天子璽書讚誦而人亦靡不瞿然驚洒
然喜者其在斯行乎其在斯行乎先生之儔瑞
峰黄君東崖遊俱貴門人弟子祖道南譙燧
燧盈酒因徵別言余則亟談封川戎事者盖寄
乎盖厲乎

贈解公偕其夫人六衮叙

家大人比部公束髮就學時則已從怒菴公游矣後四十年而公輒時時與余道家大人束髮時從公游狀也公之子應聖子孟從家大人授詩云余是時齒卑矣及長則家大人日召應聖朝夕草堂與余談藝而孟通家兩世矣方公從家大人游時勃勃英氣又綴文甚精以爲必第也顧乃屢舉屢不第則仰天長吁曰丈夫豈必一第哉而令人汶汶悶悶白首話舉乎且古今豪杰其長策辭雍高後若石者豈少也遂愁謝之去而杜閉門教應聖以經世之業於是應聖綜輯千古來其英華敷藻抽文蔚然霞騰乃又屢舉屢不第也則公愈益自信曰天下豈有如吾見文者乃不第哉而令之兩謂舉行也輒謂公公又以應聖所爲文詞觀余余未嘗不擡膺而嘆蓋嘆才也已又命諸孫出謁余固森然王立矣公則起語其夫人此所來謁者兒孫孫也其字若市酧以勞之既出與語輒又歎曰大人束髮時從游狀也公既隱居寡營不逐逐家人生產乃應聖又失厥配撫其諸孫而育之室中又內外祭祀賓客庖匽酒漿咸井井綸綸儼儼肅肅四十年間無一簡缺者夫孰非夫人力也公與夫人雖六十年顧健善飯又應聖負金馬才稍用之雲蒸龍變炳然宇宙其所錫公及夫人德者何問哉而公之仲子應[illegible]者精岐黃家業舉壬子應儒子若公之姪也公樂之猶子焉乃諸孫又亭亭帝帝昂昂起矣豈不稱吉祥盛事哉往歲余謝病歸湖上也公命應聖携肴盍酒而邵之又貽之詩諷其首蓋以古人所稱韓蘇李杜者期余也余心知其非當顧己感矣今惟公之盛則安能無言以報公會應聖之交堅乎潘子來徵所以祝公者余於是彊文焉然祝公之所期我者則遠矣

送朱河顧子之洛陽序
顧子昔遊黌序時與今學士李公稱並璧也余當是時僅髫從群少洽博上家語顧子一覩余語輒投牘嘆曰是夫豈用髫吾將友焉於是時時持牘以游於顧子顧子時覩時漢也有司辟茂才顧子與余當次第往已乃次第罷歸則携余登江門燕子磯俯長江太息曰嗟乎即余不售則諸先公何賴焉蓋顧子之先有惟學公者嘗從 高皇帝北伐大將軍達特奇之已乃稱病免歸 帝念其勞詔賜湯沐四十户而惟賢公者為眉縣令天龍之变戰死 帝悼而命祭之其餘勲名文學被儒服者代有稱聞也余因解之曰即君之才豈下諸先公哉而奚詘焉後學士公與余相繼登朝乃顧子猶儼然逢掖心竊悲之歲乙卯夏顧子遺書報余盛稱其志意君嘗問長安酒樓待我九月既望南□書至足夜從諸省郎齋居省中也答帙撫讀□則慎足起幾不自持詣省郎詰其狀□不□以□□余

於是為賦武陵之歌武陵者顧子別業也顧子既至則把袂交慷傳卮浮白窮日夜不休因戲曰尚憶俯江之談乎乃顧子又能奢官不舉則喟然太息曰嗟乎豈余困不甚哉余且歸武陵洗蘿石卧松雲而嬉焉以何天下之事如何余曰否否志士不遠時以立功哲人恒因機以表業當是時而徉一鄉邑博日與二三子佔畢其間則藝精不莽也不然蘿松之李章服易矣勿歸便李公亦以是日夜諷顧子顧子遂出乃得河南之洛陽洛陽者天下之中而古今豪俊之所總萃也昔賈生負與才當文帝至聖海內乂安而上疏言天下事至痛哭流涕絳灌之徒日目攝之遂謫長沙然世之論才者不咎絳灌□生也君其為我過賈生之里而弔焉古今人何相遠哉即洛之二三子其亦無媿賈生乎顧子曰吾聞士不養則不□吾將請於當塗祈其一二疇畝以助士之績學而尊於貧者以吏貴而不能行經師修則群之學宮而日迪之□幾哉

其有賈生之才乎余因太息曰嗟乎信斯言也
則豈洛士賴之而顧予業日益精緻其餘以拾
上第為國家作人猶天下師謂不自洛陽始乎無
即諸先生德業孰多焉於是顧予起席辭曰其
也不佞敢不夙夜以無忝彭予之嘉命

縉雲令王易山公墓誌銘

嘉靖庚戌夏六月易山王先生卒於家以癸丑
冬十二月葬易山之麓其子子方子德氏再拜
泣請銘于宗子宗子太息曰嗟嗟悲乎予忍銘
先生哉先生姓王氏并字蔭氏幼讀書易山中
遂稱易山人云王故籍孟水至仲銘者始扺興
遂為興人仲銘生槐軒樂易為槐軒子先生大
父也世世習隱樂易子是為繼顯公公出不喜
隱乃喜儒遂以其學貢太學晚年又更喜隱也

遂上其事得
詔畀郎秩云生四子次即先生先生生稍長儀
采玉立偉然丈夫心獨喜自負顧其世又喜讀
書即書易讀先生更苦讀即大寒暑亡間也嘗
是時繼顯公遊學江南先生從之南乃遂從閩
張中丞游盡得中丞文讀之同彬彬乎稱鴻儒
矣繼顯公尋逝先生既除則以貲北游太學歲
在戊子先捷一日則命具甕醪筐承以待勞擡
者夜起候捷捷不來家人目笑之且竊言曰限

豕亡為也先生聞之怒自念曰豈文雖愚哉且
趧來則分醪剖豕人勞之人人喜召家人前曰
女謂醪豕亡為正恨少耳先生益喜自負以為
上春官必第也乃不第罷歸明年又上春官又
不第先是太夫人温諭先生曰女第大喜即不
第即毋歸吾猶恨女先人不行其志以迎吾且
老後不見女攤馬羣纓也何情哉先生既不第
則謁選拜令永城永城在北郡中最擶鄙又其
俗慓悍猾賊稍逆其心則慷慨負氣羅織虛詭

輙走監司御史交疏相中害又逼及素因疾者
輙至數百人事既虛詭又人人異詞即監司御
史亦不能以其威時月平決其事於是郡之無
藉子借役監司御史使下縣皆人見令長揖令
令又畏監司御史威亦答揖而禮遣之令既畏
不敢抗下至里胥亦無不人人畏輙奉金祈免
也先生途聞其狀已久之及下車捧條上坐而
無藉子借役監司御史使者揚揚饜道直上北
鄉長揖先生心知其人也坐受之問曰何人哉

則盛氣言曰我監司御史使也故事令不坐受
揖令坐受揖何為令者於是先生怒推席起命
左右共手縛之褫其衣笞撃數十更詰得真類
三四十人即具列狀報監司御史監司御史輙
為曰有是哉即檄令按治即又嘆令多才也以
是邑之慓悍猾賊者靡不畏怵於先生而循淵
者不受令約束既十年至是匍匐膝行垂泣自
請棄於胡貊之地先生大義淵釋淵淵竟不報
邑故豪者田千萬不給租貧無田顧又給租於

是先生履畝量畦鈞其租於諸所受田者當是
時邑有貴人勢最盛及其豪舉夏受又藉貴人
受田千萬不入租與貴人均也乃先生持愈益
急貴人受遂出其田千萬租顧目側心嫉之矣
故事持節取道水者類苦禀徒數日坐令日集
為倉皇走道上不能具禀整徒取道者率大怒
而去先生至則豫勤禀徒候取道者至輙上之
取道者輙嘆先生才而曰王尹王尹云家故陋
異文科錄未覩永士也先生注則嘆曰永士非士

哉遂時進諸士於庭而文策之展釆楮以勸其
能文者於是士蒸蒸然競延摘藻稱文儒明年
丁酉遂舉二子當是時萬寵起冦北地通永忝
震先生則下令築堡餝儲整寻礪戈身督戎事
七何寵禽人言郎寵未禽那何怵也由是當塗
者輙又嘆先生才以永不可留先生也遂以内
擢得調縉雲先是夏受惧先生繩以法乃構先
生於中丞府中丞知先生才即答受郎又捺先
生理受先生乃不理受乃展儀釆坐受馬上而

迎之家而以義民領其門受愈益齒皇日夜對
妻子泣則識者夙其再構因而再構於中丞府
中中丞子方索金于先生乃先生固不與金而
受則又予中丞子金以報中丞乃中丞遂欲其
心於先生既聞縉雲命則亦有釋去先生者先
生御天長嘆曰嗟乎嗟乎士君子用世綖如乃
反為奸所繩即縉雲亦永也欲行其志何待哉
遂挂冠歸閉門謝賔客卜築平湖之上植黍謂
豐灌苊分竹時孤舟往来于蒹葭楊柳間洋洋

洒洒自樂也先生負雄才慷慨大度不屑鎖末
那家食構第闢宇開畦培吟既已赫赫宏遠矣
乃其性又喜施予濟人之困往年夜獲盜燭之
知其閭子也憐而縱之即咫尺之義亦可見其
大者云先生故無病偶庚戌病病亡何遂卒年
僅五十有七卒之日鄉父老靡不蘇蘇隕涕曰
王君才乃死哉按狀先生配魏氏魏靳州女側
室三為蕭為樂為羅生五男子曰維敎子方氏
續業培緒偉然稱能次曰維化子德氏續學摛

詞負時望次曰維法維言維則咸服裘商爾息
子也女二長適張邑慱子宿次聘蕭國子子一
躍孫男四應元應魁應時善讀祖書後可大成
應文孫女五長聘劉不私次聘龐時餘尚幼銘
曰　維山則龍　維立則崇　胡儁而才　胡
寿而功　吁嗟乎王公

門人 趙秉忠 鄭應鸞 謝輝
王同識 蕭得中 魏廷言
陳學詩 黃其暉 王葵 同校刊

明甌寧縣令胡公德政碑

增城胡公在

孝廉符知甌寧凡九年既去六十年而公之孫督學君行部至則甌之父老垂白而杖者數百人迎之于郊嘆曰此我胡令公之子之子也已乃號而持督學君衣泣曰老人自兒時事令公令六十年矣而令公之愛之者於諸老人猶一日也今得見公猶見令公焉於是督學君亦泣而邑之學士大夫因上書請專祠祀公督學君起辭曰諸大夫其毋以予故而私予先人諸大夫遂狀其事曰謹按禮凡有功烈於民者則祀之古之道也公之廉之明之勤之惠姑不論論其大者即其革焚屍而示之孝禁溺子而示之慈法淫者而示之倫察田屍而示之法舉釋寃而示之禮則何者非功哉今甌之民雍雍而給給斤斤而井井以息于家而不墜其身者是誰之遺也即不祠何以解諸父老悲思敢固以請以附於古者有功而祀之義督學君嘆曰諸大夫既以先君子為無罪於百姓敢不從大夫之請以慰諸父老之心於是以某月某日附公於名宦祠秩祀如故事而命余采其實以詔來者余則安能知公顧獨概於公而有感於古今治道人心之幾也夫天下之治繫民民繫令所從來長遠矣余讀漢書循吏傳所稱述咸守與令而卓曾諸君最著跡其政蓋若慈母之於赤子寒而絮餒而哺啜而持痛而撫非夫文章之飭而禮樂之華也然當時為之君者至下璽書勞苦錫之章服即萬世之下亦莫不握牘而嗟何故哉則其政之感人心深也夫感而至於心斯古今一矣今公去甌六十年而父老悲思而祀之則安知萬世之下不以卓曾並公哉故曰吾觀於公而知古今治道人心之幾也夫公既以政而繫甌之父老之思督學君又以教而率

之　於善事有令德照于八閩炳炳
如日也斯又漢臣所缺者督學君則又具言公
之持身肅也其儼而居家人莫敢闚焉遇鄉之
子弟輒教之而公之門人由公之敎以儒起家
者如林矣嗟夫然則公之可紀獨政哉獨政哉
公名璋字資禮鄉進士督學君名寵字伯賢
州與余同舉庚戌進士

西門記

戊午四月既望余至自汀是時都御史阮公被
逮北去島寇直犯閩安省中人惶急走而諸大
夫日議守城事遂以余守西門城凡七門而西
門在午原嬉南其之所取道也先是有司悉
部坊諸人夫登守陴余登陴則悉罷諸所發
皆孫各從而釋者留其壯與之約曰晝則家夜
則陴擊柝鳴鐃而懸火陴外不如約者以軍法
從事會明日報寇將至六門咸閉矣而城外人
數十萬大呼祈入余遂日闢西門入之晨起辨
坐城上列鍵舁數十于門人詰而入而牛馬鷄
豕群群薄吾坐不問也客有言闢門誠善獨柰
何不虞奸人我余曰客休矣余辨此矣即有奸
人者吾任之於是為檄召城外百里所蓄薪穀
悉徙之城中不徙者吾縱亂兵焚之而壯夫有
不有薪穀而入吾門者不得入於是城外薪穀
日以萬石塞門矣城外人食城中者不下十萬
城守凡三月而斗米不增一錢蓋以多穀而

議者謂城外民廬逼城者恐賊至焚之以攻吾門於是凡有廬而近者輙命焚之烟焰焰四起寃者還泣不止也余則止西門之外之廬不焚下檄曰寇至五十里爾其自焚吾不忍為爾焚也其有樹于城側者議者恐寇至登樹闞我於是下伐木之令護戎者持斧環城伐之至西門余傳護戎出視桑百株梨百株垂垂實矣護戎請斧余止之曰毋伐即寇至何能登此柔幹哉凡城不屋其上而闉城則屋盖其城故於沙不屋則雨浸善壞而議者謂城而屋不便擊寇也於是每檻輙毀其一路寇至則立之屋上擊寇余笑曰兵不能雄之行間而能雄之屋上哉且一雨而千檻何恃也遂止不毁而外郡以援兵至凡二千人咸余所部兵也余令護戎日督之野習射夜則分屯之堞門五人一隻十人一人下堞取薪不取薪而下堞者以軍法論以是兵戢不擾而郡武部兵之出守西夾江也至則戍病卧村墟中余命楊生急馳而入劑之遂起是

時寇已陷福靖福清人携挈息至者日以千計而鎮東之於福清近也寇既去復攻鎮東鎮東人善守以故不可拔別分一寇寇與幾援會當事者提兵至遂解興之圍而寇之寇泉也燕臺從戎督守遂解去往往出游兵伏擊有所俘獲以歸當是時興泉之寇已南而鎮東者尚屯海上意揚揚甚也會督府馳至則檄兵數千連數十大艘要擊之寇輕我輙觸大艘逆我而我兵奮怒弩鏃亂發乘風大呼寇艘交出其下遂大肆擒獲餘者沉之海中捷至悉罷諸所守呼之卒與外兵入援者余亦解攜還署而父老群然别余洞下露衣焉時五月二十三日也余懼往事放失無以詔來遂書而存之

七月西征記

戊午五月海寇既平於是悉罷諸所入戍者先是粵兵三千以丁巳十月徵至戍省中督府至丞下宷金牛酒勞之已而寇至檄其往不往也匿之民閒而督府既已檄閩兵勦賊歸矣於是粵兵懟會其酋長以千金爲其二子取婦欲去遂日夜請之督府督府業已厭之因請上罷去而檄余督之西府七月六日也故事客兵餉金咸須之酋長酋長輙匿其半而半給之以故任

其掠不問余於是召其酋長愳之庭誡之曰而提三千人食我四萬未聞其遂一賊也若後匿群酋金任其掠者吾且縛而千金歸致之麾下於是酋長大懼出則嚴戢其群毋掠余至延平聞其不掠也輙又厚遺其酋長牛酒是時汀守徐君使使來問粵兵狀余報以尺牘其詞曰歸自建安則有護軍之檄矣其人咸虎而戕日夜繩之堇不掠塗然亦其塗之人徙其雞犬挈孺而內之他所故免足下幸傳檄塗居者毋縱雞

犬不收毋不能一時去其挈孺以爲護軍使旨憂也再二日至將樂群酋之至也咸舟至將樂則陸是時秋炎群酋畏炎不日馳而夜馳余與之共馳輿不鷄鳴不停也蓋十日而至石牛石牛去汀百里其地故有塾云塾師聞群酋至輙匿之山中而獨留其學子而髻者守筍酋睨其筍不知其書筍也特刃劈之見其爲書則又碎其書於是學子頓足而泣亡何酋又網其池魚學子者業不知畏酋也既已忿已又斷其網魚

輙大呼曰客兵作賊因裂其網技之於是酋大怒即手縛之而訴之酋長曰是子竊吾刀也酋長信之既已縛之一夕明日驛吏入言狀余怒命從事往讓酋長酋長懼而詰人安在則已繫而去之三十里矣於是追釋之又二日至汀徐君又大勞其酋長及群酋以去自省抵汀蓋千里而二旬始至其所經雖少焚刼然鷄鴨魚鶩門屛廬灶蕭然矣出瑞金遂益大掠而余間從輿中問父老父老輙爲余泣曰吾民之苦各兵

甚於盜也夫當事者走千里召外兵擊賊豈不
至急民哉及其至乃不肯發一矢徒攖金而歸
也歲費帑金數萬即道塗牛酒又半之矣卒乃
使其民愛嗟怨嘆咎觀賊焉嗟乎後之談客兵
者慎念哉

九月西征記

余以八月二十八日出閩州泰寧報粵賊急余
即下檄郡延各郡邑兵夾勦而身與數騎星馳
而西至延則賊已殺泰寧簿又擄其衛使楊余
曰事迫矣於是檄歸化兵截其西邵武兵防其
北將樂兵阨其東而諭寧時視事永安則檄謝
督兵截其南馳至將樂令顏使君顏使君留將
樂防截之策而余督數百騎徑趨歸化至白蓮
驛則賊已遁紫雲臺矣臺去白蓮六十里歸化
永安沙縣各百里而歸化又賊入汀歸粵之要
塗也余以是夜馳至檄其邑兵五百粵兵二百
付李丞蘇簿及曁從事馳之紫雲臺急不及餐
而余取邑父老米三十石令犍兒數十肴饋之
賊是時已據紫雲數日延平衛使劉周率兵無
與賊戰賊佯敗衆逐之賊伏起環戰遂殺我兵
數十人已乃聞歸化兵至輙驚走先是賊過歸
化歸化人善弩輙射殺數人賊遂遁至語人曰
吾遇延平兵則而戰遇永安兵則而戰遇歸化

兵立而戰蓋懼之也賊既遁而歸化兵追之遂
遁永安永安在萬山中而積穀寨人最悍於是
謝仲徹積穀寨兵三百出戰擒數十賊獲大旗
追至百里不及而歸而賊遂夜從上杭歸會
執兵只追擒之謝仲徹報余於是勒四所遣
歸化兵器豐從事還郡明日遂發歸化至白蓮
其丞廣陵人也老而被創覲余泝滯余詰其狀
則曰賊從泰寧來乃徑至驛云其誠而登堂而
朱衣者蓋少年美丈夫也是時驛中人惶急走
而丞負廩金匿之暗室中少年問丞安在於是
群賊四索覓出之欲殺之而少年止之曰丞老
矣速取金來有女於是驟而之賊中少年獨坐
上坐見丞瑟縮以手扶之起曰此官人也遂呼
之官人與之坐而列所獲諸婦于旁諸婦而抱
兒者鄉白乳其兒兒啼少年輒咳之累代抱
之而諸婦如對其家人不懼也少年謾言曰公
以我為賊乎我非賊聊與二三兄弟訪故舊此
中不免取牛酒為諸父老費而何當事者以我

為賊而勒官兵捕我也公不聞泰寧簿與衛使
之事乎抑口不畏兵然時時道其從外聽聞兵
之賊錯愕耳語起笑余以為然衆而歸曰賊既
已解去發閣庫金而發之予復以上金器進遂
釋丞然初索之時中時以故三創矣而諸婦之
家亦各進金於夫余以人息曰嗟乎世言賊難
圖者豈不惑哉入丞署官耳而畏不敢縛止利
其數金此其志決非桀可知矣且賊號千人實
不滿二百又多老羸其間方初入寇時使有司
者擇得中智之士率健兒善射者數百人扼其
要而伏以待之可一鼓而擒也乃張簿以輕遂
驚揚帥以貪功縛劉虎以失險潰此何說哉此
何說哉余又問賊之初入泰寧也泰寧故無賊
而簿遂率諸健兒出戰簿亦衣健兒衣賊不知
其簿也已殺始知其簿甚駭而走而揚善之逐
賊也會有部兵獲一賊殺善奪之兵噪而散而
賊遂奪善以去然則揚之罪甚矣甚矣世人觀
賊殺簿奪使以為桀不可禦是豈賊桀哉余還

將樂與頹使君大惟之而因米探其事以見賊
不足慮而當慮所以禦賊者嗟乎是亦余之罪
也夫

遊滴水巖記

余讀汀記歸化東北五里盖有滴水巖云往徐
君日與余談玆巖大奇也戊午九月余督兵西
征馳之歸化而揭君謁余以君將出師紫雲乎
則請於滴水駐飡焉於是明日以數騎東行踰
嶺稍折而北已又折而東凡三折至巖巖壁陡
絶外壁遝而上揭君遲之逕既上有宇故名迎
仙余曰遲仙不愈迎仙哉堂後有亭亭題余惟
其腐語而因與揭君解於其中遂易之曰振衣
已乃聞垂垂而雨則滴水巖在焉其术有三一
出垂石如蓮者二從石隙中下盛之石盂揭君
曰巖人咸飲此於是嘗之甘已烹為茶尤甘余
曰盖天漿乎盖天漿乎其石乃蜒而曲若龍足
藏雲中而則隱則見者余惟焉稍前斗石下垂
類蓮而華者因名之垂蓮水石亦蓮不名者從
水也又俯而睇其右偶僧在焉其爐烟陰陰上
也余曰何僧揭君曰此記所稱賴僧者也其既
化而坐數日矣乃㷋入始知之則大異之而因

繪其軀以祀之此則其軀也旱而禱輙雨身之
而禱更大雨則異曰有道哉有道哉夫人者宜
顯者也佛者宜幽者也今暴其身於明白匠達
之區而使豎商牧子狎其面目而嬉焉即僧而
靈闍殷殷怒也於是命藏諸幽者幽之者神之
也洞有三門其中而豎者類柱遂名之曰天柱
而柱有三則又名之曰中天柱左天柱右天柱
云右天柱有石類獅而門者其上更有石如斗
外懸中藥甚微若蒂焉故名蜂窩又眺而左有

二門左者逕右者乃橋斷石橫其上而又虛其
上如竈焉遂名之竈梁竈梁之左而上纍纍若
珠又若垂楊之裊裊條條而冰者仰睇其右片
石突而下又之嘆曰此隨緣也其石五色為
祥雲雲之下為虛明二洞鏗擊輙應虛谷則鳴
也又一洞狹險旁曰天鼓鏗擊之彭彭鼓聲焉
余訝之又有玲然韸而幽者余曰此何聲也揭
君曰所謂石磬者也在右洞洞足自有火河入
不火不入入者床面舉磬若屐榫室焉余盜駭

而揭君已命余觴乃令侍子左鼓右磬颯然天
籟滿山也有巨石整而偉張余右睨之不得其
名久之曰奇哉遂呼為見石見石者即磬而康
者同門也其洞最邃名曰鴻濛又起而環視暨
石鷹石龜石猿石獅擢肘爬突神奇哉神奇哉
變化總萃幻譎綃游[illegible]忽磷磷潭潭亭亭則際
名之曰小崆峒云余於是仰而嘆曰嗟乎余恨
不與徐君同游哉揭君曰何徐君思也曰余往
歲與徐君盖游華陽洞云洞自陶隱居來壽壽

哉異乃宋帝又游書之其洞故不可入即入無
奇也使陶居而覩此宜何以稱焉且茲洞之奇
天奇之也既奇之矣乃置諸荒山僻壤氣寂野
草中不以奇稱也世之以片石假山稱奇耳目
者何限嗟乎茲嗟乎巖余又安知其爾乎為君
曰華陽顯以陶以宋知茲巖不自今華陽並名
哉於是罷酒徐君名中行汀守與余友善先余
三日游遺余書揭君名鴻則與余同庭幾中者

登平遠臺記

平遠臺在省城中東南閩志三山此即所謂鰲峰山也山故奇在城中尤奇宗子八閩十朔未登也盖以戎故而客有好宗子者乃召宗子登焉凡幾折始上又折而東登鰲石亭天風髙揚萬象蕭瑟宗子於是仰而思已俯而嘆也客曰大夫何嘆宗子曰嗟客乎嗟客乎客聞其説余恐客之投觴于地而莫余飲也夫閩者豈非記所稱東南巨麗哉家纓弁人詩禮農嬉于疇而商歌于塗也當是時而登厥臺焉髙山大川遊雲芳草罔弗爾吾目也則罔弗快吾心也今何時也吾見茲臺三駐軍矣客亦東眺大海乎樓船組練隱隱起也南睇於江故里頻日羅舞漂絮其中者今健兒飲馬矣西瞻烏石盖有鐵甲礪刀鼓笳鐃吹之聲焉北闞閭并則父老子弟被戎執戈者悉識盈道也且千里之內亡者未塟瘡者未起流者未歸絮者未釋吾念之吾于知汗之浹淫至于踵也昔何以驩今何以悲昔何以靖今何以擾斯其故難言哉難言哉夫君子之謀人國也上憂主憂而下憂民憂者也今帝心常在萬里而民瘼孔亟之在吾前也方請纓枕戈不暇餐沐矣客乃欲吾覩高山大川游雲芳草而嬉乎此吾所爲嘆也昔元臣據閩之險以抗我旅 皇祖乃命樓船將軍從大海徑搗其穴空之 帝謨舜赫日月同炳也乃今董事之臣顧不能設一奇制敵而徒躧夫往往截海闘我此視 皇祖諸臣何如哉吾嘆之實懼之也客於是起辭曰吾不能辭大夫之嘆而大夫又安能飲吾之酒請大夫爲客記之以示後之登斯臺者毋徒嬉樂高山大川游雲芳草而忘厥民憂也宗子於是樂客之言以爲之記

二曾夜談記

督儲曾君以戊午十二月二十三日至延平分巡顏君與余夜觴之而余因問君曰君自天津來則聞諸相君談南事乎君曰諸相君言不聞其他則聞厭客兵云余曰天津故稱北兵者亦畏兵乎君曰何畏顧其心雖甚矣蓋有鬻其婦而南者人曰婦而鬻婦安取婦則曰去鬻一婦耳婦尚獲二婦柰何不鬻乎余曰唐太史奉命視江南戎事也何談君曰蓋嘗揖太史西湖之

上矣則言言客兵不宜調宜罷也會有客兵過江西之洪路白日攫市市人逐之遂殺市人數十人而有司懼亂至不敢問則太史之不予客兵也有見乎有見乎君既去而余因與顏君累嘆蓋是時閩已往檄湖兵四千故云而侍御曾君奉其尊公諱歸泉也道出延余與顏君謁慰而君衰麻悲戚問之他事不談獨談兵事至揮涕而問曰湖兵至未吾懼閩人之被禍深也余曰何曰余之至玉山也蓋過粵兵云粵兵也

玉山者六日家掠戶殘會有嫁其女於人者甘夕將遣而粵兵聞其有女而遣也則持刀闖門舁其女以去及他闕有少婦輒舁之而又爛之曰余尚未能諭曰兵所攜來粵婦也有敢言狀者殺之與中人嬰嬰泣乳之人聞而悲之不敢問也而玉山新添弟首曰兵再一日屯此吾將逸矣而閩之途中血盈盈滿路其戎戎若縈而黑者蓋人髮也而雞豕牛馬皮毛被道矣余與顏君因太息曰天乎天乎何蒼生多難至此乎

是日建寧舒君遺余書慮所以防客兵者余為書以報其詞曰曾侍御至具言粵兵獸可為隕涕來諭更詳仁人君子之用情殷矣嘗謂客兵之禍甚於盜寇何者寇之害猶有言也客兵者無不及之矣寇之至也人猶得持梃逐之客兵者殺人而人不敢怒而訴也即有訴者反益之禍矣今之論者輒云客兵客兵而不知數千里聞父哭其子夫哭其妻母哭其女主哭其僕者耳不忍聞也血塗野草四體毀殘雞犬牛馬戶

閶門犀俄然一空若日不忍見也然有關言客兵之禍則反勃勃怒其言者斯何心哉斯何心哉今已無可柰何則其策莫急於清野矣近者檄其城中預稅一廬稍遠者檄其三十里之外預稅一廬客兵訊至則徙其妻孥老稚而避之庶幾其可免乎不然持刃大呼若群虎而翼即號令何施也區區之愚敢再拜以獻既織言以授使者而因采綴所聞作二晉夜談記以俟後之談客兵者觀焉時己未正月十四日也督儲君名于拱號文泉泰和人侍御君名承芳號龍山泉州人分巡君名嘉會號衡厓長沙人建寧君名春芳號徤菴鄱陽人

明封承德郎刑部山東司主事東皋徐公

墓志銘

嘉靖戊午十月二十日長興東皋徐公卒於家先是八月汀州君持為余言心怔怔怦怦動也面炎炎赤乃其夜又夢公騎而西馳已又雪滿塗也徵何哉余惟之亡何汀州君北覲既逾月貽余書曰先君遂棄不肖鄉者之夢蓋徵乎蓋徵乎敢乞不朽於足下已俞氏狀來余持牘為泣曰嗟乎不一覩公而銘公哉公名秉字敬之其先鳳陽人洪武初詔徙淮西豪杰江南而進五公者遂長興家焉至亨六公凡四世俱微不著及農隱公始以高義聞里中農隱者亨六公子也里人有負租售畝而易其金簪幽歸者醉遺之塗農隱公夜獲之則俟其人旦來委之而走其人倉卒起謝公不及公乃仰天嘆曰厚德厚德農隱公故貧已又生五子愈益貧而東皋公在五子中最少又盡讓其兄產而獨以其身依姑錢氏居間則盡發錢氏書讀又喜為文詞

蔚然駿茂矣而里父許有女二十未嫁間從錢
氏覩公異公才遂以女妻公公是時年三十矣
客有風公應有司辟公咲曰吾已綢入父顧柰
何執簡躡 從群豎游乎於是構草堂茗水之
東自稱東皐隱者然時時下帷授諸生經諸生
執經候門者屨常滿矣居頃之許夫人孟夢日
墮懷中也於是汀州君生公大憙侄啓則走會
省盡購六經百子秦漢以下書歸草堂命汀州
君讀又時時爲誦說賢豪高士孝廉異行者流
輒嘆曰嗟乎吾乃不得與斯人同游哉至有不
快其人者則怒髮隱隱上指冠按書起矣汀州
君才又公成其才以故卓犖倜儻危言高節云
汀州君既舉進士居長安則爲書誚公及許夫
人來長安公謝不往汀州君日夜念公既已補
司寇尚書郎乃上書曰臣中行頓首頓首死罪
死罪臣有父東在江南年七十有六不得視臣
郎中臣又爲 陛下守囹圄不得歸省父
陛下如以臣爲亡皐則請從臣留曹者得只以

家廬慰臣區區書入不報公聞之怒曰而翁尚
健善飯柰何以家語瀆 上甲寅汀州君上功
考功 上封公視其子是時汀州君會有使淮
之役於是製冠袍帶爲珮鞶各一具貯以華笥
誡蒼頭負之先趨既至淮則又身自負 制勅
而亟馳之君上邑令以下郊迎謁公公於是出
笥中冠袍帶爲珮鞶服之北鄉稽首已揖令入
盡召邑之賢豪長者與飲而令以下咸起爲公
壽公驩既已謝客還內召汀州君前勞之曰女
衣錦矣乃老人亦復被此 主恩哉鄉者讀女
疏不益我顧令我憂耶洗沐休矣趣入侍 上
已顧許夫人取吾褐衣來即又褐衣而行游市
中市中人喧言徐封君至已窺其衣褐也則竊
嘆曰徐公不錦而褐哉汀州君既還朝明年丙
辰 上又勅郎中卜行充江南恤刑使者公聞
之則移書誡汀州君毋歸而汀州君業已取間
道急還謁公公訶曰女歸耶夫使者奉簡書而
南而諸所纍纍械繫者日夜望使者至且吳越

相去不百里而女獨桼何不念衆人耳目乎女亟行矣不竣使不訊於是汀州君肯發而公遂稱病甚謝絶賓客識門下簪頭有敢爲通一刺者鞭之百客有謁治竟歲不得見公遂去亡何汀州君奉檄出守矣歸謁色稍困公曰小子薄二千石不爲乎老人自束髮諸所覩記一千石及邑令以下無慮數十百人吾不憶其他而貪者吾不能置之懐也　皇祖時手戮貪吏甚衆以故吏畏不貪已又著爲大誥令貪者即不戮獨桼何不盡其賄沒入之而使之魚肉其民揚揚盈橐歸也諺云守倅如泉小子識之即他日立枯槁木之上吾耳之矣以此汀州君治汀一年苦節最著而公聞之喜曰是稱吾兒也公故長者然遇事輒勃勃英氣少時蓋從許夫人兄弟屠云夫人兄弟以貲雄里中故與儒里中以年日誰其門也公怒立起即少年數之少年懼蒲伏請罪不敢出一語又亭長暴里中入入悍也公又面詰之遂畏不敢綦交驩而去公鮮隱

顧若盡天下大計時爲邑長吏言長興至重至重者不水利哉歲水暴至走數百里田而山者立涸其下者又壞堤決阜無已時也胡不多其陂池而厚其隄隄高二丈廣十之長百之又多植桑柘橘柚竹梧陰陰蒙蒙其上也歲且獲木千章橘千籠笋萬筍蚕爲頭絲千兩魚千石何問賦滌乎長吏是嘆餘衆議格不行然自是寛公才時時咨諏之公故構求解於公公謝不應而心悲之私爲長吏言不令知也公雅好神仙黄老家言老愈甚日誡家人毋發龍髯魚筥者必市而放之湖中也間從黃冠得精方輒欣欣藏之故人病即千里必具藥餌果蔬遣訊里中疫作輒煮膏散十斤人給之已又搨其精方於里門以故里中負痾而起者成曰徐公徐公云公即家徒四壁立歲時必誡許夫人手爲羹召所與游大醉道故舊唉樂而公晚年尤好鼓琴每携斗酒從二三舊游過湖上爲一再鼓琴泠泠絶從者若游殊庭焉公七十五六時頭骨

隆隆起公故長髯盡白矣已又生黑髯數十莖
雜其中乃更皓皓斑也里人異之而汀州君之
郡時裴回不忍別公公笑曰女念吾老而獨不
見吾骨及吾髯乎而女何慮焉汀州君日為余
言乃今克未百年而歿悲哉歿之日公猶晨興
與舊游雜語頃之疝作公自脉之顧家人曰吾
去矣其為戒冠即逝公起布衣經學才行岳立
鳳舉摧強濟困千里誦義而忠孝大訓克成名
世之子此其犖犖大者至於晚歲沉陸玄言又
超然遠舉矣可不謂有德仁人善始善終者哉
公生於成化乙未三月初七日至卒之日得壽
八十四配許夫人少公一歲同公封子三人長
中孚娶高氏先卒次中和娶殷氏繼娶錢氏次
中行即汀州君娶楊氏女二一適妻一適楊孫
勇二人詠邑諸生談孫女四一適錢一適　一
適許一聘周一聘蔡汀州將以　月　日卜
塟於　麓云銘曰
徐氏之宗肇自濠梁林麓噂訟累世乃昌英

英公哉載芬載揚義固金石才匹琨璜產異
彪華日燦星芒天目嵹嵹苕水湯湯蟲而脩
阡龍峙鸞翔嗟公室斯以永以藏以引以繩
以莫不臧玄石牢如闕矣無疆

兵叟傳

叟蓋吉安人忘其名其里中有大猾家徒數百暴行里中里中人大患之然不敢上其狀于有司即上狀者有司亦怵怵焉恐變不敢問會流賊過里中而叟遂聞諸其廬說曰公之暴行上下之所知也即有司懼不敢問假令部使者督千人捕公公能終拒之乎曰不能叟曰吾固知公之不能也公既不能何不因事自解亡論自解且令里人德公其人悶曰惟父命之叟因執其手曰方今流賊四劫誠危急存亡之秋也公當此時誠能率其子弟擊賊賊必潰則里中莫不讙公公得以長豪里中無懼矣其人遂掀髯而起曰公無言吾當為公擊賊於是勒其子弟最強者百人人持梃急馳之而叟騎一驢從二蒼頭往覘一遇賊輒奮鬪自巳至未凡數戰殺數十人猾者稍倦矣輒命左右取水而叟心計賊既已殺數十人可無慮賊矣獨念此猾暴里中無已時也不若因其機殲之遂徒旁大呼我兵且退賊遂乘勝逐之悉殺猾之父子兄弟叟乃跨驢從二蒼頭揚揚歸也宗子曰嗟乎若叟者奇士哉奇士哉夫賊內外應至變也叟不用一兵不費有司一米調三寸舌取二賊若探之囊使令叟得時雲變設奇制敵寧復烈讖哉而顧藏藪老焉惜矣惜矣郭黃門與余言余悍其遂浸為之傳

福建鄉試錄序

嘉靖戊午秋八月天下復大比登儁維福建巡按御史某飭憲揚紀貞度章教畫崇厥典悚息而臨焉先是馳書函來聘四方文學之官既至則以教諭某某總試事以學正某某教諭某某分試事提調則左布政使某左參議某監試則按察使某副使某御史既已率百執事而舉之闈中憬憬惕惕相誡也於是進提學僉事某所選士三千七百有奇三試之得九十人焉已又錄其文之可傳者以　獻故事有序某宜序序曰某嘗讀閩記采故事其以儒術相業著名者何其袞袞星列哉乃今觀其經術彬彬人士所爲文詞則又未嘗不倚席而嘆也蓋可以徵聖化焉唯我　皇上道洽三才化被萬類　文明之治炳朗照耀以故薄海內外罔不傾慕　聖人之光華而竊其一二以自表見於世猶之日月在上萬物象明非彊之也今觀諸士所爲文詞其論天人性命禮樂刑政財賦兵戎之際固各井井綸綸枚枚秩秩至章矣諸生何以得是語而稱之某固知其泳濡於聖化者深也雖然某之亟讀而亟收之躍然喜也已乃憮然以懼則何懼也士之論政也猶農之論耕也主人而田者則必取其善論耕者問焉耕者以其言言之主人以其言信之而遽厚其直而畀之以田然求其所謂耜畚之類則茫然無具也其主有不厭而去之者乎士之執空文以應世也何以異於是故某懼諸生之以空文而見厭於世也且諸生束髮受書負郭窮巷食芋菽而處蒿萊至微細矣乃今一日而登其名於　天府薦紳大夫贊之於　朝其鄉之人相與欣艷誦說於野由是而被章服秉笏垂纓乘良馴肥袞然顯也則何莫非　上恩哉故某願諸生之重念之也某等被聘而來也守臣郊勞御史諸大夫咸盛儀而須之其所授館具徒犒餼致餐陳芻豆燎者又皆諸生鄉之父老子弟也夫以諸生之故至使御史諸大夫率其父老子弟以隆某等

某等且不能有以召諸生諸生又何可以受
上恩而不知報哉　皇上神聖文武千載一遇
頃者島夷不逞闞爾闖疆　皇威振肅一鼓而
殲之此固忠臣義士所願負戟而先驅者也諸
生微時無不勃勃英氣喜談天下大事今且事
爭矣何不及其鋒而用焉上之翊贊　帝猷下
之錯綸世業內之保釐勤恤外之振厲廓清庶
幾哉與先達之儒術相業星列者並軫爭途也
斯稱報　上之忠乎天下之人將指是錄而亟
稱之曰得人得人則某所為憮然以懼者釋之
矣不然孰空文以應世而一或不酬某之懼將
日甚焉而不可解也諸生若重念之哉重念之
哉是舉也總督軍務右都御史某耀武靖氛崇
文綏化巡撫右僉都御史某武功丕振文教爾
光提督南贛汀漳右副都御史某化理維新士
風胥賴監察御史某觀風舜節敷訓作人右布
政使某左參政某副使某某右參議某僉事某
某某署都指揮僉事某咸贊襄于外獨成咸與

右參政某僉事某某署都指揮僉事某則以　表
賀行副使某則以遷秩行舉不與其事與聞其
事者也例得書書之

嘉靖戊午十月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樊公既巳登武之儁五十人錄之矣先是文而錄者輒又秋序其為勸之書於是武諸生亦以是請公嘆曰嗟乎文武等之士耳文則為武則不為哉則檄為諸生且梓其上第者文於末簡毋令章縫者竊笑其人以為挾矢者流也公且為諸生辨文武之樞申經綸之略勸淬厲之誠篤忠貞之執固豐軆煌煌日燦霞列矣諸生乃復委予以言予又何言則嘆公之致望諸生者至深而諸生不宜自負且負公也方諸生翔集轅門而布鵠其中也戎繡裝錯鐃鼓震疊公睹之嘆曰盛美哉巳乃睹其馳而射射而中則喜中而數中則尤喜巳又讀其文曰豈屈章縫語哉故事有讌既讌而導之市市人不譁也其明日則仍衣其敝衣躡敝屐而群趨市中市中人至目笑之曰是昨讌者公則下檄曰讌宜樂宜采諸生其人給一衣且給之騎五日於是諸生始騎而游

而市者嘆息武華矣今且為諸生紀其年為鄉則而諸生之父母兄弟妻子即至微細不足稱述者咸炳然並列也公所為勸意諸生者豈徒以微技片語足采哉予聞之方冬而炙火非愛火也謂其驅寒也盛夏而飲冰非愛冰也謂其奪暑也夫火為寒讎也或因以剩指冰為暑讎也或因以損中則寧寒暑甘焉而不敢冰火之近何者畏之也天下之畏武甚矣今此諸生果能投筆請纓靖氛捍難南標銅柱北勒燕然則誠無負於公之期若天下之人亦將指是編欣艷之曰某某之子也某某之弟也或某之兄也而某之子弟不及之矣不然而或紈綺寡識甲胄鮮功甚者急私緩公以遺天下之禍則無論公之怒之即天下之人且將執是編而竊罵其父母兄弟妻子是使天下之益畏武不諒也然則諸生睹於是編其能以無懼乎懼則思思則奮奮則决如風之馳如雲之沛無所不之矣嗟乎諸生誠不欲負公則懼之哉則懼之哉

福建己未貢士齒錄序

余讀周禮王諸侯貢士天子而天子因以行賞罰焉則漢王者重士哉漢制二千石歲選文學竭太常充博士弟子通一藝以上者得補文學掌故唐制蓋做而宋太學生則時時伏闕上書條說時政人至比之御史臺云然鮮以功業著者其從他科取士又紛然多塗矣我　祖宗取士詔罷唐宋以下諸科唯進士與太學生並重而太學生往往致位臺諫藩臬上者列六卿參大政稱名臣焉蓋諸所游太學者無論幼而讀天下之書即其目涉天下之民情風俗人才政治臧否美惡邪正得失之際又洋洋纚纚能心憶而口宣之也以故起而仕之政輒遠而上之人亦委心嚮用云百年來稍抑矣然上者猶得除郡別駕邑長吏下者不失鐸丞而不願太學游者則徑得除郡邑博士為學者師上之人不以匠吏視之也此亦何負士哉而今之士不得從進士選則咨咨而吟咄咄而嗟以為豈負其才不售則何所復表見於世於是舉其生平而悉之筐筥田廬孫子計焉輒又自解曰即我能苦節峻行而天下之人誰知之而誰任之柰何徒自矜飾而適以取笑為也嗟乎士束髮受書而翱翔君子之林者非忠與孝哉事親者不以家之厚薄異心事君者不以位之屈伸易節蓋性為之也性之必孝必忠也辟之夏之必暑冬之必寒山之必峙江之必流而豈以風雨愆度胡越殊狀哉今讀諸生所為文者雖言人人殊然其炳炳於聖人忠孝之訓而必不肯遜往哲而後之者群詞一指也今諸生且待其言上名尚書奏之　天子廷試之高第者輒補郡邑博士即太學游者稍稍數歲輒得補郡別駕邑長吏以下其上者乃更射策從進士授官矣夫上者無論即使博士者能以其所讀古書教二三子忠孝大節奮業佐時即不必身為之固我貽之也其郡邑者即未必盡組曳紳煒而稱貴然取聖人所謂庶仁者以提身蒞政焉彼其臨我

之上而不應不仁者未嘗不對我汗下也方今
學者湛浮華而詭於古學而南倭北虜烽燧癠
瘵又亦滿耳目矣誠使博士皆教郡邑吏皆政
即所報　上者豈徵弍山是而徵召顯貴非人
所能是也即不顯而引年賜歸衣冠几杖詩禮
圖書而使鄉之人稱有道仁人長者豈不彬彬
儒雅善始善終哉若博士不教郡邑不政即使
幸而作尊官稱貴人吾不欲目遺之矣諸生愼
念乎諸生愼念乎諸生故有序為錄錄成請序
余惟齒之義孰不辭者以故不辭而惟致余之
所以責望諸生者如此覺夫諸生識自念所與
丞學而游者蓋多草莽廢弛居也如諸生者十
人一入耳則益有味余言哉

重刊大學衍義合編序

宋端平中翰林學士真公德秀上所著大學衍
義一書當是時其君理宗方急戎事不之讀也
後三百年而國子祭酒丘公濬當我　孝宗皇
帝時又著衍義補一書上之　帝讀其書大喜
賜黃金表裏詔太宗伯與祭酒書於天下已又
召錄其書無何待其書入相　孝皇至聖公亦
稱名輔云二書故刻在學官舊中葉先生類能誦
之而吾侍御吉公按閩檢合梓二書以便誦者
侍御斗山樊公繼至讀其書與諸臣手校而序
焉序曰予讀故牒而得二氏之書則嘆聖學之
關乎天下者至切也今夫天下不能自理則以天
下國家之責付之君君亦不能獨理則以天下
國家之責分之臣故君者代天者也臣者承君
者也天之生才也上之則君下之則臣無一人
無責焉者也則亦無一人不學焉者也其說蓋
莫詳於大學之篇予嘗竊觀于耕織而有感焉夫
所謂格致誠正者不猶田而耕機而織哉所謂

齊治均平者不猶耕而得食織而得衣哉故夫耕者所以為食謀也耕而不食則無所事耕矣織者所以為衣謀也織而不衣則無所事織矣學者所以為天下國家謀也學而無補於天下國家則無所事學矣後之儒者有三弊焉其曰吾惟求之身心而天下國家非吾責也則是耕而曰織空機而不知其饑與寒之且不免也其曰吾惟求之身心而天下國家將自理也則是談耕以療人之饑談織以禦人之寒而不知教

與織之猶未覩也三代而下天下國家豈盡不齊不治不平哉而又指其齊治平者病之曰不聞道則是食其食衣其衣而又追論其耕與織之有未善也皆非聖人之論也今觀二氏之為是書上采唐虞三代之隆下及春秋戰國漢晉唐宋六朝五代之際凡英君賢相碩臣策士所以經理天下者大之崇言宏議小之片詞隻語無遺善焉即聖人而觀是編不易之矣且大學之篇不云楚書秦誓哉曷嘗以其秦楚之語而

兼之以此見聖人之論學不若後世之固也二氏之書蓋庶幾窺聖人之心哉獨真氏書㝡於修心畧於議治而丘氏書則紀綱法度財賦兵戎禮樂刑政之具靡不井然恭布燦然星列也其視四海之內若家至而人覩之矣此兩公之別也然其為天下國家慮則無兩心嗟夫真氏不能以其書售　君至我　皇祖始揭其書於筵屢顧而嘆丘氏書無論　孝皇覽之即如我皇上中興神化益茂謀國者凡有大典禮大征

伐大興作輙取是二書斟酌焉豈兩公之書有切有不切哉何用之者殊也方今北構胡南構倭主上之念未嘗一日不在萬里為之臣者所宜請纓枝筆負弩挾戈日夜謀所以安攘之策以上報　明主顧李何慱衣緩帶深坐微吟日談寂感動靜以為名高也則所以救時之弊者丘氏一書尤切矣中山公之按閩也負氣揚紀遺貪繩豪發然以天下自任其於無庸之談惟恐遠之獨二書則寤寐戀戀不置也意蓋深乎意

蓋深乎予故具論二書之可傳者如此以俟後之君子得以取裁焉

讀太史公杜工部李空同三書序

余采藝林抽繹千古蓋史遷其至哉詩則工部余束髮而讀二書今十五十矣寒可無衣饑可無食陸可無車水可無楫而二書不可以一時廢也辟之手足耳目焉余誠何心哉怒讀之則喜愁讀之則驩困讀之則蘇忿讀之則平徐而誦之則萬慮以澄百節以融耳目以通腑肺以清急而讀之則蘭桂倏馨雲霞倏生鳳鳥倏翔蛟龍倏鳴遠而讀之則天以之青日以之明江以之流海以之停洸洸洋洋總總鱗鱗二書何書哉余讀李獻吉書蓋次二書焉夫周則左丘明楚則屈宋漢則董賈蘇李長卿枚叔班固揚雄魏則曹劉應徐六朝則謝陸江鮑唐則太白長吉陳杜沈宋盧駱韓柳非不彩厥英華而日誦之顧不若三書者時飧與飧時櫛與櫛時几與几時榻與榻寒暑風雨南北飄零未嘗一時去吾之手也字究句研積歲累月楮凋墨敝大類童子時所受書矣余為吏部郎蓋與張君助

甫同舍云張君好余絕甚余故置三書小笥命役吏日挾之行一日張君見余笥意其有奇也迫而察之果得杜李二集即携去讀連日夜不休貽余書曰足下所讀兩公書無論數千萬言乃言為之筆筆又精蓋千載奇覯矣即兩公復生寧不北面為足下稱謝者輙命其吏數十人録成二書而以原書歸余時丙辰冬十一月既望也已未余在閩而余君德甫以臬副至余君余故好也夜召余君酒酒酣余君請觀余所讀者余唉曰予長不可得見矣即李亦難唯杜乎唯杜乎遂出杜集觀余君余君已讀比嘆蓋類張君語云夫余以十五年之心而讀二書未嘗以覩世人也兩君一覩而咨嗟嘆息有同詞焉則所謂知己者豈在古今遠近哉千載神交尚面萬里蓋自昔嘆之矣雖然余於三子何有哉

張君名九一上蔡人余君名懋衆豫章人

重刊中庸一助叙

中庸一助者余曾大父別駕公為諸生時所著書也公幼有雋名身長八尺雙目炯灼蓋勃勃英氣矣年二十游邑諸生間則諸生靡不望其光避之獨司徒楊公者與公同舍驩甚楊文有奇氣而說書則讓公精每御史行部視學則諸博士輙舉公說書公說書人既儁秀又議論清辨文理御史以下靡不洒然動容者輙嘆曰宗上宗生云後督學御史視學命諸生說書而楊當說書於是楊䠶請曰果故不能說書而說書無逾宗生者御史乃命宗生代楊生說書於是公又代楊說書而御史以下又靡不洒然嘆也後楊舉進士第二為選部擢南僕卿歸而公遇之塗也則避之道院中楊拊膺呼曰天乎天乎楊生今若此矣獨不憶聰聽宗生說書時乎公既久伏草莽則時時下帷授諸生經諸生顯者甚衆而余叔祖福寧公家君比部公皆束髮授業無外傳云公後被選入京師尋授山東登州別

駕公念既以其才不售而獲不忍以其生平懷之官則以苦節著中丞徐公聞得公中庸一肋讀之嘆曰理精而詞簡有見哉有見哉遂序而梓之以傳今二十年矣家君閒居則嘆令學子彝彝華言安得如我別駕公精義者小子識之他日苟有所就則無忘吾祖矣余既懼先人之業不彰而且無以為二三子先也則復梓而與二三子共之亦使毅本崇實無湛浮華云

遷督臺王公平倭序 代巡臺撰

余讀往牒至夷狄內關鮮有能奮長策而制其命者未嘗不投牘而嘆也曰嗟乎豈夷狄視華顏雄哉賈生云匈奴雖繦不足以當漢之一縣以匈奴猶其大者也乃今島夷者史從不書其旅且不及匈奴什一而數年以來持戈內寇當事者至糜千萬走千萬卒徵四方精兵屯之海上組練垂雲鼓甚盛也乃夷以數騎薄之輒惶駭棄戈而走轉相枕藉以赴鋒鏑而夷遂大呼長驅陷名城殺長吏虜士女焚宮室而吳越淮揚甌閩之間大困矣此其視匈奴何如哉余議不解其事每談之未嘗不髮上指冠也歲丁巳余以　上命按閩先是夷入閩大掠而去會戊午春夷又來　上采言官言乃以方湖王公代督閩戎事余是時行部汀州也夷寇泉即馳之泉走之而夷既已陷福清空其城鎮東蕭田之間急矣余方決策於鄉會公至則撥兵數千要擊之海中沉其大艘數十擒斬俘獲無一東還

若余聞之則嘆公之斯捷也有四美焉　主上
神明英武忿師久無功卒無一戰可當　上心
督時時督責詔捕更置師帥至急民也公走一
騎奏書　闕下　上覽書大悅群臣稽首奏爲
上壽豈不愉快哉是公以一戰而解　主上數
千里南顧之懷何其忠也且夷之來也殺人之
父兄虜人之子弟辱人之妻孥毀人之廬塚不
下千萬其野哭巷呼者蓋聲塞天地也一朝而
懸其首於塗令世之孝子慈孫孤嫠弱秩咸曰
攝而手碎之且泣且罵且悲且喜以為亦足以
報其地下人無憾矣是公以一戰而解千萬人
幽明之憤何其仁也自有夷變以來我兵卽號
稱精銳者未嘗得志於一戰無論夷之笑之卽
華人亦其之笑今乃一朝而擒其數千以歸鳴
鐃擊鼓揚揚入國門卽皆前日之惶駭棄戈而
走者也鄉也何怯今也何勇謂不自公倡之我
天下之人且將以吾華無不可勇者也而消氣
炎風勃勃雲起矣是公以一戰而振中國之氣
何其義也無論夷恃其悍以易我卽我之覷之
蓋知神鬼魍魎焉鄉也不敢覷其面而今則手
縛其軀鄉也不敢聞其聲而今則刃碎其骨天
下之人由是知夷之不足畏也卽夷且將轉相
誡語不敢問渡矣是公以一戰而挫夷方張之
志何其武也故曰公之斯捷也有四美焉漢臣
云將不識兵以其卒予敵也公之初至乃能以
其未識之卒而成欣偉功雖倍之矣公且不以
為功日勤勤講武以待夷之再至夷不至大善
卽至公功當益奇且天下之大患惟南夷北虜
夷虜類也南可以挫夷北不可以却胡哉余所
謂奮長策而能制其命者其在公乎其在公乎
余樂公之功故為一言以紀其事且以天下之
大計俟公蓋提管待之矣

贈憲長蘅厓周公入粵敘

鄧周公作以　上命來督閩儲無何詔　上上以公當返閩而粵佐閩最近會粵憲使奏缺上遂以公為粵憲使命至閩而方伯楊公嘆曰公何發出即出何粵也以謂宗子宗子曰斯上意哉楊公曰　上意何者宗子曰余讀秦漢之際而知粵之難治也乃熟適今者昔之難在育其粵者也而不在粵也今之難在粵矣而尤在乎使其粵者也當漢威時呂嘉背王太后之議恃粵之強不內鄉一夫耳而天子至命伏波樓船戈船三將軍統數十萬下蒼梧牂牁往討然而君臣上下之盡殺終伊挽者則以呂之故而無與於粵也今自夷者何為者也乃能以其一朝異域之人而與我粵人驕粵人曰謀夷淵京大肉以待其至即不至且標大艦戴淵園及絮縎遺之有司稍稍詰問揣走夷中令其持刀大呼攻城野掠率格殺數百人而去有司上書言狀　上非不欲命大將軍統百萬之師殺諸所昵夷者顧念此皆吾赤子也與其亟而兵也不若且飭而憲故以三尺付公上意深矣楊曰公之奉上命以往則嚴乎宗子曰余知公之不欲嚴也夫三尺者法也天下未有法而不嚴者也公獨奈何不嚴也豈乎粵人之昵夷也豈真其父子兄弟訊毋亦夷特其所以生之之具而相之而治粵者躁又嚴刑酷罰以趣之死夫好生而惡死者情也生之而不趣死之而不避天下無之為今之計不若錄其所以死之之具而漸示其所以生之之路寧使之稍肆於其內以玩吾之法而不使之法密而不勝以求快於其外而至於越吾之法則其視吾之所以生之者不殊於彼也彼又安得而奪之斯弭亂之術也若朝論殺一人焉暮論殺一人焉則其心愈疑疑則疑疑則亂即遣使大將軍統數百萬之師殺之何忍哉故曰公者不嚴者也其亦　上之意也公念之矣故事同寀諸公遷去輒有贈言是時公經趨粵而書來問所以贈者楊公因命

宗子言宗子於是以其與楊公言者報公公
上首所擢士為御史忤貴臣斥去已又為縣官
為藩臬臣今四十年矣非 上念粵甚豈復令
公南哉今且召公矣

贈方伯楊公廣東叙

晉江楊公事 今上幾三十年始來為閩藩右使又一年擢左使於粵且去諸大夫不忍別公取祖道焉於是宗子仰而嘆曰嗟乎予觀公之治閩而知天下之政也諸大夫曰則何說也宗子曰夫天下之患莫大乎兵兊而食匱民已困而盜不止是閩粵共之矣公盖從戎戟中至閩也閩藏故虛自夷來鬪我而三軍之士坐而廪餐金盡矣當事者非不知金盡而亦不能令戰者饑則時時下檄曰某子之百某子之千某子之爲而護戎將軍日率諸所部兵遮道索餉公歸索之餉無餉也則嘆曰是安從得金哉吾誠不能以三軍之故而令此瘡痍者復出一錢也於是起而之藏中盡計其所積出之庭已又取諸郡邑之故積者計之曰是可餉數月輒喜曰是可餉一年輒又大喜辟之十金之家一朝而召百客其主之兄弟惧主之無以驩客也乃至質衣貰簪脫釧買鮮焉若心哉若心哉夫不忍

加賦於巴渝之民何其仁也既不使其民困而
又不使其兵饑何其智也無論兵即諸部使者
日奉　王命而臨之其館宇井廚舟航薪米公
靡不目視口畫悉當其念凡百率諸大夫而群
禮之無間欽焉問則解帶坐堂上命群吏抱牘
來握筆而散之如馳也已觀之攢空無人乃始
還內餐沐何其勤也藩政故稱瑣屑是在出納
之間矣公則下檄曰毋重而入毋輕而出吏有
敢爲高下手者輒褫之甚者逐之以故納餉者
靡不人人喜而公方湛然且坐其間群則石之
必堅而至之必粹也何其潔也且一日之間情
僞紛錯臣者如織微者如髮高者如天深者如
淵公則心維利害而毅然予奪出入之若支大
錯兀兀不敢出一語也何其明也公既長者又
重捋人故凡具衣冠而來謁者靡不恭而遣之
即不甚當其請不怒也即萌諫胥徒至微賤者
公亦不忍輒以惡語相詬厲以故君子感其愛
小人懷其惠群則鳳翔于郊麟游于野而天下

之人雖不欣欣乎觀之亦何其德也斯古之所
謂大臣者也公而入柄天下之政與天下之人
感公也蓋類閩矣夫何有于粵故曰予觀於公
之治閩而知天下之政也諸大夫曰公之又粵
也無乃勞乎宗子曰公之必粵者乃公之必握
天下之政也夫公蓋嘗展采豫章衡岳齊魯河
洛之墟矣然而兵冗食匱民困盜熾爲　上所
最急者則無踰閩粵故俾公閩復俾公粵非勞
之以粵之也　上知公之嘗撫粵且又嘗豫章
衡岳齊魯河洛之墟也則必召公而咨之政萌
捉之矣公而握政則閩粵者不急乎不急乎諸
大夫謂宗子之言知公遂書其言以爲公贈且
謂公曰公行矣幸毋忘宗子之言公笑而狀之
曰毋忘宗子之言獨柰何不命諸大夫哉

贈大參劉公之浙江敘

夫今時所最稱難治者則莫逾閩越哉閩越故稱難天下而郡縣先定作官其地者靡不沾沾喜蓋儋耳雕題之外島郡矣自島夷內訌而二藩諸郡邑遂大躪於是當事者日棘棘焉徵兵集餉雲湧飆馳且皆被戎而躬擐戈而遂日罷手足耳目以從之蓋變不遑擲而垢不暇沐矣以故官其地者日冀代去而從他方調至者靡不惴然動容誠畏之也嗟乎君子之所貴於才者曾其急時也時易而易時難而難時勞而勞時逸而逸誠畏之則勞與難者何待也乃今翻於又洲劉公則嘆才焉方公之初至閩也夷難適劇去而當事者懼其復來則無適會城至重者於是下築臺之議而又以諸所調客兵綠者中不別之營壘則擾於是議郊外創之二營是時內外戍兵數千日逐道索餉而當事者以為餉而不練徒餉也公觀公才遂一以屬公而有司內外兵以戎事至者輒曰劉大夫劉大夫云

公是時既已攝泉憲矣日晨起坐堂上群吏以屬縣至者已散之輒物諸有司環城而計曰若何而臺若何而營若何而廬若何而石若何而木悉盡而所之有司而日趣之而又勒內外戍卒間日銜之射所教之以擊刺進退左右奇正之節而鐃鼓之聲日殷殷彭彭聞城中也頃之當事者召諸大夫登臨則諸臺山峙矣觀之營廬楚楚而翼翼矣閩之兵鄉也不能持弓今縱橫矣鄉也執弓而射矢飄飄數步止也今八十步中矣鄉也手持矛色顫也今奮而發之如持杵矣於是當事者輒目公而嘆曰斯人之功哉斯大夫功哉無何越藩參政之命至而諸大夫相與私言曰閩方恃公長城矣公而遂如閩何宗子曰不然公之才譬則參苓之可以禦寒而饘飴之可以療饑也一室而寒且饑者既療之矣即外而又有寒且饑者亦何忍私其參苓饘飴而不急之也然則閩安能私公乎籍有關天下之事以其耳聞之不若以其目擊之以其目

覩之不若以其心經之以其心經之不若以其
身營之公舉進士餘二十年矣始爲邑已而爲
郎署已又爲卿爲藩臣天下之大政靡不身
營之也與日月公入而登樞揆贊翊　聖主
經綸鎭守何然而越矣越且不得私公何有閫
也諸大夫曰宗予知公哉宗予曰何哉斯言予
之嘆公之才者觀公之外也乃其內則皇皇於
仁禮之塗而斤斤於義命之防其心之愼也辟
之履深焉其守之潔也辟之懍氷焉其性之謙
以訓　余六
而度之遜也辟之抱繩焉此又公所以居才而
出政者也才則安能盡公諸大夫不知其言之
尚不足以盡公也公之入越也而遂以其言爲
贈宗予於是仰而嘆曰不能知公何以贈公哉

贈左方伯趙公入覲敍

皇制九三載則天下藩臬郡邑之長咸入　覲
稽首　闕廷因而大計吏治盖鉅典也歲己未
復　覲於是閩藩左方伯趙公乃以戊午九月
先期戒輛北鄕而右方伯楊公率其僚祖道西
疇車馬轔轔矣則命余以言余何言則嘆公之
處閩者久而知閩之有以徼福于公也夫藩
政之所爲稱難者豈非以其理賦裁辟之家焉
則其主倉窖筐筥糈貯繇鏹者也饑者需食寒
文部　天談　六
者需衣一或不應怒目而起是天下之至難也
而況益之兵兵之於食若左右手矣緩則亟綏
卷也猝而兵紛而食萬變繽錯群情
翕忽耳目手足莫能主之而況執其不足當彼
有餘哉徃歲島寇逼關三軍雲集公徵發區畫
卒困其彊乃今歲羽書交馳賊壘千里勢至急
矣公則日夜謀所以守㘸之策而授之諸大夫
皇皇數數殷殷偲偲至暴日行輿肩炙書諜汗
未嘗不垂垂下也斯不謂難哉斯不謂難哉然

而公甘心焉且以著績則何也余聞公之舉進
士也蓋讀中秘書云其於天下大政大計罔弗
炳其中矣已而歷事滇越蜀閩之間視學視兵
視憲視賦其所建立表著固盡天下之政也夫
天下之政即多端就令禮樂人材刑政財賦兵
戎事公既事歷之而事精之且公閎博端雅英
朗卓犖固世之所稱名賢也且今入佐 聖主
握樞履要垂紳綽治彩綬展謨則四海之人咸
賴焉又何問閩哉公之在閩按察矣若使矣已

乃左使其於閩之利病休戚險易因革固家諭
而戶察之也而今之所最急者莫如兵賦則公
其能忘情於閩哉以公之不能忘情於閩知閩
之有徼福於公也暢公曰子之言某心小者也
公者福天下者也奚以公私閩也子之言其小
小者也嗟乎余誠不能知公然公之心則閩哉
則閩哉

贈徐子與入計敘

子與既以比部郎中出治汀矣亡何余亦出爲
參議乃又守汀豈不數哉余以戎至汀子與盖
三觴余碧雲朝十之上其秋余與子與從事閩
中則又攜余而談者俠旬也是時子與治汀已
一年而明年當 覲於是以十月戒塗余乃臨
岐而嘆曰嗟乎子與余二人何以別哉往余與
子與爲郎時鳴珂投簡翱翔古道一何盛也一
歲之間咸拔茅出矣世言恒難外吏今王二君

並臬余乃藩吳至微爲徒事而守者獨子與也
夫郡提封千里乃其兵戎財賦禮樂教化咸紛
然總於守之一身口一束帶坐則餓者凍者蘇
者租者甲者羽者餉者纓者牒者檄者雜立其
庭盖蟻附蠅集也而乃又以一人之心知耳目
綜錯其間固難哉固難哉子與始至汀會粤寇
犯汀關吏告急子與則提弋羅馬督精銳三千
走之而賊至逃匿深山中竊相誡毋出恐爲徐
使君所苦汀故事貧者匿其賦以售曰而富者

恒收其田不收其賦以故富者不賦賦者不貧
而子與乃下令曰其有不賦而田者吾收之民
遂不敢不賦而民之有控者子與立召之前與
語輙遣去而一日之間隆隆山趣子與控管
而散之如馳焉而老吏大猾不能得一錢也間
則召郡諸生談大事而子與乃又闢碧雲朝斗
二嶽讀書其中余登厥臺觀田焉子與與論精
意政事即其溫恭德容懃懃煦煦靡不感人之
心以故郡父老輙語其事息至泣下曰彼徐君
帝
何愛我也且又不費我一錢自老人為兒時希
覯之矣而閭之學士大夫亦雖不慕子與光采
輙曰徐使君徐使君云余讀漢書其吏有治行
則其君下璽書勞苦今子與之政何如漢者今
且比謂 帝帝覈其狀必大異子與子與豈蒙璽
書被章服出都門揚揚行使觀者咸嗟曰若華
不可以外吏困豈不愉快哉子與歸且過齊魯
吳越之墟李君耕矣而王二吳二子吾知其不用
於吏也政使為吏所困吳言困二子哉子與不信予言則請問諸耕洲

贈巡臺斗山樊公序 代晉臺撰

斗山樊公在臺中及覈風紀旬時諸所上封事
余讀之嘆曰是古之所稱理輪攬轡者流也與
何公以 上命按閩乃予亦撫命至予之至蓋
後公六月也概公所為治閩者乃蓋悚然而嗟
焉鄉也吏斯者輙武視其民而魚肉之金錢綺
奢靡不巍然高也今也吏兢兢懍懍不敢需
民矣即需弗予矣何也則公之遂之者嚴也鄉
也邑而勢者暴其邑鄙而勢者暴其鄙視人之
便利田宅輙恐奪之至榜笞其人于庭而甚遂
殺之也且田而不賦租吏莫敢闖其門焉今也
巨者帖首小者潛跡田宅者稍稍還其人矣即
不還亦酬之直矣其逋而內也少者百金多者
千金何也則公之鋤之者嚴也鄉也囹圄纍纍
然大辟未論報者戍未籍者徒未遣者瘐亡全
者稅七祖者骨立其問也今也獄空無人矣即
有之桎梏簡鮮矣獄吏不能索一錢也何也則
公之論訊之覵游之者嚴也鄉也市人以其[illegible]

縉米鹽而衒之市也官市之則半其直市人怨
而誹甚者則思以其榮縉米鹽而售之夷也今
也官之直等民矣即不等不衒矣市人驩洽無
夷心矣何也則公之繩之者嚴也鄉也諸貴人
至傳舍既已大餐而輿馬筐筥去矣已又索傳
舍長金不予則覆予之而埋賦者又破其所予
貴人金不報傳舍長日啼而逃也今也諸貴人
不敢索金矣即索金傳舍長目攝之矣何也則
公之約之者嚴也鄉也監司二千石以下特特
走道路供帳飲食至勞民也今也上下顯精于
簿牘率行部不出矣即出不費矣何也則公之
誡之者嚴也鄉也里父老之役於官由官者百
索之否者十索之徒者五索之盡日繫之百金
也至不任輸棄其家而走今也絲記欲新之列
不用一毓矣否徒者有徑腹而立者何也則公
之察之者嚴也蓋公之明之罔不洞也公之威
之罔不摧也公之澤之罔不周也即古之理輪
攝善若蓮茁馬得有空名於天下比功而推何能

及公也亂父老聞君對其孥息誦公者輒蘇蘇
隕涕怨公代於是率其子弟數百人詣　闕上
書倒請留公　天子覽其書異焉詔下御史臺
議而廷臣以為故事無久巡者又重違民請於
是故遷其代二載始代父老子弟罔不驩語若
更生也斯見民心哉斯見民心哉雖然予之心
蓋甚于民焉夫盜賊之起莫不由於吏貪而豪
肆獄寃而市猾書繁而財匱今吏廉矣豪鋤矣
獄平矣市理矣傳舍清矣里甲節矣則民又安
肯以其父母妻子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則
今日盜之所以漸弭者非公之功而誰也方公
與予共事戎馬之際也兵而予謁也餉而予
也公不以為忤也何者予之心公之心也兵而
公或莫之謁也餉而公或莫之予也予不以為
異也何者公之心予之心也心一則事比志合
則勸彰以故群校雲翔三軍虎視而平大寇如
射隼焉然則盜之所以平者非公之功而誰也
故曰予之心蓋有甚於民焉雖然公之入也替

華侍　上北而遼代南而𨻶粵公以其目覩之者從容爲　上言伴封疆之臣得以仰承廟謨而展采錯事天下之民將靡不受公之賜何況閩也海上之捷公忠[illegible]言且以南北大計勖予意至厚也予則以爲[illegible]日大計蓋在公矣卽古之所稱埋輪攬轡者誠不能盡公哉誠不能盡公哉

胡公生祠記

興化在揚東北去海僅百里奇地瘠民虛自古號稱難治然來令茲土者往往崇祀焉何故哉有功烈于民者皆在祀典與往政如范仲淹卿士龍諸公皆著功表業深入民心則然也繼胡侯來令興甫三年　上廉異之擢南畿司馬卽去之日興之士大夫凡民謀建生祠祀侯走幣徵宗子紀其盛宗子則奉書起曰嗟乎侯之德政駕侔往昔宜祀哉宜祀哉循良傳所稱其[illegible]難貲陳言也又人人能言之予厭不談祇拾予所觀聞者爲侯紀之嘉靖丁巳春予時爲天卿郎鄕中士大夫解書報予願得仁人君子來爲春秋主又父老子弟奉焚香告天願欲之意視來書予乃譜之家乘參卒精遑得侯爲命下之日予卽翼而接之意洽洽[illegible]謂興之保障在侯矣及予外補寧家而侯已任興三月無何倭寇通泰抵鄕及廣薄盡城興居其中城且迫近中人惶急狀如釜魚侯乃下令曰毋驚毋

妻子咸疇昔仰天呼曰卽冠至城下奚戾哉此
其所謂後世利今已見之斯不稱侯之有功於
與至大至大者歟若夭逮嫁娶而示之倫禁火
葬而示之孝節浮費而示之禮緩科稅而示之
仁抑兼幷而地利以均省刑罰而民耻以尚淸
野而外戶不閉恤孤養老而顚連無告者各獲
其所種種色色大都重念與民哉夫以念民而
功立侯之心苦矣苦矣三年來非兵戎則水旱
謂侯苦者人人一詞也侯乃揚鬚長嘯曰以與
治與何苦哉蓋侯之立心本廉而才尤長于治
事廉則無私長於治事則又明而不至於苛罔
如是治一邑也何有乎向謂與之保障在侯其
有徵乎今侯去矣與人祠而祀之衣不忍去侯
之思焉祠在文明門內門首有坊門後左右有
亭中有堂後有正堂堂中卽侯像在焉像惟金
碧衆循儼彿堅也最後更搆堂更鑄銅像之光
儀儼然夫與之人所切切于侯如此頌侯之心
遍舍與耶他年與之人或若于刑罰或迫于徵
求者必奉香泣訴于侯之庭甚者又走侯前而
涕訴之則侯安忍不假手一援也嗟乎然則是
祠也豈但歲時伏臘祀侯哉將于侯重有望焉
侯名順華字積之龍岡其號也丙辰進士湖廣
武陵人

懼當有方略安爾于是積薪粟精械器募邑中人幾千時時督練之為戰守計又自登城衣戎帶劍氣揚揚肅肅暨暨英英環四隅視每夜分方罷漏下五鼓則又束帶坐堂上理簿書吏持盈案一一發之如流若是者幾兩月即督府兵司調之兵不得而兵也調之餉不得而餉也與之人恃侯比長城云未幾寇退侯則呼邑之父老子弟至庭下愀然太息曰曩寇不來畏爾城高池深哉亦幸耳寇再至將安恃也于是父老

子弟咸忻懽鼓舞角飼上言願從事是日命工區畫富者出金壯者出力貧而弱者聽其綜理又旨邑人之有行者工之作也侯日來省之每來每出俸金市牛酒勞之勤者厚勞之又多溫言以勸厲之故人人銜德風馳雲集未匝期而告成成之日侯乃偕士大夫門人登城上樂觀其成顧父老子弟曰爾心謂今日費或我怨尤即遺利後世怨當少休矣後一年倭復寇逼及揚聲勢視昔為甚乃邑中人安堵如昨且日對

贈袁憲長之雲南右方伯叙

夏四月閩省被寇而丘山袁公奉掌憲命至不得入駐邵武則檄邵武兵數千入援也是時省城被圍已四十日而外援之兵乃無先邵武者則公慮遠哉公慮遠既寇既解去公始至至則訊俘清牘鋤奸繩豪如電之迅如飈之驟日皇皇焉思以起百年之弊而新之老吏大猾心悚色顫也未浹旬滇藩之命至矣客謂閩數被兵法紀稍弛如公者正宜久持三尺以衛蒼生何

遽遷去又何滇哉宗子曰嗟乎聖人之防患也微而知者之慮事也遠公之滇命盍廟謨乎盍廟謨乎方今西北患胡馬而淮揚吳越閩粵之間御倭日嚴民稍稍安枕者僅晉洛楚蜀之墟而滇者又楚蜀之外障也其地錯夷而居囂訟好鬬一言不相中則持刃而起輒相殲殪所謂寬之則治急之則亂者也今距京師且萬里而法網日益疎潤貪吏污吏往往暴征横斂以怒其民是可懼也公今承　主上德意而往臨之

綏而征薄而賦輕而繇勸而耕咨而疾苦瘳而
瘡痍俾貪官汚吏不得恣行其間則夷心益附
夷心益附則西北之防益嚴楚蜀之間如金湯
而四維之矣故夫公之滇命非故綏閩而急滇
也所謂防患於微而慮事於遠者也當漢時孟
獲擁衆據滇而孔明五月渡瀘七縱而七擒之
豈兵力哉蓋南人稱天威焉今其營壘固隱隱
在也公試披荊而問之其神畧秘謀不可得覩
矣而江山川谷草木風雲尚有可以心悟其經
畫之發者今海內日講弋戎而公又孔明故所
治蜀人也才高而識卓譽洽而望隆他日秉鉞
建旄立功萬里何愧蜀相哉何愧蜀相哉公昔
守泰鄖時嘗有惠政流於下邑今江淮之間若
兵矣而重有藉於公之復臨之也故於公之往
也又言戎馬

移郡邑學官弟子文一首

竊惟天下之治繫才才繫學學繫教自昔隆之
矣我　國家黌序星布儁乂雲興治化昭明炳
焉與黃虞並茂則教然哉職不學　上采銓臣
言被以袞繡　賜之璽書命督爾八閩學事豈
不甚幸甚幸者與乃職之弁　命也則悚容而
懼何也　上之所急諸生者非文也將求其才
而用之也使職之所教諸生異日者稱　上任
使不用者亦不失為文儒則何用懼萬一　上
需之無以應之用之無以酬之則將數職以不
能教養之罪職奚請而釋焉用是上繹　皇諭下
稽聖訓遠采昔與近籍物情作閩學約言凡十
八篇分約卷格参條大約之為言誠也不審者
也士不可欺則誠之又不可以虛詞粹語塞其
耳目則省之是故稱約焉既約之矣其或有下
遵吾約者則憲章炳炳在也學官弟子及二三
大夫其亦思所以共守之慎念敢侮念甚未到
至下所屬毋忽

再移郡邑學官弟子文一首

職惟拜 命以來未嘗一日釋念於二三子亦以二三子有鼓予之心焉將以旦夕戒與上塗巡行郡邑以宣教事顧念世偽日滋人性易著不嚴制而大為之防則不才者得闚竊以掩其陋而才者反無以自見其美夫試者將使才而美者用勸不才而陋者用懲也今或使才不不混而勸懲之道微則安用試故今所為誡規者至嚴然惟求無負於二三子非有他也文到有司亟下之學官學官亟以日教諸生而蘇歷以誡焉夫法之行也如金如石如江如河敢竭布告惟百執事寔共圖之

總約八篇

遵 帝第一我

聖祖高皇帝何為而作卧碑哉誠念學者之棼棼綸綸而無以一之於正也是故師長而戒之耽視以崇敬也有司而戒其挾制以敎厚也公門而戒其輕入以培節也戒勿建言戒勿嘵訟戒勿訐過以養恥也保身惜行以遠禍也含情忍性以却咎也大哉 皇言其示天下以教學之大綱也 皇上賜以聖書則視碑尤著焉曰心曰敬則學之本也忠信禮義孝弟廉恥則學之實也毋尚浮誕則文之規也夫勝而復其身家之繇則學之資也崇其賢而退其不肖者則學之紀也諸司不得預學事則顯其柄也貪酷利病得以封事具聞則重其權也大哉 皇言其示天下以敎學之全功也故天府所繫訓於諸生者非瀆也 帝訓詳矣不可得而違也有所切飭於諸生者非刻也 帝訓嚴矣不可得而縱也才則進之非私也 帝之所予不可得而靳也不才則退之非忍也 帝之所棄不可得而庇也然而奉法者則常患於不明不公矣不明者碍之日不知度月不知書猶可言也不公者則是廢權而手為之輕重愛憎而口為之短長不可言也奉法者不敢不公矣不敢不明矣乃或撓之則將奉 聖言而從事又撓之則

將題尺疏上請　明主而委綏去之以訓撫安
飭局促腷臆而徒擁空名於二三子之上爲也
且窮達人之所必有也而惟上不負　帝下不
負諸生一任之矣

辨學第二

夫學難言哉夫學難言哉非學之難言而學之
難辨也聖人作六經以明道猶之日月並耀江
河並派萬世之所共賴也今之學者乃偲偲切
切然咨抵掌而嗟嘆斯道之不明則是以六經
爲曚也自諸儒表章六經以詔天下群之蔽浮
雲而覩青天決隄障而走大海群心之所共快
也今之學者乃猶懇懇焉各樹異標奇而自稱
發千載之秘則是以諸儒爲妄也自昔名儒偏
入賢豪高士功被宇宙名垂竹帛志揭日月識
動鬼神乃所謂天下不可一日無此人者也今
之學者乃鄙之曰不聞道則是以道外有功也
自昔宏言學議嘉謨遠謀上紓主憂下開民瘼
近持國是遠垂世經乃所謂天下不可一日無

此言者也今之學者乃鄙之曰不聞道則是以
道外有文也宏乎學術之不明也豈惟裂道哉
道裂則士志惑士志惑則上習乖上習乖則人
才過辟靡駁而無當啟后錄諸生之慎辨之也
六經以經之群儒以緯之百子以廣之史傳以
擬之毋異而冠毋綴而帶法過而談世儒所行
毋瞿瞿而視毋陰陰而吟毋徐徐而窺毋闊闊
而動以子則孝以臣則忠以士則修之以宦
則循之國以庠序則教以郡邑則政以禮樂則
文以兵戎則武以邊疆則坐銷敵人之氣不敢
南向而牧馬以朝廷則日營四海之安而身
負宗社之休戚此學之正也亦道之正也諸子
慎念哉聖人曰惡莠恐其亂苗也夫雜學之亂
道甚于莠故願諸生之力鋤之而毋俾爲苗害
也

宏志第三

夫功崇惟志昔談尚之矣蓋志之於人也辟之
於木則根焉辟之於田則疆焉辟之於射則的

蓋於一時立之而一世成之者也故天下未有不忘而成者也孔子尼山之布衣也而其言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何其大也伊尹有莘之耕叟也而其心曰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也何其偉也禹稷唐虞之升臣也而其心曰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天下有饑者由已饑之也何其急也呂尚父以漁釣興周傅說以版築隆商管仲以檻車臣齊孔明以躬耕佐漢裴公者接之萬人之下置之萬人之上而崇功令名遂爾顯著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彼其初固有志之也今夫讀之家而或藏獲餧凍則必自咎所以起之天下之人之顛連而莫之告也亦何以異於家也今夫人之一身而或手足疹結則必立治所以蕃之天下之人之疾苦死病吾自也亦何以異於身也主德何以宣之民政何以達之外患何以弭之內變何以療之財賦何以弁之戎備何以飭之天時何以占之地利何以闢之凡此皆經緯其宜整齊其緒而需用焉用以治吾之家而理吾之身也故曰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者非意之也彼其竭一心之知慮而齊之於繁華利害是自卑其志者也自畫其本而斤斤然自附於古之儒者之流是自窮其志者也溺神握管畢生抽詞而徒以華言危語誇天下後世之耳目是自隘其志者也嗟乎天之與人以才也將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任也吾之志而僅以三者畢焉窮焉隘焉其如天下國家何哉諸生誠有天下國家之志而日講之庶不稱腐儒且治天下亦安用腐儒為也

慎發第四

余聞之蘇子瞻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則斯語豈不誠甚當哉若夫吾未見夫居則憒憒出則炳炳者也吾亦未見夫居則井井出則汶汶者也是故古之君子其持已也譬之持璧焉全則璧不全則瓦矣其戒慎也譬之防川焉一決則潰敗四出而不可收拾矣若忍性

也辟之滅火焉不以水沃之則炎炎而上其勢將至於燎原矣是故君子愼之也今夫上書公府獻策當塗稽首兮恩排門求謁非高士之風也險也側目何有司之短而持之而因以行其私不得則肆言訕謗博相煽惑非元吉之羣也假借名器遮賊侵漁儒服躡立雜之胥徒甚或代書訟牒以需餔食其視有司之署若餐其家焉非大雅之觀也狎暱微逐巵酒歡噱朝醉夕酣讙博大呼而或游戲倡優淪溺智稗非謹

人之習也日夕猶市麥雜米鹽一言不裕中譏張目攘臂折支敗面逕梏圉圄且其心焉非居身之珍也歲暮途窮壹志苟得纖眞敗納欲擯相需賄罣胥代庖而竊非長厚之道也多士戒之哉今有言麟鳳之游于郊也人靡不爭覩之鶖鶬之鳴而聞之者揜耳而走客之山行也松栢則敬之桃李則悅之荆棘則思以鋤之矣夫闒不稱彬彬鄒魯哉諸生生其間而日有感於先達大儒名卿之爲人其爲麟鳳松栢之傳與之與一而有鶖鶬荆棘者出焉亦何面目以見爾之先達長者[illegible]思而鋤之者在也

勤業第五

夫天下之事未有不勤而成者也是故理之在人而不學不明不勤不獲也辟之泉之在山不鑿不流也辟之徐之在囊不抽不見也時之在天而勤者得之[illegible]者失之也辟之人之老而不可復少也辟之水之東而不可復西也是故古之君子之貴時也[illegible]者貴勤也[illegible]筆籍

誦詩書何其篤也讀書五行俱下何其敏也採薪負販救閒亙遍何其切也織牛衣以自給而好學不倦何其誠也帶經而鋤下帷而誦流麥而編蒲炳掌私穿隣何其勇也若而人著居則爲士出則名卿古今共稱焉然稱中庸之士也夫孔子者非所謂至聖至聖者哉然使不勤猶當萬倍於學者然而發憤忘食其切也好古敏求何其銳也韋編三絕何其文也而手也晝寢求也自盡賜也願息則穀然以言攉之不少

假焉是聖人之惡夫不勤者如此其甚也今此
諸生方其始也結髮束脩誦詩讀書何嘗不彬
彬稱才哉其卒也乃有大繆不然者其上也乃
有翱翔六藝之圃縱橫百氏之林而著書立言
萬世稱雋者乃有鏗鏘墳典茫昧訓詁郎試以
常言庸語至叟白不能對者其次也乃有抱圭
璋之才奮金碧之文而結綬影纓致其身於青
雲之上者乃有歲晏途邅髮與衣白悲嘆窮閻
落莫舊廬而父母妻子不免饑而啼者又其次
也乃有淵岳其心麟鳳其采而名章鉅篇為學
士大夫之所贊嘆欣慕者乃有身被夏楚奪其
衣衿而垂淚潛歸慙見其鄉之父老兄弟者何
故哉則勤與不勤之驗也今夫耕者不勤則饑
織者不勤則寒學者不劬則困饑寒者猶可貸
而起之困者不可以請而解也諸生急學哉毋
以百慮自棼毋以群動自撓苟至於困而後有
省於吾言則

夫六經而下文豈勝談哉左馬之古也董賈之
渾也班楊之嚴也韓柳之粹也蘇曾之暢也咸
炳炳朗朗千載之所共嗟也然其文焉不襲左
而班不襲楊也柳不襲韓而曾不襲蘇也何也
不得不同者文之精也不得不異者文之迹也
論文而至於舉業其視文既已遠矣文而襲者
舛也況拾世俗之陳言庸語而掇以成文又舛
之舛者也今夫人性之有文也不猶天之雲霞
地之草木哉雲霞之麗於天也是日日生焉者
也非以昔日之斷雲殘霞而布之今日也草木
之麗於地也是歲歲生焉者也非以今歲之萎
葉枯株而布之來歲也人性之有文也是時時
生焉者也非以他人之陳言庸語而借之於我
也是故古之言文者得之心而發之文也其理
之瑩也如金之精知王之粹而天下之人莫之
敢損益也其詞之溢也如長江如大河魚龍黿
鼉縱橫出沒而不可揜也其清通也如月之秋
如江之澄如潭之寒而千里一碧泠然內徹也

其古雅也如太羹如玄酒如周之彝如商之鼎令人觀之而裴回太息棲神千載之上也其明達也如青天如白日而有目者之所共覩也其飄逸也如珮玉鳴琚乘風御空可望而不可即也其鏗鏘也如金石相宣絲竹並奏而聽之者靡靡忘倦也其瀟灑也如芙蓉秋水之上而真色充燦不假雕飾也其嚴正也如達官貴人端冕而立乎朝廷之上見之者懍然動容也其雄渾也如鉅鹿之戰以一當百人人戰伏不敢仰視也斯文之極也以之闡經則道德性命之精章矣以之論史則治亂興衰之跡達矣以之辦事則得失安危之機判矣譬之天之雲霞地之草木無所假焉者也左馬諸子之所不能易也尚何以陳言膚語為哉文賦云謝朝華之已披啓夕秀於未振諸生其含茹精粕茂爾精華吾將悚而覽焉

端範第七

夫師儒者士之範也故曰師嚴然後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所謂嚴者非特自嚴之而人亦嚴之之謂也余觀世之有司類以勢自崇而士或頑傲不恭其命而為之師者方且上畏有司下畏士日惕惕焉惟恐遭之而不能安於其位也是可嘆也傳之父兄之教子弟既已召塾傳傳之矣顧乃不恭其傳子弟又從而侮之而傳且求以自容於父兄子弟惟恐棄之也則子弟之不淑何惟哉余求其故則非父兄子弟之過而師之過也今夫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取諸人師嘗誦之以教士矣而覬其自為乃夫諸君皆文學高第誦說先生翱翔禮樂之區出入仁義之途為日久矣安至如若所為者而予不得不舉而言之亦即耳目所覩記者而懼諸君之萬一也假令萬一有之亦何面目以立二三子之上亦何推乎有司之輕之而二三子之侮之也諸君慎之哉誠能以禮自持以義自司敦學而勸誨嚴規而貞度若是則有司懍然恭之二三子有不懍懍受命且侮之者吾得以

法繩之矣吁師難哉

誡俗第八

夫禮者所以維俗也而俗之所趨一往而不可復則反至於廢禮嗟夫禮不能維俗而反爲俗所廢可畏哉可畏哉其他不論論其大者今夫冠而字之聖人教天下以成人之道也今髫而學者輙字矣項之蔚矣未及勝衣而已巍然大人長者之稱矣及其冠也父既無以命子甚至竊仕者之冠冠之何謂乎昏禮者聖人教人以

人道之始也今也不擇德不論才富則昏之貴而富者亟昏之爵田婢婦舞家蓋女願瑤盈路縉紳蒲卑不然者夫屈其妻而舅姑娵怒罵其婦昏姻論財古之君子夷之而今乃安心甚賤禮者聖人教人以厚終之孝也今也苦殮未視而延勞賓飲食相藉破涕爲笑召僧其佛吹竽伐鼓衰絰而居展采姻婢富有貲者泥堪輿之說而暴露其親以求利後人貧者至以其親骸而付之木火焚之是仁人孝子之所驚惕而不

忍言者也而今之人何心哉祭禮者聖人教人以追遠之孝也今也大廈廣宇高臺曲池少者千金多者萬金而爲之先者乃不得只尺之地而受享焉貴人之臨供帳治具烹羊包羔羞醴雲孫而爲之先者則尋常籩豆之設而無所加亦焉不誠特奠於人多男女之戲而耳目之觀也何謂其未小若其身與客哉文中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蓋傷

乎蓋傷乎世俗者而爲之非也諸生者而亦復爲之非之非者也凡諸生之所最惡于淺法者非朱子哉其所譏家禮固天下信之而萬世傳之者也諸生內以論其父兄外以論其鄉之長老子弟而稍稍習其說行之雍雍彬彬斐然異而遠近觀則焉則古禮雖不可盡復其禁俗之不至於廢禮也有餘矣是在二三子哉是在二三子哉

門人　林朝聘　貢才敏　杜望棟
黃中　朱應選　謝符
趙日新　陳汝揚　鄭克晉　同校刊

報阮督學

辱在長安幸從明公游甚深甚厚也病免歸則又覩我郡令中既發且得其長公朝夕甚幸甚幸憲旄蒞越而山中人不得遠訊以書時見越士以邑中子弟召授經來則從往述明公視學事以為明公兩廣近世希覯也僕竊私心快

之會屢轉以職事避越當首謁明公蓋托一書謝昔悰慈布鄙懇于下執事惟明公財察夫島夷入寇吳越殺戮焚掠殆百里為墟今亡至變謀臣策士徵兵集餉非不夙馳雲湧至盛也相持四載曾不得志于一戰乃反損軍折將重為島夷竊笑何故哉僕則以為不上兵而客兵之禍也往歲吳越守臣切上奏變　主上赫然大怒下策庭臣持議者以為島夷如風雨飄忽吳越人孺弱不能持戈不足恃必調他方勁兵協

剿可期而會遂使侍御史尚□鄉出選山東兵八千往授司馬司馬復江送兵廣陵二千石以下朝夕供帳具散牛酒金帛勞士僅三日糜二萬矣夫揚一郡耳自齊抵越涉三千里凡經幾大郡則所糜何計哉既抵越一接戰輒墮夷計中枕藉如山餘皆望風潰走當是時僕在海上見潰卒幾千人往往從海上意氣而北不懼也是安用客兵哉夫島夷與中原之寇異往歲師寇起河南大軍一出輒剿已剿輒勒部散去此宜

用客兵者也延島夷者如燕鳥之在江湖林木出沒聚散瞬千狀其勢難以盡剿雖來則禦之去則守之是為至計則使客兵盡剿可恃亦豈能常使之操戈萬里之外為我禦寇哉讓戎將軍驕千萬人日夜走萬里山谷間抵越其所糜不知其幾矣何吳越連歲苦餉既已竭江南和糴不足給之且用時罷耕者什九有司急餉苛征從為病益衆已益也苛責州郡矣守子弟八千渡江長驅天下彼豈非闘且編張而與今

夫異稟武士亡論強弱惟其練蔽亡論衆寡必其氣為今計者惟練士倡氣之策總戎責之監司監司責之二千石二千石責之邑吏鐵戈矛嚴行伍信賞罰行之而士不勁者一世無之誠得海郡士盡勁亡論今變可彌即他時夷來亦何恐也且又亡大費越中人往往言夷畏寧紹不敢闘彊盖寧紹人各各家海上不闘則失其居夷來輙併力持刀格夷夷輙敗去夫嘉湖寧紹相去不數百里豈強弱頓殊哉邇者

主上念師久無功詔捕總戎司馬罷謫大中丞以下數人諸臣受大托而徒擁烏合之衆以冀成功僕固内知有今也此中傳言各道兵丘益觧散走護戎者懼不敢問役其暴露草莽久矣且腹空無糈又安能留之故僕以為罷各道兵而日夜練吳越者甚便今楊公新拜命且明公綰總文事慷慨戎機當得朝夕見胡不以此陳説楊公之前而贊翊之僕蓄此來良遠矣睹于近事益愈不敢以聞楊公而為明公一陳者知明公者楊公之所取信故假明公以信鄙言也亦惟明公有以教之

報張範中

鄙人結髮學語時則家君具言江上張先生者博學工古文詞即已時時繇往後間從諸集中得讀足下一二大篇則固翩翩漢魏唐宋以後希覯此語矣抱痾湖海妄有志於作述之塗以為揚在昔稱稚天下而文采未著私心病之劉

子來拜翰言且得讀重鄉諸叙則喟然太息深媿足下博識公心又幸諸君子得以托其文於不朽他日海内談文獻者以揚為稱誰之功也書中獎借欵篤俱愧鄙人之心至為文義公輯文托梓則又朿梓百世華艷豈鄙人可致私謝于足下者文義公熟名久著藝采特湮僅有所傳家梓詩亦日就損泐難讀至其自序中所稱文百篇者即祈一字片語不可見聞盖其中孫寖微不能護守篋笥至皇綸箋札往往流散村

家况遺草散帙何望昨及書来乃云得文至百
大喜輙以告鄉之父老又大喜靡不感嘆足下
用心篤厚使文義有知即可以報足下也文義
之文託足下之亟久遠何事鄙人之言碩既有
竟命卜宰生文義公後則亦不敢不忝綴一言
以累然非畫得文義文詳讀之則亦不能妄為
之綴以遺懸于下執事敢于記室析其副錄已
許讀既封遂不竟留也文義公後有楊司徒公
尚書學公楊以才朗以節俱藉藉負重名邁山

居寡務採掇邑乘求之二公之家各出其詩文
百首畧為收整繁蕪約取精要稍井井矣意欲
足下各惠一言置之重卿末帙則豈惟往者保
恩其二公發歷畧見維揚鄉志中足下有懐古
至意當不厭斯談矣南北相距不數百里遞不
得乘月問舟與足下共生江磯之石析言叩隱
廓我塵蒙言之祗勞而已劉子有江下之役敬
附一言為文義謝情兼致私悰于左右亦惟左
右賜教焉佳刻之惠倚用増感

再報張範中

日劉生去草率勒一書二詩是日有客携卮見
過抵暮劉生秉燭侍書既已不工而客復停
卮促迫遂漫爾放筆不復撿省輙命投函詞翰
悉鄙誠所甘心若復謬訛愈不可矣劉生已蔵
乃大追恨及生回則已辱足下賜各啓函持翰
太息彌襟真忘華縟種種盛念至得文義手稿
二帙尤動百年俯仰之感讀書中語周環不能
釋去詞高旨遠渺浩難闚重卿錄序稽義秉公

彪彰隱采甄序百世彙品群言真鄉國之奇觀
而藝圃之上選也文義一序尤為詳典公去今
百年矣世事日新前修愈泯茲春中丞鄭公下
檄郡邑為文義墾丘隴祠作傳登石又得足下
韓文侯梓闡發幽華俾文義生平歷心束慮沉
鬱百年者一旦昭彰將人耳目此其為益視鄭
更鉅矣僕于今世最稱鄙碩乃妄心詞藝以此
於君子之林希臨清謝山人榛濟南李郎中攀
龍湖州徐比部中行南海梁比部有譽吳人王

一所以世貞楚人吳會人國倫數子者皆海內一
時今林之極雋也僕亦得以參陪末論共厲斯
盟淺積弱培李之奇思近復辭居湖海朋友星
散足下在燕斯埋獨處向來一二小識亦漁樵
松月之間偶寄以抱所苦不自知乃以請于足
下足下不責其愚顧漫為好語至重重其詞碩
當之者何其心懸懇悚也楊胡二公尋一言便
可長聞于世其集稍有銓次即覓以請茲不能
申敎于左右臨發當別緘遂不繁詞

三報張範中

客冬辭燕湖下則劉生芒然奉書渠報無之往
梓三種尋之時迫霜雪日夜走逐未有以復茲
宜復書中所采當時諸大貴人語意旨甚辱嗟
乎僕何人哉足下乃以為可語則亦不敢鑰口
嗒布區區夫聖人未嘗顯精文章之學而六經
炳蔚萬世共嗟左馬曾劉李杜者派相繼繼起
即難較聖文後之言文者亟稱道之也千載梓梓
蕪李何中關俾海內學士大夫重規古昔斐斐則

然麟在郊群心快之且鳳麟之為天下瑞也奚
其稱奇而雋遠也則謝牛馬而世卒不屈鳳麟
于其下者以其文也以其文非以其用也而世
之論文者乃責其亡用于世則何以責鳳麟乎
謂鳳麟之文而亡用可也謂鳳麟之文而亡用
而不及牛馬也即婦人孺子而笑之文選者鳳
麟之迹也而鄙之以為不足讀是謂鳳麟之不
能耕獵而鄙之者也非愚則愚李何之則古以
幾大足李何之所以為天下重也而乃謂其奔

走奴僕之不暇然則述黃虞姬孔而談仁義道
德者亦將為奔走奴僕乎甚哉諸貴人之言之
踬也諸貴人亦豈能必是物丞見棄于世乎適
足取笑而自點耳聊聚足下所教我者以復足
下足下其渙釋然于鄙人之言毋為諸貴人所
惑而且以惑人也有便再者報音

報王元美

昨至淮則江使君特足下書來僕發書讀輙泫數行下是夜寢復起徬徨行無所寄共悵恨已跡而揚州人送足下至江南者復持足下書來致問足下起居已悉讀書中語知足下以不得僕書為恨頗僕即欲裁一書問足下又何可得也是日謝客讀足下詩僕與足下別僅數月耳足下詩至百篇已論不減長安時語而格力音調精工頗反過之廣五子者取類悲當而詩甚精頗五子者一何厚幸也於上廣生二致意焉有味哉有味哉七言者雄整五言者精麗要之不離乎英氣非敢諛足下亦足下所自知也僕七月與足下別數日即病病甚遂上書于鱗子與強僕起僕不起行時三子夜携酒視我邸舍中惟足下不在相顧黯顏色明日遂別諸子行計時謂至淮得足下一會至淮足下已去幾四五日耳一歸草堂父老故舊日相過問途中跡跡困一為好語謝之則又相視而嘻謂無故人情昔所搆病以此愈益之矣行將迹草澤中畧理芝朮俟稍稍善飯則欲問醫江南登虎丘而召足下尋君東伐奏凱有期曾無一言以及節鉞甚恨甚恨斯道寥寥上下千載足下自愛小詩數章用當面晤

再報元美

揚州使來時值歲暮乃云歸且俟椒栢罷燈市即領報書入吳矣日望其來不來也至三月暮始來且曰歸揚一病病不果來音書遲滯斯人之責深也足下遂吳值恭耳目一覩經綸百彙錯綜萬象秘思研詞精耀華爛當與三吳之勝千古並垂寧止洗百年之恥哉僕病肺日甚逃避蓬廬採藥種芝漸與世隔每一馳神足下遥思紆結不知危溺之損棄也于鱗子與昨以書

史茂敖前盟大業並厲僕即不肖豈敢重負諸君昨得于鱗順德之報雖于鱗宿心稍慰之者豈何不當也蕭安重罰擬果服箱自昔嘆之矣南宮校文誰過于鱗者而竟斥不與吾道可慮然予與落落風塵期待明卿終孤立耳足下當七月還　胡然我在焦之上諸信宿之談多病相存不淺也終然作空虛矣春來諸作當不減途示我慰茲離抱

報梁公實

去夏與足下握別寺上心旌共仲几兩得途中手牘把誦沾衣足下別去一月又為別元美元美既去僕病十月上書幸　主上恩賜俾得就醫故國今高枕草廬已暮春矣憶昔並馬長安鳴珂授簡一時騷壇直追漢魏真千載奇龍也嘉會不常盛圖難再謝以春歸予以夏去元美與僕相繼出都獨于鱗子與明卿落落京邑海內豪傑能復幾人一歲之間萍分雲散良可念也于鱗五馬之請當在兼秋而子與上疏分言

留中不報豈惟聚散多端岐途假塞彼此固且作之矣足下本以煙霞之從得遂初服採芝鍊石何所不成矣為文詞益復凌虛駕空不可羈紲僕常言人世秪有二道上焉者乘青雲矣紫霞而次則宏詞麗句照耀今古名並日月莫得而掩焉足下將無兩得之耶僕之為心足下所知謝客巖居不敢自棄于斯道以負知己近日採藥深山遇異人授以大還之術意將文詞之業大就然後躡屐而從馬山中偶值貴鄉人附此往訊用中前盟茂秦南來則僕有浪游五岳之興羅浮雖遠幸為我選石相待也臨風悒悒不知所云

報元美

三月驛書草草不盡後數日聞海寇寇吳中太倉急僕被衣中夜並為足下彷徨行累遣奴往訊奴俱不敢問舟米皆不對客欲獻也昨護戎回知吳中大定使者持子書又至大慰新詩佳帛厚我厚我進使者問知足下戒期北上一卿書已

夫來諭乃欲僕一會者甚厚念也謹勅小奴進君江詩聞足下已納吳姬復有廣陵之妙向詩曾聽玉人簫者真聽之矣君當重謝我詩讖也而廣陵人乃頓不得聽焉大悵大悵

報袁二丈

東去海上咫尺耳況與丈又經年別也廼不得乘月放舸一承顏色頗辱再遣使來佳篇枉惠把讀淒然離緒交情轉加懃篤海內相知愛孰逾丈者更誦諸律詞調精工妙非言及即使拾

遺手綴何加焉所諭東土荐歲備見仁人君子所為心者月偕州貳移楫湖東遂蕩蔽空舍無遺穗父老環舟呼泣舟中者無不人人隕涕罷酒也州貳移書于府府亦有報言及僕力所能及豈敢有愛也使旋附謝近卜墅頗佳十月既望翹佇仙槎擕蕨治勵細譚欵昵耳

報徐子與

子與足下僕與足下交至驩天下莫不聞也別足下一年矣廼不能馳一价奉訊足下吳鄉修

書謀僕謂僕以山林自矜足下豈亦有此謂乎秋中辱使惠之以書甫里長思頓醉復結矣僕以今夏卜築湖南羽扇葛巾嘯日明月客善長簫被以采蓮之曲極恨不與足下同之也元美秋中過我草堂把袂引呼猶作長安中態四顧諸君不在坐自傷念于鱗竟以午出廼得歸園讀書元美言于鱗于僕謂其長揖不拜官長也斯鱗哉斯鱗哉梁鄉落莫山中竟無音耗僕深思之常蘇蘇隕涕茂秦近復何狀吾輩尚壯此

君白髮種種矣吳鄉還楚過廣陵廼不顧我秖以詩寄我又大譏我可恨足下以書去為僕一謝焉進使者問知兄嫂諸息俱已恙尊公起居健更為足下大喜使復至甚勞只言奉報用謝踈闊歲暮在客窮愁其辛謝故人努力自愛

報顧國子

浚江來拜手書蒹葭之發書讀知足下之意也君深也慮晏君即慮鄙人又聞有重戚於晏君又即重戚於鄙人也鄙人所感於足下豈下晏

君晏君固辭遣使者三以身者再士之義也稍
未可縻却以逆於下執事鄙人謂晏君彊留晏
君始強留以待報命於他日少江子為鄙人言
足下近讀還吏此得指嚮矣鄙人嘗有言外史
記言文外盛唐言詩即言學者外孔孟何適執
鄙事何敢辱貺所謝言於少江子更圖嗣使致
意焉

報唐丈

鄉者一奉顏色頓隔兩秋歲序不停軫念彌篤

春間聞公恙無夷瘳俱宇鬼一介東訊會鄉園
多段心跡並煩申諸輒獨命人屢罷論舟抱耿
竟坐虛無幸長者猶能俯諒其心不然者僕何
辭焉使來錫命愈益驚悸儀厚情豐無所仰藉
教言欽篤申之以規僕雖不肖敢忘長者之愛
執佩以周旋感戢無已茲行例不敢辱貺然以
長者百里遠愛又難以他貺並也謹拜海品之
惠餘者輒因使返并附一言以謝相違益遠臨
楮增情

報姜使君

侍燕彌日欽我神情杯飄然有淩雲氣視世之
束縛梏冕頹頓其形者星淵矣重使夜臨奉教
增悚我公期我于風塵之外復請入世縛文何
敢執贄謝拜命以稱若意若途役則群公有貺
命矣復受茲直將安置之乎郵因使者五報其
感嘆與受鈞也

又報姜使君

公之德在鄉鄰之黃居帖食者俱公賜也公且

不忍貲其孟蔬斗醪僕鄉之鄙人也自竊章服
從七大夫辱曾未緣髮以報父老子弟乃儼然
而受其數命何安也則遂反報命于下執事以
不敢重已之過以母負我公不忍以孟蔬斗醪
累民之心不意公過于用情切申前命來諭
數過悅汗沾衣終受則負鄙志終辭則大負公
既而思之與其負公寧負鄙志於是東鄉再拜
而受之尚思終遂鄙志則公必有以許我矣

報徐子與

客登一舉兩夕作狂幾失天地矣子程不追逐
令分袂後夜對俗客輒欲掩耳當是時思君更
切也自鄭抵淮來帶拱揖連日夜不休尊君詩
并鄙謨竟不得一間書之贈冊遺几上付鄭使
君前所云者今齊紙報討之下而在淮也舟中
臺上二作努力相聞

報何侍御

世道日趨亡節愈頹縉紳先生高冠尊為秉良
剝肥瘠客雲霄坐觀成敗其視國家利害大計
若罔聞知不當其事者要之分有所拘即當其
事者又要之勢有所制誰取夫不切利害之端
亡關身家之策者稍稍補綴便已赫然稱才雄
視流輩矣足下獨為國家思千萬年長遠之圖
即又數以身任此豈與前者同務哉騭哉讀
大疏令我飛揚掀揮其未會遠旋西隱雄心鬱
抱披拂亡遺登高作賦索楮揮毫閣中鬼神至
令颯然動色誠百年嘉勝矣僕別來行夜抵夏
庠形神困頓僕馭顛頓行路之難令人興嗟高
卧兩晨方得束帶正襟命筆謨理鄙語以侍將
命將命乃令晨叩門至今久起來華牘展閱數過
深用慰喜次于兩侍也使去附致狀耿兼謝宿
棱

再復何侍御

野刹尋簷再挹清揚高閣倚危長空飛翰珠璧
玉粲霞爛雲流真可并峙江山永標日月而僕
以塵狂羈於蹭蹬盛游深愧雕蟲尤欣附驥足又
辱深領意氣大獲鄙襟海內相知舜見匹儔矣
邐別山門念車馬有勞色悵不得以身當之邑
吏肩舖傳命相訊悵然用慰又辱童使馳翰遠
問綜寒暑涉旬序念畀紙遲以周環謚增悚
結僕別後即取讀黃帝以伯諸書命老醫選方
參頭煉朮今幸次第成劑矣昨從山僧至藏經
殿盡發其所藏佛經讀之篇目浩蕩意義深邃
耳目外駭心志內灼忽悟浮生如寄真空可依
形骸為紲聲利為桎何時拂衣長往窮此禪說
參輸謂讀擅經有悟兩心如契誠有味乎其言

此數日顥理芝否遂羅吟來無以復命有愧高旨別諭感情受教兩不敢忘使旋謹申鄙款以致謝于下執事至於賓筵再叨重以襟醲則未諭所謂感在言外者也僕已卜望日戒輈北鄉深謝慇留恭岱在南送切瞻企

報吳明卿

與足下別長遠矣去夏真丞送一書握讀數過恰然增情悵然空山函報已路及元美至奉一書一詩乃知使節還楚過門不入秖有愧嘆洞

庭浩渺音書益難計今秋使節過揚必得一覿遣使江淅往迎前驅元美書來乃謂足下擁二姬從西北徑趨上國令我悵望彌時潸然泪下關山迢遞羽翼參差足下讓僕以山中自驕竟矣竟矣射陽湖上遇子與謂足下詩思益雄艰不能即夕見足下握手大呼命楚姬烹鮮進醴為荊高飲也今已蘧與上塗郎可北鄉思君詩往省足下亦必有相懷者

報徐子與

渡淮報前驅且至不得再握手是造物忌之矣秖然見二生攘臂累夕以言相詛僕謂論才許笑諸君必不得久往人間諸君事當並以累僕也舍人因起座裂析吾齒束帶拔刺甚怒見二生則喜每聚必談足下足下雖遠左右呼之恒君狂叔在側也携筝兵亂足下歸值之足下自愛毋為諸夷所苦舍人則有喜色李雨狂者何途間得舟中一首附去餘不得書近稿雖為鄭生竊去尚憶書寄我

報何侍郎

客途誨恭銘在心肺不以詞謝歲暮疊奠厥春覲闕回恍游岱故人在望每用依依趨行遠報久之乃聞仔役之說令人喟然長嘆功雖未就足下所為宗社長遠之謀固已白於天下矣馬上過舊使呼而訊之口授數語代述鄙言遙恭慰我饑渴

報陳駕部

客冬理楫上塗曾授數語于慈人陳生代試

浮沉不墜紛一接江湖驟遠每憶故人捫蘿
停危之與椒悵然動色使來錫教則用嶽喜四
千里投贄直當珠視豈比恒覩也山中成習一
馳馬挾刺便自生悔公比業郤于臺嶠僕心甚
矣進使者問起居已慕束帶俯仰自是人世恒
跡不足為公若顧公之才誠非體也使回緘謝
冗極草草

報李于鱗

與足下握別貿英積劫矣既別之春聞之下出
刺尺書在袖竟阻北羽諸子書未則評道足下
為郡事抵燕見王足二日夕攘臂獨領足下往
遠茫然心折頃足下不難數千語也不羨日謂
使來已而使果來啓函發紙欲言紙盡尋聞三
詩七言更絕一字一嘆至夜色樓臺雪萬家即
王中丞雨中春將何加焉僕乃復之千古生色
太行諸篇奇鬱悲壯雄視今古即拾遺集中未
得多覯贈懷諸篇鏗鏘金石貌之難繼矣憶昔
五子結盟義掩白日風波中起羽翼相乖謝榛

以白髮負心深生以青髮長往俯仰人事但可
悲嘆吳生之賴耳目縱橫意常篤僕僕髮短心
甚頗得意于此生以生矯厲非僕當之我負矣

足下以
為如何謝生老至負足下路人罵之讀絕榛書
榛之蓋萬世矣長篇十絕即當繳報使往短楮
中臆燕致謝于下執事

報劉一丈

還里累辱從長者朝夕長者愛我不殊東皋
授經時也洲上携尊觴歌中夜自謂長往薜蘿
永奉杖屨不意世網未捐倉皇告別又辱長者
餞饌命我贈序長歌琅然金玉當分斯既于中
洲萬象豈僕敢專承之孤棹渡淮霜雪被道驅
驅問舍薊門報春矣一接世氛眼驗失度群吏
執牘一瞬十塵回首昔游茫然悵結遠來忽已
春暮鄉園愁色如何一念相懸日夕千里長者

何以策之仟歸寸牘代謝塵途易迫初抱難舒
了新詩言振我滕感

報介丈

還廬累叢數承寵召高樓賜讌歡洽中宵別時
復以酒食相召長者之愛僕何慿也鼓袵長淮
便隔千里言念高誼渺若河山一行作吏百苦
相攻遠憶青門行吟軫慨鄉公語我以年少功
名不可坐彌用是憣然乃今轉覺巖棲獨勝耳
仟歸寸楮代謝春氣將落嫩暑乘之強飯自愛
遠人增慰

報陳丈

故園參侍寵頒隆遲携危問渡灑酒話別懷德
北轅關川共遠贈言在篋每一念至啓而讀之
至蘆荻秋陰之句鄉心離思飛越萬里矣仟歸
尺書展謝楚雲在望拖情如何春氣殷流萬矣
自愛

簡沈丈

還里得奉長者几杖每承大論輒灑然蕩心實

疑所叨重之作爺芳踰異日口服俱被愛矣孫
梓渡淮霜雪間阻新春方得抵燕邇聞起居適
和竊知即復昔健也兹專馬稍閑謹遣价問安
熏布謝悰于下執事公年既高且鄉中人靡不
人人賴公者幸為加飡

報沈二丈

僕之歸樵湖上至寢寐也乃公儼臨 中薛棠
而日臨之月下分題雲霞共麗花前作劇魚鳥
爭趨至於片語相歷千載同奢十心拔落彼此
獨照矣別時辱公自蔆而莘之群柔且又以牋
遺我幅幅而情郎幅幅而感也排律一章惜別
二章每一歌之使生黯慘攬芳草以增愁把挹
枝而嘆息公之念我與我之念公何殊哉上
草堂得手培當不令織第白鷗怨侶青藜失色
寒江聽雨徒動夢思一抵薊門便與寡牘作役
稍得王吳二子一破之春中聞公讀姑孰詩撰
使君使君奇與近復如何滄江憶謝矣右懷李
兆翰椎綸當今令古無峙矣車馬已定雅思精

堅下記諸將行當致之聞讀鄉中集令入内小
選梓恐未易談郭集已得不公春來佳句可使
遠人得聞乎

簡冢二丈

東髮侍遊誨愛所被淺月共遠歸漁湖上寒夜
停撓三錫名章辭蘿光色只尺一水竟阻展覲
別時奉華牘珎品牙局燦然盈目每召賓陳樂
未嘗不嘆雅愛之殷流也旹春抵燕便恩溥書
作伍滄江白石抵有承嘆長者龍門界蕃否生
繫望雲蒸雷動區宇駭者雖欲長爲東海主人
詎可得乎南中蹤報新夷日來且不能忘情吾
揚天下事大可憂豈桑梓屢念而已長者目怵
心計以爲如何

報冢子敬

歸旗渡歲再停柱樾膝倍昔好行時百里亢塗
特騎别我金石有銷此情難滅海肴雲履朝夕
需之啓口躡足恍然動念一別已涉冬春薊門

歷事而舊田將借彊明川悠邈時憶同心但有
長慨足下璀璨中涵雲霞外溢江上秋風桂枝
盈把英雄飇起萬里長驅僕得分華割榮而快
烏乎甚幸甚伻歸十楮代謝既已煩心目且病
口投筆草握手有期齊雲頻注便翔如雨惠我
德音

報冢四子隆

負蔡江干故人辱再訊之別時特使珎品兼以
華絹情鈞推食義切解衣感結在心罔有捐替
足下雅績與述淵停霞爛耀華炳冬郎可長奮
伏椽竊快平生以效鼓舞僕一抵薊門歷莢盈
抱青山舊業徒切夢想故人何以教之

報冢文學

客冬塗得尊公新命遂具刺拜郵卒程報訃不
至遺也行時辱特觴豈發心則内之抱佩無已
足下珠采岐嶷華譽雲翔京鄉萬里秋風可待
世德重炳照耀江海矣尊公當文視事新甲家

報南去幸爲寄也翹情佇歸寸楮謝情長詞簡
臨風增結

報唐夫

頁痾還里未得東從長者游長者則頹然辱
詠行將又百里命使而遺之嘉品務滿篋也比
其情不旣殷殷篤厚哉乃僕何以報焉牆南中
近蹤知吾慈益肆探大江南北而棲之則東海
不能無恐長者桑梓之念定復如何佇歸寸楮
代謝節候方暄進退起居亡恙更祈加愛以慰
流想臨風不勝悵挹

報唐子晉

往者卧痾時隴辱故人進艇來訊披襟盤數倘
仰在念理棫問道載辱錫言奇品珠來遠情充
溢僕將口接心藏歲月同積矣一別結璞蕉蔡音
政庠震石易拋風塵難洗言念同心喟焉傷念
足下手握璚玖采注華流行爲天下大觀而覬
者稱快席藉輝艷同志者可謂也佇歸華勸申
浦長安日近北翔有期佇承德音以慰饑渴

報徐二文

山中數辱問所一酌一咏江山共遠非鄙心顧
也質筵再侍錫以華章每誦明月百花之句
通尙濮越登朝北行便涉冬春一作行吏舊抱
頓逢我公雅與綴下山峠淵停出而躍馬垂纓
自不塵緇其素莽牽知僕者去住俱荒矣歲序
放流計階甚迴懸心風義切于饑渴尺牘布謝
詞不宣展瞻天長望不任翹挹

報趙子陸

卿者卧病山居辱我故人頻問奚奄落日提手
春雲至於兩侍筵遊重領盛品愛被于身江湖
片際矣夜別逐不得再奉顏色北涉累月始得
問舍一作歷容無以視丘壑星淵也足下春來綜
緝日燦雲流蒸霞飛揚當令海內快目向來未
得披拂今更悔之看花之期便遠咫尺燕接一
椾伏整舊嶽耳片楮申謝鄙衷不及縷縷

報解應徵

駘旗再春足下厚我重壓尊俎之情枉誨破文深談中夜十年舊愛加慰轉篤矣孤棹渡淮關川頓隔歲序不停忽焉春暮懷人望遠含悵如何足下淵識俊才流雲擢日秋風只尺翔奮有期慰藉慰藉

報舒麗儒

林樓筵實辱故人時一放旋為我破之長嘯雄談颯然立堅兩抱攫庖人情文斐斐此其感愛

豈顧庖豆執握別而北一瞬經春江山悠闊遙然流想春來椎謏爵金鑾王布華舒采一躍萬里矣寸楮致謝詞短緒長北翔有期不任延結

報陸子和

鄙人初過里也足下海樓既歸始得聯時奉顏色洲前蘿薜頻辱停舟遵諸長吟美花是晴擁衾中夜倚醉推談尉酌千載怵怵蟲象矣世緇相牽忽焉展別故人不忍別我命茲茁宮求騎肴而飲食之意黯然相照也復遺石蒸熊品長

塗朝膳昔需之矣客冬月將從爵中出所函佳序讀之一讀一嘆才峰岐整霞布雲流所談左馬李杜俱鄙人富之意而難于詞者得足下數語今可拔華矣春抵薊門便為世事所迫擾案治牘長辭素懷思托寸楮使書輒屢揚陳君至則拜遠書于庭大憲　函啟讀悅君參侍後繫之儀悚矣足下殊采絕調卓立群倫會時龍變當以文章士盟區宇青紫浮榮僅高人之緒非鄙人內所相急也鄙人即日坐塵埃中寄心

特遠奇與王吳二子握坐深語共策不刊外是者並與之游心去之矣奇人偉夫宇宙寥寥言念同心渺然東海去住不恨關山增怨伻歸口牧代謝詞簡緒多江國春深強飯自愛

報陸長庚

漢上結廬幽樓咫尺頻辱進艇叩我石門對落花之繽紛坐明月以嘆息玄言偶契華藻時抽取足寸心便擬千古秋夜深談河山頓隔一水盈盈竟阻握手是造物忌之矣既渡淮湘得謝

客乃索篋中佳序竦意而讀焉一讀十起頓足長嘆自束髮內交茫茫百遠足下以數語經授往跡恍然昔驟意氣不殊容貌漸改因之傷念及讀洲上語則又洒然快心足慰離索夫一抵燕便作客牘中人群足環遶如對魑魅百苦攻人肌骨欲痛此狀不能僂衆悉百花棋客間而咲之足下龍卧滄江出淵騖遠丹經在握白日難拋問以其餘綜緒昔來伴在馬曹杜相頡失色吾人之上計也頃者春水漸深魚蝦可網足下箕踞獨嘯散髮長吟亦有一念以及遠人乎柰何其匕絡也俟歸十指中讀時散客燒燭目且病命吏書之

報李伯章

返耕湖上得詩得從足下游明月攜卮寒花瓶酒酣作賦四壁琳瑯風雨笑歌中夜擁臂謳蘿條颯鷗鷺騖呼此人生之極驩也幽思乃發離歌忽起足下念我召二三同志為別草堂太夫人手調羹而食之贈言二章悱惻綣惓如何深語即千載一情也孟城枉別乃百里特駕此情真與江流北逝鄙人將消滴而藏之雨雪渡淮離情慘黯長路驅馳獻春始得問舍躍馬授刺束帶理牘外頌中怏孤坐含嗟洲上百花繽紛春色胡為乎來耳鳴雁未稀尺書難緘乃辱飛翰雲壑接之嘆息足下儁才淵識湛于典華高步藝林以快天下耳目秋風得意何俟筮決乎鄙人將抗首矯足以待

報高子明

卧病江干頻得故人來訊雨中連楫花下飛觴進艇長波散髮夫月洞簫玉笛颯起中流白露可飧天河在袖此人間至勝而僕得與故人共之屢待賓筵大撓侍子臨別夜召酬洽為端至於遠別淮陰蜘躅中路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故人之情曷有窮已渡淮而北忽接飛翰一慰舟中稍無聊取十二絕促席歌之翩翩乎若乘浮雲而上征抱明月以遠遊擬承古昔蓋居本定

者未也王子有語無謁不敢前一山萬象髣其
語殆足下者一松蔭門便折腰從吏然時從王
只二生尋深松茂林而樂之性對百花春色四
顧同心淵鳥千里輒自傷念足下時過洲前懷
人望遠爲情如何幸爲我守謝薜蘿當不久相
負也足下抱宋風之文懷白雪之才自當高翔
寥宇以快天下浦上烟霞不得久美矣伻歸口
授代謝故國春深江山懸隔梅花有使莫靳報
音

報徐恭浩

握別俯仰芳草揺綠春華如此客思何堪憶昨
歸棹幸從足下朝夕花前解佩湖上停棹美月
放歌採蓮高師晴雲欸乃漁笛洛誦華句一垂
江山共峙高棲兩居危豆如雲琛琴獨遺山水
在聽鈞之兄下亡情倘涯矣循已雖堪寸心如
結足下高才精思卓絕群品朝華夕秀絡繹几
席恨道遠不能披撫之江上北後秋風獨想迄
藉餘聲以蘇病肺伻歸寸楮代謝束帶草草不

既所含北羽如林莫惜一言報我

報頎二之

歸且累碁未得秉月蕩槳訪足下武陵溪上恐
桃花流水相與咲之巧足下不棄其鄙時來問
渡烹鮮酌醑停卮待月酒酣耳熱箕踞放歌至
於白雲彈碁青崖對榻欸談深語寸心相照矣
別時扇韈之惠手足知情牋上華篇雲流霞爍
時一披拂差解相思一別俯仰倏焉春暮究缺
我報忽接遠書把讀千周祗增嘆息雄文一帙
充几不棄至意卒其三章驚采絕艷悚人耳

目才既疏學理復精絕藝家如林恐望塵而遁
矣扶搖萬里爲足下吹之佇承佳音以助鼓舞
伻歸尺牘代謝束帶草勒不旣所抱

報頎純一

似莉湖海幸足下時辱問之鷄黍之携頻勞侍
子洲前聽雨花下飛觴情欵懇深百年雋好世
平相逢遂令分袂中宵握別黯然千里入春抵

然便覺塵襟盈追念昔懽茫然軫心足下詞華燈麗蓋之精梓鵬摶鳳翔一息寡廓僕將遥承光采以慰魏私僕以麋鹿之性久曠頓羈雅思日鬱太夫人大尚不能一問華石亦莫足下諒我也倘歸寸楮代謝武陵春暮花滿石門長望不見豈勝悵惘

報舒惟弘

中宵握別頓隔河山芳草生春愁心共發雨秋歸骶數停故人之私賓席屢叨傳盂欵洽別遂

再侍把袂踟躕十年束髮之情轉加勤篤矣既渡淮旅舟稍燕輒取贈言讀之然思高才統用太息間從箱麓索得鄙稿再覩故人嘉語喟然長嗟僕生平雕慮勤心厚擬薄售未嘗不痛知已之難今乃復有知僕如足下者華花所及舊思頓驚即僕之自知何加焉第借譽太除見采特過又復令慙矣足下高才絕識卓立群流向來雅誤未得披挪心每恨之只尺扶搖宇內驚覩文采流播僕得竊覩而評焉當不讓足下之

知漢也倘歸寸楮代謝江山無極悵望神馳別時更談行當緘報

報許性之

劵霜拚別倏已幾春歲序發流離心超忽憶昨滄洲聚首風雨停卮讙語雄談千古一快紅塵忽接青山頓遠言念昔遊茫然興嘆祖筵一酌情共盃深載錫之言金聲滿楮欲舟遂情彼此同之矣春波正深芙蕖漸綠足下鄉所擬賦可得遠聞乎延結延結

報房舜隆

歸鈞舊璣欣晤昔侶旅艘頻繁鴈魚滿篋情愸矣情愸矣中宵握別相看黯然一渡長淮便隔千里燕中車馬借昔古以求如洲上把盃箕游長嘯難也足下種績日留讚述愈精散爆樂華以光一世使其緒下倘歸寸楮代謝對牘草勒詞短緒長江湖浩渺遥思如結

報楊國子平碓

湖上臥痾屢枉携尊問渡臨流一酌情寄松蘿別時召我中堂賜之飲食垂庇累旦夕寥雲稠矣霜雪登舟資旅精謝辣徒箱笥來令先公集焚香讀之考詞就班摛文審奪殆才銘唐漢采剖蘇曾句嘆字嗟茫然心折他時託梓僕或得以自叙其今日求見之衷而綴語才簡 附驥千里矣若選校之責僕何知焉行今真事小更書其副帙即以原還報不攻留珍也作歸寸諸代謝江湖天遠把袂何期

報盧子明

歸卧湖南辱足下携尊夜話酒酣作賦白雪滿天聽鴻鴈之杳茫把梅花而嘆息奇篇佳藻江山共留贈別一章鏘乎金石比采而論重逾萬鎰矣作歸寸楮代謝秋風只尺翱翔有期佇矛光采以慰長憶

報旌子南

鄙人束髮侍遊歲月深長矣令先公私愛在僕江流比深一念未酬頓成隔世深惟昔誼但有悲惋足下高才精詣心切鄉慕頻登龍門大遂披拂至今恨之挹藝高樓雲蒸霞爛乘時發豈復測識哉

報潘子欽

湖上幽棲辱足下狨楂問渡坐把卮酒而樂之白雪放歌青燈作賦雲深鼓角霜落蒹葭斯語一出夜色難收矣辱別贈華危篇偉麗十言排者唐集稱觀何足下之多才博度如此乎嘆息滿襟感悚無切作歸寸楮代謝秋江天遠佇看翱翥以快鄙私

報陸從周

卧痾湖干開奉笑語更得雄篇握讀金聲玉振鏘乎驚耳也別時又辱長歌眄我車馬猶燕佇席歌之足慰遙想足下吟叐藝足殊采日流萬里扶搖佇看翔翥鄙人亦何幸遂分光采而快焉

報張子韶

歸廬間奉玄論便令爽心行時辱贐即未拜命
頓心內之矣足下高才古思卓絕流品向來拔
拂奇文至今結念爽時能變才鋒所摧當令群
采靡靡失也

報卜子完

歸維三暑足下不忘昔好時携一卮而問之頓
僕所以報之者辱來寸徙也歲暮告別又辱走
書召我而賜之飲食停盃深語[illegible]意氣
不殊客髮各變彼此黯然矣握手[illegible]足仞
至情足下高才偉識敢請倖講如更有[illegible]亦幸
報我

報胡文學

三千里外得一握手大幸晨馳夕驅無間深談
昔款中庭數語攝衣迎客客散請公則吏報西
趨矣遠路風塵一蹇未能相贈故人意義負愧
則深東鹿既留久留則公此時已與故園[illegible]好
把酒話逺也便羽附致鄙私冗中草略公定能
諒我

報王子仁

鄉[illegible]過里幸從君子游　君子不棄其素時
過溪上矣盃而樂之此情與流水共長也孫騎
北騖修塗驅馳塵埃荏苒忽已暮春感日月之
不停慨舊游之縣隔靡蕪在望千里軫懷矣寸
楮口授代謝高情秋風不逮翮仵飛翔以藉光
采

報成國子

抱痾湖上辱公過情不憚頻涉把盃論款動及
寸心別時頗愛愈至令人增悚我公高簡絕俗
乃獨累意于僕者豈亦有取于僕乎此僕所為
撫心長嘆也屢別北馳雨雪滿道抵燕春色矣
一行作吏便與案牘為侶薜蘿之念屢動屢嗟
高卧石湖者其將移文讓我乎謹遣一介持尺
牘馳謝湖上春深萬象爭媚行吟有什努力相
聞

報沈潤甫

巖棲頻歲故人不棄時辱問之對月携尊折花綴詩所承寵于丈者數也別時識既高情益篤矣一逐青山便若更發四首昔雖頗成悵望吾丈時望南洲豈亦為遠人流想乎弄璋之期近則如何价去片言致謝江雲在望悵矣心飛

報鄒翊明

還里三秋轉雁箭所舁安于足下者頻也告別以侍華筵情歎尚遲感愛命舊轉覺依依一去江關河山便遠車馬日馳忽焉春暮閩嶽嵗北遊東鹿只尺不得握手恨矣

報李明文

還里累朞幸得數奉顏色山房賜召旭酒論心便宛然如東髮侍道時也中路擇別　知足下綣情再晨上道河山遂迷言念高誼茫然軫懷矣燈前恣託謹結于心鄙力所及定于足下無爰俾歸代謝東帶草勒

報王一丈

歸樵湖海幸徒長者游長者不棄時辱問之叨侍華筵重頒盛品石將之既義鈞推食高情隆渥絲髮未酬也展別北鄉獻春始得抵燕正謀裁報乃得奉嵗暮手書捧讀惨然仰天太息足下高才軀蹇萬為指訣相別俯仰乃遭此菑此卞和有抱玉之悲阮籍有窮途之泣也頑高人偉士下往不偶于時即論其至又豈必重視軒冕而輕遇離辞乎足下素有霞外之心必有以處此矣左子性天淨非外誘難移鄙人極心愛之未論云云充嘆公之深遠也俾歸代謝兼問起居

報王先生

臣之受恩蓋自執綺之年至今矣歸樵兩歲未得朝夕門屏乃辱我師命之中堂賜以華宴魚龍雜劇庖豆紛紅日接心顏江山共結我師形容如舊臣也齒髮已衰歲月既流往蹤在念仰身世何可為報我師所用未讓大另

仆向當隱見出處之樂可以兼之矣仔爵寸禄
江湖江國春深願言加愛

報徐中丞

歸且三春竟未得一奉几舄乃兩承顧使賜訊
私懷悚結比于陵阜矣行時期馳一介報別緣
閭中父老念游子遠出時以酒食相召辛卒無
聞坐此負心獻春抵燕即謀托楮寄悰懸無南
洌郎君至又得奉遠書于庭再拜啓函尋容環
讀古詞霞飛欵意淵深縿當重受若負荆棘載

披重錦雲云諦握仰懷高情徒增太息而已郎
君華除南闕雅稱世德別諭杜及僮有包慰茲
者結綬還里奉觴上壽明公其無樂乎猝裁尺
牘代申謝悰赫暑畏人彊飧自愛臭悵皇諆

報趙山人

公老矣猶能時時過我溪上採遺賦詩訓游恆
遊征感也歲暮別公公不忍別我乃又肯賫贈
而馳之淮淮波浩茫北之公情淺小矣倉卒分
袂一飧未留念公山涉心旌共往參□居何

似倚杖行吟籠中詩若干當與靡雜共深也佳稿
在僕即為公精之公可已應如歸寄此區區之

報于鱗

日辱使使來遺書倉卒裁報未盡所懷業牘之
燕時發所教詩三帙帙讀之一讀一嘆更讀鄉
長安中語近者七言愈益渾涵雄深得之象象
不能求出之意意不能解即杜尤難之况其靡
靡者乎可謂千古一步矣七言絕句唯李王可

以近之清夜放歌輙翩然高舉如聽羽衣霓
裳也五言古不多見律精諧七言古者則又可
敵杜云摠之包統群才會以神辭儕仰窮奪何
我斯才乎淺鑒妄評助足下一哭耳鄙言歷案
或一涉之必有定議　削其最鄙
者還報　豈不可而明卿巳拜青瑣吾道
生色足下古心淵識卓絕人倫二三知己撫心
長嘆豈必取信牓背我相去千里便翔頗衆登
高有賦不惜嗣音

中塗啓謝詞多冗潰悚又未已使来奉教乃知明公篤念蒼生委曲援拯閔其于其鄉之人矣及覩獨租留吏二疏備見明公深猷遠策下濟民生上培國脉危言切論尤足以感悟　明上會司農公極言其狀別不仰體德意弟以遣儲為辭謀其所急遂置其所緩題覆之疏亦疆言之難在明公曲圖仁術以遍及諸苦則幸矣使旋敬此申復

報陶明府

京國追隨所辱愛左右者至欸也吾丈擁花西驚弟抱痾南歸江山迷阻尺蹏難問心艰之矣使至則拜遠書于寵啓多涉旬辱念盈楮楮慰離悰復增悚灼吾丈治楚長遠矣郢華名已不人人誦之東南兵急　上已思得奇茂以飭中外徵書且旦夕下也尉藉慰藉佇歸往報瀟湘天遠悵矣神馳

報朱職方

往歲幸得一承顏色歸卧遂高中遂與世事頗遠旌旆往来南北至不能馳一介以省罪矣罪矣客冬垂覲龍門又足以筐篚辱之只尺江山翹佇增悵使来錫介悚灼亡已再拜啓函遠情雲緒繫之非帶我溢瀦衣繞之寸心如結莫僕常謂我明英人鴻筆日爍霞芬而吾楊獨

守宗百載幸令先公虎視何李之間而我公復大擴之佳什名箋照耀 耳目豈雅江山昔邑而分華割榮僕之得公者更數也公之南徙特論扉不詘之頓澄江憶謝風懷思李奇思紓語今古並發豈至落莫哉僕已不才乃妄有意于作述之途時唯稽度瑤篇以當私淑敬上粗䟽十幅敢祈惠書一二近寄僕當懸之上座朝夕瞻容環讀而取執焉拙言一帙來正門下蓋俗所云以瓦博琢也公 其能慨然許我乎甚幸甚幸

書部　四十

報鮑山人

累恭歸卧則長者時時以杖屨來歷下談昔㨍歷歷四世公乃大父行而折節於交者種款也德盛矣德盛矣携牘賜吉一公千載臨別而說恭遺之約書幸末卜諸意則何懋哉佩抱北轅闊川共遠也我公負高才來是役中雖不念旣頌古之奇人才旣不售則必寄之鑪跡以成名

代公精意天地之紀而推之隱培博濟無論自雅其名即后之宗公叙若赫赫起也公老矣山中風月宜自受用含朕尚亟則東來之策何如明田石湖二公投晴而談大是樂事有翼幸許報音

報王保分

一分缺使涉五恭鄉以書累鄉人至使千里馳蜀意甚厚乃以途 不能亟足書謝愈嗛矣愈嗛矣開府只尺無間寄㨍頓乃以書貺辱之奉命感悚足下負駿茂華實兼彰以例諳外家誰不太息第幾何抵困甚矣爲 主上發德意以起之罔不沐浴膏澤千里漁獵得良二千石又奚取振旴逍遙哉計足下必辨此驛一贊之使歸千楮布謝于下執事殘暑尚虐人唯爲蒼生加愛

報王侍郎

蕪詞散數聊布下悰乃辱賜書獎借隆重祇奉罔琛不任悚灼又辱重借授命綺采瓶醜充粲

寔階下憐未内高情復紆辭受兼難感作交念

僕受明公之愛與所朝夕于大兄者即煩越何

報我使歸率爾勒狀敬致謝于下執事臨楮皇

恐

報沈二丈

春暮遣奴持尺疏歸謝而訓術君至則我公既

以書來開函讀此句便令悵情卒讀又懽然慰

喜也公之讀我書想同之耳五月子培報家園

大有麥秋則比疇定得豐穫及六月得家大人

報又駭夏滌公之歲計竟復何如又念我百花

洲上蕩蕪鷗鷺遊也遠心萬折矣

鄙人素履

世氣　頻歲烟霞野性兹篤一行作吏萬苦交

人每晨出驅馬經荒園草棘中蹀躞搔響白雲

拂袖則恍然憶我洲前秋色黯然內愧不知爲

心也公將何以誨之我公高則紫雲當自不廢

吟奚奇篇俊語可傳遠人得一握覽乎近者王

共二子徵逐稍有數語竝附草脊侍已亂錯簇

尉中行當手理之寄請也訓術君歸附此布弋

遥匿時坐省中治牘從郡斉旁覈斜書之公閲

居又時時有閩人米富頻洽一書報我諸幾十

記歲暮為期也

報米職方

日辱重使使南鄉還報題尺疏以謝附之蕪言

已發乃悔已追矣長者負金馬才久淹戢著秉

軸著時時言雍容禮樂稱也遂以主客　上請

命下薦紳先生靡不華艷而函道之僕又何問

馬劉藝有白下之役輒此布潤其人欲窮而去

不能有以將賀尚容嶽遺一介徑叩門下卿者

祖笑計登蘭臻臨楮不任翹跂

報萬按察

挾刺登庭者數矣竟未得奉顏色展懇款乃今
憲旆漸遠所懸情于左右者真與江湖共流也
亦炎方烈客途辛自愛小史遣歸問訊老父冀
托將命之列備容執梃南徙幸甚矣幸甚矣倉
卒布悰臨楮增依

報劉一丈

數千里外得長者時賜一書以慰長想即亦甚
幸矣何至更辱饋遺則不才益將何以報焉書

中情意甚殷即長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
長者深也至以上下相孚才德稱位語不才則
不才有深感焉夫才德不稱固自知之矣至於
不孚之病則尤不才為甚且今世之所謂孚者
何哉日夕策馬候權者之門門者故不入則甘
言媚詞作婦人狀袖金以私之即門者持刺入
而主者又不即出見立廐中僕馬之間惡氣襲
衣袖即飢寒毒熱不可忍不去也抵暮則前所

受贈金者出報客曰相公倦謝客矣客請明日
來即明日又不敢不來夜披衣坐聞雞鳴即起
盥櫛走馬抵門門者怒曰為誰則曰昨日之客
來則又怒曰何客之勤也豈有相公此時出見
客乎客心恥之強忍而與言曰亡奈何矣姑容
我入門者又得所贈金則起而入之又立向所
立廐中幸主者出南面召見則驚走匍匐階下
主者曰進則再拜故遲不起起則上所上壽金
主者故不受則固請主者故固不受則又固請

然後命吏內之則又再拜又故遲不起起則五
六揖始出出揖門者曰官人幸顧我他日來幸
亡阻我也門者答揖大喜奔出馬上遇所交識
即揚鞭語曰適自相公家來相公厚我厚我且
虛言狀即所交識亦心畏相公厚之矣相公又
稍稍語人曰某也賢某也賢聞者亦心計交贊
之此世所謂上下相孚也長者謂僕能之乎前
所謂權門者自歲時伏臘一刺之外即經年不
往也間道經其門則亦掩耳閉目躍馬疾走過

之若有所追逐者斯則僕之論式以此常不見
悦于長吏僕則愈益不頓也每大言曰人生有
命吾惟守分爾矣長者聞此得無䂨其為迂乎
鄉園多故不能不動客子之愁至於長者之抱
才而困則又令我愴然有感天之與先生者甚
厚乞論長者不欲輕棄之即天意亦不欲長者
之輕棄之也幸寧心哉

報孫子昇

鄉者卧病湖干故人念我兩進鮭而辱訊之拯
手坐芙蕖館中傳危譚昔便宛然如執經侍遊
時也一行作吏便日與案牘為伍已踰寒暑且
不得閒裁一書南謝故人即故人不責僕僕之
渴饑何鮮焉邵生來乃儼然持華牘臨之僕驚
起握讀厚念盈楮既歡然喜已黯然肉銷也蓋
離別誠難矣足下發異才久詘蓬蒿中大抱吳
雄之恨決意天人無逾茲秋者獨把柱技諷猥
天路恨不令僕見之乃援筆秉釋蘿龔綏又
僕于足下內卜無疑也邵生趣歸急属微衲遂
猝氣往報訶承消息心目共南僕已為足下吞
長安酒樓買胡姬勒馬侯矣

報陸長庚

暮春一為緘報使又深秋望足下片楮心目斷
絕豈忘之或遂棄之也家大人書報六月大雨
至使鷗鷺棲我芙蕖館中則足下南望當不能
拒波浪浸几矣細君諸郎君豈安水居即水中
拾一二穗耕歲計何恃大為足下稱苦足下既
苦窮乃禹君又竟長逝又何也往歲僕走別禹
君則禹君尚挾刺訪客僕意既能挾刺訪客又
安有病即病亡慮也不謂遂已夏中方對客飧
聞之輒棄飧泣數行下此君君奇使氣口期期
又好文致其詞此俱可書足下宜書書成報我
當不使此君遂泯也其孤發抱影何恃為命足
下及伯章諸君孰高義當後已而先之檢笥中
得猾直二金以道遠不能買隻雞斗酒而哭之
足下其為我遺諸其孤時夜直省中秉燭書此
朋好星睞存殁刚念投筆長歎不能為心想足

之暨

報劉按察子成

曏者僕召賚𢉏歸公為之賦八章歸我此義使命不共乘也山中將朝籍知足下詩節萬里則大費再入燕從諸子游輙口足下義使來辱貺命提牘太息即足下不忍棄僕僕則何當焉吳越兵闘海内煽爚討數威杰屬足下者多秉旄靖篆書誦垂帛片詞隻語譜色江山者安能為佈人道之前使报書不再至聊在王中郎郎中見後使始得口授數語作報

報顏國子

山中雖不得數見一命駕再报牘情深矣往歲聞島寇寇通知足下坐燧燧干戟間亟欲弛一介往候因循北轅遂至自召怪訝者數也陳公入貲則為致足下所賜書于庭輙啓而讀知尚書家難大多忿鬱不得意之詞豈天道人情本清情哉何以故何以故冉握新梓望讀之率多涉目者新詞一二更大佳此便可乘世範物者録云者譏矣陳公歸輙口授數語往報致其區區秋氣漸高行矣自愛

報凌文學

往歲山中辱足下再訊此情一著于心難解也後聞島夷寇通急則豈不欲遣一介慰足下憂恐傾猝無從夫可任者及聞寇退則遂因循北棠無聞矣陳公來問足下則謂足下之恨夷最甚稍言狀令我怒髮上指冠恨不手縛夷嚙之傾自兵闘以來松楸廬舍蕩然燼燬者家怨人怨矣寧獨足下哉足下不以僕言為然則請問諸吳越陳公歸對牘布此用申下悰唯足下擇然於僕之言毋沉憂自累則僕亦甚幸矣

報曾明府

山中幸供芻秣別家時又以遠命辱之日榮焉塵中欸然訊報乃又辱使命遂使愧汗浹衣矣吳越遭寇頃且 入江南北騷然震恐未何花干循足 者危也海宇多故方

賴一二豪杰挾持耶不寧其家而蒼生倚爲固
大賢之所甘也使去口投布謝于下執事

報趙山人

趙先生來辱手賜言又賜詩詩七言凡五首誦
之鏗鏗何其詞之辨麗也耶情又泰厚乃不能
綴數語奉酬山人山人其信我冗冗矣山人老
矣頃爲識詩寄遠作少年語耶山人少年時何
如又恨不能以身當之也風塵中事不可聞于
山人山人善自愛耶令世永如山人顧煞猶八
十老矣而猶作詩若此者罔已無哉

報惲按察

鄙者幸從足下西署游也則竊竊敬之然其情
渫至矣及足下擁旌西蜀僕亦負藩而歸閩川
悠隔尺書罕報秖以長嘆耳足下不棄惠然辱以
書來捧讀增感足下秉鉞治楚撫稱納蔚私心
快之與作繁苦碎然底績非足下負憲節冗公
私不幾困乎耶非足下之大者亦微之矣冗中

一枚數語往謝秋氣漸搖落唯爲國事加愛

報劉按察

稱誦名德而心嚮之長遠矣人事參差乙錄皇
侯爲奉末光心則甚焉海內多故征輸盜賊蒼
赤大困魯豫之墟卉復昔日勝甚矣非男公以
于旌臨之則何恃爲濟乎此鄙人者所爲欣欣
誦說太息德業之光也便羽發以一言布下悰
餘唯執事者諒焉

再報孫子升

邸君罷蘇校則負笈去已函尺書足深往囊其
尊君既在燕城中當不至浮沉也肩刺上北囊
賢書則邸君已炳炳高列耶其徒則卿何疑焉
日夜望佳音心日已斷恨不得目前見足下名
爲足下傾足走舞浮白稱快也念弟倚辛執書
斯稱世好矣人歸刑敍耿耿昨者鄉國故人遺
我數韻甚佳未曾聞也謹命侍者藏之以待足
下

報陸子和

暮春題尺蹏遣奴歸謝亡何手信書來則報大夫人沒江南足下已葡匐從江南治喪歸也是日爲足下頓足起仰天長歔潸然泣數行下夫足下負才又詘於人翁否以欸一戰而又以太夫人之故奪之且太夫人三十年勤苦以成子才中道棄去又令尊君日坐郎舍中悾悾憑也僕誠私心痛之僕又聞之古聖人慮賢者過情嚴防之曰毀不滅性足下束髮讀禮豈亡覩于

此言且足下一身亡論禁關全重耶太夫人所不瞑于地下者猶日夜急也足下其善自愛足下纔然衰絰而廬悲懐之燕將君二三子與之来擬千古經綸群策勒一家之言藏之名山傳之同好則所報太夫人者固遠也古稱節義哉髮者豈必以簪紱期子哉况簪紱又足下有也況訓術歸簪布一言以效區區蓋長詞簡臨風悵結

報宗丈

小書具尺殷殷從謝及二兄抵燕則知我公已楊京廣陵矣烏夷未息則海上居者將將憂恐我公審勢度變急去其危而就其安若夢至而爲之圖無及矣家大人心揚已久今且惕惕則鄙心亦急之城中猶有潔守公其爲我置念耶得此隣大奇也大兒聞以失期見按而少兒藝欸精甚後爾暫詘南歸以僕闕了人事則屈甚者仰大二兒之屈甚矣公　毋戚戚焉以待其伸未暮也謹附一言奉候

報陳使君

向策馬逐群吏走不得一間具牘往訴誠恨之矣乃公不棄惠然爲書擲而遺之僕則何堪焉邑長老將將治書來則皆稱今追昔恨不得再挹我公顏色而控馬訴之署白一詞也邑困甚矣稍稍得保其父母妻子而河伯又以一水魚鱉之天乎天乎我公具將謂何始孰之聲藉甚也日去之則此地於公又何與與也以僕覩于

當世之從事斯民者如公難矣難矣寸心久結輒因使者布其區區高秋揺落行矣自愛

報顧丈

日遲南音心目幾絕是月既望齋居省中從諸省郎夜集吏報南音至矣輒命吏啓鑰出緹趙徐學士家取鄉書來衆檢之一檢便見公名則抱書大叫頓首撫掌幾不能行衆詰其狀則具言我公負高才屈蓬荻中幾三十年而一朝四

之且言公之於我骨肉交也則其心如身當之於是夜又命吏啓鑰出報李太史孫光禄二公被衣驚喜明日會于朝相與大咲誠快之也誠快之也爰有使羽南歸草布一言以賀其人孫騎不能有所將更數日有舟者歸更圖之

報于鱗

秋來不得足下一紙甚恨及書來乃又奕然懽喜也哭梁詩精絶所謂風雷不可聞者神來我神來我懷諸子僕向更奇吳生乃以足下後僕于生遂為信抑恐足下不然也足下諸體各極至七言者高雅奇秀卓絶今古更百千萬世愈益難耳而僕近頗得意茲塗錐不得仰同足下盖亦庶幾焉聊寄一二足下讀之以為如何徐生再來頗為吳生所苦要之皆十壁中人也猩手不遠聊布區區歲寒加愛

報劉明府

憶與足下握別俛仰耳而歲月忽在更也則豈不欲走一書往訊顧又以人事拋棄罷之足

一不罪其疎乃使使騶數千里來逐手壽耐積意沾沾原也上來名盡則非所堪之矣每倍萬紳先生末議每言江南賢守令則必首足下僕誠私心快之至覩諸監司語于足下者言言尊也則又喟然太息嘆我同志之盛焉第吳越困兵火中又勞大賢區畫　國家計勞以酬則何以處足下時坐薄牒中草勒不盡鄙懷

報袁使君

節莞紙巽辱長者不棄枉貽幣以臨之在僕若宜朝夕侍而此身在軍馬壓氛中竟不過取一二間奉接顏色廼其行也又不能郊祖道以勞輿人此其愧着於心難解矣惟長者或有以諒我不然者僕誠惧焉家報一通敢累使者以致家君書不能悉鄙悰諒長者能道之也萬里矣途惟長者不忘情於家君則豈惟家君之幸實僕之幸

報鄉中父老

家大人憑恃諸父老之寵靈而以亟耆稱則既已受既矣乃長者不棄其舊而又儼然辱之以言登之楹宇星辰並麗也則豈惟家大人賴之其目臣以下皆拜長者之賜舍弟以報書來乃在歲之十月而臣是時方陪諸大夫末議計吏省中嚴不得接家人語今年春二月休沐歸邸始得把書始悉長者所為錫言於家大人狀也則命侍子焚香南鄉再拜而謝之仍遣一介以申于下執事其不能上壽長者之前以莫其區區亦惟長者諒焉

報王司馬

十月使者以幣既來辱又有所辱賜於家大人當是時臣以職事省直中嚴不得裁一言出報使者茲大兄大夫奉使三輔當首覲節鉞謹由寸楮于下執事其所感於明公及大兄者既有楮不盡也

報沈二丈

丈冬再奉手書時以吏役日夜急不得具一

往報心則甚矣春事方新楚天日遠湖上主人生事如何孤艇白蘋明月萬里懷人寄遠鄙人得分一二乎鄙人自秋九月以至春正月省掾也耳目心志俱兀兀牒牘中及歸邸休沐則上計諸君接而苦之束帶執刺日紛紛道上時念宿來則孟氏所謂予既已忘之矣諸箋十記歲暮爲期若何以酬斯語乎每一念至輒用太息我公高蹈湖上執筆臨池稚子候門落花滿砌則吳宮嗁嬌我公得之毋輕棄之也海天歸布帆代訊其將事自詳之

報陸子和

歲之十月足下惠然幸以書來啓而讀之以悲太夫人之不幸以悼尊君少自悲其窮而後辱一言以及不肖以其爲言累千矣言之而讀之言而泪也惧駭待了歸命收之是時方陪諸曹郎計吏省中日夜急不得爲一書南報足下會頭二夫至問足下則云近已家城之中闔西朝夕省仍比郊別藥別棠專事將矣則鄙人所謂綿緝千古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鄙人負薜蘿之性彊遊塵中時時悠之近復同志寥落世變駸覩倘得長往漁樵以與足下遊幸矣幸矣叔氏南敬以一言問足下其足下錫言於家大人者別楮申謝矣

報高子明

僕之不得從足下湖上遊再涉春色矣故人念我時時治書枉訊微言欵語骨肉同之頑惰子日坐簿牒中且歲時有計吏之役紛紛焉竟不

得具一言往報所恃自解者幸故人或有以諒我不然者僕誠惧焉足下之誚甚矣日望其信不信也豈天之信人易於其小而難於其大哉則何故則何故僕之能悲兄之誚而不無望于誚是僕之負足下深也蕭氏云名譽不彰朋友之過則僕之過矣以請而釋之太夫人起居已善嫂氏新娠消息如何其所爲慮我二人同之矣鄙人在習成習一涉世氛日增悠悔覩於近事則愈嘆薜蘿之難焉足下高卧江湖勿以用

世之念坐而失之徒令他月生悔如僕也收
歸敬此奉候起居春芬方壆願言自愛以慰耿
耿

報顧蒓

湖上之為別者再春矣則豈不欲時奉一言往
評顧以氣累妨之其自秋十月以至春正月晝
宵省樓也更難耳秋捷之望人心僉歸竟又報
屋添用太息然梓夫聞之足下攙之武陵溪上
霞績星燦矣太夫人無恙諸郎君日額此便足
為樂春疇告悉未報文作足下攜二三子執卷
談經時過阡陌而嬉焉則其靜心瑩念真足綜
千古而采其精華大業所就便當長駕一世豈
但章繳小小者耳叔氏歸具言休儀也翔有便
惠我德音

報李伯章

與足下別湖上而來日月長遠矣邇便得一書
問足下即足下亦僅以一書來既以許吏之役
日驅手足耳目以從之即足下嚴裝者亦或參
差羽翼之便即而有念其誰達焉每一軫情輒
用太息秋間日好佳音復爾報巫何孰天意乎
抱璞而泣昔者甚之以觀于近事已竪其然已
第其璞者終售且受上賞則足下又何慮焉太
夫人起居無恙郎君日駸駸有凌雲氣足下俯
仰為心其樂如何鄙人別老母而北且與家君
六年別也今又不能使之不萬里遊又自顧鄙
人之身才矣則益嗟足下難耳舍弟罷歸書來
頗憤尚幸得徒長者游是用釋然於鄙衷足下
向與僕言甚有念於漢魏夫詩至漢魏上矣李
杜稱聖於選則視二代愧焉既善選矣則律也
難者猶探源而可必之委也別來有述一一教
我叔氏歸已附一言以謝足下之錫言于家大
人者更言之以見鄙悰其不報言慰其狩袖

報于鱗

足下之以諸子來辱也不能效吳黄門所為勞
御史者謹獻家嵬之子二百而餘為佐太夫人
朝膳足下倘以為不辱而命賽入內焉

報于鱗

足下東遊長安則僕二三子將將辱焉一觴一詠望河倒流天忌其盛一朝而去兩生已乃吳生罷為從事徐生且以使事並吳生齊僕敬立矣則鄉鍋且更得忘日驅徐生辭我郎合甲而二郎亦將將以郵書來獨不得足下一書爲恨乃使者則儼然函書來而臨之手目啟函讀泪涔涔下也太夫人起居無恙幸甚足下爲郡符臣尺寸有如一日擬衣安則太夫人何福焉足下之念太夫人深也又不欲以一郡爲太夫人憂則去住誠難矣

來詩八章神才奇秀意興慷慨天地間安得此語讀之已撫今日窮也鄙言二帙辱足下有至言凡所點綴我者欣然有當於鄙心知我者鮮子也即使僕裂冠毀冕放之江南而沉之復何恨哉二生欲會足下于淮水之南其所語足下者即僕語不殊也使者回附聊題短楮往報日兩日來病甚稍愈則火焱焱起凡所贈足下者尚錯雜草中稍不病即手書之付二子來也顧所辱使者既勤矣又何辭衣衣我乎足下善餐

報王司馬

臣之辱愛於明公者勤矣即抱區區不敢輒有以及節鉞誠懼之也乃明公不棄其愚又使使以書辱之而重之名醞臣也仰辱明公之寵命敢不祗承謹北鄉再拜而受之仍以分歆于二三子之同志者以昭明公之賜明公開府北塞畢控大虜俾之投戈棄驕而走數名旂茂麟閣其先臣竊家大人世講之餘亦何幸遥分光華而快焉大兄大夫名德絕米卓冠人倫不以臣爲不肖而衣之二三子之後而辱與之游此義金石罔刋矣使者北騎敬具一言以謝明公嗇楮皇懼

報于鱗

使者歸自司馬帳中乃竟去不面元美元美漱谿

言教僕爲其尊君索言於足下足下遣使時曾
已有言乎有則命僕書之金軸在僕也南徼日
至島寇既已寇揚磨觀隋樓俱燼則僕之室廬
粉碎可知已日謀歸謀即歸安稜乎且太夫人
老在堂僅一弱弟何恃僕之方寸亂矣足下雖
困得借寸祿供太夫人朝夕無恙甚幸且足下
亦何所不得也使者西敬爲致候日下赫暑足
下自愛

報元美

既別九兩得手書及詩二幅西山詩奇古可述
讀誤新絶奇甚矣則靡千古走之足下兆僅句
耳目日駭矣遂罷給事爲丞猶丞焉尚得詩矣
二婦糊口不然者立枯耳僕日夜求矣不得非
已移書舍弟絹我芙蕖即得與矣淮南尚及大
醉花下徐使江南日者寧曾大負其素矣脈嘗
君謀大不諧僕自謂負此子則髮入山僕負
李終不負僕也我兄弟三四人當俱不能殊吳
獨足下以司馬公故或什一可脫落憲極力于

劉劉意已甚已竟充僕之則足下奈何司馬公
移書于僕意不獲前請則從其常者但在齊洛
之間恐非所以處足下新銓日攝僕者數矣即
言之已益僕負乎又負足下然使僕當是時而
能不負二子則僕之辱二子者更大也日與諸
子飛觴若泪酒酒不休足下惟之乃僕之矣僕
邪得逐吳生饒則請足下移節于通爲平夜語
吾三人睽危浮白者恐遂難數也數時不欲狂
章琊吳短褐往報足下其自愛慰其區區

報元美

使來再辱書言泪也是夜與徐生犯讀吳生
郎舍中又讀二生書黯然相照已乃高濟酒詩
起舞且歌且泣索筆賦詩各得一章以祭足下
乃更相與大醉而去吳生自稱日還我兩生話
看矣盡子與郎不以齒且得罪矣生而獨僕愆
憤孫樓日對豺豹忍之不堪避之不能其視生
宵求于春秋矣足下去三子觀楚因且棄秋交
錯錯其心不得見三子一語大爲足下稱苦憾不

若僕心甚也足下贈一首慘淡難讀味懷群什中
戀悲慨徑軫雜騷我郵遊此險畏顧于斯遺深
矣二子將南足下又遂蜂月頻睨蛾眉難娶群
蹇蹇念而足下往蹤勞山顧我勞如何使歸口
授往報鄉書毋忙數

報元美

使者至書抵明卿明卿已讀報僕方坐愁極無
文書已讀則又黯然悲也外論甚訶邸舍焉不
足矣逝詳其說相對失色遂罷觴咏矣我輩已
觸諸貴人大怒李與足下章遠矣又論觸曰夜
忌者僕也僕已久置冠冕彌不而聽其身置之
一辨千念發焉如絲已謀乞身即不得請也去
耳尊君詩當勉爲之足下日夕屬龍驛書斬遠
二生且數日登途四顧蒼然獨坐如何足下欲
以湘景視僕僕心甚矣于齋役自有以是日至
書中言言悲懷決策自勸東歸足下書去疆之
留爲太夫人饘粥計且其新膺下郡政宜偃蹇
非其人所急也所急者乃在我二人我二人豈

惧罷官者乎念亦亦惘足下

報王司馬

自大兄出使遂不敢以一言輒上于旄纛所爲
憂明公之嘆而游念久矣遠者其情山積也
于焉馬肥樹聲不能閑謝明威所及萬里生寒
明公之巨勳定無忘於日月矣國家計功而酬
別如明公者良何如處焉公快私忻式古歎羨
入仕家上起居唯明公爲國事加愛

報于鱗

使者既西遂不得再通一訊日謂二子必嘗足
下旋水之南不謂遂鼓棹去我章逢滿而歎恐
逐河山二子何得已情長者處不可忘李騎至
鍾亦能道足下繼使來則又得李言奈府畢月
時一握之可助狂奴一笑耳足下絕齋讀釋之
僕如以身當之不別捐箱而去以謝足下爲之
承爲于侍御言足下文學政事古者流于乃有
深意耶亡裨足下其誰此以微稱于太夫人亦

足下所患山僕雖被命服役諸貴人游都無官
意足下與元美握手太行僕即不能奮飛以從
二子二子太行相報將亦為可耳使者且東報
明焉先托言於韓兒以歸宗尉使者且西僕當
有后言

報于鱗

昨徒兒西題尺疏免報詳矣朱尉感厚為見報
問足下得除目來且能言足下東歸僕甚愧
乎其人也其人甚習道一遣標摩數令齊望矣
唯足下衣辭之裡諸托之使者三四日可西為
有鄙性

報元美

鄉者與足下別笑悲也即夜聚所生解之令酌
生乃相繼去矣更悲更出以解及僕來泰扎乃
又與然若足下為我解兩生悲也諸品之悲念
我今我見懷一齒慘然雖日酒於詩態燃為諸
君顏歲耳若畏之而除當稍鄙人且外此二者
更復何名乎夷泰賦與遂可與大類騷經七言

一幅雄渾卓絕如千峰北岡祁連色峰排然劍
亦胡天當與此崛盤山並峙矣足下窮愁出塞
乃更自推於文則便放逐足下江南者又當何
以僕不能自必具必足下亡恙請以身質焉明
以六月南子與行乃來十二日竟夭其子灑淚
而去僕一病幾作承別近復稍稍健食然日遊
諸衆人不得措一語出則不知所之以此憤憤
眠耳使者歸遂草具復其來贈諸篇病惡稍
起即為之

報明卿

日與二三子燕市遊于足耳目也昨悲生去
尚得二子破之令二子又去矣僕即憮然亡所
措語乎前視足下如空一上騎便覺寒氣襲人
至省則百骸如火或然消薄作夢中語方其
憤時不知足下去也稍定乃知之則心痛欲割
耳再一日彊視如是既而復出對鏡日癯咄咄
不樂輒又止所苦徐生薄命又夭其子含
淚登鞍去往酒昨者馳馬西城忽欲找刺足

下既而念足下已來憮淡滃滃下掩亟反走足下日就江湖形骸漸放鄙人孤遊蕪蕪踪跡可憐握手何時傷心無已昨已移書舍弟誠其出遝于滝射陽之湖內三君其棹而東醉我百花洲上則薛蘿楊柳將分華割榮而快焉病中擁衾中個展筆屢技淒悵無極前塗自愛時惠德音

報黎惟敬

鄙人之聞足下於二三子心甚也一見足下蘭若便令濛然再醉二三子於中洲一日千載矣我二三兄弟一朝舍我而去之則又下能留足下是天之欲發吾手足耳目也又何言哉又何言我方足下東時鄙人憤懣伏枕遂不能爲以效蕩抹二君乘舟而南輒歷臚譜大是樂事昨已誠舍弟邀三君湖上倘不過我洲府大醉者恐桃花流水相與笑之芳草而悵然言自愛君歸羅浮其伐木結廬以待鄙人鄙人將携足下拾芙蓉以觀滄海耳

報子與

使來既疆起書卷題短札與之技筆危坐今昔並起懷我二三兄弟憔悴狂語佳話吉篇一一盡爲淨泪我輩隨咏請自大地以來一遘耳二子日遠猶得參差半從忘其離索獨使我日折腰於貴人前樂與之隨譚與爲語生非金石堪此疲勞足下亦於甚何以策我稱疾掛冠長策短笈訪足下於天日之東因而西遊白鹿而與先生業之上也其次則外補一二殘爲妻婦饋窮計又不然則仲達有踏海之資將攜罍而從馬情長塗短輙爲足下效其區區足下其憐察之

再報明卿

子與行倚病題數字與報接淚濕不知所云又使歸奉七日手書啓封淚淡至不能卒讀足下以郊行不見僕爲恨豈知僕當是時乃憤憤不知足下去也足下去尚得子與一二語今子與又去矣孤坐而悲萬念並起羅馬出署覺

使何之或有美緩名臨殺之誰待樹抱日起舞
爲宣之驚人佳句莫誰誦而歌焉俯仰傷懷千
心萬折吾而自解待使僕與二三子隔千百世
而生如左馬李杜者則亦何得二三子以爲懽
乎且長安中貴人不少吾疆以二三子視之亦
胡不得而懽二三子是恐也則鄉自覺其欺爲
悲更甚耳足下與子與並遊而南離情日損獨
乎與念吾病懨足下不見之也所爲贈足下行
者又一長歌一絕四二若共之稍得病略佳即

爲綴義何敢忘之乎足下亦何得亡言也我章
既不得握手則時時治書相報度慰長饑

報元美

白雲樓手悅若夢將晨驛草索中不復省作何
語既別彌月不得足下起居消息甚念特遇舊
吏于途立馬訊之及符驛人來得手書始知久
滯河間積也觀中三詩極往復言好龍展似慮
焉遂其可動于秋之感南急日急吾猶已盛今

復闢鄉則東之白沙易耳僕即歸耕何也
且快意者耶　大都僕語即不得百花潭
對之以湖游不得也足下謂以十年盡人間涉
履吾不能從吾　所游耳那使君既已報續
以薦刺未數不得亡太夫人恩除書消息全未
其使謂其主已爲寒具而東豈遂有那不念足
下辛艱留之爲太夫人饘粥計也且入生五馬
日耙書所齋閤中何若哉一生藝夢兵章問吳
已從陸入楚徐鄉尚裝回江淮耳僕近覽屢近

禮尊精漢魏所贈足下者始俟把袂時致之七
月之末可得逆蘇否僕將焚香白雲以待焉白
刻之惠何辱屢念乎

報于鱗

吳吏至奉五月四日手書知足下會二子於清
源道中二日始別又讀所爲贈明卿諸詩即此
語豈不令鬼神妒也吳生之議固足下波及矣
王郎行至碧雲召我我不得出邀會于白雲觀
中握手悲歡恍若隔世其所不諧于除目者莫

甚深也我弗他日當不賊吳徐卿差薄耳已卑足下續書不得乃虎得于書大懲南楸日急群真無狀乃爁我楊百花洲上鷺鷗薜蘿恐為戈蜒所苦矣郎去安歸乎太夫人卢恙郎君日有文且蔡姬日奉卮飲帳中也足下自愛

報于鱗

使者上致最疏疥書又辱之既足下何勤念我也使者為僕言足下已為寒具而東意不能須臾待僕心折與語矣僕之遊諸貴人也諸貴人

日飾之日諸中僕并中僕之游僕則苦心二三子何罪焉足下之不還累言之則姑為應之已乃竟不還也每一念至都怒髮上指冠嚨有裂鼻而逃以謝足下耳元美詒我七月當與足下登太行白雲鄉及山川糾稿二子稟之徐吳二君途中累札慰我緩大入濉來渡江也蔡姬亡恙貘甚加以風雨一唉一唉

報于鱗

使者來讀十二禮詩怒髮指冠兩君何得乃爾是夜命楚姬奉卮展楮章章怒之星辰亂落器日竭酌卒不使兩生爾擅千載也元美遺僕書謂僕當决漳河灌襄國欣然有當於鄙心太行久為足下所苦今西而秦則二華更復生愁日者地坼山裂蒿河人立得非足下消息先傳乎僕當為足下賊太行二華兩篇以報之恐風雷輒與守護恐從者役者且留先馳一騎往報足下當食與魚梓則欲遲足下西湖之上能為我过舞乎采消之辱吾已命楚姬佩之顏何以報

蔡夫人也

報元美

先數日于鱗遺我十二體詩讀之血氣與動不意二君相逢作此奇事及使來又讀佳篇刺章章甚也直須决齊濟與河流濤人立今足下不得東于鱗不得西婦為較耳僕那不得從兩君遊亦藏十二體命曰衡詠詩成擧白命美人歌之不減兩君並卮也于鱗竟得代葛入秦即一然不假此始重願此物非吾黨得不可異足下

既已完牘則除書嵩徐李而下二君且得謾遊
衡使僕折腰群貴人無佳思足下何以教之

又報元美

昨吳報言以待使者使者不來遣問史鴻臚家
乃知已足下謂我何忒大恨大恨使者後至
則足下既已抵通輒擬匹馬而東則又裴回中
輟相去四十里耳而乃不得握手則復令何將
乎聞諸道路則有謂足下可復命闕下以需內
次者極知誰足下意足下何以應之謹遣一介
之使致問起居既離邊則當謁大司馬將門結
三姬醉眠耳昨爲羅生一捨尊公足下甚爲我
謝不敏也

報王司馬

頃公以勞節鉞且宜將遣一介以問起居乃以
頃者屏居懼不敢遣顧其心甚矣會大兄新拜
恩命方欲介此以上壽明公識表未審乃蒙公
先寵命辱之蕭茯苓函慰諭殷篤金幣璀灼裁
以驚悚明公念家大人世講之誼而憐燕甫錫
于賤子賤子敢不拜命謹北鄉再拜而受之先
附一言共使者以謝別有恭中唯明公諒焉皇
悚

報元美

長安中大雪憶吾與明卿匹馬衝泥從足下飲
也真夢中事耳足下偶卧旅邸豈不得問安尊

公西不得奮侶則足下之情奈何書来杞讀泪
涔涔下也此中見足不不遷日口我輩不知當
爾作何狀然五嶽之興日益勃勃不大苦也家
君雖得新命此僕所日夜急者今即掛冠亡恨
矣尊公得足下為子反累乎明鄉既已赴白康
子與至姑孰孫有一書北來詩思大強又得肖
甫書知入閩閩迂公貴黄軸竟至浮沉九原其
將謂何其集稍帶集奇覽使者亦方特善公軸
來一二日間即書之足下九驟寄我至望至望

報元美

自與足下別白雲中償懷奇思若碣石崑崙蔭
蔭高也決意得足下一面為足下剖破之璧壘
滿頰而晨得足下書過知為尋甞峻辟得去天
乎天乎失此一腊史得何時擢乎也是月走馬
向人遂惘惘不能作酬答語劭卿老郎九一氏
莫入已不肯作寔爾碣欸等殿自推一索居
以來得此甚慰連日讀足下詩沾沾喜也馬上
讀數語健兒以歸既宿見無期則時時諧書寄
民使我捏書聊慰饑渴歲寒自愛援筆黯情

報元美

僕聞古者有遠行則其與游咸有贈貽以結未
好足下被繡擁旌提兵千里其為故人光寵甚
厚不可亡贈夫足下所督戎者故齊地也其俗
僄悍猾賊椎埋作姦群邪藪澤譚王道者病之
足下往矣得以蒸章從事取象于物惟豸性為
能觸邪故贈君豸衣一襲夫群邪所自邪也亦
自上之約束為之不束之而遽攻之是謂不教

而殺非聖謨所貴君子之束人也必先自束其
身故贈君腰帶一束自束束人矣猶有不率者
則付之三尺以彰國威以著足下之明信故贈
君古劍一口明有豺豹幾有魑魅無不靡之矣
此數物者不足以當足下顧于鄙人之心抱區
區焉敢再拜以獻足下惟足下圖之

報元美

日夜遲足下報章及使来則足下乃以絨金遺
我即感足下之愛顧不及一語深也足下豈為

以新一語或以庭催奪之上東門時得一歌去
來遲出日所云某某者所謂異方之樂令人忉
怛盍悲之游書之也匕蔡張君九一其人大奇
昨讀我古劍二華篇遂作數十奇語令人留目
覺得斯人差慰寂寥渠知足下取道東城約我
聯騎出訪足下浪有以待之迪夕為諸子強去
作談酒間所得數幅足下讀之訪足下東歸時
意愛與足下刻燭作數百餘語始別第恐別有
纓弁者老奈何鄙人湖上都言二十首足下昔
曾見否張君乃能為我和之並寄覽為渠作贊
使者立趣短題往謝餘悰千萬統俟握手

郭德嚴　謝一齋
龐時中　劉述言　同校刊
黃其訓　下　校

報肖甫

鄉携二三竹游足下至難也足下而去實勞我
心春中至徐各使吳且羅為從事以南長安中
益不能出片語矣億足下登武夷羅浮南窺大
海予桑生之廬而綴其遺文以歸時時欣之不
意足下乃奉尊君諱返蜀也則吾數人者盈窮
途矣足下讀禮之暇上綜千古覓其英華時復
濯錦江之波晉次之巔覽杜甫草堂而衡仰
焉則與二三子歛燕市中何殊也王生述遷客
憲視戎事徐舉留滯亡南而明卿雖適乃能旦
抱白康卧獨使僕屑屑然氣輕亡類行將拂衣
長往南游吳楚西窮巴蜀訪足下之廬為十日
一飲足下其掃尼而待焉使者歸因投一言以
道遠情長臨楮悵結

張子執

别來半載僅得足下二紙每啓函輒泪涔涔下七月間緘一書數詩松江舊吏往候足下雖在紛執訊亦能西來相見矣讀足下諸篇悲壯奇崛大快人意每一相思輒爲披弄則亦稍慰于鱗竟得關中掾王生大不愜于貴臣幾禍已乃差解得考使去足下雖困刀筆乎孰與明卿困每一念至則欲裂冠而走我輩數人大不理于貴臣之口恐足下與僕俱不免作是生狀也其說頗長不欲爲足下誦之恐足下亦恐貽爲足

下感金山大自奇待古劍二華臣廬諸篇僕之爲諸君作語至矣非諸君顧不足當僕語也足下登金山月明酒酣聚僕語歌之當令山靈夜泣孫張讓豎子敢以膚詞辱此山乎

報元美

足下駐通只尺耳乃不得單騎往候千里命駕其人如何愧矣愧矣每㨂次意足下乃更他得之黯然心折我輩本不宜復預人間事即于鱗猶伸已不免忌者之口直須散髮漁樵遯入已

于病耳昨得明卿八月二日書既已抵家一月矣新詩慘淡殊可念也足下以詩爲司馬公憂想司馬公見我輩詩生怨是以屢作復輟今方入稍即寄足下置之足下在通更得幾書謹遣一介往候不腆之儀幸命膳者收之

報元美

冬間得足下一書知東事甚悉使者竟不至未有以報僕已逐爲蠲矣僕遂不難務衣歸以大江以南天台武夷㠋崖意想者亦何可不目

倘有棲霞茹芝之者乎即脫屣而逝耳昨會太宰公稱足下非謂一身袍感也行間辱寺公賜訊兼惠之夫廩愧負長者幸爲我謝焉今已放舟南下秋中方得渡江足下向負我詩今武夷者亦何辭也川塗逾遠音告頗疎爲謝之自愛于鱗處倘有便札其政區區冗極不盡縣悰東望於邑

報姜使君

往歲幸奉于旄足下旋腸我西湖之上一日論心

使足千古使僕耳目駭嘆如登崑崙閬風從群
仙遊也含嘆而北未幾即聞拂衣僕往從無繇
目增太息每與縉紳先生談人倫之高致必首
足下至於吾黨猶數數焉自王道陵夷士風日
隳世之學士大夫命祿綬組佚遇泉石一閒足
下之風不嘆其迂輒譏其矯然未嘗不瞿然驚
報然愧也則足下所爲拂衣高蹈雖若愁然于
天下之蒼生其足以愧夫沉溺于富貴而不知
返者功備矣功備矣昔潛恥折腰五斗賦歸去

來詞萬古嘆誦焉即足下所爲文辭詩歌何莫
非歸去辭也則潛以來足下一人而已嘗欲爲
足下賦縱濟之篇第以身消塵中乃作塵外語
是以展筆心愧握翰屢投又以佳稿三帙金石
罔渝恐托非其人有所遺悞日月云邁遂至於
今顧所耿耿于足下者未嘗一日去念也貴鄉
人來輒問起居咸云足下謝客高卧經歲閉門
僕則以爲足下將上采千古旁綜百家玄草時
油丹書日握俯仰宇宙何所不得哉鄙人愁負

足下不能先時掛別今遂爲閩吏矣鄙人不難
長往獨念大江以南名山大川賢人隱士神仙
窟與皆生平神遊未覯者亦欲假此以酧宿抱
行當泛西湖登會稽窺禹穴入天台鴈蕩以及
武夷順江而下則先訪足下之廬因與足下尋
匡廬之白鹿撫洞庭之蒼梧南泛瀟湘西窺巫
峽然後傍帝子之高閣訪彭澤之故墟結廬而
隱以畢愚志娴不可也足下其有以許我乎今
當發舟西南因綴數語托禹考功轉訊情長詞

簡不盡區區願言自愛以慰饑渴臨楮無任悵
結

報子與

鄙使歸允弄題尺牘程報重之芘詞書來乃責
我疎遠豈使者與化爲廢生耶毋怪足下怨苦
也僕昨移書武夷君日遣白雲候我當事者重
遠其意乃出僕參議閩藩明月南呼黃鶴來問
忍山中之環珮珊珊矣朝覲朝牒足下乃又出
守汀州豈亦武夷君意哉々山久埋沒群公句

萬古猜雲待我二年足下八月遲我君雪之
上登天目泛西湖然後聯舸而進豈不可也李
王絕無消息明卿將有書來乃得髙卧白鹿奇
矣奇矣僕已彩馬待發口授數字往報握手有
期不盡覼縷

報明卿

所往訊尺書足下已讀之不僕今遂爲閩吏矣
所不能拂衣者不分足下獨栖匡廬亦欲登武
夷之巔然其有餐霞茹芝者乎則吾將脫屣而
從焉爲裝將發任司理携足下書來開函讀知
足下果坐五老家日騎白鹿走也既而讀諸篇
雅渾悲壯當與廬山爭高已又會宋柱史大稱
足下吏隱雅度不爲此官所苦足下豈僕所稱
東方先生哉僕已放舟東下秋末渡江若越氣
未靖則當徑赴九江與足下踐烹鹿之約足下
須擬作武夷之飛以待我不然我當驅五老而
南今足下落莫無主也此行得足下高篇復得
子與屬文之差足快意舟次數語托劉武庠持

致握手有期須言自愛

報吳峻伯

自王吳諸子去國耳日久廢得足下再至爲我
趣之握手以來無間日夕併函展翰拔筆高歌
金石琳瑯紛然門座奇句險語驚絕今古萬象
爭趨三才失色風雅次還鮮見其儔矣造物忌
盛鄙夫當之故人憐我特時召我爲別偃蹇流
落之人無所比數然而神遊八極心雄千古此
足下所知即使重之放逐愈益助我長往耳將
發之夕寸心欲裂展筆數十韻皆從淚中來
他人讀之靡不悲絕況我兩人乳花下錫觴便
成萬里合塗東馳瀟日搖落四野金莖白雲暗
之數日即聞東魯之命輒爲啟喜非一學稼便
足爲足下重得假此聚首廣陵天目之間殊一
大快耳刻下解纜更歸拔數語往謝足下既出
助甫爲猴其將謂何於爲斯道自愛臨楮於邑

報張助甫

卿者從二三子游以爲大快矣不謂又得足下

序缺

山設數語使足千古握手以來胡霜朔雪青山
約雲日日候吾几席一呼不至輒怒目而叱咤
之俾亡亂趋倒走蓋自風人以來上下數千年
所未覩紀者今日之別盡造化忌之矣武夷之
命下雖不得足下日談之知足下日日念我也
鬆荊握別遂隔河山言念權悰徒有悲嘆鄙人
紫霞念切紅塵計踈歸請家君倘遂五岳之志
則武夷天台之上有丹竈在焉朝握黃庭暮餐
綠雪足下能早遂初服則僕將遣白龍而候之

浮世紛華已盡耳目即使白頭于此亦何佳况
草木同腐壯士恥之故人知我當不訝其言之
迂也吏歸尺楮往報不盡區區世路風塵强飯
自愛

報伯倫

僕海上之鄙夫也足下忘其鄙而俯意交之其
所與朝夕者即手足亡殊矣外遂之人無所求
數足下且儼然行間之憂乃又自忘其憂而
歷念鄙人若是數也匹馬臨岐花前斗酒話目

別途漸遠言念欵悰唯有悲嘆寸楮代謝聊布
區區

報白伯倫

潞河援數語使者往報不盡區區解纜而南春
水正綠燕趙楊柳夾道相迎散髮高歌舉觴自
快恨不與故人同之又念高誼輒又黯然罷歡
矣幾兩旬始達清源閘水甚溢而家君適有書
來日夜候僕一而始之留都以此孤騎先馳小
舟從暮徐往令僕二人馴謹勤篤屢以刀剪之

役勞之蓋如市其上矣尊公佳稿袖之輿中讀
之至徐可得卒業踈淺不能深窺然不敢不效
其愚也魏生善書馴謹事僕一年未嘗聞其一
語僕真不能置之兄既留用幸賜寬惠如何臨
發草草布候

報元美

鄙人發京將留一書數詩史鴻臚轉報當不至
作殷生狀也方渡淮烏夷環至自戈戟中一瓢
老母即日夜從諸父老負矢石坐睨睥而戰從

揚冠郵巳又冠寶應纔火燒千萬家風烟亘天連十日不滅狐城只尺如坐甕中此其拘怦怦怔怔難制矣戝幸大掠徑東方問㐫篳而律見乃又持足下手書來啓函大笑樂巳又讀放歌行辟則太華諸山突起几席蛟龍大呼風雨驟至非鄙人當之襟至顛倒足下別後乃作如此奇怪而感懷諸篇悲壯慷慨一言一淚使後世讀之其謂此時何也塗聞北鄙警甚為尊君作苦北自百年恒跡乃致峻責固是下遺之矣昨覩灾詔令人驚恐誰其丞之獨遺主上之憂孫屈萬淚無地可着閩吏至為言春三月勁夷二千直抵閩粤焚千家滿載而去乾坤生事竟作何狀鄙人稍稍可舟即渡江一覲家君便東衣南下川塗隔絶音寄漸疎所幸者朝夕子與及武夷諸君不大落莫享甦稍慮自慰明卿久卧白鹿洞中書來意氣更張僕耳使者促歸且方寸中俱為群盜所據不得出片語往報聊附此中謝放逐之人何可稱賀遠謝故人秖增大息

報白伯倫

暮春握別便迫深秋言念舊游秖有悲嘆數月閭里含怪與島寇周旋烽燧戈戟日慄耳目入秋移疾江上心稍稍定矣始得奉令先公集琢讀之辟則海瀟湘對明月泠泠灑灑暢心也輒用點綴志之其不可讀者槩矣巳綴數語何有于先公顧於鄙人憐才之心稍致區區焉原草四帙謹函付使者以歸秋風高厲強飯自愛赴闕意甚蕭瑟家大人殭之理棹南矣故人亦有念遠人則時賜片語訊焉

報施員外

春別幾何便暮秋矣每憶故人省署逍朝夕㷔煦也則奈何不悵情哉五月迈廬臺盍琛蕎之入秋始得理楫南渡意彌瑟甚也非知己如我兄者不敢聞以此言江上幸晤黄師舊從王經者北附尺楮以訊經慎人也用之當不負委托第行矣奔走所不敢辭唯兄丈念之北望金臺無任馳結

報顧一丈

出處何論詎並金石長安繫馬芳草醉人握手別床興白引滿便宛然知從公武陵遊也自公挈眷而南忽復數月惘惘昨承手書大用權慰我公負金馬才暫屈之此且得與群豪共研大業出而眺中嶽俯大河憑伊洛之長往慨此邛之多以則寄之椎詞以志偉勝斯司馬之壯遊而古今之極盛也我公何感焉鄙人康祿恒抱仵時之慨故人知我何以為教梁明府將南鄙人親詣其家備述我公德業刺刺不休知此公不負斯語矣

又報顧一丈

冬初具寸緒託梁明府報入省遣發而梁之車馬晨馳矣吏役持歸今我悵息浮沉笥篋中竟無便羽顧所為抱悵者若蘼蕪被春日日長也我公不棄又以手書辱之而重之以詞啓封涉句感愧彌抱書中意旨勤厚往篇詞選情真統之可為隕涕至於諸篇之雄渾清麗則尤詞壇之上構也我公高才純德人世鳳麟固群情快覩鄙人何力焉家君猶遇南曹鄙人尚竊微祿釣辱逮念何可為報第迂俗之狀益多拂衣之念益切恐武陵春色暫當為我公作主耳內人全無消息薄命罔乞哀我公通家至愛何以時庭筆石乎前田句間方到抱秋悵然念歲月之不留概容鬢之各變每念我公未嘗徘徊長想也

報子輿

華陽一晩千古失色白雲迷人風雨颯搖山靈見妬遂令分袂別後即稅駕白露洲上兩朔足下既去無可措語從明月高雲月楓白鴈勸我開尊耳岳采石得懷白十歌使白起而聽之未必我心黃崔也燕磯喜鳴野山人山人極道足下其人風采談咲殊可人意酒間立綴二章贈之北生任生乃膽落矣道新安登暈嶺萬峯亂插大快耳目出嚴陵為嚴陵一賦今且至武夷

矣不得與足下尋九曲而醉焉奈何哉半載江山遂有鴻鵠之志今又逐逐折腰矣當今華陽諸君為我輩何人也明當謁武夷君謀焉與中草緘徐悰待面

報元美

夏中屯田之使既歸則予與召我有華陽之役相與同遊白雲中凡三四日各得詩二十餘章盡自負白先生以來稱奇遘矣每一傳盃放歌何嘗不念足下及李吳二生也既別予與即辰

謁家大人於金陵稅駕白鷺洲者兩朔蕪磔牛首雨花諸臺時以斗酒臨之天風北來念足下方欲馬東海耳九日始得整輿向閩采石懷李青山憶謝昱齊雲登釣臺十月入武夷夢足下握手謹贈覺而悲之一被吏事促亟亟折腰生平意氣蕭瑟都盡每不自堪輒欲掛冠去閩去齊幾六七千里亡論握手即欲一書何可得哉昨有齋周督儲 頃書者自稱足下之使進問亦稍能言之謹附尺楮往訊斷事君來端尚懷

足下與我歆之此即我兩人鄭也使去急不得作手鏁書足下為我致聲何可負我二華不酬也開府公小札幸投之健兒

報李子藩

暮春握別便迫歲殘日月如馳良可軫慨秋抄度江訪華陽登采石望謝眺之青山睇嚴陵之釣臺既而入延平眺武夷則諸高人之遺跡在焉便欲掃石餐霞闢茅結宇長住白雲畢此玄業北望同心渺在萬里滿目江山秖生嘆恨小

吏回足下幸然以華牘珍既辱遺之開函涉句黯然心折且備聞陳情之舉豈以山公雅度亦慕中散哉足下跡繫纓冕心在烟霞不特僕知之即天下之人信之矣茲請未遂豈羅浮武夷之間猶有宿業未洗也載披名篇章章驚嘆腥臆烏鳥痛哉言乎臨奏曾達之懷彼此同之矣感與三章寄心高遠末章古健詞不渝心歌律諸什則並雲流霞布至所謂寘心卧崑在寂照睨無始誠有味乎其言也所幸 君大人見諒否

不以纓冕束其子有間即欲掛冠近則華陽遠
以為蕩雖不能著書立言藏之名山以待後世
不於枕席白雲几杖明月歌淮南之桂叢佩湘
江之蘭蕙則猶愈於逐逐折腰向人而不知止
者也知足下之留此念久矣婆娑之期幸毋相
負

報徐中丞

夏中遊廬一意展覲于戈烽燧瑑起厄之項之
又謁家大人于金陵江上淹留逐迫南邁登龍

之願既稱尺鯉之書復欽長者其將謂何顧僕
之念深矣入閩莽莽幸令公子日教之且兼念
通家意殷殷厚也清才雅度俊然有當於諸大
夫之心僕則何為唯不忘明公之盛德而使諸
大夫知明公之有子也庶慰鄙心矣謹貢素衷
因令公子以聞倉猝未有以效尺寸唯明公為
蒼生加愛

報于與

崇安之使歸授之數語服又小緘置郵牒中也

數時折腰意氣都盡方咄咄齋閣中又讀足下
語黯然内折昔我二三兄弟在長安時侍盃賦
詩何曾有一日別乃今飄零偃蹇散之四方李
吳經歲未通一書王生消息又半歲斷矣即足
下與僕又幸從事于茲且不得一圖握手也何
問數子哉情難矣清難笑汀賊起督府且檄僕
就戎而西今又道漢便逸檄足下何時東手抵
令人飢渴別後豈無一語可寄棗廣中何可著
此等語也幸早出之毋令兀兀不饜之儀非所

以酬足下鄙寄耿耿唯侍史内焉

報于與

累札鄭中訂次第可逗聳記從事來又辱遠書
開函撥句輒欲飛動何病與足下散契入王之
峰濯足九曲之溪亦倘佯也　金
晶郎鄭齊且得鄭中
佳山水主之名章奇句乃不使鄙人一聞豈慳
我填倒我即此後甚遍鄰書風雨胡不一示令
我飢渴至今也折服之燕月滿庭蓉憶我二三

兄弟寸心如割且荊娘久病室中寥寥俯仰鬱
悵輙欲裂冠耳尊嫂亡恙美人中亦有麟兆者
否耶托足下爲我覔一楷史果得精者愛我多
矣歸草統容楷史至書之

報子與

歲晏道阻竟阻握手計足下方羅馬臨戎何嘗
不西望屢念也入春得鄴緘知寇被創去足下
英氣益護軍來又辱二札兼以大賚念厚矣念
厚矣顧歲時例不敢內饋極不欲負足下高義

又不能不爲衆人耳目慮也輙歸之願心諒之
矣其二臺約議亦當遂起時語今遍矣而督府
又方急海餘何暇西議哉足下趨鄴郎手千鎰
且國貧苦征調復時爲督府諱之督府爲言何
不便宜從事此確語也而督府亦時時悉聽足
下所論當更爲轉語大渥歲歲人有江河之試
白雲在吳公等又復散處齊刁楚之墟也桑
何不令兀兀哉巡臺行有延汀之役而僕以職
事兵西暮春三月定得與足下高酣齋閣中

北發悵耳

報明卿

留月出薊留尺牘荒詞劉武庫郎中計楚嶺日
南可扣白鹿也今歲暮矣足下曾無片言隻字
訊我豈忘我哉夏中遂盧幾爲島奴所苦秋渡
江過子與共醉華陽三日已又登燕磯眺鳳臺
稅駕白鷺之洲呼月采石之巔而睇楚雲心神
飛越十月抵武夷攝石門蘿洗歌長嘯青楓萬
里白雲滿衣苦憶狂奴寸心如墜耳子與日坐

澤縫中郡有佳句元美贈我長語奇麗動人足
下久負武夷詩不報何也吾將遣白龍而問之
江上聞足下量移南康大令人生姑豈白鹿遂
作君家物也昨有人言足下與王督學偕廬山
游二美並濠江山生色可使遠人得聞乎責鄉
姚文學來其盍人北歸便訊起居更數日僕與
子與有鱗使於足下其東筍草而待

報子與

數日兩奉手書惟喜無量兼得大篇二幅讀之

見懷二章奇偉卓絶元美峻伯德甫諸篇更一上乘矣足下方日手戈戟安得作此奇語昨從揔臺西征羽書稍緩得輕劍水之上西望汀雲有懷萬結所諭戎事日爲揔臺談之亟稱足下諳爲理也繕城練兵二者莫先之矣書史至稍稍然亦得數所爲勞足下慮至深也持牒者歸先此附謝鄙言一幅聊答來美

報曾明府

公之南也僕蓋渡江有華陽之役矣及之金陵乃知公曾以使來取吳書也兩念很負悵不可言公非百里才也且吳子又百里下其治蹟當炳炳著亦矣吳公知公子僕爲米舉行則必異目焉

報明卿

別足下日月頗遠顧時時念之至於登眺江山雲霞蒼互不得足下楚歌放之爲念更深矣然足下坐廬山中即得五老白鹿日相翺酹恐未盡解足下語也則足下之念如何僕之入閩已一

日耳戈戟從役究游然坐卅青山差極快意予與相隔千里雖阻面講郵書甚勤足慰離索獨足下與李王二子經年不得片言然二三君子豈容一日忘我哉昨貴鄉姚文學歸附尺牘荒蕪經訴茲還乃予與及僕顓使也敬問楚客楚公子起居亡恙其洞中詩自春以往者悉亟授使者歸也即與足下枕石而辦不淋矣玉華一篇用寄遠聽武夷片碣遲君久矣

報子與

西極歸化去汀只尺耳乃以家念迫歸竟阻握手謂何哉謂何哉足下解戎衣待栢府與徐夫人辭齋閣中出豈復有念鄙人鄙人顧不能忘情足下耳吳生之使先在順昌還之歸昨途又值逐留以待勒啓到即可遣矣管與當片石鄢寄遠聽足下倚醉而歌恐白雲蕪互磐無樓諸瑕也督府公心最汀治口亦時時言之軍書鞅掌時僕正識幕府中聊亦爾爾非有他念此公鄙達

詩大體即有急先發後聞可也待命而後從事
晏矣聞前盜俱已歸穴春中⿰大舉一空之何
如哉

報阮中丞

奔走以來凡所受至眷者心藏之矣日者抱關
報急及馳至鄧州公已揚鞭而去比卑流涕余
涕泣哀求滿炎萊惡驅恨不得身代之　聖明在
上高朗之表白利害禍福惟所命之臣之誼也公
之講此舊矣又何俟乎僕之言僕之所以言之者
亦憂公之深也餘者僕難言之矣

報子與

塗中累札往報畢日拱者即鳥飛鋒矣四野成
福清圍鎮東大將且南冠北去日從此大夫殉
國恩足下碧雲洞真在天上正伐兵臨戍役者
持緘書至開讀之冷然灑我清風我藏東之間
蓋急而福清長樂惠安同安之間無非賊壘溢
州之賊七千餘今且逼福寧矣府中止廣兵二
千驕不可使鄉戍若強則黨戚弱者畏避天下

事不知作何狀竹汀蓮有寄當不廢足下嘯歌
使歸附報明州書致上虞山之使歸來

報子與

前二日平子之使與鄭試起居健兒奉尊書至
乃知足下之旁然茂甚矣且足下空國而來
使山賊猝起將以旗之前督府下撥特急不可
以請今稍靖矣當異言汀不可守兵於莊起其
聽調二千如何聽所論賊者歲闖辛而今廣兵
二千餘人日食省中餉不可制白日要市　婦
女稍詰之則抽刃指向乃賊至又不肯發一矢
也僕談斯事怒髮上指難乃今觀聞事成功首
稍稍垂矣而歲費帑金蓋三萬可惜哉僕意言
之督府請罷去廣兵而歲指為今餘餉兵二千
人戍者其可待蓋不下廣兵且足賴之聞之悍
夫猛士盡可兵也足下其以為何如

報子與

累奉遠牘知足下之為國慮至深也前使者以

單書至僕即進言督府即傳檄汀兵還汀矣督
府雖罷遣歸猶欲立之帥長亡事則農有警即
合未而刃僕因極言汀不可一日亡兵兵餉復
貲乃云非即欲餉之姑羈之耳且言二千不甚
為理也足下其竟知何哉武平報山寇復起信
有之則汀何待焉今寧既不能長驅中原歆焉
河洛乃使持戈負矢削旋群醜羞談之矣海寇
大都多華人華人役善詒夷福清之陷也蓋華
人先莫夷於睨陴闉守陴者覘其虛也遂登焉而

逆既陷華人乃又先之詒夷以獄此吾藏也夷
遂呼其類數千人闖門以入見其纍纍豢者
以為守帑卒也詰帑金何在不得則誨而刃之
蔓遂環山而掠即股掌間稍稍亦害而內之囊中
人言此何寶而貪也不知華人殺之矣及其敗
也其俘咸夷華無一夫被創者華人亡論有其
國乃又負夷今且各持其命懸其妻子沽酒吹
肉嬉遊閭巷矣此何稍縞武哉為今之策先策

華人夷可不策而定不爾者亂無已時也而策
華人即僕亦罔知其所從出足下謂勿詰其漁
商者誠是也但今之漁商者有司何能詰之詰
亦亂不詰亦亂其意以為漁商者猶勞且費也
不漁不商不勞不費持尺刀走數十里便可得
黃金數斤抑美婦人數十揚揚而去我兵畏睨
豈不愉快得意哉此華人之心即蘇張復出不
能移易之矣而欲一有司丞號之僕固知其難
也假使諸葛司馬諸君復出不知亦作何狀足

下所使代諸督府者僕命之客之群屬咸無一
人至者惟足下裁之吳生何詩寄我一讀

報太僕黃公

仲夏既望入晴雨將抵宣城麻戶部寄候書只
尺渡江矣夷亂甚千里羣絕亦天濊之乃我卒
得以裂其縱況之海中無繳得者日紛紛也逍
城闉門僕輩始得去矣不休衙矣知太夫人諸
公等大恐急不得訊竊乃得謀一介之使少沒
區區我公南顧之懷得無日殷殷乎請今釋之

矣黃先生之使素緘中候客塗騰甚唯公自愛不勝大願

報李于鱗

自鄴人去之閩閩去燕萬里亡論尺牘難題即有夢思亦荒荒汶汶迷不識二華峰嶂也日覩京邸有代足下者乃足下遂謝病去則投牘而起太息彌日僕故有去志聞足下去即趣還內識婦理裝會鳥冠急日夜胥文逐冠不得請然此心已落海岱間矣足下歸攜王郎登日觀望天門東闞滄渤西眺闗楚悵仙人之後期嗟逐臣之未返則蕭然有風雨之心哉明卿日卧白鹿不大落莫子與視郡戎馬若芋矣鄙人明春幸不罷即亦上書自罷三四月間亡得與足下握手長嘯醉蔡夫人酒耳會甚沃僕沃入齊敬謁足下與歸也請東泰曹濮我何亦贈足下二華之篇不可讀則已可讀則足下何能忘情於武夷哉太夫人公子忘甚念肅再拜以聞

報吳督學峻伯

自與足下握別紫薇而南也日遲足下廣陵消息斷絕乃遂見于與華陽之約然未嘗不談足下高雅至惆悵罷酒也足下停車泰岱覩周孔之故墟采曾晏之遺事且得近攜王李遂歸蓬渤壯遊哉鄙人以壬戌十月入閩即歷山海之後夏中憂矢抱関之兩越月不休衙矣今且護蒼梧軍三千以歸見足下視鄙人何人哉而今乃若是鄙人即非忘情人世者顧覩此五斗寔不勝其身稍適計吏之期則題尺牘上求　明主乞湖上扁舟以去二三子其坐日觀之峰待我相與大醉十日作千百佳語因之短節五岳不逐矣足下以爲斯事何如折腰奉傒數言聊以代面

報王元美

入閩十朔矣僅得足下一書北風雙泪時時欲盡春中會子與汀州而明卿亦時以鄴書至獨足下與于鱗相隔萬里言之痛心耳北塞烽高司馬公益大勞若足下提兵東海千里盜息頃不能亡北顧之憂也于鱗乃遂掛冠奇士哉奇

上哉僕為鄉人彊之南至則日夜悔過日望于驛去輒勃勃誠裝待發會為疵急復失約閒不可請今可請〻迫計吏矣兼雖亦來不罷亦大足下幸來日擲諸峰歸片石待我見曾君選兵入齊幸足下由殇周旋即部下健兒亦幸分之以餅閣急使僕得以從容携二頰出試更無望警者非足下明哉鄙言一章用寄滄清

報李吏部一元

往歲公上書言事時鄙人方竊伏草莽中也則已知時時嘆息之矣後鄙人為郎居長安而公乃留滯兩越已又闔賦歸去詞焉世路多岐竟不得奉明公顏色而承其緒論固命哉固命哉偃蹇閩南遇曾子受其奇氣殊節而深交之其以戎事行也因託鄙言以寄遠聽鄙人不諧于世甚矣乃為五斗不即去今且去嵩山之陽能容我小築乎唯公有教言

報子與

歸自建安則有護軍之檄矣足下乃又以使李足下文頗不文乃今不文文哉重幣銀之箋李又何說焉休沐信宿聞君而馳宜然不者寔以足下故李之我二人握手碧雲洞時以為斯遊無復會理今三月耳乃又得坐崑崙片石嘯咏也豈不尺作之今哉鄙人習蒼梧軍西也其人咸虎而戟日夜爭之亡策惟厚勞其酋長酋長喜遂戢其下不敢爭然亦其塗之人徒其雞犬孥孺而內之他所故免足下幸傳檄奎居者毋縱雞犬不內毋不能一時去其孥孺以為護軍使若憂今將樂矣再五日入汀足下其勸徐夫人黃天門葬待我寄明卿二詩奇哉奇哉每讀足下寄京生詩且佳且多恨不得作自鹿逐客也足下上計幸歸問之趙伯趙伯云業已議汀大夫入計矣悔不早言之韻府諸選有留詞使須上書以請不得之此則得之矣僕亦以為免上計使齋生幸即命之恐生他端為以累也只尺不悉言

報子與

先是二日二犍兒歸什之尺牘是時群酋戢不敢已發書乃聞其在順昌道中要萃氏姬於與寧而群辱之已又掠其鬢金以去其姬名家女也娵觽石而斃僕聞之怒髮上指冠已檄從事廉狀以請其酋長亦恐恐待罪僕誠不能愛此一官而令匹夫匹婦之仇不報也為此星馳而西五鼓抵歸化月不交睫者兩夕矣蓋恐釜甑不即徙其弩獳鶏犬故家至而坐徙之箭生及從事來兩辱書知足下之避我深也僕即不念碧雲獨不念足下哉且群酋不出瑞金僕之願未可東也其勞軍諸例已具公牒中西報十一日矣只尺握手心神飛越

報顏使君

夜月聯舟秋雲登閣寸心獨結片語相雕金石有銷此誼難泯矣足下奇氣疎節郢人何幸得以挹其光采而欣艷之而足下視我又骨肉而知焉則何報哉則何報哉王華一別昌者西馳古驛夜蛩孤笳悪發罔顧寂寞誰其為歡是時足下已捨舟劍江之濱飲馬金陵之渚矣柰之何其亡妬也今乞奔過清流群酋頗戢再五日抵汀月朔還轅矣汜署竹窪可無斗酒待我乎

報子與

嬰屢使命裨將來又辱書抱讀臨風碧雲秋色侵人矣足下須命乞類先生數百尘石上待我二人題石也群酋數日頗戢又費郡中牛酒以為父老憂使君有罪哉清甫君既未到于旌使不勞遠出遲我碧雲可矣

報黄黄門

自足下釋承明之故而跳入深亦南擅寰金之璞彼此鈞之矣在遠則往于裏乃今咫尺顧未及貢一言往訊者征軺軿迅檠衛關山寔奪之非敢忘之也足下不加誚吾頁顧亂我好言重之采綺其感其愧紛然交集何以請而解焉足下金馬上彥抑之雲霞無論蒼生不能釋之即所

撰述炳於千古無疑也鄙人鄙不肖可使竊附
驥一乎謹因使者以請

報阮中丞

自公北行泪未嘗一日不垂垂下也道途遙遠驛使希闊日遲北音不得時時軫結道經撫川得報乃知　聖明果察公之冤而薄遣之歸矣是夜徙倚嘆慰營營至曙我公辛苦戎衣日月長矣乃得暫別東山一蘇息之是　聖主之恩深也謹遣一介恭訊起居

報顏使君

別公一月矣在閩中日會徐使君則未嘗不日口足下高誼至竟其酒也必搖搖嚮依劍津之上即廣陵明月又辣之矣此其故何哉督臺還轅而足下尚未議銷則九日烏石之會可破積積悃昨出手足耳目俱紛紛矣燈下拔冗具數語惟公諒之

又報顏使君

昨題尺牘往訊待發矣乃公辛惠然遣使辱之瑤札累函情意深厚俯仰人世父如我輩者誠難哉誠難哉即出示徐使君未嘗不嘆息彌日士金教華誰愛我愛我敢不永佩微躬以表長者之賜使旋謹此鄉再拜寓言奉謝督臺談城事黃公逑臨惟公留意焉

報查太常

從之啟也即去我公萬里且暑寒兩易衣矣無公愛之著於鄙心猶一日也日對唐公頭對我公而公之書來輒目召而竊觀之未嘗不函我而胃肉我也則公之於僕乃亦不一日忘哉僕自入閩日尚戎事撫尊閩山餐沐屋露宿未決旬休衙也以此耳目手足靡不被洞髮亦稍稍矩矣但寢不自得鄙欲裂緩走公訶借片語而不使糜鹿之性得豐草而嬉乎昨讀趙君知令姪高列因嘆公家之德澤長也二公子試燕闈當更得意恨不得藉書讀之徐使君得發臨臨比望軫結

報汪水部

別而南再授衣矣北歸金臺白雲芒芒念諸故人並爲鳴珂驄馬拊掌何當臺嶠也萬里之外日騁弋□□□□山巔之風露頓成孺子矣子與入蕺□□公聚首故人亦有遐心乎拊拊所訊之遥緬長瞻風悵惘

報諸吏部

答□□奉羅牘□先□□公游也顧此萬里之外入覽□然曾結矣夢龍□列榮問日新字肉□之何問僕者入閩以來櫛沐風露且時時負戟矣天上知己曾有遐心乎歲事漸搖落卧訊起居惟爲蒼生加愛

報李明府

臣東吳學語時則嘆公之於家君何雖也雖□得執經几杖亦辱庭教之矣公雖去敝邑□□顧其遺教猶炳炳在耳也則臣之幸竊章服非公遺我人事參差缺然訊問客秋道左又未獲展覲龍門公不棄乃以遺書厚賜辱之啓函拜命意□□書也已而□讀廻環慨焉興念公今白髮僕亦狀夫二十年間宛然陳跡矣因與叔氏道舊談往俯仰長嘆公起居勝矣即又有諸公子令□□雲□□□快稱意哉僕偃蹇乖時不能引去雖爲公談之□日卜築西湖幸有公作主當不大落寞也□相家叔薄遊□邦朝夕於公者至深矣叔歸附此具謝兼佈積悃會有遠役詞不宣心

報學士李公

條從事回閩□□□之雲綺再拜君□□然骨肉之念至□□□而□懷則知公之於僕未嘗一日不置諸念也歲□裝回潛然隕涕矣自□幸侍長者之側辱志年僻交微□□驪語動及□腑獨愧僕□□鄙拙□自諒無他然荷負長者之愛至多也而我公猗委曲成全盡情僻遠□木尚可德感況愚父子亦嘗聞長者一日之教乎此僕之所爲拊心而鬱結也頃者上春日隆異□有新綸詞林盛美區宇被□何開□□哉

遠方小吏日就沉淪唯公餘光拂之甚幸甚幸

報學士董公

一別載離寒暑雖天上金莖高遠廖廓郗陋之心則固日依依焉焉唯知公之念我不自知其分之卑也張使至我公不棄辱以緘書文采巨麗厚念盈楮三復長嗟蘇洵謂夫薛高諸子所爲偃蹇流落窮苦其名者以其才也無其才而有其畀世莫不哭之而公何取焉公又以漢時諸公莫不外歷藩郡其意若以喻臣者益令人

悚悚愧心也然而公之委曲念我至矣至矣苟被齒髮何能一日忘我公哉公以命世之才受知聖主寵綸日新聚錫雲縟天下之士莫不快之譬則鳳翔于郊而百鳥振羽各欲以類從也然則臣之偃蹇流落而得與聞詞林之盛歌頌鼓舞亦足以自樂矣唯公終念之

報余德甫

僕之登釣臺而南也問足下方視牘天台只尺鈌覩同數哉足下何日復之長安昔者褰衣今復何似知五陵氣垢不能上足下衣袍也之子沉淪時時爲人誦之足下幾之矣子與入燕夜酒時獨念二三子萍散也得無長嘯罷酒乎僕之狀子與盈掬矣足下則須問之恐益令足下嘆也便訊起居歲寒自愛

報方武庫

別公而南歲月豈勘哉頃自入閩戎韶日棘郎手足耳目靡不從之又牘難題寸心獨結公不棄我一一道我書七言二章情詞兩絕令我讀之

泪淫淫下矣郎欵具一書謝公會無入燕者耶有之僕且以戎事日驅萬山中不得也謹此心何曾一日不念公乎八月郎君頒我翩翩青雲之器也欣握之如覩我公焉且錫四絲遺我出公書裛巾意悚悚甚也僕自十月視事郎入汀歲除還邸過元旦則又從御史行部五月還邸息未若之七月復入汀一歲之間征衣不解矣以此不能爲訊耳公非忘之也今且遣一介上壽唯公憐察

報何中丞

僕不才每不敢自棄於當時之賢人君子如明公者既幸竊省署之誼得奉履舄之光明公不棄其愚而時時教之斯稱奇遇矣世路多岐未能卒教闡山無極仰從勞明公不棄遂儼然辱之以書三嘆高深□之海嶽日台垣出鎮閩府泖江風米頓□神然雲布大業炳蔚豈不與日月並爲哉竊往下風伺勝鄉慕僕之碌碌偃蹇無所比數不足爲明公言之獨南泉高理吳

君者僕之同志友也其人高雅取忍唯明公留意焉

報顔使君

日來雖時奉教談終爲俗務所淆若心悵之矣昨意公必謁院晚出貞之門今報下方出城矣乃益悵然公急命簿之約乃負約淚逆若夜爲今意汶汶不快計公是將方□以酒抱□夜嬉也使來奉牘知公念我見懷一章情詞精絕即老杜暮雲春樹之句何加焉行當奉和以申遠

厄吏語因院檄從先公行二月進矣

報顔使君

昨往二藏方以疎訊爲懼果奉手牘果言議我矣與少府一牘更急宣遂棄我哉令人手兢兢不能持也兩歲盜發而他藩悉委之閩即其言行逐吾官耳方當再拜謝賜公僅當今歲之盜即他藩報軍書不似往急也公又何勤勤切切乎爲生府閱報無耗或難僕言之足下其毋苦責

報于與

鄙人之再西也豈不甚幸哉名山片語使善于杞至於深夜握手不忍鄙人之即去而曲計全之其誼骨肉爲淺矣獨畏左右耳目未悉兄嫂之恭此我兩人之外內周無所不至也但以鄙人之來令足下病至變容而去鄙人有罪甚焉昔漸東孤渡獸結四首汀雲無任悵惘

報薛刑部

曩者覲家君金陵之墟則具言足下與游至驩
即骨肉無易之也令人仰屋竊嘆以爲高誼知
足下者宜何所稱報乃以外吏不敢進謁諸京
卿長者比復移擾去而不得譜狀門屛一布下
悰頹所耿耿湛矣入閩日提戈逐賊鬃沐萬山
中遂欲爲一書北訊不得猷會象南君以華牘
辱之握而談如覿足下焉已乃讀足下所賜書
言言振我也即至下肖敢不夙夜象南君出其
文詞示僕曾爲一誦聳動色而起既已大奇之

特特爲人誦說此金馬才也今果上第矣士論
足下之快之即僕之快不減足下也足下懷瑾
握瑜摛詞談道爲一時表重乃今又得象南君
繼起諡章顯甄下今世同難哉固難哉象南君
嘗覿足下即中骨肉無華樂何可言也謹附小
狀申悃唯足下不棄有教言

報于與

巳發石牛得手書知足下恙且甚令僕意忡忡
而東也此乃夜坐積悶稍卧閣蘇之嘗可勿藥

矣滇南意懃僕何以當之謝書幸遣護我速訊
前途冉爲具述足下語往謝也軍儲所費幸郎
具牒一披僕可藉手歸省郡廷之間倘得握手
言五顔恐無此奇也朝斗一章足下和之

報于與

燕川遣徒兒入汀後二日抵順昌聞足下棘闈
之捷此何足云顧沾沾喜者以握手之難也故
兼程博上至關則守臣護入之既已廷平而邏
臺復教往杉關入諸博士馬蹄不穿難矣如此

宦情奈何令鄰人共之足下建寧之役不必特
遂月躊便諾過預趨關至頗也前議備諾所遺
脩使其抵省僕當具猪待之鄙事入勞足下然
并我兄弟一離者安可措片語也李司勳書幸
付長汀君其護吏回仍取報書寄我

報子與

別足下十日方得抵省風雨泥塗備嘗之矣達
相茂陵肺病未審西望增結也金陵書到始知
足下賜訊大人大人且作且感亡論大人即僕

役剏嵩之哉謹西鄉再拜因使者以謝入棘近矣謹誠小奴理疏者所以待足下周宋督府迎送二牒幸命一護戎急馳之夫人有家報二函附使者蚤寄幸甚鄙悰前緘已詳唯足下圖之

報子與

二使次第還歸有報言矣宋督府視事例有賀且上之吏謟鈎以托之長汀黃君蓋足下既東捨斯人不可金陵使者至未已遣一介運于旌王華足下既至則請留使者一二日待僕與足下面道之未晏也

報子與

祗省遣徒兒西歸寓之訊言已又三徒兒至奉手書知足下時時念我深也碧雲一章稍易數字更稱奇絕周中丞歸山二章綺麗俊偉逸氣翩翩薄雲矣周幸哉周幸哉知嫂東歸使者取道北鄉鄙心炎炎如火第歸後日歷棘闈之役奈何哉胡從事受足下重命歸即請之趙伯衍云督府已有成命雖中奪之而楊伯佳大夫也乃云徐使君既有公牒請以易胡生者易之使與顧使君又函言胡從事乃上黃門姻也因起請再三趙伯者乃拂然不答趙幸有役棘院楊伯君司僕當極力周旋之可矣

報子與

四懷詩併王生者奇哉奇哉我二人亦胡可少此詩也嫂歸矣聊爲內侍者易數衣而不腆之儀因以慰諸伯翁

報子與

前是二日具訊一役歸矣二役尙留意欲有所遣一役病暴復遣之闈足下二十日同嫂夫人東也則大喜計是時于旌已指九龍矣楊伯顏窓時念足下僕更將將適足下感仰情胡從事不能以一日違諸懷日言之楊伯楊伯遂具牒殛壹易其人牒今日上下楊伯者佳伯哉佳伯哉幸報胡從事毋戚也更一二日則顓遣一介之使候足下劍津之上矣

報子與

原缺

足下之杠辱敵署也郎如蛇齒之上過奚門焉駐馬數卮竟爲衙官從去何物浮名乃能籠人如此意苦然甚也已乃從臺史廟謁遂留齋沐庠中能祀鷄鳴矣晨起輒軋入從諸大夫折屐也欲啓鑰展謁足下則足下能一出乎左國二種偶涉跖犨辛足下竊之左邊其一鏡籠中當携足之也

報子與

胡康侯語寔乎生所嗛一卮便別乃令心搖搖亟西矣君數日即以我事復出途中得王華二書讀之淚下僕念足下豈殊足下哉顧使君大自意氣其爲我道足下高義曰岸岸不敢也又得讀黃花素秋之篇擎笙而歌颯然風雨豈足下登碧雲嘯乎盍屯茱萸臺上便因鼓行而西駐焉歸化者五日矣從兒持汀書至大善我滴水之奇遂不能夜譬嘗至環則攜揭生往哦梃奇哉梃奇哉不知天地間乃有此揭君語足下大醉洞中一日不能去則何不令我二人共飽

使君謀馳之延平而同友報吳艇至矣計足下嘗以望日發汀必遂不能出睨箕斂徒今此心萬折也且足下既去而僕之鬱鬱竟誰與語言之深淚痛哀矣足下與乃靜而不見僕得無感感動念乎謹以一介代僕于郊萬里長塗兼以窮岑雖足下慎未知自覺鄙人心搖搖而壯無之精也兩淚段此莫匆所云

報子與

別足下比輾十日矣長安車馬雲翔而舉目無一知己者足下得亡短氣乎昔顧華王以開封謁 帝獻吉諸公祖道陳詩而不升之報續還亦有章闕別紀足下何人哉乃不待逆二子游也萬里之外令人快快耳臺使便附訊厥言加飯以慰遠懷

報周憲長

八朔奉啓未議明公抗節而心交之持益嚴論動則額我令鄙人顛倒如醉若夢殊庭從交則先生嗟乘遊也豈不甚幸甚幸識荷亭矣洲益

心注、攄揺與公共翔翺之墟矣從嵩公時請
春陽王伯之句未嘗不拊掌大噱知公在莛也
知公巳謁　帝歸鄭日遲音告乃自粤掌憲之
訊至矣羅浮先生日夜望公至豈知武夷使者
乃大怨別也異日者公持大中丞節來督八閩
戎事鄙人蒲伏轅門公毋恐我哉敝司有不腆
之將敢附一言以賀

報尤憲長

別足下久矣每念足下高誼私心如渴也秋中
令公子貽書知足下北謁　帝不敢望一言冀得
廻轅展晤不知足下乃稅駕而廬山偕公爲何故
哉驚惻驚惻遘此奇慘兼遷三公狀敢陶之足下之
言尤詳矣弟何能爲不敢辱命草此竟復顧遣
奉慰不任區區

報德甫

吏回奉手書知足下念我深也即闗越只尺未
通一訊何妨長憶式簡爲環省城焚劫者今六
十日矣昨稍殲之海上餘者尚走山南縣門亟

枝專擐甲勒馬以待足下幸足下亟至以長竿
繫而鞭之以謝蒼生豈不可也明鄉亦通一問
否門隸再送草此代候客途淒然願言加愛

報方武庫

十月之望既巳奉訊言北鄉矣則又以爲公之
念我動而僕之報公昧也無乃門者嗔不內乎
然僕非敢昧也長安中書蓋自昔難之矣恃公
諒我不然者僕何解焉公爲郎久胡不謂以公
之不調知僕之折腰無已時也幸計吏爲一罷
去爲快耶不罷亦上書白罷耳他日五岳志成
公其就我百花洲上讀之耶其不腆之儀起居
尊公長者夏官大夫之題候僕登龍而揭焉

報龔吏部

仰山君至再辱賜書環讀累嘆公之念我何深
也憂我諸篇詞翰奇絕出雲霞亂墜矣我明稱
名吏部則無逾蘇門西京少海諸君顧其詩可
得而言也公謂高詩玄深古之風骨佳談哉佳
談哉方公並高游行何不以言振之令後世有

詞也然諸君俱奇蹇淪落不偶諧于世足稱名流矣公雅意鄙人期之華地甚幸甚幸顧不欲負諸君豈負公哉仰山若看花長安大君三君飭羽待奮公之樂甚也尊公名德高矣鄙人宜有言顧願得平生而綴誦為公其教之

報白伯倫

去冬奉遠書撫攡嘆別並見情悰把讀迴環不知涕泪之浪浪余襟也每歸北雲便欲心折徑輒軋軋缺然問訊顧其心何嘗一日不殷殷哉足下影組仙署弘亮彝典功名盛矣昭寵遐僻甚幸甚幸鄙人南徙日歷山海之役羈縶櫛沐半在風露間矣足下雖容鵷鷺俗役流念遠人乎閩使奉鄉書入都事在足下唯唯容而速遣之即鄙人之願也吉夫念我厚矣試恐以不適取罪且為我謝之子與至當數耿耿耳外錄二帙裁教

報子與

自足下出關日仲仲怦怦不能一日釋足下意

獨往之不知足下乃奉尊公諱痛哭歸越也書未把讀一泪盈襟矣諸大夫靡不喟然興嘆即臺史且亟亟言斯人夫是汀之厄也尊公何恙何竟不延太夫人待待過痛乎是皆助足下悲也第尊公八十餘老矣又得被章服游里中數暮不愈焚麻松無哉足下可無恨足下扶而讀禮上奉太夫人高年以其餘擬采千古卒成大業是又報尊公地下無已時也僕擬春暮拂衣關隴蕩訪天台辭笈天目之墟濯手落雲之上展謁尊公之墓上壽太夫人於堂而因與足下探禹穴歷西湖弔闔閭之舊宮采種蠡之遺事斯僕之上願也足下其掃徑而待待頃以職事從臺史行部駐節延平日欽蔡公之𪩘之未嘗不談足下至額頡罷酒述不腆之奠敢闖左右嗟足下彊為大夫人加餐臨楮於邑

報周憲長

別後凡三拜華牘則黯然悵憤哉春中車騎之一驚飈迅發而江山草木靡不改色者及其定也

原缺

則江者自江山者自山草者自草木者自木飈不得終持之矣公之遺之亦公之未定之天也及其定也公者自公文章政事峻節雅度誰得而終揜之也公之罹粤也胥江公命僕言綉錯而函之自歲暮淹留至今矣蓋以戎故公其諒焉叔言文思當亦駿發恨道遠不得讀而快之公當何日出山所馳情於左右者如饑如渴也唯惠然有教言

報顔使君

公去閩三月乃僕之心累累暮矣蓋骨肉之情然哉公何日至楚何日發楚何日渡江何日渡淮何日抵燕也風雨朝夕若僕任之矣門者一書吏者一書咸戈戟中語今亦不記云何要之皆歷歷寸心也自公去僕不復措一語公至長安當即拜新命斗酒相藉何地何年哉言之悲嘆諸所舊從累累如雲僕目之未嘗不黯然振情也健足入都　附數語代訊三郎君近有音至否僕念之絶　何問公也

春中凡辱書委我尊公志豈以僕亦能不辱命哉四月奉部檄視事未嘗時爽大舉入寇集省城者萬也又北掠六十日始去數百里白骨山起林廬一空父老泣曰自有閩以來無若兹慘者僕守西陴乃賊即日日攻西陴僕遣精鋭數千走之奪得巨螺二隻五彩爛然絶可作觥他日五湖當與足下大醉此君一哄耳足下教言錄諸生古語諸生過害者五六十入其窩虜未歸郎歸而折支敗齒者又累累也此自僕命哉

卧陴上與賊終始昨大解戎衣休沐正理前章使者復至不敢辱命謹下帷三日勒成鄙言一眾足下實錄唯少年娶金亭長四十斤鐵椎僕削焉夫尊公儒者也郎有之亦少年事不足重公況直書來亥郭解語槩公生平也二子自音顧與公無當政如左馬李杜並佳然不可以左即杜也足下以為如何

報子與

紹生去附志序二首書一首計中元抵越矣敬生來又奉手書沾沾喜敬生不遠千里訪足下足下乃又深愛而極念之也兩難哉敬生才又深沉有度汀館徐圖之不敢負委也家大人書來具言足下馳特使於金陵且有厚賚焉足下於我父子之間深矣顧安所報顧安所報唯心藏而口占之無已時也昨謂蕭生遂還此訊元美會其病且僕亦日苦憲牘不得一間為書問元美尚在青州何也其於去就苦矣吏有事越臺附此往訊秋炎甚想天目亦如之揹寫自愛

報光祿黃公

春中闞勳輔之召竊意師必歸謁封翁月日日比佇也後會戎事急冉冉至六月而都還公來奉師彭城書乃知節旄徑自滁陽北也悵深矣書中念不肖絕甚而別諭慇切尤見師骨肉愛己之情環讀之不知泪涕乘下也今世愛我悉

我者孰逾師哉使者又辱賜賀感德愈深謹北鄉稽首附言申謝不肖鄙陋叨此重任怵惕久之蓋恐無以副師知己之明也唯師益教之有至望焉

報趙太僕

春初附尺蹏黃公子具訊未盡區區入夏夷氛急矣遂久缺音告我公不棄乃惠然以遠書華幣辱之啓函奉教辱念盈楮抱佩悚灼罔所措之滁陽天下之勝而今古名賢之所舉止也我公名章麗藻雲霞並流耶所列會編中者鄙人言言窺靡不洒然而快也公謂公力可到齊驅古人者蓋自謂乎蓋自謂乎江山詞賦並峙乎古鄙人願得請益而卒業焉唯公諒之使者北歸謹裁具謝臨發數語聊布下悰公毋以詩讀之也秋氣漸高公其為蒼生加愛比鄉無任馳情

報明卿

曾癸戌二月來致足下書知宦舍寥寂日惟讀
師語也蓋黯然矣續足下詩又沾沾喜音謂詩
必窮而後工有味哉有味哉三月朔覩史牘
則足下乃又有謫命矣是日為足下頓足旁皇
泣數行下矣乎足下何罪而再遭之也即欲走
一介訊足下武昌會倭遊至而罷之蓋三月道
塗始闢遂冉冉至今也顧此心何嘗一日不念
足下足下再謫于輿苦居元美近遂家居乃李
生又文犇矣而猶僕折腰五斗不即去豈理哉

日夜謀所以去狀不得則移病耳陳大參公入
楚附此一訊

報方駕部

往歲九月吳尺牘付徐汀州代訊已而聞其奉
諱歸矣也訝而恨者久之乃使鄙人別來感慨
私悰竟不能一布之左右謂何哉謂何哉嗣是
又值夷亂其狀難言之矣而道塗阻絕此使亦
闕遂不能脩一詞道此恨恨尊公遣使找之三
緘啓封而讀言言感言言愧也時事一書尤堪

遼㬎行將為二三大夫誦之我公坐籌九邊胡
馬不敢南牧剗茲醜夷固宜其宏策炳炳也鄙
人不學辱諸公以貴鄉二三子付之鄙人何有
哉辛公遠惠至教報不夙良尊公復有厚賚於
鄙人鄙人雖不敢拜命願心藏之矣郎君雋朗
固麟鳳之儔也鄙人何敢以諸生視之謹附數
語奉謝鄉者一書併致以見區區唯公諒焉

報謝山人

一別八年矣人生幾何堪此睽隔舊與二三子
持盃對月未嘗不念我公即公高臥獨吟當亦
不能忘情二三子也于鱗久辭明廟再謫于盛
元美並奉家諱南歸時已逾數春矣獨僕以五
斗不即去然念念漁樵恨不旦暮往也近家岳
卜築金陵之鍾山將遂家焉公能渡江而南僕
因解綬從公闖天台眺鴈蕩下㟁湖登廬在西
喻匡廬南浮瀟湘以盡平生之所未游而未觀
者何如哉公既老僕之髮亦稍稍班矣嘉時

再唯公圖之楔亭李公與公有傾蓋之雅謹附尺牘代訊懷公之情一見之詞惟公一一為我酬焉

報子與

陽旬梟吏有事于越附尺牘命之天日訊足下書及家大人訊語啓函讀乃知足下有顯使於金陵而家大人數數感足下高誼無已時也足下念我戎旃戎旃即苦顛不若二三兄弟故遂驚憂種種甚也每一念之不覺泣下莽莽宇宙安所投足哉足下以太夫人故不出僕不敢謂足下語非也家大人以倭故近日買宅感臺之東將定居焉而二娟諸所從者行將盡歸之則僕之進止便也柰何以一學椽而負此千古足下以為如此元美處日夜念之無一介可任遣少府疾足謹遣之代訊足下足下如以為可任則此之且令歸途東之齊一訊李生也亦額王生病躁痛心哉痛心哉百凡足下裁之

査得書前內數葉字句多訛因在閩中倉卒謄刻未經對校且原稿門生收去無從改正恐訛以傳訛因削之謹

告

宗子相文集卷終

宗子相傳

宗臣字子相與化人廣陵在漢爲吳王濞招致天下
娛游子弟枚乘鄒陽之屬皆嘗發大山小山之作奮白
淮南嘉彬彬乎盛哉
上乃今始有宗臣云　明興百八十年廣陵多文學之
延爲子弟師嘗贈劉經數十謝不受治傳士家最勤
又喜讀莊周屈原司馬遷所爲書守長及督學使者
試輒首列名籍籍起諸生明嘉靖己酉以戴氏禮舉
於鄉庚戌登進士第授刑部主事辛亥調吏部考功
主事門無雜賓心淡如水不慕華要恒有忠君之志

壬子冬上疏養病歸講求藥餌遊覧山海家人生產
不之問也客有勸爲田園計者曰吾志寧此哉即志
此又愧囊中蕭然不似官人耳月與二三子吟嘯百
花洲上每心語卽論述千古成一家之言偃仰山中
矣不可耶病瘥部使者强之起臺省諸卿更書來懇
强之始於甲寅秋赴闕陳丞請之二百金再却不受
曰恤我鄉中民視猶我身倍萬萬死待闕下三月仍
補考功又二月調文選守文選一年所陞稀黜貪外
郎時宰欲一見之竟不往楊太僕繼盛論劾嚴嵩[illegible]
上怒嚴黨羅織成獄以究死臣率諸同舍郎之厄卽

挾殺若爲文以祭之嵩不悅丁巳春外補臣福建參
議六年以後炎直犯福州城中數數都御史阮鶚被
建已時三司大夫曰議守城事臣監西門西門者平
原曠坎而寇之所取道也先是有司恐部勒諸之老
于弟守陴臣發西陴則嚴詰責若廢者紛而籍者留
其壯與之約曰晝則家夜則陴擧旂爲號鳴鉦大聘
觀上不知約者以軍法從事會報寇至六門盡閉矣
西城外人數十萬大呼祈入臣開西門半啓而入之
復爲構召城外百里所畜薪穀悉從入之令不從者
縱兵焚之而壯大有不肯薪穀而入者門者不得

入於是城外薪穀入城者以日以萬計議者謂城邊有
樹恐寇至登樹窺我民廬近城者恐賊至焚之以攻
吾門於是護戍者持斧環城伐樹六門外撤焚城下
民廬烟泉泉起臣獨止西陴不焚廬不伐樹時又議
毀城上屋以便擊寇臣笑曰兵不能雄之行間而雄
之屋上哉且雨浸城壞柰何遂止不毀寇攻西門急
臣袖中出佽金多製火藥寇被傷者千餘咬指戒不
敢犯西門未幾寇犯興泉而先寇鎮東者尚屯海上
適臣所部兵二千人自外郡入援而督府王公訪馳
至則檄兵六千人之數十倆夾擊之斬鍼亂發擒斬俘

獲無一東還者沉賊艘數十于海中捷至臣悉能諸
守陴之卒與外兵入援者始歸署中盥沐也是歲八
月泰寧報粵賊急臣即檄邵延各郡邑兵夾剿而身
与數騎星馳趨之以歸化兵截其西邵武兵防其北
將樂兵阻其東永安兵遏其南歸化則賊入汀歸粵
之要途也夜肯數百騎徑趨至白蓮付李丞蘇簿邑
兵五百粵兵二百馳紫雲臺賊聞我歸化兵至輒驚
走遂逼永安永安在萬山中而積穀寮人善弩最悍
乃又檄謝倅以積穀寮兵三百出戰擒數十賊獲大
旗追至百里賊遂夜從上杭歸粵是役也蒙犯霜露

三

親擁戈戟籌畫尤無遺算鎮巡倚仗最多關省屬鄉
試文武士職主提調所撰海防二三策析主客之利
害究戰守之機宜禦倭拆武經畧咸悉海內傳誦京
不信其為薦紳中之頗牧矣己未春陞按察副使督
閩學益勵躬肅範日餙諸生誦法聖賢及稱古豪傑
所事〻諸生貧不自給者輒捐學租贈之甚者更贍
之行縣試士則糲飯蔬食時〻披簡嘯茗毋吟哦齒
顧蕭然立風日下出則整衣拂履過濁吏必怒目去
之然後已閩有駕部郎陳特霖嘗誦興化杰繼以太
平推官罷歸因朝夕過臣臣或飲其家閩人有丐而

請託者霖曰宗先生為吏部得告時予方丞其邑彼
未始一事干我叔侄顧有請也其為人所服如此
庚申春卒於官歸十餘日御史樊獻科率諸司奉木
主入祀名宦祠七閩之士遠近慟哭人〻憾失良師
云臣博經術才高而氣雄自喜甚少與客論詩不勝
覆酒盂嚙之裂碎而謠忌覓日夕至客〻嘔血也竟
包統羣才會以神能奇譽悲壯成一家言伏郡之後
是罕儷已為郎時与臨清謝榛濟南李攀龍長興徐
中行南海梁有譽吳人王世貞楚人吳國倫吉社燕
中為一時詞人之冠臣嘗言人世祇有二道上尋者
十四作
乘青雲弄紫霞次則宏詞麗句照耀千古名並日月
所為詩文集十五卷傳於世其臨終三詩則從識處
止止巷中殆仙乎仙乎蹤風不偶翻然實疑能得所
究竟之狀一

嶺南歐大任撰

公舉呈畧

典化縣儒學廩增附生員成詠李憲章陸鎬等呈為
公舉鄉賢以勵士風事切見本縣已故福建提學副
使宗臣立心正大究意高明總角超庭弱冠時髦之
譽芳齡登第大伸
廷對之古自刑部而改天曹苞苴斂迹由考功而轉
子相傳
文選水鑑無私義激孤忠祭楊太僕之死而不懼行
能獨立忤嚴閣老之意而不辭直道難容遠參閩省
而政績茂着國事自任適當倭警而兵事如神西門
守禦活水火數十萬之疲民南亭陳書開宗社億萬
年之至計督學則精校藝而重實行多士仰師模之
端肅辨道則本六經而微實用千古衆聖賢之精微
年雖未及四旬心則超乎百代方友由於天性鮮宦
遊而時切望雲和睦洽於宗閭繼衆貧而不厭漆黍
辭友人而固之勸治家不愧鄉侯却陳家餽賻之金
守已奚慚楊震故鑑則濟美家宰詞當於古人求而

雖象若嚴侍郎終不以一見屈肯燃黄光勤一生之
苦心雁句宏辭垂千年之文藻觀其學約八章允矣
化民成俗之意讀其關中之策誠哉文優武修之才
以斯人而在今時不愧
聖明人物以斯行而質前哲信為後學章程況遺行
在八閩而身死之日即公舉於名宦然遺迹自本邑
而概歸之後當禮祀於鄉賢生則郊止高風親炙懿
行公是非於三代採輿論於輿情不敢誣矣以可
私亦不避嫌而沒善並乞俯從公議祔祀鄉賢庶特
為士人風化之關抑且見
子相傳
朝廷崇德之典理合具呈須至呈者

送子相入鄉賢移文畧節
本縣李　叅云鄉官學憲宗臣才華豪邁事崇
煇煌經國文章僤習徧乎天下齊
家孝友稱誦乎芷淮南身没而德
愈光時遠而名益重閭中徧祀雖
足酬教育之恩鄉祀未崇尚未愜
閭閻之望今日之公請乃天理人情
不容泯者合無俯從庶不負人心與
善之公而士類亦知所矜式矣蒙
撫院方　批仰府從公查行繳
操院吳　批據本縣申前事照得已故鄉宦宗
副使詩文雅有可觀一時名流鄉
賢候
學院批宗行此繳
學院鍾　批據本府經歷司申前事既經覆勘
人無間言則本宦之出處行可知也
仰行縣送入鄉賢祠繳
按院王　批云方城公文行久著本院業仰其
風頗聞此舉仰詳該道覆勘以見
崇德報祀出自輿論之公也速行
速行
鹽院馬　批云方城先生素負時名重協輿望
此舉誠為得之准祔鄉賢以禮崇
祀此繳
江院陳　批據本縣申前事宗公鄉評既推於
文後素行必孚於主前仰縣卜日
祔祀繳
兵道傅　批興化縣已故鄉宦宗副使行誼文
章素協重望於鄉邦氣節勳猷
久負名時於中外身没而公論咸
惜時遠而德流愈光既經前後查
勘相同相應准議入祀仰以案備批
呈內事理即將本宦送祔鄉賢以禮
崇祀庶人心與善之公不泯而
國家崇德之典亦彰矣
本府陳　批云據申讀其詞想見其人燕欣然

原缺

然猶留慕願執鞭馬御候　批行繳
本州趙　批據申前事宗公德業文章爲一時
豪雋誠淮揚之人傑也今茲公舉
允協輿心無容異議候　示行繳
萬曆壬午年爲查鄉賢事蒙
本縣凌　參云看得本宦天才超逸雅志清修
敍墓銓部兩曾並著廉聲督學脩
兵八閩咸推芳蹟觀其蒞安之
遺響風流猶滿淮海之後人節象
院道司府覆勘會批仍舊崇祀

維
隆慶三年歲次己巳壬申朔越十五日丙戌
直隷揚州府知興化縣事李戴率縣丞李一元
主簿田應期典史蔣承爵教諭錢道訓導沈昂
鄭廷雄等致奠於
明故中憲大夫福建督學副使前吏部司勳郎
宗方城先生之神位曰側聞古之君子身沒而
人俎豆之者非其德足以正君而善俗則其才

子相墓誌

嘉靖庚申之二月宗君子相卒於閩其遺言曰死葬
我金陵而是時太公爲南北部郎也則以櫬之金陵
櫃焉而亡何太公出守彌久之歸揚之興化則又以
櫬從曰金陵去家遠誰與及歲時以一盂粥澆墓也
盂君沒而亡三尺之息也傷哉天乎又久之太公謂
其少子培曰葬女兄百花洲百花洲者距邑不一里
遶而水環之君故所讀書處也謂世貞通家子女其
誌而銘之世貞以讓于鱗未果誌而于鱗亦沒矣海
內諸稱兄弟者若而人而偕去我也傷哉天乎世貞
所爲君誌且銘也者則安能文所不爲君誌且銘也
者夫安能忍君負也世貞按狀君諱臣子相其字嘗
自稱方城山人其先世君吾吳郡尋遷盱眙最後遷
興化掾爲興化人而興化之宗有聞者則自太公周
始也太公娶徐宜人始姙君而輒寤若日星雲霞者
至再三卜人曰是有子也而文已生君君爲人秀爽
眉豐下目光奕奕傍射負氣豪雋自喜非義所不[illegible]
枉非義事不一行惟於鄉三物罔弗備而取與尤慎

以是不諧於俗當其途齕時背戴氏禮已竟一日戲
構題而屬文文成多奇詭太公異之為益授君業俾
卒焉君遂以時義名十四試諸生第一自是連試輒
第一而又十餘載始成鄉薦明年成進士高第授刑
部廣西司主事太宰李公黙見君文而奇之調為其
屬得考功故事吏部郎自相貫絶不復通它曹郎而
君日夜與其舊曹李子鱗徐子與梁公實及不佞世
貞游益相切劘為古文辭考功署中自公令外多不
復酧往而君少年驟貴顯諸曹偶不無目攝之矣君
亦以湛思故咯血謝病歸病良已築室於所謂百花
洲者而讀書其中不復問世事居二載李公復入政
府移書趣君君不獲已為強起有遷人陳丞者緣又
舊出百金裝君不悅曰丞為廉吏惡吾邑吾不齊百
金者數也而乃用邑金溷我何也丞謝過罷去自是
賕贄俱絶補考功之三月而調文選為文選一年遷
稽勳員外郎君強敏於職不廢亦時時佐其長有所
推進而其好為古文辭日益甚會李公與相厳交惡
且九法而君又嘗聘故楊忠愍公楊亦以糺相厳坐論

殺假君甘錢欵用考功令斥之有故者獲免然亦竟
出為福建布政司參議君取道省太公於金陵游燕
子磯為文記之役皆子虬游茅山題詩刻石愀然長
嘯有終焉之志太公趣之任恒攺日徵之以不辦具
裝故太公笑曰吏部郎貧乃爾耶則何以使比部郎
代具裝出門不二十日之乃克往君至而旋有倭
難當守禦閩撫督檄召兵入者幾萬人君戒門者內
之或謂賊且近奈何君曰吾在不虞賊也入甫畢賊
至衆懼失色欵下君行求登火具者百人罷宴登閩
手佽金人為勞且約曰俟吾鼓而俱發不然毋動也
賊輕城無人夌陴睨上魚貫其後君度賊已集鼓之
火具累百發洞中賊死者無算遂以潰去督府檄君
護狼兵歸兵出省欵縱君令諳之曰吾日一酒食犒
若若不歸伍宿留不止寢也夫法不能貸若矣敕兵
習君威竟度嶺無敢譁者君兩佐文武試其所著策
論若序傳藝林中以為式久之遷其省按察副使督
學校君每出按部按生坐堂上取試題為程義以
夕及旦日閱卷以又次日進退諸生無不人人厭服

已餘出所為程義示之又無不人人厭服也諸生貧
者調學田租賑之不給則為損月俸減供具繼之以
為常君既精彊於其職而兩臺使者諸司道大夫用
名重故造請文事填委君又以其間劉意騷雅嘔吟
非丙夜不已遂寖瘵亟門人乃稍次其生平著述凡
十餘卷拜之疾革衣冠坐廳事手書三詩於帙飄飄
然有御風凌虛意已擲筆而逝訃聞兩臺使者哭於
臺諸司道大夫哭於其署博士弟子哭於學士女哭
於巷曰誰為■社稷贖宗君也則曰誰為贖宗君

師我也則又曰誰為贖宗君父毋我也御史歟科下
諸郡祠君名宦訃聞與化族戚生友哭泣於訃所則
又曰誰睦姻任卹我也提學御史都臺并各道下府
縣祠君鄉賢春秋祭弗絕君於詩好建安及李白杜
甫於文好司馬遷北地李子夢陽然自以其才氣勝之
不屑屑取似也其橫放雄厲莫可得而羈致高者凌
太虛秀者奪萬色務出意象之表以自愉快寧瑕而
璧寧蹶而千里至於論說千古成敗慷慨擊節寧為
祥毋寧為順此豈局蹐轅下老士壞者哉乃其孝友

數奇　試於刑二試於吏三試於閩循良首蓋為文
士吐氣矣君得年僅三十六娶於陸無子當求為子
者於手培而未也噫夫雖然以君之者孜之亦壽且
有後哉是宜銘　銘曰有鳥五彩萃於大庭帝發厥
祥千秋一鳴雝雝麗晉萬羽奪聲違彼朝陽困於南
征戚離其姿從風飄零片羽寸翰攬者稱禎大瑞不
再毋氘求傾麼穴何所揚之廣陵汝產汝歸于銘可
徵

吳中王世貞

小辨齋偶存八卷

（明）顧允成撰

事定錄三卷

明萬曆四十一年顧與演刻本

小辨齋偶存八卷附事定錄三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顧允成撰。允成字季時，無錫人，憲成弟也。萬歷丙戌進士，官禮部主事，謫光州州判。事蹟具明史本傳。允成於癸未舉會試，丙戌始殿試，以對策攻嬖倖，抑置末第。今集中以是篇爲冠。次爲救海瑞疏。次爲爭三王並封疏。次爲代翟從先論救李材及擬上惟此四字編二疏，沈思孝作允成墓誌，稱其以論救趙南星謫官，而集無此疏，疑傳寫佚也。次劄記。次說義，則允成自光州歸田後與憲成講學東林所作。次爲書簡雜文。次爲吾與吟，則所作詩凡七十首。末附事定錄三卷，爲沈思孝所爲墓誌銘，高存之所爲行狀，及憲成所爲行述。允成文皆論詩講學之語，書簡居十之九，直抒胸臆，不事修飾。詩爲擊壤集派，亦不入格。然大節凜然，其對策奏疏，皆真氣流溢，發於忠愛之誠，其不朽千古者固在此不在彼也。

無錫顧光成著

廷試制科

皇帝制曰蓋聞上古無為而治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何甚盛也而儒者之論治曰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唐虞不能化天下又謂夏后氏先賞而後罰殷人先罰而后賞周人修而兼用之則二帝三王所繇固與上

古殊路歟何同歸於治也又有言賞疑從予罰疑從去者有言寧僭無濫者有言仁可過義不可過者以為古昔帝王皆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然則先罰後賞者非歟抑賞罰者帝王致治之具而非其所以治歟我
聖祖繼天立極垂憲萬世恩威莫測其用賞罰務協於中其揭諸
祖訓首章及載諸
聖政紀者同符治古可得而陳其槩歟朕以寡昧托於臣民之上十有四年矣夙夜兢兢惟
古訓是式
成憲是遵不愛爵祿賜予以待功能之士而不法者以三尺重繩之明示好惡以與天下更始然德澤壅而不究法令尼而不行任老成獎恬退以教讓也而浮競之風益甚革苞苴罪貪墨以訓廉也而澄清之效罕聞習俗奢

侈示之以儉而人心猶溺於紛華刑獄冤濫示之以寬而吏議多工於鍛鍊蠲租賑窮詔嘗數下矣胡閭閻之困未蘇振旅詰戎今亦屢申矣胡戶牖之防未密無乃勸懲之法闕而未備歟抑所謂脩職任事者漏賞而欺謾避課者佚罰歟將朕之不敏不明所以風厲之者非其本而督率之者非其實也玆欲賞信罰必以紹明

聖祖之法而追古帝王之治何修而可爾多士居則稱先王譚當世之務其尚究析古今根極體要詳著於篇勿隱朕將親覽焉

臣對臣聞之宋臣蘇軾曰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太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及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

間將死垂絕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二豎至其有事且急也雖以唐代宗之昏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疏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何則言之於無事之世者易以改爲而常患於不及見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爲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臣誦其言未嘗不反復嘆息也恭惟

皇帝陛下乘乾繼離居豐撫泰嗣服以來九德三俊已盡登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已盡除去四海已盡敉寧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已盡賓貢天下最號無事臣等草莽匹夫豈復有所討議仰佐下風而

聖主虛懷若渴采及蒭菲進臣等於

廷賜之策問不知

陛下於臣之所言將重之如太山乎抑輕之如鴻毛乎異日者

陛下凡四策士於玆矣嘗以典學立政策士徐而究之

陛下之於學於政何如也嘗以有爲無爲策士徐而究之

陛下之於有於無何如也嘗以建極用德策士徐而究之

陛下之於極於德何如也嘗以仁明武策士徐
而究之
陛下之於仁於明於武何如也由斯以談則輕
重之效可見於前事已抑臣有言而君不
庸非臣之罪也君有求而臣不言實臣之
罪也況臣感時發憤有槩於中久矣今
明問及之乃忍緘默隱諱以欺
陛下耶臣請先究

陛下之說而後及臣之私惟
陛下所輕重焉凡
陛下之所以策臣者逖稽上古上嘉唐虞下樂
三代祗適
皇祖旁探先儒之說俯咨當世之務無慮數十
百言究其指歸則賞罰二科而已夫賞者
勸天下之法然有不倚於賞者所以勸天
下之意也罰者懲天下之法然有不倚於

罰者所以懲天下之意也法常有爲意常
無爲有爲者以運天下無爲者以宰天下
故最上修意上古之不賞而勸不怒而威
是也其次修意而不廢法唐虞之有功而
賞有罪而罰是也其次修法而不妨意夏
后之先賞殷人之先罰周人修而兼用之
是也自意失而始專法法失而始有賞疑
從予罰疑從去之論有寧僭無濫之論有

仁可過義不可過之論無非恐以其有爲
者傷其無爲者也摠之三代而上法與意
出於一故其治同三代而下法與意出於
二故其治駁伏讀
聖制有曰賞罰者帝王致治之具而非其所以
治至矣盡矣臣不能贊一辭矣洪惟
太祖高皇帝繼天立極垂憲萬世恩威莫測賞
罰協中其

祖訓首章之所揭大都尚寬其
聖政紀之所載大都尚嚴則法之著於有爲者
也其尚寬也非以狃世其尚嚴也非以殘
民則意之蘊於無爲者也猗與休哉宜其
治與古帝王比隆也曷論晚近世哉肆我
皇上紹休承美式古訓遵
成憲賞罰之道甚具而有法爵禄賜予不吝
於功能所爲示天下以好者彰彰如是三

尺重繩不假於不法所爲示天下以惡者
彰彰如是然而德澤不究法令不行此無
異故則
聖制固言之矣所以風厲之者非其本督率之
者非其實也本也實也即臣愚之所謂意
也且
皇上方銳然留意於賞罰勸懲而臣妄信其本
實之不至非譸張其說以爲誑也臣愚竊

觀當今之勢而根極其體要所謂累
皇上之意者大幾有二
皇上明以好示天下而此二者恒陰移其所好
皇上明以惡示天下而此二者恒陰移其所惡
二者何也曰内寵之將盛也曰羣小之將
逞也夫人主席崇高藉富有無一不足以
厭其欲昏其志而惟色爲甚色之中人也
微而其溺人也最沉錮而不可解聖王之

所亟遠也昨者
皇上以鄭妃奉侍勤勞特
册封爲
皇貴妃大小臣工不勝其私憂過計因而請
册立
皇太子因而請
加封王恭妃
皇上不温旨報罷則峻旨譴逐夫

皇太子國之本也忠言嘉謨國之輔也兩者天
下之公也鄭妃即奉侍勤勞以覘天下猶
爲
皇上一巳之私也今也以私而掩公以一巳而
掩天下亦巳偏矣偏則
皇貴妃或得以愛憎弄威福於內其戚屬或得
以愛憎弄威福於外不獨此耳閹人侍妾
又將乘其偏也或得以愛憎弄威福於內

外之間若然則賞罰云者將不爲
皇上之好惡用而爲內寵之好惡用欲其信且
必未可也夫人主之耳目惟一而天下之
耳目人主者且萬萬雖甚神聖其聰明宜
未足以偏也將必有所寄之寄之得其人
則安不得其人則危非細故也邇年以來
皇上明習政務聽覽若神葢辨及左高察及淵
魚幾於偏矣竊聞之道路往往二三輩小

伺察而得之斯可謂寄得其人耶不得其
人耶得不得之間皆不可知而
皇上姑寄之其亦有不得已也葢曰向以天下
事專付張居正而居正罔上行私一時公
卿臺省從風而靡外廷之不足信明甚故
寄耳目於此輩示天下莫能欺也臣以爲
不然夫善爲治者以全而收其偏不聞以
偏而益其偏

皇上懲居正之專散而公之於九卿可也若聚
而寄之此輩則居正之專尚與
皇上爲二此輩之專且與
皇上爲一與
皇上爲二則救之也尚易與
皇上爲一則救之也倍難柰之何其弗思也且
此輩之始用事也適
皇上銳精求治之初彼方見小信以自結其所

稱說指陳類多依於公義猶若未害久之
則陽公而陰私也又久之則純出於私矣
若然則賞罰云者將不爲
皇上之好惡用而爲羣小之好惡用欲其信且
必未可也德澤之壅法令之尼有由也所
願
皇上清心寡慾去讒遠色俾此心烱然如鏡之
明凝然如衡之平其賞也與天下公其好
其罰也與天下公其惡則德澤之出自

皇上者先自無所壅天下孰得而壅焉法令之
出自
皇上者先自無所尼天下孰得而尼焉由是教
之以讓而奔競者息教之以廉而澄清者
衆習俗奢侈且歸於儉刑獄究濫且歸於
寬藏富於民不必下蠲租振窮之詔而其
困自蘇守在四夷不必申振旅詰戎之令

而其防自密將上古遜無爲唐虞遜時雍
風動禹遜文命湯遜允殖武遜永清而
皇祖之大烈於今有光也臣草茆賤士一旦獲
伏
金闕承
玉音遭逢至幸臣以爲欲效忠於
皇上當自今日始欲效忠於今日當自前所陳
兩言始是以不識忌諱敢遂陳之倘

皇上視無事若有事而以臣言爲重於太山則
皇上之明也倘
皇上視有事若無事而以臣言爲輕於鴻毛則
臣之愚也臣冒昧謹對
禮曰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忠以成其
信臣自幼誦習斯言未嘗不動心也癸未
臣舉南宮以病引還丙戌入對
大廷臣才拙不能以宏詞對臣學淺不能以古

義對輒據耳目所覩聞
皇上一二事妄有陳列冀附於先資之誼維時
讀卷官大理寺卿何源見臣所對諗於衆
曰此生之言何爲便堪鎖榜矣大學士王
錫爵取閱之稍易置三甲二百十三名雖
然臣之心獨自傷其不達於
皇上也假令達於
皇上雖復擯斥臣所不憾矧鎖榜乎嗣臣觀政

吏部恒欲以此再塵
天聽偶感右都御史海瑞屢被彈劾竊歎
皇上有私臣下亦有私臣下先自處於私而徒
以無私望
皇上也實難遂與進士彭遵古諸壽賢共發憤
疏論以爲此疏若行將復有所效於
皇上而臣已承
恩遣歸矣每一念之良用耿耿敬題於後以

志猷弘之思云
臣顧允成稽首拜手謹識

小辨齋偶存卷二　　疏

無錫顧允成著

懇除邪險疏

吏部等衙門辦事進士彭遵古顧允成諸壽賢奏爲邪險憲臣掃滅公論排陷孤忠明肆欺罔熒惑
天聽懇乞
聖明大彰乾斷亟賜罷斥以快公憤以定

國是事臣惟
朝廷者天下之平也
聖天子照臨於上公卿百執事協贊於下如青天白日毫末洞見雖有深怨積怒無所容其毀雖有巧心峻舌無所文其辨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臣往者見南直隸提學御史房寰本論右都御史海瑞大奸極詐欺世盜名傲聖自賢損君辱國姍笑戲罵無所不至雖然辭可文也難掩其實人可欺也難枉其天瑞之口可掩而天下人之口不可盡掩也當其時朝野聞之無不切齒抱憤臣等欲請尚方之劍久矣未幾
陛下因吏部之覆留瑞供職職等謂
皇上之明如此寰之獨無人心如彼亦必終有悔悟之時猶可少緩其罪乃寰不知

皇上優容之過也近又論瑞如前臣等見之益不勝駭愕不意人間有不識廉恥二字如寰者臣等義不甘與寰同朝敢先爲
陛下別白瑞及寰人品之槩而後正寰一一欺罔之罪臣等自十餘歲時即聞海瑞之名以爲
當朝偉人萬代瞻仰眞有望之如天上人而能及者至稍知學得海瑞直言天下第一

事疏讀之其大有功于
宗廟社稷垂之于萬年不磨蓋從萬死一生中
樹節於我朝者
陛下蓋已諒之亦無俟臣言也以房寰視之曾
有萬分之一乎且臣等伏覩
陛下風勵臣工孜孜不倦其於賞廉吏罪貪墨
尤三致意焉固天下所翕然向風也今瑞
之廉與否寰之貪與否行道之人孰不知

之寰起自寒賤初尚矯飾以圖薦剡及稍
得志遂貪汚狼籍私橐巨萬貲甲鄉閭浙
人每談及者無不掩鼻視若臭穢今其田
宅貲產之侈與月旦鄉評之醜皆萬目所
共視也自非兼併營私歟
陛下以剝小民何以致此瑞敭歷膴仕食辛茹
苦垂四十年終不使廩有餘粟囊有嬴金
以負
陛下爲寰者一聞其風宜毛髮竦然愧死無地
矣乃欲強面目而反噬之耶且人固自有
食穢自肥而幸於人之不我攻者矣未有
執己之貪而不畏人之攻反欲攻人之廉
且昌言于
君父之前而無忌者此而無罰臣恐
陛下賞廉罰貪之意布之十數年而方信於天
下者以寰之一疏敗之而有餘也且欲天
下人爲寰甚易爲瑞甚難寰身享貪饕之
利而反得笑瑞之迂拙此臣等之所痛心

也夫
皇上念瑞先朝直臣拔之海濱委以
留都之風紀使坐鎮雅俗近日章疏如襲剝
之說憤世疾邪雖似太甚
陛下猶諒其朴忠容其狂戇不爲浮言所搖此
陛下始終愛惜人才培養氣節之大意而天下

誦之史策書之以爲古今盛德事也且
陛下自臨御以來自閣臣以至臺諫以正直老成而起用者非一人矣而天下屈指則瑞居一焉瑞之列於正人久矣初瑞巡撫南畿時所至如烈日秋霜搏擊豪強則權勢斂迹禁絕侵漁則民困立蘇興水利議條編一切善政至今黃童白叟皆能道之近日起自海濱無不曰海都堂又起轉相告語喜見眉睫寰言閭閻騷然幾成大變何其敢於
面欺也近在
留都禁絕饋送裁革奢侈躬先節儉以示百僚振風肅紀遠近望之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即使寡才而其英風勁節振江南靡靡之士風而濯之以清冷之水者其功安可誣也寰獨何心傷

陛下之明排海內之議關天下正人之口而奪之氣乎昔司馬光言小人欲傾君子其禦之之術有三曰好名曰好勝曰彰君過而已今觀寰之詆瑞于有餘言大槩不出此三術之外其曰大奸極詐欺世盜名非所謂禦之以好名者乎其曰侮聖自賢舉世皆濁己獨清非所謂禦之以好勝者乎其曰肱奪
主威損辱
國體非所謂禦之以彰君過者乎臣請得正其欺罔之罪寰之評瑞也曰鄉愿曰穿窬曰鄙夫
陛下試察瑞之爲人果同流合汚閹然媚世之鄉愿乎果色厲內荏惟畏人知之穿窬乎果患得患失吮癰舐痔之鄙夫乎此其情實相反有是非之心者皆能辨之而寰顛

倒是非巧飾奸言以惑
陛下夫瑞若可以爲鄉愿爲穿窬爲鄙夫則雖
指鹿爲馬亦何不可之有此爲欺罔罪一
自古正人君子憂治世危明主有爲其君
痛哭流涕者矣有譏其君不及齊文宣者
矣後世不議其臣之過而嘉其忠且以爲
君之能容也而誦其美非獨此也周公之
戒成王也而惟恐其有商王之迷益之戒
舜也而惟恐其有丹朱之傲古聖賢之私
憂過計類如此今瑞之疏曰一介寒生且
以聖人自許
聖上所居何位可曰中人耶夫不欲
陛下爲中人而欲
陛下爲聖人此正堯舜其君之心也寰反指摘
而誹之至曰貶英君爲中主不知與瑞之
所言類乎不類乎此爲欺罔罪二夫以瑞

之狂而
陛下能容之君仁則臣直此天下臣民所以歸
美於
陛下也寰之言曰將使百姓怨我
皇上之失政寰之意將謂
陛下果有失政因瑞招揭之而民始生怨耶抑
謂
陛下果無失政因瑞之言而民妄生怨耶此則
防川之說其漸不可長者昔汲黯爲諫議
寢淮南之謀蕭武爲屬國係匈奴之望瑞
三朝直臣四夷共仰今用之憲臺而反以
中國爲無人必逐去直言盡取庸碌如寰者
以充位然後爲有人耶夫直言敢諫謂之
貶奪
主威憂治危明謂之損辱
國體此與秦之以忠諫爲誹謗妖言者何異

借如寰之意世之甘言諛詞頤指氣使者乃所以尊
崇
主威鋪張太平倡爲豐亨豫大之說者乃所以
國體耶此爲欺罔罪三古君子不得已而矯世則往往有偏重之論故孟子之寬大不如萬章之嚴小此非瑞一人之言乃先儒救時之言也其非孔孟之受賜者蓋痛近

時之鄙夫托孔孟之說以文其盜賊之身故有激而言之意曰以吾之不可學聖人之可云爾今寰乃指此一言爲孔孟之詬而曰指孔孟爲貪夫又曰臣不得不爲孔孟而佐瑞其詞豈不強哉如察其情則大相矛盾蓋天下固有辭然而意不然者如書有標杵之文詩有孑遺之詠此類是也今瑞非受賜之說其意豈真以孔孟爲貪

而孔孟之非貪夫亦豈待一房寰之辨而始雪乎瑞之意以憤世過激之言破假托聖賢以便身圖者之窟其言雖非孔孟而其情其理則不失爲孔孟之正脉也寰之意明知此言非爲詬孔孟而發而佯爲不解其意又反從而形容之曰以孔孟爲貪夫其意欲鬪瑞而無其端得此一言而執之以爲辭蓋以己敵瑞己不勝瑞以孔孟

敵瑞瑞將杜口矣此之謂假公而濟私言若爲孔孟而其情其理則孔孟之罪人也不然寰教諸生以學孔孟其可學者多矣奚必先學其受賜耶天下之學術卑汚苟且悖孔孟者亦多矣何必先鬪其不受賜乎今爲瑞者不幸而以非受賜之一言遂擲之於吾道之外爲寰者幸而得鬪孔孟貪夫之隙爲孤城社鼠於吾道之中是孔

孟乃爲褏報仇之人孔孟受賜之一言乃爲褏肆譏之具舉天下之人心莫不爲之扼腕不平忿其強詞奪理而褏猶揚揚然自任於

皇上之前曰瑞攘臂疾呼而攻孔孟臣爲孔孟而仇瑞彼謂天下之耳目果可以空言欺也此爲欺罔罪四褏謂瑞不仁不智無禮無義臣謂瑞爲縣令爲巡撫百姓戴之如親父母可謂至仁當

世廟時一疏格君心定國體批鱗犯顔不顧生死可謂大義去就進退一惟君命是恭可謂知禮忠君愛國一念皎如青天白日不以始終亂其心可謂大智惟僻愛小民則仁之過疾惡大嚴則義之過以褏之横逆又何難焉而尚與之較量是非則禮之過雖有辨疏曾不足以發褏萬一之奸則機

械小智誠不如褏臣等方謂瑞徇仁義禮智而過不謂其猶有所不足也嗚呼褏尚知有仁義禮智乎仁義禮智之言胡爲出於褏之口乎此爲欺罔罪五今士君子見一長者則語言恭謹不敢稍涉於詼諧何者敬之也況

天威咫尺臣子承之跼蹐不遑此豈狎侮之地而褏矜誇張放備諸詭狀如所謂開闢以來第四聖人者如所謂瑞之疏想是閉門讀程策而有得者取臣下居常賓主酒席戲笑之言雜之章奏殊爲不恭之甚自古臣子告其君父曾有出一戲言玩侮

朝廷如此者乎此爲欺罔罪六國家持公論者惟科道而褏乃得倖進先據其穴因自謂我可言人人不得而言我矣然爲

朝廷主張公道者尚有閣臣有吏部有都察

院臣在也今寰乃敢於
陛下之前反言聽吏部都察院之指摘何寰之理曲而氣更壯也夫寰誠巧而令俗瑞誠拙而忤世然天理常存人心不死堂堂
天朝君子滿庭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聖賢有名教史册有公論天地神明昭布森列彼豈視部院諸大臣皆諛阿而毀鄖墨者耶蓋彼且不難於欺
陛下又何有諸臣此爲欺
朝廷無人罪七臣觀寰所指証瑞罪不過曰器皿易袍故靴易帶趣官不辭而已此皆瑣屑之談不足置辨就如寰所論不近人情亦不失爲賢者之過也夫以寰之詆瑞吹毛索瘢宜無不至而其所可言者不過此類而止益足以明瑞之無他瑕玷而寰之陰險窺覘亦無所用其伎也臣再觀寰

本惟闕嚴刑用言官二項似乎公然皆拾他人唾餘而曲終奏雅求解免於公論正
聖言所謂屢經建白掇拾餘言者也何難察哉夫寰之本情在于妬直忌廉危一瑞足以自安勝一瑞足以自豪而乃造貶君辱國之謗欲以激
皇上之怒稱藴秦蔡澤之事欲以剋閣臣之猜援孔孟爲羽翼今學士箝口而不敢言借輿論爲粉飾今縉紳同聲而不敢斥然後乘權勢之積忿拔易撼之孤忠如鼓爐以燎毛累碁而必墜此劾章中之大奸俠也不意青天白日之下有魑魅魍魎如寰者出於其閒也夫天下無兩是之理瑞正則寰邪寰正則瑞邪
陛下旣諒瑞之孤忠必察寰之欺罔據寰疏中謂生儒有如瑞者必將加之朴責褫其章

縫令不齒於學校矣夫
皇上方重瑞惜瑞借其人以風天下而褒必欲
抑伉慷之士如瑞者令無容足之地是
皇上之所褒乃褒之所必擯也士君子之所師
乃褒之所必黜也以此傾賢佐正潑恣無
忌憚之人而偃然居師表之位驅天下士
風日入於誕妄譎詐之域臣等有裂冠毀
冕而去耳必不與之並立於朝也臣等新

進小生發天下之淸議雖褒有奸如山不
可動搖然公論旣明人心旣快褒雖頑鈍
無耻亦何面目一日復立於東南諸士之
上乎臣等何私於瑞何佐於褒但念天下
之公議鬱而不伸一海瑞尚不足惜正人
有如海瑞者相繼而指爲邪則君子之道
日消矣一房褒尚不足畏邪人有如房褒
者相繼而妨賢能則小人之道日長矣姤

復否泰之機於是乎在不可不爲之深慮
也古有太學生擊鼓上書者臣等受
國恩不敢在太學生之後且瑞在
先朝輕一身之死生以報
國而臣等輙重區區之進退不爲瑞明之是
無人心者也故不避煩瑣冒瀆
天聽伏乞
陛下以職章下之大庭詢之廣衆如果臣言不

謬乞將褒去之不疑將瑞任之不貳使天
下曉然知上意之所在則君子之道日長
小人之道日消三代直道復見於今而
朝廷永享平明之治矣臣等不勝隕越待
命之至

恭請
冊立
皇太子疏
禮部等衙門儀制清吏司主事顧允成等
謹奏為
聖諭驟頒中外駭聽敬矢愚誠懇乞
聖明亟賜召見閣部院大臣公集朝議條陳
祖宗近事以遵

寳訓以重
宗社大計事臣等於本月二十六日伏覩
聖諭朕所生三皇子長幼自有定序但思祖訓
立嫡之條因此少遲冊立以待皇后生子
今皇長子及皇第三子俱已長成皇第五
子雖在弱質欲暫一併封王以待將來有
嫡立嫡無嫡立長伱部裡便擇日具儀來
行欽此臣等偶集朝房一齊莊誦相顧狂
惑及見大小臣工亦各相顧錯愕計不知
所為莫不動色告語謂
冊立大典向來朝臣寂然無敢條議激瀆
聖聽止緣遵奉
皇上萬曆十九年
冊立明旨有改于二十一年行茲已屆期欣
逢
盛典且喜元輔王錫爵星馳趨

朝一見禮部尚書羅萬化儀制司郎中于孔
兼即極力相戒無須激聒此事在錫爵擔
當臣等聽聞此言且信且慰亦各告戒謂
事在求成不宜早計過責即
聖旨萬一未即傳宣而相臣必有斡旋微權以
定
宗廟社稷至計未數日也至二十五日
皇上出禁中密札竟付元輔私邸值元輔自陳

待罪之日臣等不知札中所云是何天語
第科得君如元輔眷元輔如
皇上信無有遲緩
册立以貧
祖宗在天之靈至次早禮部接出
聖諭則元子暨皇三子皇五子一併封王而錫
爵亦且入閣辦事臣等始遂不能無疑或
者

皇上不謀諸閣臣竟自宣諭禮部以致宰臣不
得封繳言官不及執奏而在庭諸臣徒自
望風扼腕莫可誰何及聞人言嘖嘖封王
之諭乃錫爵以寸晷立就即次輔趙志皐
張位並不得與聞而禮臣羅萬化科臣張
貞觀部臣于孔兼等俱至錫爵私寓乃不
得其一面如知今日之詔
皇上以一人議之臣等不至病狂喪心寧敢無

言以貧
皇上昔人有言天下事非一家私事葢言公也
況以
宗廟社稷之計而可付之一人之手乎
皇上試清心而籌今日
册立一事其關係何如者前而
祖宗九廟之靈後而子孫億萬年無疆之業近
而四海臣民之注望遠而九夷八蠻之觀

聽君子小人之所顧聆而趦趄宮闈近習
之所望風而承旨
社稷安危在此一舉
不敢危言以激
皇上柰何易視之而閣臣柰何嘗試之也臣且
皇上槩忤閣臣調停之意亦不敢漫迹漢宋故
典及
祖宗朝遠事以滋煩瀆敬體

皇上法祖一念直據
世宗肅皇帝
穆宗莊皇帝近事請
皇上法之
世宗肅皇帝於嘉靖十八年
冊立東宮該禮臣具題故實見在竝未有三
王竝封之事而
皇上創見之臣故知
皇上之必有不安于心也且
聖諭大旨惓惓以皇后生子爲言則
皇上不記昔年正位東宮之日乎維時
仁聖皇太后亦在盛年而
穆宗莊皇帝曾不設爲未必然之事以少遲大
計法祖自近此言
皇上可思也臣等嘗讀
聖祖寶訓一字一句無非維持

宗稷極慮後來
聖子神孫師得其意則國本固而社稷頼之不
然而虛借文辭掩飾過舉至良法美意徒
以藉奸臣而資固寵也忠臣義士所飮血
椎心寧死不忍見此舉動以負
祖宗二百年養士之恩于地下矣伏乞
皇上近思舊章亟念
國本不爲一朝一夕目前逢迎之便而爲天
下萬世爲久安長治之計則無如
召見閣部院諸臣面議平臺仍將
祖宗朝近事逐一查明唯在不欺
皇上
法祖至意臣心可剖臣言非謬臣等無任激切
悚慄之至

爲李見羅中丞訟寃疏　代翟從先作

賢勞邊臣苦罹極刑懇乞
聖明俯賜憐宥以溥
皇仁以慰人心事臣聞天地以生物爲心人君以好生爲德天地之爲道也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無用之地是以聖王法之雖曰賞有功罰有罪二者固竝行而不相悖然其將

賞也必爲之加膳其將刑也必爲之不舉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其不得已於刑也如此是古聖王之心即天地生物之心也恭惟
皇上寬仁天縱慈愛性成一切恩賞竝從優厚至若隆冬盛暑解釋係囚停刑之
詔無歲不下其不得已於刑又如此是
皇上之心即古聖王好生之心也天下方欣欣舉手加額頌我
聖天子仁壽之治歷萬禩無窮極矣獨原任郎陽巡撫今奉
旨依說議律李材者朝野悲傷臣民嗟悼乃臺省救之而不宥法司爭之而不宥臣不能不爲
皇上惜焉據御史蘇酇劾材前任雲南冒功事狀及材奏辨事狀有無虛實大故懸絕其

間情曲節該先後諸臣言之已詳臣未嘗足涉滇南之境身與行陳之列不敢煩詞爲
皇上告也第閲論事者兼議其功論人者當稽其素臣廣東人也往材備兵廣東內則山海盜賊憑險爲梗外則倭夷猖獗適破縣城他如盤據羅旁之猺獠倏去而忽來情狀叵測嶺海之多事未有甚於此時也材

自到任轅門以下倚以爲重觀其相機調
度羙無遺策除山海之寇毋論已乃若羅
旁千里爲自來不庭之夷材當凌督臣未
征之前往往有東安等處泥城之築羽翼
漸孤犄角先設卒之有一州二縣治之建
其販肩謂非材先事而慮始不可也然此
猶謂相持之兵尚可以漸肩也乃若倭夷
則豕突狼奔倉卒攻壓其勢難支今日破

雷白明日攻石城高雷一帶郡縣朝不保
夕賊目中已無全廣矣材日監督將吏如
把總陳尚信張得實輩等分道討破倭賊
於石城外村烏凹石嘴椰梳海山等處斬
首生獲不可勝筭又親督總兵張元勳追
勦倭於雷州三次殲滅殆盡以故材被逮
時應天府丞許孚遠以先與材同事嶺海
服其功略形之書揭爲材訟冤非虛語也

夷考材生平篤志好學躬行無愧不獲於
上身退投閒至於脩身一揭力維心學性
善一編深遏禪宗尤大有補於名教以材
之不曲學阿世如此則其不以欺罔事
皇上可知以材之效功於廣東如此則未必純
無功於雲南可知豈功計能罪不至死度
鄧論材之初意亦不料
皇上遂坐材以死也

皇上即今召鄧而問之鄧未必不謂材之罪當
從末減也
皇上即嘉鄧摘發之能顯示褒寵鄧必不貪
擢用之利以材一命易鄧一官也且
皇上之重罪材也將以懲臣下之欺罔也然鄧
始輕言之而
皇上果重罪之則臣下爭恐以一言之失開殺
戮無辜之漸由此且相戒以言爲禁是

皇上本欲以懲欺罔而其究至於欺罔不得
上聞也材今日之罪揆之事情則不合揆之
國體則不便無一而可者大抵兵事無常不
可盡拘以文法故漢魏尚名將也不免首
虜之誤近總兵李成梁保障遼東即稟有
交章詆其冒功
皇上終不以一眚棄干城之將眞愛惜邊臣至
意有如材者功有可錄既不獲比於成梁
罪有可原又不獲比於魏尚此臣之所以

爲材痛也臣亦頗聞人言
皇上之重罪材特激於一時之不平耳稍徐之
終當赦材無煩喋喋第材年已踰六望七
形神衰弱倘一旦不測病死獄中是使
皇上赦罪宥過之仁終無以自於天下忠臣志
士益以解體又臣之所以爲
皇上惜也臣本山林布衣初無出位干進之嫌

適符直言無隱之例又念方倭夷搆亂廣
東百萬生靈之命俱懸於材材業以再生
賜全粵臣何忍不爲全粵捐生以報材乎
是以發憤流涕爲
皇上陳之以爲
皇上即過聽臣寬材之生臣生亦安
皇上即重罪臣代材之死臣死亦不安臣不勝
隕越俟

命之至

擬上惟此四字編䟽

敬進大儒格論懇乞

聖明特賜省擇以隆治道以正人心事竊惟天下之治亂係於人心人心之邪正係於治道治道之隆污又係於學術自堯舜禹湯文武孔孟之亡也學術淆亂而治道人心從之卽世所稱豪傑之士有志於天下國家者往往以事求可功求成爲先務之急

幸而乘機遘會稍有豎立則遂高自揚詡而反笑夫致力於本原者爲迂爲拙也寥寥漢唐數百載間惟董仲舒諸葛亮正誼明道鞠躬盡瘁數語略見大意一髮千鈞岌岌乎殆哉迨宋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諸大儒輩出而後帝王聖賢之道燦然於昭于世朱熹益發揮宣暢其說嘗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朱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其與陳丞相 書則曰上不敢愚其君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薄其民以爲不足共成事功而王伯義利之幾反復與陳亮辨析不遺餘力此獨何心眞見夫立學術事功之關者正心誠意四字也濟正心誠意之防者義利雙行王伯並用八字也所以其憂深其慮遠

凡其修之家及之庭入以告於君出以語於人者惟謹守堯舜禹湯文武孔孟以來授受之心法而不敢分毫假借隨時委蛇也抑臣因此而重有感焉夫謂之雙行猶知義之爲是利之爲非也謂之並用猶知王之爲是伯之爲非也近乃有以無善無惡爲宗者舉義利王伯一切掃除而浮游於莫可是非之地有從而難者且曰無聲

無臭何思何慮固聖門密諦耳曾不知善
性體也正自不落聲臭奈何以聲臭例之
正自不落思慮奈何以思慮例之況乎等
諸惡而同歸於無哉同之以爲無即無之
以爲混於是老佛之空鄉愿之似無忌憚
之中庸皆淵藪窟穴於其間始也見謂無
一之可有究也弊且無一之不有始也弁
以善爲惡究也遂以惡爲善故無善無惡

之說其圓融巧妙若超正心誠意而上之
至其釀毒之深貽禍之遠且在義利雙行
王伯並用之上甚可懼也朱熹又嘗答門
人呂祖儉曰孟子一生費盡心力只破得
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諸賢苦心勞力只成
就枉尺直尋四字臣亦曰孟子一生費盡
心力只破得無善無惡四字今日講學家
苦心勞力只成就無善無惡四字夫學貴

治本治要反經正心誠意四字不著則無
善無惡四字不息無善無惡四字不息則
脩齊治平未易幾也臣爲此懼不揣固陋
間輯朱熹奏議與其書牘論及於治道者
彙次成帙僭名曰惟此四字編俯效芹裏
仰塵
宸覽伏惟
聖明嚴自欺之戒於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時

克有所之私於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際
正心誠意建其有極使爲人臣者惟此四
字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惟此四字以事其
父爲人弟者惟此四字以事其兄而勿令
邪說橫議得以充塞於中臣愚幸甚天下
萬世幸甚

小辨齋偶存卷三

劄記

無錫顧允成著

孔子六十而耳順到這裡纔打疊得箇軀殼下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到這裡纔打疊得箇心下今開口便說自然耳便要隨他聽目便要隨他視心便要隨他欲得不誤事

春秋時世衰道微其所謂悅所謂樂所謂君子大率以勢利爲尚耳所以學而章三言不亦

喚醒人心若曰吾性中亦自有眞悅自有眞樂自有眞君子初無假於外也蓋即孟子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之意特其詞含蓄不露最可玩味

子路是極眞的人然有似欺處如使門人爲臣之類是也是極勇的人然有似怯處如請禱之類是也是極粗的人然有似細處如問事鬼神之類是也要須於欺處識他眞處於怯處識他勇處於細處識他粗處始得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此見聖人以萬世爲一體處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此見聖人以天下爲一體處

木石與居鹿豕與遊氣象便是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

大學曰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

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是个膽小的小人中庸曰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是个膽大的小人蓋時中局面寬容得假借獨知界限嚴容不得假借所以學者急須在暗地裡牢守界限未可向的然處鋪張局面也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是个富貴的乞丐子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是个

貧賤的乞丐子然弗受弗屑貧賤的却有廉耻厭足施施富貴的倒沒廉耻乃知意得志滿之鄉正隳坑落塹之會好些人向此中斷送不可不猛省也

何燕泉所著餘冬序錄最稱多識乃外篇三十一卷中有一段云濂溪太極圖說無極而太極朱子與陸象山書札往復費許多言語洪景盧所作國史濂溪傳乃云自無極而為太

極添自字為字使朱子見之辯論之間當更費力今考朱子荅陸子書末云近見國史濂溪傳載此圖說乃云自無極而為太極若使濂溪本書實有自為兩字則信如老兄所言不敢辨矣然因渠添此二字却見得本無此字之意愈益分明試思之是朱子未嘗不見國史所載却是燕泉不見朱陸往復之詳耳

玩肅肅兎罝詩識戒慎恐懼氣象玩采采芣苢詩識浴沂風咏氣象

或問儀封人晨門荷蕢楚狂長沮桀溺丈人諸隱士孰知孔子曰儀封人為上荷蕢次之晨門為下其餘無可置優劣也或曰儀封人誠卓矣晨門說知其不可而為之似最得聖人心事而以為下何也曰聖人心腸極熱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無不可化之人直是冀其可而為之非知其不可而為之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及其自處則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恰似無道則見矣看此等語要識聖人平心處又要識聖人苦心處他日嘗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嗟乎聖人蓋欲為武子之愚而不可得也

王少湖先生謂高存之曰凡人待文王而興者便是凡民須是一家非之一國非之天下非

之而不顧不要懦弱了又曰居鄉勿爲鄉愿居官勿爲鄙夫潮陽蕭自麓謂存之曰公當潛養數年不可發露先輩皆背地用一陣堅苦工夫故得成就耳存之又言新會陸古樵者清苦澹默終日靜坐或閉戶經月與之錢則辭與之衣寒而衣之煖而返之井然不苟問其學曰主靜曰只要立大本一日有一日之力一月有一月之力務要靜有定力今我

制事無使事制我凡此皆吾輩所當服膺也

王塘南先生有儒者氣象李見羅先生有儒者氣魄

逆詐億不信五字入人膏肓所謂殺機也余嘗爲二解以自鞭策一解曰億逆得中自家的心腸亦與那人一般一解曰億逆得不中那人的心腸勝自家多矣將此勘來勘去殊覺有得力處

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父母與人子猶分做兩箇者而今每每自暴自棄曷不反曰我之不自愛於我何哉故孔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已自苦心苦口向頂門上着針而猶痲木不識痛癢莫肯發憤自傷如舜之號泣於天者何其肝膽楚越若是恝然也

若不辨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

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心腸何緣入道

高存之曰此理真是易簡然却與世之所謂易簡者不同乾之易也以健坤之簡也以順蓋以健順而易簡非以易簡廢工夫若求易簡便入異端去矣又曰程先生每喜人靜坐朱先生每教人讀書此意真妙

黃山谷詩曰朝市山林俱有累陳白沙詩曰朝市山林俱有事山谷又曰古人冷淡今人笑

白沙又曰今人閒處古人忙余嘗以此四語反復哦咏得趣甚多

書曰人心惟危王少湖曰危之一字是常明燈一息不危即墮落矣此言極可玩味

周子太極圖說動而生陽四句說者以爲陰陽動靜有何等待愚初亦疑之細細體勘乃知周子心通造化處試思嬰兒在母腹中原非一蹴立就其間之動而靜靜而動者不知凡

幾而後男女成焉度太極胞胎天地景象亦必如此周子之言未可容易測量也

李延平先生云書不點看得更好即此便是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今病痛大都不看只點而已

昔程子問謝顯道近日用心對曰只用何思何慮一句曰有此理只是發得太早或問周恭叔恁地放開如何祁寬記和靖語云恭叔自太學蚤年登科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坐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頤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然其進銳者其退速每歎惜之嘗酒席有所屬意既而密告人曰勿令尹彥明知又曰知又何妨此不害義理謝顯道曰他不是擺脫得開只爲立不住便放了明道門擺脫得開爲他所過者化顯道之意即程子之意也此兩重藥案切中近世好言自然者膏肓之病當各寫一通置之座側

康節先生精於數學伊川先生與同里巷三十

餘年未嘗一字問及之此方是朴實頭向裏做工夫的人

朱子嘗曰孟子一生費盡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講學家只成就枉尺直尋四字愚亦曰孟子一生費盡心力只破得無善無惡四字今日講學家只成就無善無惡四字或曰無善無惡四字與枉尺直尋四字害孰爲大曰言直尋猶知直之爲是也言枉尺猶

知枉之爲非也曰無善無惡則一切掃抹莫可致詰矣然枉尺直尋常人尚以爲耻而無善無惡賢智反以爲高故明道先生曰昔之惑人也乘其卑暗今之惑人也乘其高明又曰人才愈高則陷溺愈深噫乎此孔孟之所懼也

孔子謂沮溺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孟子曰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俱是一般話頭但孔子說得來甚懇惻孟子說得來似鋒利記論語者下憮然二字眞傳神手也

世之求富貴利達者勿論已沮溺一班人不失爲賢者辟世孔子尚咨嗟不滿焉乃有號爲君子業已立人之朝而於天下治亂略不經意者或從而難之狠曰盡其在我而已是以行義達道的人却說隱居求志的話冐周流

之跡而懷誰與易之之心所謂盡其在我者固如是耶此又沮溺之罪人也

孔子以一貫授曾子而曾子果傳之子思以及孟氏楊龜山見程明道而歸目送之曰吾道南矣龜山果傳之羅豫章豫章傳之李延平至於朱子日益光大方是命世眼目

楊龜山先生謂毛富陽云士人如張孝伯眞可謂恬於進取者因說張孝伯好曰愿人也然終無使他處若據此人天資直是美惜其少學耳問孝伯樂正子之流否曰非也彼已無進爲撫世之意若樂正子將爲政於魯孟子聞之爲之喜而不寐孟子不徒喜也蓋望其能有爲也如孝伯恐不足以當人望只是一箇愿愨可尚耳問愿與善人如此其異乎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豈愿者之事因又問九德曰愿而恭蓋愿必濟以恭然

後能成德也然愿者自應恭謹何謂相濟曰愿者自為之人耳如孟子所謂責難於君愿做不得責難於君愿特貌恭而已愚按三代而下只是鄉愿一班人名利兼收便宜受用雖不犯手弑君弑父而自爲忒重實埋下弑君弑父種子仲尼惡鄉愿正與作春秋意同孟子好辨章在陳章提出兩个服目真有大功於萬世

或謂荆公晚年詩多譏誚神宗做儘得謗訕宗廟楊龜山曰君子作事只是一个道理不成荆公之徒箋註人詩文陷人以謗訕宗廟之罪吾輩也便學他如此只是相把持正理何在如元祐臣寮章疏論事今乃以為謗訕此理尤非使君子得志須當理會今分明令反謂他門亦嘗謗訕不惟效尤兼使元祐賢人愈出脫不得濟甚事此等議論真是天地經象

龜山常問林志寧去至道無難惟嫌揀擇是否曰是曰若爾公何不殺人放火志寧無語此亦近來談無善無惡者一斷案也

韓持國曰道無真假程伯子曰既無真則是假耳既無假則是真矣真假皆無尚何有乎此最勘透無善無惡本病李見翁曰無善無惡既均則作善作惡亦等此最勘透無善無惡

末病本病只是一个空字末病只是一箇混字故始也見謂無一之可有究也且無一不可有始也等善於惡究也且混惡於善囿其指直駕孟子之性善而上之極其弊乃更甚于荀卿之性惡其至善也乃其所以為至惡也

朱子曰海內[illegible]之弊只有兩端江西頓悟永嘉事功若不竭力明辨此道無由得明夫頓

悟二字便是空字的入門事功二字便是混字的出路太史公謂申韓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愚亦謂頓悟事功皆原於無善無惡之意而無善無惡深遠矣

周子言無極而太極朱子解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其說精矣乃象山陸子既專駁無極二字近時說者又專擡無極二字却將太極放在一邊不知於周子之指何如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便是防頓悟一門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便是防功利一門

莊生稱孔子見老子退而贊之曰猶龍然以德報怨實道德經爲無爲章語而孔子不取其說則莊生之誣可知矣

張南軒與朱子書曰鄭自明直言亦不易容受其直固是可喜事但未見用其言而自明兩遷矣在言者亦須更審顧也又荅呂東萊曰所謂辭氣務令平和然實處不可回互此語盡之矣頃見相識間有好爲調護審細之論退而察之其實畏怯名曰憂國恐只是爲身耳蓋直前妄發固爲不是然於所當然而不然又別爲之說恐終不免爲姦而已矣此兩種議論往往有墮入箇中而不自覺者特爲拈出

易離九三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歌謂樂生者也嗟謂憂生者也言人情憂樂只在軀殼上起念不如此則如彼不知人生世間如日昃之離有幾多時節何爲靠這裏尋箇憂樂凶之道也故聖人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是眞能憂樂者

也

朱子嘗問李延平曰予欲無言明道龜山皆云此語爲門人而發熹恐此句從聖人前後際斷使言語不着處不知不覺地流出來非爲門人發也子貢聞之而未喻故有疑問到後來自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方是契此旨趣顔曾則不待疑問若子貢以下又不知所疑也

荅曰此一段說甚佳但云前後際斷使言語不着處不知不覺地流出來恐不消如此說只玩夫子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數語便見氣味深長則予欲無言可知指歸矣由此觀之朱子熟會談禪得李延平一撥便肯猛然割舍非大勇不能也

讀周子太極圖說通書李延平荅問錄雖文質大小不同同是一團元氣其醞釀出程朱非易易也近來吳康齋之於胡敬齋陳白沙亦然

朱子以堯舜傳賢爲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說得甚實了此便知下學上達之義

上不從玄妙門討入路下不從方便門討出路

朱子平心巨眼眞未易及如明道先生最所尊信然定性書識仁說却不將來與太極圖說西銘一例表章此便是裁成輔相手段

陳龍川上宋孝宗書曰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痒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讐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蓋明詆朱子所謂平生所學惟此四字之語也及其論孟子則曰周道衰而王澤竭利害興而人心動計較作於中思慮營於外其始將計其便安而

其終至於爭奪誅殺毒流四海而未已孟子生於是時憫天下之至此極謂其流不可勝救惟人心一正則各循其本而天下定矣況其勢已窮而將變變而通之何啻反掌之易孟子知其理之甚速而時君方以爲迂吾是以知非斯道之難行而人心之難正也何一人之口判若兩舌彼其論孟子者乃民之秉彝而其告孝宗者則詭遇獲禽之智耳始吾以龍川識卽未純亦磊落不羈士也今觀其論議反復如此則磊落不羈要難爲龍川許也

曾子所謂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言人生一息尙存一息是戰戰兢兢一息是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更放不得手歇不得足也卽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之義舊說云免於毀傷語意頗緩

武語王龍溪曰陽明夫子嘗以好名好貨好色爲三大欲反之於心覺得貨色之欲猶易勘破名之爲欲其幾甚微其爲害更大一切假借包藏種種欺妄未有不從名根而生者也其言似矣然以余所見世之談不好名者往往墮入貨色關裏是則此三字乃好貨好色之引子耳余未知其害之孰大孰小勘之孰難而孰易也

馮道云吾三入相每不如前以權任親故知之初入能用至丞郎再入能用至遺補三入不過州縣是宰輔之權日輕也客有舉此以謂余者曰宰輔權輕爾爾道猶反顏喪節易四朝事十君割舍不下假令權重當如何余爲之三歎

讀書鏡曰漢高不殺秦子嬰史稱其寬仁大度然畢竟有敗露處項氏已沒項伯以下賜姓

劉又今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嘗爲項籍將屬漢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却是露出本色也我　太祖方元主殂胡至羣臣皆賀謂侍御史劉炳曰爾本元臣今日之捷爾不當賀因命禮部榜示凡北方捷至嘗仕元者不許稱賀我　太祖常躬祭歷代帝王廟至漢高像前曰我與公皆以布衣起得天下公是好漢子命再加一爵議者謂

漢高與　太祖略相類余謂無論他事即以前二事竝觀之漢高豈能及得我　太祖來然則我　朝泰運要未可量也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蓋暴行之興往往始於邪說所謂飾詩書文奸言留心世道者不容毫髮放過也昔楊龜山爲祭酒上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皇帝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廷然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啓之也謹按安石昔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一二事明之昔神宗皇帝稱美漢文罷露臺之費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也夫堯舜茅茨土階其稱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者必非堯舜之道後王黼以三公領應奉司號爲享上實安石自奉之說

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之末章則曰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按此章止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無後艱耳而安石獨爲此說後蔡京輩爭以奢僭相高輕費妄用窮極淫侈實安石此說有以倡之也其害豈不甚哉乞正其學術之繆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胡康侯作龜山志銘備載其說五峯疑爲迂

澗康侯曰此是取王氏心肝底劊子手段何可不書書之則王氏心肝懸在肉案上人人見得而詖淫邪遁之辭皆破矣余每讀至此毛骨竦然嗟乎今天下詖淫邪遁之辭爲不少矣安得如楊胡兩先生者取其心肝懸之肉案上也

朝聞道夕死可矣正與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意同原是一句朴實話頭近來談者將朝聞解作知生夕死解作不朽夫道固即生人之理聞道而死固有不朽之理然使聖人說个朝知生夕不死矣便涉怪誕若要說此道理寧可另以己意發揮不得牽聖人以從己俾六經孔孟盡改頭換面做出一般惡模樣也

王塘南三益軒會語曰心意知物皆無善無惡此語殊未穩學者依憑此語如服毒藥未有

不殺人者也可謂深切著明矣乃白鷺洲會語又云性無善無不善告子此言未嘗不是但其認知覺運動爲性未免是錯若論吾人性體非特無不善定是無善且如太空中疾風暴雨固不常有即景星慶雲亦自不留若有善有不善即非性之本體矣似仍背却夫知覺運動之性說不得無善無惡如何仁義禮智之性倒說得無善無惡且善原是大虛本體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也以景星慶雲爲善相去何啻千里

或謂未發以前不容說此處亦無氣象亦難以言語形容宋儒說看未發以前氣象不能無弊如何曰這話頭穆穆淵淵渾是一團元氣深體味之有無限妙處若更吹毛求疵便似說夢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只爲

化醇化生惹出許多事所以釋氏勘破這關捩子劈頭從夫婦絕起正要得生生路斷還歸混沌耳

吾儒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釋氏之道斷根於夫婦及其至也混沌天地

自三代以後其爲中國財用之蠹者莫甚於佛老莫甚於黃河一則以有用之金塗無用之像一則以有限之財塡無限之壑此所謂殺

機也

釋氏要得混沌亦是有激而然蓋見得自天地資始資生以來相殘相賊日甚一日所以直要向咽喉下下此一刀耳胡敬齋曰聖人有憂世心無忿世心是知釋氏殆忿世而過焉者也

無夫無婦此釋氏權法無善無惡此釋氏本法蓋夫婦之根雖絕而善惡之根未絕畢竟天地間尚有自消自長之物卽混沌亦暫時事耳惟將善惡直截抹殺消長機關方才斷滅方成個大混沌去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游定夫問陰陽不測之謂神程子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的問有學者終日聽話忽請問曰如何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陸子曰吾友是泥然問老夫却不是

泛然荅三轉語大畧相似而氣象逈別讀者須要識取

或問昔人謂子貢晚年進德如謂仲尼日月等語眞是尊信孔子到至處羅近溪曰此是子貢到老不信孔子處孔子一生之學只是求仁只是行恕一時巳將天下萬世都貫徹了子貢不知且追恨夫子未得邦家如何爲進德果若是說非但子貢不信孔子如以周公

不夢爲吾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爲吾已運孔子亦不信自家也豈知孔子一生精神只要得邦家故一則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一則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蓋使孔子得邦家詩書原可刪周易原可贊禮樂原可定而春秋可以無作天下萬世一齊俱了不得邦家畢竟庭却見在放過許多亂臣賊子所謂我欲託之空言不如

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故說孔子賢於堯舜此意又當別論若得邦家三字正點着孔子心事未容輕議也

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發與未發就喜怒哀樂說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何言發未發也程子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言人分上事若論道則萬物皆具更不說感與未感最爲的當

陸象山曰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慙德湯到這裡却生一疑此湯之過也乍讀來是警語細叅來是險語

或問陸象山先生喻義喻利講章不過敷衍程子科舉奪志之說耳乃朱夫子一則曰某不曾說到這裡一則曰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一則曰說得這義利分明是說得好何其深嘉而樂與之至也曰此朱夫子接引象山

最眞切處也蓋象山平生說得極高妙且言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渠看分別義利還是第二看病痛不小令却剖判得如此分明朱子所以竭力接引他日又曰子思以來教人之法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而某却是道問學上多了所以爲彼學者持守可觀而看道理全不仔細熹自覺于義理上不亂說却于要緊事

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不墮一邊耳詞煩而不雜可謂良工心獨苦矣象山乃曰朱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然吾以爲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何距人於千里之外也

胡敬齋曰三代以下之君漢高祖天資最高惜乎無眞儒輔相若得眞儒輔相三代可復邪時秦法苛虐不可因戰國又無治天下之法

可傳若有眞儒舉先王之法高祖必肯依從愚以爲未然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漢高分矣一語此根巳自斷絕而謂其能舉先王之法誤也

楊龜山曰蔡邕謂朱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觀其立朝論議有足稱者然乃從梁冀之辟何也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以穆之賢而主梁冀烏在其爲貞孤哉然邕之從董卓無異於梁冀宜其不以朱穆爲過也此言最正要之穆眞所謂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者蓋與龜山應蔡京之薦同而擬於蔡邕失倫甚矣大抵論君子不可刻論小人不可恕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又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必如是方不埋藏君子方不出脫小人乃萬古不易之斷案也

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正巳也巳不正而有言不信矣管仲將死與桓公論豎刁曰其身之不愛安能愛君論易牙曰其子之不愛安能愛君論衛公子開方曰其親之不愛安能愛君以爲非人情不可近也桓公不能屏也而三子者卒亂齊國夫仲不愛子糾而愛桓公宜其有言不信也

戰國時佛法未入中國然咸丘蒙所稱語云盛

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其胚胎暗合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八字明白後其君却道君不得而臣明白遺其親却道父不得而子其地步直據忠臣孝子之上而其流禍更出亂臣賊子之上矣告子論性意亦如此自家不為仁義却道仁義戕賊人性所謂率天下而禍仁義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道仁

義是三才窠傍率天下而禍仁義便率天下而禍君父此成丘蒙之說所自來也率天下而禍仁義便率天下而禍天地此惟吾獨尊之說所自來也

楊氏為我是君不得而臣一項故曰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父不得而子一項故曰無父也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金仁山曰注疏治亂曰亂諸書解亂字因之其失久矣按古文尚書德惟亂否德亂亂古治字從爪從系從乚取以手理系而有條理也𤔔字加乚為亂與亂字相似書家以𤔔為治其加乚者為煩亂與古文不合今宜正之此說亦自可通然武王說个亂臣關係頗大蓋重慨其不得遊於唐虞之揖讓而不免踵成湯之征誅也觀其言曰予湯有光明謂於堯舜有慙矣是知予有亂臣一語正與惟有慙德同一血脉不容將

字義強解晦却武王心事也

老子曰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聖人則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老子曰報怨以德聖人則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老子曰知我者希則我貴聖人則曰人不知而不慍聖人何等自然老子却費了許多手脚

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乎註云道之顯者謂

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詞也似未必然蓋孔子因說文王遂將文字遞下此風行水上自然成文妙處若曰謙詞則當時文王之謚豈周之臣子代爲文王謙耶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加一言字極有意蓋是時疾且亟矣氣息奄奄而其聲響尚琅琅可聽畧無昏憒之態正曾子得力處

也只這一言字令百世而下讀之當日精神意象宛在目前記者真可謂善形容矣

子疾病子路請禱註曰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初不請於病者也夫此禮子路寧有不知而且請之者蓋即關事鬼神意也及夫子曰有諸而子路曰有之夫亦不與他辨个有無但曰某之禱久矣只此一句見得某之禱無假於子路之禱又見得子路之禱無妨於某之禱旣不失却自己平日素心又不失却子路當日誠意何等渾融何等含蓄聖人之言眞天理人情之至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至今夫子之廟果遍天下論語曰顏淵季路侍顏淵少於季路而記者先之尚德也至今顏淵果配享文廟一時評次遂爲萬世公案若合左券然不是太極作得主定何一毫不爽如此

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要是實理實事非虛語也

陶淵明詩曰死去何所知稱心固爲好曰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又曰與其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杯酒儘力消殺這名字然畢竟隔靴搔癢透不到本處至曰立善常所欣誰當爲汝譽方是徹底公案蓋凡人好名只好人譽他要之譽我之人不能常在更從何處覓

譽耶真可付諸啞然一笑也
見羅先生所判經世四局誠具千古隻眼但堯舜湯武孔子中間似不容插入箇管仲其惟文王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所存者堯舜其君之心也弓矢之賜得專征伐如戡黎遏密之師一怒而安天下所行者湯武救民之事也此正合揖遜征誅并為一格而不顯其迹者人臣居亂世事暗主任方伯

連帥之責其局面自當如此故夫文王之局變而為管仲堯舜之局變而為子之子噲湯武之局變而為篡逆孔子之局變而為假道學實人心淑慝之關世道升降之界也
余續讀書樂為三樂吟舉似高存之曰人生家常茶飯大要爾爾但恐吃向脊皮上過不肯打從肚裏去耳存之還教云此個意思如何打從肚裏去更下一語余曰肚裏是自家肚裏脊皮是自家脊皮自家饑飽自家知教人如何下語然且說看程子曰別人吃飯從脊皮上過我吃飯從肚裏去弟語本此這兩句剖判古今學術人心界限極是分明畧推其槩中庸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孟子曰饑者甘食渴者甘飲此從脊皮過者也易曰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孔子蔬食飲水樂在其中顏子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此從肚裏

去者也齊人饜足于墦間妻妾相泣于中庭此從脊皮上過者也行道之人弗受蹴爾之與乞人弗屑蹴爾之與此從肚裏去者也諺云只要自家肚裏飽那管他人肚裏饑此從脊皮上過者也禹思天下有饑者由已饑之此從肚裏去者也又有不從脊皮過不從肚裏去只向眉目上轉者謝上蔡所謂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吃蔬食菜羹便向屋裏坐者也

又有過孔顏便說疏水簞瓢遇何曾便說日食萬錢者孟子所謂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是也古今學術人心之變槩可觀矣

倭奴侵掠朝鮮横甚適錢起莘過訪談及余曰此等事我輩亦須料理一番起莘曰我已無意於用世矣余曰不要這様說且道我輩做了進士又不吃進士苦做了百姓又不吃百姓苦是誰恩德皆靠我 聖天子福蔭也若下焉者只飽食煖衣做个人類中禽獸上焉者只咿唔呫嗶做个簡編中蠹魚成甚麼學問旣爲 國家臣子須將 國家事料理纔然我不用世舉我所知以待用世者採擇亦不爲無以報國也起莘首肯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大段說得費力易曰麗澤兑君子以朋友講習平鋪放著分明畫出箇樂字

或問先儒說鄉愿是个無見識的好人然否曰孔子以爲德之賊賊字大利害若如所論一則恕了他一則小了他恐未盡

中庸曰今夫天斯昭昭之多這昭昭之多正點爲物不二之實體與仙家所云靈丹一粒相似非指其一處而言也

十干以庚次巳庚者革也易革之彖曰巳日乃孚言孚於未革之先象曰未占有孚是也傳謂變其故人未能遽信必巳日然後信此商鞅之徒所云民可與樂成難慮始者非王道也

洗心藏密脩辭立誠

小辨齋偶存卷四　說義

無錫顧允成著

否卦億

易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初六

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天泰之盛也有人焉力能反而爲否此非淺淺小人也其初蓋亦明目張膽呼朋引類居然以忠君愛國自負貞與君子同心同德一般故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以其尚出於正故以爲吉亨也到得後來向用稍久深情厚貌巧伺君子當此之際在小人尚有所忌憚雖爲小人之吉在君子不無所濡滯已爲大人之否能於吉之中識否之幾而不爲所亂乃亨道也故曰大人

否亨不亂羣也設恃其吉而忘其否爲羣所亂彼且意得志滿醜態畢露所謂不仁而在高位播其惡於衆者也故曰包羞位不當也小人而至於包羞否既成矣爲君子者度人力難施天命可俟率其疇類離去福祿以待天下之清此獨行其志者也故曰有命無咎志行也然天人一理今將志與命分作兩樣只算得个高尚的人算不得大人之事若是大人拿定致中和天

地位萬物育機緘務要以巳之志囘天之命休養生息栽培那氣化起來則雖當大徃之日而默種大來之根故曰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於苞桑蓋惟大人遇此時節才有此作用所謂位正當也又有一等人見天下之否不能休養過爲憤激起而傾之掃除欝塞重闢乾坤其始似逆其終却順故曰傾否先否後喜那傾否否字指時而言先否否字指傾否者而言象曰否

終則傾何可長也謂其不可以爲訓究竟輸休否一着也　否初六尚是君子的世界故曰吉六二是君子小人相持的世界故曰吉曰否六三純是小人的世界故曰羞小人而不得志則就他身上看亦自爲吉非特君子之亨也小人而得志則就他身上看亦自可羞非特君子之否也然則君子固當反否而爲亨小人亦何樂於含吉而取羞哉　九四之離祉以否運而行

否志安命者也伯夷太公之避紂長沮桀溺之耦耕是也上九之傾否以否運而行否事革命者也湯武之放伐孟子之欲王是也九五之休否以否運而行泰道造命者也文王之事殷孔子之尊周是也蓋四剛而不及上剛而過五剛而得中也故五言大人而四上不言也然四言疇而上不言何也四守常易循可以類拘上達變難不可以類拘也夫上既不可以類拘又何

以不言大也道之大也在非難非易之間所謂中庸不可能也上獨爲其難是以不得爲大也　九四之疇離祉即大象所謂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者也又象以休否爲大人而大象獨拈九四何也大人之事未易幾及若以養亂而託之於休否爲禍滋大故天下有道丘不與易聖人濟世之苦心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守身之常法學者所當深玩也

齊景公有馬章

人之生也不是漫然而生其死也不是漫然而死須有物在先輩云生時一物帶不來此物却原自帶來死時一物帶不去此物却要完完全全還他去極道得好人若不在這裡注定眼睛劄定脚跟何處有出頭日子試看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亦與駟馬之骨俱朽耳那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

之連首陽聲價增高了許多一則生前這等熱鬧死後這等冷靜一則生前這等冷靜死後這等熱鬧仔細思想人活的時節少死的時節多那齊景公畢竟熱鬧時節少冷靜時節多那伯夷叔齊畢竟冷靜時節少熱鬧時節多君子不以一時之生易萬世之生任他活活的齊景公千千萬萬摩肩擦背不把死伯夷叔齊換與他也如此勸來勸去生死路頭端的了了只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景公之富明白是一條死路反認做生路夷齊之貧明白是一條生路反認做死路甘心飽殺不肯餓生顛倒迷惑良可怪也

再叅這章書不過三十二字而意味層疊宛轉動人景公以千駟顯侯不能延譽於當年夷齊以首陽餓夫乃能流芳於異代匹夫匹婦之口果不可以權力爭也此一義也景公無得而稱

死而死矣夷齊到今稱之其精神往來直與日月爭光凜凜如生不可謂之死也此一義也稚子弄影不知為影所弄狂犬逐塊不知為塊所逐齊景有馬千駟不知千駟之有齊景一生任其馳驅而莫能止到底與自家身已沒些兒受用渾不如夷齊獨寐寤言獨寐寤歌獨寐寤宿有無限安閒自在此一義也勢利之毒中人膏肓到這裡臣便不認得箇君子便不認得箇父

弟便不認得箇兄齊景李莊公之弒因以為利吃了若干驚恐夷齊棄國如屣相携而逃首陽山下清風明月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果拚得一餓安往而不得首陽哉此一義也論夷齊存日不但無能與景公齒即那千駟之馬靠着景公齒之者有罰蹴其芻者有罰狐假虎威夷齊亦須讓出一頭地及其死也則景公翻以有馬輕而夷齊翻以無馬重矣此一義也死者人之所

不免景公枉了為景公夷齊落得做夷齊此一義也聲聞過情君子所耻後世不稱君子所疾或者借言君子之所耻甘蹈君子之所疾其流生禍也滋甚聖人一則曰民無得而稱焉一則曰民到于今稱之抹撥好名之嫌廣厲為善之路此一義也

君子素位章

人生而有身身之所處即為位是位也原自平平淡淡原自乾乾淨淨此赤子落地的本色亦便是日用往來的實履所謂一人自有一方天乃吾之素也只緣形生神發以後物誘日多一日智識日增一日反嫌本色平淡却向外面粉飾粧點連自己身子亦不認得沒處安頓矣夫人止有箇身自己身子且不認得沒處安頓終

日在百鬧場中搽眉畫臉另換一般面目溷來溷去豈不可惜所謂君子者只是素位而行不願乎外而已裡面不曾減了些子何入而不自得外面不曾添了些子何緣怨箇天尤箇人君子之素位而行不願乎外如此自小人看君子見他貧賤也不辭夷狄也不辭患難也不辭在下位也不辭却似做箇難題目自家只圖富貴一邊只圖在上位一邊却似做箇容易題目不

知難易不在外面討只在裡面討以我處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等項則易要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等項來處我則難故君子居易以俟命恰是難題目作容易做小人行險以徼倖却是容易題目作難做此認得自己不認得自己之分也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就是素位而行不顧乎外的印證也夫身一而已反者反此者也正者正此者也得者得此者也

然論其節次須反而後正正而後得淺深生熟亦須有辨若不下反身正巳的工夫驟而語自得境界是假托於素位而實爲願乎其外者巢穴也誠不可不慎也

顏淵問仁章

周子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要知此章請問其目正是發聖人之蘊處蓋克巳復禮原是一句大綱領說話有一等人認道綱領既得手條目上不消擬議者此沉空守寂的門戶也有一等人認道綱領既得手條目上不妨出入者此放鬆托大的門戶也不知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何處可

容揀擇綱領上得手條目上必不放手條目上放手綱領上必不得手故顏子請問其目聖人却從視聽言動上一一指點正爲這兩等人立一公案悟須實悟修須實修內外夾持不得絲毫丕作不得絲毫躲閃所謂教萬世於無窮者也

朱子曰熹記頃年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尹元靖伊川先生易傳何處最切要尹云體用一原顯

微無間此最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處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仔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余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全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這段議論正與顏子請問其目同一血脉若不在此中參透儘他說得天花亂墜非偏即邪也

管仲非仁章

子貢以管仲爲非仁孔子亦以爲非仁相桓節緊項又相之句來豈若節緊項不能死句來意原相同但子貢說得直截孔子就將子貢的話頭感嘆一番倍自宛激耳子貢說桓公殺公子糾管仲不能死又相之非仁者所爲孔子便道果然可惜那管仲他相桓公一匡天下是恁麽樣功業至今那箇人不知道他畢竟當初欠了一死筭不得事豈若那召忽守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溝瀆不求人知不失却匹夫匹婦的本色也豈若猶喭云那裡如得也他日與子貢論士寧取硜硜之小人而不取今之從政意亦如此今之從政近時說者謂指管仲一輩人若曾三家之屬不應子貢問及是也

管仲一匡天下召忽一匡自已管仲救得人被髮左衽召忽救得自家被髮左衽程子曰不有

躬無攸利不立巳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以天地萬物撓巳巳立後自能了得天地萬物如召忽之死留下三綱五常與當時後世做榜樣便是了得天地萬物也

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這一句形容志士仁人殺身成仁心事如畫要看得活下箇自字正與莫知相應大凡人要死節而先使人知之死必不果古來此樣人甚多惟從方寸間直截果斷獨往獨來傍人一毫覷他不破斯真能死節者也說箇溝瀆正與大庭廣衆對言其無惰行於冥冥乃愼獨嫡血脉也

上章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正與此章同意如其仁即何如其知的口氣也今只將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三句貼在如其仁上諷咏一過便自了然矣

書部

無錫顧允成著

上座師許相國

允不肖猥附門墻之末往以狂戇濫叨　恩譴
自分沒齒亦所甘心不意　聖明旋賜錄用尋
以母老多病懇　奏乞休不蒙俞允念非閣下
委曲玉成望不及此柰允罪惡深重禍延先慈
奄忽背棄痛苦摧裂不堪爲人益不敢復有當

世之想矣惟是允於弟子中辱閣下知遇最隆
者泯泯默默無所獻其芹曝慙負閣下究何以
自贖也是以不揆僭有關說閣下試垂聽焉竊
惟治道萬端未易悉數總其大要不越閣下所
謂紀綱風俗二科而已閣下憤發於薛進士之
觸事陳言至以貢舉非人自劾且欲　皇上勑
下九卿科道各陳紀綱何爲而正風俗何爲而
淳允以爲無庸謀之九卿科道也朱子有言四
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
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人各循其理而莫
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
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紀綱辨
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
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
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
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
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已於上而照臨之是以

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
刑而萬事之統無所缺也綱紀既振則天下之
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
不待黜陟刑賞一一加於其身而禮義之風廉
恥之俗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
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
下之俗遂至於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

惟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爲務一有端言正色
於其間則羣譏衆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
已此其形勢如將傾之屋輪奐丹雘雖未覺其
有變於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爛而不可
復支持矣由此觀之紀綱之正風俗之淳不在
於以勢相脅在於以道相成不在於使人不敢
言在於使人無可言耳使人無可言所謂如其
善而莫之違不亦善乎者也使人不敢言所謂

如不善而莫之違不幾乎一言而喪邦者也故
吁咈盈朝道人猶路上忘其貴下忘其賤不妨
爲大順之世誹謗者族偶語者弃市上以貴倖
下以賤屈不免爲大逆之世前事之不忘後事
之師也方今　朝廷之上　人主果大公而至
正乎宰執果秉持而不失乎臺諫果補察而無
私乎果賢者上而不肖者下乎果功者賞而罪
者罰乎果知有善之可慕不善之可羞乎草茅

之夫固有所不能許也請舉其略夫吏科都給
事臺諫之長也其任用自　人主其引拔自宰
執海內瞻仰胡容以匪人忝也乃以陳海寧者
彼何人斯褻日王夷陵之門四先生之一耳三
先生皆已鼠竄而一先生獨爾鴟張自云顏面
忝其簧口　聖天子在上賢輔相在列惡用此
爲乞覽彼言路一疏又大可異彼悍然以言路
自任而謂出於臺省爲蕩蕩平平不出於臺省

爲傍蹊曲徑不知言路者天下之公非臺省之
私也出於公即蕩蕩平平出於私即傍蹊曲徑
陳三謨曾士楚輩曷嘗不臺不省不言竟以爲
何如也其以今日爲臺諫者上自乘輿下及宰
執內從旃廈外迨閭閻近由警蹕遠至邊檄何
事不得言言路不可謂塞雖一學究得上書一
市井廝奴得擊鼓而訟言路不可謂塞即一二
蹈尾披鱗誤攖　聖怒相率營救舉得畢其忌

諱之言言路不可謂塞其説美矣然言者如李
君懋檜劉君志選高君桂饒君仲等何不聞其
相率營救也豈惟不救或攘臂而助之攻矣允
嘗怪而思其故始知李劉高饒之屬皆攖宰執
之怒犯臺諫之忌諱者也其有攻無救豈曰無
謂間有一二上攖 聖怒相率營救亦誠有之
是乃杜欽谷永附外戚而專攻上身之故智其
上書擊鼓之云又無能爲宰執臺諫之重輕者

耳以此而遂謂言路不塞雖張居正時此路固
未嘗塞也何謂壬午以前爲諱言壬午以後爲
輕言也且 皇上眞可以堯舜者也特以血氣
方壯好惡靡常宰執臺諫果以宗社安危爲慮
正當自責自修集思廣益積其誠意感動上心
今乃外戰天下之公論内戰 皇上之私恩本
旣不足取信矣而憸壬者流仍投間抵隙百方
媒孽即宰執大臣謂小臣議已者曰爾以賤妨

貴以小加大也則莫尊于 皇上將亦謂臣下
議已者曰爾以賤妨貴以小加大也何以應之
即言者得罪於 皇上而臺諫爲之營救也又
將曰爾不許人議宰執大臣胡獨許人議我何
以應之無怪乎其齟齬杌桯屢言而屢不效也
其以近時行險僥倖之徒託身言路功名富貴
操左券而收以故躁妄者爭趨頑鈍者爭附又
謂舉世輕言彼蓋有所重一手握名一手握爵

祿耳以允釋褐後近時所覩記如前所稱李劉
高饒而外其建言者又不過黃君道瞻盧君洪
春王君德新及今薛君敷教耳以庶官之夥三
四年之遥僅僅幾人而止何名爭趨何名爭附
何名舉世輕言也以庶官之夥三四年之遥而
行險僥倖者躁妄者頑鈍者一手握名一手握
爵祿者僅僅幾人而止則其他皆居易俟命不
躁妄不頑鈍一手握實一手握道德者也化行

習矣於斯爲盛當以爲慶而不當以爲憂也其以建言爲釣名爲掩過爲躐位爲取捷徑夫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是非有眞名亦何易釣過亦何易掩也即如彼附曾王反罵曾王天下終不信其非權門之客也受餽遺又請禁餽遺天下終不信其非壟斷之夫也至於躐位捷徑之說則往時建言名公信有一二如其所議者要亦晩節不終抑一節自喜者耳設守其

故吾矯矯不變則進退維谷坎坷萬狀吾未見其位之躐徑之捷也柰何因噎而廢食懲羹而吹齏也信若彼言必使天下盡效彼無違夫子以順爲正京堂實職操右契而收乃爲不躐位不捷徑耶且近時建言者每每有觸而云非無上事而喟然嘆也倘臨江父老罪無可矜則道瞻不言倘　皇上不以晏安廢郊祀則洪春不言倘何尚書不以巳私傾辛都憲則德新等不言倘邵給事不請申出位之禁則懋檜等不言倘戊子順天科場毫無弊竇則桂等不言倘耶都憲不以一揭帖故黎王御史則敷教不言何得詬建言者不啓蟄而雷鳴不嚮晨而雞號也且君臣公義也師弟子私情也近世士大夫每每知有師弟不知有君臣黨與成於下　主勢孤於上有識寒心何得詬建言者爲弟子嗤其師而不顧也彼何不清夜思之所受者誰之爵

所食者誰之祿所師者誰之命而瞞心昧巳爲此語也其以今日時異勢殊既無嚴嵩張居正之威福又無鄢趙曾王諸人之阿比何得有楊繼盛艾穆鄒元標之慷慨夫今日無嚴張即有舜禹無鄢趙曾王即有皐夔益稷縱彼極頌功德不過以爲堯舜之世止矣允考堯舜之世克艱不輟誨慢游不輟規賛襄不輟風損益不輟警其亦何嘗不慷慨也但其時上以好問好察

爲常下以端言正色爲常故有慷慨之實而無
其名耳豈如彼狃于陳三謨曾士楚之從容便
以慷慨爲奇而謂堯舜之世無得有是也且大
臣名爲國老齒高矣位尊矣故近時慣以少年
新進狎天下士彼何人斯輙瀾翻遺唾曰少年
曰新進倨傲無禮爾爾卽如嚴張鄢趙曾王豈
非當日之所謂老成如楊如艾如鄒豈非當日
之所謂少年新進也由今觀之竟何如哉且數

教之疏不甘言路諸君爲大臣妾婦也彼自號
職掌言路反甘爲妾婦而不辭何無耻之甚也
竊詳彼疏雖若以言路歸臺省實則以言路歸
宰執假令今時有一人焉不上宰執之路度彼
又將蕩平宰執傍曲臺省矣亦足羞也且彼乞
墦丐子反復趨附以苟饜足自其常態宰執大
臣富貴已極豈有未饜足若爲彼曹所弄徒以
益人之富貴而損已之名實哉蓋孔子告顏淵

爲邦深嚴佞人之戒彼以方今第一佞人首置
天垣九卿科道咸若彼曹賢否何辨功罪何核
善者何慕不善者何羞朝廷之上所爲紀綱風
俗已掃地盡矣更何以令天下閣下欲爲根本
之圖講挽回之術寧有急於此者允竊觀　皇
上寬柔有容愛憎用舍頗無固我如同一以冐
籍事去然有不四年而陞祭酒不四年而陞光
祿少卿者不爲禁也同一以諫　冊封貴妃事

去然有不三年而陞光祿丞者不爲禁也他如
蔡君時與姜君應麟孫君如法同事而異處者
將其左右用事之人借以立威福神不測預爲
已地非必　皇上意也若　皇上眞可爲堯舜
者也太師申公雅號坦衷亦能藏垢如用魏君
允貞李君三才一事類人情所難克此以往足
用爲善特恐半塗而廢耳太保王公雅負蒼生
之望受知　皇上將大有爲第其才太高其見

太執信一已之無私而盡廢天下之公疑君子之非眞而不察小人之僞矯枉過正正且成枉長善救失端在閣下所願閣下和而不流中立不倚開以誠心啓以直道亟遠佞人務近莊士有諸巳而後求諸　君無諸巳而後非諸　君一切曠然與天下更始則　主德可回相業可廣人心可收紀綱風俗庶幾有瘳否則允未知所稅駕也允聞之君有爭臣父有爭子士有爭

友何獨於師而無爭弟故孔子大聖人也見南子則子路不悅欲往公山佛肹則子路不悅欲正名則子路以爲迂孔子雖偶一而斥亦時復自喜曰自吾得子路惡言不入於耳聖賢師弟之相與如此允不肖何敢望子路而不敢不以孔子事閣下懼以貢舉非人累閣下也有如閣下曰野哉允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則允也謹拜教矣唐突抵冒無所逃罪臨緘曷勝

惶悚之至

論童儒考事書

蓋今天下風俗頹敝極矣抑莫有甚於士習士習頹敝極矣抑莫有甚於始進　國制學使者按部則童儒雲集待比郡邑此始進第一步也今日之童儒學校諸生之所自出也今日之諸生公卿百執事之所自出也必其始也常有以養其凝靜澹泊之志然後其仕也能不先身而後君必其始也預有以消其欲速躁進之思然

後其仕也能不曲學以阿世以今而觀竟何如也居易俟命之學亡行險僥倖之機熟自其始進卽事干求貴者市勢富者市利惟其勢利一無足倚乃始付之無可柰何而卒莫禁其咄咄無聊之況嗟嗟當其囊螢映雪朝誦夕維雨日爲穿寸腸欲嘔則繩樞甕牖之子萬苦千辛終身竭蹶而不足當其登壠乞墦蠅營蟻附鴈行而列魚貫而升則膏粱紈袴之子轉盼拱手一朝坐掇而有餘靜言思之良可嘆也雖然求不求在下聽不聽在上下焉者業巳求之上遂因而聽之上焉者業巳聽之下愈因而求之泠面難施熱心易蔓相牽相引日甚一日跡不肖少時所覩聞覩之故老之所傳則既異矣跡不肖今日所覩聞覩之少時則又異矣嗟嗟揆牒自進非古也有識者憂其純任文詞蔑棄德行教化陵夷職此之由方議稍進而兼用兩漢孝廉

茂才之科更進而專用成周鄉舉里選之制敦本尚實還於古初柰何區區文詞復不以公法從事而以私情假借耶且仕官者卽位極師相豈不皆發跡於童儒童儒甫試之初豈不多發跡於貧賤此情此景戚戚動心柰何以假借爲也嗟嗟涓涓江河星星燎原既巳江河燎原矣又將若何妄意物極則反易窮則變今者正其時也不肖兄弟聞與同志語及輒相對扼腕不

勝杞人之憂恭遇台臺至公至明無虐無畏百
姓徧爲爾德多士樂且有儀竊喜拯溺救焚傾
否亨屯台臺真其人也伏願台臺惜 朝廷之
公典懲末俗之私情抑奔競之頽風恤孤寒之
隱痛鑑空衡平妍媸輕重聽其自取而廓然無
所與焉幸甚幸甚或曰世不乏賢其硜硜好脩
不屑干謁者葢時有之而童儒屢屢發憤露呈
以請當路亦稔知之矣何須爾嘵嘵爲也不肖

竊謂不然好脩者孑特自持或且見笑爲迂何
足以風其下陳言者形影自憐甚且鬼目爲戇
何足以動其上然則破百年靡靡之習快一時
顒顒之望非台臺不能也不肖是以仰體虛懷
俯竭愚慮台臺厎幾反復籌度斷以必行使江
南士子以請謁爲戒自常郡始使常郡士子以
請謁爲戒自台臺始使天下士子以請謁爲戒
自江南始使科場士子以請謁爲戒自童儒始
於以磨礪士習轉移世道其所裨益詎淺鮮哉

與華國博

楚侗先生兄素所私慕弟兄近閱譯異編見此老有紀夢一章謂天為斯道而生王荊石鳳洲二名世又為二王而生曇陽反復數百言大都夢中語也其不曉所謂且夫孔子夢周公彼其心乎經世也莊生夢蝴蝶彼其心乎出世也耿老之夢曇陽豈無所用其心哉程子曰夢寐卜所學之淺深今姑無論曇陽淡之一字為宗祖

陽明良知二字為子孫亦無論世味心易淡名襄愛好心難淡說玄說妙白日做夢試即此夢清夜思之則其淡不淡良不良易不易難不難可見而於學亦思過半矣願私以質於公毋笑痴人前不得說夢也何如何如何如

上耿中丞

蓋不肖自總角時從父老後耳門下名聲熟矣丙戌之歲不肖方僥倖一第而門下適貳刑曹友人薛子迎劉子以煥輩數數道門下奬掖後進盛意不肖感動肺腑思欲望見顏色以奉餘教顧念門下方為世嚮用若不肖末學小生無端游大人以成其名是不足以事門下而祇足以辱門下也以此屢發屢輟竟趦趄而不敢進

雖然門下萬物一體之仁不肖誠結於中心不以須臾離也終不可以當不肖之世而失門下偶因客問有及門下近事者不肖輙藉手介述補華君以請焉私衷誠願得門下一轉語不欲使先生抱不白之疑也夫門下之去海忠介未遠也鄒黄門章疏可覆視也居海公之位則懼死有鬼責味鄒公之言則懼生有人非如客所稱或亦門下他山之石乎皇恐唐突殊不宣次

客問

客有問於不肖曰南御史大夫楚侗耿公何人也不肖曰今之賢人也客曰何哉子所謂賢者不肖曰姑無竟其詳即近者救陳公有年徐公元泰周公繼三中丞參王御史藩臣詢謀僉同亦其槩也客曰此正余之重疑於公而不能釋者也不肖曰有是哉客之迂也奚其疑客曰治亂之大幾有二一曰人才一曰言路故雖言官

不得苛論正人惜人才也雖大臣不得脅持言官通言路也公之救三中丞則似其參御史之不投揭則非且以御史而苛論三中丞當世之所冤也以臺長而脅持衆御史當事之所欲也今將白當世之所冤而迹於逢當事之所欲庸

不肖曰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避嫌之有公言苟是猥以當事為嫌此下之見何足以窺公之廖廓也客曰不然聖人之不避嫌也以成其公公之不避嫌也以成其私昔我　太祖高皇帝雖寄言責於科道初不以言名官如古諫議拾遺之類仍許諸人直言無隱無得阻當無非所以防壅蔽之漸也故六部各官咸書其部勢若相屬尚不令屬官言事呈稟堂官頃歲創為此禁已浸失　高皇無得阻當初制矧御史分書其道原不屬於都察院此又　高皇專責言官之指尤不可以

呈稟為例也正德間閹瑾作威矯諭都察院左都御史劉宇御史凡有章奏必先呈稟仍令南京都察院一體遵行罪惡滔天不容於死公號為賢人寧不解此乃借口於三中丞而謀申勑閹瑾之故事恭方今將順當事之徒類不乏人未有若公之巧而文者如是而託於聖人之不避嫌乃邇來鄉愿道學詖淫邪遁之常談子柰何為其所欺也且子所稱三中丞誠賢其能有

加於剛峯海先生瑞乎王御史之論誠過其有甚於房御史寰之論海先生乎方足下輩合救海先生時公數數以爲小事不足言何獨以申救三中丞爲大事哉不肖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公居都察院之職言都察院之事自關大義不肖輩甫釋褐未沾一命便爾嘐嘐公以爲小不亦宜乎客曰不然公昔日之所譏非以職不在也今日之所言非以職在也蓋海先生之出也

屢疏譏切時政如云諸臣皆貪風俗中人如云禁餽遺懲貪墨此等事一首相一吏部行之足矣　皇上諄諄究竟不行何故此犯當事之忌者也三中丞雖賢有譽於下而無忤於上非當事之所忌也公之去彼取此意固有在非以職之故也假令以職之故余請有以詰之往張居正用事中丞勞堪承望風旨陷殺洪侍郎朝選其可憤可悲可爲痛哭可爲流涕十百千萬於

三中丞之被劾及居正敗伊子兢爲父頌冤上下其奏讞獄之日公適貳刑曹正宜執三尺之法幽雪貞冤明斬奸舌爲後車鑒乃舒尚書化龍堂議右堂陳公瓚副郎李君懋檜奮然吐其不平而公輙袖手冷視仍徐頌勞堪之冤以爲解何不忍於賢人之被劾而反忍於賢人之被殺也豈亦非其職乎且公爲臺長果欲振肅風紀凡御史言而不當並宜爲　皇上爭其否

即言而當亦宜爲　皇上爭其可故李中丞材賢聲素著一旦坐首虜詿誤　天子赫怒坐以大辟凡在人倫靡不震悼科道合詞申救　天子置不省也公竟怡然安之不爲爭也豈亦非其職乎禮部郎高桂刑部郎饒伸力陳去秋順天科場大壞主司欺罔諸賄託附離醜狀一以削秩一下錦衣衛打問除名爲民科道噤不吐氣更有攘臂而疾攻者公又怡然安之不爲爭

也豈亦非其職乎據公近疏稱引大明會典左右都御史職專糾刻辨宽枉提督各道及一應不公不法等事如李中丞之擬二部臣之貶黜宽枉乎不宽枉乎如考試官爲當事奴婢科道官爲當事爪牙公乎法乎不公不法乎會典出何會典乎公又稱投揭爲相沿舊規亦自知其非會典矣則王御史之不投揭有何可異乃

遽怒其弁髦已怒其易已之不足與議怒其謂已之職掌無與於糾劾而遂無顏立於臺臣之上乎且糾劾自公職掌公欲糾則糾欲劾則劾誰得而禁其與不與何關人事而以爲御史罪乎公又稱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如前云云公之不得其職不得其言從來已久公自任故有良心何以靦顏尸位至今不去乎豈投揭則得其職得其言不投

揭則不得乎若曰公惟愛惜仁賢耳非專爲不投揭也則方萬山之論罷陳中丞也一年於此矣王麟趾之論去徐中丞也又將一年於此矣公旣不能自安何以遷延歲月至今始發乎且藩臣未論周中丞之先公嘗再以疾乞休矣設廟堂果聽其去是終不能爲徐陳兩公申一喙也於心何遂能自安乎矧公於萬山則曰可原於麟趾則曰可原而獨厚詠於藩臣其情寧不

明甚矣哉嗟乎若三中丞者其亦幸而以不投揭之故見救於公也其亦不幸而以不投揭之故見救於公也余聞公官長安時有門生某某爲御史相率求教公第曰予欲無言御史退而詫曰果爾應饒爲之何煩指教傳者以爲笑談今日之舉要其故智而詭秘有加焉子柰何爲其所欺也昔鄒給事元標之薦公等數輩也有曰諸臣功成一簣無負臣知人之明諸臣自玷

晩節在臣不失爲過信之厚諸臣如自負何余每誦斯言未嘗不拊膺太息對食罷筯傷公之自負而服給事之先見也客氣彌猛詞彌厲不肖亦爲公耳逆因好謂客曰客言且止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不肖將序次其語質之耿公耿公必自有說請從容竟客之言

小辨齋偶存卷六　　　　書

無錫顧允成著

與鄒大澤銓部

讀學靜四解具見吾道之憂讀銓事十記具見世道之憂

又

弟幽居岑寂時共叔兄懸想足下弟閒中無事稍稍溫尋舊業料理學問邇來反覆體勘世道

人心愈趨愈下只被無善無惡四字作祟君子有所淬勵却以無字埋藏小人有所貪求却以無字出脫明道先生所謂直欲和這些秉彝消殺得盡然後以爲至道者正今日講學家所傳秘法眼也弟螳螂怒臂何堪車轍乃一腔隱衷良自憤悱狂語一通小見已志敢以呈上幸惟

教之

答羅布衣

昨承賜教諄諄眞是藥石之規捧誦之間不勝佩服至謂吾儕議論不當以同巳者爲是而不復察其非不當以異巳者爲非而不復取其是尤爲透的雖然僕亦有鄙見不敢不就正之足下謂孟子斷夷惠爲百世之師而隘與不恭又謂君子不由鄙管晏爲曾西不爲而不召稱管遊觀稱晏又謂其有足取以是見其朗日晴空毫無凝滯似也獨不曰距楊之無君墨之無父

斷斷乎甚之爲禽獸而略不假借乎更何害於孟氏之朗日晴空毫無凝滯也蓋異巳之中自有差別取是之中亦有差別不可不早辨也今有人於此且爲楊朱且爲墨翟乃欲于無父無之人而節取其有父有君之是正恐是未必取而反陷於非也豈不惑之甚哉足下又曰漢之爲東京之節義而炎祚巳促嬌之爲南衙之清流而善類竟殃分之爲洛蜀朔之三黨而紹聖之紛更遂起徃弊如斯昭然可鑒而今之儒者復蹈之此正今世道學内溺於富貴利達而外附于道德仁義者借此等口吻以便其私而禁錮爲善之路僕方欲痛哭流涕於其傍而足下柰何復爲此言且夫炎祚之促小人促之也善類之殃小人殃之也紹聖之紛更小人紛更之也今不歸罪於小人而反歸罪於君子是君子既不得志於當時之私人而仍不得志於

後世之公論爲小人者不惟愚弄其一時仍并後世而愚之也豈不與于小人之甚哉審如其言則將曰比干激而亡商龍逢激而亡夏孔子一矯而春秋遂流爲戰國孟子與蘇秦張儀分爲三黨而戰國遂吞於呂秦其亦何辭矣此說一行不至率天下而盡爲胡廣不巳也若僕則曰炎祚雖促而終有不與之俱促者善類雖殃而終有不與之俱殃者紹聖雖紛更而終有不

與之俱更者則諸君子一激一嬌一分之力也大抵世之儒者率以成敗論人物而不以是非論成敗故其言往往蹈此不意足下亦爲所亂僕於足下所稱同巳也僕亦何責乎以同巳者爲是而不復察其非哉幸卒教之

答友人論鯨閣

承諭心迹之說弟實未有知弟之所知者　天子孤立於上而背公死黨之風日引于下病在

膏肓恬不知怪可爲長太息耳丈以吳甡之論楚張與近時言者之論鯨張迹而比之願丈之無易由言也夫使今之柄臣事事欲反居正而舉朝扶同以除君側之所喜則其迹其心俱有可原也使今之柄臣事事欲庇居正而舉朝扶同以除居正之所仇則其迹巳非更何待推其心哉且本欲去鯨張者柄臣計也而馬御史故襲呵佛罵祖之機愚弄　聖明吁何其甚也丈一則曰盡其在我一則曰無以處之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至哉言乎抑弟不患丈之無處而患在我之難盡也夫盡其在我非可以虛辭借也必將正巳而不失獨立而不懼者也設丈在位偶値鯨張之事舉朝方如醉如癡爲柄臣頤使丈縱不當先爲逢而其長業巳持之丈即署名則忍於欺君即不署名則敢於逆相不知丈何以盡其在我也推此類具言之則所謂我者亦

大彰明較著而一切含糊籠罩之說自無安頓處矣弟一隅之見每每如此亦惟可闡於丈而巳丈曰吾輩且置之弟謂如弟輩可置丈輩恐竟不可置也幸再裁教

復李見羅先生

往元冲父母職述而南獲承手札備悉門下引掖後進盛意方念不及嗣候乃辱記存惘茲悲苦更蒙寵儀光賁慈靈哀感何巳不肖幼從叔

見之後稍欲有所請事每見世之談道者芻狗躬行野狐性命心竊疑之已而因元冲受門下大學古義已又因澄海唐瞻臺受石經大學反復再四始信學問原自正平而彷傍蹊徑者似不免有碍於大路也門下多難殷憂動心忍性其於知本一義當有益臻其妙者且文王居囚而易作箕子爲奴而範陳古來大聖大賢往往以一身之窮而關萬古之通門下豈有讓哉如

天之福門下曠然荷被　恩詔則劒水梁溪亦異時之鄒魯也會須負笈宮墻不止僅僅私淑云爾肅言布謝祗增悚息仰希照亮不次

與徐孺東符卿

門下仁心義膽冠冕人倫僕幸托於氣類之末獲侍下風識千古大快奉别以還忽易寒暑有客從貴溪來稱說門下方掩關參玄此意味大自可想僕辱愛誨不敢浪擲日月稍稍請事六經第心粗氣浮苦不得其門而入念惟門下靜中端倪直造先天何以發我瞶瞶也昨聞南皐鄒公與門下有廬山之約今且何如鄒公真正豪傑僕居恒覩之若在九天之上世道人心所仰賴此公不小即此公亦必始終以天下自任斷然不欲以萬死一生之身輕爲轉移但僕向游京師有一長者爲僕言鄒公最不喜人以氣節相目僕問其故似以節義爲血氣也夫假節

義乃血氣也真節氣卽義理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義理之怒不可無義理之節氣不可亢之而使驕亦不可抑之而使餒以義理而誤認爲血氣則浩然之氣且無事養矣近世鄉愿道學往往借此等議論以消鑠吾人之真元而遂其同流合汚之志其言最高其害最遠以鄒公之周於德萬萬非邪世所能亂而復嘵嘵爾者正以敬鄒公之深望鄒公之至不覺吐露狂贖而

不自知其過也門下於鄒公知契極篤僕輒因而有請焉僕竊謂鄒公但將當初一念自磨自勘倘發自血氣乎當默默淘洗不可輕出諸口以槩義理之怒倘發自義理乎就此直養無害便是天下第一等聖賢第一等道學不必舍此而更求神化也門下以爲然否率爾附候併佈其私以就正於門下乞門下有以裁之

答孟我疆比部

屢承面誨時動深省邇者辱投贈言明以孔子相勗此門下肫肫不倦之仁也鄙人即不敏能不從事第門下之所主大段在委吏乘田之事而鄙人之所偏大段在春秋沐浴之義不知於此之際爲一孔子乎爲兩孔子乎願學孔子者將學其一乎將學其兩乎一而兩兩而一門下自有獨解非鄙人所能測也請卒教之

與唐曙臺儀部論心學書二條

先儒有云王道本於誠意又云本心爲萬事根本傳格致者乃獨本修身何也蓋經文齊家治國平天下緊貼修身說來故傳者斷自修身語勢自當如此其實正心誠意在其中矣大抵修身有偏言者有兼言者八條目互舉修身偏言之也格致傳單舉修身兼言之也故中庸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推此類可見若以其偏言者例其兼言者乃曰心意可匿身則難

藏其不本正心誠意而本修身殆有精義不免穿鑿附會且夫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彼心意豈可匿之物哉

心學之弊固莫有甚於今日然以大學而論則所謂如見肺肝者也何嘗欺得人來却是小人自欺其心耳此心靈也非心學也若因此便諱言心學是輕以心學與小人也易咸九四不言

心而彖曰咸人心則咸其心之義也艮六四不言心而象曰思不出其位則艮其心之義其曰貞吉則道心之謂曰憧憧則人心之謂也艮其身亦猶大學之揭修身蓋心在其中矣何諱言心之有夫身不能必其皆修必不可以不修身之故為身諱心不能必其皆正必不可以不正之故為心諱意不能必其皆誠必不可以不誠之故為意諱與其諱之而以妄屣真孰若勿諱

之而以真救妄也願卒教之

與郭希宇中丞

向承門下問不肖於菰蘆中此意殊不薄也爾時匆匆布謝未盡欲言嗣後不肖又為家慈襄病尋罹大戚無能申候其於高義獨心藏之而已方今世局推移向來建言巨公爵位日益閎望日損遂今當事以言者為易與轉加詬斥所謂吾黨有過未易專以尤人也門下不流不倚卓然其閒碩果不食將在茲乎將在茲乎敬因敝鄉葉繕部玄室之便聊布積悃祈門下教之葉君矯矯介特自是南方之雋門下試枉而就之其必有合也侍愛狂率併冀宥亮不次

答王介石司理

蓋弟交於廷之則知有足下不待傾蓋已如故矣乃客歲從家兄受讀大教何足下之惓惓不減於弟也彼其中誠有以自結豈可以聲音笑

貌為哉足下入官後磨勘向來意思何似道本貪神近為一種鄉愿之說挿入往往以宛轉世為變化氣質以遷就巳私為變通義理病在膏肓雖有志者難自解免不可不猛省而力防也足下職司理刑號為小御史天子以御史為耳目御史以理刑為耳目耳為萬聽目為萬視不暇具論乃其一舉而足以風動吏治者莫大於舉劾有司官貪之事一舉而足以風動士習

者莫大於薦舉地方人才之事所謂舉劾有司官貪者不但纖悉于大吏而已丞尉之中有能潔已愛民者破格表揚其關于吏治尤非淺也所謂薦舉地方人才者不但纖悉於科甲而已布衣之中有能潔身修行者破格表揚其關於士習尤非淺也足下誠輔御史君設誠而致行之將上有善政下有善俗自無刑之可理矣足下以爲何如弟以母氏衰年多病有負　朝命

延之以前有十年讀書之請又以弟不俱出頗有難色弟謂學校之任正堪讀書且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吾輩當看同心處如何何論形迹耶延之以此幡然就道足下于此亦可占吾兩人趣味矣延之襟懷坦蕩遇事剛果自是任道之器足下相見幸勉其所不足弟閒居無事奉親之暇且反求六經究觀身心性情之間以別所謂毫釐而千里者苦不敏之資未知所入也足下有以教我敬引領以俟

答李還素民部

蓋弟徃從都門曾一再奉風旨私志大雅無日忘之乃客歲王玄菴來辱足下儼然懷之好音奬借盈溢誨勞肫懇何足下之臭味不約而同也足下遐日意與何似弟爲老母衰年多病方忤　朝命天下事正有公等在耳昨足下來教

云天下事尚可爲于今爲甚程伯子眞聖人矣誦此三言具見足下憂時之思救時之用雖然有程伯子之志則可無程伯子之志則愿也若論吾輩下學規模則以魯男子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畢竟所差不遠且眼前世局揆之徃時益不堪論弟嘗妄謂今世大患不在于敢爲小人在于小人而敢自任以爲聖人耳足下業推赤心置我腹中弟能不推赤心置足下腹中耶

因玉池年丈行聊㮤狂廳玉池自是吾黨人物
孝勿以其爲給諫爲失之草草不次願言珍重

與岳石帆繕部

昨冬讀大疏稍紓向來憤悱但畱中不及下今
原則何以故第細思蔣文選之去固是天機畢
竟題目未正蓋此君誠非眞爲淸恐亦非恣爲
貪者也惟以大計題目去之始無遺憾耳且使
此君果貪不過庸人之陋習至條陳考察事宜

兩疏借好名之說摧正直之氣快當事之欲錮
爲善之途流毒之心貽禍世道險亦甚矣險之
罪百倍於貪似不宜舍彼取此故律之以險則
彼無所逃於理君子即不幸而負亦負得分明
律之以貪則彼有所逃於事君子即幸而勝亦
勝得鶻突大抵君子舉動止有正誼明道成敗
非所論也如何如何夫銓部之爲政府用從來
久遠矣自陸五臺孫立峯陳心谷二三耆碩以
公論收之於上鄒大澤趙儕鶴諸君子相與協
贊之於下壬辰之外計癸巳之內計甲午之廷
推其赤幟也故政府積不能平多方齮齕二三
耆碩齎志以去迨孫立亭爲政始拖銓部之權
一朝奉之於政府乙未外計亦其赤幟也故立
亭在事而後政府有不曲護司官之獎有司官
皆謹愼奉法之獎而後楊都諫明日張膽力攻
其所異首發大難之端一時臺省中風狂走迤

於今牢不可破者凡以政府爲之地也似不宜
專其責於銓部而寬其責於政府也如何如何
且年來不測　恩威或出於　聖明反本窮原
實政府不便於異已百計逢迎之及其弄假成
眞乃欲以虛詞飾語託於救解之迹籠絡天下
之耳目今惡聲偏歸於上爭端踵起於下而已
獨處於無事　朝廷與天下爲蚌鷸而已且爲
漁人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哉

答彭旦陽儀部

足下謂我大體已得七八似未必然其以應用不足規我則弟生平大病也足下向言尋章摘句朝誦夕惟終是經生近言調攝血氣喜怒不着自有條理此知足下心得之深直透未發前氣象即六經且爲足下註脚矣但恐此意習慣將來任心太過不無走作其害非細足下必曰聖賢之學心學也吾任吾心何走作之有不知道心可任也人心不可任也道心難明人心易惑弟能不爲足下重懼哉弟近來頗無徑悟只信得六經義理日益親切句句是開發我道心處句句是喚醒我人心處學問不從此而入斷非眞學問經濟不從此而出斷非眞經濟孔子所以好古敏求而惡夫何必讀書者也故爲足下者以調攝爲主而以誦讀爲助則可以調攝爲務而以誦讀爲佹則不可弟敢以此自效於

足下足下無復曰經生之談云耳

又

道學兩字自是吾輩家常茶飯近來却被曉人做壞墮入鬼關昔賢謂人之求富貴利達者昏夜乞哀以驕人於白日弟則謂今之求道德仁義者白日乞哀以驕人於昏夜世變轉惡良足長吁要之吾輩姑務自鏡無徒徙宅忘身爲也

與丁長孺中舍

年丈春來意氣何如以年丈識局大可有爲山林事功願早圖之也弟尚記往年請教於荆溪萬履翁翁應之曰吾輩向來也只是搭過其言最便易最肯綮弟懷之二十餘年竟不脫此兩字今拈示吾兄當謂然否小草二册附博一笑別具家兄東中者不更及

答曾金簡儀部

沈祁陽歸拜手翰之辱空谷足音喜慰曷似至

以大學忠告見貽尤感年丈之不以戔戔而棄我也弟嘗妄意陽明先生提良知似虛而實見羅先生提修身似實而虛兩者如水中月鏡中花妙處可悟而不可言與所謂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神者也今鄒南皐全用攝法而年丈半用接法正不妨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耳如何如何

與王澹生銓部

時欲浮剡溪之棹時復不果恐君家子猷先生笑人耳閒居無事間寓目門下代庖錄竊以為非有三代直道而行心胸未堪辦此所以發我憤憤者多矣欣幸欣幸春和景明東林大有佳色未識文從能扁舟一過否不敢請耳固所願也率言申候不盡

答岳石帆繕部（武穆之後也何隱岳為樂今請復之）

年丈遂復稱岳開緘見字頓令兩眼光明快不可言小草尚懸鳶飛魚躍年丈何謂見所未見也如命并說義奉上數通望教之外呈朱子二大辨刻蓋弟生平積悱此中機竅恰於目前人心世道煞有關涉年丈或與同志重加參證更得高論弁首益廣其傳冣妙事也弟嘗見彼氏流行內典牙籤緗帙動費無量而吾儒家殊爾寂寂近徐玄仗梓四大儒全書真稱空谷足音更唱迭和非吾輩之責而誰責哉

與周仲連孝廉

青雲不堪重足下乃足下堪重青雲此可喜耳足下立身之始宜竪志定意一切利害得失姑無論義理亦有造物者主之彼炎炎者何能陶鑄我也語云君子落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洵是有味世道人心愈趨愈下顛倒猖狂牢不可回蓋昔之為小人者口堯舜而身盜跖今之為小人者身盜跖而罵堯舜吾輩更不主張

或不免跳入百戲場中又將誰望耶足下素負嘐嘐每以古道相砥礪故弟不敢以世俗事足下否則弟當三緘其舌矣

與丁長孺中舍

丈以弟爲日有把握全未全未丈云年來日見自巳病痛又謂弟云試語我切實下手工夫知得病便是藥下手工夫孰切實於此雖老生常談亦可作聖門眞訣也丈以爲然否弟即強從

吾丈諸同志後妄意進步而形神堆堆趕奔不上所望丈時時鞭策耳承齒牙我時蓺艮愧艮愧丈固大匠也肯屬而和之乎佳茗歲貽今我口慚使旋敬謝

答王赤江太學

弟長日北窓假寐南華恍惚見故人有以數行貽我者覺而覔之則翁丈使翰至也豈七年千里一朝而談消息甚大耶翁丈高才厚蓄久困場屋不知蒼蒼亦復何意甘生之十二太公之八十各自有時翁丈視甘生巳大遲視太公尚差早今日正望於後生叢中吐一口氣如宋陳龍川故事耳弟不能游言信翁丈不以游言目我也偶編得朱夫子大辨呈覽小草會語漫往博笑侑以菲物四種幸哂入之翁丈三場畢後便過梁溪待捷相與劇話積懷最快勝也顒望顒望

與岳石帆絡部

弟數年來病懶成癖出門數武便若百里雖時念年丈僅從方寸間對晤耳今者弔海洲兄之喪極欲一過昆仲而目怘新可動應未眞有負本懷如何秋闈景逸丈實主東林之會定須相聞年丈業巳即吉知不難尋向時故事也即旦解維留此代布今弟老丈沈繼老馬廓老諸公煩爲弟叱名道不克見之意懇懇齊景公有馬

章說義一通漫用呈上聊當促膝顧昆仲教之
昔陳元誠謂魏莊渠先生曰學者之志須如伯
夷餓死首陽方可入道弟每誦斯言毛髮凜凜
我輩恃　聖恩寬大含哺鼓腹尚未咬箇中滋
味真是討債秀才也何以消受統望盡情指點
使弟奉以周旋幸甚

簡錢啓新御史

昨奉教具見兄近時得力處兄精神局料不啻

十倍於弟既認取把柄到手何聖賢之不可爲
弟苦眼高手生進寸退尺雖稍稍影窺要不濟
事願兄痛下鉗鎚不容絲髮藏躲最大快也目
前吾郡友朋之多恐從來僅見且竝蒙　聖恩
寬大假以閒身似非偶然若更當面蹉過真成
辜負矣妄意縱談兄謂如何

簡薛玄臺國博

弟與丈累年離索兩番合并益覺丈仁體流行
喜甚喜甚內典自不妨一涉但口滑耳頗冣箇
中大病程子比之淫聲美色意處深遠幸丈勿
好談之

又

浮光竝駕千里咫尺今者却成咫尺千里聚散
事大無常迅速得丈言及重憮然也丈與玄室
兩賢相處可謂金玉其相人各有短亦各有長
朋友間須去兩短集兩長方得實益若守住故

吾到底與閒退遜無異也弟好爲此言而褊心
難正願丈盡情針砭耳丈力辭考官良是良是
大槩眼前時勢正我輩儉德之時但求不愧本
分已是大難更不容外面襯貼些些也聞劉大
夫冣好相處真是樂事所云倖金會須決意辭
之吾人立身行已豈容一向滚滚度日子耶

又

青雲不堪重足下乃足下堪重青雲此可喜耳

世途嶮巇吾輩一轉眼便生荆棘足下始進姑且守中以俟時發弟非勸足下阿世者也曾見湖廣錄否其指絶藴藉懇惻最令人有動心處于斯之臻稱獨步矣敬以一册奉寄試共長公參之以爲何如

又

兄見過於智心安於仁凡弟所云乃責備之義要於兄大體無干也不必自是不必自非在以

大公順應四字消化之而已兄有玄室朝夕自當日進獨弟離羣索居欲寡其過而未能也如何

又

善卷之行可稱絶勝恨丈不共之耳豈吾輩尚有俗緣而丈淸風出人即樂山樂水猶爲淡俗耶成公書如命付去頃陳丰原亦曾乞一二緘往南中弟竝無脩之者不敢以處已亦不敢以處人也如何如何

又

方意足下日坐青氊共二三子尋舞雩陋巷故事大自有致乃不謂有賈生云云令人扼腕要以有足下鳴其不平即賈生之日月自在也文石間以書至亦殊以足下爲念此兄明快過人當不會墮落耳弟向與足下促膝往往從旁諦中蹉却實益近默默省察足下一言一動俱弟藥石方將步步趨趨不敢不努力也天下事到

頭可知業不足置意惟吾輩各取所長無護已短向宇宙内大開眼目或不枉出世一塲耳何如何如

又

兄以浴乎五牧者爲假溼凡乎溼凡亦何易假也弟生平拘拘偶然露出狂態而又不蒙兄嘈然此後必得中行而與之矣承教終當服膺兄

姑無夷我於方之外也

又

屢中方人自是端木家風必欲將此作顔生公案終是客氣未盡耳人非聖人孰能無過武侯教令寧可不勉大要弟失之太疎兄失之太密玄室景逸乃吾師也如何如何

又

弟自取其大要之兄之督過亦非小也知尺不

如行寸此真名言但不可棄予欲無言公案將吾與回言終日一段意思抹摋耳習氣深重吾人通患自今須如孤軍遇敵痛戰一番不得悠悠也浮光題名遂同吾錫兄尚可以三吳第一人遜而弟則何堪與兄竝哉一笑此月二十四日弟將有事邑中丈能相逢於九龍峯下否倘得玄室丈共之尤所樂也

又

兩儀先後亦是文義一事丈有槩於中異日可面叩耳名根二字真學者痼疾然吾輩見得是處得做且做若毎事將此箇題目光光抹摋何處開得口轉得身也說起著述便道名根不知日用動靜誰非著述丈以爲然否下榻之談了無形影人言果不足盡據也天且雨陸丞未便白下之使姑暫徐之行者不便攜書弟僅有一扇耳

又

根原枝委總是一般大纛既正起處既真信目所視信口所哦頭頭是道不必太生分別也所論俞諸兩君俱屬實際弟無以易頃見集玄室移景逸書亦不免墮入玄妙窟裏世人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幸而得一有志者却又爲魔說奪去痛哉痛哉景逸見極真文石頓悟絕人一超直入旨的然維道之器弟與丈須共相切磋立

往脚跟不可遜也弟將以來月初六七間過宅
同往荆溪便中幸一聞之文石

又

别之夕過雲從共許蕘苗三兄夜話轉念不可
無足下耳其明日入鄉矣州大夫之意自是眷
眷但往來屑屑昔賢所誚我輩安可更墮落此
中知足下同之也聞學道急欲丈往丈事體稍
與弟别宜何處焉弟答州大夫書如命奉上

又

足下治家園艮是弟邇來亦絶無得力但嘗玩
洗心退藏之句意中毋有無限自失處兄以爲
何如右武果然快士兄以顔子律之真蘖石也
率此布復併致謝伯兄

又

直諒之規難得於世久矣不啻有汝陽君一則
以喜吾德之不孤一則以懼兄義之未盡耳弟

近懐略具小草並往就正伯兄但作滌園達乎
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也

簡高景逸大行

伏承手示如對面談不肖向來頗妄意著述乃
今反覆參取無開口處何以似吾丈也吾丈韋
編當且幾絶俟秋凉圖促膝叩之

又

昨帶月過我溪頭此誼甚隹惟是弟不能爲主

乃更爲客即世情可略頗亦太簡矣吾鄉自文
莊公後學問寥寥頃見吾丈意味肫肫斯道之
明于是乎兆曷勝欣躍倘有同志如丈者間舉
則會狠解離索實弟所願侍也

又

客歳承教言弟荅恩之累月而竟不能更端以
請益乎足下不得其間也夫論道以中則豈復
有他說哉但弟生平左見怕言中字以爲吾輩

學問須從狂狷起脚然後能從中行歇脚凡近世之好爲中行而每每墮入鄉愿巢臼者只因起脚時便要做歇脚事也蓋落脚即是中行惟聖人天理渾然毫無私欲則可自聖人以下便有許多私欲糾牽所以孔子告顏子曰克己而其稱之亦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其緊要工夫自是如此若不向私欲處悉力斬絕而遽言中行所謂藉寇兵齎盜糧未有不敗

者也足下資養純粹大都是中行體段當不類近世之爲但此意切須點檢庶幾將來不認賊作子耳愚者千慮姑以請正足下以爲何如昨友人寄到唐曙臺所編刻二程類語頗便觀覽敢奉上一部

又

承兼老寄來新刻可謂正大見天地之情且喜向來硜硜謬有符於諸君子當事有人即螳螂亦堪托一臂之力矣幸爲致謝朱子大辨二緘分奉徐朱兩公幷爲轉上

又

見手札及商語引何內省之切也程子曰罪己責躬不可無不可留在胸中爲悔此意亦不可不知耳

又

日來吟風弄月大自得趣第却自覺讋語太多

殊妨道器此橫渠所以致戒於東銘也如何如何

又

曾見趙冢史彈文否何善變如此石帆兄何以破之若不將大計題目盡情發揮便落劫矣

又

不晤許久時時在念及會面又復默然要以道理經古人發攄已盡直是無開口處顧力行何

如耳

又

荆溪竟不果行丈所見良是卽此小小動定道理無窮信乎精義之難也朱子語略及荆川所抄似爲家兄攜去有學的二册乃丘文莊所次殊有條理丈試閱之何如

又

冢宰定於陳心老良爲塡見朱黃門疏其中乃

有種種異哉內閣用翰林冢宰用別衙門尚有相持之意所謂存十一於千百者柰何又欲并歸一路以行其私乎

又

趙君叅選君本昨見其詐貪汚之迹恐未必然但廉馮去留不可辭耳大計一節亦微示意於彌天網中論者或更有春秋未可知也弟奉晤當不出初十左右匆今邇齋季思先往洞庭慮

積懷也

又

時事益覺駭人不意此君遂作鷹犬之尤也老婆心切未易冷落柰何柰何天下事儘無窮却悔當初粒米狼戾耳

又

昨者 聖明遇災思懼將別用向來得罪諸臣此眞實意乃頃見部疏如某某猶然臚列而舉

吾所知如錢起莘岳石帆反不得與卽人各有見豈宜謬戾如此吾輩立身行已誠不以取舍爲重輕第當事舉動爾爾更爲世道添一隱憂耳生平負一片熱心無可告語便中附及不盡

不盡

又

此老氣象已是如此乃其窟穴眞足下所謂口欲言而未能者信乎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

餒也今且勉從集義上用力庶幾發揮有根耳日月如流轉眼間便與足下有離索之感意欲於二十一日候足下過綠蘿菴中一談且已寄聲玄臺矣

又

綠陰青野誠足消暑然我輩學問須在火坑裏乘涼丈真其人也如弟反悠悠無得力處耳時事復一變此後當漸入佳境矣如何如何經略

人多少其才然世號爲多才者亦止了得自巳富貴耳若果心真造化可回也

又

玄臺近有聞否昨張文石書來津津論學其所見直自一刀兩斷絕不作葛藤態未易得也孫甚欲與足下一商敢以其來柬三紙奉覽幸共叅之

又

玩所與遂兄諸書真切懇到實用力者自別弟念自束髮從叔兄後妄意問學今二毛種種矣猶然故吾也今得丈如此夾持將來或不枉過一生耳三時記奉上中間所述少湖自麓諸先達語真吾輩頂門針也三復喜幸又恐徒作一場好話看過辜負兩翁如何如何

又

二麥少收三時亢旱米價日增人情日洶聞趙

父母嚴閉糴之禁有粟者旣不得專其利足下倡平糴之法無粟者又幸得沾其惠甚盛甚盛但趙父母能使有粟者不專其利而未必無粟者之沾其惠也足下能使無粟者得沾其惠而未必有粟者之盡如足下也足下倘以平糴之說告之趙父母趙父母以平糴之說勸之各大家則以一邑之有餘補一邑之不足其事易其功晉豈不快哉惟足下裁擇如何如何

又

綱目最宜檢點向愧未及丈讀時或有與朱子異同處幸隨意記存弟當從容請教耳無害無惡四字于涉頗大願丈從頂門上下幾語爲望爲望

又

從前聖賢論學只是平鋪地放着自有意味若大驚小怪粧模做樣舉似聖賢何啻千里程子

云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正謂此耳大踈今始許讀一過直是脚踏實地任人喚作朱頭巾到底不失本色真近時對病之藥也

病中簡叔時三兄

弟病已去十之四五朝來理髮且落其半引鏡自對鬢增二毛矣人生真如朝露耳因思憤忘食樂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聖人也食忘憤憂忘樂不知老之將至庸人也釋氏空諸有老氏後其身皆知老之將至者也而今高不耐爲二氏下不耐爲庸人中不能爲聖人方且混於知不知之間其如之何病間偶占得應盡須盡吟聊以寄與兄一正之

小辨齋偶存卷七　文

無錫顧允成著

題坡翁儋耳小像

東坡一日訪黎子雲途中值雨乃於農家借箬笠木屐戴履而歸婦人小兒相隨爭笑邑犬爭吠東坡謂曰笑所怪也吠所怪也

噫嘻笑所怪者婦人小兒也以笑爲常者東坡也吠所怪者邑犬也以吠爲常者東坡也彼自見其怪我自見其常所以寧與農家共箬笠木屐而不與章惇呂惠卿共冠裳也噫嘻

讀秦蔡橋生傳

余觀徐君子儀所爲秦君生傳秦君者其古俠士之流乎乃徐君又謂秦君交於諸公卿間特知其善植花木而其善植節義則公卿未知也夫徐君者豈遂以諸公卿不知秦君節義爲秦君憾耶愚謂不然夫古之俠士多矣余不暇枚舉其著者則荆軻爲燕太子所知聶政爲嚴仲子所知郭解爲關以東關以西所知燕皆用之以至於不得其終何者彼知用之用而不知不用之用也以秦君重然諾揮千金赴義如渴竟其智力即荆軻聶政郭解所爲何難焉乃獨能抑其強陽銷其客氣柔之於一草一木之間而令諸公卿莫得見迹此其際微矣倘所謂不用之用非耶夫知用之用者以身博名知不用之用者以名博身名與身孰親用與不用孰尊然則秦君不以善植節義知於公卿間正秦君之

所以爲卓也其又何憾之有哉

哭魏懋權

萬曆十三年六月十有八日年家弟顧允成移書於已故天府懋權魏先生曰嗟乎先生天下士也跡其肝膽肺腸無念不在於忠君愛國也無念不在於憂時憫世也嗟乎有忠君愛國之心而卒未及大展於朝廷有憂時憫世之心而卒未及大展於天下此其際豈易窺哉計自先生而外知之真者有余兄叔時而已自余兄而外或余不佞季時而已嗟乎宇宙甚大人才實

難人才之生知己實難不佞以叔時兄之知而知先生先生以叔時兄之知而知不佞則更難之難也嗟乎先生縱外其身柰何先知己而沒余兄弟縱內其身柰何後知己而存哉蓋昔知己之勝無過於孔顏子畏於匡顏子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夫先生旣死則余兄弟何敢在雖然孔顏之知己以道也發孔

子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顔子之心也時值孔子之免於難故喜極而發此言耳設其不然度顔子之心又將曰予不在回何敢死矣故顔子死子曰天喪予天喪予夫既以顔子之喪爲予之喪則必以予之存爲顔子之存此孔顔所以爲知巳之勝也先生之於余兄弟皆以願學孔顔爲知巳也且自叔時見交天下士於北首得先生余因得而識其面於南首得劉國徵先生余

因得而想其人劉先生則亦先生之知巳也今皆巳矣夫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後死者其安敢自棄於知巳哉嗟乎一死一生人道之常其於先生如浮雲也余故不屑爲先生言死生之常而言其死生之際計先生非與草木同朽腐者九原之下當有知也遥望仙鄉聊致絮酒而告之自玆以往先生曁劉先生其爲余兄弟任其所以死

而余兄弟勉爲兩先生任其所以生則天下萬世皆知余兄弟之與先生果爲知巳也先生又何憾焉

哭劉國徵

萬曆十二年四月初二日閩國徵劉先生卒於家其明年七月初一日梁谿年家弟顧允成始克為文以炙雞絮酒告於先生之靈曰嗚呼余知先生之名自丙子始也其知先生之實自庚辰始也其知先生於庚辰自余兄叔時始也自不佞因余兄知先生則未嘗一日不願見先生也余以癸未再就試春官入都下而先生前以

憂去不相值乃先生以兄之誼騰書訊不佞當是之時余方從關中出倦甚遂罷不答既余抱痾南還荏苒歲月復罷不問嗚呼其宜答而不答也宜問而不問也蓋不敢以世俗一問一答之常事先生且念先生釋服而北道出吾邑庶幾於一見以吐其衷也豈意以一問一答事先生者反得其真而庶幾於一見者卒歸於妄也耶不佞尚記先生之訊不佞也贈之牙梳贈之檀扇曰出入懷袖玉堂洗沐時相念也豈意一梳一扇猶然為真而時時相念者杳然若妄也耶嗚呼予所謂妄或化為真予所謂真或化為妄則是真妄果有定者耶無定者耶余又安知死生之變不類於是嗚呼謂天無意於先生胡為乎豐其性謂天有意於先生胡為乎嗇其命余又安知天之生先生死先生者孰真而孰妄耶嗚呼天於賢才生之甚難死之甚易非一日

而然也余不暇遠舉前代請近舉當代余不暇舉當代之詳請舉當代之略即若劉侍講之死于獄李與隆之死于溺鄒石城之死于謫楊職方之死于市劉直指之死于戍彼其年少者不及先生壯者踰先生無幾耳則是真妄果無定也抑數先生之死信妄矣乃其所摧撼排折足以表見于天下而先生甫舉進士曾未及受職展布底蘊以沒是數先生之妄尚不勝其真而

先生之眞卒不勝其妄數先生之無定者尚不勝其有而先生之有定者卒不勝其無也嗚呼先生何以死哉雖然向先生有感於江陵之恣同魏懋權及予兄叔時上書中相國繼有感於魏直指李農部之謫從廬居上書許相國亦稍稍露其槪矣一勺而見溟渤一卷而見華岳又何論乎大小之間也先生曷嘗死哉嗚呼尚饗

祭李晉陽

嗚呼哀哉足下何遽至此極耶始余家居誦足下之文以爲此非塵埃中語也已見足下于長安舍中以爲此非塵埃中物也已從足下隷事銓曹時時握手出肺肝相示以爲此非塵埃中想也余方思與足下切磋砥礪共竟千古豈意遽先我而逝耶嗚呼哀哉往余在長安偶因時故有所憤列足下輙復摟臂其間怒髮上指會誼有小嫌不果其事及余之罷歸也足下亟欲上書願得俱遣余謂之曰丈夫相期要在千古之前千古之後足下柰何局促旦暮爲也足下曰固也雖然寧知旦暮之非千古蓋足下即以余言姑釋此志而察其衷往往抑欝不自聊賴嘗爲書寄余涇上曰世事荆棘如坐針芒除非無心肝然後能安居於此其憤憤不平爾爾蓋與余別未一年而病作及以病乞歸未一年而

奄焉長逝矣嗚呼哀哉假令足下不死即他日上得一經筵次得一臺省其所爲啓心沃心明諫顯諍者當必有以自效豈意天奪之速遽齎志以沒耶余猶記足下長安時語余曰始余困於諸生家徒壁立然恒自顧其有足樂者今一旦乘堅策肥翊翊里巷間而自視更不勝其憂蓋足下之憂樂固有非人情所能測者其於死生當亦猶是知不足以亂足下之大全也所可

恨者余與足下兩家相望近在百里第自足下南旋僅僅一以聲問比再遣候方訂會期而足下手澤已不可續矣是余與足下相遇於三千里之遥而相隔于百里之近回念丙戌之秋足下挈壺攜榼話別于行寓者遂成千古之永訣也彼所謂旦暮者其果爲千古所謂千古者其果爲旦暮耶余之慼愴寧有窮哉有酒盈尊有淚盈睫嗚呼哀哉尚饗

哭鄒孚如

嗚呼哀哉孚如何遽至於是耶孚如行已類狷措意類狂春秋方盛其所切劘性命道德與夫文章事業未酬其始願之十一是余所以爲孚如慟也然其在銓司日會壬辰大計其所揚激氣色一時爲　皇明二百餘年來曠見即萋菲側目公論灼灼自不可掩比移疾還里則建尚行書舍羣友生講習其中尋最上一路歲值大

祲餓莩相望則甘苦分餘率家童負薪米人視而人食之復題疏廣募以活力所不及者其他勸置社倉有疏勸置縣河石橋有疏真若民饑由己民溺由己逸居而無教由己孜孜汲汲惟日之不足也頃來輿情惟毅再起　留曹駸駸大用蓋進則立功於　朝退則爲德於鄉即歷年僅四十有九而所聲施已足以乘千百禩而不敝視世之豐於年而嗇於植者相懸何啻倍

徒是余所以爲孚如慰也嗟乎余兄弟自庚辰春獲交於孚如俯仰二十五年矣晤言之好屈指可數茲方吏隱牛首雞鳴之間相望一水片葦可航正擬以時過從傾倒三益乃今何以爲情耶以余兄弟之無似孚如徒節取其嘐嘐之志噓拂拔拭不遺餘力庶幾勉竭駑鈍相與有成乃今俾余有迷孰爲之指有過孰爲之匡耶昔東萊呂氏會友於麗澤書院既沒郡人即而

祠之孚如建尚行書院而額其樓曰萬古今而後孚如蓋棺論定度必有即而祠之者萬古則誠萬古矣余兄弟且何修何營妄以一時而當孚如之萬古耶是余之所以爲孚如慟者轉堪以自慟所以爲孚如慰者不知孚如何以左之右之默提於冥冥之中令余兄弟得借餘靈以希寸進而聊自慰也炙鷄絮酒薄寫生平有盡者言不盡者心嗚呼尚饗

小辨齋偶存卷八　　詩

無錫顧允成著

吾與吟

蓋昔者曾點言志於孔子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其後千五百年而程明道謂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

也之意余自束髮誦習斯語欣然會心而中歲僥倖一第悍焉有天下國家之志遂今此昧日消月鑠乃丙申夏秋之交忽遘危疾宛轉床褥凡踰十旬夢想間每尋二先生故事竊愧往者之逐逐而來者之尚可追也因率意成咏命曰吾與吟豈敢謂有當於風雅亦聊以寄情性云爾

只對青山不著書鳶飛魚躍見天機晗然隱几
吾忘我夢覺人間是與非
只對青山不著書窓前綠草白菲菲蒲團坐破
何煩補此意從來知者稀
只對青山不著書無聲無臭悟淵微閒倚小閣
無他事剩與春風泮浴沂
只對青山不著書江門老子亦依稀麓莽邑邑
原無兩枉判低昂費指揮

不對青山不著書出於機也入於機曾似有無
雙遣却夜深鳥鵲遶南飛
亦對青山亦著書廓然順意莫猜疑無端穿入
莊生夢蝴蝶原來便是台
以上凡六章讀白沙先生詩愛其只對
青山不著書之句有賦
簞瓢蔬水意何如樂在其中境轉舒古人泠淡
今人笑漫被浮雲點太虛

浴沂風雩與超然童冠二三春暮天古人泠淡
今人笑傀儡場中閱歲年
鷦鷯偃鼠總遼遼歸休無用天下爲古人泠淡
今人笑豆羹簞食見鬚眉
首陽山下日凄凄叡寇侯封向采微古人泠淡
今人笑玄武門前血濺衣
桐江灘上雪霏霏獨擁羊裘一釣垂古人泠淡
今人笑南山又見北山移

五柳蕭蕭映綠陰先生不知何許人古人泠淡
今人笑紛紛爭媚玉樓春
紫芝先生年六十生平未嘗見女色古人泠淡
今人笑二八嫦娥不離側
伯鸞卓爾似人龍且向吳門學賃舂古人泠淡
今人笑以隸相尊倒詫傭
男婚女嫁旣已畢子平山遊不復出古人泠淡
今人笑兒孫馬牛何時逸

少文好遊有竒僻老疾名山圖在室古人泠淡
令人笑太山當前眼如絀
羅沖萬金原不足君平百錢自有餘古人泠淡
令人笑却將不足奉有餘
仲蔚蓬蒿雅沒人閉門養性略榮名古人泠淡
令人笑擊鼓求亡大過情
短褐持蔬自奉賓驕之父子水滸滸古人泠淡
令人笑反命厨人代野人

一坐蒸床五十年幼安當膝處皆穿古人泠淡
令人笑累褥重茵自在眠
一琴一鶴亦已清如何舁去不留行古人泠淡
令人笑前呼後擁小兒驚
酒或三行或五行主賓會數而情眞古人泠淡
令人笑司馬家風邈絕倫
喜怒哀樂未發前此中氣象作何觀古人泠淡
令人笑憧憧思慮洶狂瀾

亭欲無言見仲尼子淵終日只如愚古人泠淡
令人笑咸輔夾舌口囁嚅
以上凡十八章讀黃山谷詩愛其古人
泠淡令人笑之句有賦

酒色財氣四吟

酒不迷人人自迷一卮一卮復一卮可憐麴糵
消人志病多休道藥難醫
色不迷人人自迷朝雲暮雨孤綏綏形神瘠逐

娥眉耗病多休道藥難醫
財不迷人人自迷錙銖計較遺阿誰牀頭金肥
貌日瘦病多休道藥難醫
氣不迷人人自迷焚如炎火駟莫追一朝之忿
忘身病多休道藥難醫

和大司成曾公勵志詩時守國子博士

仁遠乎哉只此心爲因失養轉淪沉靜馳浮想
天機淺動逐游塵嗜欲深克已須從偏處克尋

根莫向葉中尋我聞入聖無多訣混混原泉不
可禁

贈明上人八章次叔兄韻

小人健用壯君子義爲尚惟吾不獨尊天地共
下上

多許明是多少許明是少倘遇蘊稜稜慿處討
分曉

要和天作婚要和地作嫁且了見在身慢講無

生話

有世不受出無魔不受鍊君子之道四拈來頭
頭見

丘垤不必貶太山不必尚聊且放教平下學而
達上

談道何多多行道何少少夢中人說夢長夜誰
復曉

男大便須婚女大便須嫁做去是真脩說來是

閒話

寧爲刖足業無爲躍冶鍊君子不可及惟人所
不見

應盡須盡吟

應盡須盡行法俟命剖破形骸朗然獨運

應盡須盡沒寧存順朝聞夕可三復斯訓

應盡須盡萬緣息淨啼泣滿前松風入聽

應盡須盡顏子短命加我數年亦已過分

應盡須盡天地混沌剝伊人兮妄生執吝

應盡須盡亦非盡返於太極寓諸無竟

應盡須盡非盡亦盡太極無極何始何竟

寄薛玄臺致奠太石賈丈并訊二尊人嫂
夫人起居 太石名岩滁州朱龍橋人也舉壬辰進士官戶部主事癸巳春與吾輩共救趙考功南星謫爲州判尋卒

昔年子歸來關山有太石今日子邁往朱龍無
太石如何轉眄間幽明倏旦夕死去何所御泰

此高堂白室內守空幃念之悽惻百爲我問靈几精氣誰與宅人生終會盡彭殤亦安擇化作莊家蝶隱几論今昔

壽談勉翁

矍鑠勉翁八十如童頭有異骨足下生風飲食衎衎論說融融圖書滿壁芝蘭欝蓊陶家之酒飲可三光邵氏之篇吟且百倘我歌南山耆壽其逢

壽浦環溪

環溪之水秀且清華堂壽筵列大亨千杯百杯無量酒一倡三歎有餘音壽翁伉儷徤相埒有子饒矣筆錚錚四壁圖書雅足尚滿庭蘭桂郁有英天錫純嘏介繁祉　龍章行照蟠桃觥

舊傳有讀書樂時一諷咏欣然會心因廣之爲靜坐樂會友樂各四章

山光照檻水遶廊淨几明窓一炷香門無剝啄迥爾寂壁有圖書闇然章韶光莫放忙裏老人生惟有靜坐好靜坐之樂樂何如萬物皆春百慮除

修竹壓簷桑四圍欝欝瀼瀼露未曦心地清凉夏不扇南風徐來時動幃甞著袗絺誰與侶酒然自得靜坐趣靜坐之樂樂何窮無弦撫弄寄高風

庭梧昨夜葉有聲鴻雁來賓以秋鳴月照懷中

萬累淨水共長天一色清齋頭剩有蒲團在趣此靜坐功更倍靜坐之樂樂陶陶悠然俯仰忘里高

木落水盡千崖枯隱几嗒焉我喪吾萬竅怒號任天籟六藏賅存同蘧廬梅花映帶雪花白芳潔足稱靜坐者靜坐之樂何處尋雷在地中見天心

山光照檻水遶廊芝蘭馥郁交馨香嚶嚶鳴鳥

求友聲風水相遭成文章青春勿令離索老人
生惟有會友好會友之樂樂何如和風唱喝來
庭除
修竹壓簷參四圍枝枝相向迎朝曦黃雲參差
覆南隴螢光掩映耀素幃榴花滿節皆吾侶快
哉孰尚會友趣會友之樂樂無窮冷然炎暑生
清風
庭梧昨夜葉有聲調調刁刁逝為鳴菊存三徑

叢叢發月入千江處處清堦前兼有雙桂在趣
此會友情更倍會友之樂樂陶陶吟風弄月興
轉高
木落水盡千崖枯天地萬物共一吾數尋梅兄
破臘景幾竿竹友傍寒爐更見青青秀松栢森
然足稱會友者會友之樂何處尋圍爐立雪喜
同心

萬曆癸卯僕當五十百歲光陰倏忽逐半覽
覩聖賢遺訓匆匆愧心因賦六章自訟且以
鞭其後云願我同志提耳而命之幸甚

聖哉仲尼五十無過惟聖希天愚敢托天
賢哉伯玉五十知非惟士希賢愚敢有違
仲尼知命伯玉知非出命入非君子見幾
五十始衰戒之在色莫庇斧斤好是懿德
五十無聞斯不足畏回首後生驚汗如沸

舜其至孝五十而慕予有父母欲報無路

覲省朱先生辱有誨言口占報謝

浪說談心幾十年勘來依在利名關于今領得
仙命指竟日忙中竟日閒
甲子俄經五十年懸惶四十九年前至人何幸
重生我特握真丹示大還

萬曆甲辰秋東林書院落成步楊龜山先
生此日不再得詩韻書院先生講道處也歲久湮沒余兄弟及

高雲從安小范劉本𨷂闕於當事共與新之
此日今還得重明耀扶桑厥初赤子心懸象竝
窮蒼無端過浮雲暫掩本靈光努力事拂拭依
然露元陽理欲判危微規矩成貞方塵埃去復
來真氣洩鍼砭日新又日新其何用不臧性非
猶杞柳仁義寧賊戕無為彼敎惑吾道擲秕糠
大哉義孔易洗心密退藏不効淺薄子爭鬪犇
卉芳天地人與立至大而至剛欲仁斯仁至安

所置徘徨南方文學古東林歲月長繼往開來
玆乎步履康莊念我踰五十懸愧闇然章從前
所縈縈不脫名利場何當一奮躍藩決失羸羊
日知其所無月能奉無忘果能此道矣雖柔而
必強浩渺重溟波一葦自堪航流光不相貸迅
速轉無常朝聞夕死可仁者壽不亡若不及時
斂老至空悲傷中行未易幾必也狷與狂

題孔壇四景

暮春春服成當暑袗絺綌秋陽以暴之歲寒知
松栢

又

不得中行必也狂三三兩兩舞雩行鏗然舍瑟
春風裏吟弄千年調轉長
開來當暑起清風乾巽相逢自化工兀兀端居
洵適適羲皇何必北窓翁
秋水清兮秋日烈大明高懸終古赫天若不生

我仲尼羣蒙長夜誰見白
五伯之時洌似冬杏壇松栢轉𦲷蒼於今留得
青青在萬象回春領聖功

萬曆癸丑春月男奐演錄次

事定錄卷之一

明故禮部儀制司主事謫判光州顧季時先生

墓誌銘

賜進士第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

右侍郎協理戎政侍

經筵

予告前巡撫河南陝西督理軍務右僉都御史

翰林院提督四夷館太常少卿秀水通門

友人沈思孝字純甫撰

賜進士出身亞中大夫太僕寺卿

予告前尚寶司卿禮部儀制司郎中南京吏部

考功司主事眷生施策頓首拜書丹

賜同進士出身文林郎福建道監察御史巡按

山東等處前奉

勑督理京通二倉兼管通惠河道行人司行人

年家眷生蔡一鵬頓首拜篆蓋

今上乙酉丙戌間政地以諸建言起家居中不便一切討去之而都御史海忠介公實舊人峯岫為承意人房寰所螫在廷閉喑不敢發一語俄有顧季時進士振臂而起同榜彭諸兩公應之遂合疏指寰七罪且曰人固有食穢自肥反欲攻人之廉于君父之前而無忌者第為寰甚易為瑞甚難寰誠巧而合俗瑞誠拙而忤世然天理常存

人心不死聖賢有名教史册有公論在也

陛下方借瑞以風天下而寰乃欲逆銷天下之氣是士君子之所師寰之所必擯臣等有裂冠毀冕而去耳不忍與之並立於朝也

陛下為動容留忠介行顧其言與政地迕

詔削季時等三人籍余時僕罪滁陽太息曰

夫夫始進為

國家擊此搏人者奘異時斮尢首而抉六飛

者非與人任若之何其陰用而顯棄之且
先朝諸進士議史議禮多感槩陳言時不聞以
言為罪也如必預坊其口而訓之諛妄望
其比奸指佞於授任之日乎乃露章論救
頼
陛下寛臣誅僅加切責天下愈益賢重季時等
至以一出處卜世否泰而季時溘焉已矣
嗟乎相門傳法意在坐槩高流二十年來

壯者老老者殁眼中名宿屈指幾何即欲
遠同屈子問之帝閽又柰此九關之虎豹
何也余心崩摧尚忍言哉余所為季時誌
若銘也則有叔子涇陽先生所述及高公
存之之狀在按狀季時諱允成別號涇凡季
時其字也其先自宋百七公始家錫之上
舍里世以潛德弗耀迨六世廷秀以本富
好行其德載商文毅墓表中數傳為麟麟

生緯緯為邑諸生以癖書家益旁落緯生
夔夔生學此王元美所誌南野公者忠信
直亮以風義聞贈戶部主事娶於錢是封
太安人有婦德以勤儉佐梱政里中人慕
贈公而稱太安人賢子四長伯時次仲時
次叔時即世所稱顧叔子涇陽先生又次
殤又次季時季時生有慧質頭角嶄然頗
好弄其塾師張使贈公更傳焉以激之已

幡然語叔子請一切受教贈公請於塾張
復之初謂口悛耳卒操縵下帷若老生也
叔子怪問之曰弟恐傷兩尊人心叔子輒
然曰若見及此入地基之矣復同叔子游
儒舊張原洛門張師以詣方山薛公與語
大悦輒手考亭淵源錄授之曰洙泗以還
源委具是若志之與時無忘老夫也遂呼
其兩孫純臺玄臺為兄弟交季時弱冠補

郡諸生屬文遒贍爲識者所賞時施守周
令直指使者邵君亟遇以國士不獨以文
重也己卯登鄉書癸未舉南宮心獨戀太
安人遄歸至丙戌始對
大廷時
上冊鄭貴妃季時憂治危明射策數千言纚纚
不少諱其要云
皇上以鄭妃勤於侍奉冊爲

皇貴妃大小臣工遂私憂過計請冊立
皇太子冊封
王恭妃不報罷則峻遣矣夫鄭之勤於奉私
也
太子天下本忠言國之輔
皇上柰何以私掩公示天下偏則
皇貴妃或以愛憎弄威福於內其戚屬或以
愛憎弄威福于外閹人宮妾或乘而弄威

福於內外之間又云頃
皇上以天下事付張居正居正罔上行私一時
臣工莫不風靡以爲不足信而付之二三
羣小然懲居正之專而公布之則可若轉
而付之羣小臣恐居正之專尚與
皇上二此屬之專遂與
皇上一二則易間一難圖也其辭甚剴切大約
懼內寵將盛羣小將逞兩端讀卷者驚怖

其言嚴置之季時退而自傷此言不得達
上耳即達
上死不恨也尋以擊房仲海歸侍太安人膝下
驩甚適會御史陳荊諸君嗣余剡薦久之
起南康府教授季時念太安人春秋高又
善病力請於臺使李君代乞致仕無何丁
太安人艱服闋再起保定府教授尋陞國
子監博士癸巳晉禮部儀制司主事會

詔並封三王季時謂此吾職掌
宗社安危在此舉矣與岳工部石姚張禮部文
石合疏極言之其略曰本月二十五日
皇上出密札付元輔王錫爵臣等不知札中何
語竊計得君如元輔眷元輔如
皇上當早定國本必不遲迴冊立以須
祖宗在天之靈次早乃接
聖諭

元子與
皇三子五子一併封王臣等不能無疑及聞
人言封王之論乃錫爵以寸晷立就即次
輔趙志臯張位不聞而禮臣羅萬化科臣
張貞觀部臣于孔兼皆至錫爵邸並不得
而乃知今日之事
皇上僅以錫爵一人爲政昔人有言天下事非
一家私議蓋言公也況

冊立一事關係何如
皇上奈何易視之錫爵奈何嘗試之臣等不敢
危言遠引以瀆
聖聽即如
世宗肅皇帝於嘉靖十八年冊立東宮並無三
王並封之事臣固知
皇上不安於心也且
聖諭惓惓大旨以
皇后生子爲言

皇上獨不記正位東宮時乎維時
仁聖皇太后亦在盛年
穆宗莊皇帝曾不設爲未然之事以少遲大計
法祖自近此言可思也臣等深惟
聖祖寶訓一句一字無非維持
宗社極慮後來
聖子神孫得其意則國本固而

社稷賴之不然徒借虛辭掩飾過惡此奸臣借
以固寵臣等所飲血椎心寧死不忍見此
舉動以負
祖宗二百年養士之恩於地下疏入不報當路
切齒已而趙考功儕鶴司內計秉公黜諸
附離當路者幾令奴婢窟一空當路啣而
逐之季時更與陳儀部圓嶠賈計部太石
薛太博玄臺張儀部文石各抗疏言之甚

力諸君皆左遷季時出判光州時同志諸
賢風尚名理而叔子涇陽先生遡源性道
興闢洙泗天下學士多宗師之季時由左
次得假義高從兄參驗身心猶欿然以為
靡當叔子妙能啟鑰使認自家季時曰闇
者吾省吾矣思為天下第一流人情則近
狂比按其實尚硜硜也性復近狷竊恐兩
無成耳叔子以中行進之季時曰世之中

行夫子之鄉愿也我何敢焉特自容膏肓
將在粗耳叔子謂粗最近真由粗覓真則
中行不遠且狂是習情狷亦習性若真性
情兩者何有從此究極便識自家譬之親
承孔孟即五伯七雄當之靡耳彼魔雖厲
見晛消也季時憮然曰命之矣夫子之稱
中行政以喚醒狂狷憂衆半生遽焉大覺
於何見當下也其質疑發難攻堅叩洪壚

麓互協稱道義中天親有以也季時義學
既遂恒謂我輩一舉事出言須從太極起
念若旁出陰陽五行則猶形與景逐耳或
有疑者曉之曰使於本真得定不妨六虛
周流不然于此模糊便思融通和會幾何
不墮坑落塹自失性命且以誤天下蒼生
又鄉愿之慕理學直將弑逆萌芽佈人心
髓使天下滋蔓不覺下此則天崩地折無

少闗係在縉紳則明哲保身在布衣則傳
食諸侯而已此其持論大都時從邑中高
存之安我素劉本孺諸公互證名理偶得
楊龜山故址于東林請于叔子爲築廬結
社四方儒碩風趨雲就訂期聚講翼王黜
衰時稱顧氏叔季素王功臣云季時孝友
得之天性家居色養曲當兩尊人心痛贈
公之不逮祿時時與叔子語及交相泣也

事諸兄尤恭謹叔子嘗遘厲季時精心黙
禱願以身代叔子夢誦金縢而翼日乃瘳
其誠格如此性尤潔廉從南宮得儁歸里
中蔡氏長者授季時爲子室赴其招而却
之金諭所俸積頗豐先後中丞遣致之季
時曰廷人在假而敢尸祿乎堅謝之其他
取予尤嚴不少假借平居布衣蔬食衿巾
徒步自謂可與木石俱也又倣黨好施歲

饑輙分半廩以賑尤張二塾師及門弟子
孫生沒並經紀而勤恤之所交多名碩海
内諸鉅公一時藉以主張世道者皆忘年
下季時其未面者亦以心許季時時時自
砥曰無令他日媿見諸公與同志處虛而
含坦而則恂恂不言而令人意消至于論
艱否策成敗初似駴人久之若持左券故
錢起莘以有眼推之嫺於書削即數語塞

儉或游戲筆墨具有關鍵意趣可諷觀也
居恒尤好靜終日據梧手一編竟業而後
易之然讀書不句櫛字比彷彿意象會盒
而止獨念天下多故見諸司章奏百氏微
言有關
廟社者輙諷誦不置嘗輯朱紫陽無極王霸諸
辨彙以覺世又裒其論治者爲編冀進
陛下少佐治平不果南粵翟布衣從先者欲上

書訟李中丞見羅寃于朝季時力從臾之
代爲疏草居平言事如不出口遇是非可
否奏刀剨然高存之嘗稱季時眞除魔手
先是留都王御史藩臣論事不關白憲長
爲總憲取定向所劾薛進士玄臺以阻塞
言路論取其言甚壯迕當路旨座主次揆
許公論薛至以貢舉非人自訟陳給事復
望風排擊季時聞而扼腕遂上許公書大

指謂今天下欲正紀綱維風俗不在使人
不敢言在使人無可言無可言則先後建
白諸臣亦何自張其喙乎如必以建白爲
捷徑則今之坐尸言路躐躋淸華者不經
丞耶以建言取貲者世誠有之然亦化繞
指而以聊合者耳設使守其故吾矯矯不
渝將進退維谷坎坷萬狀未見其位之躐
徑之捷也其辭數千百言指擘給事不遺

餘力余嘗得其書及其前後諸疏讀之曰
夫夫也義理中之鎭惡文章中之辟邪也
嗟乎孰意其年止此乎當季時病革語叔
子曰吾第凝神定慮循循默默俟吾天機
若撥入他念便屬綦棄且我討身則身非
我有討子孫則人一乾坤非我與也斯已
了然于易簀之頃去身世如履脫卒之前
三日有大星隕于居傍至期自謂張睢陽

且至家人都從空中聞鸞啸聲亾亦其正
氣相感云季時生於嘉靖三十三年十月
二十九日卒於萬曆三十五年六月二十
一日得年五十有四以又明年十一月十五
日葬於陽羨坏之新阡所配華孺人處士
承軒女初不宜子嘗長公伯時之男與沉
已而生與演與沉國子生娶太學生華秀
嶺女與演娶邑諸生吳揚華女女三一適

行人副吳霽陽子諸生欽錫一議光州學
正薛玄臺子諸生憲吾尋殤一適商丘令
華本素子肇殷孫三曰枳曰檖曰杬女孫
二聘許皆名族所著有小辨齋集多名言
以不輕著述不能多季時即世璩光州移
書仍致前所郤俸兩狐告几筵仍却之此
所謂石生堅蘭生香者人或以季時舒弄
巧埒明道象山不知明道歿五十四年而

生象山又不知季時生距明道歿年元豐
乙丑四百七十卞歿距象山生年亦四百七
十叁與程陸兩賢後先協契其生其歿非
日偶然要皆遠承五百之運耳不得以尋
常修短爲季時惜也
銘曰六九之齒六乾是鍾考德以方占變
而通確乎不拔止弄以金柅之功閑邪存
誠所以同人亢宗進德脩業躡虎尾而登

庸見言自試壯陽出其何雄天下利見實
交如以來而與時偕極宜厥敵之有凶此
季時之乾所以銘其幽宮

附埋銘釋義

乾之九初有確乎不拔語初變爲天風姤
姤之初六曰繫于金柅金柅用以止車一
陰始生喻其好弄而止之以金柅也此指
九歲時事

乾之九二有閑邪存誠語二變爲天火同
人同人之六二曰同人于宗喻其改過而
亢宗也此指十八歲前事
乾之九三有進德修業語三變爲天澤履
履之六三有履虎尾句喻其德業盛而科
名反不高也此指廿七歲事
乾之九四有自試語四變爲風天小畜小
畜六三有陽出無憂惕意喻其建言不懼

此指三十六歲事
乾之九五有天下利見語五變爲火天大有大有六五有厥孚交如語喻其名滿天下朋交之來也此指四十五歲事
乾之上九有與時偕極語上九變而爲澤天夬夬之上六有無號終有凶朱子云君子當之則敵人有凶此喻其遭時不偶而遽亡亡也此指五十四歲事

事定録卷之二

顧季時先生行狀

季時諱允成別號涇凡季時其字顧之先於吳爲著姓元季之亂譜逸不可考其可知者自將仕郎百七公始家錫之上舍里世業耕讀以高貲雄里中好行其德里人愛而敬之數傳至諱廷秀者義聲益著語具商文毅公輅所爲墓表中再傳至如月

公麟娶於錢生友竹公縉邑諸生有書癖絕不知家人生事家盡廢娶於朱繼娶於鄒生侍竹公夔夔娶於朱生贈戶部主事南野公學再遷涇里家焉忠信直亮環數里內外兒童婦女皆能道之卒之日里爲罷市娶于錢封安人能以恭儉佐公白首相莊稱合德生五子長曰伯時次曰仲時次曰叔時卽世所知涇陽先生又次殤又

次則季時也季時少敏慧頗好弄年十四從師少弦張公習舉子業弗善也以語南野公公曰是兒非落人下者師笑曰吾亦知之不激不奮耳公然之令更他師居半歲季時忽謂涇陽先生曰弟知過矣弟知過矣請歸稟繩墨先生大喜請於張公復之衆未信久之果如所言乃服先生問季時弟何感遽如是季時曰恐傷兩大人心

先生曰此是做人根子久之業日進爲舉子家言不甚經思而簡拔遒勁不可及同里雲浦陳公見而奇之弱冠遊郡庠試輒冠其曹邑侯念庭周公郡侯龍樹施公直指梅墩邵公俱待以國士又不獨賞其文已也同邑原洛張公嘗游毘陵唐薛兩先達之門季時從涇陽先生稟業焉每語輒契張公曰舉子業未足以了子復師之見

方山薛公公大喜亟呼其兩孫締兄弟之交而授以考亭淵源録曰洙泗以下姚江以上萃於是矣異日其無忘老夫也兩孫蓋大薛純臺小薛玄臺云萬曆己卯舉鄉試癸未舉會試丙戌

大廷對策指切時事不少諱其略曰臣聞之宋臣蘇軾曰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太山非

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及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間將死垂絕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至其有事且急也雖以唐代宗之昏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疏而一言以入之不崇朝而去其腹心之疾何則言之於無事之世者易以改爲而常患於不及見信言之於

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
爲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
亂亾相尋而世主所以不悟也臣誦其言
未嘗不反覆嘆息也恭惟
陛下虛懷若渴采及芻蕘進臣等於
廷賜之策問不知
陛下於臣之言將重之如太山乎抑輕之如鴻
毛乎抑臣有言而君不庸非臣之罪也君
有求而臣不言實臣之罪也况臣感時發
憤有慨於中久矣今
明問及之乃忍緘默以欺
陛下耶凡
陛下所以策臣者無慮數十百言究其指歸賞
罰二科而已夫賞者勸天下之法然有不
倚於賞者所以勸天下之意也罰者懲天
下之法然有不倚於罰者所以懲天下之

意也法常有爲意常無爲有爲者以運天
下無爲者以宰天下今
陛下式古訓遵
成憲賞罰之道甚具而有法然而德澤不究
法令不行此無異故則
聖制言之矣所以風厲之者非其本督率之者
非其實也本也實也卽臣愚所謂意也臣
愚竊觀當今之勢而根極其體要所以累
皇上之意者大幾有二
皇上明以好示天下而此二者恒陰移其所好
皇上明以惡示天下而此二者恒陰移其所惡
二者何也曰內寵之將盛也曰羣小之將
逞也夫人主席崇高藉富有無一不足以
厭其欲昏其志而惟色爲甚色之中人也
微而其溺人也最沉錮而不可解聖王之
所亟遠也昨者

皇上以鄭妃奉侍勤勞特
冊封焉
皇貴妃大小臣工不勝其私憂過計因而請
冊立
皇太子因而請加封
王恭妃
皇上不溫旨報罷則峻旨譴逐矣夫
皇太子國之本也忠言嘉謨國之輔也兩者天

下之公也鄭貴妃即奉侍勤勞以視天下
猶為
皇上一己之私也今也以私而掩公以一己而
掩天下亦已偏矣偏則
皇貴妃或得以愛憎弄威福於內其戚屬或
得以愛憎弄威福於外不獨此也閹人侍
妾又將乘其偏也或得以愛憎弄威福於
內外之間若然則賞罰云者將不為

皇上之好惡用而為內寵之好惡用欲其信且
必未可也夫人主之耳目惟一而天下之
耳目人主者且萬萬雖甚神聖其聰明宜
未足以徧也將必有所寄之寄之得其人
則安不得其人則危非細故也邇年以來
皇上明習政務聽斷若神蓋辯及左右察及淵
魚幾於徧矣竊聞之道路往往二三羣小
伺察而得之此可謂寄得其人耶不得其

人耶私計
皇上非不知不得其人而姑寄之者其亦有不
得已也蓋曰朕向以天下事付張居正而
居正罔上行私一時公卿臺省從風而靡
外廷之不足信明甚故寄耳目於此輩示
天下莫能欺也臣以為不然夫善為治者
以全而收其偏不闇以偏而益其偏
皇上懲居正之專擅而公之于九卿可也若聚

而寄之於此輩則居正之專尚與
皇上爲二此輩之專且與
皇上爲一與
皇上爲二則救之也尚易與
皇上爲一則救之也倍難柰之何其弗思也且
此輩之始用事適
皇上銳精求治之初彼方見小信以自結其所
稱述指陳類多依于公義猶若未害久之
則陽公而陰私矣又久之則純出于私矣

若然則賞罰云者將不爲
皇上之好惡用而爲羣小之好惡用欲其信且
必未可也德澤之壅法令之尼有由也臣
愚以爲欲效忠於
皇上當自今日始欲效忠於今日當自兩者始
皇上視無事若有事以臣言爲重于太山則
皇上之明也

皇上視有事若無事以臣言爲輕于鴻毛則臣
之愚也時讀卷官大理何心泉者諗於衆
曰此生作何語耶眞堪鎻榜矣大學士虞
江王公取閱之稍易置二百十三名季時
退自傷以爲不幸不達
皇上卽達
皇上亦不恨矣適南京右都御史剛峯海公屢
爲房御史所詆季時憤曰臣下皆自處於
私柰何望

皇上無私也於是與彭公旦陽諸公景陽合疏
言之數其欺妄之罪凡七且曰人固有貪
穢自肥而牽人之不我攻者矣未有執己
之貪而不畏人之攻反欲攻人之廉且昌
言於君父之前而無忌者夫欲天下人爲
寰甚易爲瑞甚難寰身享貪饕之利而反
得笑瑞之迂拙臣等之所痛心也昔司馬

光言小人傾君子其禦之之術有三曰好
名曰好勝曰彰君過而已今觀褒之詆瑞
千有餘言大槩不出此術之外曰大奸極
詐欺世盜名非所謂禦之以好名者乎曰
侮慢自賢舉世皆濁己獨清非所謂禦之
以好勝者乎曰貶奪
王威損辱
國體非所謂禦之以彰君過者乎以褒之詆

瑞吹毛求疵宜無不至而所據者不過如
此臣以爲適足以明瑞之無他瑕玷而褒
之陰險窺覘亦無所用其狡也夫褒誠巧
而合俗瑞誠拙而忤世然天理常存人心
不歿堂堂
天朝君子滿廷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聖賢有
名教史册有公論不意青天白日之下有
魑魅魍魎如褒者出于其間也

陛下方重瑞惜瑞借其人以風天下而褒乃欲
逆銷天下之氣節抑慷慨之士如瑞者今
無容足之地是
陛下之所褒褒之所必斥也士君子之所師褒
之所必擯也以如此妬賢忮正潑惡無恥
之人而晏然居師表之位驅天下之士風
而入于欺罔謟詐之俗臣等有裂冠毁冕而
去耳不與之並立於

朝也臣等新進小生發天下之淸議雖褒有
奸如山不可動搖然公論旣明人心自快
褒雖頑鈍無恥亦何面目一日立于東南
諸士之上乎臣等何仇于褒何私于瑞但
恐是非之公鬱而不宣一海瑞尚不足惜
正人如瑞者相繼而指爲邪則君子之道
日消矣一房褒尚不足畏小人如褒者相
繼而傾賢能則小人之道日長矣剥復否

泰之機於是乎在不可不爲之深慮也疏
奏得俞籍歸會南太僕繼山沈公南臺蟄
亭陳公直指厚齋荊公先後奏薦戊子奉
旨起江西南康府教授季時念其母錢太安人
年望古希又善病不忍去左右懇於直指
羅野李公代疏請致仕無何丁太安人憂
壬辰服闋再起保定府教授尋陞國子監
博士癸巳陞禮部儀制司主事有

詔並封三王衆議洶洶於是又與岳公石帆張
公文石合疏言之其略曰本月二十五日
皇上出禁中密札付元輔王錫爵私邸臣等不
知札中所云是何
天語第幷得
君如元輔眷元輔如
皇上信無有遲緩册立以負
祖宗在天之靈至次早禮部出

聖諭則
元子暨
皇三子
皇五子一併封王而錫爵亦且入閣辦事臣
等始遂不能無疑及聞人言嘖嘖
封王之諭乃錫爵以寸晷立就即次輔趙志
皐張位竝不得與聞而禮臣羅萬化科臣
張貞觀部臣于孔兼等俱至錫爵私寓乃

不得其一面始知今日之部
皇上以一人議之臣等不至病狂喪心寧敢無
言以負
皇上昔人有言天下事非一家私事蓋言公也
況以
宗廟社稷之計而可付之一人之手乎
皇上試清心而籌今日
册立一事其關係何如前而

祖宗九廟之靈後而子孫億萬年無疆之業近
而四海臣民之注望遠而九夷八蠻之觀
聽君子小人之所顧盻而咨嗟宮闈近習
之所望風而承旨
社稷安危在此一舉
皇上柰何易視之而閣臣柰何嘗試之臣且不
敢危言以激
皇上兼忤閣臣調停之意亦不敢漫述漢宋故

典及
祖宗朝遠事以滋煩瀆褻體
皇上法祖一念直攄
世宗肅皇帝
穆宗莊皇帝近事請
皇上法之
世宗肅皇帝於嘉靖十八年册立
東宮該禮臣具題故實見在並未有三王並

封之事而
皇上創見之臣故知
皇上之必有不安於心也且
聖諭大旨惓惓以
皇后生子爲言則
皇上不記昔年正位東宮之日乎維時
仁聖皇太后亦在盛年而
穆宗莊皇帝曾不設爲未必然之事以少遲大

計法祖自近此言
皇上可思也臣嘗讀
聖祖寶訓一字一句無非維持
宗社極慮後來
聖子神孫師得其意則
國本固而
社稷賴之不然而虛借文辭掩飾過舉至良
法美意徒以藉奸臣而資固寵忠臣義士

所飲血椎心寧死不忍見此舉動以負
祖宗二百年養士之恩于地下已而考功郎趙
公儕鶴司內計盡公不撓盡黜當路私人
當路啣而計去之於是又與于公景素陳
公貞嶠賈公太石薛公玄臺張公文石各
抗疏言之謫光州判官李時無論立
朝郎伏處田野乎其憂國憂時無一念不于
君父傾注無一事不思於世路隄防中心維繫

不能自解先是己丑薛玄臺因南都攻總
憲定向以不避揭帖參御史王公藩臣疏
劾其阻塞言路當路大恚之座師內閣顧
陽許公輙疏論玄臺吏科都給事陳海寧
復望風排擊李時聞之仰天浩嘆上書許
公極言之其略曰閣下憤發于進士薛敷
教之觸事陳言至以貢舉非人自劾且欲
皇上勑下九卿科道各陳紀綱何為而正風俗

何為而淳允以為無庸諶之九卿科道也
朱子謂紀綱之所以振以宰執秉持而不
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大公
至正之心恭己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
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
刑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
去惡而從善而禮義之風廉恥之俗已丕
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

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由私意而天下
之俗遂至於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
而唯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為務一有端
言正色於其間則羣譏衆排必使無所容
於斯世而後已此其形勢如將傾之屋輪
奐丹雘雖未覺其有變於外而材木之心
已皆蠹朽腐爛而不可復支持矣由此觀
之紀綱之正風俗之淳不在於以勢相脅

在於以道相成不在於使人不敢言在於
使人無可言耳方今
朝廷之上果何如耶允不能詳請舉其略近
見吏科給事中陳某言路一疏大可異焉
彼悍然以言路自任而謂出於臺省為蕩
蕩平平不出於臺省為傍蹊曲徑不知言
路者天下之公非臺省之私也出於公即
蕩蕩平平出於私即傍蹊曲徑陳三謨曾

士楚輩曷嘗不臺不省不言竟以為何如
也其以今日為臺諫者上自乘輿下及宰
執內從廊廈外迨閭閻近由輦轂遠至邊
徼何事不得言言路不可謂塞雖一學究
得上書一市井傭奴得擊鼓而訟言路不
可謂塞即一二蹈尾披鱗誤攖
聖怒相率營救舉得畢其忌諱之言言路不可
謂塞其說寔矣然言者如李君懋檜劉君

志選高君桂饒君伸等何不聞其相率營
救也豈惟不救或攘臂而助之攻矣允嘗
怪而思其故始知李劉高饒之屬皆攖宰
執之怒犯臺諫之忌諱者也其有攻無救
豈曰無謂間有一二上攖
聖怒相率營救亦誠有之是乃杜欽谷永附外
戚而專攻上身之故智其上書擊鼓之云
又無能為宰執臺諫之重輕者耳以此而

遂謂言路不塞雖張居正時此路固未嘗
塞也何謂壬午以前為諱言壬午以後為
輕言也其以近時行險僥倖之徒託身言
路功名富貴操左券而嫉故躁妄者爭趨
頑鈍者爭附以允釋褐後所覩記如前所
稱李劉高薛饒五人外其建言者又不過
黃君道瞻盧君洪春王君德新及允兄憲
成耳以廢官之嬲三四年之遲僅僅幾人

而止何名爭趨何名爭附何名舉世輕言
也其以建言爲釣名爲掩過爲躐位爲取
捷徑夫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是
非有眞名亦何易釣過亦何易掩也即如
彼附曾王又反罵曾王天下終不信其非
權門之客昏夜受遺白日請禁天下終不
信其非壟斷之夫至於躐位捷徑之說則
徃時建言諸公信有一二如其所譏者要

亦晩節不終務爲容悅抑一節自喜袖手
旁觀者耳設守其故吾矯矯不變則進退
維谷坎坷萬狀吾未見其位之躐徑之捷
也信若彼言必使天下盡效彼無違夫子
以順爲正京堂美職操右契而收乃爲不
躐位不捷徑耶且近時建言者每每有觸
而云非無上事而喟然嘆也倘臨江父老
罪無可矜則道瞻不言倘

皇上不廢郊祀則洪春不言倘何尚書起鳴不
搆陷辛左都自修則德新等不言倘邵給
事庶不請申出位之禁則懋檜等不言倘
戊子順天科塲毫無弊竇則桂等不言倘
取右都定向不逢迎當事而以先發後聞
參王御史藩臣則敷教不言何得詆建言
者不啓聱而雷鳴不獨晨而雞號也其以
今日時異勢殊旣無嚴嵩張居正之威福

又無鄢懋卿曾王諸人之阿比何得有楊繼
盛艾穆鄒元標之慷慨夫以堯舜之世克
艱不輟誨慢游不輟規贊襄不輟勸損益
不輟警其亦何嘗不慷慨也豈如彼狃于
陳三謨曾士楚之從容便以慷慨爲奇而
謂堯舜之世無得有是乎且彼乞墦丐子
反復趨附以苟饜足自其常態宰執大臣
富貴已極豈有未饜何苦爲彼曹所弄徒

以益人之富貴而損已之名實哉葢孔子
告顏淵以爲邦深嚴佞人之戒彼以方今
第一佞人首置天垣九卿科道咸若彼曹
賢否何辨功罪何核善者何慕不善者何
懲
朝廷之所爲紀綱風俗已掃地盡矣更何以
令天下閣下欲爲根本之圖講挽回之術
所願亟遠佞人務近莊士一切曠然與天

下更始則
主德可回相業可廣人心可收紀綱風俗庶幾
有瘳否則未知所稅駕也昔孔子大聖人
也見南子則子路不悅欲往公山佛肸則
子路不悅而孔子且時復自喜曰自吾得
子路惡言不入於耳聖賢師友之相與如
此允不肯何敢望子路而不敢不以孔子
事閣下懼以貢舉非人累閣下也又見童

儒試於有司奔競成風孤寒往往擯於府
試深爲痛心復致書邊南亭郡伯言之見
有扶掖等類者喜見顏色必成其美豐城
李見羅先生坐雲南報功事被逮麗于大
辟輿論寃之廣東布衣翟從先欲詣
闕申救不遠三千里特過涇上商於季時季
時喜曰甚善布衣又欲進澄海唐曙臺所
輯禮經於

朝季時即復喜曰甚善並爲代具疏草至于
百家著述諸司章奏制科程式舉子時秇
即有微言片論出于忠君愛國之誠者必
愛之誦之即有微言片論出于黨邪害正
之見者必憂之辨之平生所深惡者鄉愿
道學謂此一種人占盡世間便宜直將弑
父弑君種子暗佈人心使天下靡然舍義
趨利而不自覺一日喟然發嘆涇陽先生

日第何嘆也曰吾嘆夫今人之講學者先生曰何也曰恁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講學快活過日耳先生曰然則所講何事曰在縉紳只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傳食諸侯一句先生爲俛其首又一日讀朱子集有曰海内學術之弊只有兩端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竭力明辨此道何由得明季時曰此弊於今亦然且昔也分

而爲二今也合而爲一其害更有甚焉郎今象山龍川兩先生見之不免扼腕因取集中無極辨王伯辨與凡論及兩端者輯爲一編名曰朱子二大辨涇陽先生爲序而行之又摘其論及治道者輯爲惟此四字編而自爲之序欲上之
朝不果居恒吶吶如不能出諸口及遇是非可否紛紜膠轕處刀斬斧截略無粘帶與

原缺

同志商確義理品隲古今衆論蜂起徐出片言剖之莫不豁然以解其大指一係于正不喜爲通融和會之説嘗謂吾輩一發念一出言一舉事須要太極上有分若只跟陰陽五行悉便不濟有疑其拘者語之曰若大本大原見得透把得住自然四通八達誰能拘之若於此糊塗便要通融和會幾何不墮坑落塹喪失性命吾輩愼勿

草草開此一路誤天下蒼生聞者咸悚其於論人有世所翕然共推而獨抉其隱有世所哄然交詆而獨闡其幽每於一言一動一嚬一笑間斷人生平毫髮不爽其於論事有衆所共喜以爲必成而獨籌其敗有衆所共讁以爲必敗而獨策其成初聞者且信且疑甚而且駭徐而按之若合符節錢起莘公嘗言吾黨不乏有心人至推

有服者須首季時也持身端毅清栗不欲
私狥人人亦不敢以私溷之與朋友交表
裡洞徹對客不作套語徃來毕牘卽復聊
且遊戲率有趣味可諷性孝友其事兩尊
人誠意懇惻深至有以曲當其心涇陽先
生舉丙子而南野公遂棄養兄弟間語及
輒相對欷歔且相昜曰吾父居恒好稱范
文正公之爲人津津不去口此是萬物一

體胚胎念庭周師分俸作讀命無受此是
鳳凰翔於千仞風格吾兄弟當無失此意
眞奉錢太安人依依膝下無異嬰孺癸未
舉南宮不卽
廷對者以太安人也不赴南康命者以太安
人也事二兄甚恭歲乙未涇陽先生病甚
瀕殆季時爲廢寢食私禱上帝願以身代
先生連夕感異夢以語季時輒默不應而

其色甚喜先生疑而詰之乃知其情而先
生病果尋愈其精誠孚應如此性甚介取
予纖毫不苟癸未自南宮還有蔡二懷者
篤行君子也雅慕重季時率諸子北面稟
業且欲延致家塾季時欣然從之致束金
輒謝不受曰吾藉是避俗遠囂收拾身心
爲惠大矣乃以爲利乎壬辰謫別駕光州
當路不欲煩以事假差歸中丞景默曾公

檄所司致俸薪謝不受踰十四年太素沈
公繼撫中州復修景默故事季時屬涇陽
先生固辭之曰吾不可以欺曾公也計後
先所積可千金季時歿而州守璩公文以
沈公意齎二百四十金爲賻兩孤以季時
志告於儿筵而返焉性慷慨好行義歲戊
子邑大祲餓莩載道季時廩粟僅盈百輒
捐其半以賑其業師重所尤公歿子幼少

弦張公歿無子並爲經紀其喪門人孫中
卿以遺孤托悉力維持不恤恩怨性好靜
每日兀坐一室不問戶外事又好整案頭
惟攤書一帙卒業而後易之諸一切文具
及觿礪之屬位置有常終歲如一日又好
朴衣不求華食不求精取給而已左右使
令蒼頭一二人閭行里巷角巾布鞋遇者
不知爲誰自謂木石可居鹿豕可游也其

讀書不局章句惟時時將本文吟諷彷彿
意象氤氳而止間拈一二語逈絕蹊徑如
九方皐相馬超然得之牝牡驪黃之外有
勸其著述者則曰吳康齋先生嘗病宋末
箋註之繁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章楓山先
生亦曰儒先之言至矣刪其繁蕪可也予
竊深韙之敢復攘臂其間乎中年夙有脾
疾每發輒不食丙申九月病大劇不食者

四旬有以醫進者默不荅以祈禱請者叱
去之家人皇皇計無所出涇陽先生以間
問曰弟意中何如曰只如常曰有痛苦否
曰無之曰有欲言乎曰無此時弟只有凝
神定氣循循默默以待天機若攙入他念
便是自暴自棄且欲爲此身計此身非我
有爲子孫計一人各有一乾坤吾無與也
其超然於死生之際如此久之竟愈丁未

夏五月偶感微疾六月十九之夕忽有大
星爍爍墜於小辨齋後河旁居人之納凉
者見而駭之二十一之晨季時忽謂其元
配華孺人曰張睢陽公且至孺人怪不敢
問遂不復語頃之爽然而逝家人卒聞和
鸞聲從空而上逾時乃已距其生嘉靖三
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得年五十有四或
有問於涇陽先生曰昔明道象山兩先生

皆得年五十四季時與之同壽其到處可得言乎先生默然久之乃曰弟庶幾能見大意矣往者壬辰二月與弟燕坐寻問曰近日做何工夫弟曰上不從玄妙門討入路下不從方便門討出路畢竟如何是恰好處寻曰須要認得自家弟曰弟默默自忖性頗近狷情又頗近狂如之何寻曰試舉看弟曰居恒妄意欲作天下第一等人

不近狂乎及而按其實尚未能跳出硜硜窠巢也不近狷乎竊恐兩頭不着也寻曰如此雖欲不爲中行不可得矣弟曰此甚難言今世所謂中行大率孔子所謂鄉愿也弟何敢效焉且弟檢點病痛是一個粗字去中行彌遠寻曰此却是好消息惟粗定不妥入鄉愿路矣乃所以與中行近也粗是真色練粗入細細亦真矣狂狷原是

粗中行中行只是細狂狷總不出一個真若不論真與否只論粗細鄉愿且有細于中行處非特狂狷不如也弟曰粗之爲害亦正不小猶幸自覺得耳今但去容容磨洗更無他說寻曰尚有說在弟謂性近狷還是習性情近狂還是習情若論真性情兩者何有於此參取明白方認得自家既認得自家一切病痛都是村㢘野祟不敢

現形於白日之下矣弟曰此兄性善之旨也弟亦曾爇用工夫來及臨境這病依舊又發還捺不下爇處難忘可奈何寻莞爾而笑弟懷疑而去越日侵晨遽過寻齋寻尚在寢披衣出見弟即迎謂曰弟今豁然昨多却一疑且如人欲適京水則具舟楫陸則具車騎徑向前去無不到者其間倘遇艱阻只須耐心料理若因此便生懊惱

甚者且以爲舟楫車騎之罪欲思退轉別
尋方便豈不大誤余曰如是如是弟復曰
原來孔子拈出中字正要喚醒狂狷自是
精神歸一心體漸平天假之年夫孰測其
所至哉夫先生所謂認得自家共旨甚微
季時自見本色蕩平正直爲之即是更不
必添入較量非其平時賓主之分素明決
見不至此此可以識季時之大矣先生將

以歲之己酉十一月十五日辰時塟季
時於陽鄧圩新阡乃手述其行率兩孤過
舉龍請狀龍謂先生之述季時傳其貌亦
傳其神也按而舉之者易一鬚髮恐失其
神故特爲序次不敢妄加點綴而舉龍則
追惟曩昔戊子之冬余計偕北上季時送
余於惠山之麓執余手而別曰世態易陷
人學術易誤人子其慎諸余曰道與俗相

去遠矣學亦有誤乎季時曰噫難言也余
因歷舉諸家季時曰姑舍是余曰子之意
何居曰繹孔孟微言守程朱家法庶其少
差乎余於是始知所向甲午以後同志者
一時歸田間涇陽先生孜孜於學如不及
也見郎謂余曰日月逝矣百工居肆而吾
輩可無講習之所乎余亦切切求之未得
也一日按邑乘知邑之東林爲楊龜山先

生講學此處歲久堙蕪乃大喜曰先生所講
其在茲乎殆天所留以待先生也即告之
季時季時喜曰得之矣先生病中蹶然而
起遂偕安我素劉本孺請諸當道修復之
先生著爲約約以每歲一大會每月一小
會季時進而講於堂持論侃侃遠必稱孔
孟近必稱周程有爲新奇險怪之說者輒
愀然改容辭而却之不少假借退而與同

志聚處虛而能含恭而能下坦而有則敦
慤而無華始見恂恂然繼見穆穆然久之
真誠溢出不言而使人之意消蓋實左右
先生以求益於四方英豪而容聯屬于其
間一旦失乘時而先生之痛可知也先生
嘗曰予之於弟或予倡而弟和或弟倡而
予和或予所見以為可而弟以為否或予
所見以為否而弟以為可相勸相規忘爾
忘汝其怡怡也既為道義中天親其切切
偲偲也又為天親中道義此其相與為何
如耶豈惟先生即余三四同志見其容而
隱憑潛鎔聞其言而疑倩立決得其片楮
短柬寂寥數語必有關鍵錘鑪而藉以發
蒙華心者多矣其親而愛之也實異姓之
天親其敬而畏之也實同儕之師保嗚呼
已矣生同其時者當見之於羹墻生後其

人者當奉之為著蔡亦惟是
大君子為之誌若銘若表若傳使徵而信
愛而傳後之學者有所承稟焉則斯文幸
甚所配華孺人為處士承軒公女始無子
抱伯兄子育之名與溉國子生娶華氏國
子生秀嶺公女已而得一子名與演娶吳
氏邑庠生楊華公女生女三一適行人司
司副霽陽吳公子郡庠生欽錫一議光州
學正玄臺薛公子邑庠生憲垂殤一適商
丘知縣本素華公子庠殷孫男三曰杋曰
樾曰杭與溉出樾聘邑庠生萬阜如公女
餘未聘孫女二一議國子生心澤吳公子
明相與溉出一未字與演出所著有小辨
齋偶存小辨齋者季時讀書處也
萬曆戊申季秋日眷弟高攀龍頓首拜撰

聿定録卷之三

先弟季時述

嗟嗟吾弟棄我而去忽踰周歲矣音容宛如渺不可即索居無賴追念生平時拈片紙書之彌增人琴之感不能𦲷也聊存影響無失本來面目云爾搜揚表揭寫此全真尚有望於同好

吾顧之先於吳爲著姓遭元末之亂失其諱莫能詳相傳自宋將仕郎百七府君實始家錫之上舍里世業耕讀以高貲雄里中好行其德里人愛而敬之數傳而爲吾六世祖諱廷秀義聲益著語具商文毅公輅所爲墓表中再傳而爲吾高祖如月府君諱麟娶吾高祖母錢孺人三傳而爲吾曾祖友竹府君諱緯邑諸生有著癖絕不知家人生產事家盡廢娶吾曾祖母朱孺人繼鄒孺人四傳而爲

吾祖侍竹府君諱夔娶吾祖母朱孺人是生吾父贈戶部主事南野府君諱學再遷涇里家焉忠信直亮環數里內外兒童婦女皆能道之卒之日里爲罷市娶吾母錢太安人能以恭儉佐吾父白首相莊稱合德云生五子長爲予大兄伯時性成次爲予二兄仲時自成又次予憲成又次爲吾弟則最少子也

吾弟少敏慧而頗好弄年十四從少弦張師習舉子業師弗善也以語吾父吾父曰是兒恐非落人下者張師曰吾亦知之不激不奮耳吾父曰善遂令更他師居半歲忽謂予曰弟知過矣弟知過矣請歸而稟繩墨予大喜言於張師而復之衆未肯信張師曰身請任之無煩諸君慮也久之果如所言即耆艾宿儒雅以端方見推者皆謝不及予因問弟何感而遽如是弟曰恐傷兩大人心耳予曰此

是做人根子當與弟共勗之
弟爲舉子家言不甚經思而筆援遒勁自不可及同里雲浦陳先生一見而奇之弱冠游郡庠每試輒冠其曹如臨川念庭周公福清龍岡施公姚江梅墩邵公俱待以國士又不獨賞其文也
原洛張師嘗游晃陵荊川方山兩先生之間雅有聞吾父令予與弟稟業焉每語輒契張

師曰舉子業未足以竟子復師之見方山薛師薛師喜亟呼其兩孫綍見弟之交而授以考亭淵源錄曰洙泗以下姚江以上萃於是矣異日其無忘老夫也兩孫益海內所稱大薛純臺小薛玄臺云
弟性介辭受取予纖毫不苟癸未自南宮還讓里有恭二懷者篤行君子也雅慕重吾弟屬少弦張師爲介紹率諸子北面稟業且欲延致家塾弟欣然從之已而致束金辭曰吾廉幾稚是避俗遠囂收拾身心不爲不受惠矣況此君非有力者其以諸郎見屬實欲相與切磨於道義非顓顓爲攻舉子業取青紫計也吾奈何獨以利言乎壬辰謫光州別駕當路不欲煩以事假差歸會景縣中丞檄所司致俸薪辭弗受及沈太素中丞繼撫中州復貽予書曰此不可以少佐三徑松菊乎爲

寄聲季君勿拘拘也弟曰即爾何以謝曾中丞屬予力却之於是歷十四年餘矣計前後所積可千金此吾弟發州守璩公復齎二百四十金爲賻屬邑侯平華林公來言此沈中丞意也願無煩往返兩孤乃以告於几筵而辭焉
吾弟於身家事儘悠悠惟是世道人心所係則縈繫不忘歲丙戌赴

廷試對策指切時事不少諱讀卷官大理寺卿
心泉何公見之謚於衆曰此生之言何爲便
堪鎖榜矣大學士婁江王公取閱之易置二
百十三名吾弟退而輒自傷以爲恨不得達
於
皇上也誠得達於
皇上即復擯斥幸莫如之何論其他適南京右
都御史剛峯海公屢爲房御史所詆發憤曰

臣下皆自處於私柰何望
皇上之無私也於是遂與彭旦陽諸景陽合疏
言之癸巳官儀部有
詔並封三王衆議洶洶於是又與岳石帆張文
石合疏諍之已而考功郎趙夢白司內計盡
公不撓爲劉黃門所攻於是又與于景素陳
員嶠賈太石等合疏救之先是南都耿總憲
以不送揭帖叅御史王公藩臣同鄉薛玄臺
疏劾其阻塞言路當路大恨內閣頴陽許公
玄臺座師也至以貢舉非人自劾吏科都給
事中陳海寧復望風排擊弟聞之仰天浩嘆
於是自田間上書訐內閣言之又見童儒試
於有司奔競成風致孤寒往往遺落不得進
其在鄉試一關尤爲喫緊而取數甚窄深爲
扼腕於是致書邊南亭郡伯言之語云在廟
廊則憂其君在江湖則憂其民弟庶幾焉

李見羅先生坐雲南報功事被逮竟麗大辟
輿論寃之廣東布衣翟從先欲詣
闕申救不遠三千里特過涇上商諸弟弟極口
從臾之布衣又欲進澄海唐曙臺所輯禮經
於
朝並爲代具疏草海忠介被論吳門李晉陽時
爲庶吉士憤然不平具疏論救會有尼者不
果弟聞之偕同年諸景陽彭旦陽訪晉陽邸

中因從容詢之晉陽欣然出原草視弟弟擎
節稱善遂採其十之六爲疏以上至今語及
猶德晉陽不置其赴義若渴不分人我類如
此

吾弟天性孝友雅爲吾父吾母所鍾愛雖曰
憐其少亦其一段誠意懇惻深至有以當吾
父吾母之心也不肖舉丙子吾父遂棄養每
語及輙相對欷歔且曰吾父居恒好稱范文

正公之爲人津津不去口此是萬物一體胚
胎念庭周師分俸佐讀命無受此是鳳凰翔
於千仞風格吾兄弟當無失此意癸未舉南
宮遂移病歸則以吾母善病也癸未成進士
坐言事罷會南太僕繼山沈公南臺督亭陳
公按院厚齋荊公先後奏薦奉
旨起江西南康府教授特懇於按院雍野李公
代疏請致仕又以吾母年且望七愈善病也

原缺

予兄行中居三僅長弟四年而弟事予莅恭
不藏於事兩兄當歲乙未予病甚且瀕於危
屢矣弟憂之寢食爲廢予一夕夢弟手捧書
一卷視之則金縢篇也覺而異之頃之復夢
吾弟誦讀朗朗伏而聽之即金縢篇語益異
之詰朝以告吾弟弟默不答而察其色甚喜
因再三詰之乃曰弟頃者連夕私禱於上帝
願以身代兄不可願減算益兄算即內人不

知也今既屢見兄夢上帝其必矜而許之矣
所以喜也惟是天機忌泄願兄含之予曰有
是哉已而予果無恙至於今且一紀而餘矣
每默自循省何以承此於弟哉乃弟一旦奄
逝適符減算之請而予竟不能爲弟代也又
安敢弁弟一腔心事埋沒故特表而出之且
以示子孫無忘焉

吾弟端毅清栗不以私狥人人亦不敢以私

涵之對客不作套語與朋友交表裡洞徹遐不狎邇不忘往來竿牘不作寒暄語高存之曰吾篋中藏有季時手裁數十幅即寂寥數字必有關係他如上許相國及與羅布衣等書一段正氣凜凜逼人足令頑夫廉懦夫立至今讀之猶有生色又曰季時眞降魔手今何處更得此人記得二十年前魏懋權嘗謂予曰君家季公涇凡大是不凡自其來都數

相通訊雖復聊且游戲率有趣味可諷覩人必於其微吾以此得季公矣

萬曆十六年邑大祲饑莩盈道時弟廪中僅有粟百石輒捐其半以賑一時士民翕然從風是歲也饑而不害邑侯李元沖枚荒錄具載其事

業師董所尤公殁子甚幼少弦張公殁無子並爲經紀其喪門人孫申卿以遺孤見托悉

力維護不恤恩怨爲弟子則不負師爲師則不負弟子故曰一友一生乃見交情

弟一日喟然發歎予曰何歎也弟曰吾歎夫今人講學只是講學耳予曰何也曰任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予曰然則所講何事曰在縉紳只是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是傳食諸侯一句予爲俛其首又一日讀朱子集有曰海內學術之弊只有兩端江西頓悟永康

事功若不竭力明辨此道無由得明謂予曰此弊於今亦然且昔也分而爲二今也合而爲一則其害更有甚焉即今象山龍川兩先生見之當爲扼腕因取集中無極辨王伯辨與凡論及兩端者輯爲一編名曰朱子二大辨予爲序而行之已又摘其論及治道者輯爲惟此四字編而自爲之序擬欲上之
朝不果

弟居恒吶吶如不能出諸口及遇是非可否紛紜膠轕處一刀兩段略無粘帶與同志商確義理品隲古今衆論崢嶸徐出片言剖之莫不豁然以解其大指一依於正不喜爲通融和會之說嘗謂吾輩一發念一出言一舉事須要太極上有分若只跟陰陽五行歪便不齊有疑其拘者語之曰若大本大原見得透把得住自然四通八達誰能拘之若於此

糊塗便要通融和會幾何不墮坑落塹喪失性命也吾輩慎勿草草開此一路誤天下蒼生聞者咸悚

吾弟善知人有世之所翕然共推而獨抉其隱有世之所共然交詆而獨闡其幽往往於一言一動一嚬一笑之間斷人生平毫髮不爽又善論事有衆之所共喜以爲必成而獨籌其敗有衆之所共譏以爲必敗而獨策其

成初時聞者且信且疑甚而且駭徐而按之如合符節錢起莘嘗言吾黨殊不乏有心人至推有眼者須首季時以此也

吾弟好以靜每日兀坐一室不問戶外事好以整案頭惟攤書一卷既卒業而後再以一卷易之諸一切文具及觴觚之屬位置有常予默記之終歲如一日也好以朴素不求華食不求精取給而已左右使令惟蒼頭一二

人閒行里巷中爾巾布鞋遇者不知其爲唯自謂木石可居鹿豕可遊也

弟讀書不局章句惟時時將本文吟諷彷彿意象氤氳而止間拈一二語迥絕蹊徑如九方皐相馬超然得之牝牡驪黃之外有勸其著述者應曰吳康齋先生嘗病宋末箋註之繁非徒無益而反有害章楓山先生亦曰儒先之言至矣刪其繁蕪可也予竊深韙之何

敢復撰贅於其間比歿檢其篋及遍訪諸知
交間僅得策一道疏四道書七十三紙劄記
八十一則講義三章像贊一通哀辭四篇詩
六十九首因爲次第成編而命之曰小辨齋
偶存小辨齋弟所讀書處也
楊龜山先生寓吾錫建有東林書院歲久圮
壞高存之一日檢邑乘見之謂弟曰叔時嘗
欲搆一讀書處得二三友生切磨其中此殆

造化留以待叔時也弟喜而告予時予方卧
病聞之欣然而起遂偕安劉諸君子謀於當
道而修復之每歲一大會每月一小會弟進
而講於堂持論侃侃遠必稱孔孟近必稱周
程有爲新奇險怪之說者輒愀然改容辭而
却之不少假借退而與同志聚處虛而能含
恭而能下坦而有則敦愨而無華始見恂恂
然繼見穆穆然久之真誠溢出不言而使人

之意消予丁衰年方賴弟左右夾持所欲求
助於四方英豪又賴弟容爲聯屬其間乃今
名失一愛弟實并失一畏友手足心膂其將
安托正不知何以收之桑榆送此餘生耳
弟生而弱夙不理於脾家每有疾輒不食歲
丙申九月病大劇不食者歷四十日有以醫
請者默不荅有以禱請者叱去之舉家憂
惶莫知所出予以間問曰弟意中何如弟

曰亦只如常曰有痛苦否曰無之曰有所欲
言乎曰何言此時弟只有凝神定氣循循默
默以待天機若攙入他念便是自暴自棄且
欲爲此身計此身非我有欲爲子孫計一人
各有一乾坤吾無與也予服其達識久之竟
愈嗣後亦時發或一月愈或半月愈或旬日
愈予竊喜以爲精神漸固血氣漸堅脫是當
益佳無慮矣乃去歲夏五月偶感微疾至六

月二十一日竟不起謂之何哉抑弟在丙申業已超然於生死之際視世之依依戀戀握手叮嚀不能自割者天淵矣況去之十二年其於斯日有進焉者乎又何足以區區俗情爲弟慟也獨予與弟自少而長而壯且駸駸白首追念五十餘年間或予倡而弟和或弟倡而予和或予所見以爲可而弟以爲否或予所見以爲否而弟以爲可相勸相規忘爾忘汝其怡怡也既爲道義中天親其切切偲偲也又爲天親中道義一旦永別生趣頓盡不復能自持耳先是十九日之夕有大星爍爍從空而下墜於小辨齋之後圃時河旁居人相携乘凉咸見而異之二十一日之早弟謂其室華孺人曰大菩薩來訪且及門矣俗稱睢陽張公巡爲大菩薩云華孺人惟不敢問弟遂不復語奄然而逝家人聞和㘈之聲隱

隱從空而上踰時乃已噫嘻信奇矣乃知弟之去來應不偶然也

有問於予曰昔明道象山兩先生皆得年五十四歲季時亦與之同壽其到處可得言乎予默然久之乃曰弟庶幾能見大意矣記得壬辰二月間與弟燕坐予問曰近日做何功夫弟曰上不從玄妙門討入路下不從方便門討出路畢竟如何是恰好處予曰須要認得自家弟曰弟默默自忖性頗近狷情又頗近狂如之何予曰試舉看弟曰居恒妄意欲作天下第一等人不近狂乎反而按其實尚未能跳出硜硜窠巢也不近狷乎竊恐兩頭不着也予曰如此雖欲不爲中行不可得矣弟曰此甚難言凡今世所謂中行大率孔子所謂鄉愿也弟何敢效焉且弟檢點病痛是一個粗字去中行彌遠予曰此却是好消息

惟粗定不悉入鄉愿路矣乃所以與中行近
也粗是真已練粗入細細亦真矣狂狷原是
粗中行中行只是細狂狷總不出一個真若
不論真與否只論粗細鄉愿且有細於中行
處非特狂狷不如也弟曰粗之為害亦正不
小猶幸自覺得耳今但去密密磨洗更無他
說予曰尚有說在弟謂性近猶還是習性情
近狂還是習情若論真性情兩者何有於此

參取明白方識得自家既識得自家一切病
痛都是村魔野祟不敢現形於白日之下矣
譬諸身處春秋只覷看孔子五伯如何上前
得身處戰國只覷看孟子七雄如何上前得
弟曰弟時時聞兄性善之說亦曾如此用功
夫來及臨境這病係舊又發還捺不下殆所
謂熟處難忘也如之柰何予莞爾而笑弟憬
疑而去越日侵晨遽過予齋頭予猶在寢即

披衣出見弟迎謂曰夜來念之忽覺昨日多
了一疑且如人欲適京水則具舟楫陸則具
車騎徑向前去無不到者其間倘遇艱阻只
須耐心料理若因此便生懊惱甚者且以為
舟楫車騎之罪欲思退轉別尋方便豈不大
悞予曰如是如是弟復曰原來孔子拈出中
字正要喚醒狂狷自是精神歸一心體漸平
天假之年夫孰能測其所到哉

吾弟名允成字季時別號涇凡萬曆癸酉補
郡諸生己卯舉鄉試九十五名癸未舉會試
三十八名丙戌
廷試三甲二百二十三名是歲奉
旨回籍戊子起南康府教授不赴尋丁吾母憂
壬辰再起保定府教授陞國子監博士癸巳
陞禮部儀制司主事是歲三月謫光州判官
生於嘉靖甲寅十月二十九日未時卒於萬

原缺

曆丁未六月二十一日未時得年五十四歲
以己酉十一月十五日申時葬陽都圩新阡
娶華氏處士承軒公女始無子抱吾伯兄子
而育之名與溉國子生娶華氏國子生繡嶺
公女贈刑部主事愼菴公孫女已而得一子
名與演娶吳氏邑庠生揚華公女禮科給事
中震華公孫女女三人一適行人司司副霖
陽吳公子郡庠生欽錫愼齋公孫一議光州

學正玄臺薛公子邑庠生憲垂選貢生少尼
公孫浙江提學副使方山公曾孫瑒一議商
丘知縣本素華公子摩殷贈商丘知縣次菴
公孫孫三曰枫曰樾曰杭俱與溉出樾聘萬
氏邑庠生卓如公女國子生同菴公孫女餘
未聘孫女二與溉出者一許字國子生心澤
吳公子明光祿寺監事渼湖公孫右春坊右
諭德兼翰林院侍讀澤峯公曾孫與演出者

一未字

萬曆戊申六月朞服兄憲成杖淚拜述

晉陵薛敷教填諱

檀園集十二卷

（明）李流芳撰

明崇禎刻清康熙二十八年陸廷燦重修嘉定四先生集本

檀園集十二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李流芳撰。流芳字長蘅，嘉定人。萬歷丙午舉人。三上公車不第。因魏忠賢亂政，遂絕意進取，築檀園讀書其中。明史文苑傳附見唐時升傳中。是編凡古今體詩六卷，雜文四卷，題畫跋二卷。雖才地稍弱，不能與其鄉歸有光等抗衡，而當天啟崇禎之時，竟陵之盛氣方新，歷下之餘波未絕。流芳容與其閒，獨恪守先正之典型，步步趨趨，詞歸雅潔。二百餘年之中，斯亦晚秀矣。謝三賓刻嘉定四先生集時，流芳尚存。三賓詣視其疾，索所作，因盡出平生詩文，手自芟薙，以成斯集。三賓爲作序，文亦感慨悽動。三賓字象三，鄞縣人。天啟乙丑進士。後官巡按御史，守萊州頗著勞績，掖縣毛霦平叛記載之最詳云。

重刻檀園集序

嘉定南翔里東南僻隅也然其地多梅竹亦多種菊之家葢其人每多秀傑者生於其間而又物產清美故雖僻壤有足傳者

里中舊有檀園李長蘅先生所居也先生以萬曆丙午與虞山錢宗伯同舉於鄉一再會試不第遂里居力學津涉乎詩書之域嚅嚌乎文藝之藪經其研礲咸臻絕詣然其所以自立者則孝友忠信爲之根柢觀錢宗伯所爲傳類可考證矣夫人之有才藝猶山之有雲水之有瀾草木之有花寔雖原本固自有在

然其神彩在天地間豈可使其泯然無傳也先生所著檀園集十二卷崇禎二年已巳邑侯謝公彙刻四家集行世四家者唐叔達婁子柔程孟陽及長蘅也

兵燹後檀園集板已毀廢今康熙二十八年巳巳陸生扶照重遵原本刻之夫天道人事之盈縮大抵六十年而一變今距謝公初刻時甲子恰一週豈非先

生風雅之傳由剝而復之會乎刻既竣扶照載菊數十本扁舟而來以是集問序於余余方棲息耘圃于時對名花讀佳篇覺霜林花氣與先生之清風逸韻

飄颻於疏窗簾幙之間不知其孰為東籬之花孰為檀園之文併忘其身之在耘圃也咏歎之餘移我情矣抑余更有進焉扶照乞於先生之鄉表彰既墜之

業尚已抑亦撰其本然之至性舉其生平行事而奉為先民遺則乎陶令之詩曰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予今日有之又曰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聞多

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則又扶照尚友先生之謂歟昔者吳郡文太史既歿同里張幼于裒其平日所與尺牘萃之於石歸太樂謂其年輩遠不相及而先後輩

相接引非他郡所能及今扶照之與先生生不同時乃能修復前徽覩幼于更勝矣要亦先生流風之所被者耶予於南翔既慕前賢述作之美而又幸來學之不乏人也因序以歸之

崑山徐秉義書

檀園集原序

予爲嘉定之三年始謀刻四家文集於時長蘅已病臥檀園予躬致藥餌登床握手長蘅爲強起盡出所著作手自芟纂得詩六卷序記雜文四卷畫冊題跋二卷合十二

卷題曰檀園集授其姪宜之以應予之請遂刻自檀園集始明年正月長蘅沒予哭其家爲經紀其喪唏噓不能去已而刻成因爲之序長蘅纍世簪纓科名廿載文章書畫絢爛海內其徒盜竊名姓及摸

勒衒售者猶足以奉父母活妻子而長蘅身沒之日園亭水石圖書彝鼎之外籯無一金廩無釜粟高賢靜士之風流其大畧亦可覩已爲人慷慨遇不平事無問朝野輒義形於色然慈惠樂易其素性也

喜接後輩周貧交尤喜成人之美未嘗有所怨忌時或發詞偏宕或詩文感憤類於罵譏嘲詭者有之然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正所謂深於風者矣惜其窮老不遇徒放浪於吳山越水盱衡奮袂以自鳴其

不幸故僅存茲集以傳世使得待
詔金馬延登玉堂拜稽揚厲以上
繼臯陶史克之作令鄙人小夫帖
耳咋舌於文章之有用從此不敢
侮易文墨士不亦偉歟而竟優游
林壑以没此予之歎息痛悶於長
蘅也嗟乎長蘅之所流傳未知鷄
林等國何如凡我公卿學士下至
賈豎野老以及道人劍客無不知
敬慕若古人然長蘅亦榮矣然大
率珍其畫與書耳能得其詩文之
意之所在者已不可多得而況其

爲人之大概乎昔王逸少在東晉
時其精識淡慮高標偉節識者信
爲蔡謨溫嶠之流而爲書名所掩
至今耳食者但曉宗其翰墨此又
予之反覆婉折於茲序也崇禎二
年秋七月友人謝三賓序

檟園集後序

叨州師三年報政之後訟堂屢空琴室轉靜於是採察謠俗博訪詞林爰自國初到今凡邑之縉紳孝秀以逮高世養德之士其文詞之沒而不見及既行而叢殘放散者咸搜葺遴選以備一邑之文獻而唐先生叔達婁先生子柔程先生孟陽暨家叔父長蘅先生則人自爲集先總集而刻行之蓋此四先生者皆能潤世篤俗究古明道拔中晚以復之遂初者也是時叔父既

有檟園蘗餘之職自汰其前後所存詩文爲十二卷命宜之同杜之讐校之已復前宜之而篇之曰文章之道本於六經自先秦諸子及於漢氏而後旁暢於史集此文章之源流亦學問之次第也予少汎於科舉之業學無根本不能通經見汝父爲詩竊私喜而學之頗見一時所號爲詩人其嘲戲風月以取媚流俗者意頗不屑爲之位獨見孟陽一聯半韻歎賞之盈月不忍釋手以爲是殆終身非可及也已乃孟陽見予詩亦往往過稱之以此稍復自信生平往來燕齊及越遊吳越山水間見大林泉氣狀英淑雄觀與夫風塵車馬之跡人世榮枯之感雜然有動於中每五七其句鼓平上其音節而爲詩年來將埒十詠退而謝因朋儕過從發憤時專和汝唱余篇什稍多然皆出於己而不丐於古蓋凡格律正變古今人所何爭而字斟之者總未能窺其堂奧也至於古文益孱意爲之無所繼述間復爲摹中廢不及成篇故其所存自序述

哀詠而外不過題跋數則而已明府乃欲彙萃爲集而方徵於三君子之間予竊愧之因欲序次此意爲一文以問難而久病不能搆思竟盡爲我序之宜之以爲文章之道本於六經而六經非文章也其所文複辭切以垂教萬世者實在焉後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其後以六經爲粉藻即好古者首之僞亦止惟其華而忘其實於是分文析字撰二古之工拙以效用於文章而六經之道遂荒叔父雖未出而事之然於

賢如治亂之際一飯未嘗忘君也逆璫擅柄詔獄屢興三吳同志如繆當時周季侯顧伯欽輩皆拔立瘐死而起東文起孟長受之詔獄輩亦相繼削籍無一人立朝者叔父慨然傷君子之道消而又痛夫宗社之危若累卵然而不能須臾也憂天憫人之思往往見之於歌詠乙丑丙寅之役不樂而罷以高寘自切有從容坐關陳璫之言必裂眦扼腕若同父切之仇愛憤所蘊遂發錮疾嘔血數升伏枕綿歷其至性所鍾

篤於君臣之義如此昔我王父生盡誠而死盡哀終喪三年杖而後起其事王母蕃蕩色養之孝既登賢書猶在子舍因力僻脚之饑必奉持而歸之王母二十年不私名一錢從母專恩不辨孩麥叔父以稱祠之重勉置副室然而如賓之敬終身不衰兄弟五人先太史獨叢世叔父恩勤宜之不啻已子敬長兄而慈幼弟王父所授薄田不滿百畝大半以周弟妹之貧鄉邑有司之試苟可以薦剡逹者終不以已了先從子

也一日之雅愛敬皆有終始他人或言友生之過如聞家諱未嘗出之於口必曲護其短而徐槩其所長不幸短命而死則周卹其孤若親子弟閒孟既已不壽無子子薪纂之亦無子而家赤貧不不能成喪叔父爲經紀其後事而歲時存問其未亡人今子薪之殁五六年閒孟且十年矣而若憶沉痛若在新殁蓋叔父之於五倫至矣六經之實備於叔父之一身又奚必與文多道寡者絜富美於枝葉哉槩之至者不爾能

而叔父兼之然拔而不逍叔父之所不矜也居恒自言我古文不及叔逵者洪不及子柔詩律不及孟陽獨畫無師承而頗得古人之意江南山川之雲氣亦時時隱現於尺楮鎌不足傳其於自娛固有餘矣而叔逵先生每歎息於叔父之文以爲康叛同甫所許爲容與雅紆餘寬平而其味常深長於意言之外者至於著書門題一語寺尺精楷嚴不異小楷則子柔先生猶自謂弗如孟陽先生論詩以七言八句爲難丁

而絕愛叔父近作嘗言長蘅之潔淨精緻愛之之綿密彪炳皆七言之長城也至於五言古詩如南歸諸什則孟陽先生直曰誠于抄此於淵明摩詰之詩非僅從鮑謝韋元白而已叔父身病而心壯病愈之日若不逃之空寂焚棄筆硯則詩文之斐灼方將與歲月俱無窮檀園一集殆非叔父之大全也宜之尚欲砥礪聚業嗣規科第未能根蒂前古承叔父通經之訓以究先太史未竟之業文章之道茫然望涯竊復單精竭慮亦何能繪畫日月之萬一雖然此叔父意也其何敢辭秉筆覶縷亦聊以伸叔父之意云爾崇禎二年歲己巳元夕後五日猶子宜之謹序

李先輩長蘅傳　載列朝詩集

錢謙益

李流芳字長蘅嘉定人萬曆丙午同余舉南畿再上公車不第天啓壬戌抵近郊聞警賦詩而返遂絕意進取誓畢其餘年讀書養母刳心學道以求正定之法年五十有五病咯血而卒長蘅為人孝友誠信和樂易直外通而中介少懷而寡可與人交落落穆穆不為翕翕熱磨切過失周旋患難傾身瀝腎無所避家貧資脩脯以養母稍贏則以分窮交寒士視世之豎立崖岸重自表襮者不啻欲唾棄之性好佳山水中歲於西湖尤數詩酒筆墨淋漓揮灑山僧榜人相與款曲軟語間持絹素請乞欣然應之自以世受國恩身雖屏退不忘國恤丑寅之交聞人被禍往往中夜屏營歎息欲泣崇禎初聞余以枚卜被放撫枕浩歎曰不可為矣病劇遂不起嗚呼其可悲也長蘅書法規橅東坡畫出入元人尤好吳仲圭其於詩信筆輸寫天真爛熟其持擇在斜川香山之間而所心師者孟陽一人而

巳居恆語余精舍輕舟晴窗浄几看孟陽吟詩作畫此吾生平第一快事余笑曰吾邦有二快承有兄與孟陽耳晩乃遜志古人草書杜白劉蘇諸家詩至數十巨册故於詩律益細孟陽亦歎其骨亭南歸諸篇以為非今人所及也長蘅兄諸生元芳字茂初能為七言長句次兄康吉士名芳字茂才有詩集孟陽為序有才子曰杭之字僧筏書筆酷似其父乙酉歲死于亂兵遺孤蒐然今方於從兄宜之家長蘅居南翔里其讀書處曰檀園水木清華市囂不至一樹一石皆長蘅父子手自位置琴書蕭閒香茗郁烈客過之者恍如身在圖書中喪亂之後化為劫灰獨其遺文在耳而忍使其無傳也哉

李長蘅墓志銘

錢謙益

長蘅姓李氏諱流芳其先徽州歙縣人也其祖贈奉訓大夫諱文邦始從嘉定文邦之子諱汝節繼室以陳氏生長蘅長蘅風流儒雅海內知名者垂二十年其幼也識與不識皆聞而悲之然長蘅之生中孝于親友于兄弟澹蕩于榮利而篤摯于君臣朋友則世未必盡知之也長蘅少而有高世之志才氣宏放不可羈紲自其兄翰林君早世始撫心下氣求工應舉之業以慰其父母更十餘年與予偕來南京當是時長蘅之年漸長而又以為不逮其父雖猗褐趨時其中固已不能無厭薄之矣再上公車不第又再自免歸皆賦詩以見志自是絶意進取誓畢其餘年暇日以讀書養母謝人世不可以把玩將刳心息影精研其所學于雲棲者以求正定之法未久而病作猶焚香洮靧手書華嚴不輟又以其間寫唐宋大家詩乎數十帙皆未就而卒嗚呼其可悲也長蘅事母色養其備敬其長兄

撫其弟妹若姪絕少分別皆人所難能者頗不
修事傍邊幅以孝謹取名與人交落落穆穆不
以握手出肺肝爲信磨切過失周旋患難傾身
瀝腎一無所顧避平居不入公府談居間竿牘
之事輒頭面發赤家居資修脯以奉母稍贏則
以分窮交寒士卒未嘗亢崖岸之行以廉潔自
表襮也性好佳山水中歲于西湖尤數所至詩
酒填咽筆墨錯互揮灑賦詶無不滿意山僧榜
人皆相與款曲飲語間持緗素索乞忻然應之

其爲人和樂易直外通而中介少怪而寡可其
于朋友之間大節確然不可得而犯干也
歲壬戌濟寧陷都城震驚遂喟然東裝南歸其
意以爲母老身未仕猶可以無死也以可以無
死而歸則其不可以無死而死爲必也假令世
不幸而有唐天寶之事苟受一命如王維鄭虔
之爲吾知其必不忍也丑寅之交每竊嘆曰事
不可爲矣往往縱酒無聊至于泣下遂病咯血
不能止病且革問余被放撫枕歎詫久何遂不
起宗許一年之正月也享年僅五十有五嗚呼
其尤可悲也長蘅交知滿天下其少所與遊處
曰鄒臣虎閔孟王志堅弱生故其子娶閔孟之
女而其女歸弱生之子其尤敬愛者曰程嘉燧
孟陽孟陽謂長蘅書法規撫東坡詩出入元人
尤似吳仲圭畫彷彿斜川香山晚于格律更細
尤嘆賞亭南諸詩以爲非今人之所可及
也長蘅既下之二年以今年二月某日葬南翔
之祖塋其子杭之泣而言曰宜銘吾先人者誰

乎有先人之友程與錢在孟陽曰吾老矣過時
而悲不能文也銘莫如錢氏宜于是杭之纍然
衰絰來徵銘孟陽助之請尤力嗟乎長蘅精勤
學佛既了然于去來之際矣余銘之不勝其悲
其以余爲俗化已大銘曰雲棲之教落日懸鼓
西方爲家華嚴樓閣湧現筆端重重開遮人世
璅碎劈大海水跳擲魚鰕妙修分節紛然建豎
猶算河沙命耶才耶緣頓相倍其又奚嗟文章
紛綸留世間者燦爛春花後千斯年與此銘章

傳爲雲霞

重刻李長蘅先生檀園集後序

李長蘅先生者我疁四先生之一也合唐叔達婁子柔程孟陽三先生而爲四四先生各有集行世檀園集則長蘅所著詩文也合叔達三易稿子柔吳歈草學古緒言孟陽浪淘松圓集而爲四先生集崇禎已巳邑侯四明謝象三刻之憶昔隆萬時王弇州四部稿盛行海內士大夫靡然從之爭以剽竊摹倣稱拾史漢字句相矜詩而不知古文之有正派其清淡雅健淡蕩委

折者則反以凡陋嗤之崑山歸太僕熙甫獨能鈞經貫史明體達用闢障狂瀾于旣倒直阿時流爲妄庸子弇州聞之曰妄則有之庸則未敢聞命熙甫曰唯庸故妄未有妄而不庸者也其授經安亭也與朋舊門徒講藝于荒江寂莫之濱朱弦疏越一唱三嘆而我疁之信從者特衆如徐叔明張公路丘子成張茂仁傳元凱輩所作皆元元本本有質有文四先生因得其緒言而私淑之且以傳諸後學于是錢蒙叟宗伯黃

陶菴先師遵其遺說復起而任大之熙甫之書沉埋數十年者一旦光耀于天壤不可謂非四先生之功也乙酉之亂李氏被禍最酷先生一枝惟孤孫聖芝在耳檀園既成劫灰梨棗亦無復孑遺矣婁思修兵死無後其板析而爲薪所存不能什二唐程二集幸無恙金治文渊師兄弟復爲程刻耦耕堂集以續之唐遺稿尚多惜無人爲之補刻遠近來購四先生集者久有缺逸之歎吾宗開倩暨其伯子扶照嗜古好學慨然以復舊爲已任因遂捐金先校李集付諸梓將次第及于婁之缺板唐之續稿以成大觀嗚呼留心若此可謂知所當務矣晚近之人類以聲色自娛酒食相徵逐甚而鬬雞走狗六博蹋鞠爲嬉戲腸肥腦滿傍淫無度問以典册大都魚覗者多矣况肯表章先賢以垂不久遠乎若開倩父子味人之所不能味爲人之所不欲爲其事似迂而實切其功似細而實宏豈流俗所可同日語哉檀園集刻成同侯生大年請序于

徐宫坊果亭并請余爲後序余喜吾宗之有人而遺文賴以不墜也于是乎書

康熙己巳冬十有一月日南至同邑後學陸元輔謹序

檀園集卷之一

五言古詩凡七十二

冬夜書懷

隴上別

酒後爲鄭閑孟畫扇戲題

將赴試自下走筆別荃之

題荃之畫蘭

燕中歸爲閑孟畫湘林小景有感而作

登慈雲嶺還訪嚴印持忍公無敕鄒孟陽

聞子將于南山小築信宿爲子將題畫作

苦雨行紀戊申五月事

送座師林先生被召北上二首

春日過翠溪僧樓虞工恭閑晉吳聲稚劉
彥和遊寶界信宿陳氏山莊翌日將泛湖
至華藏寺阻風不果登黿頭渚而還即事
有作

芙蓉花下獨飲戲柬甲中兄弟

己酉春日以看梅到鄧山信宿山閣讀壁
間舊題如昨日耳而當時共事者徐孺穀
張君實與小史荃之皆死矣退之有言人
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愴然興懷
爰作此詩

西磧看花宿六浮閣上走筆示閑孟兼呈
同遊諸子

登銅井訪三乘上人

彈山左阜待月獨飲

山中喜張魯生至同尋樊斗柄坐湖邊竟

日而還偶作

吳門舟中邂逅閑孟自白下歸出予畫卷
索題時予方北上走筆見意

閶河舟中戲效長慶體

宿東阿舊縣同張宗說張伯美小飲村西

梨樹下作

鄒縣道中

西湖泛舟走筆戲呈同遊諸人

和朱修能蕉雪詩

歎僧序
贈别不了上人
爲子將題夜遊卷
題畫再送王予仲
雪鷺看紅葉期沈無回不至同吳伯霖鄧
孟陽方囘嚴印持聞子與小飲冷泉亭解
后鄧古菴江邨申分韵得山字
過皐亭龍居灣宿永慶禪院同一濂澄心
恒可諸上人步月二首

初至白嶽宿榔梅菴作
自齊雲乘夜至落石臺留宿
輿中寄懷戒夫師
冬日同袁小修王幼度諸君集鍾伯敬邸
舍即事
抱病與歇禪師塔院夜坐偶占
無隱上人庭中有枯樹根綴以藤花草家
甚可愛因爲寫生戲題一詩
戲示山中僧作
三月十三夜同陸大無界待月虎丘得殿
字
别友夏同孟陽無敎亦因修之君長過林
女郎天素月下聽天素彈琴琵琶因索予
詩走筆紀事
自皐亭至塘棲舟中寫目有作
送王伯生歸楚
秋别
九日寥寥亭獨坐看花感懷有作

述夢
訪秦心卿溪上樵閣不遇有作
南歸詩二十首
集廣文應兄偕仲和見過分韻得蕭字
又得支字
壽龔翁行之
送張子和北上
送張宗在偕其伯兄宗白之官晉安
夜泊斜橋同吳游子諸君步至靈巖小

飲而下
舟發斜橋至虎山喜晴一路看花
白青芝看花至茶山憩山頭石上感舊
同與游諸君游玄墓余肩輿先至錢家坎
感舊有作
夜擕榼至司徒廟古栢下已復籌火尋花
劇飲花下
題畫贈開翁
次韻答子將見招
正月晦日雨霽同歸文休張沖吾少謙集
顧子貽齋中聽孤印上人彈琴分韻得里
字
送無際北上三首

檀園集卷之一目錄終

檀園集卷之一

嘉定李流芳長蘅甫著
孫 聖芝份孫鎭 重校
後學陸廷燦扶照重訂

五言古詩凡七十二首

冬夜書懷

懷人不能寐起行睇天末風高夜氣爽空庭貯寒月落木何蕭疎縱橫影交列萬籟久逾靜中懷耿不滅憶我心所歡生平夙相結嬿婉能幾時一朝悲契闊前日送我行牽衣與我訣期我四月夜翻然履我闥將子無忽期指爲三四屆兔簞既已安楫器亦云設期遲子不來音塵望中絕川塗非渺邈江河多舟楫豈不願前好或以事羈紲一心抱終始惋悵難自決閶闔天上月光輝有時缺藹藹庭中樹豈無辭柯葉新歡與故知恐或異涼燕引領還入房垂淚空嗚咽

隴上別

青青隴上麥離離江邊樹此地會別離細雨濕

歸路解一郎亦從此去儂亦從此歸感彼路傍人
道儂相送時解二不忍與郎別又不隨郎去只是
牽郎衣躊躇復不語解三斫枝斫連理折花折並
頭今日非昔日儂身郎自由解四一花持伴儂一
花持贈郎不比花顏色但比花參商解五儂如連
郎況棄置亦不安郎如失林鳥孤栖亦不歡解六
儂自目送郎請郎莫回顧恐郎爲儂辛淚亦爲
郎爲解七譬如不相識相會自有期但願加餐飯
不願長相思解八

酒後爲鄭開孟畫扇戲題

吾愛水上亭發以柳如絲不獨水淸淺春風故
來吹水綠柳圖青煩畫閒結屋荒圍二三畝新
栽四五株下有沮洳流上與黃草共時亦偕吾
友對此斟酌之適與聊復爾點綴亦何爲

將赴試白下走筆別李之

憶昔就變時與子有成說悠悠路傍人使我意
不徹醖釀不足論但念子羈紲人生非鹿豕豈
難相訣絕不忍區區誠挽手仰嗚咽白門河畔
柳句曲即中月維舟復沽酒與子行相挈車塵
十尺深關路百盤折突霓共結束蹇衛爭蹩躠
村醪解饑渴松柴慰煩熱十年諸客味夢到魂
欲裂況復與子辭獨行何孑孑水行多風浪陸
行畏虎兕車行虞翹蹶馬行憂蹉跌世路皆如
此吾生何皎皎自能百鍊出泉木蔭成列揭衆
借吾友掉頭意已決永懷向子期遂陋張生落
茲遊非本情聊以當一訣子如有兩意請與子
長別

題荃之畫蘭

我昔學畫時意亦頗浩渺不求工形似但以寫
懷抱十年丹筆研自顧尚草草了負有鳳慧落
筆那便好蛛跡幾巢蘭此意亦難了墨肥苦無
骨瘦怯神亦病縱筆傷婀娜取態失蒼老不獨
傾位置兼亦貴風裳看了意有餘一往何撒掉
若花花離離若葉葉嬋娟因風欲翩翻隨雨故
天嬌閒雙叢生氣嫣然出物表始知貴有眞俗
工徒滕削勉伤自珍重成名不足道因憶吾友

言憐哉籠北鳥問孟道各之詩嘗有此句

一蕪中歸爲閑孟畫烟林小景有感而作

我行江北路轉愛江南趣雖有遠近山而無高
低樹山枯石欲死泉潤礀亦病平生山水歡所
遇頓非故昜來揚子邊望見江南霧霧中何突
兀金焦與北固春山一何青春江一何素稱昇
年變化母乃毘春此恍如逢故人此意不能詮
吾家嘐城東小築溪頭化春流正環門夏木將
夯互蓊就詩中色兼識書中句遺幻在所生毋

爲勤遠慕

登慈雲嶺還訪巖師非忍公與較鄒孟陽
問予將於南山小築借宿爲予將題畫作

慈雲何盤盤平排羅衆致白石如疊浪青林若
錯綜落日宜遠山況與秋爽會憶昨湖上亭解
后多意氣感君十年心發我千里思江山日待
人突兀爲我傲從來費夢寐到此頓應對奇懷
夢種種筆墨差遠寄披襟欲嗒然相與尋其契

苦雨行紀戊申五月事

冬春苦不雨井竭水備錢入夏雨不休出門水
拔天噫哉造物功斗游何其偏貧家少生事辦
仰資薄田平陸成江湖一望令心酸二麥既已
盡稻苗不得安歲功苟如此何以供粥饘阿母
向我言汝愛長木耶且勿計歲功目前亦艱難
斗米如斗珠束薪如束綠餅中蓄已罄甕下寒
無煙小婦謀夕舂大婦愁朝餐前日雨壓垣舍
非泥壁壁昨夜雨穿屋帳底流滂滂籬落壞不
理兵窦濕難乾竈兒怨阿母獨坐窮憂端海內

方嗷嗷常苦征賦繁去年北大水三輔民騷夕
可提之遠蕩往往苛東南連年稍成稔額外不
肯寬雖有卒歲儲傾囊輸上官吾觀關左情豈
堪一兩年憐哉此長慮誰爲門帝關傳開四郡
開告荒牘如山賢侯矜民瘼步禱民亦虔庶幾
回天心採此魚饑思寥寞出屋頭仰觀雲根蟠
水鳥立我簷鳴蛙跳我前犍在濶欲滿青燈光
不炎精占香難期雨勢殊未已翻思二三子褰
足不到門何時一相呼訴此情緒紛且當對雨

出浮舟村東灣遠水正滄蕩樹色相新鮮湖洒
尚可睽聊以開心顔

送座師林先生被召北上

男兒生世中所貴在心期區區文字間未足定
相知塞余如迂闊賦性不適時落魄十載餘一
朝先生光輝感彼國士恩耿耿懷在茲吾聞昔人
言詘伸各有宜有懷不得伸何用相知爲末俗
文貌繁偃僂效尊卑相對少真味囁嚅恐見疑
先生豁達人容我放言辭況茲分于路長當間

雲泥歸風效微忱寄意紛如絲
梁溪東南衝白符稱劇邑先生脫儒冠吏治如
風習下車問疾苦家有爭偈息秋霜比皎潔春
風讓披拂嘖嘖道路間口碑豈泯滅當今服官
者安坐耀朱芾吾聞先生勤六年如一日長官
費送迎簿書苦敦迫戲望由覗事日昃常不食
承言秉此心豈但一稱職天子綜吏治徵書下
南國輿笲推先生羽長亦生色但聞朝署間臺
諫員半缺去年得俞音至今乖宵浮樹官仍空
衍丹乃非名實感時歎多艱增我意抑塞
去年西北飢今年東南水極目三吳間洪濤瀉
千里田稱秀陽伏魚龍牛赤子嬰問邊储空司
農乏經理聽焉財賦區皆奇學餘幾皺皺滿中
州當役虞與癸古人喻殘新斯言亦有奇帝閽
遠難排父母幸孔邇僭冠已不再攀轅詎能已
提攜滿道傍號呼擁行李惻愴慈母心行行且
徙倚徙倚亦何爲建白從此始替箋人承明抗
章上殿陛聖主容直言病哭況將事上言天方

難下言奚可弭沛然發德音寬郵暨東鄙道孝
處以甦荣色有當朝先生弘此徵蒼生拭目俟

春日過梁溪偕顧庾仁秦圓符吳黎稱劉
彥和遊寶界信宿陳氏山莊翌日將泛湖
不登蕪寺阻風不果登鷰頭渚而還即事
有作

梁溪足名勝春風美遨遊吾友好事人載酒呼
輕舠出郭風日塊山水況相遭新柳正濯濯點
綴舒天桃晴光發野色遙近句悛描吾登寶界

巔極目湖天遥睾栩已零落松風尚颼颼山中
賢主人客至愛招邀琳頭酒如泉狂叫容吾曹
明發恣幽討相與尋山椒山風忽振蕩湖水方
怒號華藏渺何許舟楫不敢操誰哉黿頭渚蜿
蜒出驚濤孤柱竝有意神功一何勞下穿惟石
罅濺沫聲嘈嘈奇狀洵不一門倏心魂搖或如
怒獸奔或如劍戟交或側立若屏或嵌空若寮
山奴亦不俗濟勝矜捷趫往往輕險絕引我變
坡為吾曹二三子瞪目但叫號落日下黿渚倒

見金光漂獨山青蒙茸相望轉沉寥餞酒酣長
風使我情一豪境清難久留歸路翻蕭騷平生
愛奇賞茲遊極久要勿言後期賒但願所得饒

　夫容花下獨飲戲柬里中兄弟

愛此夫容花簇簇水之湄上有竹參差下有水
漣漪水竹相映發紅白交光輝自我牽物役三
年不見茲前日見門歸常恐後花期家人向我
言花開尚未齊連朝苦棲遲風雨何凄其恐復
花頗頓徙倚多嗟咨花神好護惜留此延晴曦

今日秋爽佳轉覺花多姿過雨著深淺因風故
高低夙耀朝陽色更與落日宜一生愛花心輪
囷當此時何以酬花神但有酒盈卮自從抱病
來卅與麴蘗辭對此不快飲空負看花期但願
日晴暮謝摩歡稿客至不出迎開門客勿疑
鄉有愛花人不如我情癡我思古人言勝事空
自知

　巳酉春日以看梅到彈山信宿山閣讀壁
間舊題如昨日耳而當時共事者徐孺穀

張君寶與小史孚之皆死矣退之有言人
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愴然興懷
爰有此詩

七載閣中人重來死亡半巡覽驚孤遊數往疑
夢幻當年詩酒伴徐生意何惜小史最清發與
我情婉變張生實同調詩亦借汀漫一朝俱灰
塵蕭條空里閣不見窻中山突兀猶在眼不見
門前樹森疎好枝餘山花向我笑山鳥自相喚
壁間舊題字黑跡未漫漶嗟我同遊人一逝不

復返曉日克山舟夕月銅井院湖波綠欲皺楊
梅紅始綻曳杖追流雲浮杯激飛淀此中樂事
多此日歡情變低回閱身世生存愧顏面西州
下悲淚黃壚發浩歎千悰不可道松風吹獨且

西濆看花宿六浮閣上走筆示開孟兼昱

同遊諸子

去年梅花新愛殺錢家諸花光與水色映徹乃
如許我欲作一詩緒多不能舉因之發浩想就
此結茆宇西磧亦曠莽數畝足容與場來尋舊
遊況復多伴侶信是潭東西入背浮四五仙山中有潭
東瀕西湖中有五岸花繁寒遠近徑折迷處所或疑雲浮
空復道雪封塢吾徒好奇者過境受多取到此
徒跌宕耳目不自主翻思去年人重來僅予汝
程冀與肖朱何意守環堵清遊偕舞與汝乃以
予鼓昕夜懷陰晴江頭過風雨入吞多往日過
物豈予侮茲行偶得遂予歌汝可與爽閒宴吳
燭相對寒閣語山風颯然清似勸予中嚼貫山
已得討吾駕不可圖

登銅井訪三乘上人

盤礴銅井道舊遊記平樾茶衣出木杪坐覺耳
目豁半嶺界湖光衆山爭出沒湖天西北寬山
勢東南匯莫釐與縹緲相望何嶻嶪指顧煙雲
開可以一葦截山頭不紊縈歷亂如積雪俯視
千林花上下同一潔山僧出迎我問姓始相識
誰言三度遊已作七年別當時同遊者眼中異
存歿山川閱來往笑我老日月悠悠且宅人何
乃爲化相終當斷有漏就此得真歇

彈山左阜待月獨飲

尋幽愛獨往發興因落日坐眺湖南山光影互
吞佳湖中與山外倒見雨輪巍暝色下村塢千
花發光浮澄波忽凝練新月皎然出初疑琥珀
光俄作琉璃色依然此石上變態何恍惚風細
來林香露涼沁酒力俯觀快涉奇俯瞰畏深墨
林端見遠火歸徑迷欲久

山中夜張魯生至同尋與斗柄坐湖邊亭
日高還偶作

貪遊不知止足力疲屢試起晚日當午假寐聊
自怡忽門故人來發我湖上意出門何翩翩雨
足外外利當開發斗柄頗恠此名異符年過其
旁縮巳恐吧今日天有風湖山想奇致相與
不直積山窮見湖勢沿流正縈紆撫不得小憩
飛湍聲嘈吹客疑亂礙洗出如削成十絕異
山口嵘納月壁斜落疑文字傾崖側足過陰
宇緣藤避與礙與隨渚生平快遊地遂促兼勝
撫恍惚理步寒高嘯遏木聲沿蕩入肺次吾欲

乘長風悠然向天際惜哉多舟楫使我不得濟

吳門舟中避近閒禹自白下歸出予畫卷
索題別予方北上走筆見意

我昔燕中歸爲君作小景題詩見予懷遂促息
驅馳茲行復何爲相對徒耿耿人生出處間一
往貴勇猛趣予倏兩緣狀走以遊影見在風塵
色使我意遥吟青山與白雲間卷舒深省終當
果此期無爲歎萍梗

聞河舟中戲效長慶體

濟河五十閘閘水不濡帆十里置一閘蓄水如
蓄髓一閘走一日守閘如守鬼下水領其前上
水還領尾帆檣委若棄篙櫓靜如死京路三千
餘日行十餘里迢迢奉明門何時得到彼長安
遠於日斯言亦有以人生天地間所貴適志願
入極可擒驚風雲厲鞭弭胡爲動羈柵縮縮如
行蟻舍彼廣莫鄉守此涓滴水哀哉世間人都
爲名利使韁鎖一著身事事不由己請君轉頭
看即此有妙理觀彼名利人皇皇赴朝市當其

守閘時靜躁皆如此知其無奈何安心勿妄促
豈無長程路車與馬馱吾行寧倭遲君子進
以禮

宿東阿舊縣同張宗魏張伯英小飲村西
梨樹下作

李帆見山色知是東阿路不忍驅車行願言得
少住舊縣好村落下車日未暮青山遶村西桃
梨亦無數花光與山氣飲點慘陰霧嘗愛岑嘉
州化缺介山何何意風塵中乃與賞心遇爲我

傾酒簡婆娑此芳樹浮若十日餘忖此少時趣
三杯洗顏色陶然得吾佼

鄒縣道中

日出鄒縣東風清嶧山下沙路軟於綿驢蹄滑
如瀉花村一抹過山勢轉欲舞澹蕩客子心勞
勞從此罷

自湖泛舟走筆戲呈同游諸子

昔我別西湖且復經年矣譬如心念人一見真
可喜故人知我癖置我浮家裏若意臂雲山恣

情遊神水昨夜泊湖心清月照瀾瀾今朝向南
屏餘霞作收綺城頭日欲上山腰霧未已忽然
一雨至妙雲互遮遞山正一抹長林滌如洗
坐覺古峰失已訖鼻亭紫幽咲且暮開變態紛
如此山光與水氣相將弄奇詭平生愛山心對
此即欲死竟何畏唐突作圖但形似不如流以
酒笑舞魂礎吾友方六人人半觴娛巾肖情
兩間了字咲親樂例一一披昇好奇何爲亦徙倚
良會不再得參商限尺咫使我情悵然人事難
其又舉觴屬同遊當共惜此春

和朱修能蕉雪詩

蕉陰六月中風簡颯爲爽夜半孤夢回時作山
雪想冬寒雪片深敲窗得清響庭空碧葉盡幽
意獨惚恍亦知不相遭所貴在相賞達人觀世
間真幻貴有兩雪中蕉正綠火裏蓮亦長

歎僧崖

此是歎僧崖昔有戰僧住不上松蕭疎草間虎
來去香積飯一拔衲衣酒常汙垢淨了無取何

處得恐怖妙語衝口開快哉不可遇

贈別不了上人

昔我參夜毫上身懷　問何來不了師灑然得
衣鉢相逢杏花裏謂我門死活從來攔葛藤今
朝偶一辭別我復何往江路春風闊

爲子將題夜遊卷

去年別子時期以秋中乍非我故愆期人事苦
牽繫故人索頻來責我意良是非獨負故人兼
亦負紅樹風寒臘春時忽傳故人意訪我衛郭

門竟以不見去閒之心怦怦三夜不能寐已復
連夢予執手且長跪彼此更相訴繼之以泣涕
予嗔我不來我怨予不遇惟予何飄忽念予空
勞勸令朝來兒子恍惚夢中事情多不能說示
我夜遊記烟林與月暉點綴有微致野航容兩
人小艇橙一醉天寒湖水凋想兒了與寄予應
增遠懷我亦發書思下生山水心所限不同地
賴此筆墨間拂拂出生氣我衰既食飽子無獨
享䙱翢朝復別予當以何日會題詩紀歲月二

月壬子歲

題畫再送王平仲

我愛燕子磯怖石吞江勢昔與伯子偕褰騎銜
驍至出山月隱林到門松映寺陟巔攬蕭曠尋
徑造幽秘崩巖訝天開飛閣疑鬼峙茲遊屢入
夢蹤跡杳難繼猶憶風雨過江急布帆駛舟壁
照眼來突兀使我醉摧遂一絕叫只尺不得濟
昔行到白門勝地誇此最磯下有洞天王李曾
小憩相與歌嘯道江聲不敢沸君其往呼之為

我通此意

霜餘看紅葉期沈無回不至同吳伯霖鄒孟陽方回嚴印持聞子與小飲冷泉亭解后鄧古巷江邢中分韵得由字

故人紅葉下頻期來此山經旬始載酒惆悵不
同攀解后愜心賞歡焉開客顏寒巖變晚氣移
席臨溪灣泉光照酒白木葉上衣斑況接隱者
論悟令人意閒

過皐亭龍居灣宿永慶庵院同一濂澄心

恒可諸上人步月

跡發出西湖閒道向黃鶴（黃鶴峰爲皐亭最高處）曼衍意欄
場期偶逢能若諾（俯視場繞之結寓處在亭之前費前通從竟不）
果輕舟凌晨風還山滿晴嶺舟仲何可數寒條
紛無託披松指微徑聽水門開谿新構爭遠勢
半壑攬猿落霜餘山脊淺天清海氣薄蹔歇塵
勞心始知寂滅樂
每多方外遊見僧仰如故燈明一龕下夜長悟
深晤不知山月上下林已流素出門尋行溪愛

躋松影路氣和空宇澄寒魄如春露去寺不數
武回矚鶯莽互幽泉洗我心微鍾杳然度

初至白嶽宿榔梅菴作

十年夢白嶽今日始一至落日捫天門寒風起
栴樹怪石摩空立崢嶸有落勢巨靈亦何意造
物恩瑣碎鬭此奇麗觀使我心魂悸白雲千山
來遥空疑海氣當杯月在酒清景不可醉

自齊雲乘筏至落石臺留宿

五里十亭子下山忘險艱愛此溪山晴故作乘
筏還寒沙東回湍下見文石斑旭日來暎之浮
動水石間吾徒二三子坐穩興何閒方過盤渡
橋復見落石灣落石勢已奇況此清流環松蘿
挂絕壁古色照我顏前林正月黃煙郭黏遠山
我欲留此石一杯醉潺湲襆被叩上方待月同
躋攀

豐干寄懷戴天卿

我昨過隆阜問了人不識見子同吾友執手便
相得嗟我閱世多老眼太青白如子自不羣所

腸映顏色我從齊雲還留連愛落石僧廚爨無
煙溪邊學閒息須臾下村素衲餘半巖黑絕叫
清景中不禁酒賤杯飛昔往報子犯夜旋相郎
豈無巖城限況復路崎亙感子欣然來索索載
觴炙使我獲一醉陶然共枕籍別子幾何時又
見陽月易豐干與隆阜相望苦相憶東門李女
郎頗不事妝飾迎門粲一笑此意可憐僭期子
重來過樓頭新月白

冬日同袁小修王幼度諸君集鍾伯敬邸舍即事

苦寒長閉門旭日動春意忽聞故人期欣然先
客至相知無新舊解后關情事楚客談支離吳
儂亦顦顇百年一夕間燈深酒難醉出門眼東
西欲別有餘思且喜寒夜長前街月未墜

抱病與歇禪師塔院夜坐偶占

連夜不成寐雨餘喜得月中宵起推窗闃觀奏
林缺灑然濯煩抱涼意下天末風泉清遠聽飛
螢一何駛是身本無常動念即成結遂令顛倒

見坐臥分勝劣堂塔中人安閒是何訣禪師偈云

老僧自有安閒法　八苦交煎總不妨

無逸上人庭中有枯樹根綴以碟花草蒙茸可愛因爲寫生戲題一詩

山中枯樹根偃蹇飽風雨久與土氣親生意于焉聚隨手植花艸菩息如出土月下垂朱實春羅剪紅纓月下紅剪春羅皆山中艸名或若如鏘緬戚藤如結羽紛然燦成致位置疑有譜吾曹能寫生寫生不寫形此景良可惜吾手亦不輕以畫易此

景請言平不平世人不貴與貴假貴其名吾畫能不朽此景有衰榮與言常住物只許供山僧

戲示山中僧侶

山居不須華山居不須大所須在適意隨地得其概高卑審燥濕涼燠視向背樓閣貴軒豁房廊宜聯帶或與風月通或與水木會臥令心神安坐令耳目快泉亭美林樾中塔亦稍取一樓負山立巨實如向獅山僧請余作余性苦不了勸令開八窗咄嗟變湫隘前楹布清陰後戶出蒼翠玲瓏稱人意高爽出塵界豁然謂山僧此中固有所往往作山人不知山好在我昨居新菴結構亦可恠居然仍涼風似欲杜囂籟古梅如老翁亭亭使人愛其下安置突柯條半焦壞悲哉冰玉姿坐受熏灼害見之熱五內如身被杻械誰當具拯此移置出樹外面南闢小屏日與吾雪對區區一縷費功德乃萬倍吾言不見用終爲末了債

三月十三夜同陸大無界待月虎丘得殿字

清遊及佳辰載酒出芳甸日落風氣高晴郊綠初循入寺蹊清陰登高搜遠情須臾紛暝紫月流細縠林影散積雪石光提匹練鼓罷揚清歌人閒出素面此時人境空喧寂同一善低回酒可祭去留亦無戀吾儕區中人蹤跡轆轤轉今日與明日時寸會有變空懷買山期坐受塵網罥百年春幾逢一春月幾見春月此丘中契闊共談讌我明子可和滌子端溪硯無界有木端硯細潤

別友夏同岳陽無敎亦因修之君長過林
女郎天素月下聽天素彈琴琵琶因索余
詩走筆紀事
西湖別譚子離緒不可理載酒覓一歡美人在
湖淡美人閨中秀與會託山水筆墨出生氣坐
覺山水死清音到絲竹所貴豈悅耳初爲彈琵
琶四絃萬緒起再爲撫七絃幽懷歷妙指我擕
三絃客嘈雜亦可喜新聲世所尚古調茲乃鄙

都生聞此人琴理恊靜女竟彈畢淸夜月落燈
未已百年寡此歡終悲別譚子
自泉亭至塘棲舟中寓目有作
山山鶯客夢曉晴山亦喜山僧皆我行送我溪
之淡輕舟如落葉穩坐死在水波紋動雙跌逕
山逐面從前林霜葉熟風來散成綺月黃積兩
涯時與菱荇牴不知塘栖路沿山復幾里離愛
付汗漫歸與亦容與
送王虯生歸楚
頃與譚子別輒作數日惡歸來不數日別酒爲
君酌老懷長寡歡歲晚厭離索況君胸懷人相
對狀皮膜聞言不敢深恐爲衆所愕方今排楚
材紛紛富述作吾尤愛譚子眞意存澹漠此賢
君所私冥契應有託滿霜滿歸檣寒月照旅泊
君其往及之江邊聞青雀
秋別
黃溪不肯長白日易云暮分手只此時扁舟東
西路送君不能遠況敢留君住別淚何可吞羅

衣濕成故
九日寥寥亭獨坐看花感懷有作
去年桂花時對花懷吾友今年見花發所思人
在否虛亭敞蕭瑟秋氣變林薮淸暘喜連朝風
物況重九西湖前月中花枝已盈手江鄉花發
遲歸客幸不後前月賞花人今朝復何有悲來
不成歡負此盈尊酒
述夢
亭亭綺衣人山頭坐涼月招手謂我來只尺步

難越相憐意分明相望䰟恍惚夢覺理何憑須
憂向明發

訪蔡心卿溪上榭園不遇有作

溪上好園亭君家闢最勝經過已廿年今始識
三徑翳然林木間愛此飛閣暎位置不在多貴
與風物稱主人意疎豁事事得眞性我來不相
値維舟柳邊暝見戴自無須悠然發孤詠

南歸詩

天道有晝夜動息兩不爭喜晝而悲夜無乃非

人情嗟余嬰此患何以處死生余禍既已濡究
竟有餘清人皆樂睡鄉胡我獨醒悍自從出門
來十臥九不寧夜則搖其精晝復勞其形常恐
大命傾奄忽道無成公卿是何物性命乃可輕
學道三十年此心猶未安輾轉一夕間擾擾千
萬端病以憂爲本憂悖乃川下物生每徇性欲
習不可拂順或忘其源逆則攖其端心跡既以
違調伏良亦難邇將放吾意俯仰得所歡眞際
未可期庶以澄內觀 余有不

不眠苦夜永待旦情彷彿得聞[illegible]渡河羽書達
明光前鋒已陷敵大將墮馬下健卒三萬人一
朝化[illegible]孤城若桑卵覆巢懲遼陽 天子爲
動色群議紛蜩螗司馬出守邊元戎將啟行當
時書戰守紛撫何參商會聞有戰名未戰已仆
僵于今 廟堂開莫知誰否臧嗟余屠書生固
耻豈敢忘十年策不售何由叫閶闔委贄未分
明去可商行藏 命亦致身將毋或不遑促裝
招吾友歸耕煙水鄉 有閑警

驅車出郭門行行想逆旅童僕相爲言有客馳
馬去去追南行者非已歸 最苦聞之一驚歎
我罪以何抵全途奄然喪氣因召諸子命彼道
進此苟此事何千目同各有志進退緣然耳不
關盛則朝羅士以權篩合觀長安中縱橫叟朱
紫雲奔逐高議意氣一何後但恃[illegible]不來來亦
竟無恃吾儕藜藿人敢云肉食鄙道既不求榮
退則如脫屣會當翔冥鴻何乃溺腐鼠 都有不
我本疎狂人不適于用世當其少壯時筋力尙

可試摧頹廿年餘業已廿放廢黽勉作此來未
免爲貧計出門仰不怡行止屢跋疐賖養或可
圖世難偶相值未能爲親歡遺之以大戚絕裾
者何人殆或非吾類向市易傾覆況復丁此季
縱令爲身謀亦豈徒泄泄倚閭念門友出處各
有爲同車既好我周道瞻如醉
晴晉借茲役維予暨汪子我從中道還子亦發
然止汪子行艱究念之心欲死重來復同歸依
然吾與爾汪子功名入微尚不在此去留皆瀟

然更覺歸可喜寧世急功名吾爾衆所皆因此
無遠圖齷齪效兒女兩人相斯笑吾乃猶衆毀
古來耕釣徒亦各有其倡得予已不孤悠悠何
足尙
我年未四十已懷退隱圖俯仰又十年何爲尙
躊躇經過怯往蹟瑰瑰識畏途去來廿年間道
里三萬餘巾裝敝屢更何況此微軀所以不自
決豈徒爲饑驅富貴亦役住歲月待我乎婚嫁
辛巳畢余日亦易傾故山阜亭下桃李滿村墟

深塢秀泉不近築靜者廬新構想山籬疏泉行
迸渠雙鬟指天月一勺見西湖言之病已蘇況
當長久居息燃補吾劇造物豈區區　右途中示子將三首
春光已彌半氷雪尙如此雲陰寒日輝不肯照
窮子壽無塵撲面又苦泥沒趾車馬詰曲行五
里當十里豈不憚修途歸途修亦邇　右阜城道中
北地行欲盡始覺春萌芽村柳色已新蕭蕭煙
中斜渡河指齊郊河邊見歸槎淮徐行在眼吳
會亦匪賖道路空苦辛分定勿復嗟生不愛京

華不如早還家還家春木落及見桃梨花　右德州道中
曉起占天色青天無纖滓占者忌早晴雙晴亦
可喜曈曨日未舒同雲復淵淵須臾客雪布咫
尺如萬里但見雲濤來洪然久汨汲去往無所
憑始識汀滂理天公作此戲聊戲吾與汝　右遇雪戲示子將
日暮雪色深曠野絕行蹤與人感四方東西觀
大風忽然見新月冉冉來雲中雪亦能照夜得

月光如通度彼九曲坂賴此兩索容不知城郭
近杳爾聞役鍾我從天末來已覺下界空右雪夜宿恩縣作

客舍東城隅西山眺望開朝見積雪斑猝見落
日殷乎生愛山心對之了不關今朝殺城下春
水如一灣麥畦綠照眼上有青螺鬟忽如逢故
人一笑開襟顏山水只如此値我歸與閒歸亦
有何好試問此青山右東阿道中

春光無次第雪後景已臨愛此沙路乎青山歷

晴原下車策蹇行疏響相笑言迢峯翠微滴近
山勢屢翻蹭未及花時看點桃梨村悠然度溪
橋下有碧潺湲投鞭一留漱爲我洗煩寃右鄒縣道中

茲山表徐方經過屢登眺偶然奇售遊策蹇借
所好荒亭何蕭瑟落日春風吹河山挾霸氣四
顧雄懷抱嗟此古戰場豈容隱者傲緬思放鶴
人無乃非高蹈不見山下湖消如肩眼照河勢
欲吞山湖能蓄山貌此中豈有意河怒湖則笑

右登雲龍山

粵客自南來吳儂從北下解后黃河邊蹤跡兩
相訝問我歸何遲問爾行何暇同是公車人不
及公車罷此時長安客闔臨皐舍豈知風波
闊有此間晝夜於彼爲桎梏於我如放赦難進
而易退聊用解嘲罵右黃河紀遇

江淮十日晴似爲歸人貺濁河亦霽顏下瀾客
月深今朝廣陵路春氣轉駘蕩邗溝日已斜瓜
州潮未漲揚州江城邊揚來江城七棖棖淺多

姿揚柳綠無狀江水媚春晴開此好圖障惟我
思江南畫君試一望右瓜洲曉中

十年渡揚子那此如衽席今始識風波呼吸投
不測舉世皆駭機遊就本無涯不死亦偶然餘
生良可憐不然此春光遂與成永隔出險心已
失聊其了遊息望中指非固淞溪花的的言請
山之陰仰觀快奇壁俯莅巖柱峰幹砑疑斧劈
傷有納子枯幽洞祕月岩洞中少寒暑龕燈伴
朝夕嗟余風波民何由得此適幸已脫魚腹復

爾號曰宅稽首禮大悲終然度苦厄右渡江遭風幾覆泊

潤州閒日同子將步至北固山後禮觀音洞分合字

北固行坦途平岡若修脉江山出兩腋萃物無遁形顧盼收金焦迢遞控層城城中起炊煙山氣相與凝日色別遠江蹭蹬光晶熒天水上下同微波不能興翻思弄舟好失我向所驚下山尋花溪落日噴朱櫻花亦愛晚妝荷似衆態生穿花藉草坐歸路香冥冥右登北固下步日暮還舟火港多櫻桃園

吾愛陶彭澤出處皆草草動必求其全偕人自纓擾吾爾日年交知予如余少受予無俗情俗情亦自好日常說隱淪少從懸溜他跳蛇㫌不遂此意各能了茲遊自日日日同傾倒韓跋聲動天風生勢翻鳥窺食開談諧頗以忘病惱不知分手時只此開門道紆迴雖有期別恨亦悄悄予歸及桃花六橋踏清曉別菜在龍泓泉石真可老我歸百無歡燒笋聽春鳥秋風從子遊松關為我埽右吳門別子將

伯兄性寡營生理日蕭條兩弟皆食貧汲汲度昏朝爲農力不任課兒亦無聊徐潤或望余自顧無所肖今當遂長往念此中心焦勉謝諸兄弟此非人力邀吾宗自譜祐先達皆早彫從兄與仲氏嘗年躡登　朝至今同籍人秉樞冠百僚逝者倘可問翻然亦失笑大命既有制露電安可邀我雖老風塵壽命較巳牢與其夭斧斤寧以樗櫟逃傷彼泉下人憫我道路勞兄弟要相慰忘疏傾濁醪婆娑阿母旁此樂何陶陶富貴有此否何乃爲我驕天倫皆世情延析同所遭但當崇令德愼勿忘門高

饒庸文應民偕仲和兄過分韻得蕭字

前日故人來遺我酒一瓢開之米雪香獨醉安敢資扁舟繫門前好客不待招空庭多落葉秋老風蕭蕭倣月呼未出燭光青迢遞此時不快飲何能待來朝

又得支字

我本寂寞人幽憂不可支出門寡所歡不如守

茆茨感子惠然來慰我心所歎貧家辦之倶幸
有酒盈卮形迹既已略言笑而不疑人生行胸
懷不醉復何爲

壽龔翁行之

龔翁古端士而尤愛氣類余嘗稱且狂友之折
行輩高才不用世乃爲後起賴翩翩三鳳毛出
匣露光芒翁爲古稀人我亦知非歲看翁尚矍
鑠顧我已衰邁相與成老友頹景各自愛惜非
山水鄉放腳若有礙節物有時佳詩酒亦堪在

從翁杖屨游或作州閭會日月從此長蹤跡何
足悔

送張子石北上

衰柳不堪折煙霜留舊容氛氛揚子岸猶蕊渡
江風馬首初向北不知關路重黃河氷連山燕
臺塵蔽空路難良可歎汗漫思無窮我嘗事馳
驛臨老萬事慵貴交久削迹一丘息微躬長安
尺一書十年不復通嘗今誰愛士此道如盲聾
知子從有心致身竟何從子貢慕風節非獨文

采豐遇合亦尋常壯夫豈苟同去去勿復道行
子愼秋冬、

送張宗在偕其伯兄宗自之官晉安

君家有仙吏栽花晉安縣十月發吳江千山樹
如茜知子重友于兼亦愛遊覽相攜山水鄉壎
篪何婉孌子於季孟間禹足名鳳擅覽成自有
時涉歷乃益練賢兄諳達人剸割豈不慣操刀
或踟躕旁觀子亦善熏風榕樹下秋氣芳蘭畔
猩紅荔子盤雪白江瑤饌閉門但加餐勿使鄉

心亂

夜泊斜橋同王與游顧子貽諸君步至靈
巖小飲而下

胥江罷風雨陰晴攬游思落景霽巖下維舟識
所詣入村山路近疎松表塔寺遂登山之椒選
石得小憩已出青雲端攬彼遠湖勢呼酒敵北
風新月拂雲至溪橋横歸路似欲併幽趣尋山
亦偶然造適焉取醉

舟發斜橋至虎山落帆一路看花作

旭日在船窗睡起意欲旋推篷望諸山山山如
曳練我來政及時千林開已遍花亦愛客來天
應爲花容先教雨洗妝復遣晴開面幽尋足未
試一覽日先眩商量花近遠次第遊方便庶作
十日留答此花繾綣

自青芝看花至茶山憩山頭石上感舊

緣山數十里步步入香色看花宜與行神遇日
始定茶山不數仞登覽擬其勝襟湖帶長岫商
下日無翔衆花爭獻態卷石似得柄大下視掌

見世界琉璃淨脩來我獨賞近乃游者競廿年
懷卜築貧老苦奔逝想此五浮日後期猶可訂

同與游諸君游玄墓余有事先至錢家坎

感舊有作

肩輿背同游輿以懷舊發逗見坎上花高低素
屏列禾條愛紛披細路憐曲折花光自照影況
與湖天好激灩爭晴空皎如花得月隨山意未
已戀樹心欲歇再游述昔夢一往笑回憶百年
真悠悠過眼何可擬

夜攜枯坐詞徑蒯古柘下已復篝火尋花

劇飲花下

古人豈不足尚擬秉夜遊花光宜月色林香應
變幽輕雲亦有意遂我秉燭謀酒闌更攜手還
樹隨淹留愛此荒祠柏千年挺蒼虬黯黯迷圓
花懸燈照枝頭登木學巢飲歡放不可收笑語
同游人尚有明日否

題畫贈聞翁

閒叟戀殘書圖畫如飢中那思好林泉無過舊

龍泓深路人篁竹溪流潄松風蔥翠日在晴湍
亦愛庵容偶然昔節意與泉石道如聞溪閣
留似見林霄湛清泓老衲仙七十顏猶童往往
攜我盡屬來谷風吹我欲往祇之道遠不可從
寄此符于觴抗俗悼滄溟

次顧茶子將兄韻

个中清涉逍遊紛紛紀臨老負春期飛足守
窮里西湖二月天啼嬌喚人起六橋落花露淅
覓夾錦水有竹山山雲覺花溪一系紙逢艇盡日

牽藜杖終朝倚愛山亭如予愛畫誰如丁令當
凌煙霄暫爾混塵市相期礪羽翰孰肯護瘡痍
我老自放廢雞肋如脫屣看予意崢嶸猶思角
纔畢要之胸懷真摸皮終見隨古來功名人可
憐浪生死悠悠風波中吾道有汎淡未敢安卑
身處以慾刖丑穿爲不材樗勿羨成谿李了春
雨月來詩以湖山美予方務內觀老圃將窗北
牖氣登秋畦穿此當安從壘石或栽花所謂聊
復爾稍了買山深相攜白雲裏西湖如沸羹豈
以此易彼 附方逵觀瑞 附于湖上

正月晦日南齋同歸文休張沖普少謙集
顧了睢齋中聽祖印上人論禪分韻得里
字
客愁殊未央春日去何駛樂彼雨人招枚此風
雨日移舟轉近郭若展尋舊里躋園梅滿味城
上山逶邐伊蒲出香飯開士同瀟灑歸了平生
歡契潤情具邇 旋見味人傾器可爾汝習徙
淚詩酒會欲了生死去年相從徒仙忽去了人

傷什 敎也 悠悠百年中刹那安可恃空華豈眼見標
月非手指塵以目擊存慾風吹破絃
送無際非上人
夜長不能寐念子當遠行占夢爲子來夢中占
其辭如子韞文采其道當輝光曉達豈不佳服
官猶壯強將子奮功名毋爲數參商
符我與子交發言仰同趣讀書不耻貧固欲行
其意及乎赴功名子前我轍定心知不能同豈
復敢爲異子今揚天庭我終守衡泌子將爲其

難我亦安爲易出處各自量苟同竟何濟
送子金剛道高關何嵯峨笑彼夸者子高危當
奈何丈夫自有懷衆人劍不波 廟堂方用新
一朝澄群魔四海頌太平夕黎亦騰歌況此部
公車翔天振綱羅束身卑顯明豈不愛濯磨直
言望吾子毋徒貴詞科

樗闇集卷之一 終

七言古詩凡三十一首

春雪有懷龔三仲和兼訊劉長卿張茶之
重題茶之畫冊
畫松石爲翁吾與母夫人壽兼題長句
與仲和期潭西看花仲和云當至洞庭已
聞滯虎丘走筆寄嘲
過郎當嶺口占示汪無際
秋風行送張子蘇之白下

有歸歟爲長句自解
潘克家將舩宿邀遊普巻寺酒後偶成
壽方孟旋母鄭太夫人
送程孟陽遊楚中
小築看杏花偶成
蓴羹歌
西湖夜半同守上人渡江尋雲門山
泊白花洲訪山人於宗鏡樓
婁江舟中題畫送下仲遂南歸
贈鶴石翁
嚴太夫人生日歌
友人吳瑞生嘗患腹痛自言遇小不平輒
發以酒沃之則止酒醒復然余聞而異之
爲作此歌不敢望枚生七發聊用廣瑞生
意耳
戲贈吳鹿長
贈別吳止子
洞庭看梨花宿別下淑上

盤螭山訪覺如上人不遇
余買一小宅於盤山下登眺不數十武而
盡攬湖山之勝尤於看梅爲宜盖踏花之
上下村落望而收之久欲作一小閣
名爲六浮六浮之名遂滿人耳而閣竟不
就友人鄒孟陽見余輒息每欲代爲經營
今日始引孟陽至其地亦復嘆絕不能已
余因爲作六浮閣圖并題一詩與孟陽無
忘此盟時丁巳八月十八日也

虎山踏月行示同游鄒孟陽張魯生
西湖喜遇譚友夏賦贈
風雨吟
題畫贈潘子方孺
送汪君彥同項不損燕遊兼呈不損
江南春二首
題葉然明空香閣

檀園集卷之二目錄終

檀園集卷之二

七言古詩凡三十一首

春雪有懷龔三仲和兼訊劉長卿張茎之

去歲以是日至武林大雪又嘗值冬雪偕長卿茎之泛舟至西湖探梅月歸城南不聞仲和別業也

去年此日西湖曲積素千山亂晴旭今年此日雪後驕拂空陌野欺春條山樓四望何沈寥思君遙遙不可招城南一棹衝寒路水抱山圍不問暮酒醒風歇凍不行著屐歸來賞君句只今春花半含猶映山枇復何似花開雪落不相待我愁君病徒爲爾人生發興眞偶然吁嗟張生與劉子

重題茎之畫蘭

秋風蘭若長干寺桑樹陰陰小窗碧千里開闢送子來殘燈細話爲誰剸當時子畫我作詩今日開看已陳迹我時送子寒城東荒草荻沐掩阡陌腸斷淚滿無奈何于深相爲竟何益吁嗟乎人生不死空有情態似傷人知愛惜

書松石為翁吾母夫人壽兼題長句

翁君行乎何所適手持素縑長三尺屬余兇筆為作圖圖此青松與白石翁君有母孀居三十年青松比貞石比堅恩勤育子誠可憐感君使我情潸然男兒不能安輿列鼎為親歡雖有菽水從迍邅白頭廚中苦辛者詩數聖善何有焉翁君翁君慎勿迋東西奔走將何須江寒木落歲云徂倚門之望不可孤入門一笑慈顏舒春酒春盤次第敍高堂素壁挂此圖君當亟歸勿躊躇吾聞君有仙人不死之術可以奉阿母何如此樂真良圖

與仲和期潭西看花仲和云當至洞庭已閒滯虎丘走使寄詩

我貪花月潭西住君愛煙波洞庭去還向潭西望洞庭指點雲峰是君處春晴山開花無那十日奇花雙屐破輪君縹緲叟軒豁歸應誇我峰頭坐張生嬉發貝門來傳君猶滯生公臺丁場紅粉亦快意萬頃琉璃安在哉我且期君訪背遊掉頭謂我郎何適知君未慣風波色且作鄧花穗一丘

過郎當嶺口占示汪無際

去年汪生到雲棲相戒莫翻郎當嶺今年我與翻郎當始知此山實奇絕是日風雲氣變幻兼之嶺勢雄猛雲移日影下山來風入泉聲百道吟愛此盤旋意阻折是雖郎當意馳騁吾生浪跡亦可笑太華終南有絕頂茲山郎當未足道謝為此名乃予傲汪生汪生幾誤君使我臨風發深省

秋風行送張了梁之白下

秋風水綠秦淮里香閣珠簾妝淮水隔岸倡樓十萬家日日笙歌滿畫綺吾儕酒徒老亦狂不論文飲紅袖留園中就草日未落脫帽急走青樓倡曲頭小婦歌唱白雙鬟倚翩徐發聲風生月出夜將半掉頭曲罷鉢山青人生此樂豈常有送子江干重回首男兒富貴自有時但遇風流莫相負吳姬淡淡塵紛紛天寒路長愁殺人

我今別子且欲往爲子先驅多苦辛

南歸戲爲長句自解

人言貧多能不愁我今貧作隔夜憂天生吾吾尚可用況有薄技供遨遊但恐饑寒命所注縱有衣食丹人求一家嗷嗷三十口老母弱子將焉謀我欲賣却百畝田不堪持作三年羞不然計且無復之詩屏所愛不一留先賣几頭子石研不愛槧花鏽澀春雲流次賣商尊父丁彝不愛寶色剝落夔龍紋次賣兩山梅花二十畝不愛春湖草閣臨青浮最後賣却山雨之飛樓不愛松風梧月芙蓉秋如此不足辦吾事天實爲之吾何尤人年四十老將至譬如已死亦即休

潘克家將韶寶邀遊普卷寺酒後偶成

我生好遊天竺緣昨日風雨今晴川泊舟遥愛松際寺人門稍覺風中泉恍然便與幽意愜何況突兀巖崖前嘶哉雨洞大奇絶使我心神猶若躋雲端仙掌殊可辨門壁嶂霞方剛滅不躲丹竈亦宛然鹽堆米積何纖屑却思造物有底意爲此形模巧施設仙人已去山鬼來虎豹疾走蛟龍迴吾欲上下窮兩崖水深可泝闊可開褰裳濡足亦徒爾匆匆不久留但裴回君不見祝娘遺跡今荒臺當年讀書安在哉寺相傳爲祝英臺讀書處今有臺尚存三生因果亦茫渺虛堂寂歷松風哀寺爲唐丞相李紳所創至宋李綱李邈俱復新之或以爲一姓三生故寺有三生堂云我何爲隨塵趣十年不踏荆溪路張公下女又夢頻開詩卷空復妬今日何日果此緣山僧地主欣相遇經時未辭塵土腸一朝欲向山靈訴

游荆將吳歸潘潘居荆谿吳居近無恙子居吳二子知我我不設百年易盡欲不足胡不買山借盤桓予今有山不肯居我今無錢欲買誰待我有錢知幾時蹉跎離墨與銅官

壽方孟旋母鄭太夫人

去年方子就我別荷風味味送餘熱執手欲話熱路長低頭倚閭心已折今年春風失意歸別子又見秋風飛遲知衰燭情相似欲寄堂萱介綠衣依閭介壽當茲辰願言持此稱千春山岸

悠悠歸哭越鄉有懷抱無路伸羇思燕市擊筑
時與子心期豈爾爲陶母廚中正乍苦區區非
手猶參差男兒變化未可料安能屑首甘常調
由來蔬水亦自歡朱門粱肉徒誇耀我懷此意
私吐吞非子莫敢相爲論亦知阿母自平善不
斗河漢吾此言倚雲山頭下築成千頭木奴遮
宅生陽溪有彷清見底夾於朱實丹霞明美哉
風土神仙居阿母保之樂有餘爛柯日月長不
老回看塵土將何如

送程孟陽遊楚中

我昨勸君爲楚遊喜君翻然中掉頭今日置酒
與君別見君行色我始愁中心知兩岸遠人
言君癡我亦痴村居城郭躁琭索那能別此去
爲客去年送我揚子渡焦山落日江逶迤
今年復送君楚雲湘水勞相思君家書閣秋山
中千山萬山松入風我亦買山梅花裏結茆下
隣期了同儕我此意不得遂迤年飄泊徒西東
人生萬事常相左饑來驅人欲誰那君今新得
賢主人相將且搜寒江花江月山花遠慰君詩
囊畫本留貽我

小築看荷花偶成

白公隄畔婷湖空四月未盡荷花紅兩湖瀠繞
無一朶小築已見千花藂昨日梅雨天多風風
翻雨打花能鍾今朝日出方照耀半晴半陰態
愈工君不見雷峰倚天似醉翁霧樹欲睡紛朦
朧此花嫣然向我笑怯怯新粧出鏡中新粧美
人正可喜笑而不來情何已且拚一斗酬醉翁
此翁情濃如烟水

蓴羹歌

憶我生長居江東不識江東蓴菜美今年四月
來西湖西湖蓴生滿湖水朝朝暮暮來采蓴西
湖城中無一人西湖蓴菜蕭山賣千擔萬擔湘
湖濱吾友數人偕好事時呼輕舠致此味柔花
嫩葉出水新小摘輕淹綠乜氣微觸齒猶清
與木下鹽豉已高貴吾家平頭解烹煮間出新
意殊可喜一朝能作千里羹頓使吾徒搖食指

琉璃盌成碧玉光五味紛錯生馨香出盤四座已歎息舉筯不敢爭先嘗淺斟細嚼意未足捐黜杯盤戀餘馥但知脆滑利齒牙不覺清虛累口腹血肉腥臊草木若此味超然離品口京師黃芽軟似酥家園燕笋白於玉差堪與汝爲執友菁根杞苗皆臣僕君不見區區芋魁亦遭遇西湖蓴生人不顧季鷹之後有吾徒此物千年免沈錮君爲我飲我作歌得此十斗不足多世人耳食不貴近要須遠把湘湖波袁石公盛稱湘湖蓴菜美不知湘湖無蓴皆從西湖采去以湘湖水浸之耳蓴菜摘後以水浸之經宿則愈肥凡泉水湖水皆可浸不必湘湖水也今人但知有湘湖之蓴又因石公言謂非湘湖水浸不佳皆耳食者耳

西湖走筆贈雪嶠上人渡江訪雲門山

雲門山泖何許送君行隔江渚十年雙髩今何如千山萬山同逆旅西湖磯人我亦留君胡不留掉頭去我嘗愛君機鋒如劍鋩君亦愛我筆墨如風雨多生與君數相見此日分攜何足數空山無人雲作主猿狐悲啼虎豹怒衲衣綻盡蒲團空何必槃邪乃我土

泊百花洲訪孟山人於紫薇村

百花洲上蒔翁宅幾度維舟就君客城頭古臺橫月門臺下背江向城白落日曾題瞎馬船秋風屢挂橫塘席喜君好淨餅罌賒喜君幽居門巷僻一朝到門上已非池塘柳色空依依歎息此翁無住著十年九徙何跰歸山中雲物知好在昔日酒徒應到稀自笑無家猶畏徙跼蹐里中徒忍饑不如放浪從君去愛殺村翁住紫薇

婁江舟中題畫送王平仲遊南雍

黃姑灣頭黃梅雨夜岸電閃映村塢布帆遲爲故人開一片離心寄江渚金陵悠悠隔煙樹故人指日金陵去男兒命當有知已三十成名未云暮桃葉渡頭小槳迎雞籠山下蹇驢輕勝事因風向予說借逝何處不關情

贈鶴石翁

十年不見鶴石翁昔日酒腸今在否當年名飲推吾徒豈意參商成白首我今且老何況君鬢

哉當年曾膺手何憶君家歷手杯一飲千杯不
停口酒後瀾翻說古今目睛煌煌爛如斗年來
沉飲但閉門我來叩門亦不有却思結客少年
場變滅白衣與蒼狗我嘗許君贈一言不覺蹉
跎廿年後如君沉冥古所無我欲名君君不受
常恐心期却負君喜君六十猶忭擻匡牀擁膝
睫未起秋光熒熒照逢牖壯士且復能飲乎酌
以大斗斯黃耇

嚴太夫人生日歌

我愛西湖三嚴子生長西湖山水裏兒酬弟唱
情性真詩腸酒德堪驅使叔與昕叟兩峯煙雲
觴常浮三縈水天生兒弟皆好奇日奉慈幃多
蒸喜我生區區貴適志富貴不來來亦去羨君
神仙不易得君猶對我嗟不遇自言高堂常寡
歡令我稱觴爲大言我今落魄更可笑窮苦之
言安足存憶昕東歸意倘側入門囅矣無顏色
忍聞慈母慰遊子此意吞聲亦何極男兒逢世
知己疎欲決不決何躊躇青鞋布襪掉頭得念

此尸饔兼倚閭咄咄三嚴子與君相知數年矣
豈不知子心中事人生免俗固難爾偕子樽中
酒上子阿母壽莫論富貴與窮愁過耳悠悠皆
不有君不見雲棲古佛今導師說法平等無參
差前年吾母往頂禮旋聞阿母同皈依團圓且
說無生話捧椒聯翩自有時

友人吳瑞生嘗患腹痛自言過小不平輒
發以酒洗之則止酒醒復然余聞而異之
爲作此歌不敢望枚生七發聊用廣瑞生
意耳

袁生嘗有言人不可無癖天下辨賢是俗病往
往奇人有奇疾吳郎灑落風流人何事捧腹常
呻吟自言此中多磈礧遇事輒發誰能禁初如
車輪轆轤攪繅乃下戈劍戟攙但得一醆春融
融無那酒醒愁渺渺余聞此言三歎息此病未
許庸醫識余老世途屢折肱常爲放言代草檄
君不見此中空洞自本來何處崎嶇得荊棘會
當暫經卷五千兼可容卿輩數百有時五嶽起

立江河齊有時青天萬里雲無迹紛紛氷炭徒
滿懷摩娑瓶供一笑勸君不用純灰三斛洗
世間亦無中山千日醲酒不爲功亦非愚但請
皈心向慈氏爲君剗却人我根到處常得輕安
體

戲贈吳鹿長

去年逢子西湖曲新妝綺琬映湖綠一曲千杯
笑不停燈下酡顏勝紅玉今來歸子了出迎詩
子形骸大瘦生自言脾疾迹三月齊廚冷淡如

枯僧吁嗟別子曾幾時昔時豪舉今爾爲吳郎
吳郎我知子子病可當療煮醫自古鍾情在我
輩僕本恨人諳此味風流老却夢已陳古劍悠
悠猶有氣桃葉渡頭字眼睞奈汝月對白門斜
朱絃罷弄烏絲濕我聞斷腸況子耶我嘗愛子
胸懷負少許却勝多許人但恐君情猶未在情
癡未足爲君累縱令黑瘦來清虛不似肥癡廬
淪淬況子貌枯神轉腴尚諱烨烨雙眼珠曾有
此人爲情死終看夢覺成栩遽

贈別吳亞子

華屏山頭月初上喜子能來共村醼河西橋外
雪片飛愁予銜寒匹馬歸意非豈子初見子向
我喃喃情不已欲扶風雅回波瀾不爲區區念
桑梓君不見豐溪村中十萬家朱門粱肉紛如
麻吳生閉門守四壁百城萬卷徒相誇囊空不
肯留一錢好客時時沽千千賤間常虞雕手贈
匣裏自保朱絲絃我今別子行復東扁舟直下
隨飛鴻新安江清釣臺高此時念子心忡忡吁

嗟乎吾儕意氣豈終掩一腔熱卅雙眼白君看
世路皆悠悠別後頭顱好珍惜

洞庭看梨花東別王淑士

與君期看盤螭花忽漫乘風洞庭去洞庭十萬
梨花村村村花發當湖嘴石公山西能滄滂毛
公境下包山寺兩奇秀搊天下無臨風絕叫何
山奇生平小別無三月相思棼棼動盈札自從
秣沉隔雲泥江波渺渺吳天濶別君三年一見
君旆昔催君行復發君不見城東歲暮雨窗西

兩度幽懷不能說白門淘作雁何如故山好清
遊尚難同況乃期汗浩知君買山恢遠志笑我
于時戀小草他年出處兩茫茫長使青山看人
老

盤璃山訪覺如上人不遇

三年十月盤璃路石鄉紆回矮松樹誰闢絕四
香茅宇四壁圖丹門漾素重來春濃山正午湖
光欲照花將暮雨度寺僧僧不遇小憩雨窗覺
禪趣庭中殘桃自送迎湖面浮蜂無去住君不

見六浮山閣今非主六浮居士居無處欲乞一
單終餘年坐對青山參活句

余買一小丘於鐵山下登眺不數十武而
盡攬湖山之勝尤於看梅為宜荅踞花之
上千村萬落一望而收之久欲作一小閣
名為六浮六浮之名遂滿人耳而閣竟不
就友人鄒孟陽見余欵息有欲代為經營
今日始引孟陽至其地亦復叫絕不能已
余因為作六浮閣圖并題一詩冀孟陽無

忘此盟時丁巳八月十八日也

十年山閣不得就却負青浮日夜浮故人一見
發雙眼何日三間鎖百憂米花琪樹亂檻外銀
山雲屋排簷頭百年有幾作底用一朝卜築偕
行休君家西湖我震澤往約冬夏來春秋十千
到手即可辦并我求君君自謀

虎山踏月行示同遊鄒孟陽張魯生

崇巖鄉下斜橋路一路橫拖山水去秋風秋月
幾度來風月關心舊遊處寒窗欲盡湖山關落

日閃閃青煙來虎山橋頭山色開明月迎我猶
徘徊凭橋東望遮山立明月正向遮山出遮山
遮月不遮光陡離寶氣初潮空須臾山尖露半
彎突兀捧出黃金盤四山蒼然一水白玉刻橋
梁銀作欄呼嗟乎張生當年與汝橋上行虎山
十年月再明同遊幾人後誰在鄒月照我空多
情呼嗟乎鄒子子今負兄虎山來虎山埽月竟
何似當年盡出虎山時橋上之人吾無汝子今
子今奈此良夜何磯頭夜深風露多遊人欲歸

殘酒醒試聽中流踏月歌

西湖喜遇禪友夏賦贈

誰言禪郎貌似我執手問人還似無寸心明白已如此區區形似終模糊我皆知子因子詩曉月殘星風鳴枝境清音寥意飄忽虎非數篇猶可思吳江楚嶠兩遼闊賜子不來空歲月西湖煙水我爲鄉豈知此中有禪郎十年相求始相得停車下船各歎息欻然魂魄化爲一與者丞裳與巾鳥城中兄弟情好偏非我與子神不全

兩山紅葉正相待子詩我畫交無嫌我家震澤梅花裏湖氣花光三千里留子共度梅花時且待春深上湘水

風雨吟

風風雨雨江頭路多少離人從此去欲將別淚寄黃溪昨日黃溪花何處歸帆一挂不可收西冷橋邊人倚樓獨眠孤眠不成夜又被風雨伴儂愁

題畫贈潘子方孺

吾聞泰山五大夫之松干雲礙日摩蒼穹廿年奔走燕齊道無由扣嶽攀虬龍考之所聞及傳記此松不復仍泰封松壽千年亦常耳況此神物閉氣鍾帝王褒崇爲護護不夭斤斧誰能窮樹猶如此人則那長生久視安可逢吁嗟乎潘子與汝同庚吾先汝相看同是知非翁弱冠論文今老矣當年意氣凌雲霄不貴不去負可恥四十九年成一往百年強半能餘幾儗將未後見先師莫湯隨流稱蕩子君不見此五松圖意

長格短可奈何干雲礙日空想像橫柯接葉聊婆娑吾儕屈折亦如此歲寒自保應無他

送汪君彥回項不損燕游兼呈不損

汪生昨自携李還忽然向我譚長安白石指日長安去及此春深花事闌嗟乎汪生何太迂少年不肯守林樊因人遠役將何爲我是長安舊游人三年一度長安春如今怕說長安道送子忽忽傷心魂長安城中有何好惟有十丈西風塵人尙貴土相和勾此物由來無世情貴人送

之亦入唇其味不減天厨珍別有高梁橋下水
柳色一灣塵似洗從此沿流向玉泉湖山亦有
江南意充君畫木差可耳君不聞京師畫工如
布衆閣中吳彬推老宿前年供御不稱旨褫衣
受撻眞毿畜此事下賤不可爲君但自娛勿干
祿吾友重瞳之孫氣食牛萬金散盡圖千秋一
朝掉頭出門去爲我問之何所求君應朝夕進
苦口勉之閉門發策勿支修交游

江南春次倪元鎮韵

錦翎箕篴東園笋宿雨初收池面靜柳條欲纔
畫舊綠花枝爲寫疎簾影寒食風來山店冷餞
餳聲杳鱗脂井山前日落鳥啣巾繡陌香泥闇
麹塵黄聲遲花信急泉落穿花羅袖濕常恐春
歸歡不及飛紅盡處千林碧不見花洲舊時邑
洲上要離塚猶在楊花滿洲生綠萍百年易度
胡營營

天平山頭石如笋松陰落日游人靜明月千帆
曳練光背山萬木留寒影鷄鳴廊空履痕冷館
娃舊事沉宮井鴟夷歸來裹角巾吳臺越樹皆
煙塵春水生春潮急西泠波頭莎草濕我欲渡
江潮已及對此千峰萬峰碧閶闔句踐空城邑
男兒功名幾時立眼看身世如漂萍驅車策馬
將何營

題某熙時空香閣

我觀名齋以六香其中空香亦居一香本著物
非從空以空名香非其質以空無相諸塵生謂
空無香其亦失香塵之體本來空空中諸塵熾

然出栗子構空閣獨愛聞空香豈徒屏除沉水
與柏麝旃檀茶妙皆與當消亦不能奪花亦不
能芳凡彼有相皆有壞此香乃始名真常雖然
更有說此義其究竟空香若爲聞爲復有聞性
聞性若不空香塵豈能淨空無臭香體香不真
空緣與非往空處空非來臭邊空香閣中人謂
凡然不然

檀園集卷之二終

檀園集卷之三目錄

五言律詩 凡四十六首

病中柬徐孺穀將有白下之役
除夕
石岡閣池同仲和泛舟作
除夕四首
春盡同仲和泛舟溪山堂
讀書仲和郊居寄懷孺穀
贈通上人
白門七夕感懷
贈別洞庭葛寶甫
九日風雨泛舟石湖
送龔三仲和就試白下三首
淸河道中柬同行宋上木
黃河九日寄懷家中兄弟二首
黃河夜泊
舟中雜興二首
任城舟中得家報述懷二首

游任城南池
太白樓
荊門舟中見菊偶成
淸淵逢鄉人南還
移舟入荷池同孟陽方回小泛
爲楊識西題斷橋小景
新安江中有懷玄度伯騤諸子
西湖小築次韻答子與
疊前韻重寄子與
次韻答西生上人見寄
戲柬湯吾狂於靈隱精舍
雨中喜遂聲白明至
西湖寄沈無回於黃巖二首
靈隱次韻瀫師韻
殘臘
寄胡仁常民部二首
二月五日自虞山還文休邀予於鹿城同
張沖善少謙碩子貽幼疏步縣山間因過

匆疏夜飲限韻得村字

次日同文休子崧靜之子貽匆啘集冲善

齋中限韻得燈字

夏華父水亭餞盾山東朱漢生已載酒重

過與漢生集別

題半塘陸仲子新居

五言排律凡三首

阜亭送張爾完東歸爾完從慧濟師聽講

彌陀疏鈔初受五戒

寄無際於會稽兼訊張使君宗曉

春笋詩

檀園集卷之三目錄終

檀園集卷之三

五言律詩凡四十六首

病中柬徐孺穀將有白下之役

疎疎庭欲雨花落閣脩梧月氣將三伏天涼無

一娛病將愁共到人與夢俱徂心怯丹陽道知

君好去無

除夕癸卯

除夕人猶病挑燈思惘然夢魂驚歲雨照人

新年笑爲小兒劇酒因慈母顛生涯乘世路只

有日曉窮

石阿闍池同仲和泛舟作

共道春閒好何由泛一葉煙陰低竹塢落日駐

花源水動魚迎棹人歸鶴倚門但看無限意愁

殺近黃昏

除夕甲辰

恐事殊不了如何已戊除千門皆畏役半歸佛

燈初性癖甘從笑文貧或易疎隨緣吾未得世

路正躊躇

三十等閒過行藏定若何年華隨樂盡風雨逐
愁多小妹初離閤故人仍抱痾關懷今夕事不
獨歎蹉跎

郁酒不復醉殘燈影漸移家無終歲計人有隔
季期骯髒知難遇浮沉意已衰笑儕兒繞膝羈
勉慰家慈

忽憶去年夜苦吟猶病中但令身健在且莫怨
途窮野草今將發情尊幸不空只愁難免俗明
發又匆匆

春盡同仲和泛舟溪山堂

雨晴春又盡忽忽信舟輕松嶺雲不定柳塘風
易生出波雙浴鶴隔竹一啼鶯何處林芳歇幽
懷得共傾

讀書仲和郊居有懷孺穀

相對忽相憶春山不見君飛花何太急啼鳥故
成羣蘚似蠶生嫩知懸腕叔勤智季題壁處寒
落隔松雲

贈涵上人

未識涵師面新詩已競傳竹間開卷帙屋外迴
江天山雨一相見風塵意翛然欲隨師卜築瀟
灑共安禪

白門七夕感懷

昔日維舟處懸情獨柳條秋風又京國客思正
江湖長路有時到歡期難再邀妻倘望牛女愁
絕向中宵

贈別洞庭葛寶甫

我懷洞庭月欲醉莫釐峯兩意久不慊高人今
乍逢新詩工最把歸櫂阻相從邦羨秋山卜冉
黃已爲重

九日風雨泛舟石湖

客思逢重九來尋雨外山不能凌絕頂聊共泊
西灣茶磨風煙白微村木葉斑謝吉落帽會不
醉復空還

送龔仲和試白下

送子白門去因之感昔遊桂帆江月曉開寺竹
風秋蔡杖臺前路紅按木商樓風流知好在送

想日悠悠
最愛清涼寺朱門綠樹閒晚風齊綠塞落日每
登臺雨外江光白城邊石勢噴通公驛宦近還
與共爽回
同病憐羈旅山風想蜀林相看愁去住登致問
行藏甫莽吾猶遇飛騰子詎華媿寒郭臺畔費
酒且相增

清河道中夾同行宋上木

漠漠黃河岸荒荒落日風鄉關屬影外客路木

聲中吾道只如此心期偶得同客家佳節近忍
負菊花叢

黃河九日寄懷家中兄弟

去年重九日風雨在湖中信指登高處三年無
一同亦知嶮遠道日夜往還門好秋閒裏憶
憐萸酒紅
江路寒仍曉重陽候未回送卻新酒熟不待菊
花開郊北秋宜眺村東客好來河流向天際難
覓一登臺

黃河夜泊

剛月黃河夜寒沙似戰場奔流聒池響平野引
天荒英會日以遊燕臺路正長男兒久爲客不
辨是他鄉

舟中雜興

辭家兩見月兀兀闊河邊長路難計日逆流如
上天扶搖幸相得宴坐亦脩然始識浮家意伸
鈞擬釣舷
推蓬殘雨後秋爽正相宜依燦香飛鉢美句玉

拎匙飽飡無一事所思在家時多少風塵下天
涯長苦飢

任城舟中得家報述懷

聞道家鄉水秋來又役不正愁生計少具奈處
飢何阿母園中意貧兒杜下歌天涯一回首不
放畏風波
自笑逢時懶茲行亦偶然爲貧無不可患得敢
爭先潮墅吾生事簞瓢可送年寥寥故人意二
復贈行篇

游任城南池

塵上經時過南池一蕭然城孤朱閣外亭小綠荷前望迴蕖葭水秋高楊柳天猶傳杜陵何爾意至今憐

太白樓

斯人不可作秋望轉茫茫濟水東流直梁山北去荒千年同客路一艇即吾鄉尚想登臨處當時號酒狂

閶門舟中見菊偶成

江路重陽月荒城菊未花一枝今始見小摘向人誇領木添生意鄉心對物華遙憐閨閣婦沽酒過鄰家

清潤逢鄉人南還

君擊南歸棹予隨北上船他鄉一相見故里色依然只覺還家好都忘失意憐平安仗傳語早晚下江天

移舟入荷池同孟陽方回小泛

風池弄小艇偃仰芰荷叢葉與遠山碧花將落照紅衣裳散香清棲閣擬虛空漸覺離塵世來游淨土中

孫楊識西堤斷橋小景

十里西湖意都來在斷橋寒生梅蕚小春入柳絲嬌乍見應疑夢重來不待招故人知我否吟望正蕭條

新安江中有懷玄度伯昭諸子

對酒中輪月隨舟兩岸山碧潭寒見底怪石巧當灣自覺勝情懶誰言客路艱別歸臨歲晏秖捨故人顏

西湖小築次韻答子與

不是我癡到安知君病多如君好佛氣日莫厭泥病山潤經時南樓香四面何還應思小築稍健即來過

疊前韻重寄子與

嵐氣不出戶南山倒影多煮茶瓷水色持此滌煩病有客衛林為經丹傷芰荷瘸溪欲相喚或恐是君過

次韻答西生生人見寄

小閣溪風夜至今來歲中近間添結構坐臥在空濛多病成予嬾新詩見予江邊看翠微路幽意君爲適

戲柬湯岳狂于靈隱精舍

靈隱蓮峰下飛泉六月涼相望隔煙雨欲往復徜徉晚霽紅牛闌蕉陰絲一縷愁問湖上島終夜叫吾狂湖上有鳥其聲曰吾狂徹夜不已

雨中喜蓮愚自朗至

朝夕在黎木焚香對南山颯然飛雨至藹藹翠微間孤詠無所寄林僧來叩關不知逆旅裏高興幾時琴

西湖寄沈無回於黃巖

台蕩古名勝何日心已馳一旦如穩坐蓬屐好相隨去郭閒衕逢出遊知幾時因風須示我妙畫與新詩　另

長安攜手日去住各踟躕念予胸懷濶如予生計疎不知山水豪風物竟何如但願少人事還能讀我書

靈隱次穎法師韻

往來白雲社坐臥丹楓林齋飯經未罷應門僧屢尋出寺不覺遠向山情轉深前溪正落日去住亦無心

殘臘

殘臘尚幾日新晴暗氣來遙知早梅意欲傷歲別開十載青芝路千山白雪堆稿舟繫門柳獨往與悠哉

寄胡仁常民部

春闈一回首動隔十年期楚水日東下燕雲常北馳夫君美無度畏舉有遺思得上終何報悠悠媿所知懷抱偶然合何云出處間失計既已遠丘壑豈徒閒游因餘黎在飢年賦洎慳同天免竭力凋瘵一時還

二月五日自虞山還丈休邀予於鹿城同張沖若少濂碩了貽幼疏步線山關因過

幼疎夜飮限韻得邨字

故人邀我至一笑玉山原有酒便須共忘形豈待言花疎能照夜月細已橫邨莫怪常溪坐應非戀一樽

次日同文休子松靜之子貽幼疎集沖嵒齋中限韻得燈字

書齋梅未落過雨態猶勝會以花時數詩圖客與增濕雲晴不去春氣酒能凌醉覺衡泥怯船窻過一燈

夏夜甫水亭邀近前東朱漢生已載酒重過與漢生集別

作合此亭中忘機愛野翁無多成水石隨意得夢櫳雨氣先梅到風光隔竹通重來與方洽尊酒莫匆匆

題半塘陸仲子新居其兄伯子所居都此兄弟皆善絃歌

好是幽人宅偏於水木便天然松障子宛在竹窻前曉照留僧閣茶香到客船埛蘆方比舍曲罷又聞絃

五言排律九首

小亭送張爾完東歸爾完從慧法師聽講楞嚴疏鈔初受五戒

相近不識面相逢恰稱心亦知文筆妙不謂道情深得其蓮花社遠來祇樹林飛泉初雨後落月復松陰幽賞正未已玄言殊可尋別君何草草歸路慎浮沉

寄無際於會稽兼訊張使君宗曉夢中與無際同游風詩有使亦生歸思之句因錄之

故人前月去言訪雲門蹤此地天林盡為懷況秋冬碧深雲外細冊巢霞邊濃棲亦生霞思山尤愛雪容蘭亭跡已湖剡曲舟霄從張緒如相見知予老更慵

春筍詩

春圃風物好二月笋生時愛此錦綳子參他玉版師嫩休論蕨甲滑可比蓴脂酒泳偏相稱茶清更不疑味存甘苦外質與剛柔宜上番看何意平安報有期此君貞不俗少貝出塵姿終仝

檀園集卷之四目錄

七言律詩 凡九十首

春江寓目
除夕
出都門荅伯美見惜
東阿道中
西湖荅家兒茂初見寄
豐干得孟陽廣陵歸訊兼聞液士從白下
奉使南還率爾有作

別鮑鉉甫程公亮二子
別汪伯昭
訪慧瀞師於皐亭綱塢作
贈城南夏君
雨中喜山僧攜傷梅至
次韻荅李九仙山中見寄
次韻酬沈雨若見簡
錫山夜別閔孟子新彥逸及從子宜之兒
子杭之二首
除夕白門喜比玉攜榼至寓舍同子將無
際升甫無我守歲伯敬復遣人餉酒
元旦枕上口占
元日偕子將無際過比玉君停主人費節
卿爲留酒竟日
滁州道中見梅感賦二首
旅宿滁州同子將無際步歷至龍潭山憶
丙午偕羽明受之來游已一紀矣
濠梁道中別子將無際南歸六首

南歸途中遣懷二首
登潤州下山亭子感懷
元夕虎丘有懷閔孟子新甫子
南歸後六日偕閔孟子新家茂初無垢集
魯生園亭梅花下次家茂初韻
雨中泛舟南郊聽江君長絃歌次家茂初韻
寶尊堂看杏花次從子宜之韻
婁塘過楊世南故居感賦
過積善菴悼嬰林長老

雨中集侯雍瞻東園
重至西湖柬孟陽子將諸兄弟
西湖寄懷闇孟子薪
久客湖上家兄以詩見寄次韻荅之
集魯生遊齋次比玉韻
送忍公都試白下
送吳西音之楚
送同年陳公虞司理被召北上
送項不損之燕

壽陳士遠七十
送張宗白之任晉安
次韻招孟陽出郭看梅
海上和孟陽觀伎詩次韻
靈雨詩次公路韻四首
壽金子魚
壽閔明卿
九日泛舟次伯氏韻
贈謝明府生朝

壽孫青城山人
四月二日同諸弟過夏華父水亭小飲
夏氏水亭次朱淡生韻
吳門送徐令公攜家白下
題人新齋
朱修能見訪聞予方葺檀園以詩枉訊次韻荅之
送徐元勤試京兆
送人遊南雍

聞伯先遊里中號泊溪頃不肯叩門翌日以詩見投次韻奉酬
伯先偕徐女揚諸君見過留飲檀園別後
伯先以詩見寄次韻
寄韓孟郁岡博
秋日喜子魚孟陽君美仲和過檀園宿留即事
伯氏有作次韻再呈諸兄
仲和次韻見投復用韻奉荅二首

用前韻呈諸道友
再次前韻柬孟暘仲和
種花用前韻
卜築檀園初成伯氏以詩落之次韻言懷
用前韻呈諸道友
再用清字韻呈諸道友
秋日臥病西齋以詩杜訊次答二首
再次前韻柬西齋兼呈孟暘仲和二首
贈沈公路二首

再贈夏華甫
送謝明府入覲二首
元夕雨邀里中諸君小飲伯氏園燈下次伯氏韻
十六日諸君載酒重集寶尊堂次伯氏韻
檀園集卷之四目錄終

檀園集卷之四

七言律詩 凡九十首

春江寓目

西日欲啣江郭涵淺汀淡涉相映藍垂楊滚絮不戀地杂燕落花穩住潭頭天涯自無主朱顔明鏡誰爲惑愚若不來春易老令人腸斷偏江南

除夕 乙巳

壯心啣啣漸成灰前路茫茫轉欲催已斷常腥

過百日將抛麴糵只三杯不愁歲向今宵盡且喜春從明日回先一日元日閒道西山梅早發故人期我放棹來與孟和叔上有鄧尉看梅之約

出郡門答伯美見慰

勞君爲我費躊躇不道逢時我自迂勿愛倫開鎖歲月兼因多病惜身軀貝教杜郎文章累只合償他車馬逋生計漸貧親漸老行藏欲決更踟躕

東阿道中

騰騰兀兀逐塵行忽似春山爲解酲高下數隨人意繞逶迤偏覺馬蹄輕誰教柳色毿毿嫩不分梨花處處生愛殺殺城山下路風光況復是淸明

西湖答家兄茂初見寄

辭家正是薔薇時又見薰風菡萏池慣別自輕千里道愛遊偏與五湖期綠勻隄樹朝煙歇紫入山樓暮塔垂可惜西湖好詩料弟酬兄唱各參差

豐干得孟陽廣陵歸訊兼聞淑士從白下奉使南還率爾有作

維揚歸客尺書來白下佳郎千騎回欲話吹簫明月夜還思落木雨花臺新詩點撿尊前出秘餉從容燭下開殘臘過君能幾日關山留滯使人哀

別鮑豁甫程公亮二子

新安山水是吾鄉頭白歸來宅半荒乍見淸溪如故舊毎譚黃海欲飛揚未能共躡登山屐忽漫思隨下水航臨別媿君情太厚衝寒徒步遠相將

別汪伯昭

別君長歎不須彈作客方知行路難舊里豪華人競奕貧交風味自相歡嚴冬忽已十二月歸櫂其如三百灘總爲黃山與君在搘頭時復憶新安

訪慧法師於阜亭桐塢作

不見阜亭慧法師毎勤書札慰相思路既又作三年別悲媿終無一往時忽憶虎溪成舊社且尋茅屋賦新詩關門知樹衡炎去黃鵠岸頭月上遲

贈城南夏君君善種樹作小景盆盎中疎密掩映頗有畫致

毎到城南訪隱淪一灣江畔草鱗鱗比隣竹色當門綠傍檻荷香出水新貧向交遊誇好事巧於杯盎見天真看君杯酒飛揚意結客場中少此人

雨中喜山僧摘楊梅至

一望山坳紅紫堆阜亭五月熟楊梅家家火樹
垂千顆日日冰盤薦百枚尚擬迹騎看飽去卻
憐和雨摘將來莫論風味如西磧齒軟還須嚼
幾回（余買山西磧貝地產楊梅味比超勝此林諸山所產）

次韻答李九佬山中見寄

從誇日暇與天娛獨享知君且媿予道力未能
甘混俗野情終是愛幽居已諳世上悠悠態不
學空中咄咄書早晚黃溪營五畝堂連梧竹水

環叢（時九佬欲寓予居黃溪村中）

次韻酬沈雨若見寄

寥落花間一草堂喜君角棹到江鄉春潮送客
渾無信寒葯懷人尚有香十五松齋容嘯傲（雨若圍居有十九松）二千塵路費商量（時予將北上）遲君莫問行
藏意世事於今正渺茫

錫山夜別閔孟子薪彥逸及從子宏之兒
子杭之

十日追隨意未傾一朝言別若爲情秖憐對酒
成高會無那挑燈是送行家累關心難共語功
名垂老不堪論便應擬櫂從東下十畝閒閒尚
可耕

撩亂鄉愁一夕生燭殘酒醒奈深更隔船安穩
歸人夢前路迢遙去客情江月又催征櫂發寒
雞不待寺鐘鳴十年分手梁溪路但覺吳顏負
此行

除夕白門喜比來携樽至寓舍同予將無
際升交無我守歲伯敬復遣人齎詩（戊午）

經年不見意何如且喜他鄉共歲除久客便憐
爲地主遠遊隨處即吾廬留人正惜春泥重得
酒何愁夜燭虛此際慈情最難遣不禁歎罷一
欷歔

元旦枕上口占（己未）

一夜無眠徹曉天不知今日是新年年因底事
成添換情亦無端起變遷已是客中重作客何
勞緣外強除緣安心如此能安否愁病公然到
枕邊

元日偕子將無際過比玉居停主人費節卿爲置酒竟日節卿好武時談掌說劍比玉有家藏端硯甚古乍見始得觀

客路愁聞節序來老懷還向故人開到門雨氣如相候入坐春盤不待催頓覺雄心隨說劍且拚長日送深杯愛君匣裏端溪色要遣燒燈試墨回

滁州道中見梅感賦

春回忽忽到新年江北梅花也燦然野店一枝看欲絕家山千樹見何緣窺窗曾與人留別照水還將雪鬬妍拋卻風流逐塵去空教心折馬蹄前

辜負看花又一春百年强半幾竿身未能狥性難違性且復隨人苦畏人昨日剛朝江北路千盤萬折隴頭塵如癡如醉還如夢漸覺騰騰欲任真

旅宿滁州同子將無際步探玉龍潭山憶丙午偕羽剛受之來遊已一紀矣

龍潭樹密曉煙勻豐樂亭空野望新舊日經過餘十載重來朋好亦三人勝情老去渾無恙遺跡追思已半湮自是風塵易顦顇形神於此一相視

濠梁道中別子將無際南歸

可惜春光半滯淹青泥汩汩水涔涔途經千里歸猶近病覺三分治未深欲去尚看童僕面相留飛媿故人心驚魂怕問前頭路老馬驅馳已不禁

同心難得復相攜不道中途有別時去路愁君初索莫病軀憐我獨支離當杯畜意渾無語上馬回頭各指池未免有情那遣此元來不及有情癡

日日思歸又戀君今朝決意與君分情懷和病如春雨蹤跡無心似嶺雲好去煙霄須自致得歸糜鹿亦能群繇來出處元同調俗耳悠悠未許聞

出門各自抱深情豈爲懷居與嗷名我覺途窮

應退步君知道廣郎前程秪如白下來尋舊隸作濠梁遠送行去住隨心無不可莫因去住又心生

春寒花事未蹉跎西積西溪正好過自有閒人能作伴從教多病不成魔高梁橋外千行柳淨業門前十頃波屈指長安行樂地其如無夢逐君何

歷落嶔崎二十年寧教人笑不教憐一腔熱血猶堪灑半片寒氈也有緣貧賤已知安骨相功

名端合讓才賢遠公莫社還依舊且放心頭得悄然

南歸途中述懷

綻盡儒冠未可離從今應莫責頭銜摧頹漸少風雲氣落拓空懸市井兒貧自生來何足怪病從心起郎難醫得休便覓真休矣豈待功成名遂時

飢寒未必解相驅衣食天生定有無量腹灑鹽猶可辦遮形絺綌亦何須還思心累非貧賤郤

為身安長惰惡苦行家風窮活計大都節約是良圖

獨有親恩欲報難人間舞帔亦榮觀尸饔已白長齋慣列鼎何如啜菽安匈憶臨分增涕泪應憐歸到得闈闔相依只說無生話名利真同糞土看

登泗州玉山亭子感懷

廿季江上下山亭來往紛心似送迎陡覺層欄增爽豁試臨落日尚崢嶸閒鷗逐浪仍東下鳴

雁隨帆故北征自笑勞勞頭半白依然飄泊一書生

元夕虎丘有懷閑孟子薪諸子

隔年殘月虎丘看只記悵悰總別顏共道翩翩日邊去那知冉冉月中還遙傳急鼓千燈外獨立寒雲片石間此夕此山無此况對君難說此登山

南歸後六日偕閑孟子薪家茂初無垢集

魯生閣亭梅花下次家茂初韻

頻年不到此花中喜見花枝壓路通近坐繁香
如婦酒當盃落瓣閒欹風朝光已逐輕陰變晚
氣遙隨積靄空贏得閒身共歎賞莫將開謝比
飄蓬

雨中泛舟南郊聽江君長絃歌次家茂初
韻

笙後箏阮變新聲韻入三絃分外清避病每思
君一曲停盃偏覺我多情繁絃未敢施銀板掩
抑還宜合鳳笙彈向船窻亂風雨鬧泉驚瀑一

時鳴

寶導堂看杏花次從子宕之韻

愁病經春未有涯除非對酒幷看花疎枝乍見
含煙吐獨樹偏憐傍岸斜不共梅妝矜似雪已
分桃暈欲成霞婆娑古幹南村下尚擬新晴過
陸家南村陸處道家有古杏花時常載酒往看

婁塘過楊婁南故居感賦婁南爲先君舊
識有昆山巧不尙藏余家今其地已半爲
他姓且別構園亭矣

曾侍先人訪舊遊沒尋遺蹟到林丘婆娑老樹
猶堪蔭清淺廻塘已不流當日交情留片石誰
家新構起飛樓百年興廢尋常事眼底傷心又
白頭

過積善庵悼雙林長老

郭外輕陰爽氣多風光穀雨近清和新林遶指
花宮出舊侶曾陪竹院過一路野芳紅似錦幾
灣春水碧於羅到門啼鳥渾相識遺塑空房涕
欲沱

雨中集伏雍驛東園

無邊水木此城隈恰稱飛樓四面開雨點到池
偏淅瀝煙絲著樹故徘徊泥深畏踏盤盤路酒
淺難拋灩灩盃破木能尋秉燭且留高興待
重來

重至西湖東孟陽子將諸兄弟

老見湖山尚欲狂舊遊重憶使人傷曾穿鶴嶺
丹楓路幾醉孤山落月航竹閣書題應蕩盡雲
棲原草欲荒涼浮家得似林叢穩春塲桃花與

不忘

西湖寄懷闕孟子薪

鄉書一把一欷歔見說秋風病未除酒戲可仍隨伴去花哇能復課人鈔貧年生事知何在老境交情忍向疎不有離家來作客少愁少病得如余

久客湖上家兄以詩見寄次韻答之

歸裝欲理又衰偏三月思家只夢回滾滾湖頭人盡去剛剛秋半月將來能抛山色如眉淺忍

放歌聲似玉哀蒸桂料應難共把登高猶及菊花開

集曾生過齋次比玉韻

毎愛君家修竹林虛齋終日貯清音殘花欲盡猶堪賞嫩草初生正耐尋酒滿底須乘月去絃長時復應風吟微泉歸路黃昏後亂眼春條雪半岑

送忍公都試白下

廿季遊處憶長干送子秋風白露溥湖市荷風初動槳山阿林月欲隨鞍爭先自信無餘子競爽人誇有二難此日飛鳴知已後功名路窄子心寬

送吳西音之楚

吾衰已分老滄洲念子因人作遠遊吳墅鸎花三月賞楚江煙樹一帆愁高情久欲參雲嶽浪跡何妨逐海鷗聞說買山將卜隱大都不用有心求

送同年陳公虞司理被召北上

微音昨日下錢塘仙吏乘春指建章郁色西陵

歸騎絲桃花隻水去帆香于公陰德高閭閎仲子甘言著廟廊獨有素心常不改世途炎熱自清涼

送項不損之燕

十年長路客心驚此日春風送子行汶上梨花飛雪盡濟濱楊柳若煙輕逢時豈必因楊意對策還應學賈生一往三年彈指過故人拭眼看飛鳴

壽陳士逵七十

菱風梅雨近端陽喜見嵯峨麗草堂榆柳園窻
放翠幔葵榴照眼勝紅妝同欲期樹三株老益
壽蒲觴九節香鶴髮如霜顏似玉疑君肘後有
丹方

送張宗自之任晉安

晉安文物表閩鄉試宰懸知治劇良馬首江郎
千丈碧船頭熊渡百灘長床琴伴入幽蘭韻家
醞新添荔子香他日政成民不擾風流何必數

河陽

次韻招孟陽出郭看梅

門外春風應候來篷船遥擬去尋梅山僧每訝
多年別為侶方欣久客回草閣一枝先破萼鄉
園數樹已生苔余家山南樓前一樹先開最早又山南齋前上皆生苔蘚
庭可愛庭中無凡種樹三光潤叢樹者藉只今步屧猶乘興新醞還
期待子開

海上和孟陽觀伎詩次韻

但能取醉莫論文春色闌珊已十分海上楊花

坐作雪西陵松柏霧為雲出船素面如纖月倚
檻紅芳學茜裙卻恨風流不同賞斬新詩句亦
輸君時公路君美家在丹方開共為酒社予以滯海上不得與

霖雨詩次公路韻

占魚空復詠無羊其雨朝陽已映牆澤國霖濡
行欲盡旻天仁覆故難量繞閒步禱過三而忽
見甘霖沛四鄉一路農歌聞漁唱練郊西望彩
虹長

郊原日夕下牛羊蓑笠經時不過牆蟻欲出封

應有兆月將離畢可能量誰翻東海鼓龍窟復
見西風禾黍鄉共道神明回造化歌功詠德一
無長

窮簷久已歎群芊次第焦枯到荔牆百畝如雲
且休矣一牀涼雨可思量滄淒忽借風為陣雰
霈仍教水作鄉秋至江湖催放棹蓼汀葭渚興
何長

何時得雨一相牢拄杖看雲自出牆銀竹光中
森可數碧荷聲裏鬧難量紫簾澹月迷魫室欲

桃涼風到蝶鄉樹有新詩撐倦眼底須何物引
杯長

壽金子魚 八月四日

午潮新漲月初生雲物高秋望轉清好對庭蘭
問酒饌更穿叢桂鬪棋枰經懷舊事惟供笑入
耳新聞不受驚吝我疎狂稱小友行藏亦擬似
吾兄

壽閔鵬卿 八月十四日

陵谷滄桑會有期人間涼熱不須疑百年交態

君應見二老風流我亦宜對酒呼盧常咄咄當
歌起舞尚傲傲桂黃月白秋如此若更言貧罰
百卮

九月泛舟次伯氏韻時方從公路飲歸

有酒相呼定不遺休論城闕與郊扉佳人門外
初停槳令節風前已授衣寒水荒灣秋瀲瀲疎
簾新月夜熹微猶嫌未盡登臨興又飲厭厭有
放歸

贈謝閔府生朝 是日為九月十九日先一日立冬

來撫塵滿訟庭空秪見公堂祝華封候轉昨朝
冬已立節過旬日九還重千郤稱黍彌寒望一
路謳歌聞夕春籬菊正黃楓又紫百年初度幾
人逢

壽孫青城山人 山人好蓄古器書畫扁舟往來吳越間

梅疎竹瘦小庭妍擁絮朝陽殢酒眠留客茶煙
常出屋乘春花氣漸迎船蝌文獸面看如活鳥
跡蟲書蠹欲穿勛足滴周與奈漢知君壽在上
皇前

四月二日同諸弟過夏華父水亭小飲

四月二日天清和夏家亭子熏風多扁舟出郭
興無限三盃草酌顏先酡向夜蛙聲鬧深竹中
池星影牽微波歌殘酒盡人不醉遂底獨眠愁
奈何

夏氏水亭次朱淡生韻

池上茅亭似柳洲城南一過一來遊林疑無際
陰常合水不小瀾屋已浮秪許老夫時曳杖敢
邀嘉客共維舟別君知有秋期在應到西與舊

渡頭

吳門送徐令公携家白下

南州嘗見後人賢文彩風流信有傳相送閶門斜日裏携家淮水亂雲邊扯蓬梅雨新晴候挂席江風欲暝天若到淸涼臺下寺老僧應解說當年

題人新齋

吳門別業在西郊新築高齋對沇寥樹好牆陰常冉冉竹深簷額日蕭蕭尋花路僻過橋去留

客燈昏帶雨燒共愛幽棲真率意門前時見有停橈

朱修能見訪聞予方葺檀園以詩枉訊次韻答之時修能將至苕上

七年不見苕重過共指生涯素髮多池上新庵仍署泡峯前舊業已名蘿（泡庵蘿登皆在檀園中）畏人小築猶難就對客高吟豈易哦便欲相留同結夏扁舟峯泖奈君何

送徐克勤試京兆

玉韞珠藏出有期子今行矣復何疑文章價定無容論富貴時來不厭遲曉月正臨揚子渡晚風遥愛後湖湄天公也助人行色預遣涼飆掃赫曦

送人遊南雍

秦淮新月待君過婁水涼風送客多燕子濤聲秋澒洞鐵山晴色曉嵯峨詩名入社高珠玉業事當筵艷綺羅莫白更紅期又近卷無飲酒欲如何

聞伯先過里中晚泊溪頭不及叩門翌日以詩見投次韻奉酬

栁濃溪深可維舟人未能幽宅巳幽但有擔簦來見訪何妨秉燭與同遊題門有字君應識見戴無須我亦愁直待來朝方握手不知晚泊若爲留

伯先偕徐女揚訪君見過留飲檀園別後伯先以詩見寄次韻

新知舊好兩相攜來看初莚聽晚鶴池上熏風

先客至林端欽月爲諸稽酒滚爛熳猶輕敵詩
興蕭疎巳怯題不醉其如吟思苦因君亦遣白
頭低

寄韓孟郁國博

不見韓兄六七年鬢絲霜落在吾前詩成只用
三叉手酒到先浮十滿船擬向嵯峨倚長劍却
來國子坐寒氈白門佳麗曾遊否何日緘題寄
一篇

秋日喜子魚孟陽君美仲和過檇園宿留

即事

長日郊居少送迎喜聞客至敞柴荊百年潦倒
論交態廿里過從見故情涼雨洗塵秋院靜飛
蟲遠燭夜堂清休論舊事增惆悵醉起巡廊繞
月行

伯氏有作次韻再呈諸兄

床頭甕滿不須賒池上秋涼尚有花數畝正當
風檻綠三間新帶月廊斜清言吾輩還多味高
蛻從來便是家莫怪相邀仍簡略知君愛酒不
煮茶

仲和次韻見投復用韻奉答兼訂後期

秋入吾廬景物賒一簾新月半欄花風廻水葉
翻翻白雨壓簷枝恰恰斜宅比柴桑多種柳門
通茗雪可浮家客來隨分能供具緇褐還鐺與
試茶

綠竹府下水村賒一路秋風吉貝花到寺
知吾逝過橋柳色逐門斜貧能好事無如我老
解求閒有幾家若有重來留十日不辭淡飯與

爐茶

用前韻呈諸道友

步趾輕拋歲月賒老來那復戀空華塗場已覺
童心盡攬轡其如意緒斜不向竿頭思進步何
時浪子得歸家隨州成去勤行腳我欲拔他喫
飯茶

再次前韻柬孟陽仲和

小庭風月近來賒更筑陂陀種雜花日出梧陰
搖几淨霜前柚實壓欄斜晚長漫學逍遙字愛

書終悔對竹家老樹僧思開作伴僧齋厨目可辦

山茶

種花用前韻

為問數畝未言除甃沼疏手灌花花欲疎疎
仍密密枝須整整復斜斜漸看錦序皆芳候不
放風光到別家最愛南榮冬日暖蠟梅一樹映
山茶

小葺樹園初成伯氏以詩落之次韻言懷

短籬編竹僅及肩多穿淵黎江流泉放將蒼翠
來窗裏收取清冷到枕邊世欲何求休汗漫我
真可貴且周旋一龕尚擬追蓮社不用君山俗
已捐

用前韻呈諸道友

破衲蒲團只一肩飢來喫飯渴求泉的無長物
為吾累豈有玄機在汝邊興到偶吟同梵唱狂
來起舞學胡旋風光似較些些子任意拈來信
手捐

再用清字韻呈諸道友

來去溪山似送迎捫崖剝蹤條削為參知識
求忘要覓愛幽關助道情夜後溪聲連屋動曉
來山氣捲簾清方知不用從師覓悔作盲人悵
悵行

秋日臥病西谷以詩枉訊次答

秋來懷抱向誰開三徑蕪成任草萊短髮欲梳
因病廢新詩一笑為君回庭空始覺風生樹石
潤偏憐雨上苔還恭年光悲轉促酒看林葉變
條枚

一丘安穩且徘徊掩耳誰知蟻穴雷已覺頻隨
甚共至何妨閑與病俱來難拋舊習推詩句可
解新愁是酒杯鷗鷺欲親猶鶻笑行藏還莫受
人猜

再次前韻柬西谷兼呈孟陽仲和

柴扉寂寞枕江開久擬逃名學老萊白髮經秋
看更短衰顏得酒怪能回為憐欲待生新月掃
徑仍教護舊苔老覺兆端終易與故人才或似
鄒枚

懸車束馬路徘徊劍峽崩崖吼萬雷底事奔波
銜險去何如抖擻出塵來錦邊秋老下花片淚
上爐寒一酒杯抱甕真同灌畦叟更無機事可
相猜

贈沈公路

高齋夏木愛扶疎闌有懸花沼泛藻窗一丘
堪庾賦蕭閒十畝類潘居千秋身跡摟奇字四
海蟲天播異書聞道龍巖多壽考已無濟涔凝
滿虛

園林風物喜秋晴水檻山廊附遠清詩思不因
多病減道心應以得閒生婆娑老桂花將綻指
點高天月漸盈初度更逢佳節近百盃端擬爲
君傾

再贈夏華甫

幽居非郭亦非村獨木爲橋檻作垣已備虛亭
延夏爽又開曲室納冬暄栽花未長先成徑畏
鶴防飢不出門囊底欲空尊自滿貧能似爾復
何言

送謝剛府入　覲

吳江木落月初圓仙吏銜寒到日邊天遠雲端
看去易春濃花裏望回難垂裳快見能飛舄肯
構新瞻鳥革前（剛午爲崇禎元年時三殿落成）自媿無能借奏
計莫言中野有遺賢

三年清節照冰霜百里謳吟徹　帝傍治績自
應推第一　聖朝不次待循良　御筵初醉宮
花側　天語親聞玉殿香可道留帷正辛苦
攀車欲別後傷徨

元夕雨邀里中諸君小飲榆園燈下次伯
氏韻

花邊樓閣月邊簾更愛笙燈照夜光雨氣無端
先客到爵聲應爲和歌長歲頭結綺人俱散郢
裏逢神鼓不愁且盡一杯酬令節泥深門外亦
何妨

十六日諸君載酒重集寶尊堂次伯氏韻

索笑簷梅日幾迴良辰樂事肯辭頻歷宵自是
難兼月酒伴何須要見人（是夕主賓十人皆非夕所集也）昨席

百年眞可惜懽娛一瞬已成陳眼看花發春風
雨狼藉春園萬樹銀

檀園集卷之五目錄

五言絕句凡二十七首
爲宋比玉題畫
題畫二首
宿澹和爲吳伯霖題畫
將別西湖諸君夜雨小飲清暉閣爲方回
畫扇口占
和憨山師答提人韻
爲陳維立題畫十首
和西生上人山居雜咏次韻四首

檀園集卷之五目錄

檀園集卷之五

五言絕句凡二十七首

爲宋比玉題畫

歲暮不可留送子山城下別意如寒泉哀響咽難寫

題畫

木落秋氣多風高水痕捲人徑疑有無山容自深淺

山色青不已湖光白欲來虛亭正瀟灑一棹撥煙回

宿法相爲奐伯森題畫

夜半溪閣響不如風雨歇起跡雖爲開悠然見微月

將別西湖諸君夜雨小飲滿暉閣爲方回畫扇口占

山樓風雨態別意杳無據對酒增森茫推篷是何處

和憨山師菩提菴八詠

平野垂四周茫然橫一丘菩提無種子莫向去來求 菩提丘

一樹淡清淺千葉競紛敷試問寶池內花開得似無 蓮花漪

纍纍千萬顆顆顆說阿彌何煩更采擷百八手中持 菩提子樹

雖無板築功屹然堅可憑茲有眞如理故名不壞城 擊城

源生大海中生滅海漚共是名客塵堵波爲有縫無縫 無縫塔

有情有生死生死長牽愛手水亦隔隔施以法無礙 放生池

今人不如古像設亦如是若古眞大士去之乃千里 古觀音像

古松如古佛落落自隨緣因何號羅漢翻似小乘禪 羅漢松

爲陳維立題畫

桃花與流水一往隔千春昆向外人道如何重

問津 桃源

乞食未足恥折腰真可憐若比愛一醉還應戀

秫田 紫茶

醉鄉既可居東皐亦逆旅不能學河汾長當友

河渚 東皐

沉冥竟何意與會亦偶然竹林綱高風纔執得

此賢 竹溪

郎官名亦好賀監吏風流人皆管一曲各可得

千秋 鑑湖

吾愛葬于岡獨水流日夕如何舍此去傷心賦

凝碧 輞川

吾憐元道州山水亦吾之峿臺銘浯溪湯浪良

可思 浯溪

樂天作草堂勝絶擬終老出處不自決徒爲泉

石道 廬山

繪雪著堂中坡翁署堂義繪堂著雪中安知非

坡意 雪堂

未能無所寄養鶴復栽梅鶴亦太多事高飛候

客來 欣山

和西生上人山居雜咏次韻

一脈同澄泓分流到各家竹爐新火活甌面乳

生花 引泉

雨過纔移種風來已滿林庭空還汛掃留著貯

清陰 種竹

到此無俗客何妨欹竹扉山花能作供林月送

將歸 客至

林裏光初出湖中氣欲來好隨松影去且放竹

扉開 步月

種園集卷之五終

檀園集卷之六目錄

七言絕句

無際游句餘將便道參雲棲走筆送之
為宋比玉題畫二首
曉發鄒縣
滕縣道中
雲龍山
寶應道中
雨中看梅西磧即事十首

題畫

送汪伯昭游白門伯昭將自京口至棲霞寺因憶舊游走筆得四絕句
同子將渡江題扇頭小景
徐州雪後題畫贈李生長題
燕中為李玄問題畫
寄荅吳與之兼訊沙宛在張泠然二女郎二首
西湖有長年小許角以小舠載予往來湖中臨行乞畫戲題
自新安江至錢塘舟行絕句十二首
任城舟中題畫
燕邸題畫
湖上題畫次比玉韻二首
泛舟湖市為孟陽題畫
題畫贈人
為子與題畫
初宿湖和夢與雲棲先師劇譚枕上作一詩紀之

玉岑閒行口占
十月十五夜同印持子將甫兄弟自靈隱步月至上天竺口占
王與游新郎夜飲題壁
次慧濟師山居詩韻五首
題畫送無際
塘棲道中題畫將寄九仙
為子將題畫

徐村遇湖
小築清暉閣晚眺
同西生上人泛舟雨隄題畫二首
扇頭兒林天素詩畫因次其韻
雨中獨坐翏翏亭看桂花得張子崧書問
兼懷孟陽四首
六月十九日雨後風氣蕭爽間宗曉自山
陰來將訪之兒山下呼兜輿自錢王祠入
清波門下上吳山歷十廟而下望見江光
如鏡在冶江上遊山翠色欲滴還登瑞石
穿紫陽洞出居則湖光如匹練來撲人眼
率爾口占
無題五首
題畫送鄭彥逸之西湖
西湖解石山陰俞不仝邀日憐飲席上口
占四首
甲子元日試筆作書兼題二絕句示家弟
無垢

閒門即事
題畫
題畫送平仲
有僧欲禮清涼而未決來索予詩戲書四
絕句
送徐陵如朱爾凝北上八首
題畫似甄醫師二首

樗園集卷之六

七言絶句 九十八首

無際遊句餘將便道叅雲棲孫筆送之

六和塔前湖水渾西興渡頭山色昏歸來且莫
窮天竺一路沿江到梵村

爲宋比玉題畫

盤礴山外太湖明萬頃堆銀五點青我卜新居
開小閣松風梅雨愛君聽

君畫蒼蒼帶雨松我圖冉冉出雲峯他時相憶
還開看雲樹中添幾萬重

曉發鄒縣

城邊沙路淨無塵殘月穿林欲趁人似向江南
何處見春光曉色一時新

滕縣道中

山欲開雲柳乍風杜梨花白小桃紅三年三月
官橋路策蹇經過似夢中

雲龍山

雲龍山頭石磴暗遙接孤城戲馬臺春風一歲
有何恨不見黃河天際來

寶應道中

來時楊柳尚依依歸去青青又滿枝可憐寶應
湖中水照見行人來去時

雨中看梅西磧即事

記得橋邊石路迴春風初發小山梅柴門老樹
渾如昨落日寒陰客又來

湖畔泥深屐齒稀春蘿寂寂亞山扉人來犬吠
梅花下坐久經聲出翠微

虎山橋邊急雨横虎山橋外春湖平兩度梅花
一宵月須將清景憶平生

灔灔湖光湛湛山密雲疎雨梅花斑扁舟欲向
花源去遙指人家楊柳灣

山頭白雲自往來山腰白雲閒不開共道山腰
雲更白不知都是梅花堆

溪頭一夜雨啼歷添得泉聲萬壑哀花事摧殘
君莫問只如元爲聽泉來

雨打風吹可奈何眼看花事漸蹉跎人今欲去

花還好偏道花時風雨多
郝園門巷逐花低藤刺柔條咫尺迷花底泉聲
認歸路沿流直到石橋西
最憐處處穿花人不惜衣沾惜花濕強欲別花
且遠看虎山橋頭帶雨立
蒙巖山下雨綿綿香逕琴臺雲接連忽憶秋山
黃葉路松風水月夢中禪

題畫

定香橋畔青煙路落日故人從此來和聖寄君

山雨後爲儂遙傷冷泉開

送汪伯昭遊白門伯昭將自京口不復還
詩因憶舊遊並作四絕句

故攺橋邊路欲岐龍潭驛口日將西揮鞭遙指
山如織一路江帆亂馬蹄（棲霞在攝山又名繖山）
紫藤峰下龍公房松戶陰陰數月涼若到都門
宜曉騎姚坊廿里稻花香（余嘗居棲霞兩月有詩題入山房最勝）
雞籠山閣舊游停曲檻迴廊幾度經最是城陰
秋望好覆舟遙接蔣山青（覆舟山在雞籠之東）

鼓樓岡下路高低處處雜蕭映竹唯記得清涼
寺宿夜香燈貝葉雨窗西（[illegible]）

同于將渡江題扇頭小景

怕向江南渡江北還從江北望江南潤州城外
春風滿一點金山水蔚藍

徐州雪後題畫贈李生長題

黃河曲裏又新年指點京華欲到天喜君看日
如春雪忘郎彭城是客邊

燕中爲李玄問題畫

幾處春風緩馬蹄客心愁見柳如絲箬簑斗笠
溪橋路記得江南二月時

寄答吳賢之寒泳沙宛在張冷然二女郎

湖頭風雨夜回船細語如絲水拍天不信別來
春又暮花期酒約兩蹉跎
閒道蕭娘病欲蘇畫船日日傷西湖南屏一路
春陰綠只少當年舊酒徒

西湖有長年小許每以小舠載予往來湖

中臨行乞畫戲題

常在西湖煙水邊愛呼小艇破湖天今朝畫出
西泠路乞與長年作酒錢

自新安江至錢塘舟行絕句

纔過草市溪邊舍復轉岑山月下磯經舟直傷
灘聲宿要使鄉心一夜空

峰廻灘轉石瓏瓏傷倚隨篙詰曲通正是貪奇
心不定輕舟直下去如風

待邀山色樽前住不放灘聲枕上過看山聽水

推篷坐其奈寒天霜月何

水面奇峰雲作幛波心文石錦成堆篙師下瀨
莫容易逞我停橈飽看回

猿虎無聲鳥不棲千峰廻合夜灘低正愁深黑
迷前路忽見峰頭月照溪

喜看沙鳥迎人立怕見山猿連臂來聞道三峰
催客淚此中客淚不須催

五里潭連七里潭下灘船壓上灘船岑灘險急
二灣臨飛渡危崖亂石顛

界口東來水勢寬山夷水遠到淳安溪船泊處
鄉音改愁聽敲篷夜雨寒

曉發嚴州七里瀧萬山雲霧一溪風釣臺直上
三千尺何處江潭有釣翁

桐廬山下呂公亭古井猶傳仙酒名若得邀延
活一醆不愁帆底凍雲生

薄雲爽日澹山屏連夜東風作雪飛歸意匆匆
歸棹懶富春江上客帆稀

富陽天際一江明江上青山縱復橫早晚隨潮

下三折六橋寒樹遠含情

任城舟中題畫

過邱風波兩月程又捨車馬逐塵行無端試寫
秋山看勾引閒心一夕生

燕邸題畫

折盡長安禿馬鞭不知塵外有何天今朝一向
春風笑柳色高梁似舊年

湖上題畫次比玉韻

閒雨牽雲湖不流遙憐琴酒在山樓客中亦有

閒愁思但見湖山便不愁
朝看雨脚暮看晴山半昏沉湖半明昨日風光
今又變眼中諳熟手中生
泛舟湖市爲孟陽題畫
城隅小艇入荷花桑樹陰陰殿角遮一路香風
吹到市落星巖上石頭斜
題畫贈人
梧桐樹下見秋還風葉穿籬滿地斑折得黃花
杯在手不知世上幾人閒

爲子與題畫
郭外湖山似畫中楓林策策葉將紅亦知病骨
因秋瘦不礙湖山月與風
初宿法相夢與雲棲先師劇譚枕上作一
詩紀之
一到山房夢亦清空林殘月話分明曉鐘未動
窗櫺白聽得風敲橡子聲
玉岑閒行口占
玉岑山脚水潺湲寒日暉暉下稻堆穿過松岡

尋法相滿空黃葉打頭來
十月十五夜同印持子將諸兄弟自靈隱
步月至上天竺口占
冷泉亭畔樹初刪百道寒光水面生松月似留
人作住溪聲却喚我行行
王與游新廊夜飲題壁
小築迴廊傍桂花玉山燈火暮煙遮廻廊題罷
人初醉特有琴聲雜煑茶
次悲法師山居詩韻同怍中上人李九仙

張爾完賦
松栝爲門石作林飛泉百道穩千尋雲中雞犬
無遺響獨有頻伽演法音
溪光嵐翠故相媚細草踈花只自幽上方月出
鐘初動乞食僧歸鳥下投
寒潭捲石一泓深策杖時時試一臨愛聽潺湲
隨水去不知落日在松林
一衲無着亦無寒樹下溪邊任意安忽捲蘆簾
見山色不知忽却舊叢圃

不就庠俗戀婷傻誰道山僧別有家春色十分
將八九杏花開盡又桃花

題畫送無際

不到長干已十年風流追憶使人憐闌干明月
秦淮上夜半歌聲過酒船

蚪樓道中題畫將寄九仙

東來步步逆風行楚借東風半席輕明日見君
成一笑兩峰晴色半相迎

爲子將題畫

千重萬疊淵中山山翠林霏空色開怪得燈前
誇潑墨徐村昨日看山還

徐村遇潮

千帆影裏練光開白玉城摧動地雷故倣淺沙
輕馬去却驚飛沫濺衣回

小築清暉閣晚眺

林岫生煙水起風湖山一抹隱雷峯吳歌四面
漁燈亂坐到南屏罷晚鐘

同西生上人泛舟雨隄題畫

不向蘇隄仰白隄輕舠隨意六橋西秋林欲畫
無人愛邀得山僧共品題

茶熟香微冷竹爐芙蓉的的向人孤誰能蘸筆
西湖裏貌出孤山寶石圖

扇頭見林天素詩畫因次其韻

沙邊柳色已知秋多少琳宮在上頭曾向金陵
門外望莫愁湖水不勝愁

雨中獨坐寥寥亭看村花得張子崧書問
兼懷孟暘

雖無千樹小山叢愛着繁花木槿東十日花時
連日雨眼看狼藉欲隨風

門外泥深客到稀花開不肯待晴暉煙籠霧鎖
疑增態況復香風不斷吹

張家亭子玉山隈毬子花開錦作堆試問摧殘
緣底事風吹雨打未爲災

故人萬里不歸家我亦三年不見花帶雨獨看
應有意欲題高興寄天涯

六月十九日雨後風氣蕭爽聞宗曉自山

陰來將訪之吳山下呼兜輿自錢王祠入
清波門下上吳山歷十廟而下遙見江光
如銀在洽江上越山翠色欲滴還登瑞石
穿紫陽繞雲居則湖光如匹練來撲人眼
率爾口占
湖白江紅一望開江山晩翠勝湖山兜輿便作
江湖主買得山頭亦等閒

無題

白隄涼雨打荷花妾未回船郎到家郎醉不如
儂醉劇濃儂濕透絳裙紗
閒上彈琴江上聽松風江月若為情酒闌重向
溪橋坐怪鳥驚啼虎欲行
風入溪流月在橋低回難負此良宵樓頭夢醒
江聲發喚起開門看夜潮
相期百遍總能過一日愆期可奈何妾自尋郎
郎不見段家橋外畫船多
郎意匆匆妾意長贈郎微物亦思量金花梨子
能消渴怕道生離不敢將

題畫送鄭彥逸之西湖

湖光只在斷橋頭雨髻煙鬟一望收我是當年
舊遊客試憑楊柳說風流
西湖邂逅山陰俞不全連日歡飲席上口
占
九年不見此髯公十日西湖九日同待縮九年
為九日君歸何事苦匆匆
輕寒微靄養花天十里桃隄似錦纏花事未闌
君且住酒船今在六橋邊
百年節序喜清明不負花時有幾人雜板新腔
歌自遍深杯爛酒飲千巡
千巖萬巒不曾看一水悠悠欲渡難與子相期
仍未定不如且盡眼前歡
甲子元日試筆作畫寐題二絕句示家弟
無垢是歲予五十將攜家至武林有別業
在皋亭桃花塢中山水佳處也
買得桃花一塢深清泉白石久盟心今朝便是
知非日一往仙源何處尋

黃村橋頭樹色深邊鄰人竹向山心能添草閣
山腰裹李徑桃蹊不用尋

為孫山人題畫

每愛疎林平遠山倪迂筆墨落人間幽人近卜
城南住寫出春風水一灣

閶門即事

江上涼風已似秋客中歌吹亦生愁舍閶門外
冶遊子燈火回船不自由

題畫

虞山紅樹曾遊時每到秋冬入夢思今日巴城
又同樹畫中霜氣最先知

題畫送子仲

老夫詩腸喚不磨分無麗句壯君行江頭日日
黃梅雨為寫煙波柳外城

有僧欲禮清涼而未決來索予詩戲書四
絕句

楖栗橫肩衲挂身芒鞵踏遍萬山雲若逢婆子
山前問驀直從來不識君

聞道邊風最苦寒風頭起處欲行難中臺積雪
深無路處處封門不出看

我昔曾參老夜臺木寒鐵瘦石生苔捨身入海
開遍山君到清涼試問來

文殊何必住清涼大地何曾不放光自是凡夫
心執著登山涉水費資糧

送徐陵如朱伺凝北上

黃河木落見征帆莫道風寒去路難一曲琵琶
刀酒辣西山迎馬雪中看

獻歲趨朝丁殿閣垂裳親見聖人來懷中三策
無因獻直待臨軒對御裁

相如詞賦自凌雲狗監誰言可致身聖世只今
無忌諱上書流涕是何人時權璫逆案未有處分

江左才人冀北羣一朝領聘重風雲知君別欲
傳衣鉢聊借光輝燭我單

二月風光在柳條高梁流水石欄橋杏園婆羅
春游徧叱撥銀鞍一路驕

隨地流泉萬斛多棟閒春暖墨生波會須力挽

江河勢莫負飛龍第一科
臚傳唱徹九霄清三殿雲高五色明此日承恩
多氣象玉堦先曳錦袍行
笄將齷齪隨前人得意休誇浩蕩春期子功名
上鐘鼎看余丘壑亦天真

題畫似雪嶠師

千山頂上只通雲一水人家別有邨直到前山
蘭若路清鐘落日不逢君
遠公一別又三年寒雨俄停雪上船尚有當年
餘習在從師參取畫中禪

檀園集卷之七目錄

序 凡十六首
壽汪母謝太夫人七十序
龐龍汪翁偕金孺人六十雙壽序
程翁震泉暨配朱孺人七十壽序
仲嫂沈夫人壽序
徐思曠制義序
從子緇仲庚辛草序
鄒方回清暉閣草序
徐廷燮燕中草序
徐陵如制義序
沈雨若詩草序
蘊齋詩序
沈巨仲詩草序
謝明府入覲詩序
白嶽游紀序
聞家具序
侯氏世略序

檀園集卷之七目錄終

檀園集卷之七

序凡十六首

壽汪母謝太夫人七十序

予有同里閈之友三人曰羽王吳子方孺潘子叔達汪子（叔達今字無際）叔達於吾黨年最少交最後予既不及登堂拜其尊人而獨習其太夫人之賢蓋予與叔達皆有母尸饔其讀書自宮落拓不屑世故大略與叔達同而叔達失怙更早太夫人偕其二娣州守十餘年家貧弱子幼女婚嫁未了朝夕拮据以須叔達之成太夫人之所處有為難者吾是以知其賢過人遠也雖然太夫人今年七十春秋既高矣而叔達方偃蹇不遂又憎其命將圖所以奉太夫人之歡而不可得師二三子圖一言為太夫人壽而佐叔達以奉太夫人之歡亦且奈何夫七十固唯所自命耳古人學書學劍不成輒棄去其傑然之意有必不可羈靮者今七非科舉之業不足以役身令

於父母之所以教子與子之所効於父母者終其身以名相競而不既其實而至於自失而不悔余嘗以此戒二三子矣余往時以試事至都下與老母別三月老母念予往往成疾及失意而歸欣然秉燭相對恐其復去也嗟乎此亦為人父母之情矣然則太夫人之所期於叔達豈必如世所為高等秀才舉人進士者而後為樂哉吾以為自今以往之年有可以奉太夫人之歡者則叔達之所圖也蓋余又嘗與二三子約矣天下事尙可為倘一發不售則當徙其故業

為農為商視其力之所在以奉老母為通邑大都高山深谷惟其鄉里族人之所不到而休焉使囊有錢廩有粟尊有酒几有肉階有車馬水有舟艫奔走有僕妾如是終其身毀我譽我之言不入於吾耳得意失意之狀不交於吾目耳喜可駭可愕可悲可惜之事不亂於吾心當是之時太夫人樂乎而無言其達者先是叔達以失偶為太夫人憂今復有其室家矣先太夫人生辰二日為叔達合卺之夕夫叔達且將

與新婦捧觴太夫人之喜可知也

𢈔麓汪翁偕金孺人六十雙壽序

𢈔麓翁之商南翔也三十年於茲矣余從二十年前即已識翁矣翁之寓舍與余比鄰而翁子伯昭隨翁讀書里中翁令伯昭拜先子因受於余兄弟當是時伯昭與其師邵門張子覺之偕張子能爲新建之學伯昭與其叔爾思弟仲升從祖玄度皆師張子翩翩皆總角少年授經之餘歌詩詩韻有儁者風余兄而愛之時遊從伯

昭館中與張子談風清月白更長燭明𢈔麓翁輒爲余設酒爵邇極歡而罷翁長大容貌豪懷坦洞亘然器樂緩急人若市廛而不屑屑爭什一之利以是貲漸落伯昭以文于有司輒不售去遊虎坊仲升棄書學賈亦往往多折閱翁遂與二弟廢箸居而向所張質庫里中者竟廢而業鹺又數年鹺之息微而翁累漸重益不支且棄南翔而歸蓋三十年間升沉聚散予所目覩於翁者若此翁之行三三兒弟方謀所以壽翁者而是歲十月翁與孺人偕老先後稱六十初度矣二三兒弟因是又不可無一言以爲翁及孺人壽當以屬李子李子曰大余所爲目覩翁之升沉聚散於二十年間者也余且以祖翁者而壽翁大祖以言別壽以志睽別之苦辛而覩之詞侈今且敘今昔感慨之情於稱觴舞綵之側其謂何哉雖然無傷也人世之升沉聚散憂喜悲樂此必不能相無者也達生者亦特其中之不有而已矣吾固知翁之曠達視之猶一吷

也如是即稱之何傷憶兒歲余還自溪帶白岳訪翁於石硊之里爲淹留兩月朝夕供具皆出金孺人手久而厭倦無有附母之風而翁之族長老子弟在石硊者余皆習之翁敦柔竹之間俗儉而淳與前輩所稱說不同似不可一朝居而獨石硊敦朴退讓猶有古風余蓋低回不能去云翁故善酒銜杯引滿輒逍酬暢家雖中落尚有負郭數十畝種秫釀泉可以一醉石硊當休歙之交土厚水清山爽野曠古城落石之勝

皆在數里內可杖可遊聚族而居歲時伏臘子孫遶膝歡笑滿堂可以相樂伯昭之爲人也澹而通坦而密其孝友媚睦常拮据以佐翁之所不及翁可以無後慮余與伯昭交二十年雖如一日每見伯昭如對道民釋子不覺俗念都盡伯昭雖不遇乎使天果老其才而大發之其用於世必有不同者翁尚壯強可以待由此觀之目前之升沉聚散又何足以當翁之一吹哉翁行矣楓丹菊黃卮酒盈綠是翁與孺人燕喜之

日也余雖不得從伯昭兄弟後登堂稱萬年之觴然新安山水夢想見之他年尚欲以青鞋布襪隨翁杖屨於天都黃海之間尋軒轅廣成之蹤談道述無爲之業人世修短苦樂真不足復計也於是二三兄弟觴而祝翁翁爲滿醉而別而余序其言以爲壽

程翁震泉暨配朱孺人七十壽序

新安予故土也予放廢後依歙門而槐塘之今則與程鼓著余往時遊槐塘與諸程往還習知其俗其男子皆閉戶讀書或經營四方女子勤績紡女紅里巷寂然無復膏飾而行於道者蓋風俗之厚如此余每爲故舊道之輒歎息不置槐塘之程在海陽者有震泉翁偕其配朱孺人竝享高壽稱古稀矣震泉商於粵又與予居止相近因得識其爲沖虛甫沖虛恂恂退讓彼服儒者余見而歎曰嘻此槐塘上人之風也已又得朱孺人之生平於沖虛甫及孺人之倩吳君有禮稱孺人之賢孝於舅姑順於夫子和協

於上下有雞鳴之勤樛木之仁小星之惠鳲鳩之平有椎髻之樸舉案之恭與夫丸熊之慈斷織之明截髮剉薦之賢概則余又作而歎曰嘻此槐塘女士之風也余嘗說於天人感應之際益有渺茫而不可爲據者然而君子則道其常焉耳彼夫勤生而後豐惠吉而逆凶仁壽而舉天豈非理之所然而不爽者哉今以孺人之壽考樂康合之孺人之生平孝敬儉勤而因以瞻於天人之故其可以爲世勸也已余所稱槐塘

之程自宋迄今數百年繁衍貴盛蟬聯不絕豈非其俗之教系節讓有以持之也乎今欲之鄉有男後女遊勁以豪貴綺靡相尚不旋踵而覆敗在目前者合而觀之其可以為世戒也已若是則孺人之得天而獲福也有不止於是者其又奚疑焉余既不文而又不能飾世俗之辭以為孺人壽雅是孺人之子若壻之意不可以已也請為歌以侑孺人觴午之一觴歌曰陽月兮小春設帨兮茲辰月初生兮令方新菊黃花兮

楓丹林解更囊兮開樽酒招近局兮呼比鄰清醑進兮雜俎陳祝阿母兮且加餐飲此醑兮無後艱顏欲酡兮日將曛今不樂兮復何言又歌曰古城嵯峨兮落石崢嶸岡巒常峙兮溪水常清阿母萬年兮眉壽無傾鼓瑟瑟兮吹玉笙躋高堂兮稱兕觥舞婆娑兮綵服輕又歌曰齊雲之谿兮蒲可以葅松蘿之陽兮笋可以漿采九節兮烹旗槍盈觀聽兮卸溫涼阿母服之壽且康願還丹兮笑休糧

仲嫂沈夫人壽序

是歲二月二十九日為仲嫂沈夫人六十初度先是里人士列上夫人之節行請於縣大夫將聞之監司直指奏之於　朝縣大夫旌其廬曰貞壽四方之交於從子宜之者咸奮其詞藻揄揚塋善以佐夫人萬年之觴於是某色然以喜已而憮然以思愀然而語宜之曰汝知而母夫人之得有今日乎當中秘之殁於官夫人抱四歲孤扶櫬數千里而歸拊心擗辟呼天泣血欲

絕者屢矣豈自意有今日乎夫人自稱未亡人以來含蘗茹荼二十餘年內撫藐孤外持門戶皇皇拮据匪朝伊夕又豈期有今日乎汝終鮮兄弟夫人之命懸于一綫三十年中所謂顧汝復汝教誨汝以玉汝於成微夫人得有今日乎夫人歸中秘時適先君家中落食貧者數年中秘驟貴而天一時公私所費皆取諸債家不能盡償徵索者時時及門夫人與余兄弟麼箸居所分囅脫數十畝而已然廿年以來使汝不知

有餘矣之憂至於娶婦嫁女奉師傅供賓客施於宗黨不敢告匱微夫人得有今日乎夫人與吾母陳太夫人並出於覓家世親厚其事太夫人不啻所生而夫人至余家余方髫齔視夫人猶母也今日知年愛日之誠固當不後於汝又嘗奉中秘之遺言思一自奮於時以備中秘未竟之業既老而倦甘於無聞以沒身而汝自少能讀父書推排人間二十許年冉冉踰壯尚不能博一第以慰藉夫人夫人少而操作以佐中

秘肆力於文史竟不沾一命之榮其亦榮之操且曉當聞於　朝褒崇顯融俾余汝有赧不能朝疏夕下猶將有待此余所以捧萬年之觴而色然以喜復愀然以思也雖然余所以觴夫人則更有說於此莊生逍遙齊物之言人都不以有待者擬其無待夫富貴禍澤懸之於天此有待者也名節道義修之於人此無待者也立其人而留其天在豪傑之士猶或難之況於爲女子從人者乎今夫人相夫而貴不以夫顯訓子而才不以子顯貞操苦節卓然自樹於宇宙之間此豈猶有所待者耶竊以爲自今日以前其無待者夫人業有立矣自今日以往其有待者則後人之責也夫人猶與焉余鈍惰不才復以病廢罷公車有勸駕者輒援先中秘以自解以爲功名富貴如石火電光不堪把玩不若樗散之得逃斧斤而終天年夫人聞而韙之其智識明達如此吾知其不戚戚於有待也決矣夫人比長齋學佛將從太夫人於爐龕之下晨鐘夜

梵共話無生則大濟喜禪悅其樂無量又有出於逍遙齊物之外者矣敢以此爲夫人壽

徐思曠制義序

丙午之秋始識思曠於白門去年在毘城過思曠寓舍談良久嚮洽知思曠非常人也往時見思曠之文輒心許之願與思曠交者十年于茲矣予於衆業之文無所喜而獨喜思曠有以知思曠之爲此蓋三變焉其始肅條高寄有冷泉幽石之思既而爲演漾縈迴則江海之觀而大

林丘山之勝也粉緼矣已乃斂而爲精微娟妙物色生態經營委至如縮萬里於盈尺而搆變化於毫端其巧極而工鑑者乎才如思曠固有天縱積十年揣摩以至於此思曠之心亦苦矣然吾聞思曠以此干世人或和或咻何也豈思曠之爲此與吾所以知思曠者皆謬耶夫世所爲富貴人之文吾與思曠亦略見之矣今思曠之文太工毋乃其實有致窮之具乎予嘗語吾黨兄弟曰吾之所好者未必世之所知也而世

之所知者又非吾之所好吾將奚從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而已願思曠無惑焉適在山中花事爛熳彌望如雪從元瑜得思曠之文映花而讀之每盡一篇輒一大白輒叫絕不能已又念思曠侘傺不適逢世欷歔欲流也古人有言勝事空自知予今日之賞且不能使思曠知之思曠之於世復何尤乎走筆報元瑜其爲我告思曠以爲何如也己酉花朝前二日書於西磧之六浮閣

從子緇仲庚辛草序

年來多病習懶舊業荒廢每見新貴人行卷甲乙紛紜目眯心駭栽不可了自歎於此道漸遠絕口不敢復談而猶子輩時時以此相商予無以益之而又不能强其所不知者則以所嘗聞先輩之論告之猶子宜之性頗忌獨能知其辭與近所爲文且漸抑其少年自喜之習而就於淵乎永穆之然文至於淵而真工也已有意於淵而不能工則反不若鹵莽無顧忌者得以才

力自見於世是段利鈍分焉夫文至於淵而其中之甘苦疾徐言之甚微非知者不能言而非操之熟者不能至也予略知之而不能至者惟其不能至而言之故其言亦有所不能盡吾懼兒輩之執吾言而不能通於言之所未盡則予言適足以誤之也於是刻其近草若干篇以就正於四方之高明者是兒四歲失怙幸漸成立能讀父書每自媿頽惰不能爲率恐以此負亡兄於地下倘其文可教凡吾同志其無靳焉王

長史云吾家門戶所謂素族自可隨流平進不須苟求方今少年標榜成習至飾羔雁自媒乎進災木不已閔不願兒輩效此也辛亥冬日

鄒方回清暉閣草序

余往來西湖者數年得同調之友六七人鄒方回其一也方回爲人文弱可愛坦裹血腸而遇事慨慷樂緩急人殆世之有心者焉客歲孟陽館余於小築子將方回讀書澄懷閣輒移榻就余清暉閣商略藝文旁及歌詠書畫朝瞰夕嵐山水氣變輒命觴相對酣暢而後罷有時載花月港拜石紫陽采蓴湖心結荷池上未嘗不與方回共之余性不喜舉業之文而時時代以書畫方回喜詩畫頗獨時時以舉業之文代之方回之文復舉玉噭嘹之飄然磬然每一篇成示余讀未竟輒叫絕不能已如見陶韋詩米家山水余雖不喜舉業而不能不喜方回之文如方回不作詩畫而喜余詩畫蓋兩人之所以自娛而相得者如此既別方回數月人事參商忽焉

改歲山中故人方貴以愁紅葉之期而西溪梅信且復見報矣適方回近刻倚玉展之什九皆清暉閣上所見也懷乱道故不覺娓娓遂書貽方回綴之簡末使讀方回之文者知非獨其文而已也夫余之詩與余之畫皆在焉雖然此可使方回知之而已

徐廷葵燕中草序

余與廷葵稱同籍者十年虞山嘐水相去二百里會晤殊罕丙辰之役同寓顯靈道院比鄰往還無間朝夕始習廷葵之人與其文廷葵外渾而中朗其文之清堅沉厚亦如其爲人冬寒夜長時與廷葵擁爐篝火相對論文旁及身世之事刺刺不休戊午至中日所居宮中有兩傑閣每雪後朝曦漸獨消登眺攬西山之秀色及大內宮闕之壯麗偶有名酒必相呼對飲不醉無歸蓋余得廷葵不覺身之在遠而廷葵亦謂比來幽憂之疾得余始爲霍然遂能日進一斗斯言不虛也無何兩人俱被放廷葵先出都余棲遲

路中背救都盡行由見新貴人辭各長安道中輒自念生平好尚迂濶於公車之業不肯細意入彀卒由便當終以自保廷葵廿年苦心其人與文清堅沉厚皆合厲德相而作此寂寂人事無定豈復可論乎方今世人眼孔如豆則益遂臭賢者不免文人方孟旋嘗與余相顧感慨今年孟旋既得雋且盡收氣類中下第者得數十人之文刻之都門而句曲張賓王得下第後颯定爲元魁名家索新貴人文竿牘遍長安紙爲

增價兩人意致相反如此嗟乎余與廷葵之文欲以何向耶余不能定廷葵之文慰環再過但覺往時寒風深窗摘鐙高飲光景颯沓紙上足不可以無序遂序而歸之丙辰六月立秋日

徐陵如制義序

徐陵如海上異人也文章詞賦走馬擊劍無所不通居恒大言入金門上玉堂東蹻[redacted]叙西平黔孽此豈顧君男子指顧間事安能作此寂寂然而骯髒不逢再再蹉跎始得一薦又以常調見收陵如意非府也猶憶往歲陵如訪余槎上支離憔頓不勝感憤欲棄家學道遊於方外余止之謂守久之氣平而去已試海上不利轉而試泉定又爲豪家所齮齕自憤悵失意歸余爲置酒相對歎息意不自聊又欲棄書而學劍余慰之日以子之才何憂不遇功名遲早得失會有命耳讀書談道君子亦盡其所可爲者而已矣今子欲跳而之於世外則不能欲從業而之他則安往而非命乎陵如頷之又三年而遊於庠

有年而舉於京兆猶不能盡將陵如之才然漸尚遇矣方今時事多艱　國家需才之際此非伊吾佔畢括帖時者所能辦也陵如慷慨丈夫遇事感發縱橫戰弛負志意不可一世又推排人間十許年未嘗以困頓少自挫辱吾知其用世必有卓然自立而不受從人者矣陵如之師徐玄扈先生今之所謂經濟偉人也陵如學有本源而又其才氣足以配之久困積學足以鍊而老之吾是以慶陵如之遇而爲之喜而

不繫也若夫陵知之文余老且荒矣夫何足以
定之甲子冬日題於檀園劒蜕齋

沈雨若詩草序

去年中秋待月於西湖因流連兩山間至紅葉落而還雨若後余至而先余去在湖上不數日又初病起扶杖蹣跚而行然兩高三竺諸名勝無幽不探無奇不咏日得詩數十篇余遊跡所至不能道一字僅題畫走筆數篇而已見雨若之詩畏其多而服其工不敢出而示之雨若乃

欲余序其詩余又何敢哉猶憶與雨若看潮六和塔下酒後並肩與而行於虎跑山間相與論詩甚洽雨若似以余為知詩者雖然余不知詩而能知詩人之情夫詩人之情變悲喜樂無異於俗而去俗甚遠何也俗人之於情因未有能及之者也雨若丱然羸形兼有傲骨孤懷獨往耿耿向人常若不盡吾知雨若之於情深矣夫詩者無可奈何之物也長言之不足從而咏歎嗟歎之知其所之而不可既也故剜御而出之而音節生焉若導之使言而實制之使不得盡言也非不欲盡不能盡也故曰無可奈何也然則人之於詩而必求其盡者亦非知詩者也余嘗愛晉人鍾情吾輩之語以為不及情之於忘情似之而非者也必極其情之所之窮而反焉而後可以至於忘則非不及情者能近之耶唯鍾情者能近之也由此言之雨若其將有進於詩者乎請以此質之甲寅九日

蔬齋詩序

愚公蔬齋詩凡二刻矣余嘗為序其二集別二年而愚公之詩復滿篋中出以示予其格益工益能達其所欲言者余曰子之為此將以為名乎抑有不得已於是者乎杜子美云語不驚人死不休而白樂天詩成欲使老嫗讀之皆能通其意兩人用心不同其於以求工一也然余嘗有疑焉以為詩之為道本於性情不得已而咏歌嗟歎以出之非以求愉於人也激而亢之而使人驚抑而平之而使人通豈復有性情乎曰

非然也夫人之性情與人人之性情非有二也人人之所欲達而達之則必通人人之所欲達而不能達者而達之則必驚亦非有二也然則求工於詩者因求達其性情而已矣詩之傳也久而且多凡爲詩者不求之性情而求諸紙上之詩掇拾餖飣而爲之而詩之亡也久矣愚公有詩之性情者也生於山水之鄉有園廬僕妾舟車琴酒書畫玩好之具可以爲樂而終日徜手而戲其樂之殆似有過于他好者此必以爲

性情之物不得已而出之而非徒求工以爲名高者也其可以語於此乎愚公有所幸姬人好書能詩愚公自序其集行之夫愚公又能與其所好者俯詩其人斯亦性情之效也已

沈巨仲詩草序 巨仲名守彝

今年夏與巨仲同舟至吳門往返者數日舟中無事朝夕相對嘗杯展卷各盡所懷蓄與巨仲交十年來未嘗有此樂也會巨仲刻其懷閣詩草而屬余序之余見巨仲詩亦已十年于兹矣巨仲十年于詩何憂詩之不工哉雖然詩非能爲工之爲工也能爲工而不必工之爲工也今巨仲之詩其在今與世之詞人矜多而競靡侈未足也若夫興會所寄一往而深擊節扣舷摩娑自得則巨仲已有餘矣今天下人風雅而家騷壇君不以巨仲易之也余往時情癡好爲情詩有無題詩數十篇嘗自命曰僕本恨人終爲情死至取二語刻爲印記佩之無何而自笑其癡今遂如昨夢不復省矣豈余之道力進耶亦

世故耗之也巨仲浮沉十餘年風情不減讀其詩春風穆然使寒草欲萌嗟乎何巨仲之多情也夫情者數變之物也巨仲之情十年而不變巨仲之天全矣余與巨仲交媿不能盡巨仲乃今始知之符人有言以其率少許勝人多許巨仲之詩如其人哉如其人哉甲寅重九後二日

謝明府入覲詩序

天子皇極懋建元辰肆新太歲行次於執徐寶曆初頒於太素迨夫開雲瑞節七日吉辰六服

與瑧四海來假遼車騖至互聽蒼璧之賜除鄭履蹕鏘共觸香貂之拜袞曰惟課歲詔彼稱功於是百里之侯九州之伯計會道里奔走京師水陸二千想燕吳之契濶寒暄九十閱往來於冬春次第選舟後先赴　闕若夫教成而士習其化政善而民詠其休戶憶幃褰人思轎擁還切輿人之祝去邀才子之詩如明府謝父母者葢龔黃再滔於東朝召杜後生於南國者矣明府德精降社河宿垂狀迹亞機雲文參屈宋攀

安提萬家傳正始之音匹桑似雉學擁衮皇之譜是以鬱爲時棟先此人英俊掩紫芝於　天廷假拂黃絁於海甸則情微悅仍萊治賦之本智刃神機掌擇撥煩之任明鏡非疲於屢照惠風無悼於頻噓于可移職心能造福佩犢帶牛有禁桑枝麥穗成歌織罕嚬眉商無褻足咸惟單席騰減雙鳧結綺迷徵於百扇　廣獎欲通於嚴夢要屬股同之會因爲報政之行然而士戀君師民依父母爭塗念遠懸旆千里之欄瞻

漢何高遜借二天之庇亟以霜芬積嶺冰路在江野水瞻痕清音滿棹長謠極聯青緹借紅蕖但寒結貞疑辱綠字與彩霞同散忍闊離前之筆空含別後之宅止雅等古吾無煙傷心有血質奇茎蕙文麗虹霓而明府蔭以白月之輝勗以丹霄之假是用封緘骨髓剪拭羽翰預思玄度之清風競賦子荊之零雨其雕龍已倦藏豹非堅賤寶無求貧惟可貿茹芝餐菊并不閑九穀之書撥笋釋蒲幸不失四民之令蒙呼隱士

甘作外臣庶幾冠兒與由命敢第兄元愷逕從末客佩杜荀文釋楊儔戀謝林毋少哉蟲書於約扇捐觴奉於嬰居襲篆欵欸不止感一言之急氣遠情奮蕭毎欲托千載之風期至于子魏琳璟經緯蘭樹亦辱非倫之賞偏承似叔之褒思等兼金報無累璧縱復濁隊華餞詎換離心大句狂言曷嫌別緒且結楊潟之送如逢上洛之迎所恨者淮橘不留吳關漸邈露雁倘臧北訊闕魚莫寄南呼柳簏題箋未許彤蹄之出

禁松根罯　詔遲憐花綴之縈堆葬月屢閱占星弗驗願以且千之頌聊紓借一之恍許不宜褒敘以廣意云爾

白嶽遊紀序

友人徐聲遠詩云向平五嶽無一字其名亦自垂千秋予每讀而壯之樂以爲遊者勸及遇山水佳處嗒然無言有知之而不能以告人者又自恨才不逮情則聯舉聲遠之言以自解乃今讀閑孟白嶽遊記而予殆有不能解者焉夫人

之情與才固有兼之如閑孟者閑孟與余談不能勝予而予所不能言者閑孟之筆皆足以發之其才與有過我者矣往時與閑孟泊真州風濤際天噴薄萬里予低回留江口不去而閑孟顧欲入城　觀其土風民俗之盛發閑孟之不能忘情於世如此故其爲紀遊之語不盡得之於山水而過事輒發縱橫古今其磈礧騷屑之意亦可以想見矣予嘗再遊武林無一語紀其勝白岳吾故土先人墳墓在焉再冉踰壯而不得一往閑孟乃能先之又其所著誤若此予甚媿且媿焉雖然吾聞黃山三十六峰揷青天而垂曠野其勝在白岳之上閑孟遊齊雲而不能兼有黃山又至武林出沒於靈隱天竺之間而不得一參雲棲此皆閑孟未了公案閑孟倘有意乎予當執筆而從閑孟之後矣乙巳竹醉日

聞家具序

往時友谷老人駐錫棲上余屢得參承辱師開示拳拳引爲忘言之契以何師去而之浙上又

去而之長水道風漸邈每用慨然壬子余北上師自長水掖舟來送予提攜之言至今在耳今年春聞師示疾作書問訊方冀握手之期而師已化矣壬子一晤遂成永訣悲夫師化後數月其徒某某等及檇李虞水沈氏兩居士奉師遺骨塔於雲棲而以師生平所著述示予予得拜而讀之曰聞家具者師所自署也師於世間文字未嘗屑意乃衝口而出妙義熾然集中談禪談教談淨土皆直下洞宗非世之影響勦說者

芸於詩歌偈頌本地風光迥漏不少至於警策開悟之語雜之從上祖師語錄中不復可辨此豈可以文字相求之而顧以爲開家具也哉師意度宏遠居恒韜晦外若悶然泛然而扣之小大立應此亦其一斑已余與師周旋三載泓無所得如遊江海莫測其淺深夫紙上之言又惡足以盡師所謂與其人俱往矣悲夫此師之所自署曰開家具也夫

侯氏世略序

家譜之立蓋以敦厚也遡其所生之自歷千百世而上杳渺微恍而水源木本了然可知下而至於疏屬子姓親盡服絕而要之於所生則皆爲一體如是即欲不厚不可得也譜之壞起於俗之貴貴而尚文夫欲顯其宗以有聞於世此亦仁人孝子之用心也而其流乃至於俗華冑以爲重又重而文之以矯誣世之耳目而宗法亂矣今之爲譜者蓋曰不貴不必譜也不文不能譜也傳者不必信而信者不必傳不知其文

之而適以壞之也故譜者一家之書而非行世之書也世其職者取其足以記姓氏行第而已焉用文之吾讀侯氏世略而因之有感也吾邑僻在海濱其土瘠頑無山林陂澤之勝其人往往椎魯少文以務本力穡世其家其爲士者讀書好古不媚於于時之學以故科第之日獨遜於他邑以我所見仕宦而至二世者鮮矣夫固其風氣之薄而富貴者所爲大都能隳其先世之澤而斷而喪之以此宜久長得乎侯氏之先有隨南渡至吾邑者逆知[redacted]運嘗戒其子孫力耕勿仕其高節遠識則卓然爲古人之所難而要其所以貽之子孫者亦已厚矣今其耳孫之爲此譜也以爲富貴不足恃而欲託之於文以傳亦猶其祖之遺意乎雖然知輕富貴矣而不能無意於文夫文者名實之間不可以不慎者也侯氏之先世高節遠識至今令人追而慕之此其人豈無文采足以表見於後世而併其姓名不傳此非譜之失也有譜之而不得者也身

與名俱隱矣而焉用文之也哉夫當時之榮與没世之稱其得失固未易較也是以達者兩去之吾觀於侯氏家世自農而賈自賈而儒固將大顯其宗舉其先世所醞釀者而發之不獨文之而已也所謂富貴者始將逼焉則其子孫何以處之亦無失其厚者而已矣

檀園集卷之七 終

檀園集卷之八目錄

記凡九首
留衡閣記
劒蛻齋記
虎丘重修浮圖天王殿記
游虎丘小記
游石湖小記
游虎山橋小記
游玉山小記
游焦山小記
游西山小記
疏凡六首
募造真聖堂石橋疏
重建五方賢聖殿疏
重修香雪菴疏
白鶴寺募建三元殿疏
僧可上人結菴徑山緣起
陳忠菴募緣疏

檀園集卷之八目錄終

檀園集卷之八

記九首

留衡閣記

是歲余客崑山張子崧家所居海日樓三楹與子崧共之四旁居人雜沓笑語甚譁子崧意常不懨思得蕭寥無人之境卜築下帷其間而未能也會予以病東歸三月復過子崧則子崧已構高閣於東城之隅軒窻闌楯翼然一新爽塏溫涼備有其致隣多喬木芙蓉閣跨其上盡撫

而得之交柯接葉晻映几案其陰則遠眺玉山紅樓翠幛突兀於萬瓦鱗次之上朝曦夕暉薄陰殘雪其變態可挹也張子曰予以所居湫囂不足以留賢者閣成將與子從容嘯咏其中而歲且暮矣子尚能爲十日留乎請遂以留衡名閣李子曰有是哉張子之意則厚矣顧予何足以當之今歲方大祲道莩相望萬突不煙張子之爲是舉也毋乃有非時之譏是故張子之所不敢居也予何德而居張子之所不敢居者無

已請遂成張子之名可乎吾聞張子先後相師友如予所識瞿星卿顧朗仲王弱生半仲其人皆賢者也而予之來獨與茲閣會夫予之名固無能爲茲閣重也而張子留賢之名則可以不朽矣昔人謂齊雲落星之高井幹麗譙之華而止於貯妓女藏歌舞爲有道者之所不取若茲閣者得與緇衣杕杜之意並傳之於無窮使千秋萬世而下皆知有好賢如張子者不亦休哉雖然張子之名美矣請進而求之於實則予與

張子其有責焉夫謂之賢者未有無求於世而以浮沉取容而已也今世之好賢者或浮慕其名而不急其實汎汎然於身心之際將有過不加聞而有善不加進則雖有賢者日與之俱而不能效其尺寸之益彼賢者終不肯爲無益之留也則有掉臂而去之耳今張子天性愷悌坦衷直腸使人人得盡言於前而無所忌故雖以予之不敏而時得効其狂瞽焉今且別矣願贈以三言益張子曰酉以奉天與以合倫隋以制

於張子倘能聞予之言而推之以鞭其所及而廣求益焉挾爲善之資而加勤之以學問使賢者日益親而不肖者無所參於其間則予之爲張子留豈有既哉作留衡閣記

劍蛻齋記

劍蛻志夢也往余曬孺穀小史叅之情好方洽忽夢叅之過予喪中惡惡若有物出之一蛇蛻也其長盈丈捉而投於户楣余懼援劍擬之覺而占之曰蛻者化也劍者割也彼且爲幻化而

吾以慧鋒割之余與叅之之好其不終矣因顏其齋曰劍蛻以識之兼題東坡二語於壁同事過始壞矣夢中今了無然余之曬叅之也愈甚衆皆笑之弗顧也以何而叅之以瘵死孺穀亦梟以一慟而悟夢始驗矣始孺穀以八分書齋額歲久壞今年小葺齋屋爲重書之而叙其事以爲記嗟乎所謂叅之者十年以來已不復入吾夢矣當時綢繆繾綣所爲求致其情而不得者自今思之余亦自笑其癡而況於人乎方余之夢也固已知其爲夢也知其爲夢而不悟必至於死而始悟余之劍亦不利矣雖然豈無之死而不悟者乎夫今夢非夢皆夢也余其悟而不復夢斯可以說夢也已余故記之以自儆并以告世之尋夢者

虎丘重修浮圖天王殿記

虎丘僧正元住持山中億浮圖天王殿先後告圮元慨然任之募材鳩工五年而功竣屬余爲之記余曰上人之功偉哉夫浮圖天王殿兩者

虎丘之表也虎丘高不二十仞由閶闔門遥廸而西騁望天末有矗然秀出於青林碧尾之上者則浮圖爲之表入山門表回於生公講臺層樓複殿蹬驕未已而有翼然暉映於高柯修磴之間者則天王殿爲之表二表墮則丘之觀撤矣今一朝而二廢舉上人之功偉哉於是元感然曰余何敢爲功余未免於咎而已余之爲此舉也夫亦鑒前之覆轍而凜凜於因果錙銖之戒一錢之入不敢不注於籍也一人之施不敢

不登於石也然而涉言抑至余唯是不克終事是懼而敢自爲功乎余曰思深哉上人之不伐已夫因果之說佛氏之精者也然精而求之其灼然而不昧者蓋寡今之剃染出家秉佛之教者缾鉢粥飯皆非其出於己者也而欲私之以爲有偶舉一事焉又獨檀信之貲而乾沒耗散之此所謂裨販如來罪之大者也若上人者其知免夫嗟乎凡今之任事者苟求免於咎而不娑爲功則天下之事其亦可爲也已矣元之言又曰浮圖高而易隳大約三十年一修大王殿五十年一修記之使往者有所繇來者知所勸懲是不可無記也已是役也始於萬曆四十八年戊午成於天啓二年壬戌爲材之費若干埏埴之費若干丹堊工匠之費若干捐貲將倡及以文字爲濡施者爲廷尉毛公侍御凌公王公余友徐君仲容陳君古白五年乙丑元夕前三日記

遊虎丘小記

虎丘中秋遊者尤盛士女傾城而往笙歌笑語與山沸林終夜不絕遂使丘壑化爲酒場穢雜可恨予初十日到郡連夜遊虎丘月色甚美遊人尚稀風亭月榭間以紅粉笙歌一兩隊點綴亦復不惡然終不若山空人靜獨往會心嘗秋夜與弱生坐釣月磯昏黑無往來時聞風鐸及佛燈隱現林杪而已又今年春中與無際舍姪偕訪仲和於此夜半月出無人相與趺坐石臺不復飲酒亦不復談以靜意對之覺悠然欲與清景俱往也生平過虎丘纔兩度見虎丘本色耳友人徐聲遠詩云獨有歲寒好偏宜夜半遊眞知言哉

遊石湖小記

予往時三到石湖遊皆絕勝乙亥與方孺胥兩者髮登山巔亭子貰酒對飲狂歌絕叫見者爭目攝之去年與孟陽弱生公虡尋梅到此徧歷治平僧舍已登郊臺至上方絕頂風日清美人意頗適九日復來登高以雨不果登放舟湖中

見煙橋兩樹蘇杳而來舉酒對之亦足樂也是
日秋爽伯美含弟華俱有勝情由薇村至上方
後從郊臺荼磨取徑而下路傍時有野花幽香
童子采擷盈把落日泊舟湖心待月出方命酒
孟陽魯生繼至方舟露坐劇飲至夜半而還蓋
十年無此樂矣

遊虎山橋小記

是夜至虎山月初出携榼坐橋上小飲兩山寥
廓風露清然眞異境也居人亦有來遊者三五

成隊或在山椒或依水湄從月中相望錯落隱
映歌呼笑語都疑人外予數過此愛其閒曠如
與月夕爲宜今始得果此緣因憶兩孟子薪無
際彥逸皆貪遊好奇此行竟不得與閒孟以病
挾子薪彥逸俱東無際雖從遊意猶飛動以逐
伴欸欸而去尤可念也淸緣難得此會當與諸
君共惜之

遊玉山小記

二十五日抵京口飯後步銀山小憇玉山亭子

迓見伯美白山麓施施而來遣童呼之亭下皆
絕壁瞰江有巨石獨立江渚上夷而下鏟涉而
登可坐數人丁酉春留滯京口暇卽來此或攜
書獨坐竟日或與家兄輩載酒劇飲値驚風怒
濤澎湃震蕩水激其下坎窾鏜鞳如東坡之所
謂石鐘者江豚亂起帆檣絕迹飛流濺沫時落
酒醆中亦一時快事也癸卯偕孺穀過白下登
亭子小飲丙午復偕仲和至此皆値秋潦石沒
水中每懷昔遊爲之憮然不意今日得還舊觀

與伯美盤礴石上不能去適有漁舟過絕壁下
遂呼之泛至金山登紫霞樓坐眺久之而還

遊焦山小記

二十七日雨初霽與伯美約爲焦山之遊孟陽
魯生適自瓜洲來會亟呼小艇共載到山訪湛
公於松寥山房不遇步子山後觀海門二石還
登焦先巖訪郭山人故居小憇山椒亭子與孟
陽指點舊遊孟陽因誦湛公詩風篁一山滿湖
水兩江多相與賞其標格尋繇小徑至別山雲

一二巷徑路曲折竹樹交翳閒然非復人境有僧號兒無與之談亦楚楚不俗相與啜茶而別尋瘞鶴銘於斷崖亂石間摩挲久之還飯於湛公房孟陽督生遂留宿山中予以舟將渡江勢不可留怏怏而去孟陽督生與山僧送余江邊徙倚柳下舟行相望良久而滅落日注射江山變幻頃刻萬狀與伯美拍舷叫絕不已因思焦山之勝崩墳深秀兼有諸美焦先嶺上一樹一石皆可徬徨追賞其風濤雲物盪胸極目之觀

又當別論且其地時有高人道流如湛公之徒可與談禪賦詩逍遥物外觀其所居結構精雅庖湢位置都不乏致竹色水光入牖是何欲界有此淨境孟陽云吾嘗信宿茲山每於夕陽登巖眺望落景尚斕於西浦望舒已升于東溆琥珀琉璃和合成界熠熠恍惚不可名狀嗟乎猶有奇懷閒此語已那免飛動予自丁酉來遊未及窮討人事參商忽忽數年始一續至又以羇紲俗緣卒卒便去如傳舍然不知此行定復何急良可浩歎自今以往日月不居一誤難再賦歸之後縱心獨往尚於茲山不能無情當擇春秋佳日買小艇襆被宿松寥閣上十日夕以償夙負滔滔江水實聞此言

遊西山小記

出西直門過高梁橋可十餘里至元君祠折而北有平堤十里夾道皆古柳參差掩映澄湖百頃一望渺然西山匌匒與波光上下遠見功德古刹及玉泉亭榭朱門碧瓦青林翠嶂互相綴

發湖中菰蒲零亂鷗鷺翩翻如在江南畫圖中予信宿金山及碧雲香山是日跨蹇而歸由青龍橋緣堤上晚風正清湖烟乍起嵐潤如滴柳嬌欲狂顧而樂之殆不能去先是約孟旋子將同遊皆不至予慨然獨行子將挾西湖為已有眼界則高矣頗疑七香城中傲予此行何也書寄孟陽諸兄之在西湖者一笑

疏凡六首

募造真聖堂石橋疏

自嘉定城南達南翔三十餘里爲橋而跨於橫瀝者七曰古墅溝橋曰留光寺橋曰許家橋曰石岡門橋曰姚浜橋曰馬陸橋曰真聖堂橋橋惟馬陸以石餘皆以木而姚浜之易木而石則林上人募成之不數年耳墅溝石岡皆欲石之而不果或於形家言也橫瀝通南北舟船往來橋不得不高高而木易圮不三年而修不十年而易不如石之永利也然而民不可與慮始又有說以惑之功是以難也馬陸居道里之中自

邑而之馬陸十里而五橋自馬陸而之南翔十里而獨聖堂一橋故聖堂之橋尤急其往來於橋者尤多則橋之圮尤易其易木以石也尤不可以已余嘗舟而過於橋下見行者搖搖焉震於厥衷飄風甚雨則東西隔絕而不敢渡悵佇而歎曰顧安得姚浜林上人者起而倡之乎無何有緇衣而踵門者曰吾將尋林上人之功乞子爲之疏余曰子毋易言之也千金之費非易辦之緣也萬夫之工非易集之事也林上人父子相繼祝髮出家以從事於勸募而幸有成功子能發此勇猛心乎曰吾業已棄家而壞服矣則又問之曰林上人父子拮据十年中間訟門請乞之勞躬親畚築之苦與夫銖積寸纍早作夜息寒暑無間之勤渠子能辦此堅固心乎曰吾已矢之神明死生以之不再計矣余合掌而作曰有是哉以此聚緣何緣不集以此辦事何事不成余不云乎聖堂之橋急於姚浜則子之功易於林上人也決矣夫人之營福田利益也

如建祠宇崇經像種種諸緣皆不急於有姓而以爲能植後生之福故汲汲焉傾慳囊而爲之橋梁以通往來便行旅一境之所急其利在目前而福田善果又流之於無窮乎何之而人有不樂趨者乎子第持吾言而告之遂書之以爲疏

重建五方賢聖殿疏

五方賢聖者不知其爲何神吳越之間廟而祀之者所在皆是而尤著於吾吳之楞伽山山去

郡十里時祀無虛日相傳以爲石湖一片水爲
神所據舟行不敢遺穢濁湖中犯之者禍立至
吳中祀神皆設聖母五侯五夫人位潔粢盛陳
歌樂婆娑累日夕其讚神之詞敘置始末甚詳
然與不知何所本大要巫者傳會之耳以五月
十八日爲神之誕辰其期輒盛儀從鼓樂以迎
神謂之賽會而獨吾槎里爲尤盛里中往時富
賈輻輳競爲珍異結束以相誇耀今且日就凋
弊而此風猶相沿不絕每會出旌旗隊仗輿服

歌吹費以千計四方觀者舟車闐溢親朋高會
酒食宴樂之費復以千計每歲節而省之可以
爲一境備荒之儲而愚民不可以慮遠乎又不
敢以不尊不信之言而戶說之徒有歎息而已
古者謂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夫事神之禮固
不可廢也要以無民而神何依則夫竭民以事
神神亦何利焉且民之所以敬事神而不致遠
也夫固謂神之聰明正直有靈於人者也今有
大痛寃抑而不得控於君上官長者則號呼鬼

神而求其應此以神爲何如者乎及其所以媚
神而事之以非禮者乃仰以其欺君上官長者
施之豈今之爲神者亦皆攬權勢作威福喜諂
佞而不恤下民之私不稟上帝之鑒者乎則吾
不得而知之也已去年廣濟胡侯來宰吾邑剛
明而政清鋤豪剔奸鄉閭慴息故事賽神主事
者先期醵金既具而後舉事至是懼以淫祀靡
民財干賢令君之神明相戒不敢動償金業以
購木何乃謀新神之祠宇而以不足者告之十

方鳩其成之度其費止百金而可省千金之費
興作在一時而可圖數十年安靜之利所謂彼
善於此者也主事者來乞疏於予予告之曰方
今賢侯在上有鄴令投巫之明故能同一國之
狂醒而使之敦本節儉豈徒人哉神亦聽之矣
夫神道之禍淫福善固常在遠迩之間不可以
不畏也吾聞昔之賽神者科斂若干乾沒若干
今之新祠宇者科斂若干乾沒若干蓋有之矣
吾且知之而況於神乎以爲無神則已以爲有

神是媚神而干神之怒以自求禍也不如其已也請以此言賀主事者并賀之大衆

重修香雪菴疏

香雪居在彈山之麓西蜀中懷法師隱處也余往歲過山中從顧山人聞香雪披松覓境經丘歷壑已而茶煙起於樹間經聲達於籬外頹垣矮屋僅可容膝蒲團鐘磬略約麄具而軒窻几席居然絶塵是日恨不遇師然已想見高致矣又明年余家居去山二百里師之高足忽過余

而告曰香雪居且圮矣將新之若何余曰是宜新矣余數年前讀書彈山不聞有香雪之名是不數年耳而圮易圮哉雖然其圮之易也新之是不難矣環彈山三十里皆梅花時遊山照野艘輿而行遠高而竭如在兜羅綿世界中香雪所由名也如是何可無居況高人道流之居彼如是居何可無新諸檀越莫作功德想但為湖山點綴它日以看花到山中者遊厭既倦小憩柴扉松戶之間與師清言啜茗亦一韻事也余往時買山西磧下將搆閣以居名之曰六浮未成輒棄去故余有登盤螭訪覺如上人詩曰六浮山閣今非主六浮居士居無處欲乞一單終餘年坐對青山參活句今又將從香雪居中借一單矣山中賀洲居士聞修道人皆余友也試以此語之

白鶴寺募建三元殿疏

白鶴寺剏建三元祠寺僧持疏來請余為之曰三元道教也以佛子奉祠何居僧曰吾聞之三

元爲觀音大士化身也余曰此不經之言也不可以惑智者無已則有說焉夫佛所爲眞常妙淨之理不可以戶而說之也得其所爲因果報應者使蚩蚩之民有所利而爲善懼而不爲惡如是而已可矣是故鬼神之事儒者常言之至佛氏而其理始著推其因果報應之毫不可誣也三元注人死生禍福與道要於彰惡章善而已同佛事之外護而名教之功臣也祠之誰曰不宜三元之跡最顯於雲臺山千里之外重繭

而至以辦香告虔者絡繹不絕其人率有穢行
或齋戒不謹往往神即殛之自暴其過於衆也
衆無不竊指相戒如七月開事甚異今之議建
祠者亦從衆意也雖然吾更有說焉夫今之建祠
白鶴名皆箴禱雲臺者也建祠之後將舍白鶴
而之雲臺乎舍白鶴而之雲臺非建祠意也則
將舍雲臺而就白鶴夫舍雲臺而就白鶴何也
衆以神無不之乎抑憚雲臺之靈爽而借以為
寬假地乎夫借以為寬假地則祠與不祠何異

焉必曰神無不之也其在白鶴猶其在雲臺也
三元之威神實震叠於厥心則崩擁香火亦皆
其跡也庶其去惡從善以毋忘七月之事三元
其祐之哉寺僧曰善遂書之以告大衆

僧可上人結菴徑山緣起

不見雪嶠師五年矣僧可上人忽自雙徑持師
書問至捧之欣然上人余邑產也出家六年而
始得從師於雙徑師令參無字話遂欲結菴相
傍依師終身其志有足嘉者雪師嘗謂余言此
時偶有所疑出家參訪無所遇每疑情一發寢
食俱廢一日忽然有得大笑失足墮崖下遂損
其臭後往雙髻峰有詩云青山個個伸頭看
我菴中吃苦茶其風致如此上人還見雪師麼
不然結菴且是第二義諸檀越還見上人麼不
然且與結菴去他日菴成居士要來菴中同吃
苦茶也

陳忠菴募緣疏

夏日臥病檀園有扣門者云白雲樓來亟披衣

迎之則一老衲也貌悅古而氣質孤峻可尸為
雲棲法派矣乃與之語上首也徧歷扣之州為
鄉之人而參學於雲棲者也曰今有親可已去
雲棲而居於負郭之里矣曰已去雲棲何以
來曰余所居之菴有名陳忠湫隘不能具香火
余將有所營也乞居士一言以告之十方余曰
有是哉師不稱雲棲則已師稱雲棲則固已知
雲棲之教令矣昔先師之興事也未嘗以方寸
之牘聞於四方且平日戒其徒無以雲棲之名

數禀然若以爲非義而不可干然而金石土木之工不歷而集俄而爲梵臺俄而爲複閣俄而爲虛堂俄而爲曲室俄而爲貝葉珠函莊嚴相好人力不勞而日新富有何也此豈非先師之德遠神歆今師將具先師之德則慕無庸也將守先師之戒則慕又不可也又何以余之言爲曰固也余不他適而適子以子固雲棲之弟子也夫能以雲棲之教令先師之遺意曠而告於四方不賢於慕乎若世之慕者余固已知之矣

上人名廣洪嘗建大士閣暨關聖帝君殿次第修舉視其力焉

檀園集卷之九目錄

行狀凡一首

先妣陸孺人行狀

墓誌凡一首

明高士沈思公墓誌銘

像贊凡六首

俞不仝像贊

張魯生像贊

汪杲叔像贊

張子薪像贊

自題小像贊

檀園集卷之九目錄終

行狀 凡二首

許母陸孺人行狀

中書君許元祐之葬其母陸孺人也病不勝喪且懼一旦溘然不克身襄大事力疾營窀穸四方之會葬者麇至中書君哭泣拜稽一勉於禮病遂不起嗚呼中書君其無媿於古之死孝者矣中書君且死惓惓爲其母孺人不朽計乎次孺人之生平屬其諸子將乞銘於當世之文章

鉅公而其子文學君栞等踵而告余乞爲之狀曰此先君之志也余旣自少習中書君而從子宜之與中書君故親串往還甚密孺人之賢在耳目間者且數十年其言雖不文而庶可以徵也孺人陸氏崑山之北新濱人父應鴻母顧孺人生而婉淑嫺於姆訓父母絕愛憐之將笄歸於許爲郡幕公諱室郡幕公元配沈孺人生子自學而夭於是郡幕公年且艾矣沈孺人重以繼嗣爲念爲公擇良家子爲副得孺人沈孺人察孺人賢而能其家喜可知也無何生中書君沈孺人則愈喜抱而子之日以卵翼乳哺爲事而指管鑰以授孺人孺人身親拮据早作夜息出納啓閉代沈孺人之成而不敢專益沈孺人慰其有家而孺人慰其有子已中書君稍長就外傅延名經師訓督之沈孺人憐中書君嫗煦不忍傷而孺人獨以嚴濟之爲簡其出入稽其倦勤所以策勵之者備至嘗曰玉不琢不成器孺子其樂寬而憚嚴矣吾憚其佚也庶以吾之

嚴成夫人之寬與日者且得藉此以報夫人乎人於是服孺人之深識遠慮爲不可及已中書君學成遊成均試京兆聲譽鵲起所交遊皆當世名士屨常滿戶外孺人聞而觀之心竊自喜漿酒臑俛爲供具不倦人以爲有陶母之風焉先是郡幕公偕沈孺人以心計起家而孺人復以攻苦約齊佐之自是業日起以貲雄里中而郡幕公顧獨好行其德嘗急其弟之困撫其遺孤子女至沒身不衰邑有大繇輒挺身任之鹵

年平穀價以糶又爲粥以餔餓者而棺死者其宗黨居恒待以舉火者若而家當是時郡邑大夫爭高郡幕公之義以爲差高下式彼生列上其狀賜爵一等復以恩例授官而中書君官京朝亦以親老馳傳歸而拜慶綵衣象服焜燿里閭人皆榮之中書雖以貲爲郎雅非意所屑獨好奇文異書手自讐校懸之國門暇則闔闕通池樹藝花竹水廊山榭窈窕幽靚不減輞川平泉而又製爲歌曲傳奇令小隊習之竹肉之音

時與山水映發其諸郎君則翩翩競爽就書下帷足不窺戶登其堂歌鐘饒上履舄交錯豪華之氣熏然灼人如遊金張之庭而披其帷則圖書盈架丹鉛猬陳咿諷之聲不絕於耳又如入董舉之室自郡幕公起家至中書君不再世而衣冠文物蔚爲令族無問素封即奕葉冑貴之家或不逮焉揆厥所自則兩孺人內助之功居多已焦太史表沈孺人以爲富家之吉在順正位交相愛吉哉言乎蓋沈孺人終其身娣姒視

孺人而孺人亦終其身母事沈孺人上不嫌偪下不虞妬左縈右拂以宜其家和氣致祥許氏之興實繇於此若夫繩繩蟄蟄詩書禮義之澤方來未艾則發祥尤在孺人矣中書君之言曰自吾母歸先君子兩週歲而稱母又十八歲而稱王母數年以來曾行又滿前矣他人處此或稍自發舒乃孺人之事沈太孺人也益謹未嘗敢以德色見也沈太孺人春秋高喜怒稍過當家人或有後言孺人亟拊其口且爲反覆曉諭

令心折而後已沈太孺人間問之微其狀則謬其旨以對不實告以傷其心沈太孺人病且亟孺人手調湯藥與子婦皆條侍立臥榻跬步不移殁而哭之一慟幾絕捫自胷背曰爾尚有母而吾母安在乎旦莫潔滌粢藉上飲食恪謹如生前恩沈太孺人所嘗得輒跽進之嗚呼世之事嫡有死生不忘其其如孺人者乎孺人治家嚴而又能推誠接物人人得其歡婢僕輩自少至老未嘗一逆其怒子婦諸孫晨夕起居孺人

必裝飾端坐以待服御無鮮華所衣蔬繒或數
澣不易每飯粗糲輒卄之曰此吾家故物也蓋
安貞簡素其天性然已嗇者中書君之圖不朽
沈孺人也乞傳於屠儀部朱太史隱君王先生
殁而乞狀於陳徵君乞銘於董學士乞表於焦
太史貞珉琬琰將與女宗高行傳之無窮矣迨
孺人殁而中書君適病篤其所次第孺人之生
平以為不足以盡淑善之萬一而又不克躬自
造請於大人先生之門以此賫志而殁吁可悲

也已唯是立言君子哀中書君之志而賜之銘
豈惟許氏子孫世世嘉賴之余亦得藉手以報
中書君於地下與有榮施矣孺人生於嘉靖戊
午五月十八日殁於天啓癸亥四月十三日享
年六十有六中書君以某年月日啓邵幕公之
藏合葬焉子一即中書君諱自昌娶諸氏贈璽
丞諸公壽賢所撫其弟上舍舜臣公女女一適
文學徐公應時子永思孫男七人元溥邑庠生
娶郡守王公臨亨女元恭太學生娶奉常王公
世懋子蕃恭公士騄女元禮庠生娶孝廉王公
麟程女元方邑庠生娶憲副顧公自植女元毅
娶別駕胡公寧臣女元超聘大參徐公鎮子文
學君淡女孫女二一適潘恭公陸允中子世鈁
一未字曾孫男六人定泰聘封儀部劉公筍子
文學君錫壽女定升聘孝廉朱公日爍女俱元
溥出定國聘邑令陳公允堅子文學君體錫女
定祚未聘俱元禮出定晨元方出定豫元毅出
俱未聘曾孫女五元溥出者三元恭出者一元

禮出者一俱未字

墓誌凡一首

明高士沈愚公墓誌銘

嗚呼此吾友敍塢高士沈愚公之墓也愚公諱
太洽愚公其字號而欲逃名乃變名逸友人嚴
忍公字之曰不興今稱愚公從其著者也愚公
家世吳興始祖大一公者以避揚寇徙杭四傳
而至夢仙翁以奇方起死人得賜爵子明山先
生有文不達抑鬱而死其嗣玉田公遂棄儒而

修夢仙翁之術仲子銀江公是生愚公愚公生
而岐嶷六歲就外傅十五試童子科輙占高等
十六遊銀江公之變家日落讀書不能療貧常
慷慨不自得會玉田公子文學君夭愚公當後
玉田公沈氏之業儒者自明山先生而下皆不
達而無年而夢仙翁以醫起家世之者故字素
封或以爲儒之效不逮醫勸愚公徙業焉愚公
從之遂復修玉田公之術亾何術大售戶外屨
滿脂車而迎者無虛日然愚公意不屑也跳而

之山水間以詩歌琴酒自娛其別業之在湖曲
者曰蘸齋在瀧華山中者曰萬竹廬在清平之
麓者曰梅花屋瀧華山梅花塚二十里愚公居
恒愛之買壙梅花泉畔期與花同死生因自號
梅癡又置讀書舫於西湖清夜盪槳湖中焚香
誦經或花時月夕攜樽觴咏達曙不倦所畔饔
日蒼雪山童曰秋清攜笻自隨烏巾鹿裘望之
若神仙如是往來相羊於兩堤南北山之間者
三十年性樂易與人無迕得錢即買古書奇彝
鼎奇玩不治生產或施貧乏旋亦忘之樂善愛
才津津常不去口足不越三吳而四方賢豪之
至者無不與交嘗學淨土於雲棲先師學止觀
於百八雲茶翁有出世之想生平所流連詩酒
花月聲色玩好之具亦借寓意而已愚公病瘵
五年余嘗至杭湖上愚公猶力疾載酒與余鐏
俎堤上乎川午而罷今年過愚公病已殆請相
前握手言笑如常出所畫小像屬題毀然諾之
中有滿字摘以示余其神觀不亂如此易簀前

一日呼其子文學君佺與宗新名炳笄而食日
黃鸝已至乎櫻桃已綻乎已而翕然欲起曰不
能至山中遊閣會須　佺耳遊閣愚公所構以
眺望者也噫亦暇矣愚公有所幸婢人常侍左
右彌留之際輒屏之不使前曰吾身已外矣安
能復作嗚嗚兒女態耶瞻終念佛拱手向西而
逝嗚呼人以愚公學道爲名高耳觀於生死之
際其何如者哉愚公生平多貴遊凡藩司牧伯
之在杭者慕愛其人或適館授粲以下交愚公

愚公泛然應之亦不爲屈也嘗辟中丞甘公及大學士沈公之府而於沈公往復尤苦人皆高之其自贊曰醉鄉禪苑於焉想止利藪名場褎如充耳噫可想矣風致已西湖自孤山處士而後傳隱逸者指不易屈而余所習乃有兩人其一爲邵虎菴先生其一則愚公虎菴先生居呼猿洞口跨溪爲閣讀書其中不入城市者四十餘年荆扉晝扃門轍不應或遣騶而大愚公翔翔人中居處服御皆同於俗和光削衆不設町

畦而儼然自得常在勢利之外余以爲虎菴先生隱而貞者也愚公隱而通者也兩人皆無媿高士云愚公生於萬歷癸酉三月十二日卒於天啓甲子二月二十三日享年五十有二元配王繼張孺人出子一郎文學君倬張孺人出娶太學顧公仲遠女孫男一孝通文學君嘗從余受業篤行有文能爲沈氏收儲效者也愚公所著蔬齋詩集先後若干卷清乘二卷生生亢指八卷居山澹一卷行於世余嘗兩序愚公詩又爲贊其像題其旁茲隧道之石復以屬余余雖不文而愚公永訣之言不敢忘也銘曰

儒而窮隱而通玄無功以禪終愚爲宗異乃同介而容高可風山列嵋水環宮花繞空蛻其中保厥封

像贊 凡五首

俞不全像贊

道人耶劍客耶滑稽之雄而文章之伯耶吾嘗觀子美哉少年別子九年于思連蜷子貌雄特

稱此亂鬚高巖大澤深林鬱然常眉目之雲霞牛領領之風煒豈獨三毛之加是亦阿堵之開噫嘻不全神已傳矣余將乞而藏焉出而相對飲食笑言又何必波袋捧抑禹穴而竟了于義耶之巔雲門之崩乎

張魯生像贊

泛然悶然似無所取頹然啓然似無所廼比久與之處而始知其趣郁然其與悠然殆將取於衆之所棄而廼於衆之所廢猗嗟斯人斯吾黨

之所謂不讀書而有翰墨氣不學道而有煙霞氣終日相對無所發明而涸覺其有味者耶

汪杲叔像贊

以偃蹇不可一世者存於腑而以傴僂不敢輕一物者爲其容吾常苦其執禮之太恭而人以爲使酒駡坐者此翁隱嚎夫既不與俗同兮何不放之寂寞無人之墟撫泉石而呼松風如披此圖人景相得其樂融融此眞杲叔之所從也而豈爲是栖栖于先生大人之前角技雕蟲者哉

張子薪像贊

其骨清而堅其氣弱而恬其神怡而全夫是以貧而賢病而妍夫能外于之身與家而觀之而貧與病復何有焉此其于之爾歟

自題小像

此何人斯或以爲山澤之儀煙霞之侶胡栖栖於此世其胸懷浩浩落落超若遠而若邇兮其友或知之而不免見嗤於妻子嗟咨兮既不能爲冥冥之飛兮夫奚恤乎藪澤之視矣

檀園集卷之九終

檀園集卷之十目錄

祭文 凡十一首

祭鄭彥遠文
祭張系若文
祭張若覲文
祭徐孺穀文
祭鄭母吳須兩孺人文
祭聞子與文
祭孫翁文
祭鄭閒孟文
祭沈無悶文
祭張子蕣文
祭朱元伯文

檀園集卷之十目錄 終

檀園集卷之十

祭文 凡十一首

祭鄭彥遠文

嗚呼彥遠竟至是耶彥遠與吾相從隔歲耳而奄忽之間遂成千古耶自彥遠學於吾不三月而病病不數月而竟以不起今距彥遠之殁又已踰月矣何人世之促也嗚呼痛哉西隱竺林之間松風梘雨夜鐘晨唄與彥遠悠然相對如昨日也而今可得乎始吾未識彥遠而已與仲子閒孟相習猶憶往歲過仲子宿留五鼓酒醒聞若聲琅然誦而問之知為彥遠而仲子為余言彥遠讀書達旦以為常迨彥遠從吾遊已不勝氣矣予每謂仲子勸彥遠讀書無過苦也而察彥遠之用心固有獨異於人者自其事三月以來而彥遠之為文逸才俊氣森然日不新吾方期以大就而詎至是耶悲夫彥遠孝友溫良出於天性而聞善學學常若不及其家之上下及與彥遠相識者無不稱為善人彥遠之殁而

知與不知皆爲歎息益庶幾無間言者焉夫彥遠卽不幸早夭乎亦何負於顏仰哉然而彥遠方少年信道而未篤其於情愛之際固有未能釋然者夫生死人所不免也而又不能相代爲彥遠之父兄妻子者計無復之則其痛亦可以少衰矣噫吾惡知夫彥遠之不痛而無復之也吾年未三十而入世死生之感嘗之殆盡十年之間哭吾兄哭吾妹哭我良友又哭我父嘗其哀之所至且歎死而不得不自意其復惕然以

生悲夫吾惡知彥遠之斬生不如吾之斬死乎疇昔之夜夢彥遠與吾促膝而語頗甚懌而多笑似其樂者而忘其死也噫吾惡知彥遠之不樂而忘其死乎吾賦性迂拙疎而多誤無能爲人師而仲子過信予彌以彥遠相託彥遠又過信予而事之如其師吾是以不獨悲彥遠又自媿也吾於西方之學不能行而稍知其大意每欲以此道彥遠而相與之日淺又不意奄忽至此不得盡吐其中之所懷而今已矣彥遠易簀前一日予爲書慰問還報無恙翌日而訃至欲一執手永訣而不可得噫吾悲已無益而媿又無能及矣而徒以其無聊之辭解彥遠與其父兄妻子之痛噫吾惡知彥遠之不復過信予也

祭張素君文

嗚呼素君之殁空空素幃十年於玆而今始得歸窀穸嗚呼素君何待耶素君不能待其遺孤之成立男不及婚女不及字而區區待其嫂與同穴焭然二柩詎忍復奪其恃嗚呼痛哉天乎

抑素君亦有意乎否也自吾失素君以來風流日遠有情勝境不得與素君共其賞淸言妙義不得與素君共其玄人情世路崎嶇犖确可悲可憤可歎可泣千容萬態不得與素君共其感慨嗚呼素君何往乎猶憶與素君讀書山寺寒夜擁鑪相對高詠劉玄德語曰日月如梭老將至矣功業不遂遂相顧欷歔哀九齡聞而訶之曰二君方年少何得便爾無何素君死素君死又十年而吾頭顱如故中間哀樂之所纏疾病

之所摧疲形耗神塞向日飛揚蹈厲之氣忽已化為寒氷死灰蓋吾真老矣嗚呼素君死者無可奈何後死者若此其悄頽何如也自素君殁後數見於夢相與談笑如平生又知素君鬼也往往談死後事而今已矣不復夢矣素君之神其舍我而去耶抑吾其衰也素君殁後相與自文饒翁先輩而外吾又得境内外之友數人又得同里閈之友门潘子吳子汪子而吾素君獨何往乎嗚呼素君已矣百歲之後歸於其居素

君與嫂同穴之願畢矣吾鈍惰不才不能撫素君之家使嫂朝夕饔飱以死男不及婚女不及字今學素君者素君之交爲也嗚呼痛哉吾負吾友矣復何言

祭張君覗文

不肖兄弟從髫齓時識君覗君覗蓋與先君遊予覗君覗少年翩翩容止甚都又工爲文翕然有聲於時先君數稱之為不肖等勸不肖等暨而儀之以為軼才儁人唯恐其不得當也又數年而不肖等始得以藝文之役遊而交於君覗時家茂材已成進士早去世而君覗猶浮沈諸生間每見數相咨歎自是交日益親相過從日益密朝花之春夕月之秋清言斗酒枰碁未已繼以燭盡當是時不得君覗無以為樂君覗乃變折行輩稱兄弟相約為婚姻而執子弟之禮於先君蓋張李之交四世於茲未有如君覗於不肖兄弟之厚也而君覗今死矣嗚呼哀哉君覗少年負才名意不可一世謂當日夕騰穎而

老於諸生七上京兆而不得一遇故以秀才高等廩學宮者二十年行貢之天子升於國學而不能待以死噫何厄也士生而不見用於時則退而休於野以求其所以樂生而盡年君覗有田有廬有子岐嶷而慧其可以樂生者甚具徒憶君覗郊居風物愛其綠疇當戶修竹映檻或新醅正冽寒緗得鮮扼兒膝上稱詩説史客至怡然相對忘返君覗即不遇可以樂死而不得盡年以死死又以惡疾悲夫孔子所謂斯人之

卜不得已而歸之於命者豈不然哉豈不然哉雖然君既數年以來相纏於病苦之中痛痒迫於肌膚而寒熱丹於方寸其於人世已無聊生矣而察其髑髏之意不哀吾固知君既於去來之際有灑然者也嗚呼君既平日談傾四座飲敵數人見事風生提筆雲湧今安在哉將亦與君既俱往耶吾不能爲相化而悲吾之無與樂此生也哀哉尚饗

祭徐孺穀文

人命朝露嗟人所歎傷哉孺穀奄忽歸幻冬中按手言笑晏晏春歸哭君空堂不見其耶夢耶魂搖日眩況我及君情好如貫歲在攝提於君斯館出同舟航入共筆研月涼之夕花明之旦星沉漏盡酒闌客倦留連寄坐觴酌雜亂有懷如山有舌如漢或歌或詩我後于先時惟鄭生實同婉孌頹然相對氣何傲睨睨彼世氛神王弗華衆目攝之胥魂瑂瑂我思古人胡惡鄉原悠悠之口匪戒伊勸子安于言亦不謂謾予嘗

斂予百年猶卜寓貴何期日月不延縱心而行無干世患嗟哉孺穀竟夭天年天乎人乎胡遽而然自我去子中常懸懸晤言不勤或繼以戲察子之情若嘆若咽于竊悔子其神不全世短息多殆不免焉嗟哉孺穀豈忍斯言命實爲之我以誰寬所可歎悼交情中斷俛仰十年風流雲散蹇予闊疏于世多憚觴咏之會頗予一粲豈無他人非子不慣嗚呼哀哉彈山之麓朝煙夕嵐借了翱翔玄賞是耽時與興會遇酒輒酣張子積之相顧而三歲月幾何死以相兼人生忽忽誰其獨淹於乎哀哉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死何如生子今亦驗生既不樂死復何戀生乎之歡將子無遠盡此一觴泉壤永判哀哉尚饗

祭鄭姓吳須兩孺人文

嗚呼某之獲交於閑孟二十年矣凡世人之所謂相親厚者吾兩人無不有而其所相期更有出於親厚之外非世人之所得而知也彥遠嘗師事某不幸而夭彥遠之視某也復在師友之

閔兩家兄弟歲時過從驩然如一家憂悲愉喜無不共之閔孟之遊養吳夫人也甚早然其兄弟相攜數十年怡怡于于未嘗見有失恃之色吾嘗歎息以爲閔孟兄弟之能事須夫人也不獨彰後母之賢而益以慰吳太夫人於地下所以相成者益甚遠焉吳太夫人之歿已二十餘年而未葬閔孟蓋將有所待以大顯榮其親顧以閔孟之才尚浮沉未與時會逆須夫人歿而閔孟之心愈痛曰吾且不能待矣悲夫閔孟固

灑落丈夫其於義命之際有確然不可奪者乃往與閔孟具事每見其於搶攘失意之頃輒惘惘不自持或廢書而起中夜而歎察閔孟之用心豈猶夫世之情炎閒道者而已哉其有隱痛而不能自已也昔人有言孝子之心有待五鼎駟馬而不至者悲夫閔孟之不能釋然固也若是則兩夫人將亦有不能釋然於冥冥之中者乎夫君子之事其親也修其身明其道盡其所可爲者以無忝所生爾矣其所不可知者天也今吾與閔孟所爲相勉勵者亦盡其所可爲以期不負太夫人之教而不墮爲世俗之孝而已也其可乎始與閔孟交方少年相矜意氣馳自喜十年以來相與發憤懺過以求斂其虛氣而之於道者靡敢不盡也頃且與閔孟㕘雲棲受五戒將悉如釋氏之所爲大報恩者焉夫名聞利養凡可以致之於親者固亦孝子之心而恐非冥冥之所期也閔孟之報太夫人者或不出於此吾知太夫人之靈從此其可以大慰矣尚饗

祭閔子與文

萬曆四十六年歲次戊午後四月十有五日癸酉歸西道人閔子與示寂於家越三月而其家以俗禮葬之雲棲之陽是爲七月日其同參友人東吳李某爲文以誄之曰嗚呼維我先師闡揚淨土攝此羣根如有使親衆生根劣就逐諸苦掘井止渴終亦無補維子挺異夙植勝因篤生仁里與善識親早聞此事解行日新厭苦趨

樂適反其真死生大矣擾擾萬端四大解散八
苦交攢誰能似子泰然輕安端坐合掌去如脫
丸子生三十年病痞弭半早歲喪偶遂絕婚宦
天實爲之使解其絆棲遲俗中非子本願子有
至性依依二人偕其弟昆于爲昏晨身雖在家
以道相熏穠姝經卷儵然出塵嘗發弘誓屢求
薙除往歲之春剪髮而徂二人持之復反其廬
見我不懌語多歎吁沉痾纏綿遂以不起子語
賢兄吾命實爾每念出家或作或止病亦因之

癡念而徒示寂之前曰如將至乃詒賢兄復申
此誓延師祝髮就榻受具嗚呼甚哉人固有志
覩子之貌衣若不勝背其敢決如劍發硎一往
不回物莫之攖道瑩兒屑軀命可輕嗚呼惜哉
猶此丁城子之賦情遇物而深景風浩浩慮子
不禁卒有資糧此次懷心豈如世人若浮若沉
方子病棘再眩而蘇未將難升恐子或渝七日
之功羣魔克伏巍巍堂堂示我坦途吉夢先兆
異香騰聞靈瑞熾然見聞則符子守本叅無貳
無虞將日向西豈有見乎嗟余與子相知十年
我往子來子憐吾憐西山之下水月林煙與子
朝夕邈不可攀卯辰之歲雨屐就予扶疾送予
冉至婁水落日蒼黃風雨不已子唱我酬今遂
已矣嗚呼有生誰獨無情有情無生我憂子醒
去年別子我游欲零期我重來春族花明我行
後期子已遐征嗚呼歸西逝我不能予還我書
歲久成帙我開篋笥見子手澤贄敬之語刺我
胸臆比歲以來龍蛇交厄淵匡傾逝前賢遁跡

予復棄我失此三益匪我悼子自悼伊戚子如
良馬見影疾馳哀此蹇駑鞭策爲疲子如冥鴻
戾天高飛笑彼嶶嶶數澤是窺雲棲之陽山林
鬱蒼子有遺言木子歸藏先師在焉鐘鼓嘡嘡
安子之蛻亦子樂邦我陳生芻送子彼行哀不
及文以銘不忘

祭孫翁文

嗚呼維翁子季友而倚伯昭是兩君者蓋能以
道義相砥去世俗之浮華而相安於澹泊之遊

其交於吾輩旦夕伊朝俯仰三十年心期照顯雖問阻而井逕其相與于無與而相爲于無爲淡焉如酌水而薰焉如飲醪殆非世之以酒肉招邀者也庶無愧于古人之久要余嘗適翁之里再侍翁見其貌癯而骨堅意儧而神邁儼然如古松之臨磵鬱野鶴之在雲霄意其可以長生度世碧落逍遙胡未躋乎上壽而遽有道山之遊嗚呼余少聞父老之言每歎桑梓之原而厭吳俗之澆踐此暮年始得一歸埽先人之

丘壠尋豐溪之舊郊因以攬其山川風俗而接里中之所謂賢豪雕盤傾玉鼓鍾代饕士嫁女遨貧而箭論詞所聞之不然何斯世之滔滔比遊於翁子肾之間如登巘岑之廬而攀蔦天之巢然君中林濁醑一瓢采孤藥而爲糗然松枝以代膏值九秋之蕭森騁回望於林皋爲回留之其樂陶陶此余所以感舊里之繁華而想風味於貧交也曉爲仁里老成云彫凋典刑之悠邈傷古道之寥寥聊陳詞以遠將寄薄奠於溪毛遊九泉之來歆慰千里之牢騷尚饗

祭鄭閑孟文

嗚呼閑孟臨日之別遂成千秋疾候至此知其彌留我惑醫言猶冀于瘳是日過子者退火流庶與病宜留子無憂視子目睛神明尚遒翌日而逝曾不我謀於乎哀哉此何時乎不及送子賴子勝因處伍閒士爲子津梁無迷所指生平之訂予則愧矣方予病困處有今日數爲子言時勿可失去子房韓托處蕭寂言偕淨侶與子

明夕兄子踟躇不忍予適奄忽至此悔予不力嗚呼哀哉自我交子垂三十年哀樂所同嚬卬歷然耿耿于懷有爾莫宜丁酉之役借予白門高談郎中聽者苦捫輕舟横江風浪拍天予觸吾歎失其頰笑歲在壬寅西隱之偏與子讀書感彼二賢心跡偶符遂蓄婣婭我客爲設雅子數來客既就酒主復善詼勞飲必歡倒載而回時或逃暑午飲啜瓜棄瓠於庭訝何纍纍一日秋爽偶來三子時從孟長然明淑士孟長酒徒

家者所聚予欲厭之伐厄以溢一吸五器盃榼
而徙孺穀云亡與會蕭索年運以往忽忽不樂
予於杯中猶深寄托側弁婆娑佀已非昨予每
戒予麴糵爲害予醉而罵或醒而悔我或觴予
必爲夙戒候予酣適索酒勿對予如予乘往往
自廢嗟乎閑孟竟以此敗嬰疾以來遇酒如懟
昔之所欣今復何在哀哉哀哉三載之前予偕
孟陽坐予書閣閒尊相羊賭予忽忽驚其不祥
憂能傷人將予無忘遨遊之客念之務從賞謂

此別死生參商於乎哀哉我之生乎以友爲命
持予以生奪予何構西城之閒已無子居襆水
之船已無子遨我有作文待子而賞子今何往
我有旨酒待予而開予今不來予遺我書茂久
盈箱遊戲諧浪皆成文章我欲理之雨泪其滂
我嘗客燕子遺我詩凌轢蘇黃衆出奇我欲
展之淚已承睫予之制義艸鬼蛙蛸病手一編
屬我品題我欲序之今以示誰昔之歡資今爲
愁具昔以解頤今爲引涕嗚呼哀哉西隱之盟

兒女甫孩漸看成人抱子於懷呼我爲翁與子
俱衰死固常爾何足惟我未能忘情聊以告哀
子之頹行用意灑然言不及私卯我以禪我書
數行屬子賢季子讀欣然了佛大意中有偈言
持之弗替竟以此殉袖之而去凡今之人諂曲
嫉妬是非人我鬪諍堅固予之坦易與物無忤
剛腸疾惡一往成故見人一長忘其所挾急人
之難不愛膚髮人留其餘爲家與身予雖不留
至死固貧嗟如此人復有何業三塗八難豈爲

子設予之神明定復何居在天在人宜以見告
生平之知無俾眊眊於乎哀哉尙饗

祭沈無回文

嗚呼無回詎至是耶兄文章可以名世學術可
以經世風節可以持世胸懷氣量可以容蓋一
世頎然長立軒然復舉望而知爲碩德壽考之
相乃一第不酬其才一官未究其用而奄忽至
是耶吾兩人之交自庚戌傾蓋燕中中間吳越
相望聚散不常展晤之期壯年有幾而今遂成

隔世耶猶憶受之之言曰近歲沈無回酒杯流行意態俯仰絕似長衡比索無回於鄉中相視而笑求其相似者而不得也而今遂使我為中郎虎賁不逾痛耶吾兩人相聚每以忽忽不盡意為歎公車之賦屢約同之丁子兄以內艱罷乙卯弟以附舟先發未成弟皆以病歸夙昔之約未及一踐而今遂無合併之[illegible]不痛耶丙辰被放同羈留寓舍東西相去十餘里隔日必一相聞三日必一相見弟先出都門就兄言

別籌發罷酒執手洗潤別之難如此而今竟成永訣耶兄官貴嚴三年已未之冬兄以假歸而弟適至西湖始得一握手是夜月明同飲於湧金舟中酒闌悲慨察兄之意有甚不能釋然者竊怪其不達夫世之所爭幾科應仕者其人已略見之矣而區區欲與儕等為伍乎嗟乎無回吾知兄蓋欲有所用于世而非苟然者也兄性狷潔居恒不妄名一錢而胸懷廓落或不恤傾筐倒庋以緩急人今至以貧仕為祿養非兄意也然則兄之不釋然於中者非一日矣而竟以此夭其天年耶弟迂疎懶拙於兄不能為役而兄中心好之又嘗愛弟之畫而弟泛然酬應不能悉其能事以事兄兄晚而遊戲此道每秘惜不肯示人偶一見之氣韻妍妙遂入唐宋諸人之室輒爽然自失欲為斂筆而今已矣不及見兄之所止矣嗚呼兄即不得大用於世而小草一出他日官成優遊林下弟亦將買山卜鄰相攜終老予圖我書予歌我和以躡宿昔之諾豈

不樂乎而兄竟舍我而逝弟將誰與為質耶嗚呼無回以兄之明達其於死生之際超然不惑無待言矣生而為世間人沒而從丁鄉先生之列亦可以愧夫汲汲以生沒沒以死者矣況兩賢嗣翩翩競爽將繼兄之業而代兄色養之所不逮兄其可以瞑耶覽然尚可志也已言發生乎以往一觴填胸哽咽不知所次無回無回其知之耶尚饗

祭張子薪文

天啟四年甲子二月日張子子薪卒於家友人其時客武林淹留至八月而歸始得臨其喪以蔬果致奠而爲文以哭之曰里閈之友昔惟三人最後得子久而益親江子邑居吳耕遠郊潘爲羈飾雖適而遲惟子相求無間時日一日不見忽忽若失一咏之甘一花之開飛書相報我往子來子病郊居不能遠涉我數就子時勤舟楫屯橋之畔村童里媼指予而言知與子好嗚呼哀哉自失閈孟望城悲噎子之逝矣屯橋路

絕嗚呼哀哉我遊西湖子來別余見子健啖尚謂與歲崢知生平曾此須臾子病數年屢仆而起若子善病病不能死於疾病今人真死矣別子閱月子遂我書期我來歸竟不能須臾有此事我必不出子行我送非我誰責呼天搶膺呼嗟何及哀哉哀哉凡今之人嚀杏反側子之直腸如矢注的一言非義頭面發赤凡今之人嗔獲見詘子之介性百鍊剛鐵簞瓢屢空嗟來弗屑嗟乎子薪子眞道品尚有餘習未能度世遊

玩之物高明所寄子往而深賢於勢利天假之年覩其所際於乎哀哉凡今之人求多於天富貴壽考子孫衍蕃諸福之中子無一焉人爲子悲我則不然貧士之常況子能守金高於山營營可醜子尾三間爲圃數畝千花對榻一編在手貧者樂乎富貴何有人我之場健者爭先困病得閒乃近於禪藥爐經卷晏坐翛然病之於子良藥攸田我射不關迎計後世千年之謀達者所棄子之無營以予無累去來自如天壽何

戚知子曠懷數年於道此言據批子能自了我嘗語子了脾太古坐世混濁援援以生厭而薄之兹肯與摟嗟乎子薪日命之窮世濁子清誰能子容楊嚴了義自蓋其言一詞半句可以通玄子能讀之掩卷瀾翻指以正宗凌雲粲然嗟乎子薪生死共若如子之死千萬一人我狷悍然覩息人間眼中無子誰樂餘年我留西湖滔滔不歸豈不思家哭子後時巷無居人鄉夢也非西湖之上水月林煙念子嘗遊寓目與歡百

項風荷千帝巖科念子癖花看花欲淚子癖我
畫如子癖花我腕欲脫子藝無涯長箋大軸釘
壁攤几每一咨嗟子病若洗嗟乎子薪我手尚
在援毫門廢賞音不再從子書來道子所藏隨
了而盡飛去何鄉予畫無靈人琴併亾於乎哀
哉吾嗟好鹿中寶猖狹喙長三尺非子莫發子
不苟同賓我畏友今我失子孰攻其咎我於名
場每懷退志子之所知我已早計桃花流水一
往千春子今舍我將與卜鄰於乎哀哉天不憖

遺奪我鄭子又失子薪誰能戀此逝將去之適
彼樂郊麋鹿負蝦我將與友凡今之人不可以
明惟子知我敢告幽冥嗚呼哀哉

祭朱元伯文

丙午之役吾邑同薦者三人公顯與余同甲子
而元伯少於余四歲當是時元伯方少年翩翩
自喜而公顯則魁岸頎碩偉然丈夫獨余長齋
枯寂厖然如病僧自顧福德不逮兩君時時欲
引分而止無何公顯成進士不數年而死元伯
逝聚不第乞思就教職者五六年方擢為國子
學錄不及之官而病遂以不起兩君者皆不滿
五十侍既不顯而復促其年悲哉余雖頹惰自
廢于世無所短長然視息人間業已浮兩君之
算始望殆不及此而數年以來既哭公顯又哭
吾元伯三人之中巋然獨存感念疇昔復有何
樂今年春元伯將之官廷和以使事適越余借
舟際陽而餞之越月而廷和訃至又越月而元
伯病歸一病之間奄喪二賢自元伯廷和而外

又喪吾姪東牢歲之間而吾邑以三鄉先生又
背余所祝昌黎有言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
世者何也悲哉元伯為人孝友慈謹坦衷直腸
居恒閉戶蕭然不干外事其掌教宿遷也勤於
其職撫其諸生如親子弟有事則委曲覆護之
郡大夫高元伯之行總淮人士而屬之課督一
時靡然向風元伯之歸淮人士相率為歌詩文
詞以頌之攜榼而餞者填於路操舟而送者塞
於河夫元伯雖屑促冷瑣無所建豎而其自處

不苟且翕然孚於上下者若此使顯而用之將必有可觀者而竟止於是悲哉人生修短升沉達者等之夢幻元伯體素高亮俯仰無怍去來翛然當復何憾吾所不能釋然者與元伯生同時居同里薦同籍而生平識面始於丙午過從謔浪多在長安其餘州里之會絕歲不繼遂宦以來書問寥闊又嘗期遊郊居數年不遂竟不得以杯酒流連信宿談笑吾所欲追之於元伯者尚援而未吐也而元伯已逝矣悲哉援予無及一篇從盤筵風揭以爲我畀之尚饗

檀園集卷之十一目錄

西湖臥游冊跋語 凡二十二首
紫陽洞
雲棲寺
西泠橋
兩峰罷霧圖
法相寺山亭圖
勝果寺月巖圖
六和曉騎圖
永興蘭若
冷泉紅樹圖
斷橋春望圖
南屏山寺
雷峰暝色圖
紫雲洞
湖中第一橋
雲棲曉霧圖二則
煙霞春洞

江干積雪圖二則
岣嶁雲澗
孤山夜月圖
三潭采蓴圖
江南臥游册題詞 凡四首
橫塘
石湖
虎丘
靈巖
題溪山秋意卷
題惜石卷
題燈上人竹卷二則
題畫册
跋盆蘭卷

檀園集卷之十一目錄終

檀園集卷之十一

西湖臥游册跋語 凡二十二首

紫陽洞

南山自南高峯邐迤而至城中之吳山石皆奇秀一色如龍井煙霞南屏萬松慈雲勝果紫陽一巖一壑皆可作累日盤桓而紫陽精巧類仰位置一一如人意中尤奇也余己亥歲與淑士同遊後數至湖上以畏入城市多放浪兩山間獨與紫陽隔闊辛亥偕方回訪友雲居乃復一至蓋不見十餘年所往來於胸中者覔失之矣山水勝絕處每恍惚不自持彊欲捉之縱之旋去此亦不可與不知痛痒者道也余畫紫陽時又失紫陽矣豈獨紫陽哉凡山水皆不可畫然皆不可不畫也存其恍惚者而已矣書之以發孟陽一笑

雲居寺

武林城中招提之勝當以雲居爲最繞山門前後皆長松參天蔽日相傳以爲中峯手植歲久

淩湼爲寺僧前代什不有一見之輒有老成凋謝之感殆不欲多至其地去年五月偕方回泛小舟自小築至淸波訪張懋良寺中落日坐長廊沽酒小飲已裴回城上望鳳凰南屏諸山沿月踏歌而歸翌日遂爲孟陽畫此殊可思也壬子十二月鹿城舟中題

西泠橋

余嘗爲孟陽題扇云多寶峰頭石欲摧西泠橋邊樹不開輕煙薄霧斜陽下曾泛扁舟小築來

西泠樹色眞使人可念橋亦自有古色近聞且改築當無復舊觀矣對此悵然

兩峰罷霧圖

三橋龍王堂望湖西諸山頗盡其勝煙林霧嶂映帶層疊淡描濃抹頃刻百態非董巨妙筆不足以發其氣韻余在小築時呼小槳至堤上縱步看山領略最多然動筆便不似甚矣氣韻之難言也予友程孟陽湖上題畫詩云風堤霧塔欲分明閣雨縈陰兩未成我試畫君團扇上然

意舍豐信風行此景此時此人此畫俱屬可想癸丑八月淸暉閣題

法相寺山亭圖

去年在法相有送友人詩云十年法相松間寺此日淹留卻共君忽忽送君無長物半間亭子一溪雲時與方回孟陽避暑竹閣連夜風雨泉聲淙淙不絕又有題扇頭小景一詩云夜半溪閣響不知風雨歇起聽杳靄間悠然見微月一時會心都不知作何語今日展此亦自可思也

壬子十月大佛寺筒醉樓燈下題

勝果寺月巖圖

勝果巖石奇秀甲於兩山而月巖尤爲奇勝不知何物人樹一綽楔以障之又於崖上鑿字作道學語可笑石丈無靈見污傖父予此畫雖不能傳神亦足爲洗垢矣壬子臘月十三日書於金閶舟中時孟陽以送予北上攜此冊至同觀者爲方孟旋徐元晦金爾珍翁子遠鄭子野張伯美舍弟無垢從子緇仲

六和曉騎圖

燕子磯上臺龍潭驛口路答時並馬行夢中亦同趣後來五雲山還對西興渡絕壁瞰江立恍與此境遇人生能幾何江山幸如故重來復相携此樂不可除置身畫圖中那復言歸去行當尋雲棲雲深渺何處此予甲辰與王淑士平仲黎雲棲舟中爲題畫詩今日展余所畫六和曉騎圖此境恍然重爲題此壬子十月六日定香橋舟中

永興蘭若

壬子正月晦日同仲錫子與自雲棲翻白沙嶺至西溪夾路修篁行兩山間凡十里至永興寺永興山水夷曠平時遠村幽泉老樹點綴各各成致自永興至岳廟又十里梅花綿亘村落彌望如雪一似余家西磧山中是日飲永興登樓嘯咏夜還湖上小築同孟陽印持子將茸庵飲翌日出冊子畫此癸丑十月易鎮舟中題

冷泉紅樹圖

余中秋看月於湖上者三皆不及待紅葉而歸湖上故人屢以相嘲予亦屢與故人期而連歲不果每用悵然前日舟過塘棲時見數樹丹黃可愛躍然思靈隱蓮峰之約今日始得一踐及至湖上霜氣未徧獨雲居山頭千樹楓桕尚未醮透豈余與紅葉緣尚慳耶因憶往歲忍公有代紅葉招余詩余亦奉酬有答聊記于此二十日西湖領略猶未了一朝別予歸使我意惘惘當我欲別時千山秋已老更得少日留霜酣變

林杪予嘗爲我言靈隱楓葉好千紅與萬紫亂插向晴昊爛然列錦繡森然建旂旐一生未得見何異說食飽至今追昔遊撫我歸來早豈意今復爾茲事有魔嬈相牽可奈何是身如籠鳥歸來十日餘昨日試聞訊村邊小紅樹向人亦娟娟轉憶故人言西湖杜撰抱關緘讀素書因風爲予道

斷橋春望圖

往時至湖上從斷橋一望便魂銷欲死還謂所

知湖之斂灧蕩微大約如晨光之著樹明月之入廬蓋山水相映發他處即有瀲波匡淺不及也壬子正月以訪舊重至湖上輒獨往斷橋裵回終日翌日爲楊讖西題扇云十里西湖意都來在斷橋寒生梅蕚小春人柳絲嬌乍見慈疑夢重來不待招故入知我否舛望正蕭條又四日作此圖小春四日同孟陽子與夜話偶題

南屏山寺

往歲甲寅同淑士平仲過南屏校然亭看石壁叫絕以後數至湖上或到南屏有友人輒別去徘徊兩山欲一至居然亭而不果矣見余畫始恍然如夢中也

雷峯暝色圖

吾友子將嘗言湖上兩浮屠雷峯如老衲寶石如美人予極賞之辛亥在小築與方回池上看荷花輒作一詩中有云雷峯倚天如醉翁印持見之躍然曰子將老衲不如子醉翁尤得其情態也盖予在湖上山樓朝夕與雷峯相對而暮山紫氣此翁頹然其間尤爲醉心然予詩落句云此翁情淡如烟水則未嘗不以子將老衲之言爲宗耳癸丑十月醉後題

紫雲洞

己酉三月偕閑孟無際子薪舍弟無垢從子緇仲登寶石峯尋紫雲洞洞石甚奇而借少南山秀潤之色然境特幽絕遊人所罕至也後三年在小築燈下酒酣弄筆作水墨山水覺舊遊歷歷都在目前遂題云紫雲洞圖竟不知洞果如是否當以問嘗遊者余畫大都如此亦可笑也

澗中第一橋

己酉始至十八澗與孟陽閑孟無際子薪舍弟無垢緇仲俱至徐村第一橋飯于橋上溪流淙然山勢迴合坐久之不能去予有詩云溪九澗十八到處流活活我來三月中春山雨新歇奔雷與飛霰耳目兩奇絕悠然向溪坐況對山崒嵲我欲參雲棲此中解說法誰哉汪子言

閒心隨水滅無際亦有和余詩忘之矣

雲棲曉霧圖

壬子正月晦日與仲錫子與出雲棲慧法師季舒居士送予葬至三聚亭下是日大霧山林模糊已而霽至西溪還小築明日孟陽持冊子索畫遂追圖此意今又二年矣烏鎮舟中子將子與孟陽夜話偶題

癸丑十月孟陽及子將兄弟與余同舟至吳門夜泊烏鎮酒後題字距壬子一年耳茲稍二年亂時與大醉耶猶記出雲棲時霧初合四望皆空時見天末一痕兩痕皆山頂也日出風氳竹樹如影在水中有寒柯疏筱挺出空濛間猶帶紅葉分明可愛余畫中最得此意題時草草故所未及當遊時畫時題字時子與皆在今已作故人永隔言笑真可痛也

己未六月重題

煙霞春洞

從煙霞寺山門下眺林壑窈窕非復人境李花時尤奇真瓊林瑤島也猶記與閑孟無際自法相至煙霞洞小憩亭子渴甚無從得酒見兩僧父攜榼至閑孟口流涎遽從乞飲僧父不顧予輩大慚偶見梁間題詩書一板上乃抉而擲之僧父踉蹌而走念此輒噴飯不已也

江干積雪圖

余春夏秋常在西湖但未見寒山而歸甲寅同二王桑雲棲時已二月大雪盈尺出赤山步一路瓊枝玉條披拂照耀望江南諸山皚皚雲端尤可愛也庚戌秋與自民看月兩堤余既歸自民獨留此雪至觀書足歲竟無雪怏怏而返世間事各有緣固不可以意求也癸丑陽月題

甲寅臘月自新安還孟陽邀余湖上大雪彼與李大自孟陽方回宿舟中時已迫歲子將強挽余欲脫不得晨起潛呼一小舠而遁雪已霽白雲出山與雪一色上下光耀應接不暇擬作一詩以歸忽卒卒不果終是一欠事也己未夏日虎丘精舍重題

岣嶁雲洞

今年無回在靈鷲余在小築無回書來屢約余看紅葉云且埽岣嶁山閣以待余余躍然欲赴會體中小極不果比同孟陽至靈鷲則無回復以事歸矣爲之悵然是日主岣嶁樹菴上人方禁足清音閣上朵亭大慧長老亦在焉相與毀客而去展此圖憶岣嶁山水清遠深根不得少留踐無回之約遂題之以訂後期

孤山夜月圖

曾與印持諸兄弟醉後泛小艇從西泠而歸時月初上新堤柳枝皆倒影湖中空明摩盪如鏡中復如畫中久懷此胸臆壬子在小築忽爲孟陽寫出真是畫中矣

二潭采蓴詞

辛亥四月在西湖值蓴菜方盛時以采摘作羹飽噉有蓴羹歌長不能載大意謂西湖蓴菜自吾友數人而外無能知其味者袁石公盛稱湘湖蓴羹不知湘湖無蓴皆從西湖采去又謂非

湘湖水浸不佳不知蓴初摘時必浸之經宿乃愈肥凡泉水湖水皆可不必湘湖也然西湖人竟無知之者圖中人舟縱横皆蔬山賣菜翁也可與吾歌並存以發好事者一笑癸丑十月吳江舟中篝燈題

江南臥遊册題詞 凡四首

横塘

去胥門九里有村曰横塘山夷水曠溪橋映帶村落間頗不乏致予每過此覺城市漸遠湖山可親意思瀟然風日亦爲清朗即同遊者未喻此樂也横塘之上爲横山往時曾與潘方凱阻風于此尋徑至山下有美松竹小桃方花晃若異境因相與攀躋至絕頂風怒甚幾欲吹墮二十年事也丁巳中秋後三日書于孟陽閶門寓舍九月復同孟陽至武林夜雨泊舟朱家角補題

石湖

石湖在楞伽山下寺於山之巔者曰上方邃迤

而東岡巒漸夷而上下延伏者曰郊臺曰茶磨寺於郊臺之下者曰治平跨溪而橋者曰行春跨溪而橋達於酒城者曰越來湖去郭不十里而近故遊者易至然獨盛於登高之會傾城士女皆集焉戊申九日余與孟髯同遊值風雨遊人寥落山水如洗著屐至治平寺抵暮而還有詩云客思逢重九來尋雨外山未能凌絕頂聊共泊西灣茶磨風煙白薇村木葉斑誰言落帽會不醉復空還山下有紫薇村昔嘗居於此今

已作故人矣可歎

虎丘

虎丘宜月宜雪宜雨宜煙宜春曉宜夏宜秋爽宜落木宜夕陽無所不宜而獨不宜於遊人雜沓之時蓋不幸與城市密邇遊者皆以附羶逐臭而來非知登覽之趣者也今年八月孟陽過吳門余挐舟往會中秋夜無月十六日晚霽偕遊虎丘穢雜不可近掩臭而去今日爲孟陽誌此不覺放出山林本色矣丁巳九月六日清溪道中題

靈巖

余往來西山數過靈巖山下戊申秋日始得與延東及其二子梁瞻躋攀一登餘皆從舟中遙望其林石之秀而已靈巖爲館娃舊址響屧廊采香逕琴臺皆在其上石上有屐痕如履相傳以爲西施屐跡殆不可信少時夢與友人至此倡和作詩醒時記有松風水月皆能說之句辛亥同家弟看梅西磧過靈巖詩云靈巖山下雨

綿綿香逕琴臺尚接連憶得秋山黃葉路松風水月夢中稱蓋謂此也丁巳九月七日西塘舟中題

題溪山秋意卷

去年殘臘屏居檀園歲暮窮愁百感交集酒杯書卷皆爲愁具箕踞無聊聊以筆墨自遣或一木一石期於引睡而止偶拈此卷嫌其太長勿欲縱筆盡之倦而棄去後遂稍斂凡經十次而成前後疎密筆皆不應置之篋中久未題字偶

過吳門出示松圓道人至武林示宋比玉比玉以
為可余視之亦復煥然轉自矜惜矣湖上友人
鄒孟陽愛畫人皆藏余畫獨多見此又欲乞之
余告以不能滿志孟陽不信益過信兩君之言
也夫今亦信兩君況孟陽哉如孟陽之愛畫藏
之篋中與余無別不然十宿引睇之功三月窮
愁無聊之感當終身與余作伴不忍輕擲與人
也丁巳六月十一日題於西湖小築

題椎石卷

孟陽乞余畫石因買英石數十頭為余潤筆以
余有石癖也燈下潑墨題一詩云不費一錢買
割此三十峰何如海嶽叟袖裏出玲瓏孟陽笑
曰以真易假余真拙闕矣今好編作從旁解之
曰日未可判但須俟五百年後人知言哉丁巳
十一月顛娛居士題

題燈上人竹卷

送歲己酉北上舟過蓮涇訪雙林上人於結
菴出所畫竹卷屬余題字以後每經吳門輒欲
過菴中而不果蓋不見上人者六年矣幽意淨
几蕉茗相對今日如復理夢中也上人屋後有
美竹千竿淨綠如拭今遂化爲烏有而上人意
興乃益進新枝古榦拔長森然如見真竹豈此
君神氣都爲上人攝盡無復生理耶囅然一笑
遂題其後甲寅清和月

又

少時見余友孫朱畫竹喜而效之度不能勝輒
棄去爲林木山水以自娛大都竹於長卷位置

尤難寒梢萬尺雖不乏煙雲變化而詰曲高下
陂陀映帶往往不能遂其欲然下筆之勢古人
以竹卷傳者予亦未覩奇絕也嘗以此語友人
潘與歸休皆以爲然二子皆專工畫竹已卓然
成家而獨以位置長卷爲怯其它可知已今日
覩雙林上人卷楷不令二子見之一瞠目叫絕
且知筆墨蹊徑不可以律方外天遊之人也甲
寅四月浴佛日雨初霽風日清和同江子循
舍弟無垢泛舟桐涇自雲隱菴步至積善訪金

與上人坐窻下啜茶試墨信筆題此

題畫冊

甲寅九月埽墓新安過吳門別季弟無垢於直谷持素冊授余曰過新安山水佳處當作數筆歸以相示可當臥遊頷之而別自禹航從陸至豐干一路溪山紅樹晻映曲折或曠或奥皆在畫中行歸自屯溪買舟沿溪而下淸流見底奇峰攙石參錯溪中兩巖束之上限雲日所謂舟行若窮忽又無際者昔人稱新安江之勝今始

見之每欲下一筆逡巡不敢歸與無垢言之但相對一笑而已然此冊猶在余篋中每開視之猶作新安山水想乙卯北上乃復攜之而行京師塵埃蔽天筆凍欲死畫意蓋不得發丙辰落魄而南長夏閒居思理筆研簡得此冊則曩時新安山水又付之子虛烏有矣因隨意弄筆以解煩熱數日而冊滿尚欲題字識此一段因緣鄒仲錫一見便奪去因索不得好畫如仲錫似脫手相贈不足復惜但此冊未畫時已走新安往返二千里京師八千里中間遊覽之樂車馬風塵菀枯冰炭之感歷歷皆影現於此不一一惜也因題而歸之丁巳五月二十四日

跋盆蘭卷

己未春余北上至潞河病還夜輒苦不寐獨處悁悁非對友生流連花酒即無以遣日二月二日與子薪韞父爾凝家伯季從子綖舟南郊聽江君長絃歌夜雨子薪偕爾凝君長宿余家盆蘭正開出以共賞子薪故有花癖燒燭照之嘖

嘖不已花雖數莖然參差掩映變態頗具其葩或真或背或碧或素其狀或含或吐或離或合或高或下或正或欹或俯而如暇或仰而如承或下而如揖或斜而如睨或來而如就或往而如奔或相顧而如笑或相背而如嗔或掩抑而如羞或偃蹇而如傲或挺而如莊或倚而如困或群向而如語或獨立而如思蓋子薪爲余言如此非有詩腸畫筆者不能作此形容也既以病不能作一詩記之欲作數筆寫生而又復

不果然是夜與子薪對花劇談甚歡胸中磊落一無所有伏枕便酣睡至曉從此病頓減花與愛花人皆我良藥不可忽也今日子薪邀過花癖齋看鶯粟花花既爛熳映帶新綠時雨驟至物色韶潤小窻對飲情境清適趣思吞夜賞花之樂皆百年所未易有子薪出素卷相屬因點綴爲寫盆花并追紀其語於後四月朔日也

檀園集卷之十二

題跋 凡二十七首
題畫卷與子薪
題畫冊
爲與游題畫冊
題畫二則
題畫爲子薪
題畫冊
題白雲靑嶂圖
題畫冊
題林巒積雪圖
題畫冊
題陶孟詩冊
題畫爲子薪
題畫冊爲同年陳雜五
題畫冊後爲李郡守德汀
題雪山圖
跋舉書帖

為孫山人題畫
題畫冊二則
題畫為呂公原
題畫為徐田仲
題畫冊與從子
為鄒方回題畫二則
題畫冊
題畫冊付兒子杭之

檀園集卷之十二目錄終

檀園集卷之十二

題跋 凡二十七首

題畫卷與子薪

三月十八日余自吳門還翌日與子薪相聞且招之子薪報云彥逸亦在此質明當與偕來是日輕陰風氣蕭爽集伯氏從子輩於寶尊堂既酣子薪彥逸遂留宿山雨樓頭晨起登樓看雨焚香啜茗頗適飯罷雨君便欲別去予曰家釀頗冽尚堪小飲當為稍淹已維舟於門矣既飲

酒白于玉芳於桂甘於泉新綠映檻雨潤欲滴門外屐聲不至罥足而談或笑或歌或泣皆生平懷而不盡者遂不能去肴既盡佐以笋蕨重滌酒器出所藏哥窑舊玉二杯陳案上呼五木得與采者飲一杯童子時時摘花來供蕙既芳薔薇覼人而笑虎茨數樹著花如雪掩映齋壁子薪往往叫絕因相牽入慎娛室索墨汁屬予盡且畫且談竟盡此卷欲題一詩已醉不能聊紀此以資它日譚柄相知如閑孟孟暘者可一

示之勿以示俗人也己未三月廿二日泡菴道人題

題畫冊

慎娛居士有幽憂之疾夜苦不寐寒冬漏長獨酌易盡久讀傷神又無覩力不耐枯坐唯賴筆墨可以自遣心手有託形神暫調意適而忘與夢俱至此冊自冬徂春經三月而成爲山水林木者廿幀爲雜花折枝者十幀爲古德機語真行書十幀蓋皆可以自娛而不可以傳者其真慎娛居士之詩畫也歟

爲與游題畫冊

與游以此冊屬畫藏笥中二年苦無興會未敢落筆今年十月過虞山看楓葉於吾谷因登維摩下至與福清遊甚樂翌日入郡待月於虎丘舟中無事簡得冊子連畫入幀歸家碌碌治裝北行又留之笥中將至鹿城念當與與游別復畫得二幀宿逋頓了爲之一快余畫無師承又不喜臨摹古人如此冊於荊關董巨二米兩趙無所不倣然求其似了不可得夫學古人者固非求其似之謂也子久仲圭學董巨元鎮學荊關彥敬學二米然亦成其爲元鎮子久仲圭彥敬而已何必如今之臨摹古人者哉余不能畫而知其大意如此願與與游參之時天啓元年辛酉十一月十九日婁東舟中

題畫

余近喜畫小冊聊有好事者往往致此乞畫此冊亦爲友人所乞攜之虞山是日風日清美與子崧尋吾谷盤礴楓林下丹黃如繡飯後呼艇與至維摩與福兩蘭若歸而落日映湖圓月出嶺矣因出此冊示子崧便欲攘去子崧愛予畫十年所畜皆落盜手遂欲以攘補之知攘効矣頗余手在患子崧不好爾何必爾耶因題而歸之并發一笑

余嘗畫柳贈西湖張女郎題云斷橋堤外柳如絲愁殺春風煙雨時見說美人能愛畫的應將此關腰肢女郎珍重此畫數持以示人由是湖

上之人無不知余能畫柳者乃至緇流道民亦以見乞一日湊相寺小師乞余畫輒依前韵題云西湖煙柳斷腸絲只合將來翳翠屏料得禪心應不染也教和墨寫風枝後又爲靈隱蓬沙彌題扇云愛柳終何意秋風君始知青青雖畫得不是動搖時爲六如畫此便而已數年紙墨剝落猶爲裝池成軸可以見其癖好不減女郎小師也

題畫爲子薪

去年以高麗繭裝成二册予一以遺淑士一遺子薪其一留篋中七月新涼子薪窻前紅茉莉爛熳異常余連苛之酒酣興發輒倚案取册子弄筆作畫盡十幀尚未題字今年子薪病中致此索書暑月揮汗懶近筆研置架上一日索之已以去矣念子薪愛畫入骨又病中藉以遣興不敢以告之大索十日不得簡篋中素册尚在連夜篝燈畫此償之前在子薪齋中乘興走筆多草草不愜意此册仿諸家雖不盡得形模然筆墨氣韻差不大謬於古人豈獨煥然復還舊觀而可謂後來居上矣若畫能療疾子薪當霍然而起爲余置酒紅茉莉下開東軒一賞之

壬戌七月十一日

題畫册

戊午夏寫經皋亭眞歇禪師塔院平頭從城中裝一小册置笥中六月出山舟中熱甚不堪近筆研開而復卷八月重至湖上復攜此册而往舟中無事書得五幀意倦輒止歸而匆匆治裝

北行途中病還數月以來不見湖山無從發畫思九月乃復來錢塘買舟西湖留連十日飽看兩山紅葉而歸則此册又在几頭矣舟次吳江風雨如晦燈下飲數杯輒畫三紙明日抵胥門晤淑士小飲而別冶金閶城下與君長復命酒對飲君長飲亦大窄不三酌已醉雨過月出天水如洗徙倚船頭聽君長吹簫度曲彈三絃遂不能寐篝燈試墨又畫得四紙前後共十二幀竟滿册矣又明日舟過維亭出此展玩復爲寫

舊作題畫絶句兼記歲月己未十月二十日也

題白雲青嶂圖

昔年有僧乞畫余爲題一詩云白屋半間茆破碎青林一帶雨淋漓寶池行樹無人愛却愛人間小景兒葢爲此僧不信淨土而作也偶仿黄北苑筆意作白雲青嶂圖憶此併書之似道友予薪一笑予薪酷愛畫又專修淨土其以此詩爲何如也天啓癸亥初春

題畫册

去歲八月過吳門晤王淑士兄弟宿留虎丘秋熱甚酷舟還至鹿城稍有凉意同舟夏華甫携得宋箋册予愛其光潤宜墨輙作小景雨日間遂盡此册自謂稍存筆墨之性不復寄人籬壁但當世耳食者多識眞者少聊借子薪上諸君子之名以恐喝之效顰學步非予本懷令摹古者見之當爲一笑然後世有知此道者亦以相賞形似之外耳天啓癸亥八月十二日題於檀園雜鞏

題林巒積雪圖

癸亥逼除連日大雪閉門獨飲小醉輙弄筆墨偶得舊楚紙喜其澀滑得中爲破墨作林巒積雪圖古人畫雪以淡墨作樹石凡水天空處則用粉塡之以此爲奇予意此與墨塡者皆求其形似者耳下筆颯然有飄瞥掩映於紙上者乃眞雪也願與知者參之廿八日薄暝映雪題於鋤蛇齋中

題畫册

辛酉蕭月北行意思蕭索到吳門聞予將將來遲之同行因暫住虎丘之鐵佛僧舍時送余者爲子薪魯生舍弟無垢舍姪宜之兒子杭之武林鄒修之時時抱琴來作數弄比玉還白下與予一路同來樂酒晨夕古自同寓舍聞日一相對楚中李宗文居停亦相近女冠王修微數以扁舟往來山中差不寂寞然夜闌客散輙若無緒或終夜不寐無可自遣燈下索墨汁作書及畫同居者皆得饱所欲而去以此爲笑樂兒子

不好學而偏嗜畫每欲裁之不欲身爲作倚然興酣輒忘之此冊數幀于酬客之暇乘興點染不知爲兒子所乞也書畫本高人之事非讀書萬卷胸中筆下無半點塵俗者不能工兒輩患不好畫耳未有好畫而不肯讀書者昔人云我常自教兒此非解嘲語不然亦當如淵明詩云天命苟如此且進杯中物耳無以爲別書此一笑十二月三日燈下題

題閑孟詩冊

五言古詩至少陵而一變流而爲退之樂天至於東坡而變已極矣然皆不出於少陵而能各成其一家者也閑孟跅弛之才不爲律縛獨古詩時一作之有韓之奧有白之達有蘇之縱横而吐納風流率其胸懷韻致獨絕則前後五百年詩人中所無也閑孟不屑以詩人自居世無知其詩者獨余與孟陽時稱之今其遺詩不及百篇傳之其人豈無復有楊子雲者以予之言爲不妄乎往歲庚戌在都下閑孟寄予病起諸什余與淑士貞晦詹際開卷讀之時時叫絕乃閑孟篋中所留有一二爲余所未見其中有見懷之什而都未及見寄不知閑孟何意也閑孟往往自恠其書其寄予詩卷倩友人書之予每以爲恨閑孟書雖不工固閑孟之書也手澤在焉嗚呼閑孟已矣此真閑孟之手澤也悲夫天啟壬戌七月彥逸致此卷索題拭淚書此

題畫爲子薪

余友張子薪愛遊而善病愛友而寡交一病數

年足跡不能出戶交遊能絕獨以臥遊爲樂故其愛獨鍾於予又獨鍾於予之畫余閑日必一造門十日五日一自往子薪必具楮素餙筆研以待卷軸縱横筐篋盈溢而徵索不已每一畫成矜徉歎賞若可終身於是者已見人一紙一素又恨不能奄有之以是數求多於余其癖如此秋月余將過武林子薪又以此冊授之曰子遊西湖徘徊於六橋兩山之間余不能遊而又失子庶得子畫以代我遊且以代子談何如余

聞而悲其意不忍拒也余之歸予薪又將有辭以屬余曰出予之所遊而得者以示予予復何辭以拒焉余知余之所以應予薪者非朧朧不能止也書此一笑天啓癸亥中秋日

題畫冊爲同年陳維立

維立兄以素綾小幀索畫且戒之曰爲我結想世外勿作常景余思世外之境則如三島十洲雪山鷲嶺之類不獨目所未經亦意所不設也其何能施筆墨竊以爲景在人中而人所不能

有之者多矣前人之所有而後之人不得而有之者多矣夫人所不得而有之即謂世外之景其可乎俯仰古今思其人因及其地或目之所經而意之所可設是可以畫畫凡十幀如淵明之柴桑無功之東皋六逸之竹溪賀監之鑑湖摩詰之輞川次山之浯溪樂天之廬山子瞻之雪堂君復之孤山所謂今之人不得而有之者也如漁父之桃源則所謂人亦不得而有之者也畫成偶有所觸因各賦一詩不詠其地而詠其人以爲地非人不能奇如三島十洲雪山鷲嶺非仙佛亦不能奇也然仙蹤佛跡不在世外如桃源之類往往有之非其人自不遇耳余所詠諸賢亦有不能終保丘壑者或老於丘壑而文采風流不足以傳并山川之奇湮沒而不彰者可勝道哉如是則古人之所不能盡有者又將待其人以有之其人伊何將求之世外乎求之世間乎詩以此扣之維立

題畫冊後爲李郡守鶴汀

徐田仲以素綾冊子屬畫曰將以貽同官之長鶴汀李公余聞公政事之暇留心書畫精於鑒裁余自顧畫無師承且伏處海隅無山川之奇足以發其志意遊跡所歷不越數千里五岳名山未嘗得一遊獨好觀古人之跡如荊關董巨及勝國諸名家時一效顰又嘗見史傳所載昔人遊居名勝之處輒爲神往足雖不至而思其人及其地謂可以彷彿貌之不獨臥遊山水兼以晤對古人蓋皆欲以自娛而不可呈之賞鑒

者之前也公治杭未三年而政成人和廢除修舉比者清湖之役不避豪右斷而行之使空明瀲灩還其舊觀泳游响沫皆荷明德論者以爲白蘇復生而余亦謂公之風流餘概未可以今人中求之也上下千餘年西湖爲白蘇兩人所有後之人安得而有之今則又當屬之公矣如余所畫庾公南樓謝公東山及其他名勝之地未有不因其人以傳者也余他日更請爲公圖西湖之勝以繼古人之後可乎余畫雖不工圖

將附青雲之末以傳之無窮也巳

題雲山圖

甲子嘉平月九日大雪泊舟閶門作此圖意在歲在西湖遇雪霽後兩山出雲上下一白不辨其爲雲爲雪也余畫時目中有雪而意中有雲觀者指爲雪山圖不知乃畫雲山耳放筆一笑

跋摹書帖

學書貴得其用筆之意不專以臨摹形似爲工然不臨摹則與古人不親用筆結體終不能去其本色臨摹書然後知古人難到尺尺寸寸而規之求其肖而愈不可得故學者患苦之然以爲某書某書則不肖去自書則遠矣故多摹古帖而不若其難自漸去本色以造入古人堂奧也庚申新正十日試筆題於劍蛻齋中

題畫冊

從舍弟無垢得宋紙十六幀裝成一冊予去年在湖上書得八幀分寄張會稽宗曉半留篋中寒夜酒闌篝燈無聊輒弄筆遣興意不在畫然

以示同志輒謂得勝國諸人氣韻西湖友人聞子將鄒方回皆欲奪之而不得時時開看以自娛衆兆予所甚好不與易也天啓元年辛酉午日檀園薄醉題此

此爲俊沙彌所藏將死歸於我儻而藏之不忍有也以何張伯英過我請觀之且曰此余嘗購之沙彌而不得者也余薾了之書不減沙彌其藏於我猶藏於子也大出予子之手而無窮予何秘焉余曰余悲夫沙彌之意也嗜人驗書畫

之好如煙雲過眼不復足留意夫人已往矣而何有於區區之好乎雖然複壁而藏據舷而乞其癖固為後世所笑而其名亦且附書畫以不朽吾以為猶異于營營之俗人也予之畫不能如古人益將借好者之癖以不朽矣子其無忘沙彌之意哉張子曰唯唯遂題而授之沙彌俗姓胡十歲事余相隨二十餘年北走燕齊南走越又嘗入雲棲參蓮禪師師名之曰智俊今年病瘵死死之前十日從覺空禪師落髮受沙彌

十戒念佛合掌向西而逝故稱俊沙彌云天啓癸亥十月題於留光舟次

題畫為呂公原

余友西音吳子數為余言呂公原先生其人沖恬有道君子也神交二十年前歲壬戌始於都下一晤旋以交臂別去每用為恨是歲先生奉使榷關荊楚溯行吳子以素冊屬畫為贈余曰先生方用世青山白雲只可自怡豈堪持贈乎吳子曰否否公原丘壑之姿故當玄對山水且愛子之畫恨不能致此固公原意也余老且貧將從公原乞買山錢以隱又借子之畫以為余作合子無靳焉余笑曰有是哉余賣山以活而子買山以隱恐子之有待不如余之無待也請遂質之公原先生為一哂之甲子冬日

題畫為徐田仲

錢塘襟江帶湖山水映發昏旦百變出郭數武耳目豁然扁舟草履隨地得勝天下佳山水可居可遊可以飲食寢興其中而朝夕不厭者無

過西湖矣余二十年來無歲不至湖上或一歲再至朝花夕月煙林雨嶂徘徊吟賞饜足而後歸湖上友人愛余畫甚於愛山水舍其眞而求其似余嘗笑之然余畫無本大都得之西湖山水為多筆墨氣韻間或肖之但不能名之為某山某寺某溪某洞耳今年在湖上為李郡伯陳司李畫二冊子同年徐使君田仲見而愛之心欲之而不言余媿其意歸而作錢塘十圖以遺之大都常遊之境恍惚在目執筆追之則已逝

矣强而名之曰某山某寺某溪某洞亦取其意可耳似與不似當置之勿論也使君佐郡五年西湖之人戴之若慈母今且晚內召去矣不獨畀壘深去後之思而使君亦何能無桐鄉之戀試披此冊使湖山常在几案間余畫又能爲西湖與使君結再來緣矣

題畫冊與從子

今年在西湖六七月日以書畫爲役手腕幾脫秋中言歸遂絕意此事數月以來牽於塵軼間

有酬應非其所樂臘月自吳門還連日陰翳門無剝啄頗有紙窻竹屋之致偶簡得從子緇仲所乞高麗繭冊連畫得十二幀或挑燈酒闌雜以夢境或映簷呵凍盥櫛都忘人生閒適之味不可多得至於筆墨遺意尤難吾不知此畫方之作者工拙若何然其胸懷所寄不受促逼或亦不當以工拙目之矣天啓甲子嘉平日愼娱居士題

爲鄒方回題畫

此冊爲亾友張子薪物辛酉秋日過子薪花癖齋看紅茉莉酒後作之重過賞桂花始得卒業壬戌夏寄此屬題武林鄒方回來從架上見之遂竊去大索不得復置一冊償子薪畫跡殆過於前而此冊終不知何往比至湖上問子有爲余言之鄒父之疑一笑而解明年子薪死又二年而方回始持此見示余曰暴哉客乎已有據矣子幸主者之死而可追於論乎顧余畫不逮虎頭子之暴則可以空廚矣推而極之何所不

至焉雖然子薪死而所藏余畫皆不知屬之何人并所償之冊亦破廚而飛矣夫何惡於子遂一笑書之以歸方回爲武林鄒氏所藏之物

此冊前四紙作於庚申迹細而拘後六紙作於甲子迹放而野似出兩手余亦不復識認方回云甲子春偕往皐亭携此冊屬余竟之醉後篝火潑墨半雜夢寐余且見而笑之況它人乎亟屬方回毀之而方回不可曰此亦余兩人一時事也與會所在豈復論畫哉余領之益余之無

意於名也久矣天啓丙寅七月五日陰城湖畔同方回幼輿放舟乘涼題此

題畫冊

四年前夏華甫致此冊乞畫苦其太多置笥中經歲始得卒業未及題署便以還之久不復省憶矣今日忽從他處得見又見孟陽比玉兩兄所題近體詩便如故物與舊交俱自遠歸歡然合併一堂之中也但不知此冊既離舊主終當屬阿誰他日相逢恐未復可期耳書畫何必古

人吾輩閱歷歲月俯仰之際今昔已多眞不能無感於斯也天啓丙寅三月穀雨題

題畫冊付兒子杭之

此冊畫于己未之冬時象灂師在白鶴寺余延至檀園講起信論張子薪襆被來朝夕問難頗有開發每論議至夜分或倦則於燈下秉筆作小景子薪愛畫善病偕此以娛樂之然冊子爲杭兒所裝子薪不欲奪之遂得獨留俯仰八年間象師以溺死子薪以瘵死余亦漸老且慚不耐作小幀細筆矣展看慨然不覺淚下因復題此屬兒子善藏之師友存亡之感及老人灂喜禪悅之味皆在于是勿輕以授人也

檀園集卷之十二終